名著名译

彼得大帝（上）

〔苏联〕阿·托尔斯泰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名著名译 插图本

彼得大帝

（上）

〔苏联〕阿·托尔斯泰 著
朱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А.Н.Толстой

ПЕТР ПЕРВЫЙ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7.Гослитиздат,Москва,1959年版,并参照 Tatiana shebunina 的英译本(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56年版)、Alex Miller 的英译本(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82年版)和 Maximilian Schick 的德译本(Verlag fur fremd sprachige Liter-atur,Moskau,1950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得大帝/(苏)阿·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А.Н.)著;
朱雯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7-02-005382-3

Ⅰ.彼… Ⅱ.①托…②朱… Ⅲ.长篇小说-苏联
Ⅳ.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7657 号

责任编辑:刘引梅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李　博

彼得大帝

Bi De Da Di

〔苏〕阿·托尔斯泰　著

朱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800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28.5　插页2

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02-005382-3

定价　48.00元

(共两册)

出 版 说 明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社编辑出版了一套工程浩大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该文库由200种图书组成，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从文库中挑出一批最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这些名著系由冰心、杨绛、朱生豪等著名翻译家翻译，以优美流畅的译文再现了原著的风格，并配以精美的插图，称之为“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希望这套丛书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珍贵礼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1月

译 本 序

一

《彼得大帝》是苏联作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一部杰出的长篇历史小说。

阿·托尔斯泰于一八八三年一月十日出生在伏尔加河畔俄罗斯草原上一个名叫尼古拉耶夫斯克(现名普加乔夫斯克)的小城。他父亲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伯爵是个地主。母亲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是十九世纪早期著名的俄国金融家、十二月党人的领导者之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屠格涅夫的侄孙女。他是遗腹子,他的童年是在索斯诺夫卡他继父阿列克谢·阿波洛诺维奇·博斯特罗姆的农庄上度过的。那里是个边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种各样世俗的和教会的逃亡者的避居之薮,流传着许多记述遥远过去的英雄业绩的民间传说和古老谣曲。那时候,俄罗斯的贵族地主已日趋没落,而伏尔加河彼岸的地区则仍然保留着遥远过去的不少残余痕迹。光怪陆离的外省地主,灾荒饥馑的凄凉田园,淳厚质朴的乡村生活,让未来的作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给他提供了触发想象、引起追忆的非常丰富的素材,正像他后来在给青年作家讲话时谈到的:“我想,如果我是生长在城市,而不是生长在农村的话,有千百种的事物恐怕我从童年起就一无所知,——例如像草原上和荒村里的冬天的暴风雪、圣诞节、茅屋、占卜、神话、松明,以及散发着一种特别气味的禾仓;大概我也不可能像那样的去描绘旧莫斯科。旧莫斯科的风光就是根据我童年时代的不可磨灭的回忆表现出来的。对时代的感触和时代的实体,就是从这里呈现出来的。”①

① 阿·托尔斯泰:《论文学·致青年作家》第二七二页,程代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正是他童年时代的这种生活经历，构成了阿·托尔斯泰早期创作(《伏尔加河左岸》,1910;《怪人》,1911;《跛老爷》,1912)的主要题材。在这些小说里，作者不仅对人物的性格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刻画，对人物的命运作了深入的分析描绘，而且还在不同程度上对历史发展的趋向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对乡村贵族的没落作了形象的揭露。

为了从回忆的题材转向具体生活的描写，需要了解现实生活的意义，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一个随军记者的身份上了前线。在当时所写的战地通讯中，他一方面如实地报道了硝烟弥漫的战地生活，一方面却也不加掩饰地表示了自己对祖国前途的隐忧。俄罗斯国家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在这个变革的时期，我又碰上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由于他看不到革命的历史前景，并错误地把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感情对立起来，阿·托尔斯泰于一九一八年离开祖国，前往巴黎，一九二一年又移居柏林，在国外度过了四年多的流亡生活。关于这几年的情况，他后来在《我的小传》中写道：“侨居国外的这段生活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在那里，我才明白做一个受人鄙视的人，做一个脱离祖国、无足轻重、无所作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人所需要的人，是种什么样的滋味了。”在侨居国外的时候，他着手创作了科学幻想小说《阿埃莉塔》(1922—1923)，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尼基塔的童年》(1919—1920)、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的第一部《两姊妹》(1922)以及一些揭露流亡者生活的短篇小说(《不幸的星期五》、《在床底下找到的手稿》等)。在柏林，他曾一度参加流亡知识分子组成的“路标转换派”的一个集团“前夜”。一九二二年春跟高尔基的会晤以及他们之间建立的友谊，使他对“路标转换派”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派别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对祖国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逐渐树立了正确的态度，他理解到：如果不为这个革命事业服务，就会失去与祖国和人民在精神上的联系，也就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正是出于这种“对祖国的热爱，想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祖国和它的建设事业的愿望”，他发表了《给恰伊科夫斯基的公开信》，信中宣称：“我们必须承认，在俄国或在俄国境外，除了布尔什维克政府，决没有任何别的政府。如果承认这个事实，那我们就得竭尽全力帮助俄国十月革命这个最后阶段朝着使我们国家更加强大，人民生

活更加丰富,从革命中得到一切美好和正确的东西这个方向发展。”就这样,他以这封信作为“护照”,于翌年春天回到了苏维埃俄罗斯,而作家的创作生活,从此也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月革命给阿·托尔斯泰的创作打开了一条宽广的道路,使他的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特别是二十年代后半期,苏联在革命和建设方面的光辉成就更对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一面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一面努力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认真吸取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经验,深入思考如何表现革命主题、塑造英雄人物的问题。从那时候起,他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长篇三部曲《苦难的历程》的第二部《一九一八年》(1925—1927)、第三部《阴暗的早晨》(1940—1941)相继问世,第一部《两姊妹》又作了重大的修改。三部曲以十月革命前夕、革命时期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了以达莎、卡嘉两姊妹和她们的爱人捷列金、罗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经历曲折复杂的道路最后走向革命的过程,表明知识分子只有与人民相结合才是自己的出路,只有献身祖国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中篇小说《粮食》(一译《保卫察里津》,1937)描写国内战争时期苏联人民保卫察里津的英勇战斗,作家把它看作是《一九一八年》至《阴暗的早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长篇小说《彼得大帝》也是在这个时期写作的。

在卫国战争时期,阿·托尔斯泰写了许多政论和别的文章,向全国发出爱国主义的号召:为保卫祖国、保卫自由与社会主义祖国的独立,向法西斯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其中反响最大的有《我们在保卫什么?》、《祖国》、《人民的血》等。他一面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进行写作,一面继续发掘历史题材,完成了“戏剧故事”《伊凡雷帝》(包括《雌雄鹰》,1942;《艰难的年代》,1943),同时还发表了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伊万·苏达廖夫的故事》(1942—1944)。

阿·托尔斯泰正在为保卫祖国而战斗的时候,不幸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逝世了。他勤奋地写作了一生,留给我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和政论等各种体裁的大量作品,其中有一部小说没有来得及完成,那就是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

二

关于彼得大帝的题材，阿·托尔斯泰从二月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就开始注意了。他后来告诉读者："也许，这与其说是出于一种有意识的活动，还不如说是出于一个艺术家的本能。我在这个题材里找到了关于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国家的谜底。"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他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彼得的日子》，在这里作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彼得大帝活动的宏大规模以及进行改革的坚强毅力，但是彼得这个形象却被塑造成为专制、残酷、孤独的悲剧性人物，完全抹杀了他在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方面所起的历史积极作用，以及俄罗斯人民在建设自己国家时候所做的巨大努力和崇高牺牲。这是因为阿·托尔斯泰在写作这篇小说的当时还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用他后来对另一个以彼得大帝为题材的剧本《在刑台上》的自我分析的话来说，就是"对于时代的描写，我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传统'的窠臼"，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深刻理解那个复杂时代的矛盾，没有真正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虽然彼得坎肩上的一切污痕我都看到了，但是他仍然像一个谜似的屹立在历史的浓雾中"。直到后来作家认识到"写作《彼得大帝》，这首先是通过现实——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理解的现实去认识历史。这就意味着，首先得改造自己的艺术家的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分析光芒的照射下，历史复苏过来了，显示出全部丰富多彩的面貌和阶级斗争的全部辩证规律"。从这里，作家得出结论说："艺术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得到了'活水'。"正是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阿·托尔斯泰才写出了这样一部彪炳俄国文学史册的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

小说共分三卷，第一卷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主要描写了彼得为争取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描写了宫廷贵族之间的倾轧，描写了彼得为促进国家西欧化而采取的最初一些措施。第二卷出版于一九三四年，描写了彼得为夺取水域而进行的斗争，描写了西欧各国之间的冲突，描写了彼得为准备"北方战争"而从事的外交和军事活动。按照作家

的创作构思，这一、二两卷仅仅是第三卷的一支序曲，而第三卷才是长篇小说最主要的部分。它将描写彼得大帝的立法工作和改革活动，描写俄国军队保卫尤里耶夫和纳尔瓦城的英勇斗争，还将描绘国际上的叱咤风云和西方一些国家——法国、波兰和荷兰的绚丽多姿的图景。作家原来打算以波尔塔瓦战役或普鲁特远征作为全书的结束，但是一九四五年作家的逝世，使这个计划没有能完成，小说只写到一七〇四年收复纳尔瓦城为止。这自然是个无法弥补的损失。然而从小说的主题来看，照目前这个样子，也仍不失为一部相当完整的作品，因为体现在彼得这个人物形象身上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征已经充分显示出来，而旨在"表现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威力，表现人民的不可抑止的创造精神"的创作意图也已经完全达到了。

阿·托尔斯泰是以一个艺术家兼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动笔以前，他对彼得时代的有关历史文献进行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研究。他广泛研读了本国和外国的同时代人的回忆记录，翻阅了沙皇的律令诏书和彼得本人的信简文札，并查看了当时的历史档案材料乃至刑讯犯人的口供笔录。这一切不仅有助于作家掌握那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和俄罗斯人民的性格特征，而且也有助于了解那个时代的风俗人情和人们的心理状态。为了追求艺术上的高度精确，阿·托尔斯泰还十分重视反映彼得时代的旧版画、雕塑以及当时的日用器皿等文物。在写《彼得大帝》的最后一卷之前，作家曾多方搜求叶卡捷琳娜的画像，结果终于让他找到了。于是他把这幅油画像和卡拉瓦克所作的彼得大帝像一起悬挂在书室里，朝夕相处，成为他触发遐想、孕育灵感的催化剂。

当有人问到他写作《彼得大帝》利用了哪些历史文献时，阿·托尔斯泰曾直率地回答道："就拿念过的这一章① 来说，它就完全是文献性的。乌克兰采夫的那几封信，就是真正的文献。在这里，从苏丹的妻妾起一直到向莫斯科的海军中将兜售咖啡这样的事情为止，这一切都是历史地真实的。"② 其实何止是这几封信而已，便是一七〇〇

① 指本书第二卷第一章的第十一、十二两节。

② 阿·托尔斯泰：《论文学·答〈青年一代〉杂志编者问》第二三二页，程代熙译。

年十二月五日，即纳尔瓦战败以后两星期，彼得给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的信也录自业已成为国家档案材料的原件。其他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但是作家对这些文献性材料都运用得那么娴熟自如，浑然一体，已经成为整个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三

历史小说的一项重大任务，在阿·托尔斯泰看来，是塑造人物——塑造时代的人物，并通过人物来反映一个历史时代。在《彼得大帝》这部历史小说里，中心就是彼得大帝这个人物，通过这个人物，展现了俄国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宏伟壮阔的生活图景和历史事件。小说从彼得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写起，依次写到沙皇费多尔的晏驾，彼得的继位，索菲娅的摄政，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进军，射击军的叛乱，索菲娅的垮台，远征亚速的胜利，彼得随大使团出国，改革活动的开始，圣彼得堡的兴建，一直到对付瑞典的战争和收复纳尔瓦城的胜利。从古老阴森的皇宫到荒僻简陋的农舍，从庄严肃穆的修道院到清新整洁的外侨区，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艨艟凑集的海域，从风光绮丽的荷兰港口到制表造船的英国工厂，都是情节展开的场所。从宫廷朝臣到市廛商贾，从东正教主教到分裂派信徒，从逃亡的农奴到落草的匪盗，从外国王侯到异邦工匠，都是故事涉及的人物。在这幅五彩缤纷的历史画卷中，为众星所环拱的“北辰”便是彼得大帝。对彼得这个人物形象，作家进行了精心的刻画，创造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典型，用阿·托尔斯泰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既“没有想到要把那个陈旧的、文选课本上的‘木匠皇帝’的形象复活过来”，也“不愿……贬抑那处在时代顶峰上的个人的意义”，而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表现了处在重要历史转折点的一个伟大改革者的历史功绩，揭示了体现在彼得身上的俄罗斯人的坚强性格和创造精神。

在阿·托尔斯泰的笔下，彼得大帝首先是一个改革者，一个改变国家落后面貌、使俄罗斯跻身于西方先进国家之林的伟大改革者。在小说里，彼得不止一次地痛斥俄罗斯的落后。有一次在国外，看到了汉诺威附近科本布吕格小镇上的清静整洁的市容，他对缅希科夫

说："这种生活才可爱呢……真是个乐园……一想起莫斯科，我就恨不得把它烧个光！……"在莫斯科，"人们总是墨守陈规，直到屁股发烂……一千年了，他们还没学会种地……"后来他在勃兰登堡选帝侯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更加激动、更加坦率地告诉她们："我们的领主和贵族都是笨头笨脑的庄稼人，只是睡觉，塞饱肚子，做做祷告……我们的国家死气沉沉。你们在那儿，恐怕连一天也不敢住……光是莫斯科一地，就有三千土匪……"即便是他所倚重的商人，彼得也认为"十足道地是野蛮人，——我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不知跟他们斗过多少回了！在他们看来，主要的事就是要出卖霉烂的货物，——一连三年，他们会撒谎，起誓，哭泣，偷偷地塞出去霉烂的东西，直到新鲜的也都霉烂了才罢……"当时缅希科夫就指出："的确是这样，明·赫尔茨……愚昧无知嘛。"愚昧，落后，野蛮，这就是彼得所面临的俄罗斯。"要消除我们的蒙昧和愚蠢"，也就成了彼得唯一的"一件心事"，用他对选帝侯夫人索菲娅母女所说的话来表达，就是"在俄罗斯，样样东西都应当被粉碎，样样东西都得重新改造过"。

因此，彼得大帝所进行的改革，归根结底就是要"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仿效西方主义"（列宁语），走上西欧化的道路，以克服和改变它千百年来一直停滞不前的落后状态。在小说里，阿·托尔斯泰正是从这一理解出发，着重描写了彼得如何学习西欧，在发展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从事的活动以及所做出的贡献。一六九八年八月，彼得从维也纳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在皇宫里把所有前来朝觐的领主、公爵、将军们的大胡子统统给剪掉了。这个改变俄国人外貌的措施，乍看起来像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因为留须的习尚是由正教教会造成的，所以强迫剪掉大胡子也就成为革除旧习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活动。一六九九年二月，彼得又下了一道诏书，规定"领主、朝臣、官吏、录事与商人，今后一律须穿匈牙利服饰，概无例外，春天来临，寒意减退以后，应穿萨克森长襟衣"。这一措施又从衣着上改变了俄罗斯人世代相传的古老习惯。同年十二月，彼得又进行了一项重大的改革："计算年代不以创世之日，而以基督降生八日以后开始，因此新年不始于九月一日，而始于一七〇〇年一月一日。"这一敕令，连同所规定的举国上下必须参加新年庆祝活动的各项具体办法，

标志着在年代的计算上俄国也开始采用了欧洲许多国家通行的历法。当然，作为一位“真正的伟人”(恩格斯语)，彼得大帝最重大的改革乃是使落后的俄国完成了工业上的跃进。

十七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这个依旧处于农奴制秩序统治下的国家，虽然在经济方面已经出现了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六十年代在莫斯科郊区已建立了一家造船厂，也造了几艘海船，但是即使仅仅用以保护来往于黑海的俄国商人的贸易利益，这样的数量和质量在当时也已显得很不够，更何况这已经是九十年代，而彼得也完全相信“没有黑海和亚速海，你没法儿过日子……你没有波罗的海也不成……”。他需要出海口，而这就需要有海船，需要有海军，需要有战舰。阿·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里描写了彼得在沃罗涅什造船厂亲自指挥造船，又描写了彼得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参观学习，“到造船厂干一冬天木匠活”，随后又去英国伦敦郊外一家造船厂，“花了两个半月工夫，学习了数学和船舶设计制图。为了要在莫斯科创办一所航海学校，他聘请了一位学问渊博的数学教授安德鲁·法夸尔森，另外他还邀约了一位水闸专家约翰·佩列上尉去指导开凿伏尔加河－顿河运河”。于是一大批外国的指挥官、领航员、水手长、医生、水手、船上的厨工、造船的和炮术的专家们，绕道阿尔汉格尔斯克和诺夫戈罗德到达莫斯科。不久，从俄国自己的造船厂里，不仅造出了一艘艘商船，而且还建成了一支舰队：“一溜儿十八艘有两层甲板的大海船，前面后面还有二十条平底帆船和二十条两桅帆船，还有侦察船、快艇和帆桨大船：八十六艘战船和五百条驳船”，在浑浊的、涨水的顿河里往下驶，远远地伸展在弯弯曲曲的河面上。就靠这一支阵容堂堂的海军舰队，彼得取得了远征亚速的胜利；经过不断的补充和发展，在正规陆军的密切配合下，后来又取得了战胜瑞典军队、收复纳尔瓦城的伟大胜利。

造船事业只是彼得发展工业的一端，从这部小说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俄国商人在雅乌扎河和莫斯科河边开办呢绒、麻布和丝绸织造厂，造纸作坊和搓绳厂。有些呢绒和麻布织造厂用水轮带动织机；有名的锻铁工匠库兹马·热莫夫在索科利尼基的锯木厂里还安装了一架靠蒸汽锅炉发动的奇妙的发动机。所有这些都加速了“促使

野蛮的俄罗斯仿效西方主义”的进程，首先在经济上有效地改变了俄国长期来停滞不前、愚昧落后的面貌。当然，发展工业，振兴商业，无非是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而其最终目的，也无非在于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彼得的改革正好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符合于民族的利益，因而在俄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阿·托尔斯泰对彼得和彼得时代的这种正确理解，用生动的形象在长篇小说里充分体现出来了。

四

列宁在论及彼得大帝时指出，他“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仿效西方主义”，曾“不惜采用独裁方式，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①] 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②]。在这部小说里，阿·托尔斯泰正是在肯定彼得的历史功绩，描写他作为一个伟大改革者的才艺出众、热情奔放、坚毅果断等特点的同时，也表现他作为一个专制君王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残酷无情的个性，从而揭示出阶级和时代的矛盾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彼得在反对野蛮势力，具体地说在反对社会上的因循守旧势力和宫廷内部的宗族敌对势力时，所使用的手段是野蛮的，有时甚至是极端残忍的。作为改革的开始，在西欧化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彼得强迫领主、贵族们剪胡子、戴假发、吸烟草、喝咖啡、穿外国服装，并要妇女们社交、跳舞等等，那个做法可就十分粗暴，因此弄得人心惶惶，许多领主便巴不得彼得出国远行。他们觉得“哪怕只有这么片刻的宁静，心里也很高兴，沙皇眼下不在莫斯科，就不会再强迫他抽烟，剃胡子，或是要他穿那种裹到膝盖的白长袜，戴那种直垂到肚脐的、用女人头发制成的假发，旋转蹦跳了”。一六九八年九、十月间，彼得

---

① 《列宁选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第三卷第五四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蒲鲁东》第十六卷第三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处决那批参加叛乱的射击军，其手段之野蛮，方式之专断，更是旷古未有，骇人听闻。阿·托尔斯泰在小说中用摘引皇家大使馆一位秘书的日记的形式，描叙了从严刑审讯到执行死刑彼得都亲自参加的详情细节，其中如：

> 新圣母修道院前面立着三十个绞刑架，排成一个四方形，有二百三十名射击军士兵就在那上面被绞死了。向索菲娅长公主呈递劝进书的三个主犯给绞死在修道院墙上，正对着索菲娅的修道室的窗口。吊在中间的那个人，死僵僵的手上还系着那份劝进书。

> 三百三十个人同时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红场。这种大规模执行死刑之所以能够做到，只是因为所有的领主、杜马议员、秘书官都奉旨担任了刽子手的工作……这些出身高贵的缙绅统统赶到了广场，一看那面临着他们的考验，早已在索索打抖了。他们每个人面前放着一个死囚。每个人必须向自己面前的罪犯宣读罪状，随后执行死刑，亲手砍下他的脑袋。

彼得行事的野蛮与残酷，在他整个的改革过程之中是屡见不鲜的。彼得的改革虽然使俄国社会前进了一步，然而它是在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奴的基础上实现的，小说并没有掩饰彼得的改革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就拿确曾使俄国摆脱野蛮落后状态的发展工业、兴建工厂来说吧，它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就是不可想象的。阿·托尔斯泰用简洁明净的语言，进行了愤怒的控诉：

> 在那些拨给工厂的村子里，很多人都从新的奴役下逃出来，到了荒僻的边区。在村子里服劳役是够苦的，有些牲口过得还比农民轻松些。可是在这些工厂中过的奴隶生活看来更加使人绝望，——对犯人也好，对雇工也好，都比牢狱还糟。四面围着高高的板墙，大门口守着比狗还凶悍的警卫。在黑魆魆的车间里，朝隆隆作响的机器伛着身子，人连歌也不能唱——外国工头会用手杖抽他的肩膀，会用地牢威胁他。在村子里，每逢冬天，农民至少还可以在暖炕上睡一个够。可是在这儿，不论冬天，不

论夏天，不论白昼，不论黑夜，他不能不一直射着手里的梭子。他的工钱，他的衣服，早已预先花用在喝酒上头了。这是奴役啊。

他们把他装上大车，要是反抗，就把枷锁加在他身上，送到一千俄里以外，送到伏尔加河对岸，送到野草丛生的基尔吉斯草原后面，送到林木茂盛的高山那一边——到了涅维扬斯克工厂，到了矿场上。

从那边回来的人是不大有的。那些人都被锁住在铁砧上，锁住在铸造熔炉上。倔强的还要用藤条来抽。

逃是逃不了的，——哥萨克人骑着马，带着绳索，守在所有的大路和林间小道上。至于那些企图暴动的人，都被投进很深的矿井，或是被淹死在池塘里。

阿·托尔斯泰对彼得大帝形象的刻画，总的来说也完全符合斯大林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许多事情的。彼得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说，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剥削农奴来进行的。"①

五

彼得大帝作为一个改革者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如才艺出众，热情奔放，坚毅果断，阿·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里也作了酣畅的描绘。在作家的笔下，彼得始终是一个精力旺盛、体格壮健、思想敏锐的人，他对自己所推行的改革措施，总是身体力行，躬自参与体察。他隐姓埋名，跟大使团一起去荷兰、英国学习造船技术，也亲自操刀弄斧，像一个普通工人那样勤奋干活，曾使外国人大为惊奇。小说作者摘引一

① 《斯大林全集·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第十三卷第九三至九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个名叫雅科夫·诺门的荷兰人的日记，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彼得在国外的生活断片：

这时候，有一个木匠，身长差不多有七英尺，衣服上沾着焦油，鬈发潮滋滋地粘在额头上，把斧子一搁，驯驯顺顺地奔过去，用肩膀扛起木头，帮助别人搬运，那个商人看了大吃一惊……

工作完毕以后，他就走进码头附近一家破烂的小饭馆去，要了一杯啤酒，坐在那里，抽着烟斗，跟最粗野的工人高高兴兴地聊天，听了他们的笑话而大声欢笑，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在乎人家对他一点不尊敬。他常常去访问那些眼下在莫斯科干活的工人们的妻子，跟她们一起喝杜松子酒，拍拍她们，说说笑话……

回国以后，在建造"要塞号"战舰的过程中，彼得除了亲自指挥，还亲自参加最后一个部件的焊接工作。阿·托尔斯泰描写他在锻铁场里"穿着肮脏的衬衫，系着帆布围裙，瘦削的脸上沾着油烟的污斑，嘴像鸡屁眼似的紧闭着，正在用长铁钳小心翼翼地翻动熔炉里的锚爪。这是一项责任重大、手艺高强的工作——焊接这样一个大件……"

在跟瑞典军队作战的时候，彼得大帝又常常亲临前线，"每天总要骑着马，到一处处防御工事去巡视"。有时他还像一个普通的士兵那样参加战斗，他会"把斗篷和长襟衣一脱，卷起袖管，从一个炮手那里拿过来一个炮刷，用劲地擦着给煤烟熏黑的炮筒……'装火药！'"在纳尔瓦战役最紧张的时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没离开过炮垒。他给火药弄得乌黑，也不盥洗，有什么就急匆匆吃一点什么，他还亲自把伏特加分给炮手们。在大炮的隆隆声中，他就地在炮车底下一躺，打这么一小时的盹"。通过这些具体而细致的描写，彼得的一些性格特点便都生动地显示出来了。

然而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伟人"的主要因素，还在于他具有远见卓识，在于他能够忍辱负重，败而不馁，并"善于把失败变成胜利的武器"（马克思语）。

为了要征服波罗的海，俄罗斯军队于一七〇〇年九月向纳尔瓦发动进攻，遇到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的精锐部队的顽强抵抗。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彼得发现虽然"为这件事我们已经准备了两

年……可是一样东西也没准备好……比在亚速的时候还要糟。比在瓦西里·戈利岑的军队里还要坏……”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与查理的部队交锋？于是他当机立断，把指挥权交给冯·克鲁伊公爵，自己离开了纳尔瓦。他知道这是一种奇耻大辱，人家总以为“我被查理吓倒了……我把军队丢弃了……我像好久以前奔往圣三一修道院一样，逃到诺夫戈罗德去了……”但是为了拯救俄罗斯国家，这个耻辱以及估计此后还会发生的许多事情，他都忍受下来了。他承认“我们还没有学会战争。我们从头就错了……如果我们要在这儿发射一门大炮，那我们就得在莫斯科把炮弹装上”。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从后方着手，从辎重车队着手”。从这次纳尔瓦的惨败中，彼得着实吸取了不少教训：“纳尔瓦的丢丑对我们好处很大。经过打击，铁会变得更加坚实，人会变得更加强壮。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不少甚至是不曾预想到的。”他相信“一个吃过败仗的人，抵得上两个没吃过败仗的”。尽管“他们还会打败我们十次，到后来我们总是会胜利的”。历史证明，在一七〇四年的一次战斗中，俄罗斯军队果然把当时号称无敌于天下的查理十二世打败，把纳尔瓦收复了。

关于一七〇〇年的纳尔瓦会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十分精辟的论述。恩格斯说：“纳尔瓦会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民族所遭到的第一次严重的失败，这个民族的果敢精神使它甚至在失败中学习如何取得胜利。”①

阿·托尔斯泰正是把这种体现在彼得身上的果敢、坚强的民族精神在长篇小说里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当他描写到一七〇四年彼得再次前往纳尔瓦城下的时候，通过回顾让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的军队就是在这里毁灭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查理国王找到了极大的光荣，我们却找到了力量。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学到了该从哪一头着手，而且永远埋葬了那一切僵化了的老古董，正是这种老古董差一点把我们彻底弄垮了……”接着，作家还用诗意浓郁的语言，无限深情地谱写了一曲他对彼得大帝的赞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克里木战局》第十卷第六〇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毁灭之前那不眠的一夜，他怎么会不记得呢？那时候，他就坐在这所小房子里，瞅住那支淌着蜡泪的蜡烛；阿列克萨什卡躺在一条毛毯上，悄没声儿地哭着。那时候，好不容易才克制了心头的绝望，羞耻，无能为力的愤怒，而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一到明天，查理就会不可避免地把他打垮……好不容易使他作出了那么不可置信、不能忍受的决定，——就在这个时刻离开他的军队，跳进雪橇，飞也似的赶到诺夫戈罗德去，让一切都从头做起……把钱、面包、铁弄到手……抓住一切机会，将所有的东西，哪怕是贴身衣服，统统卖给外国商人，以便买进武器。铸造大炮，炮弹……而最最重要的是人，人，人！把人们从年深月久的沼泽里拖出来，扳开他们的眼睛，搡搡他们的肋下……打他们，扭他们，教他们，使他们成材。千里迢迢的穿行雪地，跋涉泥泞……摧毁，兴建……在欧洲的政局中跳过上千次的灾祸。回顾之下，他着实有点毛骨悚然："嘿，那是什么样的一座大山还没有给搬掉啊！……"

是的，彼得大帝确实是一个"真正的伟人"，然而他企图"征服世界"（马克思语）的野心和片面醉心西方文化的不良后果，作者在长篇小说已完成的部分中却并没有提到。

六

"而最最重要的是人，人，人！"《彼得大帝》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便是人，人民，俄罗斯的人民。作者在概括第三部要写的内容时指出："彼得这个人原本就是非常不同凡响的，他在影响着时代……时代需要一个人，人们也在寻找这样的人，同时他自己也在寻求如何使用自己身上的力量。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互相影响。当然，靠他单人匹马那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① 阿·托尔斯泰正是按照这样的认识来写这部伟大史诗的。

① 阿·托尔斯泰：《论文学·答〈青年一代〉杂志编者问》第二三四页，程代熙译。

长篇小说尽管对彼得大帝进行了精雕细琢的刻画，对他的改革作了酣畅淋漓的描绘，从而突出地表现了这个伟大历史人物在俄罗斯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但是作家并没有忘记，甚至同样有力地指出：如果没有人民群众为摆脱民族的落后状态而在工厂里从事的艰苦卓绝的劳动，如果没有他们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平而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舍身忘我的英雄气概，彼得的改革计划是怎么也不可能实现的。人民群众为彼得的改革所承受的沉重负担以及所做出的重大牺牲，在长篇小说中虽然着墨不多，但留给读者的印象却是十分深刻的。为此而在人民群众中间产生日益增长着的愤怒情绪和反抗行动，在小说中也有非常感人的反映。一六九五年彼得第一次进军亚速失败以后，作者写道：

> 那年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样样东西都缺少。人成百成百地死去。这样的奴役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逃跑的人给抓住了，戴上镣铐被押回来。雪风吹动着吊在绞刑架上冻着冰的尸体。亡命之徒把沃罗涅什周围的森林放上一把火。赶辎重大车的农民，杀死押运的兵士，抢走能够抢到的东西，便往碰巧摸到的地方逃去了……村子里，人们把自己弄成残废，砍掉手指，免得被送到沃罗涅什去。整个俄罗斯都在反抗，——反基督的时代确实已经来到了：从前那种征敛、奴役和徭役，比起现在这种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新的莫名其妙的劳役来，简直算不了什么。

农民们在谈话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起义领袖斯捷潘·拉辛的名字，有人认为“那样一个时候还是会回来”，更有人问起：“暴动是不是快要开始了？”这都决不是偶然的。

在长篇小说里，阿·托尔斯泰不仅描写了人民群众所承受的负担和所做出的牺牲，也不仅反映了他们的愤怒和反抗，而且还表现了他们的惊人智慧和卓越才能，生动地塑造了一些具有巨大生命力的人物。

库兹马·热莫夫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铁匠，可是他有理想、有抱负，他相信“人是可以飞的”，因而想制作“一种美妙而奇异的机械”，靠着杠杆，它们会像蝙蝠翅膀似的扑动，而人就会像仙鹤一样飞翔。这样

的理想，在当时自然不可能实现。他有能耐，有技术，作家让他自己介绍说：“热莫夫铁匠！我做的锁，还不曾有一个偷儿把它弄开过……我打的镰刀，一直销到了梁赞省。谁打的镰刀？热莫夫打的……我家作坊里制的胸甲，子弹打不进去……谁替牲口钉蹄铁？谁为男人和女人们拔牙齿？热莫夫！”可是这个人却被诬为“邪教徒”，挨了两百记木棍，还被逼变卖了铁匠作坊，后来沦落为逃亡犯和盗匪。在监狱里度过了多年的苦难生活以后，他终于被调到锻铁场，当了总工头，还把手艺传授给彼得，成为一位“著名的锻铁能手”。

孔德拉季·沃罗比耶夫也是一名铁匠。这个精壮结实的庄稼人，另有一手高超的技艺。他跟他兄弟铸造的铃铛会发出悦耳的响声；他们铸造的宝剑，剑身只会弯曲，不会折断；他们造的手枪打起来比别的手枪远二十步，而且不会不发火。这样高超的技艺，使彼得发生了兴趣。他亲自询问他那是什么原因，还激励他说：“这该是时候了，你不妨考虑考虑大事业，你总不能一辈子老在大路旁边钉蹄铁啊……要是你没有创业的本钱，我可以给你一点，虽然我自己手头也很紧。先办一个兵工厂，在莫斯科，或者，最好是在彼得堡。”这沃罗比耶夫当场没有答应他，可是后来却托人捎了个口信给沙皇，“恳求他不要生气，你说孔德拉季·沃罗比耶夫不会比别人更愚蠢……我的回答皇上会懂的。”未完的小说没有写到他后来的情况，但是这样的人才，起用后肯定会做出巨大的贡献。

安德烈·戈利科夫是帕列赫的圣像画师，他有天赋，有才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身上有种神奇的力量”，“我能画人像，跟活生生的人脸一模一样，不会老也不会死，精神永远会在那里活着……我能画大海的波浪和在波浪上面扬帆前进、笼罩在大炮硝烟里的海船。”可他生活坎坷，受辱挨打，被折磨，给处以饿死与冻死的刑罚。他进过修道院，原指望在那里可以摆脱尘俗的烦扰，谁料想结果只看到虚伪和背叛。后来他被征发到建筑工地干活，正好遇到彼得沙皇。沙皇看到他用木炭画在泥棚墙壁上的一幅海上作战图，便大为赞赏，觉得这样一位天才干这种搬运木材的活不合适，应当发挥他的专长，送到莫斯科去给卡捷琳娜画一张肖像，然后派他到荷兰去学习绘画。对这个来自底层的人，阿·托尔斯泰不仅工细地描塑了他的外形，而且还

深情地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那种顽强而执着地追求理想的精神：

> 他在二十四年中忍受的一切，对十个人来说也是够呛的。可是他不容易死……使他富有生命力的还不只是那瘦弱的身体，而是他那想从黑暗中走出去的、永不熄灭的愿望……好像他爬呀爬的，衣衫破烂，饥肠辘辘，穿过一片片被暴风吹倒的树木，穿过一处处可怕的地方，一年又一年，一里又一里，心里相信哪里总有一块乐土，只要一生坚持着走去，反正一定会走到。这块乐土在哪儿；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阿·托尔斯泰还意义深长地塑造了绰号叫"泥洗脸"的费季卡的形象。"那个阴郁愁闷的农民，'泥洗脸'费季卡，额头上给打着一个鲜红的新烙印，带着镣链的光脚跨立在高高的叉形支架上，手里抓着一把槲木大槌的长柄，正在打一根木桩。"这个受苦受难的庄稼汉，曾经是修道院里的农奴，由于忍受不了繁重的劳役，他逃到顿河一带去落草为寇，后来被政府缉获，戴上枷锁，送到沃罗涅什工厂去干苦活。当俄罗斯军队打通了从拉多加湖到大海去的通商航路的出口，在涅瓦河右岸兴建彼得堡要塞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工人和犯人，从几千里以外源源不绝地运来，吃草根，嚼树皮，疾病流行，一批又一批地死去。而正是这个"'泥洗脸'费季卡让头发披在灼热、潮湿的额角上，用槲木大槌一记又一记地打着那根木桩……"为俄罗斯未来的首都奠基。小说作者用这个形象的这样的场景来结束长篇的第二卷，无疑是寓有深意的。

这些来自底层的人物，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既有与统治者的彼得矛盾斗争的一面，也有对改革者的彼得支持拥护的一面。为了祖国，他们能够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表现出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强大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彼得大帝对建设的成功和战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有一次，在与瑞典军队对垒的前线，俄军总司令舍列梅季耶夫元帅启奏彼得："陛下，南边的一带城墙，还有大家叫做'俄罗斯门'的望楼门固然很旧，但那是难以攻破的，因为只有穿过沼泽才能走近去……可那片沼泽却是穿越不过的。"彼得马上声色俱厉地喝道："对谁来说那片沼泽是穿越不过的？对一个俄罗斯士兵来说，什么地方

都穿越得过去。”又有一次，奥地利军事家、俄军元帅奥吉尔维在彼得面前诋毁“俄罗斯士兵眼下还不能算是士兵，而只能算是拿着火枪的农民。他们还一点没有秩序和纪律的观念。你还得在他们背上敲断好几根棍子，才能使他们不假思索地服从，像一个士兵应当做到的那样”。彼得一听，火冒三丈，他马上搐动嘴角，瞪大眼睛，喘着粗气，尖着嗓子说道：“原来是那样吗……那我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好嘛……俄罗斯农民既聪明，又机智，又勇敢……一旦拿起枪，就会使敌人心惊胆战……你总不能因为这样而用棍子来打啊！你说他们不懂得秩序？他们懂得！如果他们不懂，那也不是他们不好，而是他们的军官不好……再说，如果我的士兵需要用棍子来打的时候，我会去打他们，也轮不到你去打。”这种对人民力量的信任，这种爱国的热诚，也是彼得大帝的个性特点之一。对彼得这个历史人物，阿·托尔斯泰既描写他对人民群众残酷压榨的一面，又指出他对人民群众充分信任的一面。正由于正确地揭示了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长篇小说《彼得大帝》才像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显示出全部丰富多彩的面貌和阶级斗争的全部辩证规律”①。

七

阿·托尔斯泰是一位历史小说的杰出作家。他除了创作以《彼得大帝》为代表的一些历史小说之外，还在许多文章里谈到他对历史小说创作的看法以及在创作历史小说方面积累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

首先，阿·托尔斯泰认为历史小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塑造人物，它与一般反映历史时代的历史著作不同。历史学家“必须把所研究的各种事件串连起来”，而历史小说作者则“根据甚至是不重要的零星的资料，通过自己的想象，自己的直觉，就大胆地和坚定地来描绘时代”。历史小说不必拘泥于这一人物或这一事件的一切细节，它容许虚构（阿·托尔斯泰还曾说过：“没有虚构，就不能进行写作。整个

① 阿·托尔斯泰：《论文学·马克思主义丰富了艺术》第五一页，程代熙译。

文学都是虚构出来的。"①),甚至按照作家的说法,还"可以给历史人物'臆造'一部传记"。不过,历史小说所容许的虚构,"须得做到这种地步,即这在过去大概是可能有的;须得做到这样:如果这(指编出来的事情)过去不曾有过,但却是应该有过的"。与此有关的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他认为"有些日期是受历史事件的逻辑和历史辩证法制约的。这些日期就如同是打在历史上的纽结。可是,也有一些日期是偶然性的,它们对于历史事件的发展并无什么意义。对于这样的日期,艺术家看怎样方便,就可以怎样处理"。

在《彼得大帝》里,绝大部分人物,包括从彼得大帝起,他的朝臣、将领,外国的君王、使节,同龄的游伴、战友,乃至来自人民底层的农奴、逃犯等等,都是实有其人其事的。但是其间也有一些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事件。在小说中起着很大作用的布罗夫金一家人,包括老布罗夫金和他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就都是虚构的。小说一开始就写了这一家人的生活,那时老布罗夫金只是贵族瓦西里·沃尔科夫家的一个农奴,后来因为大儿子阿列克谢认识了少年彼得,进了皇宫,逐渐长大成人,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里当上了军官,父亲也就跟着一步步飞黄腾达,从农奴一跃而成为企业主和大商人,成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他的二儿子雅科夫在沃罗涅什舰队里供职,三儿子加夫里拉在荷兰造船厂学习,回国后担任海军工程师,小儿子阿尔塔蒙在家里帮助父亲操持商务,因为通晓德语,后来又进了使节政厅当翻译官。女儿亚历山德拉由彼得做媒嫁给了她父亲原来的主人沃尔科夫,夫妇俩一起奉使出国,先去波兰,后到荷兰。阿尔塔蒙娶了大贵族罗曼·布伊诺索夫公爵的女儿纳塔利娅为妻,加夫里拉准备与皇妹纳塔利娅公主结为夫妇。在这里,布罗夫金一家人既然都是虚构的,那么与这些人物有关的事件自然也都不是真实的。何况罗曼·布伊诺索夫公爵本身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以上是一种情况。也还有一些人物和事件,在历史上既确有其人,或又确有其事,但是作者并没有按照或完全按照历史本来的样子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自己的想象,自己的直觉",把细节加以改变了。

① 阿·托尔斯泰:《论文学·向工人作家谈谈我的创作经验》第二五三页,程代熙译。

例如彼得的第一个宠姬，德国酒商的女儿安娜·蒙斯，因为对沙皇不忠实，她另有所欢，后来被彼得离弃了。这是史实。但据有些传记材料，安娜·蒙斯的追求者是普鲁士公使凯泽林，他曾向彼得请求允许他娶蒙斯为妻，被缅希科夫的仆人狠狠地揍了一顿。一七一一年，他们终于结婚了，但半年后凯泽林就去世，蒙斯不久也因抑郁寡欢而死于肺病。阿·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里，却把安娜的恋人改成萨克森大使柯尼泽克，这个大使在一七〇二年九、十月间俄军攻克诺捷堡的那天晚上，跟彼得他们一起在战地营帐里祝捷狂饮后落水而死，从他胸口找到一个有小孩手掌那么大的颈饰，里面放着一张安娜·蒙斯的肖像，周围盘着一绺她的浅褐色头发，盖子上刺着"爱情和忠实"几个德国字；从他口袋里还搜出一叠安娜·蒙斯写给他的情书。从这以后，彼得再也没有提起过她，她写信给他，他一封也没有回，只是吩咐缅希科夫转告蒙斯：她仍然可以住在原来的地方，只是绝对不得出门，不得在任何地方露脸。这就同原来的史实出入颇大了。

至于事件发生的日期，在《彼得大帝》里也有种种的变通处理之处。例如小说写到一六九七年彼得还在英国的时候，从欧洲买回来很多东西："一长列一长列的辎重大车，装着武器、篷布、木材和钢铁的加工工具、鲸须、包皮纸、软木、铁锚、黄杨树和白蜡树、大理石、一盒盒用酒精保存起来的婴儿和畸形人、烘干的鳄鱼和剥制的鸟类……"其实，在历史上，这些东西都是彼得于一七一七年第二次出国时买回的。又如小说写到一六九七年四月，彼得随大使团到了里加，接到贵族杜马秘书官维尼乌斯写给他的复信，里面提到"黑人汉尼拔，谢天谢地，现在总算驯顺了，镣铐已经撤去，他正在学习俄文……"这个汉尼拔，历史上确有其人，他生于一六九六年，七岁时为奴隶贩子所诱拐，两年后被彼得手下的一名外交官带到了俄国，作为礼物送给了沙皇。但维尼乌斯的这封信是一六九七年写的，推算一下，那时汉尼拔仅只一岁，还在家乡过着自由愉快的生活，怎么能来到俄国，更怎么能学习俄文呢？像这种年岁上的任意改动，自由处理，最突出的例子要算是皇妹纳塔利娅公主。根据史书记载，她生于一六七三年，比彼得小一岁半，可是在长篇小说里，作者写到一六九四年太后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逝世的时候，守灵的除沙皇外，还有

“皇帝的姐姐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公主，她比彼得大三岁，是一个温柔而快乐的姑娘”。这已经跟实际的情况不一样了，而也许是出于作者的疏忽，他后来写到一七〇四年这位纳塔利娅公主在故太后住过的寝宫里，又亲口对卡捷琳娜说：“可是我，你知道我已经几岁了？我比我哥哥彼得鲁沙只差五岁……算算那有多大了。”纳塔利娅公主死的时候是四十三岁，一生没有结过婚。彼得最爱替人家做媒，可就是没有给自己的胞妹找一位妹婿，而阿·托尔斯泰却在小说里让她跟一个虚构的人物加夫里拉·布罗夫金演出了一场纯洁的恋爱剧。

历史人物和虚构的人物，历史事件和虚构的事件，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作家却通过丰富的想象，把这些人物和事件，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一样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丝丝入扣，真实可信。虚构的布罗夫金家神话般的发迹，与历史人物缅希科夫的真实事业相比，并不显得荒谬无稽；而虚构的布伊诺索夫公爵的保守顽固的性格，也正是当时许多领主和贵族们共有的特点。在长篇小说中，这些虚构的人物和事件，无论对整个作品主题的突出或是对彼得大帝形象的塑造，都起到了烘云托月、甚至铺张扬厉的作用。彼得的某些性格特征，乃至某些改革活动，就是通过这些虚构的人物和事件体现出来的。布罗夫金一家人的发迹，说明彼得在起用人才方面自有他一套新的原则：加官晋爵，主要应看他个人的功绩，而不是看他出身的门第。这种试图打破传统观念的做法，使一大批新人从下层群众中涌现出来，直接参与和实施彼得所制订的改革计划。历史人物缅希科夫出身于马夫的家庭，幼年时贩卖过兔肉馅饼，后来在彼得身边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红人：权倾天下，位极人臣。现在又虚构了布罗夫金一家人的飞黄腾达，这就使彼得大帝这种不拘一格起用人才的重要特性表现得更为鲜明突出。阿·托尔斯泰对此曾作了非常概括的描述：

> 这儿，在俄罗斯国土的边缘地区，被夺回的海湾旁边，一批新的人物坐在缅希科夫家的餐桌上：这些人物，按照沙皇彼得的敕令（“今后将根据各人的能耐给以相应的显贵地位”），完全依靠个人的才能，从没有烟囱的农舍里蹿出来，脱下树皮鞋，换上有扣子的、方头的黑色软皮鞋，而且抛开了辛酸的想法（“老天爷，你为什么注定我非要在阴冷的房子里饿着肚子哀号呢？”），

像现在这样，坐在丰盛的菜肴前面，不管愿意不愿意，开始考虑和谈论国家大事了。这儿有布罗夫金三兄弟……

至于布伊诺索夫公爵这个虚构人物的顽固保守，直至他最后被贬黜为宫廷弄臣的种种细节，都说明彼得的改革活动是在重重阻碍中进行的，但这些阻碍历史前进的人物，最后终将归于失败。在阿·托尔斯泰的笔下，布伊诺索夫公爵是个对改革怀有抵触情绪的领主，他觉得"如果照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那么所有的世家、公爵和贵族都要毁掉"。但他认为要消灭领主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国家的中坚……消灭了我们，就没有了国家，没有了生活的目的"。他一直在心里嘀咕："皇上，难道你打算跟农奴一起来统治吗？……真是胡说八道！……你还年轻，理智薄弱，而你仅有的那点儿灵性也给你在库奎外侨区喝酒喝掉了……"而沙皇呢，对这种人就是毫不留情地加以嘲弄，加以凌辱。小说描写了圣诞节前夜，彼得带领了一大伙人到一家家名门望族的府邸去胡闹，去辱弄，搞得那些贵族领主都惶惶不安，"许多人简直好像准备死亡一样为这些日子作着准备"。围绕布伊诺索夫公爵展开的这些情节，一方面显示出彼得对付顽固领主们的手段之野蛮，另一方面也说明彼得对腐朽落后势力的仇恨之深切。从塑造彼得大帝这个中心人物的性格特征来说，所有这些虚构的事件以及布伊诺索夫公爵这个虚构的人物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八

阿·托尔斯泰是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除了从《彼得大帝》中可以看到他在语言艺术方面的卓越技巧以外，在不少文章里他还谈到过一些语言艺术的理论。"金刚石般的语言"，也就是他所谓的"手势语言"，在他看来是一种最适宜于塑造形象、因而也是作家们应该掌握和运用的语言。这种"手势语言"不仅能够描绘出人物的外在动作，包括他的举止行动和面部表情，而且还能够揭示出人物的内在动作，包括他的思想情绪和心理状态。在《彼得大帝》中，阿·托尔斯泰正是运用了这种"手势语言"，出色地塑造了为数众多的人物，展现了一条璀璨夺目的人物画廊。虽然作者声称除了彼得大帝这个中心

人物，对"其余那些伴随他的人物，根据他们不同程度的重要性，用墨递减，刻画也逐渐粗疏"，然而读者都会看出，即使在那众多的次要人物身上，作者也一样运用了"手势语言"，描绘出各自鲜明的个性。例如当俄罗斯增援部队开到达索卡尔，奥古斯特又突然向华沙进军的消息传到瑞典军营的时候，阿·托尔斯泰写道：

> ……皮佩尔伯爵意乱心慌，便走去唤醒国王，因为那时天也在亮了。查理平静地睡在行军床上，双手交叉着按在胸口。一盏铜灯的微弱的火光，照亮了他那很大的凸骨鼻子，禁欲主义的瘦瘪的腮帮，闭得紧紧的嘴唇，——甚至在睡梦中他也想不同凡响呢。他看去仿佛是石椁上一座中世纪骑士的雕像。
>
> 起初，皮佩尔伯爵把希望寄托在国王的公鸡身上，这本来已经是它大声啼叫的时候了。可是那公鸡不得不跟国王一起过着修道者的生活，这会儿只是在帆布帐篷后面那个笼子里走动一阵，沙着嗓子逼出那么一声："哎——喝——喝！……"
>
> "陛下，请醒醒吧！"皮佩尔伯爵尽可能温和地说道，拨亮了那个灯盏的火苗。"陛下，传来一个不太愉快的消息……（查理没有动弹，只是把眼睛睁开了）奥古斯特趁我们没有防备溜跑了……"
>
> 查理马上拔出两条穿着粗麻布内裤的腿，一骨碌把一双穿着羊毛袜的脚甩在地毯上，用两个拳头撑在那儿坐着，瞅住皮佩尔。皮佩尔便以朝臣们的小心谨慎态度，启奏那关于奥古斯特的命运已经有所改变的情况。
>
> "我的骑兵长靴，还有裤子！"查理慢条斯理地说，那双一眨也不眨的眼睛睁大得越发吓人了，——它们甚至好像在闪烁，如果那不是开始冒烟的灯火的反光。皮佩尔跑出帐篷，随即跟贝尔根海尔姆一同进来了，那人的假发匆忙地歪扣在额头上。将领们陆续走进了营帐。查理跷起两腿，穿上了裤子，着好了骑兵长靴，扣齐了常礼服上的纽扣，弄得两个指甲都给折裂了，直到这时候他才发作他的狂暴。

在这里，作者把查理十二世的表情、行动等外在动作细致地描绘

出来了，而通过这些外在动作，也把他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情绪等内在动作生动地揭示了出来。在这里，作者不仅描写了查理十二世，也写到了皮佩尔伯爵和贝尔根海尔姆，甚至还写到了国王的公鸡，尽管“用墨递减”，但是用笔之神，仍然会使有心的读者拍案叫绝。

至于那文字——通篇的文字，可说是完全达到了优美、生动、简洁、洗练的极致。特别是小说中众多人物的对话，不仅按各人的身份来说是贴切的，而且就语言的运用来说也是恰如其分的。为了表现历史时代的特色，小说自然不能不采用一些十七、十八世纪时流行的词语，但却并不显得古奥奇僻，陈腐费解。当时正值俄国加速西欧化的初期，因而在对话或是叙述中间，有时还插入一些外来用语，乃至直接使用原文，这也有助于真实地再现历史时代的风貌。

阿·托尔斯泰又是一位讲述故事的能手。他最初写的那几本回忆性题材的作品如《伏尔加河左岸》、《怪人》和《跛老爷》，就已显示出作者在这方面的高明技巧和卓越才华。时隔二三十年，作者在《彼得大帝》里，无论就情节的选择还是层次的安排，都更臻于得心应手的娴熟地步。就拿人物的塑造来说吧，有时采用直接描写的手法，有时也用间接描写的手法。前面那一段引文里的查理十二世，是从作者的角度直接进行描写的，可是在这以前，作者曾从波兰将军卡尔洛维茨的角度，作为向彼得面奏的内容，对查理十二世进行了间接的描写，其刻画之生动，与前面那段直接描写是无分轩轾的。

> 卡尔洛维茨把脖颈在领子里伸了几下，开腔了：
>
> “我在那里待过，一点不错……那个城市并不大，可是从海上和陆上都不容易攻破，——是一个十足的狮子窝。我从船上起岸，用的是化名，穿的是便服。我走到市场上，可就觉得奇怪了：倒像敌人已经进了城似的，——商店和住家正在关上护窗板，女人们正在抓住她们的孩子。我问一个过路人，这是怎么回事。他摆了摆手，撒腿就跑了：‘国王来啦！’
>
> “我在几次行军中以及许多驻扎过的城市里，看的也多了，可就是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光景，老百姓竟会像逃避瘟神一样昏头昏脑地逃避自己的国王……我望着，看见百来个猎人骑着马从林木森森的小山上冲下来，号角挎在脊背上，猎狗牵在带子上……他

们穿过石桥，驰进了城里。市场上早已鬼也没有一个了。打头的一匹黑色公马上骑着一个十七岁左右的青年，脚登一双士兵的过膝长统靴，身上光穿一件衬衫。他放松了缰绳，纵马飞驰：国王查理十二世！……那只狮崽子！……跟在他背后的是那些猎人，他们打着唿哨，哈哈大笑着。如同一批魔鬼，他们驰过了市场。幸亏大家都逃避了，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人被踩倒……”

再拿事件的叙述来说吧，有时候铺叙得非常周详，有时候却又描述得十分简略。阿·托尔斯泰是以擅长描写群众场面著称的，《彼得大帝》中关于射击军的叛乱以及俄军远征亚速、进军纳尔瓦的战斗，都被描写得气势奔腾，雄伟遒劲，而又雕琢细密，刻画入微。其他如沙皇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晏驾，彼得皇帝的大婚以及母后纳塔利娅的丧礼，乃至征服亚速后的祝捷游行，“命定号”战舰的下水典礼等等，作家都以浓重的笔墨，作了酣畅淋漓的描绘，其规模之宏大，形象之逼真，给读者以难忘的印象。阿·托尔斯泰在对工人作家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指出：“文学，——这是一门艺术，通过语言把原来在你们脑子里的形象在读者的心中再现出来，你们所看到的，用语言描绘出来的东西，读者读了之后，在他们的心中就会油然地出现一幅你们所看到的那些形象组成的图画，而且这些形象还被涂上了读者的个性色彩。”读了《彼得大帝》，在我们心中出现的正是这样一幅有声有色的形象的图画。

然而对于各种事件的叙述，也还有详略的不同，这就使得长篇小说的整幅画面，更显得疏密相间，浓淡异趣。例如写远征亚速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作家对作战的过程，战斗的场景，乃至俄军的惨败，都花了很多的篇幅，不厌其详地进行了多层次的刻画，后来对俄军取得胜利后的祝捷活动，也细致地描写了队列的阵容，观看的盛况和典礼的排场，可就是对制胜敌人、占领亚速的经过，却只用了寥寥几百字作了简单的交代：

新的世纪艰难地开始了。到了春天，舰队毕竟都建成了。从荷兰招来了一批工程师和团队指挥官。在潘申和切尔卡斯克，积储了大量的给养。兵员的缺额也都补充了。于是在五月

里，彼得乘着新造的帆桨大船“普林基皮乌姆号”，领着舰队，出现在亚速城下。土耳其人受到海陆两路的围攻，拼死抵抗，打退每一次的冲锋。可是当所有的粮食和弹药统统用完以后，他们便无条件地投降了。三千名土耳其帝国精兵连同哈桑·阿拉斯拉诺夫总督离开了那遭到破坏的亚速城。

再如彼得以米哈伊洛夫的化名随大使团出国访问，先后在波兰、荷兰、英国等地住了一年，小说作者只详细地描叙了他同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的秘密会谈，以及另一次他同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娅和她的女儿索菲娅－夏洛特的亲切会见，而对彼得在欧洲的其他活动，出访的整个过程，却以沙皇与“公爵皇帝”的几次通信就这样简略地带过了。

塑造人物也好，描叙事件也好，或直接或间接，或详尽或简略，错落有致，绚丽多姿，阿·托尔斯泰作为语言艺术大师的卓越技巧，在《彼得大帝》中，以上这些都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或者一种方式的表现罢了。

高尔基高度评价阿·托尔斯泰的艺术才华。早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读到《彼得大帝》第二卷的一些片断以后，他就写信给作者：

> 您知道，我非常喜爱和重视您那了不起的天才，明达而又欢乐的天才。是的，我正是这样来领会您的天才的，欢乐的、带着火花和机警讪笑的天才，可是在我看来，天才的这种品质还是次要的，而首要的是，您的天才简直是了不起的真正的俄罗斯天才，是俄罗斯式的明达的天才……《彼得大帝》是我们文学中第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是一部可以长期留传的书。最近我读了小说第二部中的片断，——好极了！您真会写壮丽华美的作品。①

朱　雯

1985年10月

① 《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三十卷第二七九至二八〇页，莫斯科，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主要人名表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坚卡、彼得鲁沙)——彼得大帝,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和皇后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儿子。

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彼得大帝的异母哥哥。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与彼得大帝同时即位的沙皇,彼得大帝的异母哥哥。

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索尼卡、索纽什卡)——摄政王,彼得大帝的异母姐姐。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纳塔莎)——彼得大帝的姐姐。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纳雷什金娜——彼得大帝的母亲。

列夫·基里洛维奇·纳雷什金——彼得大帝的舅舅,使节政厅总监。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索菲娅的舅舅。

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内兄,海军部大臣。

彼得·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内兄。

马尔法·马特维耶芙娜——沙皇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妻子。

叶夫多基娅·费多罗芙娜·洛普欣娜(杜尼娅、杜涅奇卡)——彼得大帝的第一个妻子。

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斯卡娅(埃列娜·埃卡捷琳娜、卡秋莎、卡佳、埃伦·卡捷琳)——利伏尼亚的女俘虏,彼得大帝的第二个妻子,后来是女皇卡捷琳娜一世。

安娜·蒙斯(安娜·伊万诺芙娜、安欣、安努什卡)——德国商人的女儿,彼得大帝的情妇。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罗芙娜——沙皇伊凡的妻子。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奥列申卡)——彼得大帝和皇后叶夫多基娅·洛普欣娜的儿子。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阿列克萨什卡、阿列克萨沙、丹尼雷奇)——饲马员的儿子,彼得大帝的亲信,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军官,彼得堡总督。

伊万·阿尔捷米奇·布罗夫金(伊瓦什卡、万卡)——农民,后来是商人、实业家。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布罗夫金娜(桑卡、萨尼娅、萨申卡、萨涅奇卡)——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女儿,贵族领主瓦西里·沃尔科夫的妻子。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布罗夫金(阿廖什卡、阿廖沙)——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军官。

阿尔塔蒙·伊万诺维奇·布罗夫金(阿尔塔莫沙、阿尔塔莫什卡)——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外交事务衙门的翻译官。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布罗夫金(加夫里尔卡)——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海军工程师。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罗夫金(雅什卡)——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航海员。

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大贵族,"公爵皇帝",刑事政厅总监。

尼基塔·莫伊谢耶维奇·佐托夫(阿尼基塔)——彼得大帝的老师,诨名"公爵教皇"。

伊万·安德烈耶维奇·霍万斯基——领主,射击军政厅总监。

费多尔·列昂季耶维奇·沙克洛维特——贵族杜马秘书官,射击军哗变的首领。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摄政王索菲娅的亲戚和同党,后来是彼得大帝的外交官。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瓦夏、瓦西卡)——外交家,摄政王索菲娅的情人,远征克里米亚的总司令。

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领主。

米哈伊尔·戈利岑——近卫军司令官。
阿尔塔蒙·米哈伊洛维奇·戈洛温——“游戏兵团”的创建者。
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温——俄罗斯海军的创建者，海军上将。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领主，陆军大元帅。
罗曼·鲍里索维奇·布伊诺索夫——领主。
安东妮达·布伊诺索娃——罗曼·鲍里索维奇的女儿。
奥莉加·布伊诺索娃——罗曼·鲍里索维奇的女儿。
纳塔利娅·布伊诺索娃——罗曼·鲍里索维奇的女儿。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维尼乌斯——领主杜马的秘书官。
彼得·帕夫洛维奇·沙菲罗夫——使节政厅的翻译官。
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瓦西里·沃尔科夫(瓦西卡、瓦夏)——领主，彼得大帝的侍臣，布伊诺索夫的表侄。
茨冈人——沃尔科夫家的农奴，兵士，后来成为乞丐和强盗。
奥夫谢·勒若夫——射击军士兵，缅希科夫的舅父。
奥夫多基姆——射击军叛乱的首领，乞丐。
“泥洗脸”费季卡——修道院的农奴，流亡者兵士。
库兹马·热莫夫——铁匠，发明家。
尼基塔·德米多夫——图拉的铁匠，乌拉尔冶炼业的创建者。
安德烈·戈利科夫(安德留什卡)——帕列赫的圣像画师。
涅克塔里——分裂派教会长老。
安德烈·杰尼索夫——分裂派教会长老，后来是商人。
弗朗茨·勒福尔特——瑞士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武官，彼得大帝的亲信和谋士。
潘布尔格——葡萄牙海盗，俄罗斯海军中将。
奥吉尔维——奥地利军事家，俄罗斯元帅。
奥古斯特——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
柯尼泽克——萨克森驻莫斯科大使。
马拉霍夫斯基——波兰大贵族地主。
索别先斯基——波兰大贵族地主。

约翰·帕特库尔——利伏尼亚大贵族。

索菲娅·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奥古斯特的情妇。

查理十二世——瑞典国王。

卡尔·霍恩——瑞典将军,纳尔瓦卫戍司令官。

阿尔维德·霍恩——瑞典驻华沙卫戍军上校司令。

阿塔莉·台斯芒伯爵夫人——查理十二世的情妇,后来是奥古斯特的情妇。

目　次

译本序 …… 1

主要人名表 …… 1

第一卷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58
第三章 …… 98
第四章 …… 129
第五章 …… 210
第六章 …… 298
第七章 …… 323

第二卷

第一章 …… 389
第二章 …… 465
第三章 …… 546
第四章 …… 610
第五章 …… 663

第三卷

第一章 …… 711
第二章 …… 728

第三章……………………………………………………………… 756
第四章……………………………………………………………… 776
第五章……………………………………………………………… 809
第六章……………………………………………………………… 843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一

桑卡从暖炕上跳下来，用屁股撞开发胀了的门。雅什卡、加夫里尔卡和阿尔塔莫什卡跟着桑卡很快爬下来，因为大家突然都想喝水了。随着一团从有股酸味儿的屋子里冲出去的水汽和烟雾，他们跑到了黑糊糊的门廊里。蓝漾漾的微弱的晨曦从小窗上的积雪里透进来。天气冷极了。水桶里结着冰，木勺子也冻住了。

孩子们一忽儿用左脚跳着，一忽儿用右脚跳着，——他们个个都打着赤脚。桑卡头上缠一条围巾，加夫里尔卡和阿尔塔莫什卡只穿一件齐肚脐的小衬衫。

“门，你们这些疯孩子！”母亲在屋子里喊道。

母亲站在暖炕前面。松明在炉台上熠熠地燃着。火焰照亮了她满是皱纹的脸。一双哭坏了的眼睛，在破烂的头巾底下吓人地闪了一闪，——跟圣像上的眼睛一模一样。桑卡心里一吓，便使劲把门碰上了。然后她舀起一勺清甜的水，喝了一口，咬住一块冰，又递给弟弟们喝。她轻轻地说：

“你们冷不冷？要是不冷，咱们跑到院子里去看看；爸爸在那边套马呐……”

院子里，父亲正把马套上雪橇。雪花轻轻地飘着，天空里净是雪片；几只乌鸦停在高高的桩栅上；这儿没有门廊里那么冷。父亲伊万·阿尔捷米奇（母亲是这样称他的，其余的人，连他自己在内，都简称伊瓦什卡，诨名布罗夫金），把一顶高高的毡帽直扣在两条凌厉的眼眉上。他那部火红色的大胡子，从圣母节日起就一直没有梳理过……一副连指皮手套突露在他那件粗呢农民长襟衣的胸口，腰间低低地束着一条韧皮，树皮鞋踩在畜粪狼藉的雪地上发出刺耳的吱

吱声。车档子出了毛病……那东西烂了，净是一个个疙瘩。他懊恼地朝黑马吆喝，这马腿短肚子大，就像他本人一样。

“淘气吗，你这个调皮鬼！”

孩子们在门廊旁边解了手，不顾寒气刺骨，大家还是挤在冻冰的门槛上，缩做一团。顶小的那个孩子阿尔塔莫什卡结结巴巴地说：

“没关系，回头咱们到炕上去暖一下……”

伊万·阿尔捷米奇把马套好了，让它到木桶里去喝水。那马喝了很久很久，连瘦骨嶙峋的两肋都鼓起来了，好像在说：“草料你只喂了我个半饱，这水我可要喝个畅快啦！……”父亲戴上了手套，从雪橇里的麦秸底下拿出那根鞭子来。

“快到屋子里去，要不，我就给你们点厉害看看！”他向孩子们喝道。随后他侧着身子跳到雪橇上，一出大门就滑溜溜地趁势拐了个弯，小跑着经过盖着雪的高大的枞树地带，朝着领主沃尔科夫的儿子家的庄园驰去。

“啊！冷得好厉害！”桑卡说。

孩子们冲进了黑洞洞的农舍，爬上暖炕，牙齿格格地直打颤。又暖和又干燥的烟在熏黑了的天花板下面缭绕着，从房门上端的小窗口溜出去：这屋子连个烟囱也没有。母亲正在揉面团。这家人生活过得很不错：有一匹马，一头母牛，四只母鸡。人家都说伊瓦什卡·布罗夫金挺“扎实”。松明的火花从灯架上爆下来，嗤嗤地掉在水盆里。桑卡拿一件羊皮袄盖在她自己和弟弟们身上，钻在里头，又小声地讲着各种各样可怕的东西：这些东西千万可提不得，一到夜里它们就会在地板底下窸窸窣窣地作响呢……

“前几天，我要是瞎说，叫我眼珠子破裂，我可着实吓死了……门槛旁边有一堆垃圾，垃圾堆上搁着一把笤帚……我从暖炕上一望哪，真可怕，愿上帝保佑我们！那笤帚底下，有个毛乎乎的东西，长着猫胡子……”

“啊！啊！啊！”几个钻在皮袄下面的孩子都给吓住了。

二

一条隐隐约约给人走出来的路往树林子里穿过去。年深月久的老松树把个天空都遮住了。被暴风吹倒的大片树木和茂密的林丛弄得这个地方很难走。这片土地是沃尔科夫的儿子瓦西里前年受封的，那时候他刚离开那在莫斯科任职的贵族父亲，独立成家。领地政厅[①] 封给他四百五十俄亩土地，连同住在那里的三十七名农奴和他们的家属。

瓦西里造了一所庄园，把钱都花光了，只好将领地的一半押给修道院。那些僧侣用二分息的高利借给他一笔款子。既然受了封赐，那么给皇上办公差时他就得骑骏马，披甲胄，佩宝剑，带火枪，还得随带自己的军士，而这三个人也得有坐骑，穿棉甲，佩马刀，带弓箭……靠那笔从修道院里借来的钱，这点装备好歹总算置办起来了。可是他自己不是还要生活吗？家奴不是还要豢养吗？僧侣的利息不是还要支付吗？

皇上的国库可真不饶人。年年有新的敕令，新的捐税——给养捐啊，道路捐啊，贡税啊，免役税啊。自己还能有多少留下呢？而且他们经常来催问领主——农民的免役税为什么追逼得这样松。可是你总不能一次又一次地剥农民的皮啊。在先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②] 当政的年代，由于战争、骚乱和暴动，国家已经弄得民穷财尽了。自从那个该死的强盗斯坚卡·拉辛[③] 在大地上蹿了一番以后，农民们都变得无法无天了。只要你稍微把他们逼得紧一点，他们就

---

① “政厅”是十六世纪沙皇政府设立的中央一级的管理机关的名称。彼得进行体制改革时，曾将“政厅”改为“院”。均相当于后世的“部”。领地政厅是中央政府负责处理领地事宜的职权衙门。

②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1645—1676 在位），俄国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沙皇的儿子。他实行了许多加强封建专制制度的措施，以致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

③ 斯捷潘·季莫费耶夫·拉辛（？—1671）的小名，顿河哥萨克人，曾领导一六六七至一六七一年的农民起义，反对俄罗斯的封建主义与农奴制度。一六七一年六月在莫斯科被处死。

会像狼一样张牙舞爪。为了逃避这种苛捐杂税，他们便纷纷逃到了顿河，你用诏书和军刀都没法把他们从那儿弄回来。

那马浑身盖着霜，快步疾驰。树枝擦着车弓子，撒下来扑簌簌的雪花。尾巴蓬松的松鼠，攀在树干上，望着他们走过去，——林子里多的就是这种松鼠。伊万·阿尔捷米奇躺在雪橇里寻思着，——农民们只有寻思的份儿，别的可什么都没啦……

"哦，好吧……这个得拿出去，那个也得拿出去……这个人要给，那个人也要给……可是，像这样的国家可真是一口无底的井哪！你怎么填得满它啊？干活，我们一点也不逃避，我们什么都受得了。可是在莫斯科，领主们出门都坐起镀金的马车来了。那种马车，也要我们给他钱去置办啊，那个吃得肥肥胖胖的恶鬼。哦，好吧……你强迫我们干活也罢，你把要拿的东西拿去也罢，可就是不要来跟我们胡搅……两次来剥我们的皮，伙计们，这就是胡作非为！骑在我们头上的官儿太多了，啐！——不管你走到哪儿，总有一个什么秘书啊、录事啊或是地方官啊坐在那儿写着……可是拿钱出去的却只有庄稼人……唉，伙计们，我最好还是逃走，在林子里，野兽固然会把我撕个粉碎，可是死总比吃这种胡作非为的苦来得痛快些……那样一来，他们总没法儿老是靠我们来养活了……"

伊瓦什卡·布罗夫金寻思着，他想的也许就是这些心事，也许不是。沃尔科夫家一个诨名叫做茨冈人的农民，黧黑的皮肤，花白的头发，在雪橇里跪着，从林子里冲出来，赶到了大路上。有十五个年头，这人一直过着逃亡的生活，在各地流浪飘泊。可是敕令下来了：所有的逃亡者，不管已经逃出来了多久，一律得遣还原主。这茨冈人正在沃罗涅什附近干农活，就在那里给逮住了，被押回老沃尔科夫家里。后来他又逃跑了，却又给抓回去，给残酷地抽了一顿鞭子，随后被囚禁在沃尔科夫的庄园里；等他皮肉上的创伤一好，又被拉出去残酷地打了一顿，仍旧给囚禁起来，为的是教训教训这个骗子，这个偷儿，以后休想再逃跑。幸亏茨冈人后来改归了瓦西里家，他这才算是得到解救了。

"你好，"茨冈人对伊万说，走过去坐在他的雪橇上。

"你好。"

“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好像也没什么好消息……”

茨冈人脱掉连指手套,捻了捻唇髭,捋了捋胡子,遮住他的狡猾神色:

“我在树林子里遇到一个人,他说皇上快要死了。”

伊万·阿尔捷米奇在雪橇里欠起身子。他觉得很害怕……“得嚕!”……他除下便帽,画了个十字:

“那么他说谁来做皇帝呢?”

“他说除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1] 那孩子,没什么别人了。可他还刚刚断奶呢……”

“嗯,我的小伙子!”伊万戴上了便帽,翻了翻白眼。“嗯,我的小伙子……这天下看来就要成为领主们的世界了。咱们统统都要完蛋啦……”

“完蛋,也许不会,就是这话。”茨冈人朝伊万凑拢一点,递了个眼色。“那个人说:‘暴动就要起来了。’……说不定咱们还能活下去,啃啃面包,世故嘛,咱们也经历得很多了。”茨冈人龇开一口结实的牙齿,笑了一阵,随后大声地咳着,把满林子都震响了。

一只松鼠从树干上跳下来,飞也似的穿过大路,被它抖落的雪花在斜阳里熠熠闪耀,如同一丛丛细针。一轮巨大的紫红色太阳,悬挂在道路尽头的小丘上空,俯临着沃尔科夫家庄园那高高的围栅、陡陡的屋顶和袅袅的炊烟……

三

伊瓦什卡和茨冈人在一座高高的大门旁边把牲口勒住。大门洞里有两面坡的房檐的神龛里面供着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像,庄园四周围着无法攀越的栅栏。就是鞑靼人来攻,这栅栏也对付得了……两个农民除下便帽。伊瓦什卡抓着边门上的环子,按着规矩说道:

---

① 即后来的彼得大帝。

“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们吧……”

看门人阿韦良从门房里走出来，树皮鞋咭咭地响着，往门缝里张了张——原来是自己人。他说了声“阿门”，就动手把大门打开了。

两个庄稼人把马牵进院子。他们光着头站在那儿，朝领主宅子那些安了云母片的窗子斜觑了一眼。有一道门廊，带着陡峭的阶磴，通往正院。这道雕着花纹的木门廊，漂亮极了，上面有一个蒜头形的拱顶。门廊高头，还矗立着一个天幕式的房顶，连着两排桶形的屋檐和一条镀金的屋脊。正院底层，是用粗大的圆木砌的储藏室。瓦西里·沃尔科夫当初造这一间屋子，原是为了在冬夏两季储藏东西——粮食，咸肉，以及各式各样盐腌和糖渍的食品。不过农民们都知道，他的储藏室里其实只有耗子。可是那门廊(不少公子王孙准会以此而自豪)着实富丽堂皇……

“阿韦良，老爷干吗传唤我们牵着马到这儿来，——是要当公差，还是有别的什么事？……”伊瓦什卡问。“照我想，我们一点也不欠他什么了……”

“要你们把军士送到莫斯科去……”

“又要作践牲口了？……”

“有什么风声？”茨冈人走拢一点问，“跟什么人打仗？还是发生了暴动？”

“那跟你我都不相干，”花白胡子阿韦良点了点头。“吩咐这样做嘛——要你们把人送去。今天已经为你们这帮弟兄运来了一大车棍子……”

阿韦良直着两腿走回门房里。有一扇亮着灯光的窗子在冬天的黄昏中闪烁。这院子里修了不少杂用建筑物：畜栏、地窖、小木房、锻铁场。可是这些屋子，一半都没有使用。沃尔科夫总共只有十五个农奴，而这些人还都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活儿，他们自然是干的，——好歹耕耕地啊，下下种啊，运运木材啊，可是靠这点活儿日子怎么能过呢？这是一种奴隶劳动啊。据说瓦西里把一个农奴打发到莫斯科去，在教堂门口装疯作傻，——这个人倒替他弄来了一点钱。据说还有两个也在莫斯科，拿着篮子东走西转，贩卖木勺啊、树皮鞋

啊、哨子啊什么的……① 可是，归根到底，依靠的还是庄稼人。他们养活了你……

伊瓦什卡和茨冈人在苍茫的暮色中站在院子里，寻思着。着急也用不着。哪里也指望不到什么好事情。当然啰，老年人都说从前嘛日子来得好过些：要是你不喜欢你的主人，你尽可以离开他，跑到别的地方去。现在啊，可就不许那么做了，——叫你住在哪里，你非住在哪里不可。叫你养活瓦西里·沃尔科夫，你怎么也得养活他。大家都已经变成农奴了。而且你应该料到：情况还会坏下去呢……

什么地方有扇门尖利地嘎的一响，一个没系头巾、不怕难为情的婢女，穿过雪地奔到他们那儿：

"老爷吩咐，叫你们把牲口卸下了。就在这儿宿一夜。你们可千万别拿老爷家的草料喂你们的牲口啊！……"

茨冈人正想往这个姑娘的光滑的背上抽一鞭子，可是她跑了……他们不慌不忙地卸下了牲口，走进家奴的下房里去宿夜。有七八个男仆人，从主人那儿偷来了一支脂油制的蜡烛，正在把油腻腻的纸牌往桌子上拍着，——用戈比赌输赢……他们在吆喝，在争吵；一个人打算把一个钱币藏在腮帮里面，另一个人就动手去扯他的嘴唇。这些懒汉，可不是吗，他们却全都吃得饱饱的！

旁边长凳上坐着一个孩子，穿件长长的亚麻布衬衫，一双破破烂烂的树皮鞋，他是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阿廖什卡。那年秋天，因为饥荒，欠缴了税款，他们只得把他送到领主家里当终身的奴仆。这孩子眼睛长得挺大，活像他的母亲。一看就知道他在这儿常常挨打。伊万也斜着眼睛朝儿子瞟了一下，心里很难过，一句话也没说。阿廖什卡闷声不响，朝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招呼儿子过来，压低嗓门问道：

"他们吃过晚饭没有？"

"吃过了。"

"这可糟啦，我从家里出来没有带面包。"（这句话他说得不老实；明明有一块面包，他用破布包着，塞在怀里呢。）"你好歹替我想想办

① 这是俄国农奴制的剥削方式之一，叫代役制。

法……你瞧，阿廖沙……明儿早上，我要跪在地上禀告老爷，说我有许多活儿要干。说不定他会开个恩，让你替我上莫斯科去支差。”

阿廖什卡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好的，爸爸。”伊万动手脱鞋子，他好像兴致勃勃、吃得饱饱的样子，用爽快而又急促的嗓音说道：

“你们是不是天天都像这样玩儿呀，伙计们？嗨，你们日子过得不赖呀，有那么多好吃好喝的……”

他们中间有一个高个儿的家奴，把纸牌一甩，回过头来说：

“你是什么人，敢来找我们的碴儿？……”

伊万不等人家给他吃耳刮子，便爬到板床上去了。

四

到瓦西里·沃尔科夫家来做客的、附近一个小领主的儿子米哈伊尔·特尔托夫留在主人家宿夜。他们很早就吃了晚饭。涂着釉彩的火炉旁边，那些宽阔的木炕上堆着毡毯、枕头和熊皮袄。可是宾主都年轻，还不想睡觉。屋子里热烘烘的。他们只穿一件贴身衬衣，坐在木炕上，在暮色中聊天，不时打一个呵欠，往嘴上画一个十字。

“你啊，”客人说，嗓音又严肃，又低沉，“你啊，瓦西里，有很多人羡慕你……可你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我父亲生下我们弟兄十四人。七个已经受封出去了，正在荒地上挣扎，有的只剩两个农奴，有的只剩三个，——其余的统统逃跑了。我是老八，明天就要受封。他们会赐给我一个烧光了的小村子，一片满是青蛙的沼泽……日子怎么过呢？呃？”

“眼下，谁都不好过，”瓦西里答道，一只手拨着挂在两膝中间的一串柏木念珠。“大家都在挣扎着……日子怎么过呢？……”

“我祖父，地位比戈利岑高，”特尔托夫说，“他为先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1] 白天黑夜守过灵，可是我们在家里，却穿的是树皮鞋……丢脸吗，我们也已经丢惯了。我们一点也没想到什么面子不

①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1596—1645），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个皇帝，一六一三年从莫斯科驱逐了波兰武装干涉者以后，由全俄缙绅会议拥为皇帝。

面子，只想到怎么样活下去……我父亲到领地政厅去请求，头都磕烂了：眼下，空着双手去请求，一点也没用。总得给秘书官孝敬一点，给书记官孝敬一点，给小录事孝敬一点。你送去的东西，他们往往还不接受，只是歪歪嘴……为了一件小事，我们曾经请斯乔普卡·列梅佐夫书记官帮忙，送了他一点礼物：十个阿尔丁[1]，（好容易张罗来的一丁点儿钱！）一普特[2] 鲥鱼干。钱，他是收下了，那个贪婪的酒鬼，可是那点鲥鱼，他却叫人扔到了院子里……另外有些比较聪明的人，反而达到了目的……沃洛季卡·切莫达诺夫带了一个奏折去见皇上，弄到了两个小村子作为永久的领地。可是人人都知道，在最近一次对付波兰人的战争中，正是这个沃洛季卡从战场上不顾死活地逃回来了，而他父亲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战场上，小差也开了三次……可是他们倒没有为此而被剥夺领地，逐出庄园，反而又受封了几个村子……真是没有公道啊……”

他们缄默了一会。热气从火炉里腾出来。蟋蟀枯燥无味地鸣着。屋子里又静寂，又沉闷。连院子里的那些狗也已经不嗥了。后来，沃尔科夫沉思地说：

“我们只要能在哪一个国王手下有个差使当当就好了——不管是威尼斯，是罗马，或是维也纳……我会头也不回地赶去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送给我教父一本书，我借来看了一下……所有别国的人民，生活都过得又富足，又优裕，惟独我们却全是些叫化子……前不久我在莫斯科，想找一个军械匠，有人就叫我到库奎区[3] 外国人那儿去……他们不是正教徒，一点不错，——上帝会审判他们……可是我一走进他们的围栅，就发现街道都是打扫过的，房子又整洁又明净，园子里栽着花……我一路走进去，心里有几分惊奇——一切都那么美妙，仿佛在梦里似的……人们都和蔼可亲；而他们

① 俄罗斯的一种铜币，值三戈比。

② 俄罗斯的重量单位，合十六·三八公斤。

③ 十六世纪下半叶，利沃尼亚战争中的外籍俘虏，被集中安置在莫斯科郊区，称“日耳曼区”。因地处莫斯科河的支流雅乌札河和库奎河之间，十七世纪时改称“库奎区”，是莫斯科六个外侨区中最大的一个，距彼得幼年居住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克皇村较近。

就住在那儿，明明跟我们比邻而居。还有他们的财富！光是库奎一个区，就比莫斯科全城连同它的郊区还要富裕……”

“想做买卖吗？那也得有本钱，”米哈伊尔望了望自己的光脚。“当射击军[①]吗？那也没什么大出息。你还不曾升到百人长，你的脊背可先给他们折磨坏了。前些日子，御马房的一个马夫，丹尼洛·缅希科夫，来看我的父亲，他说国库已经积欠了射击军团队两年半的饷金。你要嚷嚷，他们就会把你抓起来。佩若夫上校把射击军派到了莫斯科自己的领地上，他们便像奴隶一般待在那儿干活了……有人去控诉，这些告状的人可就在拘留所前面给鞭打了一顿。嘿，那些射击军都气愤极了……缅希科夫说：等着瞧吧，他们还会给你们苦头吃呢……”

“听人说，穿领主皮大衣的人，最好还是不要渡过莫斯科河去。”

“你还能指望些什么呢？个个人都变成叫化子了……那样重的负担，又是贡税，又是租赋，又是杂捐，大家只好头也不回地逃走了……缅希科夫说：做买卖的全是外国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霍尔莫戈里，他们盖起了石砌的仓库。他们从外国用一卢布进的货，卖给我们三卢布……可我们的商人，因为贪心，宁可让货物都烂掉。商业区住户担负不了沉重的捐税，都在往外逃——有的去外县，有的去荒凉的大草原。现在，有人在河上打冰窟窿，于是又订出了一种什么冰税……那么，这些捐啊税的到底都用到哪里去了呢？缅希科夫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在涅格林纳雅河边造了一座豪华富丽的邸宅，外头包的是铜皮，里面镶的是镀金的皮革……”

瓦西里抬起头，瞅着米哈伊尔。米哈伊尔把脚缩到木炕底下，也瞪着瓦西里。这个一刹那前还很温顺的年轻人，这会儿样子全变了：

---

① 俄罗斯最早的装备火器的常备军（步兵），建立于伊凡雷帝时代（1550年）。这些射击军是从广大居民阶层中招募来的，他们平时与家属居住在大城市的特别划定的区域，从事各种买卖和手工业。他们兼充卫戍军、警察部队和消防队，沙皇出巡时还兼充皇上的禁卫。

他冷冷一笑，摆动着一条腿，弄得那木炕在他屁股底下摇晃起来……

“那你怎么想呢?”瓦西里小声问道。

“上个星期，麻雀村附近，又有一个大车队给抢了。你听说没有?(瓦西里眉头一皱，抓起了念珠。)一些呢绒商人装了一大车贵重商品……他们急急忙忙赶着，要在晚饭以前到达莫斯科，可是他们没赶到……只有一个人活着逃回来，他把种种经过报了上去。他们就着手搜捕强盗，可是仅仅发现一些脚印，而这些脚印又都被雪掩盖起来了……”

米哈伊尔耸耸肩膀，笑了一笑：

“不要怕，我不在场，我这是从缅希科夫那里听来的……(他朝瓦西里伛过身去。)他们说，脚印一直通到瓦尔瓦尔卡村，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的庄院呢……奥多耶夫斯基公爵的最小的一个儿子……他跟我们是同年……”

“时候不早啦，咱们该睡了，”瓦西里没精打采地说。

米哈伊尔又闷闷不乐地笑了一阵：

“嗯，我们笑话已经说过了，这就睡觉吧。”

他轻轻地从木炕上站起来，伸了伸腰，骨节格格地响了。他往木杯子里倒了一点克瓦斯，喝了很久很久，一面从杯口上瞅着瓦西里。

“那个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有二十五个配备着马刀和火器的家奴……他们都是些不顾死活的家伙……他把他们训练好了：一年多来，他从没供养过他们，只是晚上放他们出去搜索财物……他们都是些豺狼……”

米哈伊尔在木炕上躺下，拉一件熊皮袄盖在身上，把一只手搁在脑袋底下，眼睛里闪闪发光：

“听了我刚才讲的话，你会去告发吗?”

瓦西里把念珠挂好，不声不响地躺下去，面对着松木墙，从那上面渗出来一颗颗树脂。过了好半天，他才答道：

“不，我不会去告发。”

五

土城[①] 门外，一条坑坑洼洼的道路，蜿蜒在一幢幢又高又窄、两层楼的木头房子中间。到处是一堆堆灰烬，腐肉，破碎的陶器，丢弃的烂布，——这些东西都被乱抛在街头。

阿廖什卡抓着缰绳，在雪橇旁边跟着走，雪橇里坐着三个农奴，戴的是塞着麻屑的棉布军帽，穿的是绗得很厚的高领子的硬毡大衣——棉甲。这三个人就是瓦西里·沃尔科夫家的军士。他没有钱办锁子甲，只好让他们穿这种棉甲，虽然他也害怕在检阅的时候会受到羞辱和责骂：你没有按照规定来装备，你不老实……

瓦西里和米哈伊尔坐在茨冈人的雪橇里，奴仆们牵着马跟在后面：瓦西里的那一匹安着一块富丽的鞍褥和一个波斯马鞍，米哈伊尔的那一匹一跛一瘸的骟马配着一副粗陋拙劣的鞍鞯。

米哈伊尔哭丧着脸，坐在那儿。许多贵族和领主的子弟们，穿着祖辈传下来的锁子铠和护胸甲，新制的无领长袖衣、短袖长外衣或是豪华的长襟衣，呼幺喝六，鞭打着坐骑，从他们身边抢上前去，——全县的人都聚集在卢布扬卡广场上，看检阅，看领地的封赐和重新拨配。那些人个个都望着米哈伊尔的骟马发笑：“嗨，你啊！——你要把它赶到废马屠宰场去吗？留神，不要连那边都到不了啊……”他们赶过去的时候，还用鞭子抽它，那骟马挨一鞭子便哆嗦一下……于是哄闹啊，哗笑啊，吹口哨啊……

他们越过了横跨在雅乌扎河上的桥，几百架小风车在那边陡峭的岸坡上转动。他们跟着一长列雪橇和车队小跑着，傍着剥落的白城[②] 城墙穿过广场，那城墙上面有一座座四方形的望楼，雉堞中间还有一尊尊大炮。到了那矮矮的米亚斯尼茨基城门口（那里是一片叫嚣、咒骂和拥挤），个个人都要争先走过去，于是大家抡起拳头乱

① 在十六世纪，莫斯科先后修筑了三道设防的城墙，最外一层是建有炮楼的木墙。十七世纪初，木墙毁于战火，后在原址上修起一道大土墙，亦译为土城。

② 当时莫斯科的第二道设防的石头城，建于十六世纪下半叶。

打，帽子飞掉了，雪橇嘎嘎地响着，牲口用后蹄直立起来。那城门高头，一幅发了黑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长明灯。

阿廖什卡吃了不少鞭子，他的便帽也丢失了，——不过他人还活着！他们穿过城门，到了米亚斯尼茨基街……他抹掉了鼻子上的血，望了望四周：嘿，真够你瞧的！

人群蜂拥着，打那湫隘的、畜粪狼藉的街上挤过去。小商人们从木板小铺子里探出身来，吆喝着，揪住过路人的衣襟，抓住他们的便帽，拉他们进自己店里去。高高的围栅里面，都是一幢幢石头造的房子，一片片红色的或是银色的陡直的屋顶，一个个五颜六色的教堂圆顶。这种教堂有几千所。大的有五个圆屋顶；小的（坐落在十字路口）只能勉强容一个人打门里走进去，里边一有十来个人，就会挤得大家连身子也没法转动了。从那些敞开的门廊里，露出来小小蜡烛的温暖的闪光。一些老婆子，跪在里头睡着了。头发蓬乱、面目狰狞的化子们，抖着破烂的衣衫，抓住人们的脚，用鼻音哼叫着，把沾着血水和尘垢的身体撩给大家看……眼神凶悍的游方教士，把面包擎到路人面前，嚷道："做买卖的，到教堂里来做祈祷吧，要不我要把这面包吃掉了……"成群的寒鸦在教堂上空翱翔……

他们好容易挤到卢布扬卡广场后面，整个广场上都簇聚着一堆堆骑着马的军士。远处，在尼科利斯基门附近，可以望见一个领主那高高的、圆筒形的黑貂皮大帽，许多秘书官的皮便帽，和那些社会贤达的深色长襟衣。有一个蓄着长须的瘦长个子，在那儿叫唤着什么，手里挥动着一纸公文。他一叫唤，便有一个贵族骑着马跑出来，有的装备得很阔绰，有的装备得很穷酸，有的是匹马单枪，有的带着军士，飞驰到桌案前面，下了马，向那位领主和秘书官们深深地鞠一个躬。那些人便检验他的装备和马匹，往簿册上查看他曾经受封过多少领地。于是争端发生了。那个贵族会撕开胸前的衣服向神赌咒；有的还会流泪哀求，诉说他们在那点子荒地上正在破落下去，快要冻饿而死了。

遵照古老的祖传惯例，每年在春季行军以前，就这样将为皇上效劳的人们，即贵族民军来一次检阅。

瓦西里和米哈伊尔骑上了马。茨冈人和阿廖什卡的两乘雪橇已

经把牲口卸下来，没装鞍子就让沃尔科夫的两个农奴骑上；那第三个农奴奉命说他的马在半路上弄瘸了腿，所以他只好步行。雪橇都被抛在那儿了。

茨冈人抓住马镫，嚷道："您要把我的马赶到哪儿去啊？老爷！好心的老爷！……"瓦西里用鞭子吓唬他："你胆敢嚷嚷……"他一走，茨冈人就破口大骂，随后把马轭和车杠扔到雪橇上，自己也爬上去躺下了，怒气冲冲地往麦秸里一钻……

他们都把阿廖什卡忘了。他把挽具捡起来，放在雪橇上。他坐了一会，没有戴帽子，穿一件破破烂烂的短皮袄，冻得什么似的。有什么法子，当农民就是这样，得忍住。忽然，他鼻子里钻进一股引起人食欲的香味。一个戴兔皮便帽的商业区居民，眼睛很小的胖子，打他身边走过去。这人肚子前面挂着一只托盘，从盘子上遮着的破布底下，正冒出馅饼的热气。"鬼东西！"他朝阿廖什卡瞟了一眼，把遮着的布撩起一角，喊道："焦黄的、滚热的馅饼！"那股香味把阿廖什卡吸引到馅饼那边去了：

"怎么卖啊，老大爷？"

"一个铜板[①] 两个。这东西，好吃极了。"

阿廖什卡有一个铜币藏在腮帮里面，那是他出门来当奴仆的时候，母亲看他命苦才给他的。这钱他舍不得用，可是肚子却在咕咕地直叫啊。

"那就来两个吧，"阿廖什卡粗声厉气地说。他付了钱，拿了馅饼吃着。他从来没尝到过这样的滋味。可是等他回到雪橇那儿，什么鞭子、套环、颈轭都已经没有了，——统统被人偷走了。他急忙跑去找茨冈人，可是茨冈人只是钻在麦秸里把他骂了一顿。阿廖什卡的腿发软了，头里嗡嗡地响着。他往雪橇的弯托梁上一坐，哭了起来。可是他马上又跳起身，撒腿跑去，冲着一个个路人问："你看见那个贼没有？……"大家只是笑。怎么办呢？他就奔过广场去找他的主人。

沃尔科夫骑在马上，双手叉腰，头上戴一顶铜盔，身上披一副铁甲，这铠甲的铁片上胸部和腹部都盖着霜。这个瓦西里已经叫人认

---

① 原文"полденьги"，直译应为"四分之一戈比"。

不出来了——简直是一头鹰！他背后是两个农奴，骑着马，身上穿着棉甲，肩上挎着猎矛，活像两只大桶。他们心里也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武士：再蠢也没有了！他们都龇牙咧嘴地笑着。

阿廖什卡把眼泪抹了一脸，凄凄惨惨地用难听的鼻音开始诉说他碰到的那件倒霉事儿。

“怪你自己！”瓦西里喝道。“你老子会抽你一顿鞭子。如果你老子不拿新的马具来换上，我就叫他吃一顿鞭子。滚开，不准在牲口前面转来转去！”

这时候，那个瘦长个子秘书官把纸一扬，唤出沃尔科夫的名字。沃尔科夫马上朝尼科利斯基门飞也似的驰去，后面跟着他的两个农奴，他们用树皮鞋跟撞着牲口的肚腹。在那儿，桌案旁边坐着全莫斯科大家最害怕的一个人——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他戴着一顶高高的皮便帽，穿着两件皮大衣，一件是天鹅绒面子的，一件是没挂面子的羊皮的。

阿廖什卡现在该怎么办呢？帽子不见了，挽具不见了……他在广场上踯躅着，低声哭着。米哈伊尔·特尔托夫从马背上伛下身来，招呼他，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阿廖什卡，”他说，自己眼睛里也噙着泪水，嘴唇哆嗦着，“阿廖什卡，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到特维尔门去跑一趟，打听一下御马房的马夫丹尼拉·缅希科夫家在哪儿。到了他家里，你就朝丹尼拉磕三个响头……你跟他说：米哈伊尔想求您一个情……你说他的马垮啦……你说他实在有点难为情……请他随便给我一匹什么马，就是这一天——就为了这一次检阅。你记得住吗？你跟他说，我会报答他的……为了弄到一匹马，我连人也会杀呢……你求他，一边哭一边求他！……”

“我就去求他，他要是不答应呢？”阿廖什卡问。

“我就把你齐肩膀锤进地里去！”米哈伊尔骨溜溜转动着眼珠，还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阿廖什卡马上朝着米哈伊尔指点的方向，不顾死活地跑去。

米哈伊尔蹲在马鞍上冻僵了，整整一天他没有吃过东西……太阳正往严寒的雾霭里沉下去。积雪显得蓝漾漾的。马蹄踩在坚硬的

雪地上，嚓嚓的响声更大了。暮色正在降落，全莫斯科的钟塔和钟楼开始敲起晚祷钟。瓦西里·沃尔科夫一步一步地驰过去，闷闷不乐地耷拉着脑袋。阿廖什卡一直没有回来。他始终都没有回来。

六

低矮的、炉火生得很暖的宫殿里，圣像前的长明灯照亮了低矮的拱顶和拱顶上那些黝沉沉的壁画：极乐鸟和花草的藤蔓。

圣像上那张发暗的面容底下，一条宽阔的木炕上躺着奄奄一息的沙皇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①，他那瘦弱的身体深深地埋在天鹅绒毛的被褥里。

老早已经料到他要死了：沙皇害着坏血病，两腿都肿了。那天晨祷的时候他站不起来，便往椅子上坐下去，后来又从椅子里跌了出来。大家急忙赶过去——他的心差不多已经不跳了。他们把他放在圣像底下。两腿浮肿，如同两段木头，肚子也鼓起来了。召来了一位外国医生。他把水抽掉，沙皇安静下来，——慢慢地死去了。他眼窝发黑，鼻子发尖。有一会儿他嘟嘟囔囔地嗫嚅着，可是谁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话。那外国人往他没有血色的唇边伛下身去：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正在含含糊糊地悄声背着拉丁文的诗篇。医生从皇帝的喃喃呓语中仿佛听出是奥维德② 的一首诗……在临终的床上哼着奥维德的诗句？毫无疑问，沙皇已经神志昏迷了……

这会儿，连他的呼吸也听不见了。月光在一扇嵌着圆玻璃的、结着霜的窗子上闪烁，约阿基姆总主教坐在窗旁一张意大利折椅上，神情严肃，脸如黄蜡。他穿一件黑长袍，戴一顶高筒帽，上面佩着一个有八个尖头的白十字，身体佝偻着，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活像死神的幻影。马尔法·马特维耶芙娜皇后一人站在墙边，透过泪花，她正在望着临终的丈夫那突出在一堆羽绒被褥上的狭窄的额头和尖削的

---

① 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1661—1682 在位)，俄国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的儿子，彼得大帝的异母哥哥。

② 奥维德(公元前 43—公元 18)，罗马诗人，主要作品有《变形记》、《爱的艺术》等。

鼻子。皇后还只有十七岁，因为长得美丽，才从贫寒的阿普拉克辛家给送进了宫里。她被册封皇后仅仅只有两个月。她那眼眉黝黑、带点儿稚气的小脸，哭得发肿了。她像孩子一般，只是嘤嘤地啜泣，绞着手，——不敢大声地哀号。

宫殿的另一头，拱顶底下的阴影里，一大群皇亲国戚正在悄悄地谈着话——姊妹们，叔伯们，姑婶们，还有亲信的领主们：伊万·马克西莫维奇·亚济科夫，一个矮小、肥胖、和蔼而圆滑的人，对宫廷里的一套处世态度十分通晓，而且极有造诣；御前侍臣阿列克谢·季莫费耶维奇·利哈切夫，一个持斋苦行、殷勤温厚的老头儿，也是个好学之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公爵，一个出众的美男子，蓄着当中分开的鬈曲的小须，往上翘起的唇髭，和仿照波兰款式剪短的头发，穿着一件波兰式的长上衣，一双高跟的软皮靴，——公爵是个中等身材的人。

公爵那双暗蓝色的眼睛激动地闪烁着。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新皇的人选不能不诏告出去了。谁呢？彼得还是伊凡？纳雷什金娜的儿子还是米洛斯拉夫斯卡娅的儿子？两个都还是幼稚无知的小孩子；两个都有有权有势的亲戚。彼得呢，头脑灵敏，身体结实；伊凡呢，呆木低能，体弱多病，随你怎么摆布他都行……怎么办好呢？该挑哪一个呢？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不时侧过身子，转向那道包着铜皮的双扇门，把耳朵贴上去谛听，——隔壁那间金銮殿里，领主们嗡嗡嘤嘤地闹成一片。从那天早晨起，纳雷什金和米洛斯拉夫斯基两家各自带着僚属一直待在那儿，既没有吃什么，也没有喝什么，穿着皮袄只是流汗。殿里人头攒动，大家在争吵谩骂，追叙宿仇，心里都感觉到就在那一天，他们中间有人会飞黄腾达，有人会流放充军。

"吵得好厉害！"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喃喃自语着，走到亚济科夫身边，用波兰话轻轻地说道："伊万·马克西莫维奇，你好不好去问一下总主教，他赞成哪一位？"

鬈曲的淡褐色须发长得密密麻麻的亚济科夫，抬起眼睛，爽朗而甜蜜地微微一笑；他热得冒汗，身上发出一股玫瑰油的香味：

"总主教和我们，都在等着听你的意见呢，爵爷……不过，拿我们

来说，我想主意倒是已经打定了……”

利哈切夫走到他们这边来，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把一只白皙的手按在胡子上：

“在这个严重的时刻，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不应当有分歧。我们的考虑是这样：要让伊凡做皇帝是有困难的，而且是不稳当的，——他体弱多病嘛。我们需要力量。”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沉下睫毛，漂亮的嘴角浮起一抹微笑。他明白，就在这一时刻争辩是有危险的。

“那就这样吧，”他说，“让彼得做皇帝。”

他扬起暗蓝色的眼睛，眼睛忽然颤动了一下，漫上一重温柔的神色。他正望着刚刚走进来的索菲娅，沙皇的六个姊妹中最年长的一个。她不像一般少女那样仿佛天鹅似的从从容容地浮进来，而是急速地冲进了殿里，整个胸前都没有扣好的绚烂的衣裳，下摆都抖开了，尖棱棱的冠子上的红绦带忽忽地飘舞着。从她难看的脸上涂着的脂粉底下，透出来一个个斑点。她骨骼很宽，身量粗矮，体魄健壮，脑袋很大。她那突出的前额，发绿的眼睛，紧闭的嘴，看去不像是一个女人，倒像是一个男子。她直盯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显然她已经明白了他刚才说的和回答的话。

她的鼻孔鄙夷地搐动着。她朝临终的皇帝躺着的御床转过身去，举起双手，随后把它们握紧了，颓然地倒在地毯上，额头抵着床边。总主教抬起头，他那晦暗的眼光落在索菲娅的后颈脖上，落在她那垂下来的发辫上。殿里的人个个都凝神戒备起来。皇帝的其余五个姊妹开始画着十字。总主教站起身，久久地瞪着皇帝。随后他把宽大的黑衣袖往后一甩，临空给他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念起送终的祷文来了。

索菲娅抓住后脑勺，刺耳地、粗厉地一声尖叫，随即用低沉的嗓音呼号着。她的妹妹们也都尖叫起来……马尔法·马特维耶芙娜皇后伏在木炕上。她的大哥费多尔·阿普拉克辛走过去，抚摩她的脊背；这人长得又高又胖，皮大衣直拖到脚跟。亚济科夫跑到总主教那儿，吻了吻他的手，拉着就走。总主教、亚济科夫、利哈切夫和戈利岑急冲冲走进了金銮殿。领主们一哄而上，把他们包围起

来，拂着袖子，翘起胡子，无耻地突出了眼睛："哦，怎么样了，总主教？……"

"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帝陛下已经平安地归天了……列位领主，举哀吧！……"

可是他们并没有听他的话。他们早已抢到了门口，大家推推搡搡，挤着进门。冲到遗体前，他们就下跪，在地毯上磕着头，随后站起来，吻了下死者已经交叠起来的蜡黄的两手。空气那么窒闷，长明灯的火苗跳了几跳，熄灭了。索菲娅被带走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也不见了。还有两位戈利岑公爵，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和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兄弟，朝亚济科夫走过去，跟他们走在一起的还有皮肤深色、眼眉浓密、相貌可怕的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以及公爵的弟兄们，卢卡、鲍里斯和格里戈里。雅科夫说：

"我们带着刀子，衣服里面还穿着铠甲……我们要不要就宣布彼得？"

"到外面门廊上去，到老百姓面前去。总主教就会走出来，我们到那时候宣布……如果他们喊出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名字，你们就用刀子去捅那批浑蛋……"

一小时过后，总主教走到殿外正廊上，成千的民众集合在门廊前面：射击军、领主子弟、官吏、商人和商业区居民。他为民众祝了福，便问："两位王子中间，哪一位该登皇位？"篝火燃烧着。月亮正在往莫斯科河对岸沉下去，它那寒冷的光芒在圆屋顶上忽明忽灭。人群中发出这样的喊声：

"我们要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随后传出来一个嘶哑的嗓音：

"我们要伊凡做皇帝！……"

人们朝那个嗓音扑过去，于是那个嗓音就不再做声了。人群中发出越来越大的喊声："要彼得！要彼得！……"

七

阿廖什卡一走进丹尼拉家的院子，两只带着锁链的狗就向他扑

过来，凶猛暴横，差一点连气也喘不上来。有个嘴唇上生着疮疱的小女孩，头上搭着一件皮袄，瞩咐他打冻着冰的阶磴走到上面那间正房去；随后，她傻头傻脑地吃吃地笑了一下，溜进了台阶下面的屋子里，暖炕里烧着的劈柴在黑暗的屋子里发着光。

走上阶磴的时候，阿廖什卡听得楼上有人在疯狂地尖叫……“哦，”他心想，“我不会活着打这儿走出来的了……”他抓住一根用绳子缚在门闩上的木梢，好容易把那扇发胀的门推开了。一股生着暖炕的屋子里的热气，以及萝卜和伏特加的酒味儿，钻进了他的鼻孔。有两个人坐在圣像底下一张摆着酒菜的桌子旁边：一个是神甫，梳着一条难看的小辫子，蓄着一绺笤帚似的火红色大胡子，还有一个是麻脸的汉子，身量很矮，鼻子很尖。

“打他一顿屁股，让他长些智慧！”他们喝道，丁当地碰响着酒杯。

还有第三个人，又胖大又笨重，紫红色衬衫外面没有束腰带，两个膝盖中间夹着一个孩子，这时正在用皮条抽这个孩子的光屁股。这个满是鞭痕的瘦瘦的屁股，摇摆着，扭动着。“哎呀呀！爸爸呀！”被打的人这样尖叫着。阿廖什卡吓呆了。

麻脸汉子朝他眨巴了一下没有睫毛的眼皮。神甫张开大嘴，厉声吼道：

“这里还有一个小家伙，你就便也打他一顿吧！”

阿廖什卡把穿着树皮鞋的脚站站稳，伸出脖子去。“哦，这一下我可完蛋了……”他心想。那个胖大笨重的人转过身来。长着滚圆的浅蓝色眼睛的孩子拎着裤子，从他的两腿中间溜了出去。他冲向门口，不见了。于是阿廖什卡照着吩咐他的话做了：他跪下去，磕了三个响头。那个胖大笨重的人，抓着他的领子把他拉起来，让他靠近自己那黄铜色的流汗的脸，冲出一股热腾腾的酒味将他包围住了：

“你来干什么？偷窃？窥探？在院子里乱翻乱捡？”

阿廖什卡牙齿格格地直打颤，开始告诉他关于特尔托夫的事。青筋在那黄铜色的脸上爆出来了，——那个人一点也没听懂……“什么特尔托夫？什么牲口？原来你是为了牲口才到这里来的？你是个盗马贼，是不是？……”阿廖什卡哭了，他对天起誓，用三个指头画了

个十字[1] ……于是那个脸子黄铜色的人狂暴地揪住阿廖什卡的头发，大踏步穿过屋子，拖他到门口，随后一脚把门踢开，将阿廖什卡从冻着冰的阶磴上扔下去……

“把偷儿从院子里赶走！”他嚷道，人晃晃荡荡的。“沙罗克，布罗夫卡，咬他！……”

丹尼拉·缅希科夫在门口罗锅着肩膀，活像一头公牛，这时候回到桌子那儿。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把酒杯斟满了，又用三个指头撮了一点萝卜。

“你，神甫，念过圣书，你应当知道，”他咕咕哝哝地说，“我这个儿子简直一点不听话……他竟然偷起东西来了，那个狗崽子。我该怎么办，把他弄死吗？圣书上怎么说的？呃？”

菲利卡神甫严肃地答道：

“圣书上是这样说的：要在你儿子年轻的时候惩戒他，到你年老的时候他会给你安慰。责打儿子不要放松；要用棍子打他，他不会死，只会更健壮；要增加他身上的创疤——他的灵魂才可以不至于毁灭……”

“阿门！”那个鼻子尖尖的人叹息了一声……

“等我歇一口气，再把他喊回来，”丹尼拉说。“唉，情况糟透了，我的伙计们……一年比一年糟。孩子们都一点不听话，古时候那种虔敬之心眼下一丝也没有了……皇上两年没有发给我们薪饷……吃的都没有了……射击军威胁着说要在莫斯科四处放火……老百姓起了极大的骚动……我们不久全要完蛋啦！……”

那个麻脸尖鼻子、读过许多圣书的人福马·波德希帕耶夫说：

“尼康派[2] 把古老的信仰给破坏了，凭着那种信仰（他伸起一个指头）国家才生存下来……新的信仰是没有的……孩子们生下来的时候就有罪孽，——你就是打死他们，也没有用：他们根本就没有灵魂……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孩子……是尼康分子。没有牧羊人的羊

---

① 按照尼康派正教教会的仪式，用三个指头画十字，而旧正教则只用两个指头画十字。

② 尼康派是指拥护尼康总主教和一五五三年宗教改革的人。

群、撒旦的食粮……司祭长阿瓦库姆[①] 写道：'你这个尼康派，企图把基督的信徒引入迷途，把他们连你自己一起送给你的父亲魔鬼去做牺牲。'……送给魔鬼！(他又伸起一个指头)再有：'你是什么东西，尼康派？你是尿粪，你是臭气，你是一只肮脏的恶狗。'……"

"恶狗！"丹尼拉说道，往桌子上捶了一下。

"尼康派的司祭和司祭长都穿着绸法衣，腮帮胖得要炸开了，那些该死的恶狗！"菲利卡神甫说。

福马·波德希帕耶夫等他们骂完以后，才接下去说：

"关于这一点，司祭长阿瓦库姆又说：'我的朋友伊拉里翁[②]，梁赞的大主教啊！回想一下梅尔希谢杰克是怎么样在法沃尔山的密林丛中生活的吧。他吃树木的嫩芽，舔树叶上的露水做饮料。他是一个真正的教士：他决不想要莱茵河的白葡萄酒或是甜葡萄酒，伏特加或是滤过的白酒，或是加豆蔻的啤酒。我的朋友伊拉里翁，梁赞的大主教啊！看一下梅尔希谢杰克是怎么样生活的吧。他决不想乘套着骏马的轿车以自娱。而他却出身于皇室。可是，你是什么人呢，你这个小僧侣？……可你却驾着轿式的马车，胖得活像水面上的一个气泡，叉开两腿，靠在马车的座垫上，头发梳得跟姑娘差不多，赶来赶去，在广场上露脸，以骗取没有信心的修道尼的爱情……唉，唉，可怜的人……你明明已经被魔鬼迷住了……你从来没有看见过、而且也不知道精神生活的意义！'……"

菲利卡神甫合上眼睛，笑得腮帮直打哆嗦。丹尼拉又斟了一点酒。他们一块儿喝着。

"射击军已经把尼康派的书全撕碎，撒掉了，"他说。"但愿上帝允许他们为捍卫旧教而起来吧！……"

他转过身子。狗在吠了。门廊里的梯磴在嘎嘎作响。有人在门外照例背着主耶稣的祷文。屋子里的三个人回答了一声："阿门！"进

---

① 阿瓦库姆(约 1621—1682)，俄国旧正教的拥护者。他反对尼康的宗教改革，受到很多人的拥护。一六八二年五月十四日，沙皇下令把他烧死。遗有自传《言行录》，是十七世纪宝贵的历史文献和文学著作。

② 伊拉里翁，俄国十一世纪的作家和传教士，基辅(雅罗斯拉夫时期)的第一个俄国籍大主教，著有《宗教信仰》和著名的《法律与神恩讲话》。

来的是丹尼拉的内弟奥夫谢·勒若夫，射击军佩若夫团里一个高个子士兵。他在圣像前面画了个十字，动一动脑袋，把头发抖到后面去。

“在大吃大喝啊！”他悠闲地说。“你们还没知道上面出了什么事吗？……皇上驾崩了……纳雷什金家族和多尔戈鲁基家族已经宣布了彼得……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灾难……现在，我们都要受领主和尼康派的奴役了……”

八

阿廖什卡一个倒栽葱从阶磴上滚下来，跌到了雪堆里。几只黄牙齿的狗直往他身上扑。他缩拢脑袋，眯缝着眼睛……可是它们并没有把他撕碎……好一个奇迹，——上帝搭救了他！那几只狗汪汪地嗥着，走开了。有人朝阿廖什卡伛下身，用一根手指戳了戳他的脑袋：

“喂，你是谁？”

阿廖什卡睁开一只眼睛。待在近处的几只狗又嗥起来了。刚才那个挨打的孩子，挨着阿廖什卡蹲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阿廖什卡。”

“哪一家的？”

“布罗夫金家的，是从乡下来的。”

那孩子像狗一样打量着阿廖什卡：脑袋一会儿歪到这一边，一会儿又歪到那一边。爬在木棚房顶上空的月亮，照见了他那眼睛很大的脸。啊，他准是一个机灵的小子呢！……

“咱们去烤火去，”他说。“要是你不去，你看我会怎么样对付你！……你想打架吗？”

“不，”阿廖什卡答道，赶快又躺下了。两个人又互相瞅着。

“让我走吧，”阿廖什卡拖长着嗓音，“不要……我一点也没有冒犯你啊……我要走了……”

“你要到哪儿去啊？”

“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吓唬我，说要把我齐肩膀捶进地里

去……回家去吗，他们也会把我弄死的。”

“你爸打你吗？”

“我爸把我终身卖给人家了，现在倒不打我啦。不消说，那些家奴是要打我的。不过，在家里的那阵子，不消说，我也是挨打的……”

“你是什么人——是个逃亡者吗？”

“还不是……你叫什么名字呢？”

“叫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家的……我爸一天要打我两次，有时候三次。我的屁股上只剩下骨头了，所有的肉统统给打掉了。”

“唉，你这个可怜的人！……”

“走吧，咱们去烤火去……”

“好的。”

两个孩子跑进了底层那间屋子，就是刚才阿廖什卡看见暖炕里亮着火光的地方。那里面又暖和又干燥，还有一股热烘烘的面包味儿。螺旋形的铁烛台上燃着一支脂油制的蜡烛。几只蟑螂在被煤烟熏黑的木板壁上爬着。能够一辈子住在这儿才好呢！

“瓦肖卡，不要告诉我爸，”阿列克萨什卡急匆匆对一个矮小的厨娘说。“把你的鞋脱了，阿廖什卡。”他自个儿把毡靴脱了。阿廖什卡也把鞋脱了。两个孩子爬到占去半间屋子的暖炕上。在黑暗里，有一对眼睛一眨不眨地直瞅着。那就是刚才给阿廖什卡开门的小女孩。她已经爬到最里头，烟囱后面去了。

“咱们来谈谈吧，”阿列克萨什卡小声说。“我妈已经死了。我爸天天喝得烂醉，他想再讨个女人。我害怕后娘。今天，他们又把我打了一顿，可是到那个时候，他们连我的心都会揪出来呢……”

“他们会的，”阿廖什卡附和着。

烟囱后面的那个小女孩用鼻子吸了口气。

“我就是这么说啊……前几天，我在谢尔普霍夫门看见一个茨冈人的帐篷，还有一头熊呢……他们吹着笛子……又是跳舞，又是唱歌……他们要我跟他们一起住。我们就跟茨冈人一起出去流浪吧……呃？”

“跟茨冈人一起，我们会挨饿的，”阿廖什卡说。

“那我们就投奔哪个买卖人，弄个什么活儿来干干……等到夏

天，我们再走。说不定我们在树林子里可以捉到一头小熊。我认识一个城里人，——他会捕熊，他会教给我们的……你可以牵着那头熊，我就唱唱歌，跳跳舞……我什么歌都会唱。跳舞吗，在莫斯科没有人比我跳得更有劲了。"

烟囱后面的那个小女孩用鼻子吸气吸得更勤了，阿列克萨什卡往她腰里扎了一下：

"别作声，你这个讨厌鬼！……我说，我们也把她一起带走，好不好？"

"娘儿们总要添许多麻烦……"

"到了夏天，我们带她去采蘑菇，——不错，她是一个傻瓜，可是找起蘑菇来她却是麻利透顶……等会儿我们就要吃白菜汤了，回头他们会叫我到楼上去背主祷文，这一来他们又会打我一顿。随后我会回来，我们再睡觉。等天一亮我们就逃到基塔城[①] 去，穿过莫斯科河，去察看一下。我有几个熟人在那儿。我老早就想逃跑了，只是没有人跟我一起走……"

"能够找到一个买卖人，让他雇用我们去卖卖包子，那就好啦，"阿廖什卡说。

廊上的门砰的一声：客人们走了，梯磴被他们踩得嘎吱作响。丹尼拉那吓唬人的嗓音在呼喝阿列克萨什卡上楼了。

九

在瓦尔瓦尔卡，有一幢低矮的房子，开着六扇窗，装饰着雕塑的屋脊和风信鸡：这是一所官家开的酒店。大门高头挂着一副公羊的头骨。大门是敞开的，谁要进去都可以进去。院子里一堆堆被尿染黄的积雪和一堆堆畜粪上，躺着许多醉汉，——有的人被打伤了，脸上流着血，有的人靴子和帽子都给偷走了。许多套着牲口、没有座位的雪橇，还有商人们那种车背上饰着彩画的雪橇，停在大门口和院子

---

① 基塔城是古莫斯科的一部分，靠近克里姆林宫，包括红场在内。当时是莫斯科的主要商业中心。

里。

小木房里，有个黑眼眉的、严肃的酒保站在柜台后面。架子上摆满了瓶酒和锡酒杯。屋角里，发了黑的圣像前面点着长明灯。靠壁放着几条长凳和一张长桌子。隔板后面还有一间屋子——那是给商人们用的一间整洁的大厅。要是有哪一个无赖或是喝醉了酒的城里人乱闯到那里，酒保就会眉头一皱，把他喝住，要是那人不肯自觉地听从，那么酒保还会从后面一把揪住他的裤子，一下子把他从酒店里甩出去。

在里面那间大厅里，商人们喝着姜汁啤酒或是热腾腾的蜜水，一本正经地谈着。他们讲价钱，做买卖，拍拍手心就把交易做成了。他们谈论着生意经：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件叫人伤透脑筋的事。

在前面那间屋子里，柜台旁边不时发出叫嚣声、吆喝声和咒骂声。喝酒、作乐，只要付得出钱，随你待多久都成。不得赊欠。要是没有钱，那你就得把皮大衣剥下来。要是你把什么东西都喝光了，酒保就会朝那位耳朵上夹支鹅毛笔、脖子上挂只墨水壶的账房使一个眼色，账房便往桌子一头一坐，动手写了起来。嘿，留神，你这个烂醉的酒鬼！那聪明透顶的账房便会给你写下一张卖身为奴的文书。你走进这爿官家酒店的时候是一个自由人，可你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奴隶了。

“眼下，喝酒也比从前轻松了，”酒保说着，把绿莹莹的烧酒斟在一个锡酒杯里。“眼下，没等你喝得神志不清，你的朋友啊，亲戚啊，或是你的老婆啊就会跑来找你回去。眼下，我们也放这种人回去，不打算把他们的最后一点东西都拿走。让他们平安无事地回去。可是在先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时代，那情形可不一样啦。一个酒鬼还没把他的最后一个子儿花掉，有个朋友说不定会来找他回去……可是，慢着……这对国库是一个损失……国库还要那最后一个子儿呢……于是卫兵给叫进来了，他们把这个劝止喝酒的人抓起来，送他到刑事政厅。在那儿，经过审判，他们就会把他的左手和右脚砍掉，然后将他丢在冰上……喝吧，雄鹰们，喝吧！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如今我们不会把手脚砍掉的了……”

十

那一天，酒店外面，大家争着爬在别人身上，往窗子里窥看。庭院和门廊里挤得水泄不通。射击军的长襟衣十分显眼——红的，绿的，紫的。一片拥挤和倾轧。“怎么回事啊？谁给打死啦？干吗要打死呢？……”酒店里头，射击军士兵和商人们密密麻麻地站在那间整洁的厅子里。空气很窒闷，——水汽从窗子上往下流。射击军士兵已经把一个半死的人抬进来，那人躺在地板上，伤心地哼叫着。他的衣服被撕成了碎片，身体却是肥肥胖胖的。花白的头发被血黏住了。鼻子和腮帮统统给打烂了。

射击军士兵指着他嚷道：

“你们很快就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你们瞌睡了？可是他们在库奎外侨区是不会打盹的……”

“弟兄们，外国人凭什么要把咱们老百姓打成这个样子？”

“幸亏我们打那儿经过，上去干涉了一番……要不，他们早把他打死了……”

“在先皇治下，发生过这种事情吗？他老人家让那些该死的外国人欺侮过咱们吗？”

佩若夫团的射击军士兵奥夫谢·勒若夫叫弟兄们静下来，向市场里的商人们鞠了一躬，说道：

“正直的先生们，高贵的商人们，我们因为穷苦，才到你们这儿来了。我们、我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挨饿……我们都瘦得不成样子了……这两年来，我们没有关过一点饷。军官们还要我们在他们的地里干苦活，折磨我们。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呢？他们不让我们在城里做买卖，可在郊区呢，多的又是买卖人……外国人把什么东西都弄去了。眼下，亚麻还没收割，就被他们收买了；纱线还没纺好，也被他们收买了。他们把所有的皮革收购一空，那些鬼子，拿到库奎区去自个儿上硝……不管什么价钱，女人家就是不买我们郊区做的鞋，——她们就是要向外国人买……日子简直过不下去……要是你们不来帮我们射击军的忙，你们这些商人也会完蛋……纳雷什金家族把皇上

的国库也抓在手里了……他们贪得无厌……你们可以预料，一定会有种种苛捐杂税，弄得你们非倾家荡产不可……而且，更糟的是，领主马特维耶夫一定就会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来……他怀恨在心，准会把整个莫斯科都吞下去的……”

那个挨打的人叫得很可怕。这个射击军士兵的话也很可怕而且含混。商人们你瞅瞅我，我看看你。他们不太相信库奎区的外国人竟然殴打了这个小商人。这件事很可疑。不过，射击军士兵的话说得也很对。日子简直不好过，——一年比一年穷苦，一年比一年不安……每一道“皇上诏告、贵族同意”的谕旨，总会带来新的灾难：缴款，把你的钱投到无底洞里去……他们能向谁申诉呢？谁能保护他们呢？领主吗？他们只知道把钱搜括到国库里去，至于怎么样榨取这些钱，那是什么也不管的。把你最后一件衬衫也剥下来，交给他们。倒像莫斯科住的都是仇人似的。

一个身体粗大的商人，转动着戴满银戒指的手指，推推搡搡，挤进了围着受伤者的人堆里。

“我们麻雀村的人，”他说，“把生丝运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集市。他们，外国人，私下商量好，不买这种生丝，哪怕只花一个子儿。他们的头子，就是那个日耳曼人沃尔夫，朝我们喝道：‘我们一定要把你们这些莫斯科商人弄得因为欠债而受拷打，将来逼得你们(这是指我们莫斯科商人)只能贩卖树皮鞋……’”

屋子里回荡着一阵闹盈盈的絮语声……射击军士兵们说道：“我们是怎么样告诉你们的啊？过不了多久，连树皮鞋也不会有呢！”一个年轻商人波格丹·日古林猛一下扑进人堆里，抖了抖鬈曲的头发。

“我刚从北方沿海地区来，”他爽快地说，“我是买鲸鱼油去的。可是回来的时候，竟像去的时候一样，大车上一无所有。有两个外国人，马克赛林和比尔科波夫，已经把十年后出产的鲸鱼油全都收买去了。北方沿海的渔民，个个都欠了他们一屁股的债。那两个外国人付给他们四分之一的定金，不准他们把鲸鱼油卖给别人。这么一来，北方沿海的渔民便弄得像化子一样，也不到海里去捕兽，只好流落四方了……眼下，我们俄罗斯人连北方也去不了啦……”

射击军士兵们卷起衣袖，又嚷嚷起来。奥夫谢·勒若夫把手搭在

军刀上，铮铮地弄出一阵响声，龇牙咧嘴地说道：

“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先来收拾我们的长官们……随后再来收拾那些领主老爷……我们要在全莫斯科鸣钟告警。所有的城镇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不过，你们商人也应当支援我们……好，弟兄们，把他抬起来，往前走吧……”

射击军士兵们把那个受伤的人抬起来，——那人兀自号叫着，摇着头：“唉，他们把我打——打——打死啦！”大家将他拖出屋子，在人群里推啊搡的，朝红场上走去，好让大家都看一看。

商人们仍然待在屋子里，——混乱！唉，情况多么混乱，多么危险哪！要是他们跟射击军联合起来呢，那么射击军都是莽汉，他们反正也损失不了什么……要是不跟他们联合呢，那么领主们一样也会把他们吞掉……

十一

那天晚上，做好晚祷以后，阿列克萨什卡挨了一顿毒打，几乎爬不到下面那间屋子里去了。他没头没脑地盖了起来，一声不吭，光是磨着牙齿。阿廖什卡把牛奶粥给他送到了暖炕上。他为他十分难过：“唉，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对待你的啊，可怜的人！……”

阿列克萨什卡在烟囱旁边顶暖和的地方躺了一天一夜，才算恢复过来，开始说话了：

“这样的老子应当让车轮子辗烂，那条凶恶的毒蛇！……阿廖什卡，你到圣像后面去偷偷地弄点橄榄油来，我把它涂在屁股上，明天一早就会好的，那时候我们就走……我怎么也不再回来了，宁可死在水沟里……”

圆木墙外面，暴风整整呼啸了一夜。灶神的嗓音在烟囱里哀号。厨娘的小女孩小声地哭着。阿廖什卡梦见了母亲：她站在屋子中央，周围净是烟，睁着眼睛在流泪，不时把双手举到头顶上，正抱怨诉苦……阿廖什卡在梦里觉得苦恼极了。

天蒙蒙亮，阿列克萨什卡就把他喊醒：“你已经睡够了，起来吧！”他们往身上搔了一阵，特别仔细地穿好了鞋。他们找到半块面包，便

把它拿了。他们向狗吹着口哨,把大门底下的活门槛拉开,爬到了院子外面。早晨静悄悄的,雾蒙蒙的,潮滋滋的。冰柱掉下来,发出很大的嚓嚓声。弯弯曲曲的、用木块铺起来的街道,黑糊糊的。在这木头的城市后面,晨曦正在离得很近的地方发射出一条条迷迷蒙蒙的、血红色的光纹。

行动迟缓的看守人,正在把晚上拦在街头、用来防御流氓和强盗的拒马撤掉。化子、残疾人和装疯卖傻的假先知,一清早就到教堂门口去抢占最好的位置,一面慢悠悠地走着,一面在互相吵骂。顺着沃兹德维任卡那畜粪狼藉的道路,哞哞地叫着的牲畜正在被赶到涅格林纳雅河边去饮水。

两个孩子跟着牲畜一直走到博罗维茨基门的圆塔。一个德国火枪兵,穿着羊皮袄,正在铁炮旁边打盹。

"走这儿得小心一点,皇上离这儿可不远呢,"阿列克萨什卡说。

顺着涅格林纳雅河的险峻的岸坡,踩着一堆堆的灰烬和垃圾,他们走到了伊韦尔斯基桥,穿了过去。天已经大亮了。灰洞洞的云朵打城市上空冉冉地飘过去。沿着克里姆林宫墙有一条很深的堑壕。到处突出着腐烂的木桩:最近给拆毁的水车的残骸。堑壕边上立着许多绞架——两根柱子中间搁一根横木。有一个绞架上,吊着一个穿树皮鞋的高个儿,两条臂肘被反缚在背后。他那凹陷的脸已经给鸟儿啄过了。

"这边还有两个,"阿列克萨什卡说。堑壕底里倒着两具尸体,一半已经被雪盖了起来。"他们都是强盗;所以要这样对付他们……"

从伊韦尔斯基桥起,一直到那蓝基脚、蓝圆顶的白色的圣瓦西里大教堂,整个广场都是空荡荡的。一条被雪橇压出来的车路,蜿蜒曲折地穿过广场,通往救主门①。俯临着这座宫门,一大群乌鸦在那跨立着的金鹰上空盘旋,激动地叫着,像在春天时节一样。黑色大钟的指针指着八点,那钟便响出外国风味的乐音。阿廖什卡摘下便帽,朝着钟楼画了个十字。这儿才可怕呢。

---

① 这是克里姆林宫的正门。

“走吧，阿列克萨什卡，要不，他们会看见我们的……”

“有我在一起，没什么好害怕的，你这个傻瓜。”

他们起步穿过广场。对面，密稠稠的净是些木板搭成的铺子、临时售货棚和蒲席搭的帐篷。老板们已经打开店门，把货物挂在杆子上。一连好几家面包铺，烟囱里正在冒烟，腾出一股烤饼的香味。人们从各条巷子里穿出来，正在往这些铺子里走去。

阿列克萨什卡什么闲事都要管一下，全不顾挨打或是挨骂。他从人堆里钻过去，走到店门口，跟老板们搭讪，问问价钱，说说笑话。阿廖什卡张大着嘴，好容易才跟上了他。看见一个胖胖的女人，身上穿一件呢大衣，头巾外面戴一顶狐皮帽，阿列克萨什卡便挪挪擦擦地走过去，拖着一条腿，哆哆嗦嗦、结结巴巴地说：“看——看——看在上——上——帝的面上，救救——救救一个可——可怜——的孤儿，太太，我——我要——饿——饿——饿死啦……”这个商人家的寡妇撩起裙子，从低低地挂在腰底下的一个袋子里掏出两个小钱，半戈比一个，给了他，还规规矩矩地画了个十字。两个孩子就跑去买烤饼，喝滚热的蜜水。

“我告诉你，跟我在一起，你是不会吃亏的，”阿列克萨什卡说。

行人越来越多。有的来看看人家，听听人家讲些什么话；有的来亮亮自己的新东西；也有的来找找机会，顺手扒点儿什么。在一条小巷子里，雪地上有一堆剪下来的头发，活像毡毯一般，理发师们嚓嚓地弄响着剪子，试着招徕主顾。有的已经坐在一段竖立着的劈柴上，头上戴着陶钵①，剪起来了。在一排买卖纱线的地方，吵闹的声音最大了。女人们在这儿，仿佛发生火灾似的叫喊着，买进或是卖出纱线、针、纽扣等缝纫用的种种零星什物。阿廖什卡生怕走散，一个劲儿抓住阿列克萨什卡的腰带。

当他们又走到广场上的时候，有一个人飞快地奔过去，大家还嚷嚷着什么。一大群人从瓦尔瓦尔卡涌过来，呐喊着，吹着口哨，声音很刺耳。射击军士兵们抬着一个打伤的人。

“正教教友们，”他们泪汪汪地对周围的人说，“看一看他们怎么

---

① 当时俄罗斯农民的发式多为圆形，戴上陶钵，沿着陶钵的边缘剪去，即成此形。

样对待这个买卖人吧……"

那人被放到了谁家的一辆树皮雪橇上。射击军士兵奥夫谢·勒若夫爬了上去，开始翻来覆去地讲着德国人怎样狠心把这个正直的商人打了个半死，领主们怎样不久就要把整个莫斯科出卖给外国人……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推推搡搡地挤到了雪橇跟前。

阿廖什卡往受伤者身旁蹲下去，马上就认出他来了。原来这就是那个胖胖的城里人，眼睛很小，戴着一顶兔皮帽，前天在卢布扬卡曾经卖给他两个烤饼。这人身上发出一股强烈的伏特加酒味。他连哼叫也已经没有能耐了。侧着身子躺在那儿，脸埋在麦秸里，他只是低声说着：

"啊——啊！……看在基督的面上，放了我吧……"

奥夫谢·勒若夫画了个十字，向教堂和人们鞠了个躬。射击军士兵们四散在人群里，低声耳语。怒火燃烧起来了。突然传出一阵吆喝："马队！马队！……"

两个骑着马的人顺着雪橇的辙印从救主门疾驰而来。前面一个穿着橘红色的射击军长襟衣，一顶椭圆形帽斜扣在脑瓜上。他那把嵌着钻石的弯刀，擦着丝绒的鞍褥在摆动。他没有放慢马步，却把缰绳一摆，冲进了人群。许多惊惶失措的手抓住了马勒。骑在马上的人急速地把脑袋左右转动，咧开一口稀疏的蜡黄的牙齿，——他额角宽阔，眼睛凹陷，小胡子又硬又粗……这人就是塔拉鲁伊(这是在莫斯科的时候人家给他起的绰号)，伊万·安德烈耶维奇·霍万斯基公爵，一位军事长官，一个世家门第的领主，又是出身寒微的纳雷什金家族的死敌。一看见他穿着射击军的制服，射击军士兵们便喊道：

"他是跟我们一伙儿的，他是跟我们一伙儿的，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大家就朝他奔过去。

另外一个骑士赶得没那么快，那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他拍了拍马脖子，问道：

"暴动吗，正教教友们？哪一个得罪了你们，怎么样得罪了你们？说啊，说啊，我们白天黑夜为着老百姓，操劳得心也痛了……你们这样干，皇上在上面已经看见了，他还年轻，感到很惊惶，所以派我们来打听一下……"

人们张大着嘴，瞪着看他的锦缎皮大衣（用这件衣服的价钱，半个莫斯科也可以买下来），瞅着他拍牲口的那只手上的宝石戒指（戒指上射出来火光）。人们往回退，谁也没有答话。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笑嘻嘻地往前赶着，直到自己的马脚镫擦着霍万斯基的马脚镫时才停住了。

“把长官[1] 交给我们，让我们亲自来审判：来个倒栽葱从钟楼上抛下去！”射击军的士兵们都向他叫喊道。“高高在上的领主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干吗硬要我们接受一个孩子，纳雷什金家的一个低能儿做沙皇？”

霍万斯基用连指手套的边缘抹了抹花白的唇髭。他举起一只手。大家安静了下来……

“射击军士兵们！”他在马鞍上微微欠起身子，因为用足劲，要使他的大嗓音传到人群最远的一头，脸都给涨红了。“射击军士兵们！现在你们亲眼看见了，领主们给你们戴上了多么沉重的枷锁……现在他们挑选了天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位沙皇……宣布他登基的不是我……你们等着瞧吧：你们不但领不到薪饷，而且连糊口的东西也不会有……你们要像奴隶一般干活……你们的孩子会一辈子做纳雷什金家族的奴隶……更糟的是……他们会把我们和你们统统交给外国人……他们会毁掉莫斯科，根绝正教的信仰……唉，本来有过一种俄罗斯的力量，可是这种力量现在到哪儿去了呢？”

听到这里，整个人群发出一阵可怕的叫喊，使阿廖什卡大吃一惊：“这一下他们要把我们踩死了……”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从一辆雪橇跳到另一辆雪橇，把两根手指放在嘴里，打着唿哨。只听见塔拉鲁伊拼命地呼喝着：

“射击军弟兄们！到河对岸你们团队里去，我们到那边去谈……”

---

① 这里指射击军的团长。

十二

广场上只剩下了阿廖什卡和阿列克萨什卡，还有卸下了牲口的雪橇。那个受伤的人自个儿爬起来，眯缝着肿胀的眼向四周瞅了一下，擤了好大一会鼻子。

“老大爷，”阿列克萨什卡跟他说，朝阿廖什卡挤了挤眼，“我们送你回家去，我们为你很难过呢。”

那个人神志还没有清醒。两个孩子带着他，他一面嘟囔，一面跌跌绊绊地走着。有时候他突然叫起来：“慢着！”便把孩子们推开，好像在吓唬什么人，跺着泡胀的毡靴。他们望着河对岸的谢尔普霍夫门走去。在路上，他们弄清楚这个人名叫费季卡·扎亚茨。他家在郊外，院子不大，菜园里有一棵树，上面筑着乌鸦窠，可是大门和房子全是新的。“它们都在这儿了，我的馅饼和白面包，”扎亚茨一看见自己的家，便兴冲冲地说：“它们都在这儿了，我的宝贝，把我搭救出来了。”

一个麻脸的独眼女人给他们开了篱栅门。扎亚茨把她往旁边一推，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便跟在他后面溜了进去。“你们上哪去？干什么的？”他想向他们扑过去，可是随即又摆一摆手，顾自走进了屋子。他往一张铺着新蒲席的木炕上一坐，打量起自己的衣服来，——全都给撕破了。他伤心地摇了摇头，哭起来了。

“他们简直要揍死我呢，”他对独眼女人说。“哪一个揍我，为什么要揍我，我都记不清楚了。拿干净衣服来。”随后他突然用两个拳头往木炕上一捶，吼道：“把澡房烧暖，我命令你，你这个独眼狗婆！”

那女人用鼻子吸了口气，走出去了。两个孩子蜷缩在暖炕旁边，这暖炕占了半间屋子。扎亚茨开腔了：

“你们救了我的命，弟兄们。现在，你们要什么，尽管对我说吧……我浑身都被打伤，一根完整的肋骨也没啦……这样，叫我怎么能托着盘子去叫卖呢？唉，老天爷……买卖可不能等待啊……”

阿列克萨什卡又朝阿廖什卡挤了挤眼。他说：

“我们不要什么报酬，只要让我们在这儿住一个晚上就好了。”

于是扎亚茨蠕行到澡房里，两个孩子爬到了暖炕上。

“明天，我们可以替他出去叫卖馅饼了，”阿列克萨什卡小声说道，“我告诉你，跟我在一起，你是不会吃亏的。”

天蒙蒙亮，独眼女人就动手烤馒头、果酱面包、硬面包和大馅饼：一种是素的，里面包着豌豆、芜菁、腌蕈；另一种是荤的，里面包着兔崽肉、猪牛肉或是面条。费季卡·扎亚茨躺在木炕上哼叫，盖着一件羊皮袄，——四肢一点也动弹不得。阿列克萨什卡扫好地，飞跑到院子里去汲水，搬木柴，倒炉灰和污水，还叫阿廖什卡去给扎亚茨家的牲口喂水：这些活他干得快极了，而且一面干活一面还说着笑话呢。

“好小子，”扎亚茨哼哼着，“唉，我本该让你到集市去叫卖大馅饼……可你准会拿了钱溜跑，你会偷盗……你太机灵了……”

这时阿列克萨什卡就亲吻他颈脖上挂着的十字架，赌咒说他不会把钱偷走，他还从壁上拿下来画着四十个圣徒的圣像，也亲吻了一下。没有办法，扎亚茨只好相信他的话。那女人把两百个大馅饼装在两个盘子里，用破布遮起来。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束上围裙，把连指手套掖在腰带里，托着盘子，出去了。

“嗳，馅饼啊，蜜糕啊，一个铜钱买两个，刚出炉的啊！”阿列克萨什卡扯开嗓门叫喊，一边打量着过往行人。“赶快啊，来买啊！”看见一群射击军站在那儿，他便手舞足蹈地嚷道：“嗨，赶快来买啊，这种馅饼，万岁爷也好吃，领主大老爷也好吃的啊！克里姆林宫里买了几个去，我可挨了一顿打啊！纳雷什金家吃了肚子痛！”

射击军的士兵们都笑了，大家抢着买馅饼。阿廖什卡俏皮地附和着。还没走到河边，他们已经不能不赶回去添货了。

“孩子们，老天爷把你们派到我这里来了，”扎亚茨吃惊地嚷道。

十三

米哈伊尔·特尔托夫在莫斯科闲荡了三个星期，找不到事做，钱也用光了。那天在卢布扬广场上，秘书官们嘲笑了他一番。他们既没有给他土地，也没有给他农奴。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给了他一顿辱骂，一顿奚落，让他过一年再来，可是要打扮得体面一些，骑一匹像

样的马来。

他离开广场，到一家酒店里去投宿。路上遇到他的哥哥，哥哥骂他丢了面子，便把他的骟马给牵走了。他倒没有想起拿走米哈伊尔的宝剑和他们祖上传下来的、系着银牌子的条子绸腰带。那天晚上在酒店里，米哈伊尔被加大蒜的伏特加灌醉了，竟把宝剑和腰带都押给了酒保。

两个机灵的莫斯科人缠住了米哈伊尔：一个说是商人的儿子，另一个自称是书记官，其实两个都是酒店里的无赖。他们一个劲儿恭维米哈伊尔，跟他亲嘴，还答应他去寻欢作乐。米哈伊尔同他们一起喝酒胡闹，闹了一个星期。他们带他到一处地下室里一个希腊人那儿，用灌着水的牛角抽烟，抽得他们神思恍惚，看见怪异的幻影，感到美妙的恐怖。

他们带他上官家的澡堂去（给莫斯科河边那一带居民用的一种蒸汽澡堂），与其说是洗浴，还不如说是看看笑笑，从蒸汽的雾霭中，赤身裸体的女人会闯进公共更衣室来，仅仅用浴帚遮住下体。对米哈伊尔来说，这也是一种叫人神魂颠倒的事，比那种烟也好不了多少。

他们还打算劝他去找拉皮条的女人。可是米哈伊尔很年轻，他还不敢吃禁果。他记得父亲每逢做完晚祷，常常用手指弄掉烛花，打开一本皮面子、铜扣环的古书，翻着纸角卷折的书页，读出一段关于女人的话：

> 女人是什么？是一张引诱男人的网。漂漂亮亮的脸，闪闪烁烁的眼，蹦蹦跳跳的脚，给她一蛰才可怕呢，烈焰腾腾的火苗会烧透男人的四肢……女人是什么？是一条瞌睡着的毒蛇，是一种疾病，是一只恶魔的煎锅，是一阵没有作用的暴怒，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诱惑，是魔鬼的创造……

他怎么能不怕呢！有一天，他们带他去波克罗夫斯基门附近一家酒店里。刚刚坐定，席帘后面就跳出来一个矮姑娘，披头散发，从鼻梁到太阳穴画着两道乌黑的眉毛，眼睛溜圆，耳朵很长，腮帮几乎给甜菜擦成了青色。她把裹在身上的用布头做的被子一甩，精赤条

条，又白又胖，在米哈伊尔身边跳起舞来，——她先用这只手、随后又用那只手招他，两只手上都戴着铜戒指和丁当作响的手镯。

在他看来，她简直是一个妖精，那种赤身裸体的样子着实叫人惊心触目……她吐出气来有股酒味，身上有股热腾腾的汗酸味儿……米哈伊尔一骨碌站起来，头发抖动着；他发疯似的嚷叫，还朝那姑娘抡起一条胳臂，可是并没有揍她，却没命地冲到了街上。

春天的黄澄澄的晚霞，正在静悄悄的街道的尽头逐渐暗淡。空气使人陶醉。薄冰在靴子底下嚓嚓作响。在那竖着小铁旗的灰蓝色要塞塔楼后面，月亮的紫铜色圆盘从一座尖棱棱的屋顶上爬起来，照到了米哈伊尔的脸上……他害怕得什么似的……他牙齿打颤，胸口发冷……酒店的门嘎的响了一下，那个姑娘如同一个雪白的阴影，出现在台阶上，两腿撇得很开。

“你怕什么啊，亲爱的？回来吧！”

米哈伊尔失魂落魄地逃跑了。

他的钱很快就花光了，那两个伙伴便也离开了他。对于自己吃过的和喝过的、见识过的和没有触碰过的东西怀着惋惜的心情，米哈伊尔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回到乡下他父亲那儿去，这个念头他连想都不敢想。

后来，他记起了他教父的儿子，跟他同年的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便找到了他的家里。奴仆们很不客气地接待他，那些人个个都像是强盗。“你怎么敢戴着帽子走上台阶来？”一个人把米哈伊尔的帽子揪掉，不过这只是吓唬他一下，到底还是放他进去了。在一间又宽敞又暖和的门厅里，长凳上都铺着兽皮，有个像蜜糖饼干一样美妙的小厮出来接见他，那少年穿缎子衬衫，别致的精制山羊皮靴，蛮横无理地瞪着米哈伊尔的眼睛，却用奉承的口气问道：

“您要见领主老爷有什么贵干？”

“你跟斯捷潘·谢苗内奇通报一下，就说他的朋友米什卡·特尔托夫有事求见。”

“待我去禀报，”那小厮拖长着嗓音回答，甩了甩光滑的鬈发，懒懒散散地走了。米哈伊尔只好等着。人穷气短啊。那小厮到底又出来了，向他招招手：“跟我走吧。”

米哈伊尔走进了会客厅。他有点胆怯,便朝一个犄角虔虔诚诚地画了个十字,那里挂着几幅圣像,上面蒙着用金缘滚边的锦缎。他向周遭打量了一眼:有钱人过的生活原来是这样的!何等豪华的陈设!四壁挂着茸毛天鹅绒;地上铺着彩色斑斓的、大大小小的毡毯;长凳上套着丝绒套子;窗槛上钉着珍珠的垫子;靠壁放着柜子和箱子,上面都遮着绫罗和丝绒。这些装饰用的料子,任何一块都可以用来制成一件他所梦想不到的上衣或长袍……窗子对面有一座木头的塔楼,上面立着一只铜铸的像。

"啊,米沙,你好,"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站在门口招呼他。米哈伊尔朝他走过去,鞠一个躬,手指尖触到了地毯。斯乔普卡点头还礼。他没有把他当做奴隶,而是把他当做一个贵族子弟看待,伸出一只潮润的手去跟他握了一握。"请坐,做我的客人吧。"

他自己先坐下了,抚弄着手杖。米哈伊尔也坐下了。斯乔普卡那剃光的头上,扣着一顶镶宝石的瓜皮帽。他的额头活像一只小桶,没有眉毛,眼皮红红、鼻子钩钩的,小小的下巴颏上疏疏地长着些茸毛。"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家伙居然会有那么多的钱!"米哈伊尔暗自寻思。他像一般穷人那样,卑躬屈节地向他诉说自己的不幸,诉说毁灭自己青春的贫穷。

"斯捷潘·谢苗内奇,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指点指点我,你的奴仆,该上哪儿去安身立命……看来只好进修道院……或者拿个锤子去拦路抢劫……"听了这些话,斯乔普卡急忙把脑袋缩回墙壁那儿,突出的眼睛变得毫无表情。可是米哈伊尔的神色却一点也没变,好像他无意中提到锤子是出于愚蠢似的……"斯捷潘·谢苗内奇,"他继续说道,"我再也受不了这该诅咒的贫穷了……"

一阵沉寂。米哈伊尔轻轻地、合乎礼节地叹了口气。斯乔普卡露出恶意的微笑,用手杖的尖头描着地毯上一只有翅膀的野兽。

"叫我拿什么话来忠告你呢,米沙?……聪明人多的是办法,傻瓜却只会讨饭和坐牢……譬如拿沃洛季卡·切莫达诺夫来说吧,他打了一场官司,便从邻居那儿弄到了两个很好的村子……列昂季·普斯托罗斯列夫最近也打了一场官司,从奇若夫家弄到了莫斯科一座精致的庄宅……"

"我也听说过,觉得很惊奇……可是这种官司怎么个打法,又怎么能打赢呢?难道是闹着玩儿的吗?"

"找一个你喜欢的村子,随后去诬控那个地主。人们都是这么干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诬控?"

"是这样:花一戈比向讼棍买点纸和墨水,写一张告密状……"

"可是提出什么罪证呢?密告些什么呢?"

"你年轻,米沙,你还没有断奶……你瞧,列夫卡·普斯托罗斯列夫有一次去奇若夫家参加命名日宴会,可是他主要不是在喝酒,而是在听人家谈话,必要的时候他还随声附和几句……奇若夫老头儿在餐桌上一滑嘴,说道:'但愿老天爷保佑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躬康泰,因为有人说他活不到复活节。他们说昨天晚上,克里姆林宫里有只母鸡竟像公鸡一样打鸣了……'普斯托罗斯列夫抓住这个机会,马上跳起来嚷道:'有人造反!'[①] 所有的客人,跟主人一起,就统统被抓进了暗探局。普斯托罗斯列夫宣称:'奇若夫说了冒渎圣上的话。'他们把奇若夫的胳膊捆起来,押上了拷问台。他们逼他供出了关于母鸡啼叫的前因后果。为了忠诚效命,普斯托罗斯列夫得到了奇若夫的庄宅,而奇若夫本人却被终身放逐到西伯利亚。你瞧,聪明人就是这么干的……"斯乔普卡抬起眼睛,一眨也不眨,如同鱼的眼睛那样,直瞪着米哈伊尔。"沃洛季卡·切莫达诺夫干得更简单。他密告邻居,说他们存心要在院子里将他打死,一面答应把三分之一的赃物送给书记官们。那邻居为了避免打官司,竟甘心情愿将他最后一份产业交出来了……"

米哈伊尔琢磨了一会,手里转动着帽子,说道:

"打官司的事,我一点经验也没有,斯捷潘·谢苗内奇。"

"如果你有经验,我也不来救你了……(斯乔普卡笑得那么辛辣,米哈伊尔禁不住倒退了一步,眼睛直瞪着他那小小的虫牙。)打官司是需要经验的……要不,说不定你自个儿反而会上拷问台……所以,米沙:别找强的打交道,要去打击弱者……我看你到我这里来,倒一

---

① 俄国一七六二年前向当局告密的用语。

点也不觉得害怕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斯捷潘·谢苗内奇？我怎么会不觉得害怕呢？……”

“住嘴！应当学会沉默……我很客气地跟你谈话，可是你知不知道，换了别人我会怎样对待他们？……我说不定会觉得厌烦……我会双手一拍……于是家奴们就奔进房里来了……让我开开心吧，我的忠实的奴才……他们就会抓住你一双白皙的手，把你拉到外面院子里，像猫儿逗耗子一样玩弄你……”他又露出皮笑肉不笑的神情，眼睛还是死气沉沉的。“不要惊慌；打今儿早晨起我就一直在开玩笑呢。”

米哈伊尔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打算鞠躬告退。斯乔普卡却用手杖的尖头碰了碰他，叫他重新坐下来。

“请你宽恕我，斯捷潘·谢苗内奇，我愚蠢，净说废话。”

“你没说废话，不过你的胆量倒是跟你的等级、你的地位、你的出身不太相称，”斯乔普卡冷淡而傲慢地说。“哦，上帝会宽恕你的。可是下一回，你应当在门厅里等我；他们招呼你到这儿来，也应当不肯进来。我叫你坐下，应当还是站着。你向我行礼，不应当只是一躬到地，而是要双膝下跪。”

米哈伊尔的鼻翼在哆嗦，可是他还是克制着自己，开始低首下心地感谢斯乔普卡的教训。斯乔普卡打了个哈欠，在嘴上画了个十字。

“你这样困难，我该帮帮你……不过我有一点担心……你能不声张吗？……哦，好吧……我看出来你是个懂事的小伙子……朝我坐拢一点……（他用手杖碰了碰米哈伊尔，米哈伊尔急忙在他身边坐下了。斯乔普卡仔仔细细地打量着他。）你住在哪儿，在小客店里吗？那就搬到这儿来住。我给你一件上衣，一件无领长袍，一条裤子，一双时髦的靴子，把你的破旧衣服收拾起来。有位领主太太需要人去安慰安慰。”

“你这是什么意思？”米哈伊尔的脸刷地红了。

“我这是说，让那魔鬼快乐一下。你不招一点麻烦，口袋里就不会装满银钱……有那么一位名门望族的领主夫人……她坐在钱柜子上，可是魔鬼在挑逗她……你懂得吗，米什卡？要是你照我的话去

做，你就会享大福……要是你行动失当，那我就会把你扔到熊窟里，叫你一根骨头也不剩。（他把镶着珍珠的套袖往上一捋，拍一下手。刚才那个傲慢的小厮走进来了。）费奥克蒂斯特，带这位少爷到澡房里去。给他衬衫和漂亮的衣服……回头带他来跟我一块儿吃晚饭。”

十四

索菲娅公主做了礼拜祈祷回来，累透了。那天她做了两次大斋戒的祈祷。她只吃了一点黑面包和白菜，而且分量又很少。她坐在父亲那张从海外带回来的椅子里，膝头搁着一小块用绣花手帕包起来的圣饼。这把椅子是最近遵奉她的命令从多棱宫搬来的。孀居的纳塔利娅太后知道了这件事，便嚷道：“要不了好久，公主还会吩咐把宝座也搬到她屋子里去呢！”……纳塔利娅太后发脾气，就让她去发脾气好了。

三月的太阳，透过两扇窗子的小块玻璃暖洋洋地射进五颜六色的光线来……干净、简朴的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晒干了的草类的清香。刷白的墙壁，像是一间修士室。连着暖炕的瓷砖火炉热烘烘地燃烧着。所有的家具，几条长凳和一张桌子，上面都用粗麻布蒙着。落地时钟那描着玫瑰花纹的指针，在慢慢地移动。书架上遮着帘帷：那时正是大斋戒节，没有工夫看书，也没有工夫娱乐。

索菲娅把穿着毡鞋的脚搁在一张小板凳上，半闭着眼，睡意朦胧地摇晃着。春天，春天，罪恶在大地上徘徊，迷人地溜进了少女的闺房里……偏偏逢到大斋戒节！……她理该把窗帘放下来，挡住那色彩缤纷的光线，可是她既不想站起来，又不想招呼一声侍女。古老的敬神的歌声还在她记忆中回荡，可是她的耳朵却在焦躁地谛听，——地板是不是在咕咕作响，她的生命之光是不是在闪现，唉，罪恶是不是在闯进来？……“哦，要是它进来的话，我会用祷告来祈求赦罪……我会徒步去参谒所有的圣堂……让它来吧！”

屋子里困困盹盹的，只有钟摆在滴答滴答地响着。有多少眼泪在这间屋子里流过。有多少次，索菲娅在这里神魂不定地徘徊……叫喊也罢，咬自己的手也罢，全属枉然，岁月流逝，青春萎谢……一个

姑娘，一个皇帝的女儿，注定要做一辈子的处女，要戴修女的黑尼冠……她屋子里只有一扇门——一扇通到女修道院的门。有多少公主，夜里钻在枕头当中抑住她们疯狂的号啕，揪着她们的头发，——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看见。

她们中间，有多少人虚度了一生，后来在女修道院的墓石下长眠。这些薄命的佳人，她们的名字统统被人忘记了。只有一个是幸运的，——她已经像野鸟一样冲出了少女的牢房。她答应她的心说：你尽管恋爱吧……而她的心肝宝贝，漂亮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不像人家那种执着鞭子、穿着大皮靴的丈夫，而是一个甜言蜜语的情人，一个善于奉承急性子的爱侣……唉，罪孽，罪孽！索菲娅把圣饼往旁边一搁，绵弱无力地摆了摆手，仿佛要把他推开似的，随后她仍然闭着眼睛，在那透过窗子射进来的暖洋洋的阳光里，对着热情的幻影微笑了……

十五

地板咕咕地响着。索菲娅猛一下子跳起来，凌厉地直瞪着房门，好像穿金袍的、翅膀上冒火焰的凶神恶煞马上就要扑进来似的。她嘴唇哆嗦着，随后又把胳臂肘搁在椅子的天鹅绒靠手上，脸伏在掌心里。她的心剧烈地跳着。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在低矮的门框下弯着腰，小心翼翼地走进来了。他站在那儿，一声不响。索菲娅巴不得用自己那悸动的身体像海浪一样把他卷住。可是她假装打盹：这样就更加体面，——公主做祈祷，站累了，这会儿在瞌睡，嘴唇上挂着微笑。

“索菲娅！”他轻轻地喊了一声。他朝她伛下身去，锦缎窸窣地响了一下。索菲娅的嘴唇咧开了。于是他那洒着香水的唇髭搔弄着她的腮帮，他那暖和和的嘴唇贴着她的嘴唇，而且压得很紧。索菲娅一阵哆嗦，一股没法形容的欲火打她脊梁上钻下去，仿佛一阵炽热的痉挛，在她那宽阔的骨盆里融化了。她伸出双手，抱住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头，可又把他推开了：

“唉，走开……你怎么啦？礼拜五干这个是罪过的……”

她睁开那双机灵的眼睛,跟往常一样,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俊美的容貌又把她征服了。她感觉得出他又耐不住性儿了。她摇着头,浑身都浸透了愉快……

“索菲娅,”他说,“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和伊万·安德烈耶维奇·霍万斯基都在楼底下。他们给你带来了重要的消息。下去吧。情况紧急……”

索菲娅抓住他一双手,将它们捂在自己丰满的胸口,亲吻着。她的睫毛,由于恋情洋溢而显得水汪汪的。她走到一面小镜子前,整了整冠冕,漫不经心地瞅了瞅自己的姿影——不美,可是他还是爱她……

“走吧。”

霍万斯基和公主的舅舅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站在一扇用雕花侧框装饰的窗子旁边,他们那高高的皮帽触着天花板的穹顶。米洛斯拉夫斯基穿着崭新的、御赐的皮大衣;他颧骨很宽,眼睛只有两条细缝,脸上汗涔涔的,因为吃得过饱,情绪又很激动,显出满面红光。索菲娅急匆匆向他走过去,像修女那样低着头。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尽量把胡子和嘴唇往前探出去,——他的肚子妨碍他走得更近些。

“马特维耶夫早已到了圣三一修道院①。(索菲娅那绿莹莹的眼睛睁大了)修士们像欢迎皇上一样欢迎他……预计他在五月十二日到达莫斯科。我的外甥彼得·托尔斯泰刚从圣三一修道院飞驰到这儿……他说马特维耶夫在祈祷结束以后,当着会众的面,把我们米洛斯拉夫斯基家痛骂了一场,羞辱了一顿:‘乌鸦们,’他说,‘都朝皇上的国库飞拢去了……他们想靠射击军的枪杆子跳进朝廷里来……可是办不到……我会镇压叛乱,把各射击军团分派到各个城市和边疆上去。我要折掉领主们的翅膀。我矢志不渝,要对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效忠。只是因为他年纪还小,不妨让他母亲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来摄政。这些事情办不到,我是死也不会甘心的……’”

---

① 俄国东正教最大的修道院,建于十四世纪,距莫斯科七十一公里。院内除各种礼拜堂外,还有沙皇的宫殿,一再成为宫廷内部斗争的据点。

索菲娅脸色灰白。她低着头，垂着胳臂，站在那儿。只有她那顶有角的冠冕在震颤，她那粗大的发辫在脊背上抖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在稍微远一点的阴影里站着。霍万斯基闷闷不乐地望着自己的脚，说道：

"那样的事是不会办到的……马特维耶夫不可能在莫斯科当权……"

"最糟的是，"米洛斯拉夫斯基压低着嗓子，急忙接下去说，"他还羞辱和毒骂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公爵。他说：'瓦西卡·戈利岑想篡夺王位，看来他脑袋要不保了……'"

索菲娅慢慢地转过脸去，跟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眼神碰上了。他微微一笑，——一抹淡薄的、惹人哀怜的皱纹闪现在他嘴角上。索菲娅心里明白：他的生命有危险了，他们正在谈论他的命运呢……为了这一抹细小的皱纹，她恨不得马上把莫斯科烧个精光……她抑制住激动，问道：

"射击军怎么说？"

米洛斯拉夫斯基喘着粗气。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悄悄地穿过屋子去，朝门外望了一望，随后又走回来，站在索菲娅背后。霍万斯基正想开口，索菲娅沉不住气，就把他岔断了：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起了杀机了……为什么？因为她忘不了自己寒微的出身，——在娘家，她穿的是树皮鞋……大家都知道马特维耶夫出于怜悯把她接到宫里来的时候，她连换洗内衣都没有一件呢……她从来不知道有什么闺房，她就是跟男人们在一张桌子上喝酒。"索菲娅那丰满的颈脖被衬衣的珍珠领子紧紧地扣着，一生气便鼓了起来，腮帮上也显出了一块块斑点。"太后跟我先父过的日子很愉快，她跟尼康总主教闹的笑话可也不少……我们在后宫里的人都知道……我的弟弟彼得鲁沙，——这简直是一个神话，一个奇迹——不论在面貌上，在脾气上都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戒指琤的响了一下，索菲娅把双手紧紧地握拢来，捂在胸脯上……"我是一个闺女，也不好意思跟你们谈这些国家大事……可是，如果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真想流血，那就让她流去吧……要不，你们都会脑袋落地，我也会投井自尽的……"

“有意思，听到这样的话真有意思，”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说。“你，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公爵，你把团队里的情况向公主报告一下吧……”

“除了斯特列米亚尼一个团，所有的团队都是拥护你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霍万斯基说。“射击军兵士天天成群结队地涌在司令部门口，朝窗子扔石子和棍子，还用粗野的话谩骂他们的长官……（听到这里，米洛斯拉夫斯基闷闷地咳了一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惶恐地眨巴一下眼睛，可是索菲娅却声色不动，连眉毛也没有扬一扬……）布赫沃斯托夫上校和博博雷金骑兵中尉出来申斥他们，企图加以制止，却被射击军兵士架到钟楼顶上，往下一抛，人群欢呼着：‘妙啊，妙啊！……’他们不愿意服从命令；在城郊，在白城和基塔城，他们一群群集合起来，在市场上煽动老百姓，还跑到公共澡堂里去嚷道：‘我们不要纳雷什金家族和马特维耶夫来统治我们，我们要扭断他们的脖子！’”

“他们善于叫嚷，可是我们倒要利用他们来完成大业。”索菲娅挺了挺身子，眉毛愤怒地蹙皱着。“让他们放大胆子，把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亚济科夫和利哈切夫戳在枪尖上；他们是我的仇人，纳雷什金家族全家都是……叫射击军不要害怕把那个男孩[1]，把她的那个狗崽子撵下台……后娘啊，后娘！……该死的肚子……喂，把这些东西拿去！……”索菲娅一下子把所有的戒指都捋了下来，抓在拳头里，递给霍万斯基。“把这些东西带给他们……对他们说，他们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饷金，土地，特权……可是临到紧要关头，他们可千万不能畏缩。对他们说：要拥戴我登上皇位。”

米洛斯拉夫斯基胆战心惊，只是向索菲娅乱摆双手。霍万斯基激情炽烈，龇出了牙齿……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不知道为什么用一只手掩住一双眼睛，——也许是想遮藏他脸上那种目空一切的得意神色吧……

---

① 指彼得。

十六

那年春天，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吃馅饼吃胖了。他们认为日子过得再好也没有了。扎亚茨也发了福，人变得懒洋洋的："我劳碌了一辈子，现在你们可以来替我干活了，孩子们。"他一天到晚坐在台阶上，看看母鸡，望望麻雀。他还有了个嗜好：爱吃硬壳果。因为闲着没事儿，而且吃得又太多，这样他就疑神疑鬼起来："要是那两个孩子把钱隐瞒一点该怎么办呢？他们不揩油是不可能的，哪怕只是一丁点儿。"

晚上算账的时候，他便开始盘问他们，找他们的碴儿，还搜查他们的口袋，摸他们的腮帮，看有没有把钱藏起来。夜里他也睡不好，常常想着："一个人只要跟钱接近了，他准会偷盗的。"只有一个办法：把那两个孩子吓唬一下。

有一天晚上，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兴冲冲地回来吃饭，——把账款交了。扎亚茨把钱点了一遍，说是差一个戈比……钱给他们偷了！放到哪儿去了呢？那天早晨他就削好一根棍子，这会儿便抓住阿列克萨什卡的头，动手抽打，一边还计数着：一——阿列克萨什卡，二——阿廖什卡。把他们打了一顿之后，他才叫他们吃晚饭。

"是这样！"他说，满嘴都是加酸醋和胡椒的肉冻，"一个挨过打的小伙子抵得上两个没挨过打的小伙子……我要教你们长大成人，孩子们，你们往后自会感谢我的。"

扎亚茨吃着猪肉白菜汤、蜜渍加姜的鸡肚、煨鸡面和烤肉。他把牛奶调在粥里喝着。把汤匙往没有台布的桌子上一搁，他轻轻地打了个嗝。他腮帮儿胖得发颤，眼睛只剩了两条缝。他解开裤子上的一颗纽扣，说道：

"你们要在上帝面前替我祈祷，我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吃吧，喝吧。把我看作你们的父亲吧……"

阿列克萨什卡一言不发，撇了撇嘴，把视线转到一旁。晚饭过后，他对阿廖什卡说：

"我爸打我，我才离开了他，这个家伙，那我更应当离开了。他现

在快要养成打人的习惯啦，那只骟猪。”

阿廖什卡一想到要离开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心里就害怕。不挨打，自然要好多了！可是这样的地方到哪儿去找呢？——个个人都会打你的。他在暖炕上悄悄地哭着。可是他跟他的伙伴分手也不成啊。第二天一大早，两个孩子托着装满馅饼的盘子，又上街了。

这是一个凉爽的五月的早晨。水洼蓝湛湛的。桦树叶发出清香的味儿。椋鸟对着太阳昂起了头，嘘嘘地叫着。院门外站着几个爱打闹的姑娘，慵懒得连活儿也不干了。这些姑娘当中，有几个光着脚，只穿一件粗麻布衬衫，头上戴着桦树皮编成的冠子，发辫上系着缘带。她们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狂野的神色。屋顶上的椋鸟如同夜莺似的鸣啭着，把姑娘们诱到了林子里，引到了草地上。什么样的春天哪！……“嗳，快来买蜂蜜烤馅饼啊……”

阿列克萨什卡笑着说道：

“今天晚上，让扎亚茨去等他的钱吧。”

“啊，阿列克萨什卡，可那是偷盗啊。”

“你这个乡巴佬……那个老鬼有没有给我们工钱？为了替他干活，这两个月来我们连脊背也快要累断了……喂，射击军老总，买个兔肉馅饼吧，一个铜钱买两个，刚出笼的……”

大门外面，女人和姑娘越来越多了，十字路口也挤满了人群。一队射击军小跑着走过去，月牙斧铮铮地响着，——人们给他们让路，惶恐地瞅着他们。越是走近跨越莫斯科河的万圣桥，射击军越多，人群也越密。整个岸坡上人山人海，如同苍蝇一般，——他们爬上畜粪堆，朝克里姆林宫瞭望。盖着绿色屋顶的望楼，砖墙的雉堞，克里姆林宫里的教堂、小礼拜堂、大礼拜堂的金色穹顶宁静地倒映在镜子似的水面上，难得给微波震动一下。可是人群中的谈话却并不宁静。在那城墙的堡垒后面，五光十色地露出领主邸宅和沙皇宫殿瑰奇而富丽的屋顶的地方，静谧的五月的早晨正在发生不妙的事变……谁也还没确切地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射击军骚动了一阵，可是没有穿过靠克里姆林宫一边那道架着两门大炮的桥去。那边都是些徒步的和骑在马上的人——担任沙皇禁卫的领主子弟。他们在白色的长襟衣外面，用铜弧插着天鹅翅膀挎在背上。他们人数不多，这会儿望

着成千老百姓从巴尔丘格涌过来，显然都已经给吓坏了。

阿列克萨什卡如同魔鬼似的在桥边转来转去。他跟阿廖什卡早已把馅饼卖完，把盘子也扔掉了。这不是做买卖的时候。这光景又可怕又有趣。人群里，到处都闹哄哄的。个个人都情绪激动。在这种情况下过活，大家已经觉得厌烦了。他们朝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做着威胁的手势。有一个老头儿，一个城里人，爬到一座垃圾堆上，摘掉秃脑瓜上的帽子，慢条斯理地说：

"在先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老百姓闹过一次事……没有面包，没有盐，钱不值钱，国库把银币熔掉了，换发了铜的……领主们贪馋地喝着老百姓的血……老百姓造反了，他们把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从马背上拉下来，剥掉他身上的皮大衣……那时节，有很多领主的庄宅给捣毁了，放火烧了，他们还打死了一些领主……后来，那个宽宏大度的哥萨克人拉辛在南方起事了……本来可以得到解放，老百姓可以过自由和富足的生活……可是大家不去支持他……老百姓就是软弱，他们只会嚷嚷。现在，小伙子们，除非大家团结起来，否则你们就只有等待绞刑架和断头台了。那些领主会压服你们……"

人们张大着嘴，瞧着他……情况越来越奇怪，也越来越紧张了。他们只有一点是明白的：克里姆林宫里没有权力，要动摇这座古老的堡垒，这个时机看来是挺合适了。可是该怎么办呢？

在另一个地方，一个射击军推推搡搡挤到人群前面：

"你们还在等待什么啊？领主马特维耶夫已经在破晓时分赶到莫斯科来了……你们难道不知道马特维耶夫吗？当克里姆林宫里那些糊里糊涂的领主之间发生内讧的时候，日子还过得下去……现在，真正的主宰出现了，——他会勒紧缰绳……他会征敛种种从来没有的贡赋和捐税……我们一定要在今天暴动，明天就会来不及啦。"

这些话听得大家头昏脑晕了。明天就会来不及啦！……大家的眼睛里血都冒起来了……克里姆林宫懒洋洋地倒映在水面上，仿佛是一种迷惑人的东西，——古老的，禁止人进去的，背信弃义的，堆满着金子的……城墙上，大炮旁边一个炮手也没有。好像里面样样东西都已经死去了。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高高地有几只鹞鹰在盘

旋……

突然在桥的那一边，插着翅膀的禁卫兵起了一阵骚动，传过来隐约可闻的喊声。有个人骑着一匹雪白的马，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他们不让他跑过去，抡起了锋刃宽阔的月牙斧。他一个劲儿往前赶，让牲口用后蹄直立起来，冲过去了。他帽子也丢了，发疯似的驰过了浮桥，——河水从桥板中间汩汩地往上溅，那细腿的骏马兴冲冲地摆动着鬃鬣。

成千的民众一点声息也没有。从河对岸发出一声枪响，瞄击着那个策马疾驰的人。他冲进人群，在马镫上挺起身子。他那剃得发青的头皮在摇动，狭溜溜的、鼻子长长的脸因为疾驰而涨得通红；他直喘粗气，一双深棕色的眼睛在两条像是用木炭描画过的浓眉底下闪烁。大家都认出他来了：

“是托尔斯泰……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的外甥……他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听听他要讲的话吧……”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用高亢的、断断续续的嗓音嚷道：

“同胞们！……射击军弟兄们！……灾难临头啦！……马特维耶夫和纳雷什金家刚把伊凡王子掐死了……你们要不赶快去搭救，他们也会把彼得掐杀的……赶快冲到克里姆林宫里去，否则就来不及了……”

人群嘀咕着，喧哗着，叫嚷着，随后一阵咆哮，冲到了桥头。几千个脑袋在托尔斯泰的白马周围攒动。桥嘎吱地响着，直往下弯，——他们齐膝盖泡在水里跑着。射击军一声不响，如同野兽一般，成百成百地开始过桥，把人群挤到了一边。什么地方在敲钟了：当，当，当，越敲越急，越敲越叫人心惊……别的钟楼随即响应，所有的钟都乱敲起来，莫斯科那不计其数的教堂都敲起警钟来了……

在静悄悄的克里姆林宫里，映照着阳光的小窗一扇接一扇的关上了……

十七

射击军官兵急于赶路，各团的队伍混在一起，都乱套了，大伙儿

往多棱宫和圣母领报大教堂冲去。有很多人就在半路上停下来，去捣开领主庄宅的坚实的大门，或是爬到钟楼上去敲警钟。那口叫做“伊凡大帝”的钟，发出极其洪亮沉重的可怕的低音。在庄宅与庄宅之间的狭窄的巷子里，在石头造的修道院的园地里，在一长排一长排衙门的黄澄澄的围墙里，横着一具具尸体，而领主家受伤的奴仆也在那儿哼叫着爬来爬去。许多带鞍子的马在仓皇地狂奔，人们把这些牲口抓住的时候都笑起来了。他们吆喝着，用石头砸着窗子。

射击军、居民和成群的孩子（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自然也混在里面）都眺望着那占克里姆林广场四分之一地位的五光十色的皇宫。石头的或是木头的殿宇，高高的楼房，矮矮的木屋，甬道，望楼和尖塔，漆的是红色、绿色和蓝色，有的是用薄木板、有的是用大圆木建制的，——都由无数的走廊和楼梯串连起来。几百个天幕形的或是球茎形的屋面，带着奇形怪状的屋顶——凹槽形的、圆桶形的、活像鸡冠一样锯齿形的，闪烁着金光和银光。这儿住着大地的主宰，上帝之下的第一人……

到底叫人惶悚得厉害。没有一个平常人胆敢拿着武器走近这儿；连领主们也得在宫门外下马，徒步穿过泥泞的庭院，帽子抓在手里，诚惶诚恐地斜眼觑看豪华的窗子。人们站在那儿东张西望。“伊凡大帝”钟的噪音凄凉地直锤着他们的胸口。大家都慌张起来了。这时有几个大胆的人冲到了人群前面：

“弟兄们，你们干吗张大着嘴呆在这儿？他们已经把伊凡王子勒死了，他们正在要彼得皇帝的命呢。赶快，把梯子架起来，冲到台阶上去！”

一阵深沉的隆隆声从成千上万的人群中传过去。军鼓震耳地擂响了。“快走，快走！”许多疯狂的噪音在呐喊。二十个射击军士兵猛一下子冲出来，爬过栅栏，拔出弯刀，扑到了宫殿的正廊上。他们捶着铜制的宫门，还用肩膀去撞。“赶快，赶快，赶快！”人群中发出一阵怒吼。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几把梯子，在他们头顶上传递着，架到了多棱宫的窗口和台阶侧厢的栏杆上。大家就往那些梯子上涌去。他们咬牙切齿地吼道：“把马特维耶夫交出来，把纳雷什金一家人交出来！……”

十八

“他们会杀死我们的，他们一定会杀死我们的！……怎么办呢，阿尔塔蒙·谢尔盖耶维奇？……”

“上帝是慈悲的，太后。我出去跟他们谈谈吧……喂，去请总主教没有？那就再派人去跑一趟吧……”

“阿尔塔蒙·谢尔盖耶维奇，正是他们，正是我的那些仇人……亚济科夫亲眼看见，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有两个人化了装，跟射击军在一起……”

“你们妇道人家的事是祈祷，太后……”

“他来了，他来了！”许多噪音在门厅里嚷嚷。约阿基姆总主教走进来了，他的权杖的尖头杵着槲木地板。他那双藏在黝黑的凹窝里的无神的眼睛打量着穹顶底下低矮的窗子。外面，爬在梯子上的射击军士兵把头紧贴在五颜六色的小窗玻璃上。总主教举起一只干枯的手，做了个威胁的姿势，那些脑袋便缩回去了。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跑到总主教跟前。她那胖胖的脸，在黑狐皮帽子底下如同白手巾一样苍白。她攀住他一只冰冷的手，连连亲吻，嘟嘟嚷嚷地说着：

“救救我们，大主教，救救我们……”

“大主教，情况很糟，”阿尔塔蒙·谢尔盖耶维奇严肃地说。总主教张大瞳孔，向他转过脸去。马特维耶夫摆了摆那绺剪成方形的花白胡子。“这是密谋，公开的叛乱……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嚷嚷些什么……”

马特维耶夫有一双鹰眼，一个细瘦的鼻子，看去像是一幅古老学派的圣像；他很镇定：在那长长的一生中，他早已经历过很多事情，死里逃生也已经不止一次了。只有一种感情仍然在他心头燃烧着：狂妄自大的权势欲……他克制了在他皱瘪的眼皮上颤动的怒火，说道：

“只要先把他们从克里姆林宫里赶出去，随后再来收拾他们……”

窗外，撞击和呐喊的声音响彻云霄。太后的弟弟伊万·基里洛维

奇·纳雷什金踮起脚，在屋子里跑来跑去，从这个门跑进，又从那个门跑出；射击军和领主们恨他比恨魔鬼还凶。他虽然只有二十四岁，却已经当了领主；他长得很漂亮，是个花花公子；据说他早已在自己头上试戴过皇冠了。他那撮乌黑的小唇髭，看去仿佛黏在发青的脸上似的：他好像已经预先看到了第二天自己就要在刑台上受到的拷问和残酷的极刑。他把波兰款式的衣袖一甩，嚷道：

"索菲娅来了！"说完他就从门里出去了。一个孩子般高矮的侏儒，摆动着罗圈腿，东倒西歪地跟在他后面，手里拿着一顶丑角的尖顶帽，满是皱纹的脸上净是泪水，似乎他也预感到了第二天自己会出卖主子。

索菲娅、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和霍万斯基急匆匆走进来了。索菲娅的腮帮上厚厚地涂着一层胭脂。她穿着一身金线锦缎的衣服，戴着一顶珍珠串成的高冠。双手交叉在胸前，她向太后和总主教深深地行了个礼。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倒退一步，仿佛索菲娅是一条毒蛇似的；她眨巴着眼睛，可是一句话也没说。

"老百姓在发怒了，他们做得对，"索菲娅大声说道，"你应当带着两个弟弟一起出去让他们看一看，母后殿下……天知道他们在嚷嚷些什么——说是两个孩子全被弄死了……跟他们讲一讲，许一点恩典给他们，——他们随时都会冲进皇宫来呢……"

说话的时候，她那雪白的牙齿在轧轧作响，绿幽幽的眼睛喜悦而激动地闪烁着。马特维耶夫向她走拢一步：

"这不是女人们算账的时候……"

"那么你自己出去让他们看一看……"

"我并不怕死，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

"不要争吵了，"总主教说，用权杖杵了杵地板。"把伊凡和彼得两个孩子带出去让他们看……"

"不成！"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嚷道，手抓着太阳穴。"大主教，我不同意……我害怕……"

"把两个孩子带到殿外正廊上去，"总主教又说了一遍。

十九

接着，正廊的铜门上的锁就嘎嘎地响了。人群涌了过去，大家屏住气，聚精会神地望着。鼓声沉寂了。

阿列克萨什卡用一双手、两只脚攀住台阶上一根大肚子的圆柱。阿廖什卡不甘落在他后面，尽管心里很害怕。

宫门敞开了。人群看见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穿着一件寡妇的黑色宽短袖长衣，披着一袭金线锦缎的斗篷。她望着下面成千上万只紧盯着她的眼睛，身子兀自在摇晃。有人伸过手来，递给她一个穿着鲜艳而紧窄的长襟衣的孩子。太后腆起肚子，用力把他抱起，让他站在台阶的栏杆上。那顶莫诺马赫皇冠[①] 已经滑到了他的一只耳朵上，露出来乌黑的剪短的头发。圆圆的腮帮，短短的鼻子，他探出了颈脖。眼睛圆溜溜的，如同一只耗子。小小的嘴因为害怕而闭得很紧。

太后原想说几句话，可是一阵昏眩，头往后面倒了下去。马特维耶夫从她背后走上来。人群中发出一阵深沉的吼叫……他一只手搀着另一个孩子，比彼得稍微大一点，脸蛋瘦瘦的，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气，下嘴唇耷拉着。

“哪一个在你们面前造谣？”马特维耶夫把花白的眼眉皱了一皱，用仍然很有力的老年人的嗓音开腔了。“哪一个造谣说皇上和皇子已经被勒死了？……你们大家看吧：太后手里抱着的就是沙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又健康又愉快……这儿是伊凡皇子，”他把那个漫不经心的孩子举起来让大家看。“蒙上帝的圣恩，他们两位都好好地活着嘛……（人群中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说道：“正是他们嘛，倒一点也不假咧……”）射击军弟兄们，你们安安静静地回到家里去吧……要是有什么需要，要是有什么请求或是申诉，那就派几个请愿

---

① 这是阿列克谢斯·康姆尼奴斯皇帝送给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王权的标记，以纪念他的外祖父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莫诺马赫。以后，俄罗斯皇帝加冕时都用到这顶皇冠。

代表来……”

霍万斯基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从台阶上走下来，到了人群里。他们用手搭在射击军和老百姓的肩膀上，劝他们散开，可是话说得好像有种嘲笑的味道。本来仿佛已经平静下去的人群，这会儿又爆发出一阵怒吼声：

“哼，他们活着，活着又有什么相干？……”

“他们活着，我们自己会看到……”

“我们反正不离开克里姆林宫……”

“不要把我们当傻瓜……我们明白你们那一套花言巧语……”

“往后你们又会在衙门前面扯破我们的鼻孔了……”

“把马特维耶夫和纳雷什金一家人交给我们！……”

“把伊万·基里洛维奇·纳雷什金交出来！……他把皇冠都在头上试过了……”

“还有那些吸血鬼，领主们……把亚济科夫交给我们！……还有多尔戈鲁基！……”

他们喊着大家所憎恨的领主们的名字，吼声越来越凶悍了。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脸色又刷地发白，她用双手搂住儿子。彼得那圆圆的脑袋左右转动，——有一个嗓音带着笑嚷道：“瞧哪，他简直像一头猫！”射击军司令官的儿子米哈伊尔·多尔戈鲁基公爵从台阶上跑下来，武器铮铮地响着。他穿戴漂亮，举止傲慢，身上是紫红色丝绒和黑貂皮衣服，他把鞭子一扬，向射击军士兵们喝道：

“我父亲在害病，你们这些狗东西倒高兴了。流氓！滚开，你们这帮恶狗，奴才！……”

鞭子呼呼地响着，射击军后退了……可是时势已经变了，不应当用这种口气来跟他们讲话的……他们喘着粗气，随后一阵怒吼，向他探过身子去：

“你还没有被人从钟楼上扔下来过吧？……你算老几，小崽子？……揍他，弟兄们！……”

他们一把揪住他的腰带，把它扯开，他那件丝绒长襟衣一下子就给撕了个粉碎。米哈伊尔·多尔戈鲁基拔出军刀，一面抡着，一面退回台阶上。射击军放下枪，追扑上去。他们把他抓住了。太后发疯

似的尖叫起来。多尔戈鲁基被抛到空中，叉开四肢掉下来，在踩着他、撕扯着他的人群里消失了。马特维耶夫和太后朝门口冲过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奥夫谢·勒若夫一伙从多棱宫的门厅里奔出来了。

“揍马特维耶夫，”他们嚷道。

“对，对！”人群怒吼着。

奥夫谢·勒若夫从背后扭住马特维耶夫。太后摆动了一下衣袖，向阿尔塔蒙·谢尔盖耶维奇紧靠过去。伊凡皇子被推倒在地上，哭了起来。彼得那圆圆的脸歪扭着，抽搐着；他用双手抓住马特维耶夫的花白胡子……

“把他拖开，不要害怕，把他拉走！”射击军嚷嚷着，举起了矛枪，“把他扔到我们这儿来！”

太后被拉开了，彼得像只小猫一样被抛在一边。马特维耶夫张大了嘴，他那魁伟的身体突然被高高地举起来，两腿叉开着，随后摇摇晃晃地往下落在矗立着的矛枪上。

于是射击军、老百姓和孩子们（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也在内）一起冲进了皇宫，打几百间屋子里涌过去。太后和两个孩子仍然待在台阶上；她已经昏过去了。霍万斯基和戈利岑又走到那些依旧留在广场上的人们那儿，这时人群中发出一片叫喊：

“我们要伊凡做皇帝！……”——“让两个人都做皇帝！……”——“我们要索菲娅！……”——“对！对！……”——“要索菲娅当政！……”——“要在红场上为我们立一座记功碑①，纪念我们将要永远得到自由！……”

---

① 索菲娅利用射击军剪除异己，从而取得摄政的高位，为此，射击军要她立碑以记其功。

第　二　章

一

射击军骚动了一阵。他们杀死了不少领主：皇太后的两个兄弟伊万·纳雷什金和阿法纳西·纳雷什金，尤里·多尔戈鲁基和米哈伊尔·多尔戈鲁基公爵，格里戈里·罗莫达诺夫斯基和安德烈·罗莫达诺夫斯基，米哈伊尔·切尔卡斯基，马特维耶夫，彼得·萨尔特科夫和费多尔·萨尔特科夫，亚济科夫和其他一些门第较低的贵族。他们领到了士兵的饷金——二十四万卢布，另外每个人又得了十卢布的奖金。（为了发放这笔钱，国库不得不到各个城市去搜刮金银器皿，把它们熔了，铸成货币。）红场上立了一根柱子，柱子四周写上那些被杀死的领主的名字，连同他们的罪状和暴行。射击军还要求颁赐特权书状，载明不论现在或将来，领主立誓永远不再辱骂他们，永远不再称他们为乱党或叛徒，永远不再无缘无故判处他们死刑，发配他们流放。

把克里姆林宫里储藏的东西喝完吃光以后，射击军便回到他们的驻地，城厢居民回到他们的城郊。于是一切又按老样子进行下去。任何新的情况都没有发生。百年来的愁云惨雾——贫穷、奴役和苦难，仍然笼罩着莫斯科，笼罩着各个城市，笼罩着散处在辽阔大地上的几百个郡县。

屁股上留着鞭痕的农民好歹耕掘着令人憎恶的土地。市郊居民受不了贡赋和捐税，在寒冷的屋子里悲号。所有的小商人都在哼叫。领地不多的贵族穷困下去了。田地贫瘠：庄稼能种一收三就要谢天谢地了。连领主和大商人也在发牢骚。从前，一个领主需要多少东西呢？一件黑貂皮里子的大衣，一顶海龙嗉缝成的皮帽，荣誉心便满足了。在家里，他只要喝喝腌肉白菜汤，睡睡觉，做做祷告。可是如今，他的眼神变得贪婪起来了：他要过一种不低于波兰贵族、或是里

夫兰人、或是德国人的生活：他听的多了，看的也广了。心里燃烧着贪欲。领主们摆开了一百个婢仆的排场。于是给他们穿鞋子，穿有纹章的长襟衣，给这批贪得无厌的人吃好喝好，需要的钱就要比从前多得多。住在木头房子里也觉得有失体面了。从前，领主或是他的夫人出门的时候，总是乘一辆套着一匹马的雪橇，一个家奴骑在套环后面的马背上。颈圈、笼头和肚带上往往挂满狐狸尾巴，使别人看着艳羡。现在，你非得去但泽订购一辆镀金轿车、套上四匹牲口不可，否则你就没有面子。可是钱在哪儿呢？不容易弄，实在不容易弄啊。

买卖不景气。卖给本国人吧，你也卖不掉多少，他们自己也没有钱。销到外国去吧，你也没有办法，——没有工具来运啊。海洋都是属于别的国家的。海外贸易统统操在外国人的手里。当你听到外国在做着什么买卖的时候，你准会难过得把脑袋直往墙壁上撞呢。什么妖魔控制着俄罗斯这个国家啊？到底要到哪一天你才会前进呢？

莫斯科这时候有两个皇帝——伊凡和彼得，而在这两个人之上还有一个摄政王索菲娅公主。一批领主下台了，另一批领主上了台。就是这么一回事。生活很郁闷：时间停滞了，一点指望也没有。红场上的记功碑旁边，曾经有一个拿月牙斧的哨兵站过岗，可是这个人不知往哪去了。老百姓把各种各样的垃圾尽往柱子四周堆。市场上，人们又发起牢骚来，谣言悄悄地传播着。射击军开始怀疑了：上一回他们没有把事情搞彻底，吵得很凶，可是成效没有。他们是不是应当趁时机还不算晚的时候完成那未竟之功呢？

老年人都说从前生活一直过得很好：物价便宜，粮食充足，人也优雅。乡村里，男人跟女人一起跳轮舞。在市郊，人们懒怠得都发胖了。抢劫的事从来也没听说过。唉，那样的日子是有过的，可是现在已经过去了！……

有一天，六个分裂派① 教徒出现在射击军驻扎的郊区，他们都是读过许多经卷的人，干瘪得活像骷髅，信心却十分坚定。"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他们跟射击军士兵说，"那就是摆脱尼康派总主教和

① 亦称"旧教派"，是由东正教中分裂出来的教派。反对官方教会，主张保持宗教旧礼仪，长期遭沙皇当局的迫害。

整个尼康化、波兰化了的领主贵族议会，恢复我们畏神派的信仰，恢复我们古老的生活方式。"那些分裂派教徒还把索洛韦茨修道院[1]印发的小册子念出来——关于怎么样避免尼康派的诱惑，以及怎么样拯救他们的灵魂与生命。射击军士兵们听得都哭起来了。一个名叫尼基塔·普斯托斯维亚特的分裂派长老，站在市场里一辆大车上面，向大家念着索洛维茨印的一本小册子：

> 同道们，我已经看见了反基督者，我的确已经看见了……有一次，我因为想起了反基督者就要到来，心里很悲伤，便开始做祷告，可是竟睡熟了，真是该死。于是我看见田野里有无数无数的人。有一个站在我旁边。我就对他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他答道："反基督者就要来了，待在这儿，不要害怕！"我倚着叉状的长杖，精神饱满地站着。啊，他们引着一个赤裸的人走过来了，那个人浑身发着恶臭，样子十分丑陋，喷火吐焰，从他嘴里、鼻孔里和耳朵里都有奇臭难闻的火焰冒出来。跟在他后面的是我们的皇上，还有当朝显宦、领主、侍臣、杜马贵族……我于是向他啐唾沫，我觉得恶心，又觉得可怕……我从圣书上知道，他不久就要来了。他的歹徒，那些疯狗，为数已经很多了……

他们应当要求什么，这一下就很明白了。射击军涌到克里姆林宫里。射击军政厅总监伊万·安德烈耶维奇·霍万斯基宣布拥护分裂派。那六个骨瘦如柴的分裂派教徒和尼基塔·普斯托斯维亚特，三天没吃一点东西，也没喝一滴水，把读经台、木十字架和古籍[2]带到多棱宫里，当着索菲娅的面，咒骂和侮辱总主教和僧侣。射击军集合在殿外正廊上高呼："我们要分裂派，我们要古老的生活方式！"有的还强横地说："这是长公主进修道院的时候了，别再扰乱国家啦。"只剩下一个办法，索菲娅于是勃然大怒，威胁着说：

"你们是不是要拿六个不学无术的农民修道士来撤换我们？如果是那样，我们这些皇帝就没法继续住在这儿，我们得到别的城市

---

① 索洛维茨修道院建立于十五世纪前半叶，坐落在白海的索洛维茨岛上，后来成为反尼康派运动的中心。

② 指没有经过一六五三年尼康总主教主持下的宗教会议订正的经书。

去,把我们的落魄、把你们的叛逆昭告全国人民……"

射击军明白索菲娅这种威胁的意义,大家便惊慌起来了:"万一她把贵族民军调来攻打莫斯科,弟兄们,那怎么办?……"于是他们就往回退,开始谈判了。那时候,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已经下命令把一桶桶伏特加和啤酒从皇宫的地窖里搬到了广场上。射击军动摇起来,心里迷迷糊糊的。有一个人嚷道:"旧教干我们什么屁事,那是神甫们的事,打死分裂派教徒!"一个骨瘦如柴的长老当场被砍掉了脑袋,另外两个被活活地掐死,其余几个好容易逃脱了。

该死的领主用酒灌醉了老百姓,自己倒脱身了。莫斯科一片喧嚷,如同蜂窝一般。个个人都把自己的看法大声地说出来。那时候没有出现一个带头的人,——骚动是毫无组织的。他们捣毁了官家的酒店。他们把衙门里的书记官给抓起来,撕成了粉碎。不论乘马,或是步行,在莫斯科来去总是有危险。领主们的庄宅受到围困,领主们发枪射击,好容易把他们打退了,——在那些日子里,常常发生大规模的流血战斗。整排整排的木头房子被烧掉。街头市集,到处都横陈着尸体,没有人收拾。谣传领主们已经把贵族民军调到莫斯科来,——说他们打算一下子把叛乱扑灭。于是射击军和一批逃亡的农奴,又一次涌进克里姆林宫,把请愿书戳在矛枪上,要求把所有的领主全部交给他们审判和惩办。索菲娅气得脸色发白,走到了殿外正廊上:"他们在你们面前胡诌贵族民军的事,我们连想也没想到。这我可以亲吻十字架起誓,"她嚷道,一面扯着胸前那个镶着钻石的闪闪发光的十字架,"一定是马特维伊卡郡主给我们造的谣。"于是他们就把那个没落了的鞑靼郡主马特维伊卡从台阶上扔到射击军的矛枪上:让她去死吧!

马特维伊卡被撕成了粉碎,狂暴发泄了,射击军又空着双手回去了……莫斯科喧腾吵闹了三天三夜;一群群乌鸦给一阵阵警钟声吓跑了,在城市上空高高地盘旋着。就在那个时候,有一批最不顾死活的人却下了这么一个决心:把头儿干掉——把两个皇帝和索菲娅统统杀死。可是等莫斯科在第四天醒来,克里姆林宫早已什么人也没有了:两个皇帝不见了,公主也不见了,——他们都跟领主们一起逃走了。于是人们陷入了恐慌的境地。

索菲娅到了科洛缅斯科耶村，派宣诏官到各县去召集贵族民军。整个八月，她一直在莫斯科周围转悠，遍访各个村镇和修道院，在教堂门口诉苦，告诉大家她的委屈和落魄。克里姆林宫里只剩下了伊万·安德烈耶维奇·霍万斯基和射击军官兵。他们便开始寻思：为什么不拥戴他做皇帝？他极孚众望，既是世家出身，又是旧教徒。这样，寻常老百姓也就有了自己的皇帝了。

贵族们指望得到优厚的赏赐，便都麻利地跨上了坐骑。一支二十万左右的大军在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附近集合了。这一段，索菲娅一直像鸟儿似的在莫斯科周围转来转去。九月里，她派出一支骑兵，在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的指挥之下，一天拂晓突然袭击普什基诺村。伊万·安德烈耶维奇·霍万斯基带着射击军正在莫斯科郊外的村子里巡视，那一夜就宿在那边小山岗上一个帐篷里。射击军无忧无虑地熟睡着。就这样在梦里，他们统统被军刀砍烂了。伊万·安德烈耶维奇仅仅穿一身衬衣，从帐篷里冲出来，抡起月牙斧。米哈伊尔·特尔托夫从马鞍上跳下来，直扑到他肩膀上。他们把霍万斯基往特尔托夫的马鞍上一缚，将他解到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索菲娅正在那儿庆祝她的命名日。在村子口，从屋子里搬出来的长凳上坐着那些领主，戴着头盔，披着斗篷，一副战时打扮。米哈伊尔·特尔托夫把霍万斯基从马鞍上往下一甩，衣衫不整的霍万斯基便跪在草地上，他因为悲伤，因为羞愧，哭起来了。贵族杜马秘书官沙克洛维特宣读他的罪状。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狂暴地嚷道："胡诌！如果没有我，莫斯科老早已经齐膝盖浸在血泊里了！"要领主们叫这样一个世家子弟流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坐在那儿，脸色比雪还白。他和霍万斯基两个都是格底敏[①] 的后裔，而这样一个后裔如今却在受那些出身寒微、新近升迁的人的审讯。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看出这种动摇的情况，便走到骑着马的人们那儿，跟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附着耳朵说了几句。斯乔普卡猛一下子穿

① 格底敏(1316—1341)，立陶宛大公，自称为"立陶宛和罗斯国王"，在位时大大地扩充了立陶宛国家的疆土，屡次战胜日耳曼骑士团，并收复了被日耳曼骑士团所占领的许多城市和土地。

过村子，往索菲娅的绸帐篷飞驰而去，随即又飞驰回来，把小鸡和小孩都冲散了。“摄政王吩咐你不要迟疑，就把公爵干掉吧。”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急忙离去，用手绢遮住眼睛。米哈伊尔·特尔托夫一把揪住霍万斯基的头发，将他拖到尘土飞扬的路上，霍万斯基疯狂地号叫起来。就在村子口，霍万斯基的脑袋被砍落了。

射击军没有了头儿。一听到判处死刑的消息，他们就惶恐地冲进克里姆林宫，关上大门，装好大炮，准备应付围攻。

索菲娅赶紧撤退到不易攻克的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她把贵族民军的指挥权交给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就这样，双方对峙，互相威胁着，期待对方会被吓倒。射击军首先气馁了：他们派了个请愿团赶到圣三一修道院。他们出面认罪，就这样丧失了自由。红场上的记功碑拆除了。自由书状撤销了。以残酷闻名的沙克洛维特奉派担任射击军政厅总监。许多射击军团被调到了外省城市里。老百姓变得比水还静，比草还低。漫无止境的沉寂又一次笼罩了莫斯科，笼罩了整个大地。一个个年头慢慢地过去了。

二

黄昏时候，阿列克萨什卡傍着围栅在街上奔跑。他的心如同刀割一样刺痛，他的眼睛给汗水弄迷糊了。远处一幢着了火的房子，阴沉沉地照亮了辙窝里的一汪积水。在他背后二十步，他那喝醉了酒的父亲丹尼拉·缅希科夫也在奔跑，沉甸甸的靴子大声地踩响着。这一回，他手里拿的不是鞭子，而是一柄贼亮贼亮的、弯弯的刀子。“站住！”丹尼拉用怕人的嗓音喊道。“我要杀死你！……”阿廖什卡老早已经落在后边，爬到一棵树上去了。

阿列克萨什卡没看见父亲已经有一年多了，这会儿却在一家被捣毁、被放火烧了的酒店旁边劈面碰到了他，于是丹尼拉马上就去追赶他的儿子。这一阵，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虽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可是日子过得很愉快。在城郊，大家都很熟悉这两个孩子，也很愿意招留他们宿夜。一个夏天，他们就在莫斯科周围的林子里和小河边游荡。他们捕捉些善于鸣叫的鸟，拿去卖给商人。他们从

人家菜园里偷些鲜果和蔬菜。他们一直希望捉一只熊来训练训练，可是那种野兽实在不容易弄到手。他们也捕鱼。

有一天，他们在洛西诺夫岛的密林里流出来的平静而清澈的雅乌扎河边垂钓，忽然看见对岸坐着一个孩子，双手托着下巴颏。他衣服穿得挺古怪：白袜子，外国式的绿色长襟衣，镶着鲜红的翻领，钉着闪亮的纽扣。离他不远，屹立在一个小山岗上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的鸡冠形屋顶从菩提树丛后面露出来。这些景色本来全都看得见，倒映在河水里，辉煌绚烂，五光十色，——而现在却给密密层层的叶簇挡住，有几分荒芜的景象。

女人们正在宫门旁边和草地上跑来跑去，喊着什么人，——说不定就在寻找这个孩子。可是他却气呼呼地坐着，躲在牛蒡草后面，也不理睬她们。阿列克萨什卡往作为鱼饵的虫蛆上面吐了口唾沫，隔着河喊道：

“嗨！把我们的鱼给吓跑了！……留神，要不啊我们就会脱掉裤子，泅过河来，——看你逃不逃得了我们一顿揍……”

那孩子只是哼了一下。阿列克萨什卡又说了：

“你是谁？你是哪一家的孩子？……”

“我会下个命令叫你的脑袋落地，”那个孩子答道，嗓音有点儿沙哑，“那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谁啦！……”

阿廖什卡马上跟阿列克萨什卡嘟囔了一句：

“得啦吧，那是皇上啊，”他把钓竿一甩，打算撒腿就跑。可是阿列克萨什卡那蓝漾漾的眼睛里现出一副淘气的神情：

“等一下；要逃，时间也尽够呢。”他把钓钩投下去，笑着，望着那个孩子。“你以为我们会给你吓倒吗？砍掉脑袋，真是的！……你坐在那儿干什么？她们都在找你呢……”

“我坐在这儿，就是要躲开那些女人。”

“我来瞅一瞅，——你不是我们的皇上吗，呃？”

那孩子没有马上就回答，——听他说话这么大胆，显然觉得很惊奇。

“是皇上又怎么样？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什么相干？……要是你去给我们弄点儿蜜糖饼干来……(彼得

定睛瞅着阿列克萨什卡，纹丝儿笑意也没有。)说真的，你跑去弄点儿东西来，那我就变一套戏法给你看。"阿列克萨什卡摘下帽子，从衬布里面拿出一支针。"瞧，这是一支针，是不是？……要是你乐意，我会把这支针打我腮帮上穿过去，带着线，一点也不会有什么……"

"你是在胡诌吧？"彼得问。

"瞧，我可以画十字。要是你乐意，我可以用脚来画十字。"阿列克萨什卡麻利地坐下了，抓起一只光脚，画了个十字。彼得更觉得惊奇了。

"皇上是不会跑去给你们弄蜜糖饼干来的，"他嘟哝说。"可是你肯不肯收几个钱，把针穿一下？"

"给一个银戈比，我可以穿三次，一点也不会出什么事。"

"你是在胡诌吧？"彼得好奇地眨巴着眼睛。他站起来，从牛蒡草后面朝宫殿的方向瞅了一眼，有几个女人仍然在那儿跑来跑去喊他，随后他顺着岸坡往木桥那边奔去。

过了木桥，他发现自己跟阿列克萨什卡相隔只有几步路。蓝幽幽的蜻蜓打水面上嗤的一响掠过去。浮云和一株被雷劈的垂柳倒映在水里。阿列克萨什卡站在这株柳树底下，给彼得变了那套戏法，——他把带着黑线的针打腮帮上穿了三次，一点也没有什么：没有流一滴血，只是在腮帮上有三个肮脏的斑点。彼得的眼睛瞪得溜圆，活像一只猫头鹰。

"把针给我啊，"他不耐烦地说。

"钱呢？"

"拿去！……"

阿列克萨什卡接住了丢给他的一个卢布。彼得拿了他给的针，动手往自己腮帮上穿去。他把针刺进去，又把它拉过来，笑着，将头发鬈曲的脑袋往后面扬了一扬："不比你差，不比你差！"他把那两个孩子给忘了，兀自朝宫殿奔去，说不定要去教那些领主怎样把针从他们的腮帮子上穿过去吧。

这个卢布是新的：一面是一只双头鹰，一面是摄政王索菲娅的像。阿列克萨什卡和阿廖什卡从来没得到过这么多的钱。从此以后，他们常常来到雅乌扎河边，可只能远远地望见彼得。有时候，他

骑着一匹小马，后面跟着一些胖胖的骑着马的老家人；有时候，他带着一只鼓，走在一帮小伙子前头，齐步行进，这些小伙子都穿着德国式的长襟衣，扛着木制的火枪，还是那些老家人在他们周围瞎忙一阵，摆动着胳膊。

"干这种无聊事儿，"阿列克萨什卡坐在那株被雷劈的柳树底下，这样说。

那年夏末，他终于用半个卢布从茨冈人那里买来了一头熊。那熊又小又瘦，背上长着一个驼峰，如同一只野猪。阿廖什卡牵着它的鼻环，阿列克萨什卡唱歌，跳舞，跟它殴斗。可是一到秋天，雨水把莫斯科的街道和广场弄得齐膝盖净是污泥。没有地方跳舞。也没有人肯招留他们带着这种野兽进去歇宿。再说熊的食量又很大，——他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头熊身上了，而且它又老想躺下来冬眠。他们只好亏本把它卖了。到了冬天，阿廖什卡穿着尽可能破烂的衣服，乞求人家的施舍。阿列克萨什卡光着上身，在教堂广场的严寒中索索打抖，装成哑巴和瘫子；就这样他募化了很多的钱。他们用不着怨天尤人，却舒舒服服地把个冬天打发过去了。

接着，大地又干燥了，树林苞了青，鸟儿开始歌唱了。他们的生活过得挺充实：一大早到雾蒙蒙的河上去钓鱼，白天到市集上去闲逛，傍晚到树林里去设置陷阱。人们好几次警告阿列克萨什卡："留神，你老子在莫斯科到处找你，已经找了好久了，他说是要宰了你。"阿列克萨什卡只是从牙缝里老远吐了一口唾沫。如今，他突然地、出乎意外地果然跟他碰上了……

阿列克萨什卡跑完整条老巴斯曼街，他的腿便抽起筋来。他不再回过头去张望，只听得丹尼拉那沉甸甸的靴子声和气咻咻的喘息声在他背后越来越近了。哦，完啦！"救命啊！"阿列克萨什卡尖起嗓子叫喊……

正在这时候，一辆高敞的马车摇摇晃晃地从一条巷子里冲出来，驰进那有着一家著名酒店的拉兹古利亚伊街。两匹前后打直串连在马车上的马，放步疾驰着。一个穿长袜子、戴宽边帽的外国人，骑在打头的一匹马上。阿列克萨什卡立刻一扭身朝后轮子转过去，攀住车轴，爬到了马车后面的踏脚板上。丹尼拉一看见这个光景，就吼

道:“停车!”可是那个德国人却使劲抽了他一鞭,丹尼拉上气不接下气地咒骂着,跌倒在污泥里。马车往前驰去了。

阿列克萨什卡坐在踏脚板上歇气,——他得离开这个地方,越远越好。过了波克罗夫斯基门,马车踅进一条平坦的大道,速度加快了,没大一会就赶到一道高高的栅栏前面。一个外国人从大门里走出来,不知问了句什么。马车窗子里便探出一个脑袋,蓄着长长的鬈发像是一个神甫,可是脸却刮得很干净,答道:“弗朗茨·勒福尔特。”大门开了,阿列克萨什卡竟来到了库奎河边的外侨区。车轮在沙地上嚓嚓作响。亲切的灯光从小巧的房舍的窗子里射出来,照亮了低矮的围栅,剪齐的小树,以及沙土小径当中那些柱子上头的玻璃球儿。房子前面的花园里,开着一片白花,发出一股清幽的香气。这儿那儿,长凳上或是门庑里,坐着一些外国人,戴着毛线帽子,拿着长长的烟斗。

“我的妈呀,他们生活得多舒服啊!”阿列克萨什卡暗自想道,在马车后面兀自转动着脑袋。闪烁的灯光弄得他眼花缭乱。他们驰过一个四四方方的池塘,塘边立着许多栽在绿色桶子里的小树,小树与小树之间点着一盏盏灯,把几条小船照得通亮。船里坐着一些女人,戴着插有羽毛的帽子,胳膊一直赤裸到臂肘,连喉咙也都露在外面,裙子撩得很高,生怕把它们弄皱,笑着,唱着。就在这儿一架风车底下,一对对男女正在一家酒店门前携手跳舞,那里灯火辉煌。

到处都有射击军士兵在走动。在克里姆林宫,卫兵总是既严肃又沉默,可是在这儿,他们却敞开着大衣,也不带什么武器,手挽着手,走着,唱着歌,笑着,高高兴兴,平平静静。在这儿,一切都很平静,很亲切:仿佛是个世外桃源,真要叫你刮目相看呢……

忽然,他们驰进一个宽阔的庭院,庭院中央有一口小小的圆池,有喷泉在喷水。庭院深处,现出一幢墙壁抹成砖头形状的房子,前面有几根白色的壁柱。马车停了。那个头发很长的人从车子里走下来,看见了阿列克萨什卡,这时阿列克萨什卡已经从踏脚板上跳下了。

“你是谁?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问,发音很可笑。“告诉我,孩子,你是不是小偷?”

"我——小偷？我要是小偷，你就把我打死好啦！"阿列克萨什卡乐滋滋地瞅着那张刮得很干净的脸，那上面有一个狮子鼻和一张小小的、笑嘻嘻的嘴。"你在拉兹古利亚伊街上，有没有看见我爸拿着刀子追我啊？"

"嗯！我看见……那个样子叫我发笑：一个大人追一个小孩……"

"我爸当真会宰了我呢。请你给我一点什么活儿干干吧……好大叔！……"

"活儿？你能干什么活儿？"

"什么都能。首先，你爱听的歌我都会唱。我会吹风笛，吹角笛，打响板。我会逗人发笑，——不止一次，我叫人都笑破了肚子。还有跳舞！——我能从早跳到晚，不流一滴汗……你叫我干什么，我就会干什么……"

弗朗茨·勒福尔特抬起阿列克萨什卡那尖尖的下巴颏。这孩子显然很使他喜欢。

"嗯，你这个孩子很不错……你身上很脏，该弄块肥皂来洗一洗……过后我给你一点衣服……你就替我干活……不过，要是你偷东西……"

"那样的事我不会干的，我又不是没有头脑，"阿列克萨什卡说得那么肯定，弗朗茨·勒福尔特就相信了。他把关于阿列克萨什卡的事，向马夫大声吩咐了几句，便吹着口哨，朝那幢房子走去，一路上尽把脚掌往外翻，仿佛在迈着舞步似的，说不定那是因为近处池边正在演奏音乐，而外国女人又在挑逗地尖声笑闹吧。

三

"那的确已经够了，尼基塔·莫伊谢耶维奇，可千万别叫孩子伤脑筋啊……"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一说这句话，沙皇彼得本来在念《使徒行传》，念到半句就停下来了，急忙用沾满墨水的手指画了个十字。也没等太师尼基塔·莫伊谢耶夫·佐托夫按礼节向他磕一个头，他就吻

了吻母亲的手(为了想把她儿子多留住一会儿,这只手在无可奈何地发抖。),然后从走廊和楼梯嘎吱作响的木板上不耐烦地冲出去,笨重的脚步叫那些躲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的阴暗角落里的年老的女食客们吓了一大跳。

"戴上帽子,帽子,要不太阳会把你的头晒痛的!"太后在他后面有气没力地喊。

尼基塔·佐托夫必恭必敬地直挺挺站在她面前,仿佛在教堂里似的,——他头发梳得很光,身上弄得很干净,穿一双软软的靴子,一件深色的细呢长袖衣,颈脖后面的领子比他的脑袋还高。他那张长着柔软的嘴唇,蓄着鬈曲的胡子的优雅的脸,规规矩矩地向后昂起着。没话说,是个善良的人。如果你跟他说:"扑到刀子上去,尼基塔,"他准会扑上去。这个人比狗还忠心,只是太率直,太温和。当一个倔强的孩子的导师,他是不合适的。

"你应当给他多念一些宗教方面的书,尼基塔·莫伊谢耶维奇。他一点也不像个沙皇……转眼就得给他娶媳妇了……他连稳稳重重走几步路都还没有学会呢,——老是蹦呀跳的,像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哦,你瞧! ……"

太后从窗子里望出去,有气没力地举起一双手。彼得跑过庭院,慌忙中跌呀绊的。他后面跟着宫廷奴仆中那些身材高细的小伙子,扛着火枪,拿着长柄的小斧。在一道土围子(筑在宫殿前面,当作游戏要塞用的)上,从村子里找来的农民,戴着外国式的宽边大帽,站在栅栏后面。他们还奉命把装着烟草的烟斗衔在嘴里。胆战心惊地望着皇上蹦蹦跳跳地跑过来,他们都忘了该怎样玩了。彼得用刺耳的嗓音怒气冲冲地吆喝着。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索索打抖,瞅着她儿子那双狂暴的、溜圆的眼睛。他爬到要塞顶上,一怒之下用火枪把一个参加游戏的农民打了几下,那个人便把脑袋往肩膀中间缩拢去了。

"要是不按他的意思办事,说不定他还会杀人呢,"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说。"他这种火烈性子到底从谁那儿得来的啊?"

游戏重新开始了。叫那些拿着斧子的瘦长小伙子排队,彼得又发了一通脾气,因为他们不懂得他的意思。糟就糟在他只要一激动,说起话来就会含糊不清,手脚一慌就会上气不接下气,倒像他要说更

多的话，却找不到语言来表达似的。

"为什么他的头那样搐动起来了？"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吃惊地望着她的儿子，说道。突然她用手指塞住耳朵。要塞里的农民滚着推出来一尊槲木制的大炮(遵照太后的严格指示，只能用软东西，例如熟萝卜或苹果之类当作炮弹。)，轰击起来。游戏兵就马上放下武器，举起双手，表示投降。

"不应当投降！应当战斗！"彼得嚷道，他的脑袋摇晃着，搐动着。"从头做起！一切都从头做起！……"

"尼基塔·莫伊谢耶维奇，把窗子关上，那声音闹得我头都痛了，"太后说道。

彩色玻璃窗给关上了。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低着头，微微地动着手指，拨弄那串从圣山修道院制作的念珠——贝壳做的圣物。她很愁闷。这几年来，由于忧伤和哭泣，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苍老多了，只有两道眉毛和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还留着当年的风韵。她总是穿黑色的衣服，兜黑色的头巾。当年伊凡雷帝的寡后马丽亚·纳加娅跟她那倒霉的儿子季米特里住在乌格利奇① 的时候就是这副样子……但愿她不要遭到同样的灾难！……索菲娅摄政王白天黑夜梦想着跟戈利岑结婚，由她来君临天下。她都已经向国外金匠订制了一顶王冠。

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里空寂寂的，只有踮起脚跑来跑去的婢仆，以及在阴暗角落里低声絮语的老太婆——奶妈和保姆。皇上虽然年纪还小，可是他看着那些老太婆就受不了。要是他看见哪一个老保姆沿着墙壁蹿过来，衣服上沾着一滴滴的蜡烛油，他就会吆喝一声，吓得那个老婆子忙不迭地爬到角落里去。

领主们是不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里来的，——到这儿来既得不到虚名，又得不到实利。大家都往克里姆林宫涌去，那边离太阳近些。为了不让面子上弄得太难看，索菲娅派四位领主到彼得的宫里来侍候：米哈伊尔·阿列古科维奇·契尔卡斯基公爵、雷科夫公爵、

① 季米特里(1582—1591)，沙皇伊凡四世的幼子，死于乌格利奇小城。致死的原因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他是被领主鲍里斯·戈东诺夫派人暗杀身死的。

特罗耶库罗夫公爵和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公爵。可是他们来了,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总是在台阶旁边懒洋洋地下了马,吻一吻太后的手,坐下来,一言不发,唉声叹气。跟一个失势的太后,本来就没有多少话好谈嘛。要是彼得跑进屋子里来,几位领主便会向这位没有实权的沙皇拜一拜,请一个安,随后又是叹气,摇头:皇上也太活泼了——瞧,腮帮上有伤痕,手也皲裂了。太不成体统了。

"尼基塔·莫伊谢耶维奇,有人跟我说,梅季夏地方有个女人,名叫沃罗比伊哈,会用克瓦斯的渣滓占卦,灵极了,什么都应验……"太后跟佐托夫说。"我倒很想派人去找她来……不过我又害怕……万一她占出来的是一个凶卦呢?……"

"太后殿下,像沃罗比伊哈那样一个下贱的女人,怎么会占出凶卦来啊?"佐托夫拖长着悦耳的声调回答。"如果是那样,就得把她撕成粉碎。"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伸起一根手指,招了招。佐托夫穿着那双软软的靴子,悄没声儿地朝她走拢去。

"莫伊谢伊奇……前几天有个射击军士兵的寡妇拿了一筛子浆果到厨房里来,她说索菲娅最近在皇宫里到处嚷嚷,说:'真可惜,那一回射击军竟没有把那只狼崽连同母狼一起弄死呢……'"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嘴唇在哆嗦,用黑围巾包起来的双重下巴颏在打颤,一双大眼睛噙着一汪泪水。

他能用什么话来回答呢?他能用什么话来安慰呢?人人都知道索菲娅拥有射击军团,她背后还有全部的贵族民军,而彼得却只有那么三十个做军事游戏的、傻头傻脑的大龄少年,和一尊用萝卜当炮弹的槲木大炮……尼基塔·佐托夫两手一摊,把脑袋往后面仰去,一直仰到碰着那个硬挺挺的领子……

"派人去把沃罗比伊哈找来,"太后嘟嘟囔囔地说。"让她把真情实况告诉我,否则反而更可怕……"

夏天的日子又长又闷。朵朵白云在雅乌扎河的上空冉冉浮动。又是郁热,又是苍蝇。透过烟霭,可以看见莫斯科无数的穹顶和要塞碉楼的顶层。稍微近一点,便是外侨区外国教堂的尖塔和库奎河上的风车。母鸡咯咯地叫着,把人弄得只想瞌睡。厨房里传出来庖刀

的响声。

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当政的时代，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曾经洋溢过欢笑和喧闹，聚集过人群和嘶鸣的牲口。那时常常组织些娱乐活动——打猎啊，逗熊啊，赛马啊。可是现在，连那石头大门里通进来的车道也都已经长满了野草。那样的生活过去了。坐着拨拨念珠吧。

什么东西在窗玻璃上撞了一下。佐托夫把窗子打开了。彼得站在一株菩提树底下，满身的灰尘、泥土和汗水，像是一个农家孩子，在招呼他：

"尼基塔，写一道诏书……我的那些庄稼汉都不行，又老又笨……赶快！"

"你要我写什么诏书，陛下？"尼基塔问。

"我要一百个庄稼汉，又健壮又年轻的……赶快……"

"要不要写明，要这些庄稼汉来干什么？"

"做军事游戏嘛……叫他们把火枪带来，别带那些坏的，还要火药……还要两门铁炮，拿来轰击……赶快，赶快！……让我签上名，派个专使送出去……"

太后把身子探出窗外，拨开一根菩提树枝：

"彼坚卡，我亲爱的，你打仗也打够了……休息一下，进来跟我坐坐吧……"

"妈妈，我没有空。妈妈，等一会我来……"

他跑了。太后望着儿子的背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佐托夫画了个十字，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鹅毛笔和一柄小刀，仔细地把笔尖削了一削，在指甲上先试了一试。随后他一面祷告，一面又画了个十字，卷起衣袖，动笔写了："恭沐天恩，朕等最肃穆、最强大的国君，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帝与大公，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

出于无聊，太后捡起彼得鲁沙的一本练习簿。那是本算术。簿页上沾满了墨水渍，字写得七歪八扭，模糊不清："加法举例……债务很多，而我所有的钱却少于债务，那就需要用减法，以便找出还该偿付多少。算法是这样：债务数写在上面，钱数写在下面，从每一个写在上面的数字里减掉下面一个数字。例如：二减一余一。你把二写

在上面，下面写一，一下面划一道横线，横线下面写余数，或者说是答数……”

太后打了个哈欠，——不知道是肚子饿了，还是别的什么……

“尼基塔·莫伊谢耶维奇，我不记得今天下午我们有没有吃过东西？”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殿下，”佐托夫把笔放下，站起来，点了点头，“您刚用过午饭，就睡了一回午觉，醒来之后，他们端给您草莓酱、梨子羹和修道院蜂蜜……”

“嗯，对啦……已经快到晚祷的时候了……”

太后懒洋洋地站起来，走进了寝宫。那里已经点上了长明灯（窗子上都挂着帘帏），年老的恶狠狠的女食客坐在墙边那些罩着套子的柜子上，小声地互相谩骂着。她们一下子都站了起来，仿佛布娃娃那样没有骨头似的朝太后行了个礼。她往圣像底下一张高背的威尼斯椅子上坐下了。一个烂眼睛的女侏儒从床背后爬出来，如同孩子一样抽泣着，蜷伏在太后的脚边，——准是那些女食客欺侮她了。

“哦，你们这些傻女人，把你们的梦讲给我听吧，”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说。“有人看见过独角兽吗？”

宫中教堂的塔楼上响起了悠悠的钟声，标志着这一天结束了。由索菲娅派在彼得宫廷里的御前大臣，那些领地不多、出身贫贱的年轻贵族出现在走廊里和楼梯上，擦着他们睡肿了的眼睛。这些人中间就有一个瓦西里·沃尔科夫，——他父亲磕头求拜，好不容易替儿子弄到了这个荣誉。生活是轻松的，吃得很饱，还有六十卢布的年俸。可就是太闷。侍臣们差不多只是一天到晚睡大觉。

晚祷的钟声响了。可是到处找不到皇上。侍臣们分头出发，到庭院里、菜园里、河边草地上去找他。太后派出二十个大嗓子的保姆去协助。他们到处找，到处喊，哪儿也找不到皇上。哎呀呀，他会不会给淹死了呢？侍臣们一下子都清醒过来了。他们跨上了没有鞍子的马，四散在黄昏的田野里，喊着，叫着。皇宫里乱成一团。那些老太婆在各处犄角里急冲冲地絮语着：“这一定是她——索尼卡干下的勾当……前不久有个男人在皇宫附近走动……有人

看见他靴统里藏着刀子……他们把我们的好主子给杀害了，给杀害了……"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被这种不祥的絮语吓坏了，发疯似的奔到外面台阶上。薄雾从黑黝黝的田野里升起来，秧鸡在湿滋滋的凹地上鸣叫。远处，一颗暗晦的、阴郁的星星出现在黑沉沉的皇家猎鹰林的上空。一阵剧痛直刺着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心；她绞着双手，喊道：

"彼坚卡，我的儿啊！"

……………………………………………………………………

瓦西里·沃尔科夫在河边策马飞驰，遇见一群渔夫，围着一堆篝火。渔夫们吃惊地跳起来，把盛棘鲈的铁锅翻倒在火里。沃尔科夫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老乡，你们看见皇上没有？"

"刚才坐着小船划过去的会不会就是他？……他们好像是往库奎区那边划去的。到外侨区去找找他吧……"

外侨区的门还没有关。沃尔科夫顺着大街朝一处聚着许多外国人的地方驰去。他在马背上望见了皇上，还有一个长头发、中等身材的人跟他在一起，那人穿着一件短外衣，衣裾活像火鸡尾巴似的突出着。他一只手里(离身子远远的)抓着一顶大帽，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手杖，放肆地笑着(那个狗养的)，跟皇上在谈话。彼得倾听着，啃着指甲。而所有的外国人都无耻地、放肆地站着。沃尔科夫从马背上跳下来，从人丛中挤过去，在皇上面前跪下。

"皇上，太后殿下很伤心。天知道她老人家多惦着您。劳您驾回宫去吧——这已经是做晚祷的时候了……"

彼得不耐烦地把脑袋在肩膀上往一边播动了一下：

"我不想回去……你滚！……"沃尔科夫仍然跪在那儿，恭恭敬敬地瞅着他，彼得冒了火，踢了他一脚："滚，奴才！"

沃尔科夫深深地拜了一拜，脸色阴沉，望也不望那些讪笑的外国人，就迈着庄重的急步，赶回去禀报太后了。一个和和气气的外国人，双重下巴颏，脸色红扑扑的，穿着一件坎肩，戴着一顶毛线便帽，登着一双绣花便鞋——酒商约翰·蒙斯，他从酒店里走出来，想看一看年轻的沙皇，从嘴里拔出磁烟斗，说道：

“皇上觉得在我们这儿比在宫里要愉快——我们这儿要有趣得多……”

站在周围的外国人，也从嘴里拔出了烟斗，露出和气的微笑，点点头表示同意：

“哦，是的，我们这儿要有趣得多……”

于是他们走拢一点，想听听那个装着鬈曲的假发、衣服穿得很漂亮的人——弗朗茨·勒福尔特——跟这个高身量的孩子，颈脖又长又稚气的皇帝说些什么话。彼得是在雅乌扎河上遇见他的：仆人们正在笨手笨脚地划着那只沉甸甸的小船，把桨架撞得铮铮地直响。彼得蜷着腿坐在船头上。给晚霞照耀着，瓦房顶、尖塔、剪齐的树梢、装着风向标的风车、鸽舍，慢慢地拢近来了。从库奎河上传来古怪的乐声。彼得好像看见了极遥远、极遥远的国家的一个城市，这个国家，他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保姆已经唧唧嚷嚷地讲起过了。

在岸边一堆瓦砾上，他看见一个人穿着一件腰部开衩的丝绒外衣，佩着一柄剑，戴着一顶黑色三角帽。那是弗朗茨·勒福尔特上尉。彼得在克里姆林宫里接见外国使节的时候看见过他。勒福尔特把拿着手杖的左手伸出去，用右手摘下了帽子，退后一步，鞠了一躬，假发的鬈丝把他的脸都给遮住了。随后，他同样敏捷地直起身来，动了动嘴角，露出一抹微笑，用半通不通的俄国话说道：

“愿意为陛下效劳……”

彼得瞅着他，伸长脖子，仿佛瞅着什么奇珍异宝似的，——这个人这么机灵，这么愉快，跟什么人都不一样。勒福尔特把鬈发一甩，接着说道：

“我可以请您看一座水磨，它会碾鼻烟，舂黍米，带动织布机，把水打到一只很大的桶子里。我还可以请您看一个磨轮，有一只狗在里面跑着，因而把轮子推动。酒商蒙斯家里有一只八音盒，盒盖上有十二个男骑士和夫人，还有两只鸟，跟真的完全一模一样，不过只有指甲那么大小。两只鸟歌唱起来活像夜莺，还会扑动尾巴和翅膀，虽然那东西不过是根据微妙的机械学原理装置起来的。我要请您看一架望远镜，从里面您可以望见月球，还有那上面的海洋和山岭。在一个药剂师家里，您可以看见一个女婴，脸有三、四俄寸宽，浑身都是

毛，只有两个手指和两个脚趾。”

由于好奇，彼得的眼睛越睁越圆，越睁越大。但是他还是一言不发，小小的嘴抿得很紧。他仿佛觉得要是他从小船里跨出来，——那么长的胳臂，那么长的腿，——勒福尔特准会笑话他。出于羞涩，他怒悻悻地从鼻子里吸了口气，却打不定上岸的主意，虽然那小船的桨早已触到了河岸。这时勒福尔特跑到了河边（又高兴，又潇洒，又殷勤。），抓住彼得一只满是抓痕的、指甲给啃坏的手，把它捂在自己的胸口上：

“啊，我们库奎区的居民能够拜见陛下，将会感到衷心的喜悦……他们会把最有趣的玩意儿拿给您看呢……”

勒福尔特既灵巧，又机智。彼得还在茫无所措的时候，他早已挨在他旁边，摆动着胳臂，往侨民区的大门走去了。到了那儿，他们被库奎区那些吃得饱饱的、腮帮红润的居民包围起来，个个人都想请他看看自己的房子，用狗来转动轮子的磨机，铺着沙土的小径，剪齐的灌木，没有一片杂草的园地。勒福尔特提到过的那些机巧的玩意儿，他们统统都拿给他看了。

彼得很惊奇，不停地问：“这个为什么？那个有什么用？那个是怎么做的？……”库奎区的居民点着头，称赞他说：“啊，年轻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什么都想知道，那是好的……”后来他们走到了一个四方形的池塘边。天色早已黑了。灯光从酒店开着的门里漏出来，落在水面上。彼得看见一条小船，因为没有风，一张小风蓬松松地悬垂着。船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穿一件雪白的、如同白玫瑰花一样蓬松的衣服。她的头发给揪在一起，簪着几朵鲜花，她的手臂赤裸着，抱着一只诗琴①。彼得十分惊异，——不知为什么他甚至还有几分害怕。那姑娘朝他转过脸来：在暮霭里这脸显得漂亮极了。她拨动琴弦，用细弱的高音开始唱一支外国歌，唱得那么凄婉，那么美妙，人人都听得鼻子发酸。栽在绿色玻璃球和剪成锥形的小树中间的烟叶，开的白花散发出一股甜蜜的香味。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使彼得的心狂跳起来了。勒福尔特对他说：

---

① 古时一种类似琵琶的弦乐器。

“她唱歌是为了向您表示敬意。她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姑娘，是富裕酒商约翰·蒙斯的女儿。”

约翰·蒙斯本人嘴里衔着烟斗，举起一条胳臂，高兴地向彼得摆了摆手。勒福尔特柔声媚气地说：

“这些姑娘回头都要在酒店里集合，在那儿跳舞、放焰火……”

顺着黑糊糊的街道，马蹄发疯似的疾驰而来了。沙皇的一群侍臣挤到皇上那儿，带着太后的严厉的懿旨——宣他立即回宫。这一下，他可不能不服从了。

四

到过克里姆林宫的外国人，常常惊讶地说，跟巴黎、维也纳、伦敦、华沙或是斯德哥尔摩的皇宫相比，沙皇的宫廷更像是一个商人的账房。既没有风雅的娱乐，又没有舞会、赌博，也没有美妙的音乐的消遣。那些披金戴银的领主、目空一切的公爵、声名煊赫的将军，在克里姆林宫那低矮的、炉火生得很暖的殿堂里，所谈的只是大麻、钾碱、鱼油、谷物或是皮革之类的交易。他们争论价钱，叫嚷谩骂。他们埋怨：虽然地大物博，可是生意清淡；领主们的领地虽然辽阔，可是从那上面也弄不出什么东西来出卖。鞑靼人霸住了黑海沿岸，波罗的海又通不过去，中国离得很远，北方又是什么东西都给英国人抓去了。他们应当打出几个海口来，可是那样的事他们又办不到。

再说，俄罗斯人都不太灵活。他们像熊一样住在莫斯科府邸那结实的大门和难以攀越的板墙里面。他们一天做三次祈祷，饱饱地吃四顿饭；他们白天也睡觉，因为这是他们的习惯，而且对他们的健康有好处。剩下来的空闲时间就很少了——在这一点点时间里，领主们要到皇宫里去，等候皇上开恩，传唤他们办事；商人们要坐在铺子旁边，招徕主顾；衙门里的秘书官们要伏案办公。

要不是发生一件意外的事——鸿运临头，天知道还将有多长的时间，俄罗斯人会一直那么搔搔肋骨，叹叹气和发发牢骚下去。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派了几个使节到莫斯科来，商量缔结一个对付土耳其人的联盟。那几个波兰人婉转地游说：让那些信奉异教的土耳其

人来折磨基督教徒是不能容许的，而信奉正教的俄罗斯人跟土耳其苏丹和克里米亚汗和平相处也是不对的。莫斯科人马上就明白波兰人已经弄得走投无路，这正是跟他们讨价还价的好机会。事实也正是这样：波兰跟奥地利皇帝结了盟，好容易把土耳其人打退了，而北方却又受到瑞典人的威胁。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①，人们记忆犹新，那时奥地利帝国弄得摇摇欲坠，德意志变得荒无人烟，波兰弄得比瑞典一个行省也大不了多少。法兰西、荷兰、土耳其成了海上的霸王，瑞典人控制了整个波罗的海沿岸。波兰人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那是十分明显的：他们要借俄罗斯的兵力，来保护乌克兰草原，使它不受土耳其苏丹的侵犯。

掌玺大臣、外交事务监察官兼诺夫戈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公爵要求波兰人把基辅还给俄罗斯。"把自古以来属于俄罗斯皇帝的领地，基辅以及所属的城镇归还我们，那么第二年我们会派一支军队去跟克里米亚汗作战。"波兰人争论了三个半月："与其放弃基辅，我们宁可失掉一切。"俄罗斯人毫不慌忙，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把俄罗斯改信基督教以来的全部古史念给波兰人听。他们比波兰人有能耐，就这样把他们制胜了。

扬·索别斯基在比萨拉比亚被土耳其人打败了，流着眼泪，跟莫斯科签了一份永久的和约，把基辅以及所属的城镇统统归还了。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可是没有办法，——非得召集一支军队去跟克里米亚汗作战不可了。

五

野味市场对面，戈利岑爵府干净，整齐。从屋顶到地面都包着铜皮的外墙，热烘烘地发着光。两个高个儿的瑞士火枪兵，戴着铁盔，穿着皮甲，站在入口处的地毯上。另外两个守卫着镀金的锻铁大门。在野味市场闲逛的老百姓，从大门里望着那些吃得饱饱的瑞士卫兵，

① 由德国的内战演变成全欧洲的战争(1618—1648)。结果瑞典获得德国许多领土，法国等也得到一些好处，德意志更加削弱，人民生活恶化。

望着用彩色石板铺起来的宽敞的庭院，望着全部玻璃镶嵌的、套着四匹棕黄马的豪华的马车，望着索菲娅摄政王的保护者和情人这幢铜光闪烁的府邸。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在这难受的闷热空气中，当风坐在一扇开着的窗边，正跟一个刚从华沙来的外国人德·涅韦尔用拉丁语谈着话。那客人戴着假发，穿着一套刚刚流行于路易十四宫廷里的法兰西服装。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没有戴假发，可是他的服装也是法国式的——长统袜，红鞋子，镶着饰缘的丝绒短裤。肚子和腰围从丝绒上衣里面露出一件钉着花边的薄衫。他的胡子已经剃掉了，可是唇髭还留着。在他面前一张法国式的桌子上，放着稿卷和笔记本，羊皮封面的拉丁文书，地图和建筑图样。包着镀金皮子的墙壁上挂着一些人像，或者用新名词说便是肖像：几位戈利岑公爵，和嵌在富丽堂皇的威尼斯镜框里的一只双头鹰用两爪托住索菲娅的肖像的画。铺着法兰西花毡、罩着意大利锦缎的安乐椅，五光十色的地毯，一座座壁钟，波斯武器，一个铜地球仪，一支英国制造的寒暑表，铸银的烛台和枝形大吊灯，精装的书籍以及用金色、银色、天蓝色绘在拱形天花板上的天球，——这一切都在嵌板和门户上方的镜子里映出了无数重叠的影子。

客人带着赞许的好奇心瞅着这种一半亚洲、一半欧洲式的陈设。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交叠着两腿，大方地微笑着，一面谈话一面拨弄着鹅毛笔（不过有时候把拉丁话说得有点结结巴巴，而且发音常常带着莫斯科的腔调。）：

“让我来向您解释一下，德·涅韦尔先生。两个阶层构成了我们国家的基础：生产阶层和官宦阶层，换句话说，就是农民和贵族。这两个阶层都大大地贫困下去了，因此国家从他们那儿得不到一点利益，只会毁灭。如果让地主跟农民分开，那好处可就大了，因为今天的地主，纯粹出于贪婪，狠着心肠把农奴吃光吞尽。这就无怪农民要贫困，地主要贫困，国家也要贫困了……”

“这话极有见识，极有意思，大臣先生，”德·涅韦尔答道。“不过您认为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难题呢？”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开怀地微笑着，从桌子上拿起一本羊皮封

面的笔记簿；那上面他亲笔写着："论公民生活，或如何改革一切有关公共福利的事务……"

"要使全国人民富裕，是一项巨大而艰难的任务，"他说，开始念他的手稿。"几百万亩土地眼下一片荒芜。这些土地应当加以耕种。应当使家畜繁殖。俄罗斯的劣等绵羊应当淘汰，而代之以英国的细毛绵羊。应当鼓励人民开采矿藏，兴办实业，给他们以公平的利润。应当撤销大量难以负担的地租、徭役、捐税、贡赋，而代之以一种适度的人丁税。这惟有把所有的土地从地主那儿拿出来，让自由的农民安顿在上面，才有可能办到。一切现存的奴役制度必须废除，使得将来没有一个人会受别人的奴役——除了也许还有为数极少的家奴……"

"大臣先生，"德·涅韦尔扬声说道，"执政者草拟出这样伟大而果断的计划，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先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马上沉下眼睛，没有光泽的腮帮刷地红了。)可是，那些贵族地主会不会驯服地同意把土地交给农民，让奴隶解放出来呢？"

"地主交出土地，可以领到薪俸。军队只能从贵族中招募。我们要废止强迫征召奴隶和役民的办法。让农民从事他们自己的业务。贵族服了役，领到的酬报不是封地与农奴，而是增加出来的薪俸，这笔钱将由国库在一般土地税里开支。国家的收入，就会增加到一倍以上……"

"我好像在听一个古代哲学家的话了，"德·涅韦尔自言自语地说。

"未成年的贵族子弟必须送到波兰、法国和瑞典去学习军事。应当举办专门学院并提倡科学研究。我们要用艺术来美化自己。我们要让勤劳的农民去到荒地上落户。我们要使粗野的人民成为知书达理的公民，要把肮脏的窝棚改为石头的房子。懦夫要变为勇士。我们要使穷人富裕起来。(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朝窗子瞟了一眼，一团灰尘在窗外卷着，把路上的碎屑和麦草都扬了起来。)我们要用石子来铺砌街道。我们要用石头和砖头来重建莫斯科……智慧将要在这片贫穷的国土上空发出光辉。"

他手里还抓着那支鹅毛笔，从安乐椅里站起来，在地毯上踱来踱

去，把另外许多奇特的想法继续讲给客人听：

“英国人民亲手摧毁了不正义的秩序，可是他们在暴怒之下却犯下了大罪，——触及了国王……因为害怕发生这种惨剧，我们渴望所有的阶层都能够同样得到好处。要是贵族地主坚决反对我们的计划，那我们就要用强力来改变他们年深月久的执拗脾气……”

他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一个穿制服的仆人，惊惶地睁圆着眼睛，踮起脚走到公爵身边，打了几句耳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脸马上紧张地板起来了。德·涅韦尔察觉了这一点，便抓起帽子，起身告辞，一路倒退着往门口走去。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跟在他后面，也是那么哈着腰，用一只戴着戒指、遮着花边的手，从胸口往下面圆溜溜地摆了一摆：

“我非常伤心，而且极其失望，德·涅韦尔先生，让您这么匆匆地走了。”

剩他一人的时候，他朝镜子里瞅了一眼，随后急匆匆地踩响着鞋跟，走进寝室里去了。摄政王索菲娅坐在一张挂着一顶饰着鸵鸟毛的大红绸帐的双人床上，把太阳穴贴着一根螺旋形的床柱子。跟往常一样，她是乘一辆遮得严严实实的马车从后门偷偷地进来的。

六

“索纽什卡，你好，我亲爱的！……”

她没搭理，只是抬起阴沉的脸，一双碧绿的男性似的眼睛紧瞅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他弄得莫名其妙，没走到床跟前，就停下了。

“发生了什么倒霉的事吗？殿下……”

去年冬天，索菲娅秘密地堕过一次胎。她的脸长得丰满起来了，嘴巴两边有着两块结实的肌肉，这会儿却不再泛出从前那片红晕，——忧虑、操心和惶急给它抹上一种嫌恶的神色。她衣服穿得很华丽，依然是少女打扮，可是她的体态却十足是一个高大的、稳重的妇人。她必须隐瞒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恋情，这使她十分苦恼。虽然每一个人，连那最卑微的洗碗碟的女仆，都知道这件丑事，

而且最近又有一个雅致的外国词儿——галант[1] 代替了那个犯罪的、丢人的名称——姘头，可是不遵守法律，不举行婚礼，不经过祝祷，而把她那不再是年轻的身体委之于心爱的人，到底还是丑恶的，不体面的。今年春天，她本来可以使出一个女人的全部力气，熬受甜蜜的痛苦，生下一个孩子来的……人家却让她堕了胎……何况她对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爱又是一种按捺不住的、跟自己年龄不相称的恋情：老是这样提心吊胆、躲躲藏藏，夜里躺在床上受着欲念的煎熬，苦苦思念意中人儿，这对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来说，本来是很美妙的。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一股憎恨的感情堵得她喉咙里透不过气来，——因为他是一切磨难的根由，他是被堕下来的胎儿的父亲……可是他——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连想都用不着想呢……

索菲娅坐在那张又宽又大的床上，她的脚没有着地，穿着沉甸甸的衣服，身上热呼呼、湿滋滋的，冷淡地打量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你打扮得多可笑啊，"她说。"你穿的这种衣服是什么，法兰西服装吗？可是那条裤子，倒像是女人的衣服呢……人家会笑话你的……(她转过脸去，抑住一声叹息。)是的，倒霉的事发生了，我的朋友……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了……"

最近索菲娅到他这儿来，总是悒悒不乐，很少言语。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知道她有两个亲信的女弄臣，一天到晚在皇宫里乱钻乱蹿，偷听领主们的闲谈和喁语，等到索菲娅睡觉的时候，就把所听所闻一一报告给她。

"无聊的谣言，殿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说。"人们总是胡说八道，别担心，别管它好了……"

"别管它？"她用手指轻轻地敲着床柱子，嘴唇怒悻悻地撇了一撇。"你知道他们在莫斯科说些什么来着？说我们太软弱，治理不了天下……又说没看到我们成什么大业……"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捻了捻唇髭，耸了耸肩膀。索菲娅也斜着眼睛向他瞟了一下：唉，多么漂亮！唉，怎么样折磨着我啊！……可

---

[1] 法语 galant 的俄译音，意思是情人。

是他是软弱的;他的神经就像是一个女人……他穿的衣服还用花边做装饰呢……

“正是那样嘛,我的朋友……你能读会写,头脑灵敏,——这个我知道……可是昨天夜里,晚祷过后,伊万·米哈依洛维奇舅舅谈起你,他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念给我听一篇关于农奴和农民的手稿。我倒奇怪:公爵的头脑是不是健康的?’于是那些领主都笑了……”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像姑娘似的红了脸,蓝眼睛在长睫毛下面闪了一闪:

“那不是为头脑像他们那样的人写的!”

“不管他们怎么样愚蠢,我们还没有比他们更聪明的臣仆……我自己也不能不百般容忍:我巴不得像波兰王后那样跳舞,或是穿着长裙,侧身骑在马背上,出去猎鹰。可是我一声不响……我一点没有办法,——他们会说我是邪教徒。就像现在这样,总主教跟我握手的时候,也已经把手如同铲子一般塞给我了。”

“我们生活在一批妖魔鬼怪中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喃喃地自语着。

“我跟你说,我的朋友……你必须脱掉花边衣服和漂亮的长袜,披上出征的斗篷,拿上一柄军刀……成一些大业给他们看看!……”

“什么?……又在谈可汗的事了吗?”

“现在大家只有一个念头——进军克里米亚……这件事我们避免不了,我亲爱的人。打了胜仗回来,你爱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那时候,你就会比最强的人都要强。”

“可是你应当了解,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我们不能打仗……钱要用在别的事情上……”

“别的事情等克里米亚的仗打好以后再说,”索菲娅坚决地说。“我早已准备好一道诏书:任命你担任总司令。我要白天黑夜替你祈祷,让我的膝头跪得发痠,我要步行到所有的修道院去参拜,我的老爷……你打了胜仗回来,谁还会说一句闲话?我们的事也用不着再不好意思地遮遮掩掩了……我完全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反对可汗的。”索菲娅从床边站起来,抬眼望着他那双瞅着别处的眼睛。“瓦夏,我不敢告诉你……你知道他们暗中在说些什么?‘在普列奥布拉

任斯科耶，有个强大的沙皇正在成长起来……而公主却只是在浪费时间，她怎么也穿不了白鼬皮大衣……可怜可怜我的心意吧……坏念头在我心里浮现出来了。”她把他一只发抖的手抓在自己两只热辣辣的手掌里。“他已经快十五岁了。人长得像竿子一样高。他下了一道诏书，把所有养马的、饲鹰的统统召了去，跟他一块儿玩军事游戏。可是他们的军刀和火枪都是铁铸的……瓦夏，把我从罪恶中救出来吧！……他们往我耳朵里唧唧嚷嚷地提到季米特里，提到乌格利奇……那是罪恶，是不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把手从她的手里抽出来，索菲娅慢慢地、凄苦地笑了一笑。）我说，这些事，哪怕只是想到也是罪恶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全欧洲一定会听到你的丰功伟绩。到那时候，我们就用不着怕他——让他去玩去吧……”

“我们不能打仗！”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痛苦地嚷道。“我们没有合适的军队，也没有钱……我那伟大的计划！——唉，完全落空了！有谁赏识这些计划？有谁了解这些计划？天哪，只要给我三年，或者甚至两年，没有战争就好啦！……”

他绝望地摆了摆那花边袖管里的手……说话也好，劝导也好，拒绝也好，反正全没有用。

七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正在责骂尼基塔·佐托夫：“你去追他，你去找他啊！天蒙蒙亮，他就从皇宫里跑出去了，连十字也没有画，一点东西也没有吃……”

要找到彼得可不简单，除非从树林某处传出来一阵枪声，或是一片鼓声，——那就是说彼得待在那儿，跟他的游戏兵在玩耍。尼基塔常常被俘虏起来，缚在树上，免得他用种种请求来烦扰彼得——去做祈祷啦，或是去接见莫斯科来的领主啦。为了不让尼基塔在树边发闷，彼得吩咐把一瓶伏特加酒放在他面前。就这样，佐托夫逐渐养成了喝酒的习惯，到后来他甚至自动要求在白桦树下当俘虏。等他回到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那儿，他会苦恼地把两手一摊：

“我一点没有办法，太后殿下。他不肯回来，我们的小雄鹰……”

彼得玩起来真有劲；他可以一天一晚不睡不吃，任什么游戏都做，只要那游戏是热闹的、愉快的、好玩的，只要大炮在放，军鼓在擂。他现在有三百名左右的游戏兵，都是从养马的、饲鹰的、甚至出身很好的青年当中挑选出来的。他带着他们到莫斯科周围的村子和修道院去远征。有时候，那些僧侣简直给吓得半死：在正午的热浪里，白桦树叶纹丝儿也不动，只有蜜蜂在菩提树下深沉地嗡嗡地飞鸣，赶走人们的睡意，忽然有一群穿绿色长襟衣的人（看样子不像是俄罗斯人）从树林里冲出来，恶魔似的呐喊着，朝宁静的修道院的院墙砰砰蓬蓬发射出木制的炮弹。及至认出那个被污泥和硝烟弄得浑身乌黑、烦躁不安的长腿青年正是当今皇上的时候，那些僧侣便惶恐得越发厉害了。

在游戏兵团里服务可真不容易——既没有工夫睡足觉，也没有工夫吃饱饭。下雨也好，难熬的酷热也好，只要皇上心血来潮，他们就非走不可，天知道到底是上哪儿和为什么去吓唬善良的人民。有时候，他们会在半夜三更被叫醒："命令是包抄敌人，泅水渡河……"在这种黑夜，有的人就这样淹死在河里。

人们会因为偷懒或是开小差（如果有人对这种漫无目的的行军觉得厌烦而想开小差回家的话）而受到棒打。最近，军队里任命了一位军事长官，或者按照新的说法叫做将军。他名唤阿夫托诺姆·戈洛温，人极愚蠢，可是精通军事操练，而且颁布了严格的纪律。在他带领之下，彼得不再搞那种乱七八糟的淘气事儿，却在定名为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第一营里认真地学习起军事科学来了。

弗朗茨·勒福尔特并不在彼得身边工作，因为他的差事是在克里姆林宫里。可是他常常骑马到游戏军里来，对如何建军出些主意。通过他的引荐，一个名叫费多尔·佐默尔的外国上尉被聘为火器与手榴弹战术教官，也给以将军的头衔。从主管大炮制造工作的政厅弄来十六门大炮，就教游戏兵用铁弹射击。教练很严格，因为费多尔·佐默尔也不肯无功受禄。现在已经不再是什么游戏了。田野里有不少各种各样的牲畜被打死，也有许多人被打伤。

八

库奎河边的外国人常常谈起年轻的沙皇彼得。一到晚上，他们就聚集在铺着沙砾的广场上那些剪齐的树木中间，拍着桌子：

"喂，蒙斯，来一杯啤酒！"

蒙斯戴一顶毛线帽，穿一件绿坎肩，从酒店灯火辉煌的门里慢悠悠地走出来，两手各拿着五只陶瓷啤酒杯，杯子上面浮着一层泡沫。夜晚幽静而愉快。俄罗斯的上空布满了星星，虽然没有图林根、巴登、符腾堡① 那样光明灿烂，但即使在这样的星空下，生活也可以过得很不错。

"蒙斯！给我们讲讲彼得皇上在你家串门的事吧。"

蒙斯坐到要好的伙伴们的桌边，从别人的酒杯里喝两口酒，眨眨眼便讲起来。

"彼得皇上挺爱追根究底。他知道我们家餐室里有一只奇妙的八音盒。那是我丈人在纽伦堡买的……"

"哦，是啊，我们都知道你们家那只漂亮的盒子，"听的人都你瞅瞅我，我看看你，摆了摆往下弯的烟斗，异口同声地附和道。

"有一天，勒福尔特和彼得皇上走进我的餐室里，我有点吃惊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行动才好……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是要下跪的。我不愿意下跪。可是皇上马上问我了：'你的盒子在哪儿？'我答道：'就在这儿，吾皇陛下。'皇上就说：'约翰，不要那样称呼我，我在家里已经听腻了。你就把我当做你的朋友一样叫我吧。'勒福尔特也说：'是啊，蒙斯，我们大家以后都管他叫彼得先生吧。'听了这句笑话，我们三个人都呵呵地笑了一阵。接着我就招呼我的女儿安欣，吩咐她上那只盒子。平常，我们照例一年只上一次，总是在圣诞节前夜，因为那只盒子十分贵重。安欣望着我，我就说了：'没关系，上发条吧！'于是她上了。那上面的男舞伴和夫人跳起舞来，鸟儿也唱着歌。彼得很惊奇，说道：'我要看看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制造的。'我心想：'这

① 图林根、巴登、符腾堡都是德国的地名。

一下我的八音盒可完蛋了。'可是安欣倒是个十分聪明的女孩子。她很漂亮地行了个礼，通过勒福尔特翻译，对彼得说：'陛下，我也会唱歌、跳舞，可是，唉，如果您想看一看我的内脏，看我为什么会唱歌、跳舞，那我这颗可怜的心大概就要破碎了……'把这些话翻译出来以后，勒福尔特笑了，我也大声地笑了，而安欣笑得更如银铃一般。可是彼得没有笑，他满脸红涨，简直像公牛的血一样，瞪着安欣，仿佛她是一只小鸟似的。于是我心想：'嘿，这个少年肚子里藏着一千个魔鬼呢！'安欣的脸也刷地红了，蓝漾漾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她一溜烟跑了……"

蒙斯呼哧呼哧地喘着，从别人的杯子里又喝了一口酒。他讲故事极有本领，讲得非常动人。一阵爽朗的晚风拂动着他们毛线便帽上的穗子。安欣走到灯火辉煌的门口，朝星星抬起一双天真的眼睛，幸福地叹了口气，不见了。客人们抽着烟斗，都说上帝赐给约翰·蒙斯一个了不起的女儿。这样一个女儿会使家里发财致富。有个红脸膛、高身量的大胡子，铁匠赫里特·基斯特，赞丹出身的荷兰人，说道：

"我看，如果事情弄得好，从这个年轻沙皇身上可以得到很多好处呢。"

年老的钟表匠路德维希·普菲费尔答道：

"啊，不，这方面希望可不大。彼得皇上没有什么权力……索菲娅摄政王怎么也不会让他当政的。她是一个又残酷又果断的女人……眼下她正在召集一支二十万人的大军，去跟克里米亚汗作战。等那支军队从克里米亚回来，我连十个芬尼① 也不愿意为皇上打赌呢……"

"你这话说得不对，路德维希·普菲费尔，"蒙斯回答他说。"特奥多尔·冯·佐默尔将军，前不久还只是个平平常常的佐默尔，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蒙斯张开嘴，哈哈地笑了，其余的人全都笑了起来。）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等着瞧吧，给我们一年或是两年的时间，彼得皇上就会有两营精兵，连法兰西国王或者甚至萨克森的莫里斯公爵去指挥他们也不会觉得害羞呢……'佐默尔就是这么说的……"

---

① 德国的辅币，相当于一马克的百分之一。

“啊,那就好了!”他的伙伴们都说,大家意味深长地你看看我,我瞅瞅你。

晚上在约翰·蒙斯的酒店门前那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草坪上,谈的就是这些话。

九

内务府的拱形屋子里,又热又闷,简直闷死人。录事们歪着脑袋,头发披到了眼睛上,伏在长长的桌案上用鹅毛笔沙沙地写着。墨水缸里浮着许多苍蝇。苍蝇也叮着人们的嘴唇和汗涔涔的鼻子。那个秘书官吃饱了馅饼,在长凳上打盹。录事伊万·瓦斯科夫把一张纸上写的东西誊到一本簿册上:

> ……奉上谕,德式服装业已制好,并已送往伟大的国君、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帝与大公、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的内殿;为此,向弗朗茨·勒福尔特将军购到下列各物:金线两卷,付一卢布十三阿尔丁[①]一戈比;纽扣九打,每打付六阿尔丁;内衣纽扣六打,每打付二阿尔丁二戈比;绸与亚麻布,付十阿尔丁;假发,付三卢布……

瓦斯科夫朝一个苍蝇吹了一下,掀起那睡意朦胧的眼皮:

“喂,彼得鲁哈,‘假发’这个词儿怎么写?用大写还是用小写?”

坐在他对面的书记官想了一想,答道:

“用小写。”

“年轻的皇上难道自个儿没有头发吗?”

“留神点儿,说这种话……”

为了便于书写,瓦斯科夫把脑袋朝左边歪下去,他悄悄地笑着,弄得力气都没了,——他们替皇上到外侨区去找外国女人买头发;而且为这种没用的东西竟花了三卢布,他觉得太奇妙了。

“彼得鲁哈,他把这些头发黏在哪儿?”

---

① 俄国旧铜币,每枚值三戈比。

“那要随皇上的便了。他爱黏在哪儿就黏在哪儿。可是你如果再拿什么话来问我，我要去告诉秘书官了……”

秘书官也被苍蝇缠得很苦。他掏出一块绸手绢儿，往四周拂了一阵，随后抹了抹脸和山羊胡子。

“哎，哎，你们睡熟了！”他懒洋洋地叱骂着。“你们是什么样的录事，你们是什么样的书记？你们都只想白拿国家的钱。你们一点也没有畏惧，你们把上帝也忘了，你们这些没用的懒骨头……等我把全内务府的人统统用棍子痛打一顿，你们就会知道该怎么样小心工作了……照现在这个样子，备多少墨水和纸张也不够你们用呢……让天雷殛死你们，你们这批贪懒的家伙……”

秘书官有气没力地挥了一挥手绢，又睡着了。这是一个沉闷的时期：没有送禀呈表的人，也没有人来送礼。莫斯科人都走空了，——射击军、领主们的子弟、地主都到克里米亚远征去了。留下来的只有苍蝇、灰尘和无足轻重的衙门公事。

“彼得鲁哈，这会儿来点克瓦斯喝喝够多好！”瓦斯科夫说。他回过头去朝秘书官瞅了一眼，伸了一个懒腰，弄得那件穿旧了的长襟衣在胳肢窝那儿裂开了。“今天夜里我要到一个寡妇家去，把克瓦斯喝个畅快。”他摇了摇头，又动手写下去：

> ……奉伟大的国君、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帝与大公、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之谕，着御马厩饲马官役亚基姆·伏罗宁、谢尔盖·布赫沃斯托夫、丹尼拉·卡尔京、伊万·纳吉宾、伊万·叶夫列夫、谢尔盖·切尔科夫与瓦西里·布赫沃斯托夫调往科洛缅斯科耶村皇帝陛下左右。上开御马厩饲马官役奉谕提升为游戏兵团炮手，规定薪饷如下数：每人五卢布现金，五石裸麦，同量之燕麦……

“彼得鲁哈，这些人不是交了运吗？……”

“谁又在讲话了？哎，哎，你们，你们这些懒狗！”秘书官在半睡不醒中这样威胁着。

十

侍臣瓦西里·沃尔科夫凭单据点收了外国服装和假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送进了皇上的寝宫。天还蒙蒙亮，可是彼得早已从木炕上跳起来，这木炕上铺着一条毡毯，他就睡在那上面，盖着一袭羊皮。他首先抓起假发，往头上试了一试，——太紧了！他想用剪子剪掉自己黑色的鬈发，沃尔科夫央求他不要那么做，总算答应了。稍微用一点力，他终于把假发戴上，对着镜子笑了一笑。于是他用胰子洗了洗手，剔掉指甲里的污垢，急忙把新衣服穿上。他按照勒福尔特教他的样子，系上了洁白的颈饰，在敞开的长襟衣外面，胯股处束上一条洁白的绸带。彼得一反往日的习惯，热心起穿着来了。沃尔科夫侍候着他，觉得很惊奇。他试了试那双狭溜溜的鞋子，咬咬牙齿。一个身量高大的小伙子，名叫斯乔普卡·梅德韦季的宫役被传进来把鞋子往大里拉拉，——这个斯乔普卡将一双大脚硬塞进鞋子里，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活像一匹种马。到了九点钟(按照新的时间计算)，尼基塔·佐托夫来请彼得去做晨祷。彼得不耐烦地答道：

"对我妈说，我有紧急的国家大事……我会一个人祈祷的。说完就快些跑回来，听到了吗？……"

他突然仰起头，哈哈大笑，跟往常一样，这一声大笑仿佛是从胸腔里硬逼出来的。尼基塔明白，皇上又想出什么花样来了。外侨区的侨民常常给他出些主意。可是尼基塔温顺地服从了，提起软皮靴就走，但马上又转了回来，知道会有倒霉的事落到他头上。果然不错。彼得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珠子，吩咐他道：

"你要作为希腊酒神巴克科斯的伟大使节，去向一个正在庆祝命名日的人致敬。"

"遵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佐托夫必恭必敬地答道。随后，他遵照皇上的吩咐，把一件兔子皮大衣反穿在身上，头上缠一块树皮，上面再加一顶白桦树枝编成的冠冕，双手捧着一个酒杯。彼得避免跟母后发生不必要的争论，就从皇宫的后门出去，跑到御马厩里。在一片笑闹声中，宫役们正想捉住四只健壮的公猪。彼得随即

冲过去协助，吆喝，殴斗，乱成一片。那几只公猪被捉住了，给套在一辆轮子雕着花的矮矮的镀金马车上(这马车是先帝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当年送给新娘的礼物，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下过命令要小心地把它珍藏起来。)。御马厩总管抖动着嘴唇，看着他们糟蹋破坏，胡作非为。在呼啸和哗笑声中，宫役们把尼基塔·佐托夫塞进了马车。彼得往赶车人的座位上一坐。沃尔科夫腰里佩着剑，头上戴着三角帽，走在前边，把胡萝卜和芜菁丢给猪吃。那些饲马宫役跟在左右用鞭子抽打着。他们往库奎区出发了。

在外侨区大门口，有一群外国人迎接他们。“好，好，有趣极了！”他们嚷嚷着，鼓着掌。“真要叫你笑破肚子呢。”彼得涨红了脸，嘴唇紧闭着，一副怒悻悻的神色，直挺挺地坐在赶车人的座位上。外侨区的人全都跑出来了。他们笑着，捧着腰，指点着沙皇和马车里那个头上缠着树皮的人——吓得半死的佐托夫。那几只公猪朝四面八方乱窜，缰绳都绊乱了。忽然，彼得从一个饲马宫役的手里夺过一根鞭子，发疯似的往公猪身上乱抽。它们尖叫着，拉着车横冲直闯……有人给撞倒了，还有人滚在车轮底下，女人们连忙把孩子抱起来。彼得站在那儿，满脸通红，短鼻子的鼻孔张大着，还在乱抽鞭子。他那圆圆的眼睛红殷殷的，好像要把眼泪噙住一般。

快近勒福尔特家的时候，那些饲马宫役好容易把几只公猪赶在一块，让车往开着的大门里冲进去。那天庆祝命名日的勒福尔特，从庭院里跑过来，抡着手杖，挥着帽子。他后面跟着一群客人，衣服穿得很花哨。彼得从赶车人的座位上粗手笨脚地跳下来，一把揪住佐托夫的衣领，将他拉下车。仍然用疯狂的眼神直瞪着勒福尔特，仿佛他不敢扭过头去看见人群里的什么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Mein lieber General[①]，我从希腊酒神巴克科斯那儿带了个伟大的使节来祝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渗出在脸上，彼得舔了舔嘴唇，仍然直愣愣望着勒福尔特的眼睛，结结巴巴地说：“Mit herzlichen Gruss[②] …… 他向你敬礼 …… 他把公猪和马车作为礼物送来

---

① 德语：我亲爱的将军。

② 德语：致以衷心的问候。

了……"他还是痉挛地揪着佐托夫，嘟嘟囔囔地说："下跪！磕头！……"

勒福尔特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玫瑰红丝绒的衣服，镶着花边，敷着粉，洒着香水，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他高高地举起手来拍着，发出欢乐的笑声，一忽儿望望彼得，一忽儿望望那些客人，说道：

"好一个美妙的玩笑哪！比这个更有趣的玩笑，我还没有看见过……我们还以为教了他一些滑稽的玩笑，没想到他也会教我们开玩笑呢！……喂，乐师们，奏进行曲，向巴克科斯的使节表示敬意吧！……"

丁香花丛后面，大鼓和半圆鼓敲起来了，喇叭也吹起来了。彼得如释重负，红晕也从他脸上消褪了。他把脑袋往后一仰，轰然大笑起来。勒福尔特挽住他的胳臂。这时彼得朝客人们扫了一眼，便看见了安欣。她向他微笑着，露出一口雪亮的、细小的牙齿。她肩膀袒露着，看样子好像要从玫瑰花似的蓬开的衣服里用劲向他挣过去似的。

又是一阵没来由的羞怯把他给呛住了。他在客人们前面，跟勒福尔特一起朝房子走去，脚步举得很高，活像一只仙鹤。一群歌手穿着紫红色的俄国式衬衫，站在台阶前面的空地上。伴着口哨，他们唱起一支舞曲来。他们当中有一个，碧蓝的眼睛，莽撞地跳到前面，嘴里哼着："啊——嘟嘟——嘟嘟——嘟嘟，"一面开始跳舞，一忽儿蹲下去，一忽儿跳起来，用钉着铁掌的鞋跟踩出急促的节拍，用手掌拍着沙地，团团打转，如同一个陀螺："咿——唉——嘀！……"

"真不错，阿列克萨什卡！"

十一

小提琴、中提琴、高音箫和半圆鼓合奏着古老的德国歌曲、俄罗斯的舞曲、庄严的美妞艾[①]舞曲、生气勃勃的英国舞曲。大厅里，烟草的雾霭在透过上下两层圆窗射进来的阳光中袅袅上升。喝得醉醺醺的客人们，竟说出了一些使少女们听了脸红的话。曳着桶一般的

① 法国的一种徐缓优雅的小步舞。

箍骨和沉甸甸的撑腰架的红扑扑的漂亮妇人们发狂地笑起来。彼得跟女人们同席，还是平生第一次。勒福尔特请他喝茴香酒。彼得尝到酒味，也是生平第一次。茴香酒如同火焰一样打他血管里流过去。他望着笑盈盈的安欣。音乐使他身体里的一切都跳起舞来，他的脖子也发胀了。他咬紧牙齿，竭力克制着心里头那种对他说来还很模糊的强烈的欲念。因为声音太闹，他没听清客人们向他举杯时候嚷嚷了些什么……安欣的牙齿在调皮的微笑中闪着光，她那双迷人的眼睛一直没有从他身上移开过……

酒宴一直闹下去，好像白天怎么也过不完似的。钟表匠普菲费尔把他那个如同胡萝卜一样的长鼻子伸到鼻烟盒里，打了一个喷嚏，随后把假发拿掉，抓在秃脑瓜上头挥动着。真可笑，这个样子滑稽极了！彼得笑得前仰后合，放在他近旁的一些碗碟被他的长手臂绊翻了。他觉得自己的手臂长到那个程度，仿佛他只消伸过桌子去，就可以把手指戳到安欣的头发里，摸摸她的头，用嘴唇去尝尝她那笑吟吟的嘴……他的脖子又发胀了，一层薄雾把他的眼睛蒙住了。

当太阳沉到风车后面，凉气从开着的窗子里飘进来的时候，勒福尔特向那个有八普特重的磨坊老板娘席梅尔芬尼希太太伸出手去，引她出来跳一支美妞艾舞。他把胳臂弯成一个圆圈，摇了摇那扑着金粉的鬈发，行了个屈膝礼，疲倦地转动着眼珠。席梅尔芬尼希太太又满意又欣幸，穿着一条宽阔的裙子漂浮着，活像一艘饰着旗帜、装着四十门大炮的战舰。所有的客人都跟在这一对舞伴后面，从餐厅走进花园，在那儿，勒福尔特的姓名的起首字母用鲜花缀在花坛里，灌木和小树上绊着金色和银色的纸花和花结，小道砌着棋盘形的花纹……

美妞艾舞跳罢便是欢乐的乡间舞。彼得站在旁边，咬着指甲。有好几次那些仕女走到他面前，深深地行一个屈膝礼，邀请他伴舞，可是他总是摇摇头，嘟嘟囔囔地说："我不会，不，我不行……"于是席梅尔芬尼希太太在勒福尔特的陪同下，献给他一束鲜花，意思是说他们已经选他为舞蹈之王。这样就不可能再拒绝了。他朝勒福尔特那欢乐可是坚毅的眼睛瞅了一下，痉挛地抓住那位太太的手。勒福尔特脚尖朝外踮了起来，轻轻地朝安欣跑去，按照乡间舞的姿势跟她一

起站在彼得对面。安欣那低垂着的手里抓着一方手帕，正望着他，好像恳求什么似的。半圆鼓震耳欲聋地敲着，铜鼓擂着，小提琴和喇叭奏着、吹着。欢乐的乐声冲向傍晚的天空，连蝙蝠都受惊了。

他又像刚才对付公猪那样，毫无顾忌了；他感到狂热，理性也失掉了。勒福尔特唤道：

“第一个动作！女士们前进，后退，男舞伴带着女舞伴旋转！”

彼得搂着席梅尔芬尼希太太的腰，带着她旋转，弄得她的衣服、长裙和裙箍像旋风似的卷起来了。“Ach，mein Gott！”① 磨坊老板娘只是惊叫着。他把她放开，独个儿跳起来，好像那音乐本身在牵动他的手和腿似的。他紧闭着嘴唇，掀开了鼻孔，拼命地蹦着跳着，客人们瞅着他这副光景，都捧腹大笑。

“第三个动作！”勒福尔特嚷道。“女舞伴和男舞伴交换！”

安欣把一只凉手搭在彼得的肩上。他马上清醒过来，刚才的狂热平息下去了。他微微打着哆嗦，脚不由自主地移动着，跟着轻如鸿毛的安欣一块儿跳舞。一串火药线点燃了小树中间一盏盏的灯。一支火箭往上一蹿，发出愤怒的咝咝声。两条火线反映在安欣的眸子里。

“啊，”她细声细气地说。“啊，多么美丽啊！……啊，彼得，您跳得真好！……”

火箭从园子的各处升起来。光艳的火焰旋转着，照出来一幅幅透明的图画。爆竹仿佛大炮似的炸开了，焰火劈啪地响着，火星喷泉似的洒下来。黄昏的天空遮满了硝烟。这不是他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里那恼人的烦闷中幻想着的梦境吗？勒福尔特伴着一个跟士兵一样高大的女人打他身边跳跳蹦蹦地擦过去，向彼得嚷道：“丘比特用箭把心射穿了！”跳得浑身发热的安欣，发出一股清新幽雅的香气。“啊，彼得，我累了，”她吊在他的胳臂上，气喘吁吁地说着，嗓音更细了。一支焰火在他们头顶上爆开了，焰腾腾的火蛇照亮了姑娘因疲乏而显得瘦削的、美丽的脸。彼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便搂住她袒露着的肩头，眯缝了眼睛，感觉到她的湿滋滋的嘴唇的接触。可是那

---

① 德语：啊，我的天哪！

只是倏然的一碰罢了。安欣从他胳臂里挣出来。几百条火蛇发疯似的劈劈啪啪地升上去。安欣不见了。从一团烟雾中显出来巴克科斯的使节那兔子皮大衣和缠着树皮的脑袋。尼基塔·佐托夫已经完全醉倒了,他手里还抓着一只酒杯,跌跌绊绊地走着,嘟嘟囔囔地说着各种荒唐的话……他停下来,一摇一晃的。

"孩子,喝吧!"他把酒杯递给彼得。"喝吧,我们两个人反正都完蛋了……我们断送了自己的灵魂,在斋期破了戒。喝它个干,全俄罗斯的皇帝陛下……"

他打算威胁什么人,却跌倒在灌木丛里了。彼得把空酒杯往地下一摺。幸福好像焰火的火轮似的在他心里头旋转。

"安欣!"他喊道,拔腿就跑……

灯火通明的窗子、小小的灯盏、透明的图画,在他四周浮动。他抱着头,叉开两腿站着。

"来吧,我告诉您她在哪儿,"一个从背后传来的、曲意奉承的嗓音对着他的耳朵说。这是穿着大红衬衫、目光锐利的歌手,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那姑娘已经回家去了……"

彼得闷声不响地跟着他跑进了黑暗里。他们翻过一道围墙,遇到几只狗,又跳过一行栏栅,这才到了酒店前面靠近风车的那片广场上。楼上一扇长窗里亮着灯火。阿列克萨什卡小声地说:

"她在那儿!"他往窗玻璃上撒了一把沙土。窗子开了,安欣从窗口探出身来,——肩膀上披着围巾,满头都是卷发纸。

"是谁?"她细声细气地问。往外一张,她看见是彼得,便摇了摇头,说:"不行……回去睡觉吧,彼得先生……"

她头上夹着卷发纸,看去比往常越发娇媚了。她关好窗子,把花边窗帘也拉上了。灯也熄了。

"那姑娘有人看着呢,"阿列克萨什卡小声地说。然后他仔细端详着彼得,紧紧地搂住他的肩膀,把他带到一张长凳边。"你还是坐下来……我去找马。你能骑回去吗?"

等他牵着两匹备了鞍的马回来,彼得仍然躬着背坐在那里,两只紧握的拳头搁在膝盖上。阿列克萨什卡看了看他的脸:

"你是不是酒喝得太多了?"彼得没答腔。阿列克萨什卡帮他上

了马，自己也轻捷地跳上了马鞍，一面还扶住彼得，缓步驰出外侨区。草地上弥漫着夜雾。天空里密布着秋季的繁星。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公鸡早已在啼了。彼得抓着阿列克萨什卡的肩膀，那一只冷冰冰的手毫无生气地发僵了。快到皇宫的时候，彼得突然拱起脊背，在马鞍上扭动起来，随后钩住阿列克萨什卡的颈脖，把他往身边拉。马停下来了，呼哧呼哧地直喘着，骨节骨骱都咕咕地响着。

"抓住我啊，紧紧地抓住我啊，"他嘶哑地自语着。过了一会，他的手松劲了。他哼啊哼的喘着气："我们往前走吧……可是不要离开我……你就睡在我旁边好了……"

在台阶边，沃尔科夫跳上前来：

"皇上！啊，老天爷！……我们还……"

侍臣们和饲马官役们都跑过来了。彼得仍然坐在马鞍上，一脚把他们踢开，独自下了马。他不让阿列克萨什卡离开，走进了寝殿。在黑洞洞的走廊上，有个老太婆窸窸窣窣地响动着，画了个十字；彼得把她推开了。另一个老太婆，像耗子一样一溜烟钻到楼梯底下去了。

"讨厌的长舌妇，真是该死！"他喃喃地说着。

到了寝殿里，阿列克萨什卡替他脱了鞋和长襟衣。彼得往一条毡毯上躺下，吩咐阿列克萨什卡睡在他旁边。他把头搁在阿列克萨什卡的肩膀上。沉默了一会，他说：

"你就当御前侍臣吧……到了早晨，你去对秘书官说一声，他会写一道诏书的……真开心，啊，玩得多开心啊……Mein lieber Gott[1] ……"

不大一会，他像孩子那样发着鼾声，睡熟了。

---

① 德语：我亲爱的上帝。

第三章

一

整个冬天都在召集贵族民军。要那些贵族地主离开他们偏远的村子,这可真不容易。总司令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发出严厉的命令,拿失宠和毁灭来威胁他们。而地主们却还是不慌不忙,从他们暖和的炕床上爬下来。“好一个心血来潮的念头——要打克里米亚!谢天谢地,我们跟可汗已经订下了永久的和约。我们纳给他的贡品也不能算难以负担,干吗又要平白无故地给贵族添麻烦?这是戈利岑家的事啊,——他们要靠别人的劳动来猎取自己的荣誉……”他们找出种种的借口:害病啦,或是太穷啦,或是人根本不在啦。有的还故意恶作剧,——一个冬天,由于烦闷无聊和闲着没事儿,种种奇妙的想法都钻到他们脑子里去了。侍臣鲍里斯·多尔戈鲁基和尤里·谢尔巴特伊因为没法逃避远征,便穿上黑衣服,叫士兵们也穿上黑衣服,自己骑上黑马,倒像都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一般,赶到军营里,把大家吓了个半死①。“准有倒霉事儿,”团队里传开了这样的流言。“这回远征,咱们是不会活着回来的了……”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勃然大怒,写了封信到莫斯科,给那个被他留在索菲娅左右的费多尔·列昂季耶维奇·沙克洛维特:“发个慈悲吧,千万得弄一道圣旨下来,对付那些欺人太甚的家伙:让他们失去领地,终身幽禁在修道院里,把他们的村子分给一些无以为生的人,——用这种严厉制裁的榜样来使个个人发抖……”

圣旨是下了,可是因为心肠软,一看见那些恶作剧的人流着眼泪,恳求他开恩,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就把他们宽恕了。这件案子

① 因为全身着黑是一种服丧的打扮,很不吉利。

刚一了结，谣言又在军队里传开，说是有天夜里，有人把一口棺材偷偷地放在戈利岑公爵的小木房的穿堂里。人们都发抖了，大家悄悄地谈论着这件可怕的事。据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那天喝醉了酒，冲进黑魆魆的穿堂里，用剑往空荡荡的黑暗中砍劈。净是些不祥的兆头。押送辎重车的人们，看见一群白狼在草原的古塚上凄厉地嗥叫，牲口无缘无故地倒毙了。三月间有天刮风的夜里，团队辎重车里有一头公山羊发出人的嗓音叫着（听到的人很多）："大祸就要临头了！"他们想用木桩把山羊打死，它却窜进草原里去了。

积雪融化了，和风从南方吹来，河边和池畔的柳树已透出新绿。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心情比乌云还要阴沉。从莫斯科传来一些使人扫兴的消息，说是亲彼得皇帝的领主米哈伊尔·阿列古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开始在克里姆林宫里高谈阔论，又说是领主们也倒向了他，嘲笑克里米亚远征："可汗已经不再等待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光临了；在克里米亚，在君士坦丁堡，在全欧洲，他们已经把这次远征不放在心上了。戈利岑叫国库花的钱可不少呢……"连本来庇护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约阿基姆总主教，也突然叫人把戈利岑赠送的法衣和长襟衣从巴拉什教堂里扔出去，不准在作祈祷的时候再穿它们。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给沙克洛维特发了许多惶急不安的信，责成他要十分警觉地监视切尔卡斯基，而且要留心总主教，少让他上索菲娅的寝殿去……"至于那些领主，他们早已被由来已久的贪财心吞掉了，为了完成大业哪怕只要拿出一个子儿他们都是舍不得的……"

从国外传来叫人忧虑的消息。大使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和雅科夫·梅舍茨基被派到法国去请求三百万里夫尔① 的借款，法兰西国王不但一个钱也没有给，而且连大使也不愿意接见。关于驻荷兰大使乌沙科夫，有如下的报告："他和他的部属已经弄得名誉扫地；他们在许多地方大吃大喝，而且说了不少粗鄙的话，使圣上的盛名也受到了凌辱……"

五月底，戈利岑终于率领十万大军向南方进发，到了萨马拉河边，跟乌克兰统领萨莫伊洛维奇会师。军队前进得很慢，后面拖带着

① 法兰西旧时的银币。

无数的辎重车。他们经过了一些城镇，一些哨所，进入了一片叫做"荒原"的草地。郁热笼罩着荒无人烟的平原，人们就在那齐肩的漫草里跋涉。兀鹰在酷热的空中盘旋。蜃景在遥远的天边闪烁。晚霞短促地展现了一下——黄澄澄的、绿莹莹的。草原上净是大车的碾轧声和牲口的嘶鸣声。干马粪烧的篝火，烟味中有一种永恒的哀愁。夜幕急速地降落。吓人的星星晃亮地照耀着。草原上什么也没有——没有道路，没有车辙。先头部队向前开拔了很远，却没遇见一个活人。鞑靼人明明想把俄罗斯军队诱进一片滴水全无的沙地里去。他们越来越频繁地遇到干涸的小河床。在这儿，只有经验丰富的哥萨克人才知道到哪里去找水。

早已是七月中旬了，可是克里米亚似乎还只是一座空中楼阁。部队从草原的这一头伸展到那一头。白茫茫的光芒，干巴巴的蚱蜢的鸣声，弄得人头晕脑涨。鸟儿懒洋洋地飞下来，停在倒毙的牲口肿胀的肋骨上。许多大车都给丢弃了。不少赶车的农民跟大车留在一起，渴得要死。有人磨磨蹭蹭地北上向第聂伯河那边去了。部队里怨声载道……

总督们、团长们、民军司令们聚集在戈利岑的亚麻布营帐旁边一张餐桌那儿，惶惶不安地望着下垂的军旗。可是谁也不敢站出来说："得趁时间还来得及，赶快撤兵。越往前走，处境越凶险。过了彼列科普，便是不毛的沙地。"

在这些时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总是在营帐里休息。他把衣服和靴子都脱了，躺在毯子上，阅读普鲁塔克① 的拉丁文著作。从书页里升起来的伟大的幽灵，给他那沮丧的心胸增添了勇气。在蚱蜢令人厌倦的鸣声中，亚历山大②、庞培③、西庇阿④、卢古鲁斯⑤、朱里·恺撒⑥ 正在挥舞他们罗马的鹰。"向光荣前进！向光荣前进！"

---

① 普鲁塔克（约46—126），古希腊的历史家，以写英雄传记闻名。
② 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
③ 庞培（公元前106—前48），罗马政治家、将军。
④ 西庇阿（公元前185—前129），罗马将军。
⑤ 卢古鲁斯（公元前106—前56），罗马统帅。
⑥ 朱里·恺撒（公元前100—前44），罗马将军、政治家、历史家。

另一个获得力量的源泉便是重读索菲娅的来信："我亲爱的人，瓦先卡哥哥！敬祝你，我的朋友，长命百岁！但愿上帝恩准你战胜敌人！可是我呢，我亲爱的，我不太相信你会回到我们这儿来……只有当我看见你在我怀抱里的时候，我亲爱的，我才会相信……为什么你，我亲爱的，写信来要我祈祷？倒像我在上帝面前真是一个罪人，真是不成体统似的。不过，即使我有罪，我也敢于希望他会宽大为怀。实实在在，我常常祈祷，愿我看见我亲爱的人处在欢乐之中。敬祝你，我亲爱的，永远顺遂！……"

暑气稍弱以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就戴上头盔，披上斗篷，走出营帐。一看见他，那些团长、民军司令和哥萨克大尉就都上了马。军号齐鸣，号角奏出拖长的调子。这时候，正午的热浪到来以前的夜行军便开始了。

那一天的情况也是一样。从一座古塚的高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望着四周那无数篝火的烟，黑魆魆的一堆堆士兵，以及隐没在昏暗中的一长列一长列的辎重车队。那一天比往常更昏暗。一道尘烟的帷幕把整个视野统统包围起来了。在窒闷的空气中，连呼吸也不太容易。晚霞把半个天空都泼上了暗红色的余晖。一群群鸟儿仿佛逃命似的飞过去……西沉的太阳像发大了似的，又迷蒙又可怕……星星给蒙着一层薄膜，好容易才闪烁起来。冒烟的火光在天边忽隐忽现。刮起一阵热风。跳动着的火苗显得更清晰了，——它们像环子一样箍住了整个营地……

一群骑着马的人在古塚旁边停住了。其中有一个，沉甸甸地飞驰到营帐跟前。他下了马，整了整高筒帽。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认出了有胖胖的脸和花白唇髭的萨莫伊洛维奇统领。

"不好了，爵爷，"他轻轻地说。"鞑靼人放火烧草原了……"

统领那耷拉着的唇髭里隐藏着一抹微笑，一道阴影投在他的眼睛上……

"四面八方都烧起来了，"他说，用马鞭指了一指。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朝红光凝视了好久好久：

"好吧，我们让步兵骑上马，打大火里冲过去。"

"我们在灰烬里怎么能行军呢？没有粮食，又没有水。我们会毁

灭的，爵爷。"

"难道要我退却吗？"

"悉听尊便……燃烧着的草原，哥萨克人是穿不过去的。"

"用鞭子来赶他们……（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一发脾气，自己就克制不住了。他在古塚上来回地跑着，铁靴跟扎进了干燥的泥里。）我老早已经注意到，哥萨克人是不太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的……看着也好笑：他们竟在马鞍上打盹……到克里米亚汗那儿去当差，他们说不定会精神些……可你，统领，你却昧着良心……小心点……在莫斯科，还没坏到这步田地的人，也会给揪住额发，拖上断头台去呢……可你，神甫的儿子，你做蜡烛和鱼的买卖做了很久吧？"

肥胖的萨莫伊洛维奇听着这些带侮辱性的话，像公牛一般直喘着。可是他既聪明又狡猾，当下一声不响。他从鼻子里喘着粗气，跨上坐骑，驰下古塚，消失在大车后面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传唤号兵。于是军号在烟雾弥漫的草原上嘶哑地吹起来。骑兵、步兵和辎重车队开始往大火中移去了。

拂晓时分才清楚地看到他们已经没法前进，——草原黑黝黝、死沉沉地横在前面。只有旋风在那上面卷着赶着。南风越刮越厉害，把火灰一团团吹起来。可以看见哥萨克侦察兵在远处往回走。到了正午，总督们、团长们和哥萨克首领们在后方集合。统领眉头打结，驰马而来，他把权标插进靴统，燃上他的烟斗。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把戴着戒指的双手按在护胸甲上，抑制住自己的骄气，流着眼泪说：

"谁能反对上帝？经书上写着：人啊，抑制你的骄气，因为你是会死亡的。主给我们降下了深重的灾难……几百里地方，既没有一点粮秣，也没有一滴水。我不怕死，也不怕受辱。长官们，你们考虑考虑，说说该怎么办吧？"

总督们、团长们和哥萨克首领们考虑了一阵，答道：

"立即向第聂伯河撤退！"

克里米亚远征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军队仓皇转移，马不停蹄，一直赶到波尔塔瓦附近，沿途损兵折将，辎重车队也丢弃殆尽。

二

团长索洛宁纳、利佐古布、扎别拉、加马列伊，哥萨克大尉伊万·马泽帕和统领司令部总书记官科丘别伊偷偷地来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营帐里，告诉他说：

“草原是哥萨克人放火烧的，是统领叫他们放的火。这里是一张密告统领的状子。您看一下，把它转到莫斯科去。一点不能拖延，因为对他那种一意孤行的做法，我们再也没法忍耐了：他自己发了财，却把贵族们毁了。哥萨克的父老们，在他面前也不敢不摘下帽子。他对什么人都要侮辱。他跟俄罗斯人说假话，跟波兰人勾搭，不过跟他们也说假话，因为他只想把乌克兰变成他自己一块永久的领地，剥夺我们的自主权。让莫斯科传一道圣旨下来，由我们另选一位统领，把萨莫伊洛维奇撤掉……”

“可是为什么统领不愿意让我打败鞑靼人呢？”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问。

“他之所以不要您这样做，”伊万·马泽帕大尉答道，“是因为只要鞑靼人强大，您就弱小了。如果您打败了鞑靼人，那么要不了多久，乌克兰就会变成莫斯科的一个行省……可是那全是胡诌……我们都是俄罗斯人的小兄弟，我们有同样的信仰，而且都很乐意在莫斯科的皇上手下过日子……”

“说得对！”团长们都这样证明道，他们眼睛望着地面，剃得发青的头上蓄着蓬松的额发。“只要莫斯科能确认我们贵族的自主权。”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回想起一团团乌黑的尘雾，留在草原上的无数的坟墓，散满在道路上的牲口的肋骨。他腮帮火辣辣的，回想起自己要媲美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的幻梦。他也想起克里姆林宫里湫隘的过道，领主们——他的敌人——会在那儿向他鞠躬，将手指掩在唇髭上，为的是遮掩他们嘲讽的微笑……

“这样说，草原是统领放火烧的？”

“是啊，”团长们都证明道。

“好吧，那就照你们的意思办吧。”

就在那一天，瓦西里·特尔托夫带了一匹替换的马，把密告统领的那张状子缝在帽子里，向莫斯科疾驰而去了。当军队赶到波尔塔瓦近郊，扎下营来的时候，皇上的批谕下来了："萨莫伊洛维奇既已被诸父老及小俄罗斯全军认为无用，着即剥夺其皇旌、权标与一切军事勋徽，并在严密监护下将其押解来大俄罗斯城市。另选为诸父老及小俄罗斯全军所爱戴之人，继任统领……"

当天夜里，射击军把辎重车集中到统领司令部。到了早晨，他们在战地教堂中将统领抓起来，装在一辆普通的大车里，解到戈利岑跟前。就在那儿他受到审讯。他头上缠着一块湿漉漉的烂布，眼睛红肿。他非常惶恐，反复地说着：

"他们都在胡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皇天在上，他们都在胡诌！……这是我的仇人马泽帕的诡计……"他一看见马泽帕、加马列伊和索洛宁纳走进来，便脸色发紫，浑身打抖："原来你竟听信他们的话吗？……那些恶狗！他们只指望把乌克兰出卖给波兰人。"

加马列伊和索洛宁纳拔出军刀，向他扑去，可是几个射击军的军官把他们挡开了。夜里，他给戴上镣铐，往北方押解。必须赶快选出新的统领：各哥萨克团已经把辎重车上的烧酒桶打开，把统领的奴仆们杀掉，把人人怨恨的加佳奇团的团长用标枪戳死。全营一片吆喝声、歌唱声和火枪射击声。一些莫斯科的团队也开始骚动起来了。

马泽帕没等召唤就走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营帐里。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乌克兰长袍，戴着一顶朴素的羊皮便帽，可是一柄名贵的军刀却是用金链条系着的。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很富有；他出身于一个显要的贵族家庭，在波兰和奥地利住过很久。在出征期间，他把胡子蓄了起来，像是一个喀查普①，头发也剪成莫斯科流行的款式。他威风凛凛地鞠了一躬，俨然是平起平坐的样子，便一屁股坐下了。他伸起又长又干的手指拧着下巴颏，用那突出的、机灵的眼睛瞪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也许爵爷愿意用拉丁语谈话吧？……（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冷冷地点点头。也没压低嗓子，马泽帕就用拉丁话开言了。）小俄罗

① 革命前乌克兰沙文主义者对俄罗斯人的蔑称。

斯的事，在你看来是很难理解的。小俄罗斯人既狡猾又深沉。新的统领明天就得宣布了，谣传他们要选博尔科夫斯基。如果是那样，那还不如不要革掉萨莫伊洛维奇的职：对莫斯科来说，再没有比博尔科夫斯基更危险的敌人了……这话我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说的。”

“你自己也明白，我们不愿意干预你们小俄罗斯的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答道。“只要是一个朋友，任什么人来当统领我们都无所谓……”

“听了高见，非常舒畅。我们用不着隐瞒，在莫斯科的庇护之下，我们的确是高枕无忧……（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很快地微微一笑，沉下了眼睛。）你们并不剥夺我们贵族的领地，也很照顾我们的风习……应当承认，我们中间是有一些倾向波兰的人……可是那些人为着自己的贪心终归会把乌克兰毁掉……我们难道不知道，万一我们向波兰屈服了，波兰贵族就会把我们从我们的领地上赶走，到处建起天主教堂，叫我们大家都变成奴隶吗？不，爵爷，我们都是皇上的忠诚的仆人……（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一声不响，也没扬一扬他的眼睛。）哦，上帝对我并不缺乏仁慈……去年我在波尔塔瓦附近一个秘密的地方埋了一只小桶，里面有一万金卢布，以备不时之需。我们小俄罗斯人都很朴实，为了伟大的事业决不吝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害怕什么？只有让权标落在叛徒或是傻瓜手里，那我们才害怕呢……”

“这就好，伊万·斯捷潘诺维奇，但愿时辰吉利，——明天宣布统领的人选。”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站起来，向客人鞠一个躬。踟蹰了一下，他抓住他的肩膀，亲吻了三次。

第二天，在战地教堂的帐篷旁边，一张遮着金袍的桌子上，放着权标、皇旌和统领的勋徽。两千哥萨克人在周围站着。戈利岑公爵穿着一套波斯的铠甲，披着一件斗篷，戴着一顶插有深红色羽毛的头盔，从教堂帐篷里走出来；后面跟着所有的哥萨克父老。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往一张长凳上一站，一只手里抓着一方绸手绢，另一只手搭在一把军刀的柄上，对走拢来的哥萨克人说道：

“小俄罗斯的伟大军队，沙皇陛下准许你们，根据哥萨克军队的古老传统，选举你们的统领。大家说吧，你们要谁，那就是谁……你

们要马泽帕也好,要别人也好:由你们决定……”

索洛宁纳团长叫道:“我们要马泽帕!”别的人也跟着喊起来,于是全场都嚷嚷着:“让马泽帕当统领!……”

就在那一天,四个哥萨克人把一只黑黝黝地沾满泥土、装着金子的小桶抬到了戈利岑公爵的营帐里。

三

两年以前修筑在雅乌扎河边、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底下的要塞,那年秋天按照弗朗茨·勒福尔特和西蒙·佐默尔将军的计划加以改建了。城墙拓宽了,用木桩加固,外面挖了很深的护城壕,几个角上立起带有炮眼的坚固的炮塔。用柳条编成的梢捆和沙袋,掩护着一排铜炮、臼炮和独角兽炮。要塞中央造了一所可以容纳五百人的木建餐厅。大门高头的主楼上安着一套发出乐声的排钟。

游戏毕竟是游戏,要塞也许只是筑来玩儿的东西,可是必要的时候,它也可以用来坚守一下。从清晨到黑夜,那两个营(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营和谢苗诺沃营)一直在那片开阔的、割去了草的场地上操练;西蒙·佐默尔既不爱护他的喉咙,也不吝惜他的拳头。士兵们像装着发条的玩具似的操练着,把火枪举在前面。“立正!”士兵们立定了,用右脚跺了一下,随后屹然不动地站住了……“右肩向前——开步走!Vorwärts![①] 不对!Lumpen![②] 流氓!听着!……”将军骑在马上,脸红得像火鸡。连现在成了军士的彼得,走过他面前的时候,也会挺身直立,害怕得眼睛都鼓得大大的。

从外侨区又请来了两个外国人,一个叫:弗朗茨·蒂默曼,他懂得数学和使用天文观测仪。另一个是年老的卡尔滕·勃兰特,他精通航海业务。蒂默曼开始教彼得数学和筑城学;卡尔滕·勃兰特拿一艘从伊斯梅洛沃村的仓库里找来的、能够在逆风中扬帆行驶的奇妙的小艇作为模型,着手造船。

---

① 德语:前进!

② 德语:废料!

领主们越来越频繁地骑着马从莫斯科赶来，想亲眼看看雅乌扎河畔到底在玩些什么游戏。那么多的钱、那么多从军械库里拿去的武器，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并不过桥，只是停在河对岸：前面，有个领主骑在马上，穿着一件贵重的大衣，又宽又厚，如同一床羽毛褥子，胡须活像一柄大笤帚，腮帮丰满极了；他后面是一些贵族，穿着三四件最名贵的长襟衣，一件罩一件。他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待在那儿，一动不动。河的这一边，装着沙土或是筑工事用的束柴的大车一辆接着一辆地滚过去；士兵们在搬运木头；一个高高的三脚架上，有个沉重的木槌从滑车上升起来，随后嚄的一声落在木桩上；铲子把泥土翻得乱舞乱飞。几个外国人拿着图样和圆规，走来走去；斧子铮铮地砍着，锯子吱吱地拉着，工头们拿着量尺跑来跑去。而且还有，——啊，天啊，圣徒啊！皇上也在那儿呢：他不是坐在镀金的椅子里，从高处眺望这种儿戏，不是的！他皇上却戴着一顶毛线的尖顶便帽，穿着一条外国款式的裤子，一件肮脏的衬衫，推着一辆独轮手车，打木板上小跑着过去……

站在前面的那位领主立即除下他用四十只黑貂制成的帽子，贵族们也摘掉帽子，隔着河岸深深地哈腰行礼。接着，大家都惊讶地望着……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从来都像一道牢不可破的城墙围在沙皇的四周，好生守护着，生怕有一颗尘灰或是一个苍蝇停在陛下的圣躬上。难得有这么几回，他们把他像活的神道一般簇拥到万民面前，摆出拜占庭式的种种古代豪华气派……可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皇上这是在干些什么呢？像是混在奴仆里头的一个奴仆，像是一个没用的傻瓜，在木板上跑着，好个不知廉耻的人，——嘴里还衔着个烟斗，吸着恶劣的烟草呢……根基被动摇了……这已经不是什么游戏，不是什么淘气事儿了……瞧嘛，河对岸那些奴仆都在龇牙咧嘴地笑呢！……

偶尔有这么个领主鼓起勇气，抖抖胡子，用发颤的嗓音大声说道：

“恕我冒昧直言，皇上，您尽管处罚我吧，可是我年纪老了，实在沉默不住了：这种光景，看看真是有失体统，有碍观瞻，而且是旷古未闻啊！……”

于是像竿子一样高高的彼得，就会爬到土城上去，眯缝着眼睛，嚷道：

"啊，是你啊！……听着……戈利岑写了些什么来着？他已经征服了克里米亚，还是没有呢？"

而在土城后面，那些该死的外国人就会哄然大笑起来，俄罗斯人也一样，他们在一个跟皇上这么亲近的人面前，本来不作兴大嚷大叫，而是应当下跪的。有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有这么个领主会一不做二不休，执拗地继续他的诤谏与责备："我曾经抱过你父亲，放在膝头上抚弄，为先皇白天黑夜守过灵，我家是留里克① 的后代，祖辈自己也当过大公。请你想一想我们的荣誉，别再干这种淘气事儿了，回心转意吧，到澡房里去，到教堂里去……"

"阿列克萨什卡，"彼得说道，"把引火线给我。"于是用一门二十磅的独角兽炮瞄了一下，他向那个领主射出一排豌豆子弹。佐默尔将军捧腹大笑，勒福尔特也笑起来，而沉默寡言的蒂默曼也温厚地微微一笑。又矮又胖的卡尔滕·勃兰特，满脸都是蹙皱的笑纹，仿佛一只烤熟的苹果，乐得浑身直打哆嗦。所有的外国人和俄罗斯人都会跳到土城上去，看那顶高高的帽子被打落，那个吓得死去活来的领主倒在随行的贵族们的胳臂里，马匹用后蹄直立起来，乱蹦乱踢。那天余下来的时间，他们就一直笑着，谈论着这件事。

他们管这个要塞叫做"普列什堡皇城"。

四

自从那天夜里把彼得送回寝宫以后，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就留在沙皇身边了。这小鬼又机灵又麻利，还善窥人意：他只消把鬈发一抖，身子一扭，撒腿飞奔，不大会儿事情就办妥了。他什么时候睡的觉，大家都弄不清楚，——他用手掌抹抹脸，脸就像盥洗过了似的：喜气洋溢，眼目清明，笑容满面。他身量差不多跟彼得一样高，只是

---

① 留里克是在帝俄罗曼诺夫王朝以前，从斯堪的那维亚过来统治俄罗斯的三兄弟之一。

肩膀还要宽些，腰身比较细些。彼得走到哪里，他也跟到哪里。打鼓也好，放枪也好，用军刀砍树枝也好，他都不当一回事。装起怪相来，他真能惹人发笑；他会学熊，钻进蛀空的树干里去采蜜，遇见一群野蜂来进攻；或是学神甫，吓唬一个商人的妻子，叫她去做祈祷；或是学两个口吃的人吵架拌嘴……彼得笑得流出眼泪来，简直有点迷恋地瞅着阿列克萨什卡。起初，大家都以为阿列克萨什卡会成为宫廷里的侍从丑角。可是他的抱负却还要高些：他固然很会开玩笑，很会说俏皮话，可是有时候将军和工程师们聚集在一起，商量这件事情该怎么做，那件事情该怎么办，瞪着图样，彼得不耐烦地咬着指甲，阿列克萨什卡却会伏到什么人的肩膀上，让人家来不及把他赶走，就口齿快利地说道：

"这件事情该这样做，再简单也没有了。"

"啊—啊—啊！"将军们说。

于是彼得的眼睛突然发出光来：

"对！"

如果要赶办什么东西，阿列克萨什卡就拿了钱，飞身上马，跳过篱栅，穿过菜园，赶到莫斯科去，好像从地下长出来的一般，把急需的东西都办来了。过后他把账单交给尼基塔·佐托夫("游戏兵团"的军需官)，规规矩矩地叹一口气，哼哼鼻子，眨眨眼睛："随你怎么说吧，可是这里头虚报是一点也没有的……"

"阿列克萨什卡呀，阿列克萨什卡！"佐托夫会摇摇头。"谁听说过枞树干要值三阿尔丁？一阿尔丁是最多了……唉，阿列克萨什卡！……"

"如果不是急需，一阿尔丁本来也行了；可是这个比较贵些，因为是急需嘛。我把这批树干很快就弄到了，价钱所以要贵些，为了不让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等得心焦呗……"

"哼，你这样诈骗偷盗，总有一天要被绞死的。"

"天哪，你干吗要凭空侮辱我，尼基塔·莫伊谢伊奇？……"阿列克萨什卡转过脸去，伤心地说，蓝漾漾的眼睛里挤出了眼泪。

佐托夫摆一摆手里的鹅毛笔，打发他走开：

"好，你走吧……这一回我相信你。可是得留神哪！……"

阿列克萨什卡被提升为彼得的侍从。勒福尔特在彼得面前称赞他道："这孩子有前途；他像狗一样忠心，像鬼一样聪明。"阿列克萨什卡经常跑到外侨区去看勒福尔特，回来的时候从来没有一次不带一点礼物的。礼物，他喜欢极了，——不管是什么礼物。他穿的是勒福尔特的长襟衣，戴的是勒福尔特的帽子。他是第一个到外侨区去定购假发的俄罗斯人；那假发很大，是火红色的，每逢节日他就把它戴上。他把嘴唇和腮帮刮得很光，还敷了粉。有些仆人便尊称他为"亚历山大·丹尼雷奇"。

有一天，他把一个老成持重的青年带到了彼得跟前，那青年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一双崭新的树皮鞋，一副粗麻布的裹脚布，说道：

"明-赫尔茨①（阿列克萨什卡现在常常这样称呼彼得），让他把打鼓的本领显给您看看吧……阿廖沙，把鼓打打看吧……"

阿廖什卡·布罗夫金不慌不忙地放下帽子，从桌子上拿起鼓，眼睛望着天花板，露出一副烦闷的神色，随后像炒爆豆子似的打起来；他打出一阵集合鼓，又是一阵归营鼓，又是一支进行曲，后来又是一支快步舞曲，——嘿，真是了不起！他仿佛木头人一般站在那里，只有他的手和鼓槌在飞舞，快得简直叫人看不清。

彼得向他扑过去，抓住他的耳朵，惊奇地瞅着他的眼睛，吻了他好几次。

"到第一连当鼓手！……"

这样一来，阿列克萨什卡在营里就有了他自己的人了。当白天渐渐缩短，地上冻着薄冰，从低低的云层里落下雪糁来的时候，外侨区就开始举行跳舞会和有音乐的啤酒晚会。那些外国人通过阿列克萨什卡给彼得皇帝送来了请帖：漂亮的纸上，四周画着圆柱和葡萄藤，中间有个大肚子的裸体男人坐在一只桶上，上面是一个正在张弓射箭的裸体的孩子，下面是一个身旁搁着一柄镰刀的老头儿②。中间是用金色墨水写的邀请词：

---

① 德语 Mein Herz 的音译：我的心。

② 中间的是酒神，上面的是爱神，下面的是死神。

“怀着衷心的敬意，敬请您来喝一杯啤酒和跳舞，”可是请帖上的抬头却只是一个简单的称呼：“彼得先生”。

暮色刚刚降临，阿列克萨什卡就把套着一匹马的小车赶到阶前（彼得因为自己个子太高，不喜欢骑马）。他们两个人一起溜到库奎区去。在路上，阿列克萨什卡说：

“刚才我到小酒店里，明－赫尔茨，订购您吩咐的淡啤酒，见了安娜·伊万诺芙娜……她答应今天夜里准定上那边去……”

彼得用鼻子大声地吸了口气，什么话也没说。有一股惊人的力量，吸引着他去参加这些晚会。包着铁皮的轮子在冻着冰的辙窝里辚辚地滚着，在黑暗中道路不容易看清楚，风在堤坝上那些光溜溜的树枝间呼吼。随后便是那亲切的灯光。阿列克萨什卡往黑地里定睛瞅了一瞅，说道：“往左，往左，明－赫尔茨，拐进巷子里去，这儿不好走……”温暖的灯光从低矮的荷兰式窗子里透出来。从圆圆的瓶形玻璃窗里可以看见很大的假发和女人们袒露着的肩头。音乐。一对对舞伴在跳舞。墙上那些装着镜子、插着三支蜡烛的烛台，投射出滑稽可笑的影子。

彼得不是轻易地走进去的，总是有点古怪地转动着眼珠；他个儿很高，脸色苍白，小小的嘴闭得很紧，突然出现在门口……颤动的鼻孔嗅到女人甜蜜的芳香、好闻的烟斗和啤酒的气味。

“彼得！”主人大声喊道。客人们都一跃而起，伸出欢迎的手向他走过来；仕女们朝这个古怪的青年——蛮族的沙皇行着屈膝礼，在深深地行礼的时候，露出她们那被硬扎扎的乳褡绷得高高的丰满的胸脯。个个人都知道彼得一定会邀请安欣·蒙斯跳第一支乡间舞。每一次她总是由于意外的喜悦，而涨得满脸通红。她出落得一天比一天美丽了。眼下正是这姑娘长得顶妩媚的时候。彼得早已学会了不少的德国话和荷兰话，她便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那不太连贯的、往往很急促的故事，不时还机智地插这么一两句嘴。

巨大的马刺铮铮地响了一下，有个漂亮的火枪手邀请她伴舞，这时候彼得的脸上笼罩着阴云。他拱着肩坐在一张小凳上，乜斜着眼睛望着安欣无忧无虑地跳舞，望着她那飞舞的裙子，旋转着的淡褐色头发和她那靠向火枪手的脖颈。脖颈上带着一颗系在一条丝绒绦带

上的小小的金鸡心。

他的心痛极了：她是那么招人疼爱，那么难以接近地叫人迷恋啊。

阿列克萨什卡跟那些由于年龄关系只好闲坐在墙边的、可敬的太太们跳着舞。漂亮的阿列克萨什卡用劲地跳着，直到浑身流着大汗才停下来。快近十点钟，青年们都出去了，安欣也不知去向了。贵宾们坐下来用晚餐，吃血肠子，填馅儿的猪头和烧得很好的“土苹果”，这东西既十分好吃，又容易吃饱，名字叫做土豆……彼得痛快地吃着，喝着啤酒，而且把苦恋的痴迷心情摆脱以后，还咬着萝卜，吸着烟草。黎明以前，阿列克萨什卡扶他坐上双轮马车。黑糊糊的田野上又刮起了凛冽的寒风。

“我巴不得有一所磨坊，或是一所制革厂，像蒂默曼那样……那才好呢……”彼得说道，抓住马车的铁栏杆。

“这又有什么可以眼馋的呢？……抓牢，这里有一条沟。”

“傻瓜！……你看看他们生活得怎么样；比我们好多了……”

“要是您真有这种想法，那您可以结婚了……”

“闭嘴，我揍你……”

“慢着……我们又走错了路了……”

“明天，我又得回答妈妈的盘问，又得到澡房里去，去做忏悔，去领圣餐，——你把自己弄脏了……明天，我又得上莫斯科去，——再没有比这件事更使我憎恨的了……穿上皇袍，半天做祈祷，半天跟哥哥坐在宝座上——索尼卡坐在我们的上首……瓦涅奇克[①] 哥哥的鼻息可实在难闻。还有那些领主睡眼惺忪的丑脸，——我恨不得踢他们一皮靴……可是我得沉默，得忍耐……沙皇！他们要宰了我，我知道……”

“您不应该这么想，我看您准是喝醉了。”

“索尼卡是一条毒蛇……米洛斯拉夫斯基家的人都是一些贪馋的蝗虫……我忘不了他们的军刀和长矛……他们曾经想把我从殿门前抛下台阶去，人们那个喊声也可怕极了……你记得吗？……”

---

① 皇兄伊凡的小名。

"记得!"

"瓦西卡·戈利岑在草原上损折了一支军队,现在他又奉命开到克里米亚去了……索尼卡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的人们等他带着军队回来,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们手里有十万大军……他们要下令士兵对付我,他们敲起了警钟……"

"我们可以躲在普列什堡不出去……"

"他们已经放过一次毒药,企图把我弄死……还派来过一个人,藏着一柄刀子。"彼得跳起来,向周遭望了望。四下里都是黑洞洞的,没有一星灯火。阿列克萨什卡一把抓住他的腰带,将他拉回了座位。"他们该死,他们该死!"

"驾! ……到堤坝了。"阿列克萨什卡用缰绳抽了一下牲口。白柳树呼呼地吼着。那匹健壮的马把他们带到了峻峭的岸坡上。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灯光在远处显出来了。"尽管打警钟,明-赫尔茨,射击军官兵现在也鼓动不起来了。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您随便去问哪一个都行。您去问问阿廖什卡·布罗夫金,他是在那里待过的……他们对您的姐姐也不太满意呢……"

"我要把你们统统撂到魔鬼那儿,我自己跑到荷兰去。我宁可当一个钟表匠……"

阿列克萨什卡吹了下口哨:

"那您就一辈子也不会再看见安娜·伊万诺芙娜了。"

彼得朝膝盖弯下身去。他突然嗽了几声,笑起来了。

阿列克萨什卡乐滋滋地哈哈大笑着,往马身上抽了一鞭子。

"要不了多久,您妈妈就会叫您结婚的……一个结了婚的人,不用说,自己就好做主了……忍耐一些,您不会再等多久的……唉,可惜她是德国人,又是个新教徒……要不,哪里还有比这更好、更简单的事呢……呃? ……"

彼得朝他靠拢一点儿,嘴唇冻得直哆嗦,在黑暗里竭力想看清楚阿列克萨什卡的眼神……

"为什么不行?"

"想得倒好! 让安娜·伊万诺芙娜当皇后吗? 那您就等着人家敲警钟吧……"

五

只有在星期天，安欣那迷人的裙子才在舞池中旋转，——酒宴和娱乐每星期只有这么一次。到了星期一，库奎区的居民便都戴上毛线帽，穿上棉坎肩，如同蜜蜂一样干活了。他们对劳动十分尊重：不管是商人或是普通的手艺人，提起它时他们总是恭恭敬敬地竖起一根指头，说："每一个人都靠诚实的劳动来挣他的面包。"

星期一早晨，天还蒙蒙亮，阿列克萨什卡就把彼得唤醒，告诉他卡尔滕·勃兰特跟那些老师傅和徒弟都已经来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里一座大殿，已经改成了造船作坊：卡尔滕·勃兰特正在照着阿姆斯特丹的蓝图制造船舶的模型。德国老师傅以及奉旨从最机灵的宫廷近侍和游戏兵团的士兵当中选拔出来的徒弟们，刨着，镟着，钉着，往大桡船和军舰的小小模型上涂焦油，装缆索，缝风篷，雕饰物。在这儿，俄罗斯人还学习数学和几何学。

梦悠悠的宫殿里，响起了锤打声，像市集里那种嘈杂的叫喊声，歌声，彼得的刺耳的大笑声。宫里的老婆子们都吓呆了。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便搬进了一座最偏远的边殿，在那氤氲的炉香和闪烁的长明灯光中，常常想起彼得鲁沙，为他祈祷。

通过一些心腹的宫女，克里姆林宫里的事她统统都知道。"索尼卡又在星期五大吃其鱼了，她竟一点也不怕罪过……有人给她从阿斯特拉罕运来了好几车的鲟鱼，有一丈长的。可是她连挺坏的小鱼也不送你一条，娘娘……她变得很吝啬，婢仆们都快让她给饿死了……"她们又说，因为思念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索菲娅把一个有学问的修士西尔韦斯特尔·梅德韦杰夫招进了她的寝殿，他有几分像花花公子，又是一个天文学者：穿着一身绸法衣，挂着一个钻石十字架，手上戴满戒指；他胡子剪得很短，黑得像乌鸦一般，身上散出一股好闻的味道。他随时走进索尼卡的寝殿，两个人待在那儿使魔法。西尔韦斯特尔趴在窗台上，从望远镜里望着星星，把符号记下来，随后将手指按在鼻子上，念出这些符号，索尼卡朝他弯下身去，不住地

问："嗯，什么？嗯，什么？"……上一天，有人看见他拿了一小袋脚印上的泥、骨头和幼根进去，随后点起三支蜡烛，喃喃地念着咒语，把一个什么人的头发放在蜡烛火上烧了……索尼卡浑身打抖，眼睛突出，脸色发青，坐在那儿，活像一具死尸……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捺响着手指，朝那个通风报信的人伛过去，小声问道：

"他烧的是谁的头发？是不是深色的？"

"是深色的，太后殿下，皇天在上，确确实实是深色的！"

"是鬈的吗？"

"正是鬈的……我们大家都在寻思：那会不会是我们的主上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头发？……"

这个西尔韦斯特尔·梅德韦杰夫，她们说他把起源于已故波洛茨克的西梅翁[①] 和耶稣会教徒的崇拜面包的邪说教导人家。他著过一本叫做《灵粮》的书，叙述而且主张面包化为圣体，不是在神甫念到"因此做吧"，而只是在念到"拿吧，吃吧"的时候。全莫斯科的人，不论穷富，在皇宫里和在市集上现在都在谈论和争辩这个面包问题：念到哪一句它才化为圣体？大家都弄得头昏脑晕，不知道该怎么样祈祷才能够及时赶上化体。于是有很多人就从这种异端邪说转到分裂派方面去了……

火红色头发的菲利卡神甫在莫斯科活动，每逢人们聚拢在他周围的时候，他就发狂地嚷嚷起来："我奉上帝的派遣，来教给你们真正的信仰。使徒彼得和保罗都是我的亲戚……我来吩咐你们用两个指头、而不是用三个指头画十字；三个指头里住着基卡魔鬼，那是嘲弄侮蔑；整个地狱都在那里面，——你们却用嘲弄侮蔑来画十字……"许多人一下就相信了他的话，心里惶惑起来了。而且用什么计谋也抓他不到呢。

为克里米亚远征而征收的捐税把个个人都弄穷了。据说为了第二次远征，老百姓的最后一张皮都会给剥掉的。村庄和市镇，人都走空了。老百姓成千成千地逃到了乌拉尔山后面，逃到了滨海区，逃到

---

① 波洛茨克的西梅翁(1629—1680)，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社会活动家，教会作家。

了伏尔加河和顿河沿岸一带。还有些人，那些分裂派教徒，正在期待反基督者，——有人已经亲眼看见过他了。分裂派的传教士从这个村落走到那个农庄，劝告大家把自己活活地烧死在谷仓里和澡房里，说是这样做，他们的灵魂至少可以得救了。他们还嚷道，沙皇、总主教和所有的僧侣都是反基督者的使节。他们困守在修道院里，跟沙皇的军队作战，这些军队是被派来要把他们戴上镣铐押解回去的。在帕列奥斯特罗夫修道院里，分裂派教徒杀死了两百名射击军，看看再也打不下去了，便关在教堂里，把自己活活地烧死。在靠近赫瓦雷斯克的山坳里，三十个分裂派教徒待在一间谷仓里，用草耙堵起来，放了把火，也把自己活活地烧死了。在靠近下诺夫戈罗德的森林中，也有人把自己烧死在木房子里。在顿河流域，麦德维季察河上，有个名叫库兹马的逃亡者，自称教皇，对太阳画了个十字，说道："我们的上帝在天上，因为地上再也没有什么上帝了；地上有的是反基督者——莫斯科的沙皇、总主教和领主们都是他的仆人……"哥萨克人都投到这个教皇那儿，相信了他的话……整个顿河流域都骚动起来了。

这些流言蜚语把个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吓得死去活来。彼坚卡却自顾戏耍玩乐，一点也没察觉到正在头顶上聚拢来的乌云。老百姓已经忘掉了恭顺与畏惧……他们可以活活地扑到火里去，这样的人民怎么能不叫人害怕啊！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一想起斯坚卡·拉辛的流血暴动，就浑身打抖……仿佛那只是昨天的事……那时候，他们也期待过反基督者，而斯坚卡手下的头目们也用两个指头画十字。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心慌意乱，瞅着彩色长明灯的小小的火苗，哼了一声，跪下去，让脑门久久地贴在磨破的毯子上……

她暗自寻思："应当给彼得鲁沙娶媳妇了，——他已经长得那么高，老是抽播，还要喝酒，——他一直跟外国的太太们和姑娘们厮混在一起……娶了媳妇，他就会定心了……那时候，只要我能够同他跟年轻的皇后到各修道院去朝拜，祈求上帝赐给我们幸福，赐给我们尅制索尼卡的魔道的法术，赐给我们抵御人民的狂暴的力量就好了……"

结婚，应当让彼得鲁沙结婚了。以前，御前大臣们进来朝见的时候，他还能在有点儿倾圮的朝觐殿里他父亲的宝座上坐上这么一个钟头。可是现在，却总是："我没有空……"他们在朝觐殿里放上一只盛着两千担水的大桶，让小船在里面航行，用风箱鼓动风篷，用真正的火药放射大炮。宝座已经给烧焦了，一扇窗子也被打破了。

太后向她的弟弟列夫·基里洛维奇诉苦。他没精打采地叹了口气："哦，姐姐，给他娶个媳妇吧；那样做，不会把事情弄得更坏的……洛普欣家，也就是侍臣拉里翁·洛普欣，有个姑娘叫叶夫多基娅，正巧到结婚的年纪；她正是豆蔻年华，今年十六岁……洛普欣家的人全喜欢大声说话，可是他们族里人多，而且境况也不好……他们对你会像狗一样忠心的……"

初雪下降的时候，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借朝圣的名义，动身到新圣母修道院去。一个心腹宫女给洛普欣家暗示了一下，于是他们族里就有四十个人赶到了修道院，把个教堂差不多挤得水泄不通。这些人都是矮矮的，瘦瘦的，气势汹汹的，眼睛都直瞪着太后。吓得半死的叶夫多基娅，也给载在一辆遮着车篷的雪橇里，十分仔细地送来了。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准许她吻一吻自己的手，上上下下地朝她打量着。她还把她带到圣器室，只有她们两个人，便又暗中将她浑身上下察看了一遍。那姑娘很中她的心意。可是那一次却一句话也没有说。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离开了修道院。洛普欣家的人，眼睛里都露出激动的神色……

在这种种的悲伤与忧闷当中，只出现了一件喜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堂兄弟，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公爵，已经从波尔塔瓦附近的克里米亚军队中回来，在摄政王的生日那一天，也去圣母升天大教堂做了祈祷——当着索菲娅的面喝了个酩酊大醉，后来在餐桌上又把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臭骂了一通。"他在全欧洲人面前丢尽了我们的丑。他不该带领什么军队；他应当坐在凉亭里，把他那种美妙的思想写在笔记本上。"他还谩骂而且羞辱了那些御前大臣，说道："你们用肚子来思维，你们的眼睛都给陷在脂肪里了；只要不是太懒，谁都可以赤手空拳地把俄罗斯拿过来……"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常常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来了。

看着普列什堡的建设，看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和谢苗诺沃两个营的操练，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像别的领主那样冷笑摇头，而是很感兴趣，大加赞扬。参观造船工场的时候，他对彼得说：

"罗马人当年在阿克齐乌姆掳获了海盗船，不知道该怎么办，便把它们的铜船头截下来，钉在讲坛上，也就是说钉在圆柱上。可是等他们自己学会了制造和装备船舶的时候，他们就征服了海洋，而且还征服了全世界。"

他跟卡尔滕·勃兰特作长谈，考察他的学识，还建议游戏造船厂不妨建立在离莫斯科一百二十俄里的佩列亚斯拉夫湖边。他给造船工场装来了一车拉丁文图书，包括图样，铜版画，荷兰城市、造船厂、船舶、海战图画。为了翻译这些图书，他又送给彼得一个有学问的黑人侏儒，名叫阿布拉姆，还有他的两个伙伴托莫萨和谢卡，也是侏儒，一个身长二十俄寸，另一个身长三十俄寸又四分之一，都穿着古里古怪的长襟衣，戴着插有孔雀毛的头帕。

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既有钱，又有势，还有特别灵敏的头脑；论学问，他并不比他的堂兄弟差，可是他生来酷爱纵酒，而且顶喜欢嬉游作乐和笑闹的伙伴。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起初有点怕他，疑心他也许是索菲娅派来的。因为这样一位显赫的贵人，凭什么要离弃强者而来迁就弱者呢？可是那辆宽敞的轿车，套着四匹马，后面坐着两个吓人的黑人，却没有一天不是轰隆隆地驰进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院里来。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首先总是吻一吻太后的手。他脸色红润，鼻子很大，眼睛底下颤动着两块肿糊糊的垂肉，从那向上翘起的唇髭和剪齐后分开的小胡子里发出来一股麝香的味道。一看见他的牙齿，谁都禁不住会微笑：它们是那么白净，那么令人欢快……

"请问您睡得怎么样，太后？是不是又梦见了独角兽？我老是来打扰您……惹您讨厌啦，请原谅……"

"别说这种话了，爵爷，看见你来，我们总是很高兴的……听到莫斯科那边什么消息没有？"

"沉闷得很，太后，克里姆林宫沉闷透了……宫院里到处结满了蜘蛛网……"

"你说的是什么话啊？哪有的事……"

"各处宫殿里，领主们都在长凳上打盹。沉闷死了！……情况糟得很；谁也没有一点敬意……摄政王已经三天不露面了，她幽居在……我闯到了伊凡皇上那儿，想去亲亲他的手，——陛下穿着狐皮袄，登着毡靴，躺在暖炕上，十分忧郁。'为什么，鲍里斯，'他对我说，'我们这儿这样沉闷？风在烟囱里咆哮，那么怕人。这到底是什么兆头啊？……'"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终于看出他原来只是在说笑话。她瞅了他一眼，笑了……

"只有在您这儿，太后，劲头才鼓得起来……您生下了一个好儿子，包管比什么人都聪明，等着瞧吧……他有一双清醒的眼睛呢……"

等他走了以后，好久好久，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眼睛还熠熠发光。她很兴奋，在那小小的寝殿里走来走去，想着想着。这好比在一个阴暗的雨天，从飞驰着的云层里突然露出一角青天，预许着阳光的普照。要是这些雏鹰都从她那儿飞走的话，那么索菲娅的那把龙椅就坐不长了……

彼得很喜欢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一来到，彼得就会跟他亲嘴，同他商量许多事情，问他要钱，而公爵呢，什么事都从来不加拒绝。他常常怂恿彼得带了他的将军、老师傅、内侍和侏儒们到库奎区去游玩和胡闹，还想出许多别致的娱乐。不止一次，他老酒喝得热呼呼的，跳起来，一条眼眉往下搭，另一条眼眉往上挑，牙齿亮闪闪，鼻子红通通……于是他用拉丁文背诵维吉尔[①]的诗句：

> 让我们赞美众神，他们慷慨地用佳酿灌满了酒杯，用欢乐注满了人心，用精美的食物填满了灵魂……

彼得着了魔似的瞅着他。风在窗外呼吼，掠过几千里的平原、森林和沼泽，却把没有烟囱的农舍的麦秸卷走，把喝醉了酒的农民吹倒在雪堆里，把坍塌的钟楼上那只冻着冰的钟刮得丁当直响……而这

① 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罗马诗人，著有《牧歌》和史诗《埃涅阿斯记》等。

儿，却是蓬松的假发，通红的脸，氤氲的烟从长烟斗里喷出来，蜡烛毕剥作响。喧闹。欢乐……

"这种闹酒的大集会必须使它巩固下去！"彼得吩咐尼基塔·佐托夫草拟一道诏书："从今天起，每逢星期日，所有的醉汉和酒徒聚集一次，大伙儿礼赞希腊的众神。"勒福尔特建议大家不妨聚集在他家里。于是这就成了一个惯例。佐托夫是一个最不可救药的酒徒，这一下被晋封为大法师，把个酒瓶用链子系起来吊在脖颈上。他们让阿列克萨什卡不成体统地光着身子，骑在一只啤酒桶上，他还唱些歌，叫大家听得肚子都笑痛了。

这样闹酒的谣言，一传就传到了莫斯科。领主们吃惊地窃窃私议："库奎区那些该死的外国人到底把皇上弄成了一个酒鬼；他们亵渎神明，都被恶鬼迷上了。"一个规规矩矩的老臣普里姆科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赶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向彼得叩了个头，用讲究词藻的古代斯拉夫语直言进谏：必须注意那作为俄罗斯立国之本的拜占庭的恢弘气派与敬神礼仪，足足讲了一个钟头。彼得闷声不响地听着（他正在膳殿里跟阿列克萨什卡下棋；天色已经是黄昏了。）。随后他把棋盘推开，来回地踱着，咬着手指上的肉刺。公爵还在说下去，卷起了厚重的皮大衣的袖管。胡子那么长，形容那么干瘪……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讨厌的幽灵，一种牙痛病，一件无聊东西！彼得朝阿列克萨什卡的耳朵弯下腰去，阿列克萨什卡便像猫一样打着鼻响，笑着出去了。一会儿，牲口已经给牵到了门前，彼得就吩咐公爵坐上雪橇，带他一块儿上勒福尔特家去。

在餐桌上，尼基塔·佐托夫坐在一把高背椅子里，头上戴一顶纸糊的皇冠，一只手里拿一个烟斗，另一只手里拿一个鹅蛋。彼得一点也没笑，向他拜了一拜，请他祝福，大法师便一脸严肃地用烟斗和鹅蛋为他祝福。于是所有的人（有二十来个）一齐用瓮声瓮气的鼻音唱着赞美歌。普里姆科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生怕在皇上面前显得失礼，便偷偷地在皮大衣里面画了个十字，还偷偷地吐了口唾沫。可是后来有个赤身裸体的人，拿着酒杯爬到了酒桶上，而全俄皇帝与大公又用手指指着他，放直嗓门说道："这是我们的酒神巴克科斯，我们应当向他膜拜，"这时候，普里姆科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面无人色，浑

身摇晃起来。这老头儿被抬到雪橇上，已经人事不省了。

从那天起，彼得就管这个佐托夫叫做“至醉的教皇”，巴克科斯神的大司祭，管那些在勒福尔特家的欢聚叫做“最疯狂、最酩酊的集会”。

这个风声也传到了索菲娅的耳朵里。她勃然大怒，派了一个亲信领主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去跟彼得谈话。他心事重重地从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回来了。

他向摄政王禀报道：

“那边干了许多淘气事儿和玩乐事儿，可是也办了许多正经事儿……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人并没有打瞌睡……”

仇恨与恐惧揪着索菲娅的心。好像还没来得及定神看一看，那只小狼已经长大了……

六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出人意外地从波尔塔瓦回来了。天还只蒙蒙亮，皇宫的门厅和走廊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一片嗡嗡的声响，如同一个蜜蜂窝。索菲娅一夜没有睡觉。那件绣着金线、钉着珍珠网的礼服（重量在一普特以上），那条装缀着红宝石、绿宝石和钻石的披肩，还有那项圈和金链子，沉甸甸地压在她的肩上。她坐在窗子前面，嘴唇紧闭着，为了不让它哆嗦。一个名叫韦尔卡的亲信宫女，在结着冰花的玻璃窗上哈了口气：

“亲爱的娘娘，他来啦！”

她一把抓住长公主的臂肘，索菲娅便往窗外望去：六匹黑圆斑灰马踏着隔夜的积雪，从尼科利斯基门疾驰而来，马头上都有羽饰，丝绒马套上都有抹地的银丝穗子；几个穿白色长襟衣的仆从，在马前奔跑着，一边喝道：“让路啊！让路啊！”在那辆遮着锦缎的、低矮的雪橇旁边，飞驰着几个穿钢胸甲、披短大氅的军官。这一行人马在宫殿正门前的台阶下停住了。贵族们摩肩接踵地挤撞着，冲过去把公爵从雪橇上扶下来……

摄政王差一点昏过去。韦尔卡又把她扶住了：“她多么思念他

啊，可怜的心！"索菲娅嗓音嘶哑地说道：

"韦尔卡，把那顶莫诺马赫皇冠拿给我。"

她升上了多棱宫的御座，才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见面。枝形灯架上的蜡烛都点亮了。领主们坐在长凳上。戈利岑站着。他穿戴得十分豪华，可是仍然有种虫蛀般的样子：胡须和唇髭都蓄得很长，眼睛凹陷下去，脸色黄蜡蜡的，稀稀的头发平塌塌地伏在脑瓜上……

索菲娅好容易把眼泪忍住了。她把一只被袖管箍得紧紧的、胖乎乎热烘烘的手从椅子把手上举起来。公爵跪下去，吻了吻它，其实只是用他那变得粗粝了的嘴唇碰了一碰。这不是她原先所指望的，于是她怔了一怔，仿佛预感到灾难要临头了……

"我们很高兴看见你，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公爵。我们要问候你的健康……"她轻轻地嗽了嗽喉咙。"对我们托付你的事，上帝有没有垂怜啊？……"

她满身金器，肥肥胖胖，红红润润，坐在她父亲那嵌着鱼牙齿的宝座上。按照宫廷的礼节，四名御前侍卫，——都是温文尔雅的青年，穿着白衣服，戴着貂皮帽，拿着小银斧，站在她背后。领主们如同天国里的圣者，拱卫在御座平坛的两侧，那平坛有着三级台阶，都铺着紫红色的呢子。一切都按照拜占庭皇帝的古礼，仪式进行得肃穆极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跪在那儿，低垂着头，张开了手臂，听着……

索菲娅的话说完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站起来，答谢她的仁慈的面谕。两名殿监严肃地给他端来了一把折椅。该他启奏那件最重要的事——他这次回来的原因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用探究和怀疑的目光瞟了下那一排排熟悉的脸。那些圣像一般瘦削的、紫铜色的、恶狠狠的、懒惰得虚胖的、额头上带着皱纹的各式面孔，拉得长长的，等着戈利岑公爵想要搜括他们钱袋的发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开始转弯抹角地讲了一番话……"我，你们诸位陛下、圣上与大公的奴才和仆人，向诸位陛下百拜恳求，请诸位陛下跟从前一样，今后也赐给我，诸位陛下的奴仆瓦西卡和我的同僚们以恩典，吩咐把圣洁的圣母、慈悲的女王、永恒的童贞女马丽亚的圣像从顿河修道院里请出来，送往皇家不可征服的、战无不胜的军队，以便让最纯

洁的圣母亲自率领诸位陛下的军队，庇护他们避免一切的灾祸，显出对敌人的光荣的胜利与神奇的征服……”

他啰里啰嗦地讲了一大篇。由于闷热和领主们的臭汗所形成的雾气，那淌着烛泪的蜡炬周围都浮出了一圈圈的光晕。他把顿河圣母的圣像的事奏罢以后，领主们例行公事地商量了一下，作出决定：圣像不妨送去。大家释然地舒了一口气。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这会儿更有把握了，便把话题转到那件最最重要的事情上：军队已经三个月没有关饷了。那些外国军官，例如帕特里克·戈登上校，就很生气，他们拒绝接受铜币，要求发放银币，或者至少改发黑貂皮……士兵们的衣服都已经穿烂了，又没有毡靴，全军都穿着树皮鞋，而且连这种鞋也还缺少……可是，二月里他们就要出阵了。另一次丢人的灾祸一定要避免。

“你要向我们要多少钱?”索菲娅问。

“五十万银币和金币。”

领主们吃惊地喘了口气。有些人连手杖和拐棍都掉在地上了。大家闹哄哄地骚动了一阵。他们跳起来，用衣袖拍拍腰肋，愕然地喊道：“哎呀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望着索菲娅，她用火辣辣的眼色回看着。他便继续说下去，胆子更壮了：

“两个从华沙来的人，耶稣会修士，到过我的营里。他们带着法兰西国王颁给他们的信任状。他们提出一项重大的建议。陛下(他欠起身，向索菲娅行了个礼。)，从这件事情里可以得到不少的利益……他们是这样说的：近来海盗横行，法兰西船只航行世界各地很危险，许多货物都白白地损失了。可是穿过俄罗斯国土前往东方的道路，却是既直接又便捷——前往波斯、印度和中国。他们说：贵国反正没有工具来装运你们的货物，你们莫斯科的商人们又没有钱。而法兰西的商人却很富有。还是不要封闭你们的国境，让我国的商人穿到西伯利亚以及更远的、他们爱去的任何地方去。他们会在沼泽中开辟道路，会树立里程碑，会兴建驿站。在西伯利亚，他们会收购皮货，用黄金支付价款；如果发现矿藏，他们会动手开采。”

普里姆科夫－罗斯托夫斯基老公爵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怒，便岔断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话，说道：

"库奎区那些异教徒，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样摆脱，你倒又想让那些新的异教徒成为我们的累赘了！……正教这一下可就完蛋啦！……"

"在先帝手里，我们好容易摆脱了英国人，"杜马贵族博博雷金嚷道，"现在，难道我们又要向法国人屈服吗？……没有那样的事。"

另一个人，季诺维耶夫，狂暴地说道：

"我们必须站稳脚跟，彻底摧毁外国人那种长时期来的骄气……坚决不把我们的工商业交给他们……一定要使他们变得谦逊驯顺……我们是第三罗马① ……"

"对，对！"领主们嚷嚷起来。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向四周望了一望；他气得眼里闪光，鼻翼哆嗦……

"我对国家利益的关心，并不比你们差（他扬起了嗓音）……我这胸口……（他用戴满戒指的手拍了拍锁子甲）当我听到法兰西的大臣们怎样侮辱我们的使节多尔戈鲁基和梅舍茨基的时候，我就用指甲扯我这胸口……可是空着双手去借钱，无怪他们要失面子了……（许多领主大声地喘着气）如果他们带点好处去给法兰西国王，那么三百万里夫尔一定早已搁在我们的国库里了。那两个耶稣会修士对着福音书起誓：要是陛下同意他们的建议，杜马也表示赞成的话，他们可以用脑袋来担保，在春季以前我们准会得到那三百万里夫尔。"

"好吧，列位公卿，大家把这件事考虑一下，"索菲娅说。"这是一件大事。"

说说是容易的：把这件事考虑一下……的确有过一个时候（那是在大乱以后），外国人像鹞鹰一样往俄罗斯扑下来，抢去了工商业，把样样东西的价钱都压低了。地主们不得不像白送一般出卖他们的亚麻、大麻和麦子。而且正是他们这批外国人教会了俄罗斯人穿西班牙丝绒、荷兰亚麻布、法国绸，乘轿式马车，坐意大利椅子。在先帝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时代，他们甩脱了外国人的枷锁。"我们自

① 根据伊凡雷帝的说法，拜占庭是第二罗马，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以后不会再有第四罗马。

己会从海道输出我们的商品。”他们从荷兰请来了一位内行技工卡尔滕·勃兰特,经历了极大的困难,把一艘“雄鹰号”海船造成了。可是事情就在那里停顿下来,因为找不到有航海本领的人。再加钱也不够,而且麻烦又多。“雄鹰号”碇泊在靠近下诺夫戈罗德的伏尔加河里,慢慢地烂掉了。而现在,那些外国人又想偷偷地溜进来,把胳膊齐臂肘插进俄罗斯人的口袋里……怎么办呢?跟可汗作战,需要五十万卢布。没有这笔钱,戈利岑是不肯走的……用三百万来引诱他们,他这种做法才巧妙呢!大家想着想着,汗都流出来了……

季诺维耶夫一把抓着自己的胡子,说道:

“为什么不在各市镇、各大村子里征收一项新的捐税呢?……喏,譬如说,食盐税?……”

机灵透顶的老头儿沃尔孔斯基公爵答道:

“树皮鞋还没有收过税啊……”

“对,对!”领主们闹哄哄地嚷嚷起来。“一个农民每年算它穿破十二双树皮鞋,每双课税一戈比,那我们就可以把可汗打败了!……”

领主们都觉得松了一口气。事情已经解决了。有些人抹了抹汗水,有些人转动着手指,气也透过来了。还有些人因为心里一轻松,就往厚皮大衣里放了个臭屁。他们用这套巧计战胜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可是他依旧不肯认输,便不顾朝廷上的礼节,一骨碌跳起来,抡了抡手杖。

“全是些疯人!叫化子!你们都把珍宝丢进污泥里去了!饿着肚子,你们却把递给你们面包的手推开了……这算是什么啊?难道上帝把你们的头脑弄糊涂了不成?在所有的基督教国家里,其中有几个比我们的一省还要小些,商业都很兴盛,人民都很富裕,个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利益……惟独我们,却睡得像死人一般……仿佛发生了瘟疫,老百姓不顾死活地四散逃亡……森林里净是一帮帮的盗匪……就连他们也都走散了,谁也不知道到了哪里……要不了多久,俄罗斯这片土地真可以称做荒漠了!那时候,瑞典人、英国人、土耳其人都可以来占领啦……”

万分懊恼的眼泪,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那对绿莹莹的眼睛里

涌出来。索菲娅的指甲掐着御座的把手，她把身子往前伛，腮帮搐动着。

“用不着让法兰西人进来，”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瓮声瓮气地说。索菲娅把眼睛直愣愣瞪着他。领主们静下来了。他这边那边地摆动着肚子，为了要滑出长凳的边缘，随后他站起来了：短短的腿，宽宽的背，光光的头发，小小的脑袋深深地埋在肩膀中间。一双黑黝黝的外斜的眼睛看着叫人心头发冷。他最近才剃掉了胡子；唇髭往上翘着，鹰嘴鼻吊在两爿厚厚的嘴唇上。“我们不需要法兰西商人：他们会把我们最后的一件衬衫都剥掉……是的……可是，前不久我去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朝见了皇上……玩乐啊，淘气啊……一点不错……可是有些游戏也是富有智慧的……德国和荷兰的技师、造船工、军官，那儿都有，他们都深通业务……他们有两个团——谢苗诺沃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我们的射击军怎么也敌不过他们。我们不需要外国商人，可是没有外国人我们也办不了……我们必须创办自己的铁工厂、亚麻布纺织厂、皮革制造厂、玻璃厂……我们必须兴建锯木材的磨机，如同库奎区里那样。我们必须创建一支舰队；我们就需要这样做。至于你们要征什么树皮鞋税……见你们的鬼，那就由你们去征吧，不干我的事……”

他仿佛生气似的晃了晃那张唇髭翘起的胖脸，倒退着往长凳上坐下了……那一天，领主杜马临了儿也没有作出什么决定……

七

一个严寒的晚上，许多客人聚集在那家小酒店里。有个愣头傻脑的仆人，一个劲儿地把白桦树柴往壁炉里添。“啊，你这儿可真暖和，蒙斯！”客人们在掷骰子，在玩纸牌，在谈笑，在唱歌。约翰·蒙斯打开了第三桶啤酒。他把棉坎肩一撂，光穿一件绒衣站着。他的脖颈紫盈盈的。“嗨，约翰，你还是到外面寒气里去凉凉吧，你血气太旺了。”蒙斯漫不经心地笑了笑；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声传到他的耳朵里，仿佛很遥远，眼泪在他眼睛里涌上来。他伸手去抓十杯啤酒，可是他举不起，让啤酒都泼出来了。一股懒劲在他浑身

上下展布开来。他推开门，走到外面寒气里，靠在遮篷底下的一根柱子上。冰冷的月亮高高地挂着，周围有三圈很大的虹晕。空气里弥漫着闪闪烁烁的霜针……地面上，树丛上，屋顶上，一片白雪。异乡的大地，异乡的天空，死神躺在一切东西上面。他呼吸急促……什么东西向他越逼越近，那个速度简直难以想象……唉，他只要能够再看一看故乡图林根就好了！——一个舒适的小镇坐落在那儿湖畔群峰中间一条峡谷里……眼泪顺他腮帮扑簌簌地流下来。彻骨的痛楚揪着他的心……他摸索着门，好容易把它推开了，里面的烛光和客人们摇摇晃晃的脸在他看来仿佛都是灰蒙蒙的。他胸脯一阵掀动，勉强挤出一声惨叫，便倒在地下了……

约翰·蒙斯就这样去世了。他的暴死，使所有的德国人都久久地感到悲痛和惊讶。他身后留下一个寡妻玛蒂尔德，四个子女和三爿铺子：那个小酒店，还有一座磨坊和一爿珠宝店。大女儿莫杰斯特，谢天谢地，总算已经在那年秋天嫁给一个高尚的人，费多尔·巴尔克中尉了。剩下的几个孤儿女便是安娜和两个小的：菲利蒙和威廉。事情往往是这样，一家之主死了以后，发现境况原来并没有过去表面上那么好；借据找出来了。为了偿付债务，磨坊和珠宝店不得不出盘了。在这些愁急的日子里，勒福尔特帮了她们很多忙：替她们出钱，替她们出力。连着酒店的那所房子，仍然归寡妇所有，玛蒂尔德和安娜现在就在那儿日日夜夜地流着悲痛的眼泪。

八

“妈妈，是你派人来找我的吗？”

“坐下来，我的小天使，彼坚卡……”

彼得一屁股往凳子上坐下了，带着怒悻悻的神色，往四下里打量着母亲的寝殿。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坐在他对面，慈祥地微笑着。啊，他身上多么脏哪！衣服也给撕破了，一根手指上包着一条破布，头发蓬乱得什么似的。不安的眼睛底下显出两道黑影……

“彼得鲁沙，我的小天使，不要生气。听我说啊……”

“我在听着嘛，妈妈……”

“我要给你娶亲……”

彼得猛一下子跳起来，摆动着胳臂，从闪闪烁烁的长明灯那儿跑到门口，又从门口跑回头，穿过整间屋子。随后他坐下了，脑袋摇动着……他把一双大脚的趾头弯向里面。

“娶谁？”

“我给你找到了一个那么可爱的小媳妇儿，——一只小白鸽……”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朝她儿子伛下身去，摸摸他的头发，想瞅一瞅他的眼睛。他的耳朵热辣辣地涨红了。他从她的手底下钻出来，又跳起来说道：

“我没有工夫，妈妈……我实在忙得很……好吧，如果你一定要给我娶亲，那就给我娶吧……我心里还有别的事呢……”

他出去了，人瘦瘦的，背驼驼的，肩膀擦了下门框，往走廊里疯也似的跑去了。远远地，一扇门砰的响了一下。

第 四 章

一

伊瓦什卡·布罗夫金(阿廖什卡的父亲)赶着一乘雪橇,里面堆着冻了冰的家禽、面粉、豌豆和一桶子卷心菜,顺着积雪的道路,来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这是解交瓦西里·沃尔科夫的实物租,——管家把这些东西从村子里收来了,为了不让它们烂掉,才吩咐伊瓦什卡送到主人家在当差的地方,凭着侍臣的身份,沃尔科夫在皇宫里有一间带着小储藏室的个人用的单间屋子。一进宫院,伊瓦什卡·布罗夫金吓了一跳,连忙摘下帽子。许多富丽的雪橇,有没篷的,也有带篷的,停在殿门前的台阶下。一群群打扮得很漂亮的奴仆,在清晨的寒气中聊天。装缀着狼尾巴和狐狸尾巴的牲口,正在调皮地搔着洁净的雪地;倔强的种马凶悍地嘶叫着。麻雀在冒着热气的畜粪周围慌忙地跳来跳去。

穿着金线锦缎长襟衣的侍臣,和穿着红里襟的外国大衣、头发像女人一样鬈曲的军官,在露天的台阶上跑上跑下。伊瓦什卡·布罗夫金认出了自己的主人。吃了御膳房的伙食,瓦西里·沃尔科夫已经长胖了,小胡子鬈曲着,他大模大样地走出来,大拇指插在绸腰带里。

"唉,他们会扣留我吧,我来得真不凑巧!"伊瓦什卡暗自想道。他把牲口解下了,扔给它一点干草。宫里有只狗走过来,瞪出一双黄澄澄的眼睛,朝伊瓦什卡恶狠狠地瞅着,嗥起来了……他讨好地微微一笑:"好小狗啊好小狗,你怎么啦?……"谢天谢地,那只吃得太饱的畜生没有咬他就走了。一个肩膀宽阔的饲马宫役打他身边走过去。

"你这个流浪汉,你这是什么意思,在这儿喂马?……"

可是正在这一刹那,谢天谢地,有人在喊这个饲马宫役了,要不,

伊瓦什卡就别想好着回去……他把干草捡干净，把马重新戴上了嚼环。就在这时候，皇宫钟楼上的钟悦耳地敲响了。奴仆们立刻忙乱起来：有的一骨碌跨上了拉前套的牲口，有的跳上了马车后面的踏脚板，还有那些相貌凶悍、屁股宽阔的马车夫把缰绳弄平正了……侍臣们在阶梯的每一级台磴上站好，帽子斜扣在一边耳朵上。一大群迎娶的人从皇宫里走出来：拿着圣像的少年，捧着空盘子的青年；珍贵的帽子，绿的、锦缎的、红丝绒的长襟衣和大衣，彩色缤纷地映耀着敷着霜花的垂桦底下的雪地。布罗夫金也懂得一点礼节，便动手画了个十字。接着是领主们出来了……他们中间有一个女人，穿着好几件皮袄，一件比一件华贵……角形头巾下面，她那两条眉毛给染成了白色，眼皮给涂成了蓝色，而且直插到太阳穴，腮帮上抹着圆圆的一大片胭脂，红得像酸果蔓……她的脸活像一块煎饼……她手里拿着一根花楸枝。她又漂亮，又高兴，一看就知道她还带着几分醉意……有人用手抄在她的胳肢窝里，把她从台阶上扶下来。有几个宫女打伊瓦什卡身边跑过去，说道：

“瞧啊，媒人来啦！”

“她是来拾掇新房的……”

“要给年轻夫妇铺床呢……”

饲马宫役们吆喝着，空气里回荡着车铃的丁当声，雪橇的滑木吱吱嘎嘎地直响，霜花从桦树上扑簌簌地掉下来，——这一行人马穿过平原，朝着莫斯科那蓝漾漾的雾霭出发了。伊瓦什卡张开嘴，直瞪着。有个沙哑的嗓音叫他：

“清醒清醒吧，呆子！……”

瓦西里·沃尔科夫站在他面前。摆出一副主子的架势，他怒气勃勃地拧紧了眉头，眼色又凌厉又逼人……

“你送来了些什么？”

伊瓦什卡跪在雪地上磕了个头，随后从怀里掏出管家的信，递给沃尔科夫。瓦西里·沃尔科夫一只脚挪在前面，眉头打结，开始念信：“东翁阁下！我们把一些食品送来了，请你检收珍藏。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宽恕我们，东西比去年少了：鹅不多，火鸡根本没有……贵村居民，都弄得贫穷，潦倒，五个人已经逃亡，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样为这

件事辩解……有些人已经饿得半死，他们的粮食维持到圣母节也很勉强，现在都在吃滨藜。征收不足的原因就在这里。”

瓦西里·沃尔科夫跳到了雪橇上：“给我看！”伊瓦什卡吓得浑身打抖，把遮布解开了……鹅是精瘦的，鸡是发青的，面粉是成团的……

“你送了些什么来呀？你运给我的是些什么东西，你这只癞皮狗？”沃尔科夫发疯似的尖叫着。“小偷！你们都是些小偷！”他从雪橇里抓起一根鞭子，往伊瓦什卡身上抽去。伊瓦什卡站在那儿，光着头，一点也不想闪避，仅仅眨巴着眼睛。他是个灵巧的庄稼人，——他知道灾难就会过去：让他去抽打吧，隔着一重棉袄反正也打不痛……

鞭子柄折断了。沃尔科夫怒火正旺，便一把揪住伊瓦什卡的头发。就在这时候，两个穿军服长襟衣的人急匆匆从皇宫里跑出来。伊瓦什卡心想：“有人来帮他了，这一下我可完蛋了……”前面那个身量比较矮些的，突然扑到沃尔科夫身边，揍他的肋骨……东家差一点被击倒，便把伊瓦什卡的头发松开了。另外那一个，个儿比较高些，蓝蓝的眼睛，长长的脸，大声地笑着……接着，三个人争吵、叫骂起来……伊瓦什卡这才真正吃惊了，便又跪在雪地上……沃尔科夫嚷嚷着：

“我受不了这种凌辱！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奴隶！我要叫人狠狠地揍他们……万岁爷的圣旨，我也不在乎！……”

这时，眼睛蓝蓝的那一个，眯缝起眼睛，打断了他的话：

“慢着，慢着，你再说一遍……万岁爷的圣旨你也不在乎，是不是？阿廖沙，你听到这句大逆不道的话没有？（他又转向伊瓦什卡）你听到吗？”

“别忙，亚历山大·丹尼雷奇！……”瓦西里·沃尔科夫的怒气忽然收敛了。“我一时发昏，才说了那句话，我实在是一时发昏……你瞧，我自己的农奴差点把我弄死呢……”

“我们上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那儿去，把事情弄弄清楚……”

阿列克萨什卡朝宫里大踏步走去，沃尔科夫跟在他后面，到了半路上一把拉住他的衣袖。那第三个人没有跟他们一起去，却留在雪

橇旁边，小声细气地对伊瓦什卡说：

"爸，是我啊……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阿廖沙啊……"

伊瓦什卡弄得十分不好意思。他也斜着眼睛瞅了一下。那儿站着一个干净利落的青年，穿着高级呢料衣服，钉着闪亮的纽扣，鬈曲的假发一直披到了肩膀上，腰里佩着一柄大军刀。可也说不定就是阿廖沙呢……他该怎么办呢？伊瓦什卡便一语双关地答道：

"当然啰，我怎么能不认得你啊……做老子的应当认得嘛……"

"你好，爸。"

"你好，好小子……"

"家里怎么个光景？"

"谢天谢地……"

"日子过得怎么样？"

"谢天谢地……"

"爸，你不认得我了吧？……"

"说不定……"

看看不会再挨揍，也不会再倒霉了，伊瓦什卡这才戴上帽子，捡起那根折断的鞭子，气呼呼地动手把车上的东西遮起来。那青年却并不走，不愿意离开他。也许他真是那个失踪了的阿廖什卡吧？如果是的话，那又怎么办呢？鸟儿已经高飞了。认他是不是聪明呢？看来还是不认他来得合适些……可是伊瓦什卡的眼睛还是狡猾地眯缝着。

"我还得上莫斯科去一趟，我的老婆子叫我买点儿盐，可我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你要是能给我三五个阿尔丁，或是八个戈比就好了，你不会白给的；我们是自己人，我会归还的……"

"爸，我的亲爸……"

阿廖什卡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不是铜币，而是银币：三卢布，也许还要多些。伊瓦什卡发愣了。等他把钱接过来抓在木勺一般粗硬的手里，他浑身一阵哆嗦，膝盖不由自主地弯下去，行了个礼……阿廖沙摆一摆手，跑掉了……"啊，我的儿啊；啊，我的儿啊！"伊瓦什卡小声自语道。他那眯缝着的眼睛飞快地向四周打量着，——有没有什么仆人已经看见这些钱了？为了稳当一点，他把两

个银币藏在腿帮里面，其余的都放在帽子里。他赶紧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交给他东家的仆人，拿了一张收据，随后用缰绳抽了一下牲口，向莫斯科飞驰而去了。

瓦西卡·沃尔科夫那句“万岁爷的圣旨我也不在乎”的话，是会招来一场大祸的——说不定得跟内务政厅的刽子手们打上交道……可是，他紧跟着阿列克萨什卡走进了过道，攀住他的胳膊，被他在地板上拖了好长一段路，随后流着眼泪，恳求他接受自己从手指上捋下来的一只红宝石戒指……

“记着，你这个贵族崽子，你这个浑蛋，”阿列克萨什卡说，把那只珍贵的戒指戴在中指上，“我这回搭救你，是最后的一次……可你还得送点东西给阿廖沙·布罗夫金，因为你侮辱了他；钱也行，呢子也行……懂吗？”

他朝红宝石瞟了一眼，笑着晃了晃假发，随后踩着高高的靴后跟，摆动着肩膀，大模大样地走了……人们在市集上闻到烂兔子肉做的馅饼，揪他的头发，这不是不久以前的事吗？唉，这人正在抓到手里的是种什么样的权力啊！……沃尔科夫耷拉着头，没精打采地走到自己屋子里。他打开一只装着密码连环锁的大箱子，小心翼翼地挑了一匹呢子……他又懊恼又难过，差一点掉下眼泪来……他非得送这件东西不可的，又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奴仆，这种人本来应当在脸上挨鞭子，哪里配受什么礼物！他悲伤了一会儿，才招呼一个仆人道：

“把这个东西交给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第一连的鼓手阿列克谢·布罗夫金。你说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他，向他致敬，愿我们中间建立起友谊……”忽然，他抓紧拳头，吓唬那个仆人说：“不准这样冷笑，再笑我要揍你了……跟阿廖什卡说话，要温和，要客气，要谨慎。眼下，那个下贱坯才危险呢……”

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跑遍了所有的殿堂，找寻彼得，奴仆们正在那儿往长凳和窗台上摆过节用的绣披，铺地毯，挂那些因为搁置多年已经弄皱了的帘帷，往圣像上装那用细珠串成的饰幔……长明灯添了油。皇宫里一片喧闹和忙乱。

他发现彼得一个人待在那间刚刚给媒人拾掇好的新房里。这是一间天花板上没有泥土框格的边殿(这样,新夫妇就不至于睡在泥土底下,如同躺在坟墓里似的。)。彼得穿着小典时穿的皇袍。他手里仍然抓着他刚才遇见媒人时接过来的那方绸手帕。这手帕已经给他用牙齿撕成一条一条的了。他朝阿列克萨什卡瞟了一眼,脸刷地涨红了……

"布置得真漂亮,"阿列克萨什卡用悦耳的嗓音说,"好像是给天使们准备的乐园……"

彼得松开了咬紧的牙齿,呵呵地笑了一笑。然后他指了指新床:

"多么胡闹……"

"如果新娘真个是不错的,热情的,那也就不是什么胡闹……我敢赌咒,明-赫尔茨,天下没有比这事儿更甜蜜的了……"

"你又在胡诌啦……"

"我从十四岁起就懂得了这类事儿……我也搞过一些丑小娘儿……可是你的那一位,他们说,确是个十足道地的美人儿呢……"

彼得短促地叹了口气。他又朝新房四处扫了一眼,但见三面墙壁上,都高高地装着彩色玻璃窗。窗子与窗子之间悬着波斯挂毯,地板上铺着印有飞禽和独角兽的地毯。四个犄角里,各有一支箭插在墙上,每一支箭上吊着四十只黑貂和一块锁形白面包。两张靠在一起的长凳上搁着二十七束裸麦,裸麦上放着七床羽绒被,用一条绸单罩着,上面还有许多套着珍珠枕套的枕头,枕头上摆着一顶皮帽。床脚裹着貂皮毯,床边放着几只菩提树做成的木桶,里面装的是小麦、裸麦、燕麦和大麦……

"这样说,你根本没有看见她啰?"彼得问。

"阿廖什卡和我买通用人,爬到了屋顶上。可是不成……新娘坐在黑地里,她母亲又寸步不离地跟着她,生怕让别人的毒眼看坏……她们甚至连垃圾都不让从屋子里扫出去……还有她的伯叔们,洛普欣家的人,都拿着火枪和军刀,整日整夜在院子里巡逻……"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有关索菲娅的消息?"

"哦,她大发雷霆,可是她怎么能禁止你娶亲呢?留神,明-赫尔茨,你跟新娘一块儿坐席的时候,千万不要吃什么东西,或者喝什么

东西……要是想喝,你就回过头来看一看我,我会送一杯给你,你就从那个杯子里喝……"

彼得又在咬他那方已经给撕破了的手帕。

"到外侨区去好吗?谁也不会知道……去一小时……好不好?"

"请你别这样,明-赫尔茨,你这会儿想也不该想蒙斯家的那位姑娘……"

彼得伸出他的颈脖,鼻孔张开着,脸色发白了:

"你跟我说话竟这样放肆!(他一把揪住阿列克萨什卡的胸口,弄得他衣服上的纽扣都飞掉了……)好大的胆子!"他哼了一声,又把他摇了一下,可是随即放开他,比较平静地说道:"把那件旧皮大衣给我拿来……我要到园子里去,把雪橇赶到那边停着……"

二

婚礼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举行。除了纳雷什金家和新娘的亲族以外,客人请得很少,只邀了不多几个御前大臣,像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和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请罗莫达诺夫斯基做主婚父亲[①]。伊凡皇帝因为害病,不能来。索菲娅就在那一天出门朝圣去了。

一切都按照古礼进行。新娘一早就被送进宫里,动手穿戴。婢女们在澡房里沐了浴,戴上了特制的头巾,穿上了特制的棉坎肩,一刻不停地歌唱着。就在这歌声里,命妇和伴娘们给新娘穿上了薄薄的汗衫和长袜,加上一件袖口镶着珍珠的红绸长衬衣,一件宽袖抹地、精致地绣着花卉和走兽的中国缎夏服,颈脖里围上一条罩住整个肩头、钉着钻石的獭皮领子,把个喉咙箍得那么紧,弄得叶夫多基娅几乎昏过去。夏服外面是一件酸果蔓色呢子的宽大的短袖长衣,钉着一百二十个瓷釉的纽扣;再外面是一件银线锦缎的披风,镶着轻轻的皮子,沉甸甸地钉着珍珠。她们还给她戴上许多戒指和丁当作响的耳环。她们把她的头发紧紧地往后面梳过去,叫那新娘连眼睛也

---

① 俄俗,代替新郎的父亲主持婚礼的人,称为 посаженый отец(主婚父亲)。

没法儿眨一下;辫子里给编进许多绸绦,再往头上戴一顶形状像一座城市的、高高的冠冕。

快到三点钟,叶夫多基娅·拉里奥诺芙娜差一点要死了,——她像蜡人一样坐在黑貂皮垫子上。装在一只槲木小盒子里,作为新郎的礼物送来的那些甜品:糖制的走兽,印着圣徒面像的蜜糖饼干,蜜饯的黄瓜,核桃和葡萄干,松脆的梁赞苹果,她连望都没法儿望一下。依照习俗,这儿还放着一只盛着针线活的骨制小盒和一只盛着戒指与耳环的镀金的铜盒。这两只盒子上面搁着一束桦树枝——笞条。

她父亲拉里翁·洛普欣,从那天起奉诏赐名费多尔,不时地走进来,用舌头舔舔干燥的嘴唇:"哦,怎么样?新娘怎么样?"他那青筋嶙嶙的鼻子好像硬僵僵的……他这里站一会儿,那里停一会儿,忽然想起什么事,便慌慌忙忙地出去了。她母亲叶夫斯季格涅娅·阿尼基托芙娜早已晕过去,斜靠在墙上。那些婢女从天亮起还没吃过一点东西,嗓子都发哑了。

媒人跑进来,甩了甩那两只三俄尺长的袖子:

"新娘准备好了没有?招呼迎娶的人来……把大圆面包拿了,把风灯点起来……舞蹈的姑娘们在哪儿?啊,这么少啊!……奥多耶夫斯基爵爷家也用十二个呢,何况这是皇上的大婚……哎呀呀,我亲爱的,这新娘——好一位没法形容的美人儿!……这样的人,你能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的……哎呀呀,我亲爱的,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这真是要我的命了!……我们的新娘连头纱也没兜起来呐!……你们把顶要紧的事都给忘了!……头纱,头纱在哪儿?"

于是她们把一条白围巾兜在新娘的头上,叫她把两只手叠起来放在胸口,还关照她把头低低地垂下去。叶夫斯季格涅娅·阿尼基托芙娜轻轻地哀号起来了。拉里翁跑进来,仿佛准备发起进攻似的,面前拿着一幅打算用来为新娘祝福的圣像。舞蹈的姑娘们挥着手帕,跺着脚,滴溜溜地旋转着:

忽布花在喜筵上走出来,
忽布花自夸自赞着:
谁也不及我忽布花漂亮……
谁也不及我忽布花快乐!……

仆人们高高地托着一大盘一大盘的圆面包。掌灯的跟在他们后面，拿着吊在杆子上的云母片风灯。两个捧蜡烛的抬着一支一普特重的大花烛。新娘的傧相，她的堂兄彼季卡·洛普欣，穿着一件银色的长襟衣，肩膀上像绶带一样掼着一条毛巾，手里捧着一只盆，盆里盛着忽布花、丝手绢、黑貂皮和松鼠皮，还有一把金币。后面是洛普欣家的两个叔叔，两个最麻利的人——有名的恶讼师和告密者守卫着新娘要经过的走道，留心好不让任何人穿过去。再后面是那个媒人和她的副手，挽着叶夫多基娅的胳臂，——由于那么沉重的衣服，由于斋戒，由于惊惶，那个可怜的姑娘弄得腿也软了。新娘后面是两个年老的领主夫人，各人捧着一个盘：一个盘里是一顶丝绒的、已婚妇女戴的头巾，另一个盘里是分送客人用的丝手绢。随后是拉里翁，穿着从全家收集起来的皮衣服，落后一步是他的妻子叶夫斯季格涅娅·阿尼基托芙娜，最后是新娘家所有的亲族，在狭窄的门口和走廊里急匆匆地挤轧着。

就这样他们走进了朝觐殿。他们让新娘坐在圣像底下。那只盛着忽布花、兽皮和金币的盆，几个放着圆面包的盘子，给摆到了桌子上，盐瓶、胡椒瓶、醋瓶早已在那上面排好了。大家按照等级，依次坐了席。谁也不吱声。洛普欣家的人紧张得很，眼睛都没有神了，——他们就怕失态。他们一动也不动，连呼吸也屏住了。媒人扯了扯拉里翁的衣袖：

“别让我们等着啊！……”

他慢慢地画了个十字，叫新娘的傧相去启奏皇上：跟新娘成婚的时辰到了。奉命出去的时候，彼季卡·洛普欣那剃光的、微微有点凹陷的后脑瓜在索索地颤动。长明灯毕毕剥剥地爆着，蜡烛的火苗一跳也不跳。他们不能不等了很久。媒人不时搔搔新娘的肋骨，让她透一口气。

楼梯咕咕地响着。他们来了！两名御前侍卫悄没声儿地走进来，在门口站住了。主婚父亲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走进朝觐殿，鼓起眼瞪着亮闪闪的圣像，画了个十字，随后跟拉里翁握了握手，往新娘对面坐下了，把这只手的手指跟另一只手的手指交叉起来。大家又缄默了一会。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用深沉的嗓音说

道：

“去，去请全俄罗斯的皇帝与大公不要延搁，马上移驾，来尽他的职责吧。”

新娘的亲族都眨巴着眼睛，咽着唾沫。有一位叔父走出去迎接圣驾。皇上年轻性急，早已动身到这儿来了……一团一团的香烟从门口飘过来。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大司祭走进来了。他身量高大，头发蓬松，手里拿着一个装着圣骨的铜十字架，摆动着香炉，还有一个不大被人知道的、年轻的宫廷司祭（人们只知道彼得管他叫比特卡），边走边往红呢地毯上洒着圣水。那位老态龙钟、嗓音微弱的总主教，穿戴都合乎他的僧阶，夹在他们两个人中间走着。

新娘的亲族都一骨碌站起来。拉里翁赶快离开桌子跑过去，在朝觐殿中央跪下了。婚礼总提调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挽着彼得的胳臂，带他进来了。沙皇穿着帝王的披肩和他父亲的金袍，——勉强遮到他的膝盖。索菲娅不给他戴那顶莫诺马赫皇冠。彼得光着头，黑黝黝的头发当中分了一条路；他脸色苍白，眼睛发呆，一眨也不眨，嘴巴两边的肌肉暴了出来。媒人牢牢地托住叶夫多基娅，——手掌底下感觉得出她的肋骨在颤动。

新郎后面跟着掌礼官尼基塔·佐托夫，他的职务是保护婚礼不受邪魔的干扰，而且使种种礼节都能得到遵守。他很清醒、利落而且沉着。洛普欣家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大家都面面相觑；他们怎么也没料到这个“公爵教皇”、这个酒鬼、这个无耻之徒会奉派担任这样一个职务……列夫·基里洛维奇和年老的斯特列什涅夫伴着太后进来了。为了这一个吉日，她特地从箱子里翻出来一些古旧的服装：一件漂亮的桃色夏服，一件用外国细珠盘成精致的青草图样的短袖长衣……穿上这些衣服，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想起一去不返的青春而流泪了。现在，她又像当年一样，那么美丽、那么端庄地走进来了……

鲍里斯·戈利岑走到坐在新娘旁边的那位洛普欣面前，丁当地弄响着放在帽子里的金币，大声说道：

“我们要替大公买这个座位。”

“价钱出小了我们是不卖的，”洛普欣答道，随后按照规矩伸出手臂去护住新娘。

"铁的、银的还是金的?"

"金的。"

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把金币倒在一个盘子里,随后一把抓住那位洛普欣的手,将他从座位上拉出来。彼得站在许多领主中间,微笑着;他们动手轻轻地把他推向前面。戈利岑捉住他的臂肘,拉他坐到新娘旁边。彼得感觉到她那条暖和和、圆溜溜的大腿,便把自己的腿挪开了。

仆役们把第一道菜送上来,都摆好了。总主教眼睛往上一翻,背着祷文,为吃的和喝的东西祝福。可是谁也没碰一碰这些酒菜。媒人向拉里翁和叶夫斯季格涅娅·阿尼基托芙娜深深地鞠了个躬:

"请你们祝福,让新娘把头发梳一下,盘起来。"

"上帝赐福给你,"拉里翁答道。叶夫斯季格涅娅只是悄没声儿地动了动嘴唇。两个捧蜡烛的在新郎与新娘之间拉开一条厚厚的围巾。于是站在门口的婢女们,坐在桌边的领主夫人和小姐们,都唱起那传统的歌子——又凄凉、又缓慢的歌子来了。彼得乜斜着眼睛,看见那条抖动着的围巾后面,媒人和她的副手正在手忙脚乱,一边嘟嘟囔囔地说着:"把绸绦拿掉……把发辫梳好,盘起来……头巾,把头巾拿给我……"叶夫多基娅用孩子似的低沉的嗓音抽噎起来了……彼得的心热烘烘地乱撞着:有个被禁止的、女性的、没有成熟的东西在他身边嘤嘤地啜泣,神秘地为那件天下没有再比它甜蜜的妙事作着准备……他朝那围巾靠拢点儿,感觉到她的呼吸……在他头顶上,媒人那张涂脂抹粉的脸探了出来,她快乐地笑着,嘴角直咧到耳根:

"耐心点儿,陛下,您不会再等多久了……"

围巾落下来了。新娘坐在那儿,脸仍然给掩着,只是已经戴了已婚女人的头巾。媒人用双手从盆里捧出忽布花,让它们散在彼得和叶夫多基娅的身上。随后她用黑貂皮扇着它们,再把留在盆里的手帕和金币撒给客人们。女人家都欢乐地唱起歌子来,舞蹈的姑娘们开始滴溜溜地旋转着。门外,板鼓和半圆鼓也敲起来了。鲍里斯·戈利岑把大圆面包和乳酪切开,连同毛巾,按照各人的等级分给客人们。

这时候,仆役们把第二道菜送上来了。洛普欣家的人,谁也没有

吃一点东西，他们都把盘子推开，表示他们不饿。第三道菜马上又送上来了，于是媒人大声说道：

“请你们为这对成婚的年轻新人祝福。”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和罗莫达诺夫斯基，拉里翁和叶夫斯季格涅娅举起圣像。彼得和叶夫多基娅并排站着，一躬到地。拉里翁·洛普欣祝福以后，从腰带上解下一根鞭子，往他女儿背上抽了三下，抽得很痛。

“你，我的女儿，已经尝过你父亲的一顿鞭子；我现在把你交给你的丈夫。从今以后，如果抗命，那就不是我，而是他要用这根鞭子来打你了……”

于是他拜了一拜，把鞭子交给彼得。捧蜡烛的举起他们的风灯，掌礼官抓住新郎的臂肘，媒人搀着新娘。洛普欣家的人守卫着走道：有一个侍女仓猝中要想穿过去，马上被狠狠地推开，等仆役们把她拉出来，已经差一点没命了。婚礼的仪仗在走廊和楼梯上向皇宫教堂慢慢地移动。时间已经七点多了。

总主教不慌不忙地主持着祈祷仪式。教堂里很冷，风从板壁缝里钻进来。冻着冰的窗子格栏外面，天色已经黑了。屋顶上的风向标，凄厉地咭咭吱吱地响着。彼得只看见一个兜着头纱的不相识的女人的一只手——绵弱无力，戴着两枚银戒指，染着指甲。这只手拿着淌着蜡泪的蜡烛，正在索索地发抖，——蓝盈盈的筋络，短短的小手指……它在发抖，像是一条绵羊尾巴……他移开视线，眯缝起眼睛，望着低低的圣像壁上那些小小的火苗……

……上一天，他没有能和安欣告别。寡妇玛蒂尔德看见彼得乘着一辆普普通通的雪橇赶来，便向他扑过去，亲他的手，抽抽噎噎地告诉他，她们穷得要死，没有燃料，又没有这个，又没有那个，还说可怜的安欣已经病了两天，烧得直说昏话……他把寡妇往旁边一推，奔上楼梯，朝姑娘冲去……在那间小小的卧室里，一盏油灯惨淡地亮着，地板上放着一只铜盆，一双小小的拖鞋随意地乱甩在地下；空气很窒闷。安欣躺在一顶细纱布帐子里，头发潮滋滋地一绺绺散乱在枕头上；额头和眼睛上掩着一块湿毛巾，嘴烧得起疱了……彼得踮起脚走出来，往寡妇那发抖的手掌里倒了一把金币（这是索尼卡送给彼

得的喜礼)……他吩咐阿列克萨什卡日夜在寡妇家里守着,万一需要上药房去买什么东西,或是病人想吃什么外国美味,哪怕上天下地他也得把它弄到……

大司祭和司祭比特卡毫不吝惜地烧着香,蜡烛仿佛在云里雾里似的映耀着。辅祭用吼叫一般的嗓音,祝祷新夫妇长命百岁。彼得又乜斜着眼睛瞟了一下,——叶夫多基娅的手还在不住地发抖。他觉得有一股愤怒的冰冷的泡沫在他胸脯里涌起来……他猛一下子从叶夫多基娅的手里抓过那支蜡烛,还紧紧地捏住她那脆弱的、萎靡的手指……一阵惊惶的絮语在教堂里传开了。总主教的秃脑瓜哆嗦了一下,鲍里斯·戈利岑赶快走过去,跟他嘟囔了句什么话。总主教进行得快了些,唱诗班也把拍子加速了。彼得仍然紧紧地抓着他妻子的手,看她那兜着头纱的头越沉越低了……

他们被带着绕行读经台。彼得急匆匆地跨着大步,叶夫多基娅由媒人搀着,要不她早已跌倒了……他们已经成亲了……冰冷的铜十字架递给他们亲吻。叶夫多基娅双膝下跪,把脸贴在丈夫的山羊皮靴上。总主教拖长着声调,摹仿天使的嗓音,有气没力地说道:

"为了拯救她的灵魂,丈夫应当用笞条来责打他的妻子,因为肉体是罪恶的,软弱的……"

叶夫多基娅被扶起来了。媒人抓着头纱的一端:"瞧,瞧,陛下!"便往上一挑,把它从年轻的皇后头上揭开。彼得贪婪地瞅着。那是一张低垂着的、疲乏的、几乎是孩子一样的脸。哭得发肿的嘴。柔软的小鼻子。为了掩盖她脸色的苍白,她们早替她抹过白粉,涂过胭脂……在她丈夫那火辣辣的、圆溜溜的眼睛的逼视之下,她羞答答地用衣袖遮住脸。媒人动手把衣袖拉开。"把脸露出来,娘娘,——这样可不好……把眼睛抬起来!……"所有在场的人都涌过去围住那年轻的一对。"她脸色有点儿苍白呢,"列夫·基里洛维奇说……洛普欣家的人大声地喘着气,准备好万一纳雷什金家胆敢侮辱一下新娘,他们就出来理论……她仰起那双被泪水糊住的褐色的眼睛。彼得用嘴唇碰了碰她的腮帮,她的嘴便有气没力地动了一动,算是反应……他微微一笑,就去亲她的嘴,——她抽噎起来了……

他们又回到来时的那个朝觐殿里。在路上,媒人把亚麻和大麻

往新婚夫妇的头上撒去。有一颗亚麻籽落在叶夫多基娅的下嘴唇上，就那么粘在那儿了。专诚从特维尔找来的一批乐师，穿着干干净净的红紧身衣，严肃而沉着地奏着管乐器，打着小铃鼓。舞蹈的姑娘们唱着歌。冷盆热菜又送上来了，这会儿客人们都痛痛快快地吃着。可是新夫妇是不作兴碰一碰这些东西的。当第三道菜——烤天鹅——送上来的时候，一只烤鸡给摆在他们面前。鲍里斯用双手把它捧起来，包在一方食巾里，随后向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和罗莫达诺夫斯基、洛普欣和洛普希娜鞠了一躬，兴冲冲地说：

“请你们祝福，让新夫妇退入洞房……”

一大群有点醺醺然的亲族和客人一起把皇上和皇后引进新房。在黑糊糊的路上，有一个女人(看不清是哪一个)反穿着皮大衣，又从一个桶子里抓出来亚麻和大麻，撒在他们头上，一路上还哈哈大笑着。尼基塔·佐托夫抓着一柄出鞘的军刀，站在敞开的门口。彼得一把搂住叶夫多基娅的肩头。她闭上眼睛，把身子往回一缩，僵住了。他将她推进房里，猛一下子向客人们转过头来。一看见他那双眼睛，大家的笑声就止住了，一个个退了下去……他随手把门砰的一下关上，然后瞪着站在床边、用两个小拳头捂住胸口的妻子，开始咬着指甲。天知道这是何等的厌烦，又是何等的糟糕，——懊恼在他心里沸腾起来了……该死的婚礼！他们借古礼来寻开心！瞧这儿这个姑娘，活像绵羊似的在发抖！他把披肩从肩膀上卸掉，把皇袍从头顶上脱下来，往椅子上一撂。

“坐吧……叶夫多基娅……你害怕什么啊？”

叶夫多基娅温柔地、驯顺地点了点头，可是她没法儿爬到那张堆得像山一样高的床上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往一只小麦桶子上坐下了，战战兢兢地斜眼瞟了一下她丈夫，脸刷地红了。

“你肚子饿吗？”

“嗯，”她轻轻地应道。

那只烤鸡已经放在床脚边一个盘子里。彼得扯下一条腿，马上吃起来了，也没有面包，也没有盐。他又扯下一只翅膀：

“这个给你！”

“谢谢……”

三

二月底，俄罗斯军队又向克里米亚进发了。谨慎小心的马泽帕劝他们沿第聂伯河岸行进，构筑坚固的营垒，可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却听不进这种要把速度放慢的话：他一心想尽快地赶到彼列科普，在战斗中湔雪他的耻辱。

在莫斯科，人们还赶着雪橇，可是在这里，丘岗上已铺上了丝绒一般的毛茛，辽阔的平原都茁了青，微风吹皱了涨着春潮的湖面。马匹在里面涉过，湖水没到它们的膝部。太阳往往是穿透春天的云朵射出耀眼的光芒。啊，这儿的土地是种什么样的土地啊：乌黑，丰饶，——是个聚宝盆呢！要是把森林地带和沼泽地带的农民迁移到这儿来，那么他们打地里走过去，谷子会跟他们的耳朵一样齐呢。可是眼下，四下里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排成三角形的一群群灰鹤，发出曳长的鸣声，在高空里飞着。这片草原曾经被俘虏们的泪水灌溉过，——一世纪又一世纪，几百万俄罗斯人曾经路过这儿，被鞑靼人当作奴隶，装上君士坦丁堡的大桡船，运往威尼斯、热那亚、埃及……

哥萨克人夸这片草原说："在这儿，种一收二十的好收成不算一回事儿，只消吐口唾沫，一棵树就长起来了。要是没有那些该死的鞑靼人，咱们早已在这儿建成许多村庄啦。"从北方几个省里来的兵士，看到这样一片沃土，都大吃一惊。"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他们说。"这样一片土地，怎么能让它荒着，对谁都没有一点用处呢？"民军里头的地主们，选定了他们要想辟建庄园的地块，为互相争夺而吵起嘴来，当下赶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营帐里去请求："如果上帝帮助我们征服了这块地方，皇上是不是会把那一角土地——从某峡谷到立着石像的小丘那一地段赐给我呢？……"

五月里，莫斯科和乌克兰的十二万大军，到达了牧场和水源都很丰富的辽阔的绿谷。在这儿，哥萨克人把一个"舌头"[①] 押解给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那是一个红胡子鞑靼人，魁梧结实，皮肤晒得乌

① 为探取情报而捉来的敌军人员叫"舌头"。

光贼亮，穿着一件棉大褂。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用手绢掩着鼻子，免得闻到鞑靼人身上那股羊膻味儿，下令审问他。他们把他的棉大褂剥掉了，那个鞑靼人便咧出一口细细的牙齿，旋转着剃得生青的脑袋。一个脸色阴沉的哥萨克人，往他黝黑的肩膀上用鞭子乱抽。“老爷，老爷，我一定把什么都讲出来！”那鞑靼人开始嘀嘀嘟嘟地说了。几个哥萨克人把他的话译出来：“这个光脑袋的家伙说，军队驻扎得离这儿不远，可汗他本人也跟他们在一起……”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画了个十字，派人去把马泽帕找来。傍晚，摆开了阵势的军队将骑兵分布在左右两翼，把辎重车和大炮放在中间，开出去向鞑靼人进攻了。

圆面包似的橙黄色的太阳刚升到低洼的、给踩坏了的平原上空，俄罗斯人就望见了鞑靼人。他们的骑兵一堆堆集合起来，随后又散开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站在一辆大车上，从望远镜里仔细察看着那五颜六色的大褂，尖顶的头盔，颧骨高耸的、愉快而狰狞的脸，矛枪上的马尾穗子，缠着绿头帕的、道貌岸然的伊斯兰教司祭。这是鞑靼人的先头部队。

骑兵部队旋转着，集合在一起，聚成了密稠稠的一大堆。尘土扬起来了。他们冲过来啦！他们一面飞驰，一面拉开散兵线。传出来刺耳的叫喊声。随后他们被扑在俄罗斯人脸上的尘沙遮住了。望远镜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手里颤动着。他那系在一辆大车上的坐骑，吓得乱蹦乱跳，扯着头络，——一支羽箭射中了它的颈脖……完了！大炮隆隆地吼着，火枪啪啪地响着，一切都在白茫茫的硝烟里不见了。一支箭镞射中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胸甲，当的一响，正巧在他心坎那儿。他怔了一怔，就在那地方画了一个十字……

射击延续了一个多小时……烟雾消散以后，有几匹马在那倒着百来具尸体的平原上打滚。被大炮打退了的鞑靼人，正在往天边退却。命令下来了，叫大家煮饭，让牲口饮水。把伤兵放到了大车上。日落以前，军队又得十分谨慎地向黑谷移动，可汗和他的部队就驻扎在那儿的科隆恰克河边呢。

夜里，从海上吹来一阵强烈的风。星星都给遮糊了。远处传来隆隆的雷鸣。少见的闪电划破了乌黑的云层，照亮了灰蒙蒙的原

野——沙土、艾丛和盐沼地。军队缓缓地行进着。四点刚敲过，天空裂开了，一根火柱落在辎重车队上，熔掉了一门大炮，炸死了一名炮手。一阵旋风卷过来，把人吹倒了，把斗篷和帽子扯掉了，把大车上的干草刮走了。打下一个闪电，耀得人眼都花了。命令传下来，叫把顿河圣母的圣像拿出去，往全军各处转游一下。

天蒙蒙亮，阵雨倒下来了。透过那被狂风追赶着的骤雨，可以看见右翼方面的鞑靼人：他们用月牙形的阵势正在步步进逼。俄罗斯人还没来得及弄明白那是怎么回事，骑兵已经被打垮，先头部队已经被赶回辎重车队了。引火线点不着，火药池里的火药都受了潮。大雨的潺潺声淹没了伤兵的叫喊。可是鞑靼人就在那三排大车前面停住了。他们的弓弦着了水，他们的箭矢有气没力地落下来。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没有乘马，在辎重车队里奔来奔去，用鞭子抽打炮手，抓住车轮，从别人手里夺过引火线。雨点飞进了他的眼睛和嘴里。可是炮手们终于想出了巧妙的办法——他们用自己的皮袄遮起来，打出了火，再添上些干燥的火药，于是大炮的铅弹就往鞑靼人的牲口中间撒下去……左翼方面，马泽帕率领的哥萨克人用马刀不顾死活地乱砍乱劈。突然，伊斯兰教的司祭们发出一声曳长的叫喊，——鞑靼人往回退，在大雨倾盆的黑暗中消失了。

四

敬致我的圣上，亲爱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祝我的宝贝长命百岁……

叶夫多基娅写得累透了。她那紧紧抓住鹅毛笔、差不多抓到笔尖那儿的大拇指和另外两个手指，都沾满了墨水。这是被她糟蹋了的第三张纸了：不是把字写错了，便是让墨水把纸弄脏了。她想要写一封非常亲热的信，叫彼坚卡看了高兴。

可是笔墨怎能在纸上写尽你满肚子的话呢？外面是春天：四月。桦树仿佛盖着小鸟的柔毛似的苞了青。镶着蓝边的白云在天空里浮过去。

叶夫多基娅望着这片风光，望着望着，眼泪挂在睫毛上了。——

大概又犯糊涂了吧……她朝门口瞟了一眼：婆婆该没进来看见……她用衣袖抹了抹眼睛，把眉头拧紧了。

……还能给他写一些什么呢？……他已经走了，我的爱人，到佩列亚斯拉夫湖去了，也没写信来告诉我多早晚才回来……要是能一块儿做斋戒祈祷，一块儿做晨祷……大斋过后又一块儿开斋就好了……（叶夫多基娅想起他们在婚礼过后吃的那只鸡，便涨红着脸独自个儿笑了……）在复活节那一天，不妨唤几个宫娥进来，一块儿做游戏，把鸡蛋放在草地上滚……唱唱歌，跳跳舞。笑啊闹的荡秋千，跑来跑去捉迷藏。所有这些事，难道也可以写上去吗？……彼坚卡，我的爱人，我的宝贝，回来吧，我想死你了！……可是这些事，你怎么能写啊？连那种词儿都没有呢……

她又把鹅毛笔抓起来，翕动着嘴唇，写道：

> 我们恳求你开恩，亲爱的圣上，请你千万不要拖延你回来的日期……你的爱妻杜尼卡敛衽谨上……

她又把信念了一遍，心里很高兴：信写得好极了。可是糟啦，关于她婆婆，她竟一个字也没有提。这一下，她可不能不写第四遍了……嘿，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婆婆才严厉呢！……不管你怎么样想尽方法，她总归会找出一点岔子来……问你为什么这样瘦啊？其实你一点也不瘦：好像只许你脸圆圆的才行……结婚才两个月，彼得鲁沙为什么就离开了你赶到佩列亚斯拉夫湖去啦？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叫人发闷的人，还是一个使人厌倦的傻瓜，弄得你丈夫非像避开瘟病一样逃到天涯海角去不可？……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瘟病……那都是你自己不好嘛：你为什么允许勒福尔特、阿列克萨什卡，还有那批外国人跟他厮混在一起呢？正是他们把我的爱人引诱到了佩列亚斯拉夫湖去，要不了多久，他们还会把他引诱到更坏的地方去呢。

叶夫多基娅气呼呼地蘸了蘸墨水。可是她把眼睛抬了一抬，——一缕微弱的光，透过白桦树的绿叶，从开着的窗子里漏进来。一只鸽子鼓起颈脖，在窗台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别的鸟儿正在歌唱……有一股牧草地的味儿……一颗很大的泪珠突然滴在那第四页

干干净净的纸上……真是活受罪！……

五

没有一天没有妻子或是母亲的来信："你不在，这儿可闷死了，你是不是很快就回来啊？我们可以一块儿上圣三一修道院去朝圣……"老派人的无聊事儿！彼得连看这些信都没有工夫，别说写回信了。他住在辽阔的佩列亚斯拉夫湖的码头上一座新盖的木房子里，有两条刚完工的船搁在那边的造船台和撑柱上。甲板正在安装，船梢上正在雕那木刻的人面像。那第三条船，"普列什堡皇城号"，早已下了水。那条船有三十八步长，陡直的船头上饰着一个镀金的女海神像，高高的船梢顶上搭着一间士官室。在那围着雕花栏杆的平坦的船面上，有一座海军将官的舰桥和一盏很大的玻璃风灯。上甲板下面，有八门大炮伸出在每边开着的舱口。向上弯着的船舷涂着乌光贼亮的焦油。

早晨，湖上弥漫着薄雾，那条三桅船仿佛荡漾在空中一般，正像鲍里斯·戈利岑送给他的美妙的荷兰画里绘着的那样……他们只等着起风，就可以试航。可是偏巧一个多星期来竟连一片树叶也没有飘动过。镶着蓝边的云朵打湖面上空懒洋洋地浮过去，升起来的风篷软绵绵地耷拉着，难得这么扑扇一下。彼得一刻也没离开过卡尔滕·勃兰特。这位老人从二月里起身体就不太舒服，——他咳得胸脯都快撕破了。可是他仍然裹着没挂面料的皮袄，一天到晚待在造船厂里，生气，吆喝，有时候还要同懒惰或愚昧现象作斗争。一百五十来名修道院的农奴，被一道特别的圣旨征发到造船厂来：木匠、锯匠、锻匠，浚河工人，还有一批来缝风篷的能干女人。大约有五十名从游戏兵团里调来的士兵，在这儿学习航海技术：收放船索，攀登桅杆，服从命令。他们的教官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名叫潘布尔格的葡萄牙人，长着个鹰钩鼻，蓄着一抹鬃帚似的黑唇髭，是个凶暴的恶魔，是个海盗。俄罗斯人谈到他的时候，说他作恶多端，早该不止一次地上绞刑架了，幸亏魔鬼帮助他，让他保住了性命，而现在居然来到了这儿。

彼得急躁得好像发了疯。天刚破晓，工人们就被鼓声惊醒，甚至

被棍棒打醒。春天夜短，——许多人累垮了。尼基塔·佐托夫简直忙不过来，要草拟那些用“全俄罗斯皇帝与大公”名义下给邻近地主们的诏书，要他们供应粮食、家禽和肉类，而且得把东西送到造船厂来。地主们诚惶诚恐地遵办了。筹款却比较难些。虽然索菲娅知道她弟弟藏身的地方离开莫斯科越发远了，但愿他就在那边一条玩耍的船上翻身落水才好呢，心里很高兴，可是大度支政厅① 里的库存已所余无几：什么东西都给克里米亚战争吞掉了。

逢到弗朗茨·勒福尔特可以摆脱一下公务，抽空赶到佩列亚斯拉夫造船厂来的时候，喝酒作乐便开始了。他会带来酒啊，香肠啊，甜品啊，还有（他挤一挤眼睛说）安娜·蒙斯的问候；她已经恢复健康，人比从前更漂亮了，她恳求彼得先生领她一份情，接受她送来的两个柠檬。

在新盖的木房子里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大家为伟大的佩列亚斯拉夫舰队举杯祝饮。他们为这个舰队特别设计了一面有白、蓝、红三色条纹的旗子。那些外国人讲着从前航海、风暴和海战的故事。潘布尔格跨开两腿，搐动着唇髭，用葡萄牙语大声说话，倒像当真坐在海盗船上似的。彼得聚精会神地听着。像他这样一个生长在大陆上的人，怎么会爱起海洋来的呢？到了夜里，他跟阿列克萨什卡并排睡在板床上，竟梦见了波涛，梦见了辽阔水面上空的阴云，梦见了飞快地掠过去的海船的幻影。

什么东西也引诱不动他回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当她们的信来得叫他太伤脑筋的时候，他便回了一封信：

> 你的不肖子彼得鲁尼卡，于公务繁冗中谨禀比我自己的肉身更亲爱的母亲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膝下，我恳求你为我祝福，也希望听到你福躬康泰的消息。至于你吩咐我速回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我本来也准备遵从慈命，只因实在还有公务羁身：船只快要完工，现在我们只等着缆索。我恳求你从炮政厅取出该项缆索，迅即派人送下，俾使我们的工作得以继续进行。我

---

① 当时沙皇政府掌管重要税收的中央机关，类似近代的财政部。

恳求你祝福。

你的不肖子彼得鲁斯。

六

现在，人们走过伊瓦什卡·布罗夫金家的小木房，都把帽子摘下了。全村的人都知道："伊瓦什卡的儿子阿列克谢有权有势了，——他成了皇上的左右手。伊瓦什卡只消把眼睛一眨，他要多少钱就可以弄到多少钱。"阿廖什卡给他的那点钱(三个半卢布)，布罗夫金花一个半卢布买了一头漂亮的小母牛，花三十五戈比买了一头母羊，又买了四只奶猪，每只九戈比；他置办了一副挽具，装了一扇新院门，又从别的农民那儿租了八俄亩地来种春播作物，付了一卢布的现款，一桶伏特加酒，还答应把收成的五分之一分给出租土地的农民。

他翻了身了。他再也不用树皮束衣服，低低地落在屁股上，而是用莫斯科生产的腰带高高地扣在腰眼里，让吃得饱饱的肚子突出来了。帽子一直压到眉毛，胡子往外翘着。对这样一个人，你就不得不打躬作揖啦。他还说："等着瞧吧，到了秋天我要去看看儿子，弄点钱来，——开一爿磨坊。"沃尔科夫的管家再也不是你啊你的称呼他，再也不叫他伊瓦什卡，而是支支吾吾地喊他做布罗夫金了。而且他还免掉了他的徭役……

他的几个儿子——他的帮手都已经长大了。整个冬天，雅科夫一直在邻村一个教堂的管事那里学认字；加夫里尔卡变成了个漂亮的小伙子，而那个最小的、不声不响的阿尔塔莫什卡，倒也并非没有头脑。老天爷倒没委屈伊瓦什卡的这几个儿子。他的女儿桑卡，早已有人来说过亲，可是照他们眼下的情况，要把她嫁给一个像自己一样穿树皮鞋的乡巴佬，总得多考虑考虑吧……

七月里，谣传军队正在从克里米亚开回来。大家便眼巴巴盼着战士们——父亲们和儿子们回来。一到晚上，女人们便到小山上去向大路眺望。从一个流浪的朝圣香客那儿，她们知道有人的确已经回到邻近的村子里来了。那些女人便哭了起来："我们的人全都给打死啦……"后来，有一个战士回来了，那便是茨冈人，满脸都是硬扎扎

的络腮胡子，一只眼睛瞎了，他身上的衬衫和裤子也都破了。

布罗夫金一家人正在庭院里吃晚饭，喝着腌牛肉白菜汤，有人在外面敲门：“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伊瓦什卡把汤匙放下，怀疑地朝大门望着。

“阿门！”他答道。随后他又提高了嗓音：“留神，我们家有恶狗，小心啊！”

雅什卡拔开门闩，茨冈人进来了。他朝庭院里扫了一眼，又向那一家人打量了一下，随后张开那张牙齿脱落的嘴，沙着嗓子大声说道：

“你们好？”他往桌子边一段木头上坐下了。“在凉爽的户外吃晚饭？是不是因为屋子里有苍蝇，叫你厌烦了？”

伊瓦什卡动了动眼眉。可是这会儿，桑卡却自做主张地把一碗白菜汤推到茨冈人面前，还拿一柄汤匙在围裙上抹了一抹，递给他。

“跟我们一起吃饭吧，老人家。”

布罗夫金觉得很奇怪，桑卡竟这么大胆……“好，”他心想，“看我回头揪她的头发！……我们家的东西，她居然看见什么人就给……”可是他忍住了，没有跟她发作。茨冈人很饿，眯起一只眼睛吃着……

“这晌都在打仗吗？”布罗夫金问。

“在打仗……”(他又在喝那白菜汤了)

“嗯，你日子过得怎么样？”布罗夫金在长凳上动了一动，又问。

“总是那一套。人家怎么打，我也怎么打。”

“把鞑靼人打败了，是不是？”

“打败了……我们在彼列科普损失了两万人，回来的时候又损失了两万……”

“唉，唉！”布罗夫金晃了晃脑袋。“可是这儿，人们都说可汗已经向我们屈服了……”

茨冈人露出那一口只有疏疏几颗的蜡黄的牙齿。

“你去问问那些被我们撇下来烂在克里米亚的人，可汗是怎么样向我们屈服的吧……郁热，滴水全无，左边是一片腐臭的海，右边是黑海：这种水你都喝不得。鞑靼人把一口口井全用尸体填满了……我们到了彼列科普：进也不能，退也不得。人啊，马啊都像苍蝇一般

死了……是的，我们是打过仗来的……"

茨冈人用手指扒了扒唇髭，抹了抹嘴巴，瞪着一只充血的，和另一只仅仅只有两片没用的眼皮的眼睛朝桑卡望着："谢谢你，姑娘……"他把臂肘撑在桌子上。

"伊万……我出去打仗的时候，还有一头母牛留在家里……"

"是啊，我们跟管家说过：等你回来了，没有一头母牛，那怎么行呢？可是他不听，把牛牵走了。"

"原来是这样！……那么，那些猪呢？一头阉猪，两头母猪。我是请村社照管的……"

"是照管的，朋友，我们是照管的……可是那管家却逼得很厉害，硬要我们缴饲养税……我们以为你说不定已经阵亡了……"

"这样说，沃尔科夫把我的猪都吃掉了？"

"吃了，吃了。"

"原来是这样……"茨冈人把手指伸到他那没有梳理过的、硬扎扎的头发里去搔着。"好吧……伊万！"

"嗯？"

"你不要说我来看过你了。"

"我会去跟哪一个说啊？我是一向不太多嘴的。"

茨冈人站起来。他斜过眼睛去朝桑卡瞅了一下，随后慢慢地向大门走去。到了门口，他又恫吓着说：

"小心，不要多嘴，伊万……再见。"于是他消失了。从那天起，村子里再也没看见过他这个人。

七

奥夫谢·勒若夫晃晃荡荡地站在瓦尔瓦尔卡一家小酒店的门口，数着手掌心里的钱。两个射击军部队的下级军官，尼基塔·格拉德基和库兹马·切尔姆内，走到他面前。

"你好，奥夫谢？"

"别数那几个铜子儿了，跟咱们一起去吧。"

格拉德基嘟嘟囔囔地说：

“有一件事得商量一下。我们听到了坏消息……”

切尔姆内把银币在口袋里弄得丁当作响，呵呵地笑起来了。

“尽够乐一下子了……”

“你们没有抢人家吧？”奥夫谢问。“嗨，射击军弟兄们，你们在干些什么？……”

“傻瓜！”格拉德基说。“我们在皇宫里站岗。你懂吗？”于是他们两个人又笑起来了。他们把奥夫谢带进小酒店，在一个犄角里坐下了。脸色阴沉的酒店老板给他们送来了一大瓶酒和一支蜡烛。切尔姆内把蜡烛吹灭了，朝桌子弯下身去，听着格拉德基轻轻地说话。

“可惜你没有跟我们一起去站岗。我们站在那儿……费多尔·列昂季耶维奇·沙克洛维特走出来了。‘因为你们服务忠诚，’他说，‘长公主赏给你们每人五卢布……’说完，他就给了我们一袋银币……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他到底指望些什么呢？随后他那么伤心地叹了口气：‘唉，’他说，‘射击军弟兄们，忠实的仆人们，你们跟你们的妻子住在莫斯科河对岸那些舒舒服服的房子里，日子不会长久了……’”

“‘日子不会长久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奥夫谢吃惊地问。

“是这样……‘他们要把你们这些射击军调走，’他说，‘把你们分散到小城市里去，要把我逐出射击军政厅，把摄政王赶进修道院去……所有这些风波，都是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搞出来的……为此，她替彼得成了亲……就在她的唆使之下，’他说，‘奴仆们（不过我们还找不出来是谁）给伊凡皇上吃一种慢性的毒药；他们还用木头和劈柴堵住他的寝殿，弄得他只好从后门进出……伊凡皇上在这个人世是活不长久的了。以后谁来照顾你们，射击军弟兄们？谁来保护你们？’”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呢？”奥夫谢问。

“他们就只怕他一个人。可是现在，领主们要叫他用脑袋来偿付克里米亚的耻辱……他们要让彼得缠住我们的脖子……”

“咱们等着瞧吧……让他们等着吧！我们敲警钟，也不是第一次了……”

“别那么大声。”格拉德基抓住奥夫谢的衣领，把他拉近一点，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

“光敲警钟也救不了我们。即使我们把个个人都杀了,像七年前那样,根子也还是会留着……我们非得把那只老母熊干掉才成……还有那只小熊,我们干吗要放过它啊?有什么东西不让我们那样干?要把他也戳在猎熊的矛枪上,——我们一定要救我们自己,弟兄们……”

尼基塔·格拉德基的话又可疑又可怕。奥夫谢怔了一怔。切尔姆内往锡杯里斟了一点酒:

“这件事一定要不声不响地干……我们得挑选这么五十个忠实可靠的人,到夜里去把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放一把火。在大火中,我们用刀子来干掉他们,干净利落……”

八

各射击军团老早已回到了他们的驻地,民军里的地主们也已经回到了他们的庄园,可是那些受了伤的、残废了的、开小差的却还在库尔斯克和梁赞的大路上,磨磨蹭蹭地回到莫斯科来。他们麇集在教堂门口,把身上那些怕人的脓疮和伤口露出来,向好心肠的人伸出一段断掉的胳膊,或是扳开没有眼珠子的眼皮,凄厉地号叫着。

“你们摸摸看,善男信女们,摸这儿,有一支箭射在我的胸口呢……”

“好心的人们,我两只眼睛全瞎了,他们用一根棍子狠打我的头,唉—唉—唉!”

“闻一闻看,大老板,你瞧,我这个胳膊已经齐臂肘烂掉啦……”

“还有这儿,他们把皮从我背上一条条剥下来……”

“这些是喝了马奶发出来的疮……给我行行好吧,好心的人们!……”

好心的教民们给这种种从没看见过的创伤吓呆了,便施舍了几个子儿。一到夜里,僻静的地方就会发现一些给砍掉了脑袋的尸体。路上、桥上、黑洞洞的巷子里发生抢劫的事。一群群残废的士兵涌向莫斯科的市集。

可是在莫斯科,大家也并不能吃饱。许多店铺都关门了。有些

商人被捐税弄得破了产，也有些商人把货物和银钱藏起来，等待市面好转。样样东西都涨价了。谁也没有一点钱。运进来的粮食里掺着碎屑，肉里出了蛆。战争以来，连鱼也仿佛长小了，变瘦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卖馅饼的扎亚茨，放在盘子里拿出来的那种腐烂的东西，简直叫人受不了。一种不祥的苍蝇出现了：给它一螫，人的腮帮和嘴唇就会肿起来。市集上挤得水泄不通，可是仔细一看，他们只出卖一种东西：浴帚。这个偌大的城市发出了愤怒、无聊、饥饿的喧闹声。

九

米哈伊尔·特尔托夫勒住马，正了正帽子。他样子很漂亮，衣服穿得很华丽；长袖衣的领子，后面耸得比脑袋还高，嘴唇上涂着颜色，眼睛周围描着线条，一直伸到了太阳穴。弯弯的马刀碰在波斯脚镫上，发出铮铮的声响。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从台阶上向他伛下身来：

"你去听听大家在说些什么……没有听到，就别嚷嚷……"

"好。"

"随后单刀直入地跟他们说：太后和她的哥哥列夫·基里洛维奇把所有的粮食都收买光了，他们存心要叫莫斯科人统统饿死……还有，可别忘了那有毒的苍蝇：你说这是他们使的魔法……"

"好……"

特尔托夫从那匹公马的两个耳朵中间冷冷地瞅了一眼，在马鞍上往前伛下身子，从敞开着的大门里飞驰出去了。到了街上，有股尘灰和臭气向他迎面扑来。一个打着赤膊、满身都是紫疱的流浪汉，尖叫着，把人群推开，要往马蹄底下扑去。特尔托夫抽了他一鞭。人群从四面八方挤向这个富有的领主，伸出他们那些肮脏的、癞皮的手掌……米哈伊尔拧紧眉头，一只手叉在腰里，从密密麻麻的人堆中慢慢地挤过去。

"漂亮的老爷，给我们点儿什么吧……"

"丢一个铜币……"

"我会用嘴接住它……"

“给我们一个子儿，给吧，给吧……”

“小心，要不，我要用粪便来弄脏你了，——还是给几个钱吧……”

“我要卖给你一把虱子！你把它买下来，要不，我要白送给你了！”

“把我踩倒吧，把我踩倒吧，我要饿死了……”

马怯生生地咬着马嚼子，用傲慢的眼神斜瞟了一下扑扑飞舞的破烂衣服、乱发蓬松的头和可怕的脸。那些乞丐和流浪汉胆子越来越大了。就这样，特尔托夫到了伊利英卡的尽头。在这儿一根柱子上，有张告示钉在一幅小小的圣像下面。一个衣服穿得很体面的人，用压倒旁的声音的嗓子念道：

> 我大皇帝诏告御前大臣兼护国公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公爵，对尔之丰硕功勋，忠诚服役，深堪嘉许，吾卿一举征服圣十字及一切基督教徒之如此凶恶之世仇，**既非偶然，又属史无前例**，将其逐至万恶之老巢，予以击溃，并加歼灭……

从人群里传出来一个嘶哑的嗓音：

“被击溃和歼灭的是谁？是我们还是鞑靼人？”

人群马上愤怒地嘀咕起来：

“我们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征服过鞑靼人来着？”

“在克里米亚，我们连他们的面也没见着呢……”

“我们在仓皇逃命的时候倒是见着他们的！……”

“念诏书的那个傻瓜是谁？”

“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书记官……”

“戈利岑家的奴才，他的忠实的走狗呗……”

“嗯，那就揪住衣服把他拉下来……”

那个衣服穿得很体面的人拼命扬起嗓子，继续念道：

> ……鞑靼人毁坏自身之住所；在彼列科普，纵火焚烧市镇与村庄，而此辈十恶不赦之匪帮，满怀恐惧与绝愿，望风而逃，不敢在尔之前露面……吾卿统帅大军，恢复我边陲之安宁，取得上述誉满天下之光荣胜利，此一胜利并不下于率领以色列人民退出

埃及国土之摩西，凯旋归来，不损一兵一卒。基于以上种种功勋，朕等仁慈宽厚，予尔以褒奖……

一个头发硬扎扎的独眼汉子又嚷嚷起来了：

“你说，念告示的，那告示里难道没有一句话提到我吗？”

哄起了一阵笑声。有的咒骂着，走开了。一块污泥甩在那张告示上……“警卫来啊！”念告示的喊道，用手护住了身体……特尔托夫赶着马冲出人群，朝那个独眼汉挤过去。可是茨冈人仅仅对他龇了龇缺裂的牙齿，一下就不见了。有个人揪住特尔托夫的马勒：“把这个家伙的衣服统统剥下来！……”另一个人用锥子刺了一下马。马便挣扎着，喷着鼻息，用后蹄直立起来了。传出一阵暴横的呼啸。一块石子飞过来，擦破了特尔托夫的腮帮。他猛一下子从人群里冲出去，给一阵咆哮、呼啸和呐喊追赶着。

快到尼科利斯基门，他看见两个人骑着马：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和另一个蓄着漂亮的小唇髭、苍白脸、鹰钩鼻的人。一看他那件罩袍的硬挺挺的褶襞，就知道他里面一定穿着锁子甲。特尔托夫慌忙除下帽子，一躬直鞠到马鬣上。这人便是费多尔·列昂季耶维奇·沙克洛维特。他那聪慧的脸阴沉沉的，下嘴唇紧紧地包着上嘴唇。他眯缝着眼睛，朝人群恶狠狠地瞅了一下。奥多耶夫斯基问道：

“你吆喝过他们没有，米什卡？”

“你自己去吆喝吧……（特尔托夫的腮帮热辣辣地烧着）那些饿鬼什么也不在乎，——索菲娅长公主也好，彼得也好，在他们看来都是一个样……我们应当派上两百名射击军到这儿来，把这批浑蛋赶散，就这样好了……”

“我们应当派一个真正干练的人来，”沙克洛维特带睬不理地说，“煽动他们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要求面包……让那些游戏兵团的士兵来对付他们……我们就这样对他们说，德国人是奉了彼得皇上的命令才来打俄罗斯人的……（奥多耶夫斯基笑了起来）赶快就去，不要拖延，把这些话告诉射击军士兵们……我再派几个可靠的人到市集上去……我们必须叫民众离开莫斯科；我们不需要大规模的暴动，光靠射击军也应付得了……”

十

一辆风尘仆仆的旅行马车，套着四匹不同颜色的马，从佩列亚斯拉夫湖边的密林里疾驰出来。那个稳重的车夫和一个骑在左边套马上的赤脚农民，向四下里眺望着。木头、木板、木片、坏了的焦油桶，抛的到处都是。看不见一个人影，虽然什么地方传来瓮声瓮气的打鼾声。离岸坡没好远，停着四艘涂着焦油的船；高高的船梢，饰着木雕，装着四方形的小舷窗，倒映在绿莹莹的水里。鸥鸟在桅杆中间飞来飞去。

列夫·基里洛维奇从马车里爬出来，皱着眉头揉了揉腰，——这一程路走得他人都瘫了。他虽然还算不得年老，可是因为纵酒过度，身体发胖了。他等着什么人走过来，自己却懒得去呼唤，兀自呼哧呼哧地哼哼着。那车夫朝太阳眯缝着眼睛，说道：

"他们在休息了……现在是吃午饭的时候了……"

的的确确，在那木头和桶子后面的树阴里，他们可以看见一双穿着树皮鞋的脚，一件从裸露的背脊上撩起来的肮脏的衬衫，或是一个头发蓬乱的脑袋。骑在马上的那个农民，为了搭救这位慵懒的领主，活泼地喊道：

"喂，正教徒们，这儿有谁还活着呀？……"

这样一喊，从马车近旁的缆索后面抬起来一张带着酒意的、非俄罗斯人的脸，两撇乌黑的唇髭足足有两寸半宽，用不太连贯的俄国话吼道：

"你干吗这样嚷嚷，你这个傻瓜？……"

车夫回过头来望了望领主，看他会不会抽这个家伙一鞭子？可是列夫·基里洛维奇却摇了摇头。这些事谁弄得清楚呢？彼得皇上身边，连将军们也会喝醉了酒在地上打滚的。他没有放下架子，问皇上在哪儿。

"鬼知道，"那个蓄着唇髭的人答道，又往缆索那里伏下去了。列夫·基里洛维奇顺着岸坡走过去，想找一个长着俄罗斯面庞的人，等他遇见一个穿着树皮鞋的汉子，便毫不迟疑地用脚碰了碰他。那是

一个木匠;他一骨碌跳起来,眨巴着眼睛,答道:

"早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开过船,放过炮。他大概累了,这会儿正在休息。"

他们发现彼得钻在一条小艇里,已经睡熟了,用一件长襟衣裹着头。列夫·基里洛维奇打发船上所有的人都走开,自己待在那里等他外甥醒来。彼得酣畅地打着鼾。从那宽大的荷兰马裤里戳出来两条瘦细的光腿,一双赤着的脚伸在鞋子里。有一两回他让这两条腿相互搓了一搓,在睡梦中想把苍蝇赶走。这光景特别使列夫·基里洛维奇感到抑郁不欢……帝国的命运处在一发千钧之际,他却在这儿赶那恼人的苍蝇……

现在,那些领主在克里姆林宫里公开地说:"对于彼得,挺合适的去处便是修道院。他是一个跟士兵们开怀对饮的酒鬼,他会在酒店里掷骰子,把皇冠都给输掉呢。"喝醉了酒的射击军又在克里姆林宫里摇来晃去,任何一个上层人物走过,他们都是两手叉腰,目中无人地站在那里。索菲娅给这些醉鬼的军刀吓坏了,便发疯似的暴跳起来。那个不光彩的败将戈利岑,如同乌鸦一般,灰溜溜地待在他那座包着铜皮的公爵府邸里,只许沙克洛维特和西尔韦斯特尔·梅德韦杰夫两个人晋见。个个人都明白,现在他所能选择的是:或则含垢忍辱,引退下野;或则不惜流血,夺取皇位。雷雨前的阴云笼罩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

可是皇上却在小艇里睡大觉,居然漫不经心得什么似的……

"啊,科特·基里雷奇[①] 舅舅,您好!"

彼得往船舷上一坐,他给太阳晒得那么黑,身上那么脏,心里那么乐。眼皮有点儿肿,鼻子正在脱皮,刚刚冒出来的唇髭那尖端向上卷着……

"你来有什么事啊?"

"来找你,陛下,"列夫·基里洛维奇严肃地答道。"倒不是来求你赐予什么恩典,而是因为事情已经弄到这个地步,你非到莫斯科去不可了。你不走,我不回去……"

---

① 彼得的舅舅,名叫列夫(意即狮子),此处故意叫科特(意为猫)。

列夫·基里洛维奇的胖脸哆嗦着，一颗颗汗珠从他帽子底下太阳穴里渗出来。彼得吃惊地瞅着他。这位懒舅舅既然这样激动，莫斯科的情况一定是糟糕透顶了。彼得往船边弯下身去，用一个掌心掬起一撮水来喝着。随后他拉起了马裤。

"好吧，这几天里我就去……"

"不是这几天里，而是今天。一点钟也耽误不得了。(列夫·基里洛维奇朝他探过身去，差一点碰到他外甥的耳朵。)昨天夜里，在靠近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雅乌扎河对岸，有人发现一百多名射击军埋伏在灌木丛里。(彼得的耳朵和颈脖马上涨红了)我们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营的哨兵，彻夜烧着火绳，吹着号角……这样，那些射击军总算没敢渡过河来……事后，有人在莫斯科听到射击军奥夫谢·勒若夫说，他们商量好的计划是这样：夜里，一听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里的喊声，射击军就准备把任何从宫里出去的人，不管是谁，统统杀掉……"

彼得突然用一只手紧紧地掩住眼睛。列夫·基里洛维奇继续告诉他，沙克洛维特怎样派人到市集上去煽动饥饿的群众进攻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

"老百姓都变得不顾死活了，他们唯一的念头便是抢劫和掠夺。这一场新的暴动，正是索菲娅所期待着的。她那些最亲信的射击军早已把一根绳子缚在救主堂钟楼的警钟上。他们本来早就要打钟的，可是射击军、公会商人和市郊居民都在迟疑：他们对警钟全已经厌腻了……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领主们一直待在自己的府邸里，仿佛受了包围似的……至于我的妹妹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她差一点神经也失常了……(列夫·基里洛维奇把脸偎依在彼得的肩上，亲昵地抽噎起来。)彼得鲁沙，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们恳求你摆出皇帝的身份，去呵责他们一顿……他们是怀念皇上的威权的，——你去跺跺脚，我们会帮助你的……也不光是我们；连我们的敌人也都讨厌瓦西卡·戈利岑，而索尼卡更像骨头那样鲠在每个人的咽喉里……"

像这样的话，彼得已经听过不知多少遍了，可是今天他舅舅一面啜泣、一面嘟囔着的话却叫他吃了一惊……他好像又听到了使他毛发直竖的叫喊，又看到了咧歪的嘴巴，肿胀的颈脖，抡起的矛锋，以及

沉甸甸地落在矛锋上的马特维耶夫的身体……他童年时代肉体上体验过的恐怖感……他自己的嘴也歪在一边了，眼睛突出来，一柄无形的利刃刺进了他耳下的颈脖。

“彼坚卡！陛下，愿主和你同在！”列夫·基里洛维奇抓住他外甥耸起来的肩头。彼得在他胳臂里挣扎着，嘴角喷出涎沫。在他那不连贯的叫喊中，包含着愤怒、恐怖和惊惶。人们闻声赶来，张皇地围住正在抽筋的彼得。蓄着唇髭的潘布尔格送来了一破碗伏特加酒。彼得像个小孩子那样，只是喷出来，没有喝进去，——他的牙齿咬得那么紧。人们把他往列夫·基里洛维奇的马车上拖，可是他用脚踢着，叫他们把他放在草地上。这样，他总算安静了……后来他坐起来，用双手抱住瘦骨嶙峋的膝盖。他望着亮闪闪的湖面，鸥鸟在船桅的上空盘旋。尼基塔·佐托夫不知从什么地方一摇一晃地跑来。因为早晨举行过战斗演习，他还穿着“公爵教皇”的大氅；他头发蓬乱，胡子上粘着一根根干草。他在彼得身边蹲下了，怜惜地瞅着他，那样子活像一个长着髭须的老太婆：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听听我这个傻瓜的话吧……”

“滚你的……”

“我滚，万岁爷……我们也玩得太误正事了……应当歇手了……那都是些孩子们做的游戏……”

彼得扭过头，尼基塔跪着爬过去，从另一边瞅他的脸。彼得推开他，一言不发地坐上了马车。列夫·基里洛维奇急忙画了个十字，赶了上去……

十一

圣母升天大教堂里，祈祷仪式都快结束了。在暗金色的穹顶下，充满了左席教区唱诗班和右席内廷唱诗班的孩子们那清脆悦耳的歌声和粗壮洪亮的歌声。在描金的圣像前面，一丛丛蜡烛发出轻轻的毕剥声，照亮了领主们一张张热烘烘的脸。这一次祈祷是由总主教主持的，他活像一个从苏兹达尔派的圣像里降下来的大殉教者；只有他的一双眼睛，两只软弱的手，一绺直垂到肚脐、在法衣上面拂动着

的狭溜溜的胡子，显出一些活气。十二个魁梧的辅祭，头发浓密，相貌凶悍，铮铮地弄响着沉甸甸的香炉。总主教跟他旁边的一位大主教和几位主教，在一团团香烟里凫泅着。副主教念祷文的声音，如同烈酒一般注满了整个教堂。这便是所谓第三罗马。那骄傲的俄罗斯的心，欢乐起来了。

御座坛上，一顶紫红色的华盖底下站着索菲娅。伊凡皇帝站在她的右手，他半闭着眼睛，带着病容的颧骨上烧着一块块红斑。又长又瘦的彼得站在她的左手，他活像一个农民，在圣诞节穿上了不合身的皇袍。领主们一瞅他总要发笑，就用手绢掩住嘴：这条模样古怪的泥鳅，连站也不会站，老是在那里扭动，颈脖像鹅一样笨拙地摇晃着……索菲娅至少还懂得怎么样保持帝王的威严。她脚下垫着一张板凳，为了让自己显得高些。她的脸很平静，两个手掌叠起来放在胸口，而她的手、胸脯、肩头、耳朵和冠冕上都暖和和地闪烁着珠光宝气，倒像喀山圣母亲自站在这顶华盖底下似的……可是这一位库奎区的酒鬼，嘴角上却爆出了一个个肉疙瘩，仿佛就要咬人一般；是的，不过他这一咬是不会有什么力量的……他的眼神又凶悍又傲慢……大家都看得出他心里没有一点虔敬的念头……

祈祷做完了。教堂里的差役们忙乱起来。神幡、云母风灯、十字架和圣像擎在手里，摆动着。这一个行列从鹄立两旁让路的领主和贵族们前面走过去。总主教被辅祭们扶着，向沙皇们鞠一躬，照例请他们捧着喀山圣母的圣像，走过红场到喀山大教堂去。莫斯科大主教把圣像献给伊凡。伊凡捻着疏疏的几茎小胡子，朝索菲娅望了一眼。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如同一尊偶像，眼睛望着从小窗子的云母片里透进来的一缕阳光……

“我捧不动那么多路，”伊凡怯生生地说道。“我会弄掉的……”

于是那大主教走过彼得面前，把圣像献给索菲娅。她张开一双沉甸甸地戴满戒指的手，紧紧地、贪婪地抓住了圣像。眼睛仍然望着那一缕阳光，她从垫脚凳上跨下来。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沙克洛维特，伊万·米洛斯拉夫斯基(他们都穿着黑貂皮大衣)马上朝摄政王走拢去。大教堂里一点声息也没有。

“把它交给我！……(大家都听到，不知什么人含糊、喑哑地说了

一句。)把它交给我！……(嗓音更响,而且更带着仇恨了。)”等大家一望到彼得,才明白原来是他在说话……他脸色红得发紫,眼睛圆得像只猫头鹰。他抓着金色的螺旋形木杆,那华盖便摇摆起来了……

可是索菲娅只稍稍停了一停,既没回过头来望一望,也没露出一点作难的神色,彼得断断续续地、粗声厉气地说,让全教堂的人都听得到:

“伊凡不去,我去……你回家好了……把圣像交给我……这不是女人家的事……我不允许这样做……”

索菲娅抬起眼睛,用人间少有的甜蜜的声音说道:

“唱诗班歌手们,唱那伟大的出埃及歌吧！……”

于是她移步下来,慢慢地从一排排领主的身边走过,她身量矮小,服饰豪华。彼得伸长脖子,望着她的背影(领主们用手绢掩着嘴,闷闷地笑着:这倒很可笑,可是也很惨呢)。伊凡小心翼翼地跟着他姐姐走下来,小声说:

“得啦,彼得鲁沙,跟她和好吧……你们吵什么,争什么啊？……”

十二

沙克洛维特在椅子上往前伛着,直瞪瞪盯住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西尔韦斯特尔·梅德韦杰夫穿着紫红色的绸法衣,把一绺保养得很好的、乌鸦翅膀一般乌黑的胡子小心地捻着咬着,也望着戈利岑。房里桌子上,只点着一支蜡烛。帐顶上的鸵鸟毛,在整个天花板上投下了黑影,天花板上画的是:飞马、爱神和赤着脚的少女正在为一个面貌跟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一模一样的英雄加冕。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本人躺在一张铺着熊皮的木炕上。他在克里米亚远征中得了寒热病,这会儿正在发冷。他齐鼻子裹着一件灰鼠皮袄,两只手插在袖管里。

“不,”等了好大一会儿,他才说道。“不,我不能听这种话……上帝给予生命,也只有上帝能夺走他的生命……”

沙克洛维特懊恼地用帽子拍着膝盖,向梅德韦杰夫瞅了一眼。

梅德韦杰夫不假思索地说道：

“经书上写着：‘我要派一个复仇使者。’这句话应当理解为：上帝并不拿走生命，可是遵照‘他’的意旨用人的手来拿走……”

“他在教堂里嚷嚷，好像在小酒店里似的，”沙克洛维特急躁地补充着说。“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到现在还没苏醒过来，——他把她吓唬到这样的地步……他们教养出了一只小狼，在他看来，凡事不过起头难罢了……你等着吧，他会带了他的游戏兵到莫斯科来，他们现在已有三千人，说不定还要多些……他们都像好久没有骑的公马……我说得对不对，西尔韦斯特尔？”

“他会给人类带来毁灭，给正教教会带来创伤，会使血流成河……我们用星占图来算他的命时，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谶语啊、数字啊、线条啊，都给血水泡得发胀了……唉—唉……老早就已经说过啦：等着看他的星占图吧……”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脸色灰白，用臂肘撑起了身子……

“你没撒谎吧，神甫？（西尔韦斯特尔把胸前的十字架拿起来）你说的是什么话啊？”

“我们等这个星占图，已经等了好久了，”梅德韦杰夫又说了一遍，语气那么古怪，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脊梁上随即感到一阵热病的寒噤。沙克洛维特一骨碌站起来，银链子铮铮地响着，把军刀和帽子挟在胳肢窝底下。

“时间要来不及啦，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小心啊，我们的脑袋就要给挂到木杆子上去示众了……你犹豫，你畏缩，你也束住了我们的手……”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闭上眼睛，喃喃地说：

“我没有束住你们的手……”

从他那里，他们打听不出别的话来。沙克洛维特走了，隔着窗子他们可以听到他在大门外发疯似的策马飞驰。梅德韦杰夫往戈利岑的枕头边坐下了，谈起约阿基姆总主教来。他说总主教口是心非，愚蠢而且软弱。他们在圣器室替他穿法衣的时候，大主教们闹着玩儿推他，在他背后做一些猥亵的手势。应当有一位年轻的、有学问的总主教，教会才能像葡萄园那样欣欣向荣……

“用那些神圣的葡萄，可以编结你的皇冠，爵爷……（他拿浸透了白檀水和玫瑰油的胡子去搔搔戈利岑的耳朵……）就拿我来说吧：不，我是不会拒绝总主教的法衣的……我们会开出花来……预言者瓦西卡·西林在‘伊凡大帝’钟楼上，从手指缝里观测太阳，看见了这种种的迹象……你去跟西林谈一谈……再说那约阿基姆，嘿，每逢星期六，总有人从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偷偷地带给他四桶鲫鱼……他可都收下来了……”

梅德韦杰夫也走了。于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睁开那双干涩的眼睛，听着。公爵的侍从在门外打鼾。院子里，卫兵们在石板上踱步。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拿起蜡烛，打开那扇给床帐遮着的暗门，顺着一道陡直的盘梯走下去。寒热病使他浑身打颤，头脑一片混乱。他不时地停下来，把蜡烛举在头顶上，担惊受怕地望着下面那一团漆黑的地方……

“放弃那伟大的计划，回到自己的领地上去吗？让这种混乱的时势过去，让他们狗咬狗，发泄他们的愤怒，自己不要牵涉进去吗？……是的，可是那种耻辱呢？那种不光彩呢？他们会说：他曾经带过兵，而现在却在牧鹅了，什么公爵，什么瓦西里！……（蜡烛在他那只变得冰冷的手里抖动着）他本来伸出手去想抓那皇冠，而现在却在赶鸡了……（他咬紧牙关，跑下了几步梯级）那么，剩下来的是什么，是索菲娅想的事，是沙克洛维特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想的事吗？……杀！要是我们不杀彼得，那么他就会杀我们！可是，如果我们敌不过他呢？这是件不光明的事，不为人知的事，不可靠的事……主啊，给我开导开导吧！……（他画了个十字，往砖墙上一靠。）要是这个时候不害寒热病该多好……”

到了楼梯脚，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好容易把铁闩拔开了，走进一间有拱顶的地窖，在那儿一个犄角里，魔法师瓦西卡·西林戴着脚镣，躺在一条毡毯上……

“好心的老爷，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我以为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了……”

“起来……”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把蜡烛搁在地上，将皮袄裹得更紧一些。

几天以前，他下命令把住在梅德韦杰夫家里的瓦西卡·西林抓起来，戴上镣铐。这瓦西卡太乱说一气了，他胡诌什么有些有势力的人问他要了春药，拿去献给一个谁都不敢提一提的人用；又说为了这件事，他就要在莫斯科弄到一幢房子，而且可以在官家酒店里白吃白喝……

"你是不是观测过太阳？"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问道。

瓦西卡自言自语着跪下了，贪婪地、大声地吻着公爵脚下的两块泥地。随后他又站起来：又矮又胖，熊一样的鼻子，光秃秃的脑瓜；两道浓眉从鼻梁一直斜到太阳穴上的鬈发边，一对深陷下去的眼睛奕奕地露出一副狂暴的冒失神态。

"一大早，他们把我带到钟楼上去了，后来在正午，他们又把我带去了一次。我不想隐瞒我看见了什么……"

"这就可疑啦，"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说。"天体上怎么会有迹象呢？你在胡诌……"

"是有迹象的；是有的……我们习惯于从手指缝里观测，那仿佛是一种通过我而出现的预言，观测的时候，我就像看一本书似的……当然啰，也有一些人是从克瓦斯的渣滓、或是从对着月亮的筛箕里看的……只要有这个本领，为什么不能看呢？……唉，老爷！"瓦西卡·西林突然哼了哼熊鼻子，身子摇啊晃的，逼人地瞅住了公爵。"唉，好心的老爷！……我什么东西都看到了，什么事都明白了……那儿站着一位皇帝，又高又黑，皇冠在他脊背上摆动……还有一位皇帝，漂漂亮亮的……唉，说出来才可怕呢！……头里插着三支蜡烛……两位皇帝中间，还有两个人紧紧地搂着，如同车轮一般旋转，这两个人仿佛是夫妇。两人都戴着皇冠，而太阳在他们中间热烘烘地照！着……"

"我不明白你在嘟囔些什么，"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拿起蜡烛，往后退。

"一切都会按照你的希望实现的。一点也不要害怕！……站定脚跟！……继续把我的药草暗中下给她；这样会使事情更有把握……不要让女的安静，要满足她的欲望，要满足她……（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已经退到了门口……）好心的老爷，关照他们把我的脚镣

拿掉吧……(他像一只系着链子的狗似的扭着那脚镣)老爷,吩咐他们送点吃的东西来。从昨天起,我一点东西都没吃过……”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呼吼着,铮铮地弄响着镣铐,用凶恶的嗓音嚷嚷着……

十三

射击军团五十人长库兹马·切尔姆内、尼基塔·格拉德基和奥布罗西姆·彼得罗夫试图挑动各区射击军起来闹事,弄得筋疲力尽。他们走到一户户人家,狠狠地打开门:“你们干吗还在这儿跟女人睡觉,我们的脑袋都快要不保了……”他们在看守所前面发疯似的嚷嚷:“我们要用松焦油给领主们的府邸和商人们的房子打上标记;我们要抢他们的铺子,把他们的浮财拿来分掉……现在,又有了自由啦……”他们把一些匿名信散在市集上,然后就在那儿,一面狂暴地咒骂,一面念给老百姓听……

可是,射击军却像潮湿的木柴,只会呲呲地响一下,就是烧不着——暴动的红光照耀不起来。而且,他们还害怕:“瞧,有多少贱民在莫斯科;警钟一敲,他们就会把什么东西都捣毁,我们自己的财产也还难保呢……”

有一天一大早,米亚斯尼茨基门附近发现四个射击军士兵昏倒在地上,脑袋给砸破了,四肢给砍断了。他们给拖到了斯特列米亚尼团的看守所里。大家派人去把费多尔·列昂季耶维奇·沙克洛维特请来了。他们对他讲了经过的情形:

“我们在大门边站岗,那天我们根本没有喝醉酒。时间正是破晓……突然有几个人骑着马从荒地上飞驰而来,没头没脑地用斧背、铁锤和短锤往我们身上乱打……最凶的一个是胖子,穿着白缎子的长襟衣,戴着领主的帽子。另外几个人想要拦住他:‘别打了,列夫·基里洛维奇,你要把他们打死了!……’可是他喝道:‘更糟的事还在后头呢,我要替我哥哥向那些该死的射击军报仇。’”

沙克洛维特笑眯眯地听着。他看了看他们的伤口,把一根斩断的手指拿起来,从台阶上亮给射击军以及其他的人看。“是的,”他

说，“看样子你们不久也会被拉着脚拖走呢……”

事情非常奇怪。大家都很难相信，列夫·基里洛维奇会突然这样胡作非为起来……可是格拉德基、彼得罗夫和切尔姆内却早已把这个消息传到了市郊，说什么列夫·基里洛维奇和他的伙伴们半夜里骑马出来，打量人们的脸，认出一个七年前参加过克里姆林宫叛乱的人，便把他打了个死去活来……“本来嘛，”射击军温顺地答道，“他们总不会因为你参加了叛乱，就来抚摩抚摩你的脑袋的……”

三天过去了，在波克罗夫斯基门附近，就是那批骑着马的人连同那个胖子领主又用铁锤、鞭子和军刀猛扑一个哨所，打伤了不少人……有些团队里敲了警钟，可是射击军都那么害怕，大家不敢走出来……一到夜里，值岗的人溜跑了。他们要求，以后值勤得派一个分队，至少有一百人，而且还要配备一门大炮……倒像射击军都着了邪魔；他们统统给吓昏了……

后来传出这样的谣言，说是那些骑着马的暴徒，有几个已经被认出来了。那是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作为情人住在他家里的米什卡·特尔托夫、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那个穿白缎子长襟衣的人，甚至据说还不是什么领主，而是索菲娅公主的一个亲信，书记官马特维卡·绍申。人们不免惊讶起来：他们这样胡搅，到底想得到些什么呢？

在莫斯科，这是个苦难的年代，到处惶惶不安。每天夜里，总有五百人的一个分队被派到克里姆林宫去。从那边回来，他们都已经喝得醉醺醺了。人们担心他们会放火。据说做得很巧妙的手榴弹已经准备好，尼基塔·格拉德基偷偷地把它们带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放在彼得皇上经过的路上，可是结果没有爆炸。个个人都等待着发生什么事，大家隐藏起来了。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自从彼得回来以后，大炮的轰击声就没有断过。脸刮得光光的士兵，头发梳得跟女人一样，戴着便帽，穿着绿色长襟衣，驻守在沿路的鹿砦后面。有好几次，一帮流浪汉在市集上声嘶力竭地嚷嚷了一阵，大伙儿便涌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打算抢劫仓库，可是还没到达雅乌扎河，就碰上了士兵，而且被他们用开枪来吓唬住了。人人都弄得很厌烦；但求一个吃掉一个，越快越

好：索菲娅吃掉彼得，或是彼得吃掉索菲娅都行……只要局面能稳定下来就好……

十四

瓦西里·沃尔科夫骑在马上，顺着米亚斯尼茨基街，在鹿砦中间穿行着。他每走一步都会被拦住盘问，他总是答道："彼得皇上的侍臣，带着皇上的圣旨……"在卢布扬卡广场上，篝火的光芒照亮了粗矮的塔楼，和那朝着涅格林纳雅河的方向没入黑暗中去的、剥蚀了的带有雉堞的城墙。这一点光芒使得那镶嵌着八月的星星的天空越发显得黝黑，使得广场周围那些栅栏和围墙里面的树木越发显得浓密了。低矮的小教堂顶上的十字架闪闪生光。时间这么晚，许多货篷都已经没有人了。靠右，有几个执着长柄斧的人坐在斯特列米亚尼团的长长的哨房前面。

沃尔科夫奉命（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被派到克里姆林宫去）去看看城里的情况。这是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他现在白天黑夜都待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派他去的。那边原先那种萎靡不振的生活已经结束了。彼得从佩列亚斯拉夫湖赶回来，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前的种种娱乐，现在连提都不提了。喀山圣母节日那天，他回到宫里，愤怒得大发疯劲，好容易给喝了圣水才算平静下来……现在，他最心腹的大臣是列夫·基里洛维奇和鲍里斯·戈利岑。他常常跟他们关在一间屋子里，小声儿商量，——彼得很听他们的话。游戏兵团士兵们的给养已经增加了，他们还发给了新的皮带和手套，——这些钱都是到库奎区去借的。不带十几名武装的侍臣，彼得决不到庭院或是田野里去。而且他仿佛随时都会回过头来望望，好像不信任他们似的，他对每个人总是打量得很仔细。那一天，沃尔科夫跨上马背的时候，彼得就从窗口里喊道：

"要是索菲娅问起我，你一句也不要说……就是他们把你吊在拷问架上，你也一句不要说……"

沃尔科夫向空荡荡的广场扫了一眼，便小跑起来了……"停住，停住！"黑暗中有人凌厉地吆喝着。一个大个儿的射击军横穿着道路

跑过去，一边从肩膀上卸下了火绳枪。“你上哪儿去？……”他一把抓住了马勒……

“喔，喔，小心点儿，我是皇上的侍臣……”

那射击军把两个指头放在嘴里，吹了一声口哨。于是另外五个射击军跑过来了……

“他是哪一个？……”

“侍臣吗？……”

“咱们要的正是他……”

“是他自投罗网……”他们把他包围起来，带往哨房去。到了那儿，就着篝火的亮光，沃尔科夫认出那个大个儿的射击军是奥夫谢·勒若夫。他挺了挺身子，——事情不妙啦。奥夫谢仍然抓着马勒，说道：

“喂，跑得快的，赶快去找尼基塔·格拉德基来……”

有两个人不太情愿地出去了。射击军的兵士从篝火旁边、从哨房前面的长凳上站起来，或是把蒲席掀开，从大车里爬出来。聚拢了五十来个人。他们一声不响地站着，好像这件事跟他们毫不相干似的。沃尔科夫胆子大了：

“你们干的不是好事，射击军弟兄们……你们难道都长着两个脑袋不成？……我这是在送皇上的圣旨。你们把我抓起来，这是拦劫，这是背叛……”

“住嘴！”奥夫谢挥了一下火绳枪。

一个年老的射击军把他拦住了：

“别碰他：他不能不服从命令。”

“就是这句话嘛，我不能不服从命令。我是皇上的仆人。可你们是谁的仆人呢？小心点儿，射击军弟兄们，不要打算错了！霍万斯基得过宠，可是他落了个什么下场？你们也得过宠，可是红场上的记功碑到哪去了？你们的自由到哪去了？”

“别胡扯，你这只母狗！”奥夫谢喝道。

“我着实替你们可惜。戈利岑把你们带到草原上，拉来拖去，你们难道还没受够吗？……你们支持他、拥护他好啦，他会带你们去作第三次远征的……到临了，你们会挨门挨户去乞讨面包渣儿的……

(射击军士兵们一声不响,空气越发沉闷了。)彼得皇上已经不是个小孩了……他害怕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你们也许倒该害怕他呢……喂,射击军弟兄们,快别这样胡搅了!……”

“嗨——!”有人狂暴地喊了一声,射击军士兵们都吓了一大跳。沃尔科夫嘶哑地哼了一下,举起一只胳膊,倒下去了。原来尼基塔·格拉德基已经从后面跳到他的马上,一把揪住他的颈脖。两个人一块儿滚在地下了。格拉德基把沃尔科夫翻过来,骑在他身上,揍他的嘴巴,打落了他的帽子,扯下了他的军刀。随后他一骨碌跳起身,哈哈大笑着,抡了抡军刀,———张宽额头、大嘴巴的麻脸。

“瞧,这是他的军刀……我也要把彼得皇上跟这个一样扯下来!……把他带到克里姆林宫费多尔·列昂季耶维奇那儿去……”

射击军士兵们把沃尔科夫拉起来,带他走下小丘,傍着基塔城的城墙,经过那发霉的涅格林纳雅沿岸张开着枝杈、筑满了乌鸦窠的盘曲的老柳树,经过那些绞架和装在竹竿上的轮子。格拉德基走在后面,冲出一股熏人的酒气。他们打库塔菲亚钟楼旁边走进了克里姆林宫。篝火在大门里燃着。好几百个射击军,有的靠住宫墙坐着,有的在草地上躺着,有的在四处走动。他们把沃尔科夫拉过一条黑糊糊的走廊,推进一间点着长明灯的低矮的屋子。格拉德基到殿里去了。一个满脸皱纹的、温顺的哨兵站在门口。他倚在一把长柄斧上,悄悄儿说:

“你别生气,你瞧,我们自个儿也都没有办法嘛……要是上边下了命令,我们就打……这是饥饿的年头哪,贵族老爷……我家里有十四口人……我们本来还做点儿买卖,可是眼下,就靠他们给的那一点儿过日子……你别以为我们是反对彼得皇上的……谁要来统治我们,谁就可以来统治,——眼下就是这个样儿嘛……”

索菲娅进来了,如同少女似的头上什么也没戴,穿着一件用黑貂皮镶边的、黑丝绒的宽袖外衣。她绷着脸往桌子边坐下了。跟在她后面的是长相漂亮的沙克洛维特,他笑眯眯的,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他穿着一件荨麻色的射击军长襟衣。他挨在她旁边坐下了。尼基塔·格拉德基,这个忠实的奴才,有点儿傻头傻脑地,斜倚在门上。沙克洛维特在翻弄着从沃尔科夫口袋里抄出来的那封彼得的信。

“公主殿下已经看过这封信了，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你为什么这样半夜三更，急急忙忙地把它送来啊？”

“是个间谍，”索菲娅咬紧牙关说。

“我们很高兴跟你谈谈，皇上的侍臣……彼得皇上圣躬康泰吗？太后福躬康泰吗？他们是不是打算跟我们一直生气下去？（沃尔科夫不吱声）你还是回答一下的好，要不，我们要强迫你回答了……”

“我们要强迫你回答，”索菲娅轻轻地重复了一遍，用一种阴沉的、农民似的眼色瞅着他。

“游戏兵团的兵士是不是供应得很好了？他们还缺不缺什么东西？……种种情况公主殿下都想知道呢，”沙克洛维特盘问着。“为什么你们在路上放了步哨？闹着玩儿，还是害怕什么人？给你们这样一弄，到莫斯科来，不久就要没有车马通行的大路了……你们还拦截粮车，——这种做法难道是对的吗？……”

沃尔科夫遵照指示，耷拉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不说话是很可怕的。可是沙克洛维特盘问得越是急躁，索菲娅的脸绷得越是吓人，他的嘴唇也就闭得越是执拗。他这样调皮是要后悔的。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过着懒散的生活，他已经积聚了很多的力量。而他的心也变得热乎起来了：拷打我吧，来啊，拷打我吧！我什么也不会说……假定这会儿沙克洛维特拿着小刀扑过来，要一条条割下他背上的皮肉，他也会目中无人地、愉快地瞪住他的眼睛的。于是他仰起脑袋，就这么目中无人地、愉快地直瞪着他们。索菲娅的脸刷地白了，鼻孔煽动着。沙克洛维特猛一下子跳起来，疯狂地直跺脚：

“你是要在拷问台上回答吗？”

“我没什么可以回答你们的，”沃尔科夫说（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挪一挪脚，耸一耸肩。“你们自己去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吧，你们的射击军，护送你们去大概是足够的……”

沙克洛维特用足劲道往他的心口上打了一拳。沃尔科夫喘了口气，直往后退，看见索菲娅从桌边站起来，她那怒气冲天的、胖乎乎的脸兀自在哆嗦。

“砍掉他的脑袋，”她暗哑地说。尼基塔·格拉德基跟那个哨兵把沃尔科夫拖到院子里。“刽子手！”尼基塔喊道。沃尔科夫死气沉沉

地耷拉在他们的胳膊上。他们把手一松，他就脸朝地扑下去了。有几个射击军走过来，打听他是谁，为什么要斩首。他们笑着，在黑黝黝的广场上一个个喊过去，要找一个自愿担任刽子手的人。格拉德基自己好像要动手拔刀出鞘，但是有人跟他说："这才丢人呢，尼基塔·伊万内奇，为这点小事来血污你的军刀。"他一面咒骂，一面跑回殿堂去了。这时那个年老的哨兵朝着直僵僵的沃尔科夫弯下腰去，碰碰他的肩膀：

"快走，祝你幸运。别走大门；沿着墙根跑，找个地方翻墙出去……"

卢布扬卡广场上的篝火已经熄灭了（只有哨房旁边的一堆还在冒烟），不管奥夫谢怎么样怒吼，谁也不肯去搬木柴。黑地里，很多射击军都溜回家去了。也有的已经睡熟了。有五个人挨着围墙站在几株亭亭如盖的菩提树荫底下，正在悄悄地谈话……

"格拉德基说：在梁赞一家客栈里，鲍里斯·戈利岑藏着六十条铮铮作响的银链子……他说咱们可以拿来均分，把它们卖了……"

"格拉德基只想抢人家东西，可是跟他去了，他捞到的就少了。"

"他们都靠不住：他们抢了东西，倒霉的却是咱们。"

"那个侍臣说得对：咱们不久也许倒该害怕彼得皇上了……"

"害怕吗，时间也不会太久了……"

"倒是咱们的这位长公主啊，——有些人，她会赏给他们金钱；另一些人，却不能不白天黑夜地值岗，弄得家里什么事都荒废了……"

"我吗，嗨—嗨，我倒真想头也不回地赶去参加游戏兵团呢……"

"你们瞧吧，弟兄们，他到底会出人头地的……"

"这很清楚……"

"咱们等在这儿，没有一点好处……咱们只会得到一根套到脖子上来的绞索……"

他们都不吱声了，往四下里望了望。从克里姆林宫那个方向，有人拍马疾驰而来。"又是那个格拉德基……什么事情使得那个魔鬼赶的这样飞快？……"格拉德基醉醺醺地把马赶进了篝火，跳下鞍，

喝道：

“射击军干吗还没集合？干吗没有把他们派到大门口去？克里姆林宫里，个个人都准备好了，倒是你们这儿，连篝火也没有燃起来！睡觉！一批魔鬼！奥夫谢在哪儿？派他到射击军区去！等我们把救主堂钟楼上的钟一打响，大家就准备战斗！……”

格拉德基一面咒骂，一面撒开两腿跑到哨房里去。于是站在菩提树底下的那几个人便交谈起来：

“警钟……”

“今天夜里……”

“他们集合不起来的……”

“不……”

“可怎么办呢，弟兄们，如果……呢？”（他们的头聚得更拢了，大家压低了嗓子。）

“那边会感谢我们呢……”

“当然啰……”

“总是奖金啊什么的……”

“弟兄们，这儿糟透了……”

“我们知道……弟兄们，哪一个愿意去？应当有两个……”

“好，哪一个？”

“德米特里·梅尔诺夫，你去不去？”

“去。”

“雅科夫·拉德金，你去不去？”

“我吗？好，我去……”

“要想尽办法见到他本人……你往地下一跪，把情况解释一下……你说：‘企图杀害您的阴谋已经策划好了，万岁爷……我们是您的忠实的奴仆，因为我们都吻过十字架了……’”

“你用不着教我们，我们全知道……”

“我们会说的……”

“去吧，弟兄们！……”

十五

要靠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和谢苗诺沃两个营去打仗，那是不能设想的。三万射击军，克里姆林宫的禁卫，外国步兵，戈登将军的团队：他们会把游戏兵团像苍蝇一样消灭干净呢。鲍里斯·戈利岑坚决主张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安安静静地等到春天。要不了多久，又是秋天的泥泞，又是霜冻，你即便用棍棒也没法儿叫那些射击军离开暖炕，出来打仗。到了春天，不妨看情况再说……对于他们，情况不可能再坏，可是对于索菲娅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情况也许会更糟：冬季里，领主们终究会吵得不可开交，会开始投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来；射击军会领不到薪饷，——国库空虚了。老百姓饿着肚子，商业区居民和手艺人遭到破产，商人们怨声载道。可是万一索菲娅竟然敲起警钟，发动军队，那就得带着游戏兵团的兵士赶到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去，躲在那难以攻破的围墙里面，——经过考验，那地方可以坚守一年，或者还要久些……

依照鲍里斯·戈利岑的意见，从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秘密地送给圣三一修道院院长维肯季一些礼物。鲍里斯·戈利岑亲自去了那边两次，跟修道院长谈了话，请求保护。佐默尔将军每天阅兵，每天检查，——因为轰射大炮，宫中的玻璃窗几乎全部给震坏了。可是当彼得提到莫斯科的时候，佐默尔只是阴郁地往唇髭里哼了一哼："哦，我们可以自卫……"勒福尔特有时候还来，可是不怎么频繁了。他清醒，殷勤，带着怯生生的微笑，这副神气叫彼得比对什么都更惊讶……他甚至连勒福尔特也不再信任了。他常常在半夜里叫醒阿列克萨什卡，两个人胡乱把长襟衣一披，跑出去检查岗哨。彼得冒着夜间的潮气，站在雅乌扎河边，久久地朝莫斯科那个方向眺望，——一片漆黑，没有一星灯火，一种不祥的沉寂。

忽然冷得一阵哆嗦，他闷闷不乐地招呼阿列克萨什卡，慢慢地走回去睡觉。

自从他回来以后，只有头几夜他跟妻子睡在一起。之后，他就吩咐把他的床搁在宫殿的一间边厢里，那间屋子很矮，只有一扇窗，像

是一个小储藏室，——皇上睡在一张木炕上，阿列克萨什卡铺了条毡毯睡在地板上。叶夫多基娅当初等她心爱的人回来，哭得眼睛都肿了，——她已经怀着四个月的身孕，现在丈夫好容易总算盼来了，而她却又在流泪了。她本来想要跑到路上去迎他，可是那些老婆子不让她出去。后来她挣脱了，冲到门厅里她丈夫那儿。他进来了，又长又瘦，而且有种陌生人的样子，于是她把自己的脸、胳臂、胸脯和身体偎依过去……她心爱的人用那粗糙的嘴唇来吻她——他浑身发出一股松焦油和烟草的味儿。用手掌很快地摸了下她那开始大起来的肚子，他只是问了句："嗯，嗯，像这样一件事情，你为什么没有写信来告诉我？……"有一阵，他的脸变得柔和了一些。随后他带着妻子到他母亲那儿去请安。他断断续续、含含糊糊地说着，搐动着一个肩头，还往浑身上下搔着。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后来说了："我亲爱的彼坚卡，打早晨起澡房里就已经生了火了……"他异样地瞅着他母亲："妈妈，我不是因为身上脏了才发痒啊。"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心里明白，眼泪便从她的腮帮上滚下来了。

只有三夜，叶夫多基娅总算把他骗进了寝宫，——她是怎么样眷恋他，热爱他，渴望着跟他撒一回娇啊！可是她觉得羞答答的，甚至比他们新婚的那一夜更加张皇失措，竟不知道自己该向她心爱的人问些什么话。于是她睡在镶着珍珠的枕头上，如同傻瓜一般。他在睡梦中不时地哆嗦一下，搔爬一阵。她一动也不敢动。可等到他搬去睡在那个小储藏室里以后，她便羞愧得连别人的脸也不敢正视了。可是彼得却仿佛已经忘记了他的妻子。他一天到晚忙着，东奔西跑，还跟鲍里斯·戈利岑唧唧囔囔地谈话……就这样，八月来到了……莫斯科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充满着不安的情绪，小心戒备着。

十六

"明－赫尔茨，你写封信给罗马皇帝，向他借一支军队怎么样？"

"傻瓜！……"

"你指的是我吗？"阿列克萨什卡四肢着地，从毡毯上撑起身来，

爬到彼得那儿。他的眼睛跳动着。“我说的一点也不傻，明－赫尔茨。你得借这么一万步兵……也不用多……这件事你不妨跟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谈一下。”

阿列克萨什卡往枕头旁边蹲下去。彼得侧身躺着，蜷起了膝盖，用毛毯蒙着头。阿列克萨什卡咬了咬嘴唇：

“当然，我们没有钱花在这上面，明－赫尔茨……需要钱……我们可以骗……我们难道不可以骗皇帝吗？我亲自赶到维也纳去一趟好了。嘿，瞧我们怎么样向莫斯科进军，向射击军进军吧，我这话一点不假……”

“去你的！……”

“嗯，好吧……”阿列克萨什卡披着羊皮袄，又机灵地溜回去了。“我不是说要向瑞典人或是鞑靼人屈膝哀求……我明白眼下的情况。如果你不愿意，那就用不着那么做……这是您的事……”

彼得从毛毯底下含含糊糊地说，好像是从咬紧着的牙齿缝里迸出来似的：

“你这个主意出得太晚了……”

大家悄没声儿了。小屋子里热得很。一只耗子在炉子底下搔爬着。远远地传来一声：“口令！”雅乌扎河边的哨兵喊道。阿列克萨什卡开始呼吸得平稳了……

这几夜彼得一直失眠。头一埋到枕头里，他就会听到一阵无声的叫喊：“失火啦！失火啦！”而他的心就会像羊尾巴一样抖动起来……睡意就溜走了。他平静下来，可是仔细一听，就会听到板墙后面好像有人在宫中远处哭着……这几夜，他想得很多……他回顾了一下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度过的年月，虽然受到迫害，退居冷宫，可是日子还过得很逍遥，很愉快，很热闹，糊里糊涂，无思无虑……到临了，他对谁都成了一个陌生人……一只小狼，一个士兵的游伴……他跳舞，他玩耍，可是现在，刺客的刀子已经搁在他心坎边了……

睡意又飞走了。彼得在毛毯底下蜷缩得更紧了。

……姐姐，他的那个姐姐，又无耻，又残忍！……宽宽的屁股，胖胖的颈脖……（他记起了她怎么样在大教堂里的华盖底下站着）涂着胭脂的乡巴佬的脸，——屠夫的老婆！她居然下命令把手榴弹放在

他走过的路上……她居然还派来了揣着刀子的人……昨天，厨房里发现一小桶克瓦斯，——幸亏他们先叫狗尝了一尝，那狗一喝就死了……

彼得试着把这些念头赶走……可是怒火在他太阳穴的血管里爆炸……要他的命！可是野兽也好，人也好，都不会像彼得这样贪婪地爱活呢……

"阿列克萨什卡……小鬼，睡熟了吗？给我拿一点克瓦斯来……"

阿列克萨什卡睡得呆愣愣的，从羊皮袄底下跳起来。他一面在身上搔着，一面用勺子舀来了一点克瓦斯，自己先尝了一尝，然后递给彼得。他打了个哈欠。他们谈了一会儿。"口令！"从远处传来一声凄凉的、不眠的叫喊……

"我们睡吧，明－赫尔茨……"

彼得把两条光着的瘦腿从木炕上挪下来……这会儿可不是什么错觉了，——沉重的脚步声慌慌张张地从走廊里一路响过来……谈话声，叫喊声……阿列克萨什卡只穿一身衬衣裤，站在门口，两只手各拿一支手枪……

"明－赫尔茨，他们跑到这儿来啦……"

彼得朝门口瞅着。他们跑过来了……他们在门口停住……有个发抖的嗓音在说：

"陛下，醒醒吧，不好了！……"

"明－赫尔茨，这是阿廖什卡。"

阿列克萨什卡拔开门闩，尼基塔·佐托夫气急败坏地走了进来，他赤着脚，眼睛翻白；后面跟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营的几个兵士。阿列克谢·布罗夫金和那蓄着唇髭的布赫沃斯托夫拖进来两个如同没有骨头的皮囊似的射击军。他们的头发和胡子都很蓬乱，嘴巴耷拉着，眼神迷迷惘惘的。

佐托夫给吓得嗓子都失了音，这会儿丝丝地说道：

"斯特列米亚尼团的梅尔诺夫和拉德金，他们是从莫斯科一路跑来的……"

那两名射击军就在门口跪下了，胡子碰到了毡毯，尽可能引起人恐惧地尖叫着：

“哎呀呀，哎呀呀，万岁爷，这下您要完事了！哎呀呀，哎呀呀！……他们阴谋对付你，亲爱的万岁爷；他们正在纠集一支大军，正在磨砺他们的钢刀。救主堂钟楼上就要打警钟，老百姓就要从四面八方跑过来了！……”

彼得浑身打抖，摇了摇他那粘在一起的鬈发，左脚痉挛地扭动着，用一种比那两个射击军更加可怕的嗓音叫了一声，把尼基塔往旁边一推，就那样只穿一身衬衣，往走廊里飞奔出去。到处都有惊慌的老婆子从门里探出头来。

给吓坏了的仆役们麕集在皇宫的后门那儿。他们看见一个人冲出去，又白又高，双手伸在前面，如同瞎子似的……“天哪，是皇上嘛！”有人给吓得跌倒在地下了。彼得从他们中间挤过去，从一个守卫军官手里夺过缰绳和鞭子，跳上马鞍，两只脚没踏进鞍镫，便抽着坐骑，疾驰而去，在树林后面不见了。

阿列克萨什卡倒很镇定：他居然还能把长襟衣和靴子穿好，向阿廖什卡嚷道：“把皇上的衣服拿了，赶快赶上来！”便跨上另一个军官的马，跟在彼得后面驰走了。他既没有缰绳，又没有脚镫，飞也似的赶着，只到了皇家猎鹰林场里就把彼得追上了。

“停一停，停一停，明－赫尔茨！”

星星带着秋天的皎洁，透过高高的树梢在丛林里闪烁。他们可以听到飒飒的响声。彼得向四下里扫了一眼，打了个寒噤，便用脚跟踢了下坐骑，让它继续驰骤。阿列克萨什卡抓着缰绳，怒悻悻地、轻悄悄地重复着：

“等一下，你连裤子也没穿，打算赶到哪儿去啊，明－赫尔茨？……”

什么东西在蕨丛里大声呼的响了一下，——一只黑松鸡扑扑翅膀飞起来，像黑影一样当着星空掠过去。彼得只是用双手按住了袒裸着的心口。阿列克谢·布罗夫金和布赫沃斯托夫拿着衣服赶来了。他们三个人好歹给彼得穿戴好了。随后又飞驰来了二十来个军官和侍臣。他们小心翼翼地好不容易走出了林场。一片淡淡的反光在莫

斯科上空忽隐忽现，他们仿佛听到警钟声。彼得咬紧牙关说道：

"上圣三一修道院去！……"

他们顺着乡间的土道和荒漠的原野飞快地驰到了去圣三一修道院的大路上。彼得把缰绳放松，纵马疾驰，一顶三角帽直拉在眼睛上。他不时狠狠地抽打着牲口的颈脖。二十三个人在他前面和后面飞驰着。马蹄踩着干燥的道路，发出很大的响声。小丘、陡坡、白杨树丛、白桦树丛，飞闪过去了。东方，天空显出绿莹莹的颜色。马喷着鼻息；风在耳朵里呼啸。在一处地方，有一个黑影猛一下子打路上闪过去(他们也看不清到底是一头野兽，还是一个在夜里牧马的庄稼人。)，往草里一钻，吓得魂灵也没有了。

他们非得赶在索菲娅之前到达圣三一修道院不可。天破晓了，黄澄澄、空蒙蒙的。有几匹马倒下了。在最靠近的一个驿站那儿，他们重新鞴上鞍子，可是没有喘一口气，又向前飞驰了。当要塞望楼的尖屋顶在远处矗现，焰腾腾的朝霞照亮了一些圆屋顶的时候，彼得勒住马，回过头来，龇出了牙齿……他们迈着常步走进了修道院的大门。皇上被他们从马鞍上扶下来，他已经羞惭和疲乏得半死，给带进了修道院长的净室。

十七

莫斯科也好，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也好，大家都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索菲娅没法儿把射击军发动起来，救主堂钟楼上的警钟也没有敲响，莫斯科漫不经心地睡了那一整夜。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却已经给放弃了……所有的人——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和她怀孕的媳妇，御前大臣，侍臣，家丁和仆役，两个游戏兵团连同大炮、臼炮与弹药——都到圣三一修道院去了。

第二天，索菲娅在宫内教堂里做祈祷，沙克洛维特从领主们的人丛里推推搡搡地挤过来。他脸色很可怕。索菲娅惊讶地扬了扬眉毛。带着一脸苦笑，他朝她弯下身去：

"彼得皇上已经从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给赶出来了。他只穿一套衬衣裤，鬼知道出走到哪儿去了……"

索非娅撅起嘴唇，愁眉不展地说：

"听他的便吧；一怒之下逃跑了……"

好像一点儿重大的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可是就在那一天，大家都知道拉夫连季·苏哈列夫的一团射击军投到圣三一修道院去了，不过谁也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或是什么人招引他们去的：很可能是鲍里斯·戈利岑，拉夫连季的多年的酒友。谣言在莫斯科沸沸扬扬地传开了。一到夜里，大门咕咕嘎嘎地响着；这儿那儿，一辆辆领主的马车从大门里赶出来，在木块铺砌的街道上辚辚地滚着，飞也似的往雅罗斯拉夫大路上驰去了……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夜里跟梅德韦杰夫待在一起，试图用魔法来预卜自己的命运。白天，他在宫里梦悠悠地荡来荡去，对任何建议都表示同意。沙克洛维特从这个团赶到那个团。索非娅隐藏了暴怒，等待着……

忽然，伊万·齐克列尔带着他的五百人长、百人长和一部分射击军投到圣三一修道院去了。正是这个人，他在七年以前曾经把太后的哥哥伊万·基里洛维奇从教堂的祭坛底下一个秘密地方拖出来。他得到了索非娅的信任。不用说，他向彼得恳求饶恕的时候，自然把索非娅的种种阴谋统统揭发出来了。

知道了齐克列尔的事，索非娅简直张皇失措了。如果连那样忠诚的走狗也会叛离，她往后还能信任什么人呢？而圣三一修道院方面，开始往所有十九个射击军团派出急使，带着诏书（是鲍里斯·戈利岑的手笔，下面歪歪斜斜地签着一个墨水飞溅的名字："Птр"），命令团长和其他军官为了国家大事火速前往彼得皇上那儿……

那些急使在城门口就挨了一顿打，诏书也被没收，可是有几个还是溜进了团队，把敕令宣读了。于是索非娅下令出了一个告示："凡胆敢投奔圣三一修道院者，一律处斩！"看了这个告示，团长们说："好吧，那我们就不去好啦。"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出过一个主意，叫派些可靠的人到那投奔彼得的射击军的妻子那儿去威胁，要她们写信给丈夫，催促他们回来。这件事做是做了，可是效果极小。

他们又派约阿基姆总主教到圣三一修道院去劝和。总主教心甘情愿地去了，可是他就此待在那儿，连信也没写一封给索非娅。彼得

又有新的诏书颁给团队、商团和民军,郊区和城区……“着即前来圣三一修道院报到,违者一律处以死刑。”这样一来,你去了,头也不保;你留在这边,头也一样不保。团长涅恰耶夫、斯皮里多诺夫、诺尔马茨基、杜罗夫、谢尔盖耶夫,五百名军官,一大批射击军,以及商人和市郊居民的代表们,怀着极大的恐惧,动身到圣三一修道院去了。彼得皇上穿着俄罗斯服装,站在台阶上(跟他一起,还有鲍里斯·戈利岑,以及太后和总主教。),赐给报到的人一杯伏特加。他们流着眼泪,恳求他结束这种混乱。就在那一天,苏哈列夫团喊出了:“让咱们到莫斯科去抓住那批坏蛋!……”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扬言他病了。沙克洛维特现在不敢露面,一直躲在皇宫的密室里。格拉德基和他的同伙暗藏在梅德韦杰夫修道院宿舍里。克里姆林宫所有的大门统统关起来了,大炮也推到了城墙上。索菲娅坐立不安,兀自在走空了人的殿堂里踱来踱去,——脚步很沉,双手紧紧地叉起来搁在胸部底下。公开的战斗、叛乱、屠杀,也要比宫里这种死一般的沉寂好些。如同梦境从记忆中消失一样,权力和生命正在从她身上消失。

可是在城里,一切都仿佛很平静。广场和市集上照例还是那么闹嚷嚷的。夜里,可以听到守夜人的击柝声和公鸡的啼叫声。谁也不愿意作战。个个人都好像已经忘记那独个儿困守在克里姆林宫墙里的索菲娅了。

后来她终于下了决心,在八月二十九日,只带着一个宫女韦尔卡和很少几个卫士,乘着一辆马车亲自赶到圣三一修道院去了。

十八

白天黑夜,雅罗斯拉夫大道上都笼罩着尘沙。步行的人和乘马的人从莫斯科涌出来,马车飞也似的疾驰着。圣三一修道院的围墙前面,村子和田野里挤满了运货车,篝火冒着烟,为了争地方、争粮食、争秣料常常引起吵闹和争执。修道院也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突然地到来,因此它的谷仓一下子就给搬空了,干草堆也一下子给分光了。但是射击军和民军不能不让吃饱啊。于是一个个小队被派到邻

近村子里去找东西,可是在那儿,一下子连一只小鸡也不剩了。圣三一修道院里,人还是很挤,还是很饿。许多名门领主都住在帐篷里,有的住在庭院里,有的干脆就住在街上。他们等着皇上出来,给太阳晒着,坐在台阶上,而且就在那儿吃一点干粮。拿莫斯科的清清静静的府邸(连一只陌生的鸟也飞不进去)来换取这种拥挤和杂沓,可不是容易的事。可是人人都明白:伟大的事件正在发生,国家的权力正在易手。可是会不会变得好些呢?看来总不会比现在更坏,现在整个莫斯科、整个民族、整个俄罗斯都是遍体溃疡,浑身褴褛,一副化子相了。到了傍晚,人们坐在篝火周围,躺在大车底下,自由自在地尽情谈论。修道院四周的田野里,洋溢着营营的人声,弥漫着红红的火光。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了一批会使魔法的人,眼睛神秘地眨巴着,摇着放在帽子里的豆子,准备为人家算命。他们会蹲下身子,将一块小小的手巾摊在地上,把豆子倒成三堆,用手指往上面一摸,轻轻悄悄、温温顺顺地预言道:

"你要什么,你会得到什么;你想什么,你用不着迟疑。你得谨防一个不穿树皮靴、不穿羊皮袄、脸色白净的人。不要走过第三家屋子,不要在三颗星星底下撒尿。你所期待的一定会到来,或许很快,或许慢些,阿门。用不着感谢我,就把你藏在腮帮里面的钱给我吧……"

这些使魔法的人摸黑在大车中间爬着,散布出离奇的谣言:

"长公主的脊梁筋在发软了,"他们悄悄地说着。"瓦西里·戈利岑公爵活不到第一场大雪……那些离开他们的人是聪明的……彼得皇上还很嫩,可是太后和总主教会替他考虑,他们是整个事业的皇冠……他们要管大事……这个大事就是:领主们往后不准乘马车,每个人只许保留一幢房子,作为居住之用。而商人们和市郊居民选出来的代表们可以闯进宫里,很有把握地说:'不妨这样做,'或是'那样做不行'……他们要把所有的外国人赶出俄罗斯,让他们的房子听任大家去抢劫。农民和奴隶将会得到自由,——他们爱在哪儿住就可以在哪儿住,没有奴役,也没有捐税……"

预言者和魔法师这样说,而那些听他们说的人也这样想。修道院的上空不断地回荡着节日的钟声。大教堂和教堂都开着门,点着

蜡烛，日日夜夜可以听到修道院的肃穆的歌声。

天蒙蒙亮，沙皇彼得——右手是太后，左手是总主教——从台阶上走下来，去做祈祷。随后在民众面前露脸，太后亲手拿一杯伏特加赐给新来的人们；总主教因为祈祷和斋戒，人是憔悴了，可是精神很振奋，他说：

"你们离开盗贼，敬畏皇上，上帝是喜欢你们这样做的。"说完，他的一双眼睛朝着彼得闪闪发光。沙皇穿着俄罗斯的服装，干干净净的手里拿着一条丝手绢；他很温顺，头耷拉着，脸蛋瘦瘦的。近三星期来，他没抽过一斗烟，也没喝过一滴酒。只要是他母亲、或是总主教、或是鲍里斯·戈利岑关照他做的事，他都照着去做，而他也从来没有走出过修道院的围墙。祈祷过后，他就坐在修道院长的净室里那些圣像下面，让领主们亲他的手。他说话再也不是那么急促，瞪人再也不是那么睁圆了眼睛，却是庄重地、轻声地回答别人的话，而且也不是随他自己的心意，而是遵从长辈们的劝告。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一再告诉那些御前大臣：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感谢上帝，——皇上已经明白过来，他已经变得那么认真，那么规矩了……"

外国人当中，只许一个勒福尔特进来觐见，而且不是在一般出朝或是进餐的时候；他总是在傍晚走进皇上的净室，免得让总主教看见。彼得会一声不响地用双手捧住勒福尔特的腮帮，亲他，轻松地舒一口气，就挨在他身边坐下了。勒福尔特用不太连贯的俄国话嘟嘟囔囔地谈着，一会儿讲这，一会儿讲那，逗他发笑，给他鼓励，而在笑谈中间又穿插了一些极有道理的想法。

他明白彼得因为自己只穿一身衬衣裤逃跑，心里羞愧得很痛苦，便从《布罗尼乌斯的历史》中援引了一些用巧计逃命的国王和著名统帅的例子……"有一个法兰西公爵被迫穿上女装，跟一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可是第二天他却夺得了七座城市……有一个名叫涅克塔里的统帅眼看着敌人快要胜利了，便用他的秃脑瓜去吓唬敌人，弄得他们仓皇逃走，可是后来他并没有躲避羞辱，却用兽角把那秃脑瓜装饰起来，不过这也一点没有减损他的威望，布罗尼乌斯这样说……"勒福尔特笑着，紧紧地握住了彼得那双沾着一滴滴蜡烛油的手。

彼得没有经验，性情急躁。勒福尔特一再对他说，跟索菲娅斗，最需要的是慎重：千万不要发动战争，如今人人都厌倦战争，而要在修道院的祝福的钟声中，许给从莫斯科涌来的人民以和平与幸福。索菲娅自己会像腐朽的柱子一样倒下的。勒福尔特轻轻地说：

"走路要稳重，彼得，说话要柔顺，看人要温和，只要您的腿受得了，要去做祈祷，这样，人人都会敬爱您了。他们会说，这才是上帝给我们派来的主子，有了这样一个主子，我们就可以喘一口气了……至于叫啊打啊的事，那就让鲍里斯·戈利岑去干吧……"

彼得对他这位心腹朋友弗朗茨的通情达理，觉得很惊奇。"照法国人的说法，这就叫做政治手腕——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勒福尔特解释道。"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会去拜访一个卑贱的农民，如果他需要这个人；而如果有必要，他会毫不留情地砍下一个著名的公爵或是伯爵的脑袋。与其作战，不如施展政治手腕；他是一只狐狸，又是一头狮子；他把敌人摧毁，而使自己的国家富强了……"

听他说出这种话来可真是了不起：一个跳舞的能手，一个会胡闹的家伙，一个善于打诨的人，可在这儿却说出了俄罗斯人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事："你们这儿，个个人都只是为自己打算，谁也没有一点国家观念：有的人贪图实利，有的人追求名誉，还有的人只想装饱自己的肚子……恐怕只有在非洲，你才找得到这样野蛮的人。没有工业，没有军队，没有兵舰……大家只知道怎么样剥光别人的皮，而这张皮其实是精瘦精瘦的……"

他大胆地发表了这一大篇议论，也不怕彼得会替"第三罗马"进行辩护……好像他正在把一线光明带到彼得那粗犷的、渴望的、焦虑的心灵深处似的。谢尔盖圣像前面的油灯火苗已经舔到绿色玻璃那儿，窗外那些守夜人的脚步声已经沉寂下去了，可是勒福尔特还在逗彼得发笑，随后又说开了：

"你非常聪明，彼得……唉，我在这个世界上看的多了，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我要把我的宝剑和我的生命奉献给你……（他深情地瞅着彼得那双褐色的、突出的眼睛，这双眼睛是那么安详，仿佛这几天里他活了许多年似的。）你需要一些忠实而聪明的人，彼得……慢慢地等着，我们总会找到这样的新人，他们为了事业，为了你的一句

话，会赴汤蹈火，连抛开自己的父母也在所不惜……至于那些领主，就让他们为了地位、为了名誉去互相争吵吧。你没法儿往他们脖子上安一颗新的脑袋，反正任什么时候去砍掉他们的头都不会嫌晚的……等着，要更坚强些，你现在还是太软弱，跟领主是斗不过的……我们有的是娱乐、笑闹和漂亮的姑娘……趁热血还在沸腾的时候，玩它个痛快吧；钱是尽够的，你是皇上嘛……”

他那薄薄的嘴唇紧靠在旁边嗫嚅着，他那鬈曲的唇髭搔着彼得的腮帮，他那一会儿柔和、一会儿坚毅的眼睛流露出机智和放荡的神色……这个为他所喜爱的人看出了彼得的心思，把那些仿佛模糊的渴望似的萦回在彼得头脑里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了……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一再感到惊奇的是，彼得鲁沙怎么会变得这样的通情达理。看到他沉着的态度，她真是说不尽的欢喜：尊敬母亲和尊敬总主教，听取御前大臣们的话，跟妻子生活在一起，去澡房洗浴。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仿佛秋天的玫瑰，在修道院里开起花来了：她没人照管地生活了十五年，而现在那些名门领主却又在争先恐后地来向太后请安了；领主和朝臣们只等着她开一声口，就奔出去办她吩咐的差事。做祈祷的时候，她高踞在首席，总主教把十字架第一个献给她亲吻。在人群面前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跪下来，呆子、跛子和化子为她高声祝颂，还伸出手来想碰一碰她的衣裾。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嗓音变得又宁静又慎重，她的眼色也变得很威严。在她的净室里，领主们穿着皮礼服，坐在长凳或是柜子上，给热气蒸得动也不能动了：最亲信的吉洪·尼基季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彼得幼年时代的太师，嘴唇上挂着一抹恬静的微笑，眉毛把眼睛都给罩住了，弄得别人摸不透他到底是狡猾还是聪明；红头发、宽脸膛、非常严酷的伊万·鲍里索维奇·特罗耶库罗夫公爵；姻亲彼得·阿布拉莫维奇·洛普欣，紧紧地绷在他颧骨上的皮肤热辣辣地燃烧着，没有睫毛的眼皮红殷殷的，这个矮小干瘪的老头儿一心想抓权，已经有点不耐烦了；靠在暖炕上的米哈伊尔·阿列古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鹰钩鼻，一副茨冈人的模样，双手宁静地交叠着，正在那儿打盹……月半左右，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到来了，他也坐在太后的净室里，捻着唇髭，转动着玻璃似的、突出的眼珠子，唉声叹气，大肚

子忽忽地掀动着……

太后走进净室，便喊出每个人的名字，跟大家打招呼，随后往一张十分朴素的椅子里坐下了，手里抓着一块小小的圣饼。坐在她旁边的是她的哥哥列夫·基里洛维奇，他腮帮红润，身体肥胖，态度庄重；领主们便不慌不忙地跟他谈论起国事来：怎么样对付索非娅，对米洛斯拉夫斯基该怎么办，谁应当发配流放，谁应当送进修道院去，以及哪一个领主该指派去掌管哪一个政厅……

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难得上太后的净室，除非在十二分必要的时候；他为他堂兄的事觉得很羞愧，再加上他没有空闲的工夫：他一天到晚要写诏书，跟莫斯科谈判，策反团队，进行审问，张罗军队的给养。他不听任何人的意见：他比他堂兄瓦西里还要傲慢和自负。穿着一副轻巧的、镀金的铠甲，戴着一顶插着红羽毛的意大利头盔，富丽豪华，脸上红扑扑地带着酒意，捻着唇髭，他在一个个团队里巡逻，骑着一匹火烈性儿的牝马，鬃鬣和尾巴上都饰着金色的细缘。他从丝绒马鞍上弯下身子，亲了亲那些新来的团长们。于是两手叉腰，他会矫捷地朝射击军士兵们驰去，大家便像割下的青草一般，一齐跪倒了。

“好哇，青年好汉们！”他沙着嗓子嚷道，下巴颏上没长胡子的地方都涨红了。“上帝会宽恕你们，皇上是宽大为怀的。把牲口从货车上解下来，动手烧饭，你们的万岁爷还有一桶伏特加要犒赏你们呢……”

“是个兴致勃勃的人，这个鲍里斯，”射击军兵士一到辎重车上就告诉娘儿们。“可见这儿光景很兴旺。咱们来得才好呢……”

鲍里斯·戈利岑把样样事情都揽给他自己一个人掌管。领主们倒也乐得不去操心，坐在太后的净室里沉思默想到底来得清静一些。只有住在大主教的庭院中一个毡篷帐里的多尔戈鲁基兄弟俩，雅科夫和格里戈里，对鲍里斯却颇为愤懑：“在瓦西里那边我们已经熬了七年，可这边一个鲍里斯又要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了！……去了个杜鹃，可又来了个大鹰……”总主教也不喜欢他，因为他跟彼得在库奎区纵酒，因为他念拉丁文，因为他喜爱外国东西。可是总主教也只是一声不响地等待着机会。

八月二十九日，一个射击军飞也似的疾驰到修道院的铁门前面。他帽子也没戴，长襟衣敞开着，满是尘灰的脸上只看见几点突出的眼白。他向大门的望楼扬起那绺稀疏而蓬乱的胡子，嗓音吓人地喊道：

“皇上的公事！”

人们打开嘎嘎作响的大门，把射击军从那匹给骑累了的马上扶下来。这是一个结实的汉子，可是看样子好像连路也已经走不动了，为了皇上的公事赶得那么急，赶得那么累，大家只好小心翼翼地挽着他的胳膊，带他去见鲍里斯·戈利岑。那人一面走，一面摇着头。一看见鲍里斯在台阶上，他就扑在公爵的脚边：

“索菲娅已经到了离这儿十俄里的地方，也就是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了……”

十九

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的前哨把摄政王的马车给拦住了。索菲娅推开玻璃门，有几个射击军的脸她是认识的，便破口骂他们是叛徒，骂他们是出卖基督的犹大，还朝他们抡抡拳头。射击军慌了，就摘下头上的帽子；可是当马车又向前移动的时候，他们却用月牙斧的木柄挡住它的去路，还抓住那几匹牲口。这时索菲娅反倒吃惊了，她吩咐把马车赶到附近随便哪个人家去。

男人们和女人们从大门里探出头来，孩子们爬到屋顶上去张望，狗朝马车磨着牙齿。索菲娅往座位后面一靠，又羞愧又愤怒，弄得脸色发白，力气一点都没有了。韦尔卡往她脚边走拢去；畸形的侏儒伊格纳什卡，身长只有一阿尔申①，戴着一顶装有鹰铃的帽子，因为要在路上给她解闷而带来了，这会儿蹙皱了小脸，正在哭着。他们赶到一个富有的税务官家里。索菲娅吩咐那一家人统统回避，自己走进一间卧室去，韦尔卡马上把那里面的柜子、长凳和床铺全都铺上了御用的披帷，而且还点起长明灯，索菲娅这就躺下了。灾难的预感如同铁箍一般掐着她的脑袋。

① 旧俄长度单位，相当于〇·七一米。

不到两小时，就听见马蹄的嘚嘚声和军刀碰着脚镫的铮铮声。仿佛走进一家酒店似的也没通报一下，侍臣伊万·伊万诺维奇·布图尔林就闯进了卧室，他双手插在衣袋里，便帽扣在一只耳朵上：

“长公主在哪儿?”

韦尔卡叉开了手指向他扑过去，把他往后面推：

“出去，出去，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她正在睡觉呢……”

“啊，她正在睡觉吗，那就关照长公主一声，叫她别上修道院去……”

索菲娅一骨碌跳起来，直瞪瞪瞅着布图尔林，直到他把便帽摘下……

“我正要往修道院去……告诉我弟弟，我就要来了……”

“这是你的事情……可是皇上命令你等一等他的使者伊万·鲍里索维奇·特罗耶库罗夫公爵，他没来，你不得离开这儿……”

布图尔林走了。索菲娅重新睡下去。韦尔卡把一件皮大衣盖在她身上，免得她发抖。云母片窗子里的光芒暗淡下去了。她们听到牧羊人的鞭子在啪啪地抽着，母牛在哞哞地吼着，大门在嘎嘎地响着。然后一切又都沉寂了。伊格纳什卡的帽子上的小铃在凄凉地丁当作响，——那个小丑角没精打采地坐在一个柜子上，两条腿临空吊着。“连这个家伙也在准备埋葬我呢……”索菲娅暴怒得抽搐起来了……要是她的手伸出去够得到他的话，他一定已经从那柜子上滚下去了……可是她的手就像铅一样沉重地搁在那儿……

“韦尔卡，”她轻轻地唤道。“到了修道院里，可别忘了提醒我一下这个瓦尼卡·布图尔林啊……”

韦尔卡的冷冰冰的嘴唇碰了碰她的手。在那灰茫茫的暮霭里，她仿佛看见瓦尼卡赤裸着的脊背，被紧紧地绑着的发青的胳膊，刀锋闪烁着，他的肩胛骨胀了起来又垂落下去，从他脑袋里涌出一股鲜血的泡泡……这是为了教训教训你的粗野的举动！……索菲娅沉着地抽了一口气。

特罗耶库罗夫作为圣三一修道院的使者赶来了。两星期前，她曾经从克里姆林把他派到彼得那儿去；谈判一点没有结果，他回来了。索菲娅一怒之下，不许他亲她的手。他是不是生气了，还是胆怯

了呢？他这个领主不见得怎么样聪明；可怕的只是他的相貌。索菲娅把那双胖乎乎的腿从床上跨下来，整了整搭在丝绒鞋上的裙裾。

“韦尔卡，给我把那个小箱子拿来……”

韦尔卡把一个包着铜皮的小箱子往羽绒被子上一搁，拿一支蜡烛黏在一只角上。她打了好大一会儿的燧石；索菲娅的肩头又不耐烦地颤动起来了……后来火绒发出了臭味，她先用纸捻燃着，然后点亮了蜡烛。索菲娅就着烛光弯下身去，把披到腮帮上的头发掠到了后面。她重新读着害病的弟弟伊凡皇帝写给彼得的信，要求和解，别再流血，还恳请总主教发发慈悲，从旁协助，使彼得和索菲娅那冷酷的心能够软下来。

她一面读着，一面冷冷地笑了一笑。反正也无所谓，——她也受得了这种凌辱。只要能够把那小狼骗出圣三一修道院就成！……她想得那么出神，竟连有人骑着马驰进大门来也没听到。等到特罗耶库罗夫那深沉的嗓音在走廊里问起她的时候，她才从床上抓起一条黑围巾，往头上一兜，站起来迎接公爵。他侧着身子走进狭窄的房门，向她下拜，手指触着地板，随后直起身来；他有一张紫铜色的脸，头顶碰着天花板，一双眼睛给阴影遮着，只有他的大鼻子在烛光里闪烁……索菲娅问起皇上和太后的健康。特罗耶库罗夫瓮声瓮气地回答，谢天谢地，他们都很健康。他摸摸胡子，搔搔下巴，却还是不向索菲娅问好。她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心就冷了。她本来应当坐下了，别再贬损自己的身份，可是她还是站着。她说：

“我要在修道院宿夜，这儿没有吃的，又不舒服。”她一直在尽力从阴影里瞅着他的眼睛。她的自尊心在呻吟，因为她这个摄政王竟会害怕一个穿着三件皮袄的傻瓜，还出于一种久已忘却的女性的恐惧，她的脑袋净往肩膀里头缩下去。特罗耶库罗夫说道：

“长公主出门，既没有带卫士，又没有带军队，这是不妥当的……路上很不安全呢……”

“我倒用不着害怕：我的军队比你们的多……”

“可是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我之所以没有带卫士，是因为我不要流血，而要和平……”

“你所说的流血是指什么啊，长公主？流血是不会的……费季

卡·沙克洛维特和他的一伙也许还渴望着流血，那我们会对付他们的……”

“你来干什么？”索菲娅嗓音瘖哑地嚷道……（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上面吊着一颗朱红的御玺。）“你带来了圣旨吗？韦尔卡，把那位老爷手里的圣旨接过来。可我的诏书是这样：把牲口套上马车，我就要到修道院去宿夜……”

特罗耶库罗夫把韦尔卡的手推开了，慢慢地将圣旨展开，不慌不忙地、隆重地开始念道：

> 奉全俄罗斯专制君主、皇帝与大公之谕：着尔从速返回莫斯科，不得拖延，在彼听候圣裁，静待皇上发落……

“你这只走狗！”索菲娅从他手里夺过来那道圣旨，把它揉成一团，往地下一摞……那条黑围巾从她头上落下来了。“我要带领所有的团队再回来，要你的脑袋第一个落地！……”

特罗耶库罗夫哼了一声，弯下腰去，捡起那道圣旨，一点不管索菲娅的暴怒，严肃地把话说完了：

“如果你坚持要到修道院去，那么命令已经下来，要对你不客气了……就是这样！……”

索菲娅扬起双手，把指甲掐进了后脑瓜，猛一下子倒在床上。特罗耶库罗夫小心翼翼地把那道圣旨往长凳边上一搁，又搔了搔胡子，考虑着作为一个使者，他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要行礼呢，还是不要行礼？他朝索菲娅斜觑了一眼，——她俯仆在那儿，一双穿着丝绒鞋的脚伸出在裙子外面，如同死尸一般。他慢慢地戴上帽子，从房门里挤出去，没有行礼。

二十

> ……在这件重大事情上，没有再比因循延宕更为糟糕的了……

信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手里颤动着。他把蜡烛移近一点，仔细端详着那些仓促涂写的词句。他看了一遍又看一遍，尽力想领

会这些话的意义，想集中自己的心神。他的堂兄弟鲍里斯这样写道：“戈登上校带着布特尔斯基团来到圣三一修道院，恩准赐见，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流着眼泪，跟他拥抱和亲吻了好几次，而戈登也发誓为他服务，死而后已……跟他回来的还有外国军官、龙骑兵和骑兵……你们还剩下些什么人呢？一小部分射击军，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店铺，放弃买卖，离开那些公共澡堂……瓦西里公爵，这会儿还来得及，我可以搭救你。明天可就来不及了……明天，我们要把费季卡·沙克洛维特送到拷问台上去干掉啦……”

鲍里斯写的都是实情。从那天索菲娅被拒绝进入修道院起，简直一点没有办法制止士兵和文官从莫斯科逃跑。领主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忌惮地走了。那个廉洁而严肃的军人戈登跑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那儿，拿出彼得要他投到圣三一修道院去的诏书给他看……

“我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身上也是伤痕累累，”戈登拧紧眉头，皱起刮得很光洁的腮帮，瞅着他说。“我对《圣经》起誓，对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我一向是忠心耿耿的。现在，我要跑到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那里去了。”他把长剑的把手抓在戴着手套的手里，往地上杵了一下。“我不愿意让我的脑袋在断头台上飞掉……”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没有反驳，——反驳也没有用。戈登心里明白，在彼得与索菲娅的较量中，索菲娅已经输定了。而就在那一天，他扬着军旗，擂着军鼓，走了。这是最后的、也是最沉重的一个打击。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已经有好几天仿佛给封闭在噩梦当中：他眼看索菲娅作着徒劳无益的努力，可是既没法儿帮助她，又没法儿抛撇她。他害怕耻辱，可是又觉得耻辱正像坟墓一样越来越近，而且也避免不了。以皇位的保护者和总司令的权力，他尽可以带着至少二十个团到圣三一修道院去跟彼得谈判……然而怀疑又来袭击他：万一那些团队不肯服从，倒是嚷嚷起来：“土匪！造反者！”那可怎么办呢？……心里这样怀疑着，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且回避跟索菲娅单独见面，放出空气说他病了。有好几次，他秘密地派遣可靠的使者，怀着他用拉丁文写的信到圣三一修道院他堂弟鲍里斯那里去，请

求他不要对莫斯科发起军事行动，提出种种促使索菲娅与彼得和解的办法，还表彰自己在为沙皇效忠时的功勋与苦难。可是一切都是枉费心机。好像在梦里，仿佛有个看得见、然而看不清的人正在把他按下去；他的心灵虽然在呻吟，在惊惧，但他就是没有力气动一动四肢。

一只苍蝇飞进了已经燃掉一半的蜡烛的火焰里；它掉下来了，旋转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把两个臂肘搁在桌子上，用双手抱住头……

头天夜里，他曾吩咐他儿子阿列克谢和他妻子阿夫多季娅（早已没人过问，被大家忘记了）马上动身到莫斯科附近他那梅德韦德科沃的庄园上去。房子里空荡荡的。百叶窗和门庑都给钉起来了。可是他自个儿还在踌躇着。有过这么一天，仿佛命运就要转变了。索菲娅从圣三一修道院回来，连手也没洗，饭也没碰，就吩咐宣诏官和大嗓门的人去把射击军、商团、市郊居民和所有善良的公民召唤到克里姆林宫来。她带着伊凡皇帝走到殿外正廊上，——他连站也站不住，只好往一根柱子旁边蹲下去，凄凉地微笑着（一看就知道他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她自己肩膀上披着一条黑围巾，头发很蓬乱，就像刚从旅途回来的样子，开始向众人说道：

“对我们来说，和平与友爱比什么都宝贵……我们的信，圣三一修道院方面连看也没有看，我们的使者也被赶出来了……因此，我做好祈祷，就亲自出马，去跟弟弟彼得亲亲热热地谈一谈……他们却只准我走到沃兹德维任斯科耶……就在那儿，他们责骂我，羞辱我，竟管我叫做姑娘，倒像我不是皇帝家的女儿似的，——我真没想到，自己居然还会活着回来呢……在过去一昼夜里，我只吃了那么一丁点儿圣饼……周围的村子，因为列夫·纳雷什金和鲍里斯·戈利岑下了命令，统统给抢光了……他们把我的弟弟弄成了一个酒鬼……一天到晚，他醉醺醺地倒在一间小屋子里……他们还要进攻莫斯科，砍掉瓦西里公爵的脑袋。我们的日子是数得见的了……如果你们说，你们不需要我们，那我就会跟弟弟伊凡一起出走，去找一间净室躲起来……”

眼泪从她眼睛里落下来了……她再也说不下去，却把一个藏着

圣骨的十字架高高地举在头顶上。人们便瞅着那个十字架，瞅着长公主怎样号啕大哭，瞅着伊凡皇帝怎样眯缝起眼睛，耷拉着脑袋……他们摘下帽子，有很多人叹着气，擦着眼睛……当长公主问"你们要不要到圣三一修道院去，我能不能信赖你们"的时候，他们便答道："您能，您能……我们不会把您出卖的！……"

人群散开了。一想起长公主说的话，他们就皱起鼻子做苦脸。当然啰，让她受侮辱是不应该的，可是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粮食吗，在莫斯科已经很少了；辎重车队都转到圣三一修道院去了；城里盗贼横行，毫无秩序。市场上，大家也不再考虑做买卖的事。一切都停顿了，一片混乱。大家都觉得很厌倦。应该是结束这种情况的时候了。瓦西里·戈利岑也好，鲍里斯·戈利岑也好，任哪一个都成……

那一天，曾经有一万人挤进了克里姆林宫，挥动着一份份彼得的诏书，那上面指示他们捉拿捣乱分子和匪徒费季卡·沙克洛维特以及他的同伙，把他们戴上镣铐押解到修道院去。"把沙克洛维特交给我们！"他们嚷嚷着，攀到窗口上，爬到殿外正廊上，正像几年前一样。"把尼基塔·格拉德基、库兹马·切尔姆内、奥布罗西卡·彼得罗夫、西尔韦斯特尔·梅德韦杰夫神甫交给我们！"……警卫队把武器扔掉，溜跑了。宫里的仆役、婆子和侍女、丑角和侏儒都躲到楼梯底下和地窖里去了。

"出去，跟那些野兽说，我是不会交出费季卡·沙克洛维特的，"索菲娅气咻咻地说，抓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衣袖，把他往门口拉……他不记得自己到底是怎么走到殿门外去的；围拢来的群众，喷出一股股热烘烘的、充满仇恨、带着大蒜味的气息；他的眼睛被枪矛、宝剑和短刀那矗立的尖头耀花了……他吆喝着（也不记得吆喝了些什么），慢慢地退进了门廊……在那许多肩头的猛撞之下，宫门马上嘎嘎地摇晃起来……他看见索菲娅苍白的脸和瞪出的双眼……"我们救不了他啦。把他交出去吧！"他说。哗啦一响，门给推开了，人都涌了进来……索菲娅把脊背靠在他身上，她那压过来的身体越来越沉。他想把她扶住，可是一声低叫，她把他推开，一溜烟逃走了……他们两个人在多棱宫里站定，便听到费季卡·沙克洛维特一声骇人的尖叫……他在御澡房里被逮住了。

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却还在延宕，没有马上逃跑。他的旅行马车从头天夜里起就已经等在后门口，他的家务总管和几个老用人都在门厅里打盹。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坐在蜡烛前面，双手捧着头。有一只翅膀烧焦了的苍蝇，六脚朝天，躺在那儿。偌大一所房子，死一般的沉寂。黄道十二宫在天花板上朦朦胧胧地闪烁，希腊众神透过黑暗在瞅着公爵。只有一样东西是活着的，那便是折磨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悔恨。他不明白这种种事情怎么会发生的。到底是谁的不是？唉，索菲娅啊，索菲娅！……这会儿，他不再隐瞒他自己了。从他内心的深处，升起来一张令人苦恼和厌恶的脸，那是一个不施脂粉的女人，一个贪婪的情妇，专横、粗暴、可怕……那是一张和他的荣誉息息相关的脸！

他拿什么话来跟彼得说，拿什么话来回答自己的敌人呢？他曾经利用跟女人睡觉的手段取得了权力，曾经在克里米亚丢丑，曾经写过《论社会生活，或如何改革一切有关公共福利的事务……》，他把双手从后脑瓜上挪下来，抓成拳头，往桌上捶了一下……耻辱！耻辱！从最近得到的荣誉里，如今只剩下了耻辱！

从百叶窗缝里透进来一点朦朦胧胧的红光……会不会早已破晓了？还是在莫斯科上空升起了一轮血红的月亮？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站起来，朝头顶上绘着黄道十二宫的拱形厅堂那闪闪烁烁的一片昏暗扫了一眼……占星家、预言者、魔法师原来都欺骗了他……宽容，他是指望不到的……他慢慢地把帽子拉到了眼眉上，拿起两支手枪放在口袋里，仍然瞅着蜡烛在烛台上往下烧：烛芯倒在熔化了的蜡泪里，爆了几响，熄灭了……

在黑糊糊的庭院里，人们拿着灯笼，仓皇地奔来奔去。透过那遥远的朝霞，天正在破晓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往旅行马车里一坐，把一个钥匙交给他的家务总管：

“去把他带来……”

手提箱装在马车里面，藤篮缚在马车后头。总管回来了，把那个铁索银铛的瓦西卡·西林推到前面。魔法师大声地叹着气，向东南西北四方和星星画着十字。仆役们把他塞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

脚边。

“走吧，上帝保佑一路顺风！”马车夫沉着地、郑重地说道。六匹倔强的白马走到木头铺砌的大路上，便放步急驰起来。它们顺着特维尔街跑上山坡。街上还没有什么行人。一个牧人吹着角笛，经过大门在尘灰当中磨磨蹭蹭地走着，一群吼着的母牛正从这些门里走出来。睡在教堂门庑下的乞丐一个个醒来了，冻得硬僵僵的，搔着，吵着。有的地方，有一个教堂执事打着哈欠，开了教堂的低矮的门。在一条巷子里，一个农民坐在一辆装着木炭的大车上，喊着：“买木炭啊……买木炭啊！”女人们往街上倾着脏水，倒着炉灰，个个都张大着嘴，望着疾驰过去的白马，望着在高高的马鞍上腾跳的、帽子上插着孔雀毛的先导马的骑手，望着伸开的大手里抓着十二根白绸缰绳的、面目狰狞的马车夫，望着两个执着出鞘的军刀站在马车后面踏脚板上的彪形大汉。桶子从女人们手里掉下来了，过往行人摘下了帽子，有的为了小心起见，还往地上跪下了……

就这样，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最后一次在莫斯科飞驰。明天会怎么样呢？流放？进修道院？拷问？他把脸掩在旅行羊皮袄的领子里。他好像在打盹，可是当瓦西卡·西林试着动一动的时候，他就用力踢了他一脚……

“啊呀！”瓦西卡吃了一惊。公爵的腮帮在那闭着的眼睛底下搐动着。他们驰出城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才轻轻地说：

“你算的命全是撒谎，欺诈，抢劫行为……你是一条恶狗，一只野种，一个骗子手！……用鞭子来抽掉你的皮，还嫌发落得太轻呢……”

“不要，不要，不要怀疑，好心的主人。样样东西，样样东西你都会到手的，哪怕是皇冠！……”

“住嘴，住嘴，你这个窃贼……坏蛋！”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往后面靠下去，发疯似的踢那个魔法师，直到他哎唷哎唷地哼叫起来……

离梅德韦德科沃一俄里，一个守望的农民一看见那辆马车，便扬了扬帽子；在一个桦树丛林的边缘，第二个农民又向峡谷对岸一个丘

陵上的第三个农民发出了信号。“他来了,来了!”……大约有五百个奴仆跪着迎接公爵,头一直伏到了草地上。他们把他扶下马车,吻他的羊皮袄的前襟……惶恐的脸色,好奇的眼神。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头伏得太低,大惊小怪、手忙脚乱得太厉害了……他望着那座木房子的六扇窗上的小小玻璃,这房子盖着个四边倾斜的荷兰式屋顶,带着个没有遮廊的台阶和两道半圆形的梯磴……宽阔的院子周围,净是些马厩、地窖、麻织作坊、暖房、禽舍、鸽棚……

“明天,”他想道,“书记官就会到这儿来,清点财产,贴上封条,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没收去……于是一切都完蛋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不慌不忙,威风凛凛地走进屋子去。在门廊里,他儿子阿列克谢奔出来迎接他;他是一个高个儿的青年,体态面貌跟他父亲像极了。他把哆哆嗦嗦的嘴唇贴在戈利岑的手上,——鼻子冷冰冰的。到了餐室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仿佛恼怒似的,勉强画了个十字,往一张威尼斯镜子对面的桌子旁边坐下了,从那镜子里反映出刨得很光的板壁,挂在窗子与窗子之间的墙毯,陈列着名贵瓷器的架子……这一切都要完蛋了!……他斟了一杯伏特加,折了一角黑面包,往盐碟里蘸了一蘸,可是忘了去喝,也忘了去吃了。他把臂肘搁在桌子上,沉下头。阿列克谢站在他旁边,屏住气,准备把那非告诉他不可的消息随口说出来……

“怎么样?”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凌厉地问。

“爸爸,他们早已来过这儿了……”

“从圣三一修道院?”

“二十五名龙骑兵,还有一个中尉,还有侍臣沃尔科夫……”

“你们怎么说?”

“我们说爸爸在莫斯科,他不想回到这儿来。那个侍臣就说:‘让公爵赶快到圣三一修道院去,如果他不愿意受辱的话!……’”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苦笑了一下。他喝干了伏特加,嚼着面包:两样东西都一点没有味道。他看见儿子简直一点也沉不住气,——只见他肩膀耷拉着,脚像奴隶一样往里弯,下面的地板在微微地摇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正想厉声呵斥他,可是一看见他那

种惊惶的脸色,倒替他难过起来了:

"膝头不要颤动,坐下来……"

"他们也命令我呐,爸爸,叫我跟你一起上圣三一修道院去……"

这一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脸刷地红了,他欠起身子,可是自尊心又把他制止住了。他沉下眼睛,又斟了一杯酒,切了一块放着大蒜的肉冻。他儿子连忙把香醋瓶推给他……

"做好准备,阿廖沙,"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说。"我要去休息一下,等天一黑,我们就出发……上帝是慈悲的……(他一面嚼,一面苦痛地寻思。忽然他额头上潮呼呼的,眼珠子骨碌碌地乱转着。)。还有一件事你得办一下,阿廖沙:我带来了一个人……你去看一看,要他们把他带到河边澡房里,将他关在那儿,而且要像保护眼珠子一样守着他……"

阿列克谢走了以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放下了颤巍巍地叉着一块肉冻的小刀,弯腰拱背地坐在那儿。他蹙皱着脸,眼睛底下的垂肉肿了起来,嘴唇松松地咧开了……

瓦西卡·西林坐在河边陡岸底下的澡房里。他一天到晚叫喊着,呼号着,要他们拿东西给他吃。可是只有周围的灌木丛在凄凉地瑟瑟作响,小鲫鱼在河里逃避梭子鱼,哗哗地拍溅着河水;一群准备播迁的白头翁在飞来飞去,翅膀在蔚蓝的天空中闪烁,魔法师从天窗里也看得见这片蓝天。鸟儿飞累了,便停在一株榛子树上,啾啾地叫着,嘘嘘地啸着,一点也不害怕人的叹息……

"我亲爱的波尔塔瓦啊!"魔法师自言自语地说。"魔鬼把我带到了倒霉的莫斯科!但愿你们被瘟神抓去,但愿你们大家四散分离,但愿你们所有的城市统统夷为瓦砾!……"

西沉的太阳照亮了狭长的窗子,落到林子里的树梢后面去了。瓦西卡·西林知道不会弄到吃的东西,便往冷冰冰的长凳上躺下去,用一支浴帚当做枕头。他打起盹来了,可是突然又跳起来,吃惊地翘起了胡子: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站在门口。他戴着一顶黑色的三角帽,旅行皮袄里面穿着一套外国式样的黑衣服;一柄宝剑如同尾巴似的突出来……

“现在你怎么说，预言家？”公爵用一种古怪的嗓音问。

瓦西卡·西林着慌了，他哆嗦着，颤抖着……他应当理解公爵对他那套预见未来的法术还保留着一点儿信仰……他理该紧紧地抓住公爵的手，号哭着道：“你要走到皇上那儿去殉难！去吧，一点也不要害怕！……四头野兽已经松开了它们的爪子……四只老鸦已经飞走……死神已经退却……这我是看见的，统统看见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由于恐惧和饥饿，瓦西卡还是胡诌了关于皇冠的那一套，随后号哭着哀求起来：

“看在基督的分上，放我回波尔塔瓦去吧！……我不会害人，我也不会去告密……”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一双狂暴的眼睛从门口瞪着他。突然他冲出去，从外面小小的走廊里搬来了一段木头，把门堵住，上了锁……瓦西卡听到他在澡房周围跑来跑去，心里明白他正在堆放干树柴……他便喊了一声：“不要这样啊！”……公爵答道：“你知道得太多了，该死的！”……一面吹着火绒，一面咳嗽。闻到一股焦味儿。瓦西卡抓起一只水桶，往门上砸着，可是那门却一动也不动。他把脑袋侧着从天窗里探出去，开始叫喊，——烟却把他呛住了……干树柴着了火，便啪啪地爆着，呼呼地吼着……木头缝里闪烁着火光。火苗活像一道轰轰作响的墙似的升起来。为了避开热气，瓦西卡爬到了长凳底下。屋顶弯曲了。墙壁融融地烧着……

在没有风的夜里，火焰在河面上空高高地翻腾，星星都黯然失色了。很久很久，在雅罗斯拉夫大道上疾驰着的六匹白马和一辆黑皮篷车那给染红了的影子，飞过田野，一会儿钻进潮湿峡谷的深处，一会儿爬上低矮的山岗，一路上穿越并折断白桦丛林的树干……

“哪儿在着火啊，爸爸？……会不会是我们家啊？”阿列克谢不止一次地问道。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没答腔，他在马车犄角里打起盹来了……

二十一

在宫内养牛场上的一个地窖里，木匠们在低矮的穹顶底下清出

一块空地来。在混乱时代[1],这个地窖曾经做过火药库,可是现在却做了修道院的粮食储藏室。木匠们在两个砖柱中间装上一根横梁,系上一个滑车和一根绞索,下面安一块木头,一端装着一个套环。这样就做成了一个拷问台。他们为记录口供的书记官放上一条长凳和一张桌子,又为那些大官放上一条铺着红布的长凳。随后他们又把那从地窖通到石头谷仓去的陡直的阶磴修缮好,在这间石头谷仓里,费季卡·沙克洛维特已经被囚禁了两天了。

审问是由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主持的。从莫斯科的刑事政厅里调来了一个刽子手名叫叶梅利扬·斯维热夫,这人是以抽第一鞭就能叫任何人招供而闻名的。在柱子旁边执行公开的鞭刑,他能够手下留情,可是发起狠来,抽十五鞭他就可以叫一个人的脊骨折断。

许多人被提审过了,有几个是自首而且招供的。库兹马·切尔姆内已经给抓了来。索菲娅的心腹、警察所长奥布罗西姆·彼得罗夫两次用军刀挡住月牙斧和枪矛的袭击,也终于中计被逮住了。可是尼基塔·格拉德基和梅德韦杰夫神甫却逃脱了,因此全国各地都奉到了通缉他们的诏书。

轮到费多尔·沙克洛维特了。上一天审问的时候,对于告密、旁供和鞫讯中提出来的一切控诉,他都激烈地予以答辩:“这是诬告。敌人们企图陷害我,可我根本没有犯什么罪……”今天他们为他准备了叶梅利扬·斯维热夫,但是他并不知道,因此他又打算把一切都赖掉,不承认自己曾经煽动叛变或是蓄意谋害皇上的生命……

起初,审问的时候彼得没有到场。到了晚上,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总是带着书记官去觐见,由书记官向他念出审问的案卷。可是后来切尔姆内和彼得罗夫以及那一伙人——奥格雷兹科夫、舍斯塔科夫、叶夫多基莫夫和切切特卡——都被擒获,而这批死敌受审问的时候,彼得才想亲自来听听他们的供词。于是地窖里搬进了一把椅子,他就坐在一边,在那发霉的穹顶底下。他把胳臂肘搁在膝盖上,用拳头撑着下巴颏,坐在那儿听着,自己从不问一句话。当拷问台第一次嘎嘎作响,奥布罗西姆·彼得罗夫那打着赤膊的、肩膀宽阔、

---

① 指俄国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长期战争变乱迭起的时期。

肌肉结实的身体给吊起来的时候(麻脸发灰,耳朵伸长,龇出的牙齿苦痛地研磨着。),彼得便退到砖柱后面的阴影里,直到拷打完毕一直纹丝儿不动地坐在那儿。那一整天,他脸色苍白,心事重重。可是次数一多,他也慢慢地习惯,不再躲到后面去了。

那天早晨,做了早祷,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就把彼得留住了,总主教向他祝贺,骚乱已经胜利地敉平了。事实上也是这样,——索菲娅虽然还在克里姆林宫,可是她已经毫无权力。留在莫斯科的那些团队,也派代表到彼得皇上这儿来,恳求宽恕和开恩;他们准备到阿斯特拉罕或是到边塞去,只要能够保全生命,保全他们的家属与事业。

彼得从教堂里踱出来。养牛场上挤满了射击军,他们向他嚷嚷着:"万岁爷,把费季卡交给我们,我们要亲自跟他谈谈!……"他连忙向他们摆摆手,耷拉着头,急匆匆经过他们,朝那倾圮的谷仓走去,顺着阶磴跌跌绊绊地走到了黑洞洞的地窖里。那儿有一股霉湿和耗子的味儿。穿过许多袋子、包裹和木桶,他推开一扇矮矮的门。书记官桌子上的蜡烛,把一抹黄澄澄的亮光投射在横梁上的蜘蛛网、泥地上的垃圾和拷问台那新砍下来的木头上。书记官和其他一些坐在长凳上的人——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列夫·基里洛维奇、斯特列什涅夫和罗莫达诺夫斯基都站起来,行了礼。等大家重新坐下以后,彼得看见了沙克洛维特跪在离他们一步路的地方,耷拉着头发鬈曲的脑袋,在宫里被捕时候穿的那件富丽的长襟衣胳肢窝底下已经给撕破,衬衫上溅着点点泥浆。费季卡慢慢地扬起憔悴的脸,遇到了沙皇的眼光。他的瞳孔逐渐扩大,漂亮的嘴唇拉长而且哆嗦着,仿佛在哭泣似的。他往前面伛过去,视线没有从彼得身上移开。鲍里斯·戈利岑也朝沙皇瞟了一眼,小心翼翼地笑着说道:

"吩咐我们继续进行吗,陛下?"

斯特列什涅夫咬紧牙关说道:

"你既然知道怎么样犯罪,你就应当知道怎么样招供:干吗还要浪费时间?皇上要了解一下真相嘛……"

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放大嗓门说道:

"他只有一个回答:'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或是做过这些

事……'可是根据调查，他这是做贼心虚……我们非得用刑拷打不可……"

仿佛给谁推了一下，沙克洛维特跪着往旁边一闪，活像一只耗子企图躲到一堆皮革或是一桶腌鱼后面去……随后他倒下了，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彼得大踏步朝他身边走去，看见自己脚边就是费季卡剃得光光的、有着一条深槽的颈脖。他把一只手插进长袖外衣的口袋，坐下了，用一种高亢的、年轻的嗓音，威风凛凛、鄙夷不屑地说道：

"让他把真相供出来！……"

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喊道：

"叶梅利扬！……"

从拷问台后面一根柱子那儿走出来一个高身量、窄肩膀的汉子，穿着一件鲜红的、长及膝盖的衬衫。沙克洛维特显然没料到他这么快就会走出来，于是就往脚跟上蹲下去，脑袋缩进了肩膀里，直瞪瞪望着叶梅利扬·斯维热夫那不动声色的马脸，——差不多没有什么额头，只有眉毛上面的一道横线，下颚很大。他走到费季卡跟前，一把将他抓起来，仿佛那是一个孩子似的，摇摇他，让他站直了。然后他仔细而熟练地揪住费季卡的衣袖，拉掉他的长襟衣，解开他的镶着珍珠的领子，又用指甲撕破他的白绸衬衫，把它剥下了，让他齐腰赤裸着……费季卡原想说得恳挚一点，可是说的时候嗓音却既喑哑又含糊：

"各位大人，我要把一切都说出来……"

坐在长凳上的领主们都摇着头，晃着胡子，抖着腮帮。叶梅利扬把费季卡的双手反绑在背后，用皮套索缚住他的腕关节，拉紧绳子的另一头。沙克洛维特吃惊地站在那儿。滑车嘎嘎地响了，他的双手在他背后举起来。肌肉拉紧了，肩膀发了肿，他身子往前弯。于是叶梅利扬往他腰里狠狠地揍了一拳，随后蹲下去，把他从地上拉起来。那两条胳膊从肩胛上给扭脱了骱，高高地矗起在头顶上，——费季卡闷闷地哼了一声，他的身体离开地面有一阿尔申，临空吊着，张大了嘴，瞪出了眼睛，凹进了肚子。叶梅利扬把绳子系好，从钉上拿下一根柄儿很短的鞭子……

由于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暗示，那书记官戴上铁边眼镜，把干瘦的鼻子凑近蜡烛，开始念道：

> 还有，审讯时，菲利普·萨波戈夫上尉供称："去年，哪一天已经记不起了，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到过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那时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陛下正巧不在那儿，长公主只待到中午就走了。随行的有费多尔·沙克洛维特和从各团调来的许多人，费多尔把这些人带来，是为了要谋害列夫·基里洛维奇和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那时候，费多尔曾经走到皇宫的门厅里，跟他，也就是菲利普·萨波戈夫说：'听着，宫里会传出来喊声……'而那会儿，太后正在责备长公主，宫中闹声很大……'你们一听到喊声，就得准备，把我们交给你们的人，一个个都打死。'……"

"我没有说过这些话，菲利普是毫无根据地胡诌，"沙克洛维特勉强说道。

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又暗示了一下，叶梅利扬退后几步，用眼睛估摸一下距离，将身子往后一挺，抡起鞭子，随后飞步向前，呼的一声把鞭子抽将下去。费季卡那又黄又软的身体一阵抽搐，随即叫了起来。叶梅利扬又抽了他一鞭（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急忙喝了一声："三。"）。他又打了第三下。沙克洛维特凄厉地尖叫着，嘴里喷着白沫：

"我喝醉了酒，我说的时候是喝醉了酒，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还有，"叫声一停，书记官又继续念下去，"关于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他又跟菲利普说过一些狂妄的话，他说：'他到库奎区去喝酒，什么办法都弄不醒他，因为他已经喝得烂醉了……弄些手榴弹来放在他的马车里倒是很好，这样就可以把他皇上炸死了……'"

沙克洛维特一声不响。"五！"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粗厉地吩咐道。

叶梅利扬举起那根三阿尔申长的鞭子，使出可怕的劲道抽下去。彼得冲到沙克洛维特跟前，盯住他那双疯狂的眼睛，——彼得的身量

那么高，他的眼睛竟跟费季卡的眼睛一般齐……他的脊背、他的手、他的颈脖都在颤动着……

“把真相说出来，你这只狗！……（他抓住他的肋骨）你觉得遗憾，没有在我小时候把我弄死？是这样吧，费季卡，是不是？……哪一个要弄死我？是你？不是？那么是谁？……是你派来了揣着手榴弹的人？那些人是谁？把他们的名字说出来！……你为什么没有谋杀我，弄死我？……”

费季卡对着沙皇那圆圆的、有一片片红斑的脸，对着那小小的、扭歪的嘴，嘟嘟囔囔地辩解着，因为用了劲他的青筋都暴涨起来了……

“……我只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早些时候没有把太后和她的弟兄们干掉？……’可是刀子啊，手榴弹啊，我都不记得有那样的事了……谈到太后，瓦西里倒是提起过这些事的……”

他一提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名字，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就从长凳上跳起来，发疯似的喝道：

“抽他！”

叶梅利扬留心好不要碰到皇上，因此把鞭子抡起来，往费季卡的两个肩膀中间抽下去，直抽得皮开肉绽……沙克洛维特尖叫着，喉核突了出来……抽到第十鞭，他的头便有气没力地摇晃着，沉到了胸口。

“把他带下去，”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说，用丝手绢抹了抹嘴唇。“把他好生带到楼上，用伏特加擦一擦他的脊背，要当他小孩子一样看顾……明天他一定得招出口供来……”

……领主们离开地窖，走到养牛场上，吉洪·尼基季耶维奇·斯特列什涅夫凑到列夫·基里洛维奇的耳朵边问：

“你有没有看见鲍里斯公爵的那副神气，列夫·基里洛维奇？”

“没有……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样从长凳上跳起来……要堵住费季卡的嘴啊……”

“为什么？”

“费季卡说得太多了。他们到底是一个血统嘛——鲍里斯和瓦西里……在他们看来，血统似乎比皇上的事儿更加可贵呢……”

列夫·基里洛维奇给一堆畜粪挡住了，他举起双手，往大腿上一拍，吃惊地说：

“啊，啊！……可我们还很信任鲍里斯呢！……”

“信任他，可是也得看住他……”

“啊，啊！……”

二十二

炉子在没有烟囱的农舍里烧着，烟雾弥漫，站着的人只看得见下半身，躺在木床上的人压根儿就看不见。松明的火苗惨淡地闪烁着，火星掉在一只盛水的小木槽里，发出嗤嗤的响声。几个拖鼻涕的孩子，袒露着突出的肚皮和肮脏的屁股，跑来跑去，不时啪哒一下跌倒了，哇哇地叫起来。一个怀孕的女人，裙子用一根树皮绳束着，把他们拖到了门外，说道：“你们总是一刻也不安静，真是要我的命了，你们这些小家伙！”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和他的儿子阿列克谢从上一天起就待在这个农舍里，——没有许他们进修道院的大门：“皇帝陛下命令你们留在近郊，听候传唤……”他们就等着自己的时辰。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进。皇上不愿意倾听任何的辩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对什么事情都估计过了，在路上他为最糟糕的情况也作了准备，可就是没有料到这个没有烟囱的农舍。

那一天，戈登上校曾经来过，高高兴兴、诚诚恳恳的；他表示了对他的同情，惋惜地咂响着舌头，用平起平坐的神气拍了拍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膝盖……“没关系，”他说，“不要意气消沉，法西里·法西里耶维奇公爵①，苦难总归会过去的。”他走了，这个逍遥自在的幸运儿，巨大的马刺发出铮铮的响声。

没有什么人可以派到修道院去打听打听消息。当地的居民，对长公主的这个旧情人连帽子也不摘。他也没有颜面走到街上去。他的头给臭气、给孩子们的尖叫弄得发胀，他的眼睛给烟熏得作痛。而

---

① 外国人发音不准确，把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念成法西里·法西里耶维奇。

且不止一次，他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想起那个该死的魔法师，他耳朵里回荡着那个人的叫喊（透过火焰从小窗子里传出来）："开开门——门——门啊！你会完蛋的，你会完蛋的！……"

那天深夜，一个军士带着几个卫兵闯进了这家农舍，给烟呛得直咳嗽，问那个怀孕的女人：

"瓦西卡·戈利岑是住在你们家吗？"

那女人把有创伤的臂肘一拐说：

"他就在那儿……"

"有命令要你进宫去。准备一下，公爵。"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和阿列克谢给卫兵们包围着，像农忙时节的短工那样徒步走进了修道院的大门。射击军士兵们是认识他的，大家便跳起来，哗笑着：有的把他的帽子拉到鼻梁上，有的一把揪住他的胡子，还有的做出猥亵的姿势。

"站得体面一点啊！……"——"总司令骑着两脚马来了！……"——"可他的坐骑到哪儿去啦？"——"自然在他的腿裆里啰……"——"唉，我倒担心总司令会跌进污泥里去呢……"

侮辱的一关过去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跑上大主教的台阶。可是有一个衣服穿得很寒伧的、不知名的书记官，威风凛凛地从门里走出来迎接他，做了个手势叫他停住了。他展开一道诏书，高亢而缓慢地念着，每念一个字就像在公爵头上打一下：

> ……根据以上种种罪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与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帝陛下下诏褫夺汝瓦西里·戈利岑公爵之荣誉与领主称号，并发配汝率同妻子儿女前往卡尔戈波尔流放终身。汝之世袭领地、庄园、莫斯科邸宅及家畜，一并没收，归沙皇陛下自用。汝之下人，奴仆与农奴，除农民与农民之子女外，一律准予自由……

念完了这一份长长的敕令，书记官就把诏书卷起来，向警卫官指了指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他没戴帽子……站也站不稳，阿列克谢把他搀扶着……

"把他押起来，遵照这道圣旨办事……"

他们把他押起来，带出去。到了教堂大门外，他们把这父子俩载上一辆大车，让他们坐在树皮垫子上；随后那个警卫官和一个龙骑兵也从后面跳上了大车。赶车的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厚呢外衣和一双树皮鞋，抓起了缰绳。那匹老爷马挽着大车，慢步跑出修道院，到了外面田野里。已经是黑夜，湿滋滋的雾气把星星都蒙起来了。

二十三

圣三一修道院的远征结束了。又跟七年前一样，他们留在修道院里，抵住了莫斯科的进攻。领主、总主教、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一起计议了一下，用彼得的名义写一封信给伊凡皇帝：

> ……现在，皇兄陛下，让我们俩自己来治理这个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王国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因为我们都已成年，我们不愿意再让不名誉的第三者——我们的姐姐来跟我们两个男人分享那些称号和统治权……

夜里，索菲娅被人从克里姆林宫送进新圣母修道院，没有引起多大的惊扰。沙克洛维特、切尔姆内和奥布罗西姆·彼得罗夫都被斩首。其余的叛徒在广场和市郊受鞭刑，被割掉舌头，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梅德韦杰夫神甫和尼基塔·格拉德基后来被多罗戈布日的总督所捕获。他们受了残酷的拷问，随后也被斩首了。

那些投奔过来的人，各按等级受到土地和金钱的赏赐：领主各得三百卢布；朝臣二百七十卢布；杜马贵族二百五十卢布。随同彼得去修道院的侍臣各得三十七卢布；后来去的三十二卢布；八月十日前到达的三十卢布；八月二十日前到达的二十七卢布。城里的贵族，也按照同样等级，各得十八、十七或十六卢布不等。一般射击军，由于他们的忠诚，各得一卢布，不另赐土地。

在回莫斯科以前，领主们就瓜分了各个政厅的职位。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使节政厅放给列夫·基里洛维奇，不过取消了"护国公"的称号。由于在军事以及其他方面已经没有什么需要，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本来是可以完全不必起用的，——有很多事情总主

教和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都不能宽恕他，特别是他曾经搭救他的堂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使他免受鞭笞和死刑，——可是领主们又认为要褫夺这样一个世家望族的荣誉也有点不成体统："假如我们这样做，那么这些政厅很快就会从我们手里给拿走了，——商人、出身微贱的书记官、外国人和其他各种平民都在钻彼得皇上的门路，想得点利益和地位……"为了照顾他的收入和荣誉，他们派给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个主管喀山行宫的差事。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吐了口唾沫；那一天他就去喝得酩酊大醉，嚷嚷着道："滚他们的！靠我手头这点东西，过过日子也尽够了。"于是他仍然那么醉醺醺的，飞也似的疾驰到莫斯科近郊的庄园里，没头没脑地睡去了……

新的大臣们(外国人现在开始这样称呼他们)撤掉了政厅中的一批秘书官和书记官，换上另一批秘书官和书记官，随后按老作风开始考虑事情和治理国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只是穿着黑貂皮袍在克里姆林宫里踱出踱进，威风凛凛地碰着门，装模作样地踩响着后跟的，现在不再是伊万·米洛斯拉夫斯基，而是列夫·基里洛维奇罢了……

他们都是些年老的著名人物，从这些人身上，除了破坏、贪污和紊乱以外，什么也指望不到。在莫斯科和库奎外侨区，各种行会的商人、包税人、市郊的买卖人和手艺人、外国的客商和船长——荷兰的、汉诺威的、英国的——大家都极不耐烦地等待着新的秩序和新的人物的出现。关于彼得，传出了种种谣言，很多人把他们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俄罗斯这个金矿，给埋藏在年深月久的泥潭底下……如果新沙皇不能改善这个国家的生活，那还能有谁呢？

彼得并不急着要去莫斯科。他率领部队从修道院行军到阿列克山德罗夫区，伊凡雷帝那可怕的宫殿的废墟还在那儿腐烂。佐默尔将军在这里组织了一次作战演习，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直到火药用完了才罢。而佐默尔的事业也就在这里结束了；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这个不幸的人，成为残废了。

十月间，彼得才向莫斯科进发，只带着他的游戏兵团。离城十俄里，在阿列克谢耶夫斯科耶村上，一大群一大群的老百姓都在迎接他。他们捧着圣像，执着旗幡，带着放在盘子里的大圆面包。大路两

旁乱抛着一段段木头和一个个断头台，上面插着斧子。射击军们（那些没有投到圣三一修道院去的团队的代表们）在潮湿的地上躺着，他们的颈脖搁在木头上……可是年轻的沙皇并没有砍掉他们的脑袋：他一点不生气，不过也没露出和蔼的神色。

第 五 章

一

勒福尔特已经成为一个要人了。住在库奎区的外侨,以及为了商务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洛格达赶到这儿来的人,谈起他的时候总是怀着极大的敬意。从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来的经纪人,在写给他们商行的信上也提到他,而且建议万一商业上发生什么问题,不妨送他一点小小的礼物,——最好是一点名贵的酒。圣三一修道院远征回来,他受封为将军,于是库奎区的侨民合起来送了他一柄宝剑。每逢走过他的家,他们总是意味深长地互相递个眼色,说:"啊,是啊!……"他家的房子现在显得挤着点儿了:那么多的人要跟他握手,交谈,仅仅为了让他关照自己。时令尽管已经到了暮秋,加高和拓宽他寓邸的工程却急匆匆地上马了:添建一道石门庑,两边有台阶可以上下,大门正面还装上圆柱和泥塑人像。庭院里从前有个喷泉喷水的地方,现在挖了一个池塘,以便从事水上活动和焰火娱乐。两边又造了火枪手住的警卫室。

勒福尔特自己本来也不愿意这样铺张浪费,可是年轻的沙皇却一定要这么做。逗留在圣三一修道院的时期,勒福尔特对于彼得,已经变得像一个聪明的母亲对于一个孩子那样需要。即使从一言半语里勒福尔特也会了解他的心意,他会警告彼得提防危险,教他看清楚什么是有利或不利,看样子他本人也热爱着彼得。他经常待在皇帝的左右,倒不是像领主们那样,凄凄戚戚地跪在他脚边磕响头,请求赏赐村子和农民,而是为了商量共同的事务与共同的娱乐。他服饰华丽,能说会道,性情和蔼,如同照在窗子上的早晨的太阳,他走进彼得的寝宫,行一个礼,微笑着;于是抱着愉快、欢乐的关怀和幸福的期待,一天又开始了。彼得喜欢勒福尔特,因为在他身上唤起彼得对异

国、对美丽的城市、对发出烟草和甜酒味儿的勇敢的船长和停满船舶的港湾的美妙的思慕，——他从童年时代起看了从外国带回来的画片和插图就已经梦想着的一切。甚至从勒福尔特衣服上发出来的那股气味也不是俄罗斯的，而是别有一番味道，给人以极大的快感……

彼得要使他的宠儿的住宅变成吸引人的外国生活的岛屿；扩建勒福尔特的寓邸正是为了满足皇上的这种乐趣。他从母亲和列夫·基里洛维奇那儿要来的钱，有多少都毫不吝惜地花在这上头。眼下在莫斯科，高居要职的都是他自己的人，彼得便不顾一切地寻欢作乐起来了。他热情奔放，这样，勒福尔特对他就特别显得需要：没有勒福尔特，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样满足自己的欲望……他自己的人，俄罗斯人，能够给他出些什么主意呢？哦，不外乎是出去猎鹰，或是叫些盲人进来唱歌……呸！可是只要一言半语，勒福尔特就能明白他的心意。勒福尔特好像是彼得的热情的面团里头的酵母。

同时，普列什堡皇城的工程又复工了，——小小的城堡正在修建，为游戏兵团的春季演习作着准备。各团都发了新制服：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是绿色的长襟衣，谢苗诺沃团是蓝色的，戈登将军的布特尔斯基团是红色的。整个秋天，都在宴饮与跳舞中度过了。而在勒福尔特寓邸中参加娱乐之余，那些外国工商业者却在打着各自的算盘……

二

新建的舞厅还有点潮湿；高高的半圆形的窗子和嵌在对面那空无所有的墙壁上的、做成窗子模样的镜子，给两只大火炉的热气蒸得直挂水珠。槲木拼花地板刚打过蜡。装着反光镜的、三叉形的壁灯架上的蜡烛都已经点起来了，虽然黄昏还只开始降临。柔雪霏霏地飘着。一辆辆雪橇正在驰进庭院里那一堆堆薄薄地盖着雪花的粘泥和木片中间：荷兰人的雪橇，形状宛如天鹅，漆成黑色和金色；俄罗斯人的雪橇是长长的、箱子一样的，堆着垫子，铺着熊皮；沉甸甸的、张着皮篷的雪橇，一溜儿打直串套着六匹马；还有普普通通的、出租的雪橇，上面坐着个外国人，抬起头，笑吟吟的。赶车的是个农民，从卢

布扬卡把他送到库奎外侨区，收了他两戈比。

在石头门廊里，两个侏儒丑角，托莫萨和谢卡，站在被客人皮靴上的雪沾得透湿了的地毯上迎接客人；一个披着一件齐腰的西班牙式黑色宽斗篷，戴着一顶装有乌鸦翅膀的草帽；另一个是土耳其人打扮，戴着一顶两阿尔申高的蒲头兜，前面装着一只猪耳朵。荷兰商人们对那个穿西班牙服装的侏儒特别喜欢，他们用手指弹弹他的鼻子，问候西班牙国王的健康。在灯光晃亮的门廊里，槲木板壁上装饰着蓝色的釉彩瓷碟，客人们就在这里把皮大衣和帽子交给穿制服的随从。勒福尔特穿着一件镶银线的白缎子长襟衣，戴着一顶扑过银粉的假发，在舞厅门口接待。客人们往融融地燃烧着的火炉那儿走拢去，喝着匈牙利酒，抽着烟斗。

俄罗斯人不好意思闷声不响(能够用荷兰语、英语或是德语跟外国人谈话的简直很少)，所以总是到得很晚，一来就坐席了。客人们随随便便地站在火炉前面，暖暖屁股，暖暖紧箍着长统袜的大腿，闲谈着生意经。只有主人摆动着长襟衣那抖开的衣裾，如同蝴蝶一般，从这个客人面前飞到那个客人面前，替他们相互介绍，问候他们的健康，询问他们的旅途情况，问问他们有没有找到舒适的旅馆，警告他们要提防偷盗和抢劫……

“啊，是啊，关于俄罗斯的平民，我听到的很多，”有一个客人回答。“他们老是想打劫有钱的旅客，甚至杀害他们。”

英国木材商人锡德尼带睬不理地说：

“一个国家，它的人民如果依靠欺诈混日子，那是一个糟糕的国家……俄罗斯商人祈求上帝帮助他们更巧妙地进行诳骗，他们管这个叫做精明。唉，这个倒霉的国家我知道得很清楚……到这儿来，最好暗地里藏着点武器……”

生在库奎区的一个不怎么有钱的商人(他祖父汉弥尔顿爵士，为了避开克伦威尔的恐怖，逃到了俄罗斯。)朝那群谈话的人走拢去，恭恭敬敬地说：

“连我这样一个不幸而出生在这里的人，对俄罗斯人的粗鲁和不老实，也不容易习惯。他们个个人都像是被鬼迷住了似的！……”

锡德尼朝这个侨民瞅了一眼，听他英语说得很不行，看他衣服穿

得很寒伧，而且式样也很旧，便鄙夷不屑地撇了撇嘴，可是出于对主人的尊敬，还是答道：

“我们并不打算长住在这儿。而且对我们这种大笔头的批发生意，俄罗斯人的不老实，倒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您是做木材生意的吗，先生？”

“是的，我是做木材生意的，先生……我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已经买下了大宗的森林采伐权。”

一听到“森林采伐权”几个词儿，有个名叫万·莱顿的荷兰商人便把他那张没有睫毛、蓄着又短又尖的西班牙胡子的紫红脸探到人丛中去；他的三重下巴颏擦着浆硬的大领圈。

“啊，是的，”他说，“俄罗斯的木材是出色的，可是北冰洋上那股恶魔似的风和挪威的海盗却也很可怕。”他张开嘴，脸越发红了，哈哈地笑着，直到两滴眼泪从他眯缝着的眼睛里挤出来……

“没关系，”又瘦又高、脸蛋黄黄的锡德尼答道。“桅杆材这儿只要我们二十五戈比，我们拿到纽卡斯尔去却可以卖九先令① ……我们还冒得起这个险……”

荷兰人咂响着舌头说：“一根木头竟卖到九先令！”他到莫斯科来是为了收购亚麻纱、粗麻布、焦油和钾碱。他的两条船停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过冬。生意很不景气：皇家的经纪人（为国库收购货物的莫斯科大商人）听说他开来了两条船，便把价钱抬高到荒谬的程度。私人的小中间商的货物，可又不值得买进。但是如果这个英国人说的不是谎话，那么他的买卖一定做得很不错。这倒是十分叫人难受呢。万·莱顿向四下里望了望，看清楚近旁没有一个俄国人，才说：

“俄罗斯沙皇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焦油、最好的桅杆木材和所有的大麻……可就是不容易弄到手，好像从月亮上抓东西似的……啊，不，先生，您靠那点采伐权也攒不到多少……北方荒无人烟，您总不能教熊去采伐木材啊……再说，您那三条船，先生，有两条会被挪威或是瑞典的海盗沉没，第三条会被浮冰撞碎。”他感觉到他已经引起那个骄横的英国人的烦恼，便又大笑起来。“是的，是的，这个国家

---

① 九先令值四卢布五十戈比。

是富饶的，正如新大陆比起印度来更要富饶一样，可是只要领主们在这儿当权，我们就会接二连三地赔本……莫斯科人不懂得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做起生意来简直像是野蛮人……唉，要是他们开辟了波罗的海的港口，修筑了畅通无阻的大路，像诚实的公民一样做买卖，那时候你在这儿才可以进行兴旺的贸易……”

“是的，先生，”锡德尼气概非凡地说，“我很高兴听到您的高见，而且也同意您的话……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怎么样，可是我估摸，你们贵国一定也跟英国一样，不再造小海船了……我们英国的造船厂，只造四五百吨的船只……眼下我们需要五倍的木材和亚麻纱。每一条船至少需要一万码帆布……”

“啊—啊—啊！”听了这些话，大家都惊呼起来。

“还有皮革，先生！您忘了还需要俄罗斯的皮革呢，”汉弥尔顿打岔道……

锡德尼怒悻悻地瞅了下这个不懂规矩的人。他蹙皱着瘦骨嶙峋的下巴颏，眯缝着眼睛，望了一会儿炉火。

“不，”他答道，“我没有忘记俄罗斯的皮革，可我不做这方面的生意……输出皮革的是瑞典商人……靠天保佑，英国是越来越富裕了，我们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英国人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那些东西我们是弄得到的……”

他往安乐椅上一坐，就这样结束了谈话，把一双穿着厚底鞋的脚搁在壁炉前面的防火铁栅栏上，再也不去理会任何人了……勒福尔特挽着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的胳臂，急匆匆地跑过来。阿列克萨什卡穿着一件绿呢的长襟衣，镶着红翻领，钉着铜纽扣，高统马靴上装着很大的银马刺。他脸上敷着粉，头上罩着一顶松软美好的假发，花边的领带上扣着一支钻石别针。他那双愉快、晶莹的眼睛，朝客人们毫不腼腆地扫了一下。他机灵地鞠了一躬，结实的肩膀由于怕冷而打着哆嗦，随后背对着壁炉，拿出一个烟斗来。

“皇上一会儿就要驾到了……”

客人们窃窃私议起来，那些比较重要的客人便往前面走去，脸朝着门口……锡德尼没听懂阿列克萨什卡说的话，便愕然地张大着嘴，望着这个粗鲁地把一些受人尊敬的人从壁炉边推开的青年。可是汉

弥尔顿却小声告诉他："这位是沙皇的宠臣，前不久才从侍仆受赐了军官的称号，是个十分有用的人呢。"听了这个话，锡德尼转向阿列克萨什卡，微微一笑，眼睛四周露出和善的皱纹：

"我久已梦想着能够有幸觐见伟大的沙皇……我只是一个微贱的商人，我要感谢我们的主，能够给我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将来我会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儿孙们……"

勒福尔特给他翻译了，阿列克萨什卡便答道：

"我们会引见你，我们会引见你！"他笑了起来，露出一口洁白而匀整的牙齿。"要是你会喝酒，会说笑话，那么你一定能够跟他处得很痛快。这一点你也可以告诉你的孙儿们……（他转向勒福尔特）问问他是做什么生意的。啊，木材！……我估摸，他是来要人，要伐木工人的吧？……（勒福尔特把这句话翻译了，锡德尼笑眯眯地点点头。）要是皇上替他下一道手谕给列夫·基里洛维奇，那怎么会办不到呢？……让他试一试吧……"

突然，彼得在门口出现了；他跟阿列克萨什卡一样，穿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长襟衣（肩部和胸部很窄），浑身都洒着雪花。他那红彤彤的腮帮上皱起两个笑涡，嘴唇紧闭着，可是黑黝黝的双眼却透露着笑意。他摘下三角帽，跺跺脚，抖掉那粗糙的、高过膝盖的方头马靴上的雪。

"Guten tag, meine herrschften!"① 他用年轻的低音说道（勒福尔特朝他跑过去，把一只手伸向前面，另一只手搁在心口，行了一个礼。）。"我已经饿透了……来吧，我们坐席吧……"

朝那些屏住气站在那儿的外国人眨了眨眼睛，他转过身子，微微弯着腰，差不多跟门框一样高，穿过门厅，走进了 speisesaal② ——餐室……

---

① 德语：你们好，诸位先生！

② 德语：餐室。

三

客人们的脸都已经红了，假发也已经歪歪斜斜。阿列克萨什卡拿掉了肩带，已经跳过一回特列帕克舞①，这会儿又在喝酒了。酒，只会使他的脸越来越苍白。那些侍从丑角，装作比客人们喝得更醉，玩着跳背游戏，还用里面装着干豆子的、吹大了的公牛尿泡拍着客人的脑瓜，猎猎作响。一时大家都交谈起来了。蜡烛已经燃掉了半截。库奎区的太太小姐们马上就要聚集到这儿来跳舞了。

锡德尼直挺挺的，人很沉着，只是眼睛已经发红，而且也斜着；他正在跟彼得谈话(汉弥尔顿站在他们椅子背后，给他们当翻译。)：

"先生，请你告诉陛下，我们英国人认为我们国家的幸福寄托在海外贸易的成功上面……战争是一种昂贵而且悲惨的需要，可是贸易却是一种上帝的祝福……"

"对，对，"彼得同意他的话。他很欣赏周围那种喧嚷和争论，而特别觉得有趣的是那个外国人的古怪的议论，关于国家，关于贸易，关于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有害的……还有关于幸福！多么奇特哪！"嗯，说下去吧，我在听着呢……"

"英王陛下和可尊敬的爵士们从来不会批准一条对贸易有害的法律……陛下的国库之所以那么充盈，道理就在这里……英国商人在国内是受到尊敬的，而我们大家也都准备为英国、为王上而流血……我相信年轻的沙皇陛下一定不会生气，如果我说在俄罗斯有着很多不好的和没用的法律。啊，好的法律是一种伟大的东西！我们也有一些严酷的法律，可是那些法律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是尊重它们的……"

"天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彼得笑着说道，把座底像鸟腿一样细的高脚杯里的酒喝干了。"要是他在克里姆林宫里讲这种话……我说，弗朗茨，他们听了不是都会昏过去吗？……那好，说说看我们到底不对在哪里！汉弥尔顿，翻译一下！……"

① 一种顿足跳的俄罗斯民间舞。

“啊，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我现在脑子不太清醒，”锡德尼答道。“如果陛下赐准，那就等我明天能够完全控制我的理智的时候，再来告诉您俄罗斯的恶习，同时谈一些怎样使国家富裕，以及要使国家富裕该有哪些必要的措施……”

彼得定睛瞅住这个外国人的乜斜着的眼睛。这个商人莫非在开俄罗斯的傻瓜的玩笑？可是勒福尔特急忙朝他的肩膀弯下身去，小声说道：

“听一听这些使国家富裕的哲学，倒也很有趣。”

“好吧，”彼得说。“可是现在就让他说一说我们糟在哪里。”

“好的，”锡德尼喘了口气，克制着自己的酒意。“我刚才坐车到我们殷勤的主人这里来，路上经过一片广场，那里放着一台绞架。就在那边，有一块小小的地方给扫清了积雪，孤单单地守着一个卫兵。”

“在波克罗夫斯基门后面，”阿列克萨什卡把椅子拉过来，补充了一句。

“是的……我忽然看见一个女人的头突出在地面上，眨巴着眼睛。我大吃一惊，便问我的同伴：‘为什么这个脑袋在眨巴着眼睛？’他说：‘她还活着。这是俄罗斯的一种死刑，——因为她谋杀亲夫，这个女人给活埋在地里，过几天她死了以后，他们再把她倒挂起来……’”

阿列克萨什卡哈哈大笑。彼得朝他瞅了一下，随后又朝微微地笑着的勒福尔特看了一眼。

“这又怎么样呢？她是杀了人哪……这种刑罚，已经执行了几百年了……你难道以为这样的人可以被赦免吗？”

“陛下，”锡德尼说，“问一问这个不幸的女人，什么东西导致她犯下这种滔天大罪，那她准会使您仁慈的心肠软下来……（彼得微微一笑）我在俄罗斯已经听到而且观察到了几件事。唉，外国人的眼睛是锐利的……俄罗斯女人在闺房里的生活简直跟牲畜的生活差不多……（他用手绢抹了抹汗涔涔的额头，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多了，可是倨傲和醉意已经叫他止不住话头。）母亲给活埋在地里，随后被丑恶地倒挂起来，这对那未来的公民是个什么样的榜样！我们的一位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在一出美丽的喜剧中动人地描写了一个意

大利富商的儿子怎样为了爱上一个女人而服毒自尽……可是俄罗斯人却用鞭子和棍子把他们的妻子打得半死，而法律对这种行为甚至还加以鼓励……当我回到伦敦，回到我家里的时候，我那可敬爱的妻子会带着亲热的微笑迎接我，我的孩子们会毫不害怕地朝我扑过来，而我在家里也会找到恬静与安宁……我妻子怎么也不会想到要谋杀我，因为我待她很好。”

那个英国人动了感情，不再言语，沉下了头。彼得抓住他的肩膀。

“汉弥尔顿，翻译给他听……（他凑到锡德尼的耳朵边，用俄国话大声地嚷道。）这些事我们自己也都看到了……我们决不吹嘘什么都很好。我已经跟母亲说过，我要派五十个侍臣，挑那些最聪明的，到外国去向你们学习……我们还得从 абв 学起；我们应当那样做……你当面说我们是蛮子，是乞丐，是傻瓜，是野兽……我自己也知道，活见鬼！可是等着，等着瞧吧……”

他站起来，踢开一把挡道儿的椅子。

“阿列克萨什卡，备马！”

“上哪去，明－赫尔茨？”

“到波克罗夫斯基门去……”

四

那个人头慢慢地扬起了眼皮……没有死，还没有……地里的寒气压着她的身体……大地没有一点暖意……在坟墓中一点也动弹不得……她被齐耳朵埋在地里……（霏微的雪花落在她那昂起的脸上）如果能因为恶心而看不见了一切，那就再也不会这样可怜自己了……人们简直是野兽，嘿，简直是野兽……

……这姑娘曾经像野外的小花一样生活着……“达莎，达申卡，”她的娘是这样叫她的……你为什么要生我啊？……为了让人活活地埋在地里……我一点没有错……你看到我吗，看到吗？……

……那个人头咧开嘴唇，舌头发涩地喊道：“妈妈，妈妈，我要死啦……”眼泪扑簌簌地滴下来。雪花积在她的睫毛上……

……人头后面那黑糊糊的广场上，绞架的绳索给套环牵得嘎嘎作响……你死了也不得安宁，还要把你的身子吊起来呢……痛哪，痛哪，泥土紧紧地压着她……泥块掐住了她的腰部……唉，它多痛哪——痛哪！……（那人头张开嘴，向后面仰过去。）"主啊，保佑我吧！……妈妈，你跟他说，妈妈……我一点没有错……我是一时发了昏才把他杀了的……他像狗一般地咬我……即使是一匹马，也……"叫喊也没用。痛极了。她眼睛瞪大着，变得黯淡无光了。脑袋便往斜刺里倒下去……

……又是一天……雪花飘着……还没有死……很快就是第三天……风把绞索吹得嘎嘎作响……"牛大概已经三天没有挤奶了……那是什么，那红红的光？……啊，多可怕啊！……火把……雪橇……人……往这儿来了……还要受折磨吗？"她的脚想动一动，可是泥土像山一样把它们压着，连手指也没法儿动一动……

"她在哪儿？我没有看见呢，"彼得大声地说。"会不会被野狗吃掉了？"

"看守，你睡熟了吗？喂，卫兵！"雪橇周围的人嚷嚷起来。

"这一这一儿！"一个拖长的嗓音答道，于是那卫兵打霏微地飘着的雪花里跑过来，绊着他的长襟羊皮袄……随后他像熊一样轻轻地在彼得脚边伏下去，磕了个头，就那么跪着……

"有个女人是不是活埋在这儿？"

"是这儿，万岁爷！……"

"她还活着吗？"

"还活着，万岁爷！……"

"她为什么被处死刑？"

"她用刀子杀死了丈夫。"

"带我去看一看……"

卫兵跑了几步，随后弯下身子，用羊皮袄的下摆讨好似的掸掉那个女人脸上和冻了冰的头发上的雪。

"她还活着，还活着，万岁爷。她眼睛还在眨巴呢……"

彼得、锡德尼、阿列克萨什卡和勒福尔特家的四五个客人都朝那个人头走过去。两个火枪手高高地举起火把，他们的钢盔发出闪烁

的亮光。一双凹陷的大眼睛从雪里仰望着他们；这个女人的扁平的脸跟周围的雪地一样苍白。

“你为什么要谋杀丈夫？”彼得问。

她不吱声。

卫兵用毡靴碰了碰她的腮帮：

“万岁爷亲自来问你啦，傻瓜。”

“他是不是打你？他是不是折磨你？（彼得朝她弯下腰去）她叫什么名字？达里娅？……嗯，达里娅，你跟我说啊！……”

她还是不吱声。手忙脚乱的卫兵蹲下身去，凑到她耳朵边说道：

“认罪啊！也许他会赦免你呢……你不是在叫我为难吗，小娘儿？……”

于是那个人头张开了黑糊糊的嘴，沙着嗓子，怀着憎恨，瓮声瓮气地说：

“我杀了他……我还要杀他，那个畜生！……”

眼睛闭上了。大家都不言语。一滴滴松脂从火把上掉下来，发出嗞嗞的响声。锡德尼很快地说着，可是没有人把那些话翻译出来。卫兵又用毡靴碰了碰她；那个人头晃了一晃，仿佛已经死了似的。彼得刺耳地咳嗽了一声，往他的雪橇走去……他小声地跟阿列克萨什卡说：

“下个命令把她枪毙了……”

五

彼得闷声不响，浑身发冷，回到了勒福尔特那灯烛辉煌的宅子里。舞厅的乐台上正在奏着音乐。五光十色的衣服、脸、蜡烛，在镜子里反射出无数的映影。透过那暖和的烟雾，彼得立即看见了淡褐色头发的安娜·蒙斯……姑娘坐在墙边，一脸的心事，袒露的肩膀耷拉着。

这时候正在奏着一支缓慢的舞曲，乐师们从乐台上发出铜喇叭曳长的吼声，仿佛在为他歌唱安欣，歌唱她那蓬松的粉红色衣服，歌唱她那搁在膝盖上的天真的手……为什么，为什么他的心被没法忍

受的悲愁炸开了呢？倒像他自己被齐颈脖埋在地里，正在召唤他的恋情穿过暴风雪、从一个缥缈的远方回到他身上来……

安娜眨着眼睛；是她第一个看见他走进了门口。她站起来，在打蜡的地板上飞也似的跑过去……这会儿，乐曲正在欢乐地歌唱着亲爱的德意志，在那儿几扇十分洁净的小窗前面，一株杏树开着粉红色的花，慈爱的爸爸和妈妈带着亲切的微笑，望着站在杏树底下的汉斯和格雷特尔，这株杏树意味着永恒的爱；等到他们的太阳沉落在暗夜的蔚蓝中，他们将发出一声宁静的叹息，两个人一块儿走到坟墓里去……唉，多么缥缈的遥远啊！……

彼得搂着安欣裹在粉红色的绸衣里面显得暖和和的腰肢，默默地跟她跳舞，而且跳得那么长久，弄得乐师们都吹奏得不合调门了……

他说：

“安娜？”

她扬起晶莹而清澈的眼睛，信任地瞅着他。

“您今天有点儿不高兴，彼得？”

“安努什卡，你爱我吗？”

听了这句话，安娜连忙低下了头，她脖子上围着一条丝绒小绦带……所有在跳舞的或是坐在那里的太太小姐们，个个都知道彼得问了她一句什么话，安娜·蒙斯又是怎么样回答的。当他们俩在舞厅里绕着的时候，彼得说道：

“跟你在一起，我就幸福了……”

六

总主教约阿基姆由别人搀扶着，走了进来。他为老太后以及她的哥哥和领主们祝福，他严肃地把那只跟苦行僧一样的手的指关节放到他们的嘴唇上。彼得皇帝还没有来。约阿基姆往一把高背的硬邦邦的椅子上坐下，低低地低下头，——脸部被他的高筒修士帽遮掩着。阳光从多棱宫的五光十色的穹顶底下那些深深的窗框里射进来。个个人都一声不响，交叠着双手，沉下了眼睛。只有一只飞来停

在外面积着雪的窗槛上的鸽子，它那带着翅膀的黑影扰乱了这片宁静。热气从一只涂着蓝釉的火炉里腾出来，屋子里有一股神香和蜡烛的气味。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像这样肃穆地、一声不响地坐着，保持种种礼法和习俗。让人的浪潮——尘世的空虚去冲击这种不可动摇的东西吧！诱惑和改革已经够了。俄罗斯的堡垒就在这儿，——我们也许会更艰苦些，可是跟真理却会更接近些……至于其余的事，上帝自会保佑我们的……

大家一声不响地等着皇上的到来。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虔诚地打着盹，——近几个月来她身体发胖了，人开始衰弱下去了。斯特列什涅夫哼了一声，小心翼翼地捡起那串从她膝头掉到了地毯上的念珠。在索菲娅当政的时期，宫里曾经搁过一只小塔楼式的落地自鸣钟，可是后来下了命令，叫把这只钟给搬开了，——滴答滴答的响声很恼人，而且有过一句古话："时间是谁也不能测定的……"计算时间便是欺骗自己。还是让它在俄罗斯的上空飞得更缓慢，飞得更幽静吧……

门厅里，门在大声地碰着，寒颤的噪音打破了慵懒的沉寂。太后忍住一个哈欠，在嘴上画了个十字。御前侍卫——一个文静的少年恭顺地报告：皇上驾到。领主们不慌不忙地除下了高筒皮帽。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拧紧眉头，朝门口望着，可是谢天谢地，彼得穿着俄罗斯的服装。他在门外已经忍住了笑，落落大方地走进来……"他的腿像一只鹤，路走得这样规矩，对这个宝贝孩子来说，可真是不太容易呢，"太后心想，露出一脸欢迎的笑容。他走到总主教跟前，去接受他的祝福，还问候害病的皇兄的健康……

他迫切地需要钱用，正是为了这一点，他才遵照母亲的来信，恭恭顺顺地赶来听取约阿基姆的禀奏。他在宝座上坐下，殿堂里那种昏昏欲睡的沉寂如同羽绒被似的把他裹了起来；他让胳臂肘搁在宝座的把手上，用一只手捂着嘴，防备万一不知不觉地来一个哈欠。

约阿基姆从黑长袍里面掏出一本奏折，用一只因为年老而发抖的手慢慢地翻过一页。他抬起眼睛，手指久久地压在高筒修士帽的八角十字架上，随后画了个十字，开始用一种低沉的、拖长的噪音，缓慢而腻烦地念道：

……不要这样设想，以为扑灭了叛乱，你就给人民和地方带来和平……看不到思想的一致和民族的繁荣，我的心就悲痛。在京城里，游手好闲的修士和修女，司祭与辅祭，不懂规矩，缺乏思考，还有那各式各样闲游浪荡的人，他们的名字叫做军团，——把胳膊和腿包起来，有的还把眼睛遮起来或是闭起来，在街头荡，用欺人的狡诈乞求别人的施舍……这难道是欣欣向荣的葡萄园吗？而且，我还看见人们家里那种狂醉、圆梦、施魔法和放纵的淫乱。丈夫拔掉妻子的头发，把她赤身裸体的赶到了街上；妻子杀死丈夫；而孩子们也像失去了理智似的，仿佛野草一样成长起来……这难道就是欣欣向荣的葡萄园吗？……而且我还看见一个领主的儿子，还有一个手艺人，一个农民，拿了短锤，把自己的房子放火烧了以后，就跑到树林子里逞凶肆虐去了。农民，你的犁头在哪里？商人，你的量尺在哪里？领主的儿子，你的荣誉在哪里？

就这样，他念到了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灾难。彼得再也没有想打哈欠的感觉了。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露出惶惑的神色，一会儿望望她的儿子，一会儿望望那些领主，他们照例抬起了下巴颏，一声不响。每个人都明白国家大事弄得非常糟糕。可是该怎么办呢？忍受，也只有这个办法了……约阿基姆继续念道：

我们不顾才驽，决定将真情直陈于陛下……只要无神论和那些可恶的拉丁异端、路得派、加尔文派、犹太教存在一天，国内就一天不会建立秩序，得到富足……我们正在为自己的罪孽而受苦……我们是"第三罗马"，而现在却变成了所多玛和蛾摩拉[①]……陛下，应当禁止异教徒兴建他们的祈祷所，那些已经建成的，应当把它们拆毁……不准该死的异教徒在军队里担任军

①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八章第 20—21 节："耶和华说：'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察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么？'"第十九章第 24—25 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予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官……对于正教的军队，他们能够有什么帮助呢？不过招致神怒罢了……豺狼正在统治羔羊！应当禁止信奉正教的人与异教徒交朋友……外国的习惯与服装，一律不得引进……等我们把正教的精神逐渐恢复并且发扬以后，还必须将外国人逐出俄罗斯国境，将外侨区——那个地狱和迷人的东西付之一炬！……

总主教的眼睛焰腾腾地燃烧着，他的脸在哆嗦，他那狭溜溜的胡子和紫盈盈的手都在打颤。领主们都低着头，——约阿基姆提得太尖锐了，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应当如此斩钉截铁的……

罗莫达诺夫斯基的眼睛却像虾似的突了出来。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一直什么也没弄懂，即使当那奏折念完以后，她还是在笑眯眯地点着头。彼得摊开四肢坐在宝座上，如同孩子似的撅起了嘴唇。总主教把手折藏好了，用手指抹了下眼睛，说道：

"让我们从一件小事来开始我们的大业……在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当政的时期，由于我的哀求，他们总算在库奎区把那个害人的异教徒克维林·库尔曼给抓起来了……在审讯中，他供称在阿姆斯特丹看见过一个幻影，有个穿白法衣的人命令他到莫斯科来，说是莫斯科人正在没有信仰的黑暗中毁灭……（约阿基姆一阵激动，便停了一停。）'而你们，'他在审讯中说，'都是瞎子：你们看不见我头上有一圈灵光，不知道圣灵在借着我的嘴说话……'他还引证雅各布·伯姆和克里斯托费尔·巴图特[①]那些伪教义论著的原文……可是他本人，顺便说一说，却在莫斯科勾引一个名叫马丽亚·谢利丰托娃的女子，生怕被别人发觉，竟叫她穿上男装，让她住在他家的密室里……他们两个人天天喝得烂醉，拉提琴，奏铙钹，他还从窗子里探出头来，用发疯似的嗓子嚷嚷，说是圣灵附在他的身上……他对那些去访问的人预言吉凶，还吩咐他们吻他的肚皮……天哪，当魔鬼在这儿欢呼胜利的时候，人怎么能有片刻的宁静啊！……我奏请陛下颁一道圣旨，处决克维林·库尔曼，将他活活地烧死，连同他的那些书籍……"

大家都把头转向彼得，他很明白克维林·库尔曼的案子老早已经

① 雅各布·伯姆和克里斯托费尔·巴图特是神秘教论著的作者。——原著编者注

判决了。这一点,他是从母亲那平静的眼色里看出来的。独有罗莫达诺夫斯基一个人不以为然地播动着唇髭。彼得笔挺地坐着,不知不觉地伸起一只手来想啃指甲。要他作为一个元首来做出决定,这还是他生平第一次。他有点害怕,可是一股愤怒的凉气已经逼近了他的心。他记起最近一次在勒福尔特家的谈话,外国人的聪明的脸上那种极度的尊严……客气的蔑视……"俄罗斯作为一个亚洲的国家,时间太长久了,"锡德尼曾经这样说(那是在第二天)。"你们的人民害怕欧洲人,可是你们自己才是你们最危险的敌人……"他记得听了这样的话,自己感到怎样的羞愧……(于是他吩咐赐给锡德尼一袭黑貂皮大衣,而且关照他就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免得他再上勒福尔特家。)那个英国人如果听到了现在这一番话,他又会说些什么呢?拆毁外侨区里那些新教教堂和天主教教堂吗?他又想起了在夏天,从开着的窗子里可以听到德国教堂那丁丁当当的钟声……在这种清晨的钟声里,透露出诚实和秩序,透露出库奎河畔那些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房子里的香味,透露出安娜·蒙斯的窗子上的帘帷……你居然也想把她烧死,你这个活死人,你这只黑老鸦!你要把库奎区烧成一堆灰烬!(这会儿倒是彼得那燃烧着的眼睛在瞪着总主教了)可是比愤怒更强烈(这是不是勒福尔特教诲的结果?),他心里升起了倔强和狡猾。好吧,领主统治者们,大胡子们!要呵责他们是不难的,——他们会把脸伏在地毯上,他母亲会放声大哭,总主教会将鼻子埋在两膝之间,可是事情过后,他们仍然会自搞一套,而且会在金钱上头多方留难呢……

"圣父,"彼得说道,流露出合乎礼貌的愠怒(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眉毛愕然地竖起来了),"说起来伤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不太一致……我们并不干预你的基督教方面的事情,可是你却干预我们的军事……我们说不定有着伟大的计划,——可你知道些什么呢?我们要征服海洋……我们认为我们国家的幸福寄托在海外贸易的成功上面。这是上帝的祝福……在军事问题上,我没有外国人是毫无办法的……要是你碰一碰他们的新教教堂和天主教教堂,他们就会统统逃掉……那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他朝那些领主挨着个儿望过去)你是要折掉我的翅膀吗?"

彼得的话说得这样有丈夫气概，领主们都觉得很惊奇。“哎哟！”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眼色里透露着这样的意思：“他原来是这样！……才够呛呢！……”罗莫达诺夫斯基点点头：“对，对，一点不错。”总主教向宝座探出他瘦瘦的鼻子，热情洋溢地嚷道：

“陛下！可别从我这儿调走那个魔鬼似的异教徒克维林·库尔曼！……”

彼得拧紧眉头。他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应当向那些大胡子们让步……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自言自语地说：“我的皇上啊！”便把两个手掌恳求似的拱起来……彼得向罗莫达诺夫斯基斜觑了一眼，只见他轻轻地把两手一摊……

“库尔曼跟我们一点不相干，”彼得说。“你爱怎么处置他就可以怎么处置他。（总主教坐下了，精疲力竭地闭上了眼睛。）现在，有一件事情我可不能不谈一谈，领主们：我需要八千卢布，作为军事上和造船方面的费用……”

……走出宫殿的时候，彼得把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拉上自己的雪橇，一块儿赶到卢布扬卡他府邸里去进餐了。

七

内廷为年轻的皇后找到一个名叫沃罗比伊哈的女人，把她从梅季希村接到克里姆林宫。叶夫多基娅高兴得吩咐下人，等她一下雪橇就把她直接带进寝宫。这间小小的寝宫，辟在正殿楼上用木头添建的耳房里。为了挡住阳光，两扇小窗都挂着帘帷。一个经常在这里侍候的接生婆，穿着毡靴和皮袄，躺在热烘烘的炕床上打盹。叶夫多基娅随时都可能分娩，她已经有好几天没有从天鹅绒被褥里起来了。这种闷人的热气，她当然也想变换一下，她恨不得坐上雪橇，在积雪的莫斯科跑跑，那儿是青烟缭绕，落日低沉，巷子里那些垂下来的银色的树枝擦着高高的马轭……可是老太后和她周围所有的女人都认为坐着雪橇出去兜风，那是万万要不得的！静静地躺着，一动也不要动，当心你的肚子：你怀着的是皇上的亲骨肉哪！……准许她做的事，只有听听那些用神道结尾的故事……她甚至连哭也不行：她一

哭孩子也会觉着不舒服呢……

沃罗比伊哈走进来了，很恭敬，很灵活。这女人干净利落，穿一双崭新的树皮鞋，粗麻布的裙子里系着一束鼠尾草，发出一股香气。她嘴唇软和，眼睛活像耗子，虽然已经老了，可脸还是红扑扑的，说起话来喋喋不休……她一进门口，就往屋子里机灵地扫了一眼，什么东西都看在眼里了；随后她在床边跪下，奉准赐见：年轻的皇后向她伸出一只湿漉漉的手：

"坐下，沃罗比伊哈，你讲点什么给我听听……让我开开心……"

沃罗比伊哈抹了抹她那干干净净的嘴，开始讲一个老公公和老婆婆的故事，还有神甫的女儿和长着金角的山羊……

"等一等，沃罗比伊哈！"叶夫多基娅欠起身子，看看接生婆是不是已经睡熟了。"给我卜个卦吧……"

"啊，娘娘，我不会……"

"胡说，沃罗比伊哈……我不会对别人讲的。你卜吧，哪怕用豆子也好……"

"啊，用豆子卜卦，如今也会挨鞭子，抽得皮开肉绽的……是不是用燕麦粉，拿圣水调得薄薄的蘸一蘸。"

"我什么时候临盆呀？快了吗？我害怕死了……一到夜里，我的心总是跳着跳着就停止了……我一骨碌跳起来——孩子是不是还活着呀？主啊！"

"那双小脚有没有踢啊？踢在什么地方？"

"小脚就踢在这儿……那小家伙在转动，好像在用膝盖和臂肘很轻很轻地擦着似的……"

"转动的时候是从左到右呢，还是从右到左啊？"

"一忽儿这样转，一忽儿又那样转……才淘气呐……"

"那是男孩。"

"啊，当真吗？……"

沃罗比伊哈讨好地眯缝着那双耗子眼，悄没声儿说：

"还要我卜什么吗？我看，绝世的美人儿，还有一件秘密事儿该问一问呢……你就凑到我的耳朵边说吧，娘娘……"

叶夫多基娅转向墙壁，她那额头和太阳穴里有着一块块褐色的

斑点、嘴唇微微有点发肿的脸刷地红了……

“这也许是因为我变丑了，——我不知道……”

“这样美丽，这样出众……”

“唉，别说啦！……”叶夫多基娅转过脸去，深棕色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是不是怜惜我？他是不是疼爱我？把这个蘸出来……去，你去拿燕麦粉来吧……”

沃罗比伊哈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带着的：一个袋子里装着一只瓦碟、一个盛着水的小瓶和一包黑黝黝的粉末。（她嘟嘟嚷嚷地说：“这是在夏至节日采集的凤尾草籽。”）她把粉末溶在水里，将碟子放在床边一张小凳上，随后嘴里念念有词，拿来叶夫多基娅的一只结婚戒指，把它搁在碟子里，招呼叶夫多基娅去看。

“想一想你的秘密事儿。要是你乐意，不妨说大声一些，要不，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是什么事情使你起了疑心？”

“从圣三一修道院回来以后，他就变了，”叶夫多基娅微微地动着嘴唇。“我说话的时候，他并不听着我，倒像我是一个最糟糕的傻瓜……他说：‘你干吗不学点历史？……念点荷兰文或是德文？……’我试着那么做，可是一点也不懂。男人家爱自己的妻子，想必也不一定要她们念书吧……”

“你们有多久没有同床了？”

“都快三个月啦……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禁止我们同床，她是担心那个孩子……”

“看看戒指里面，我的天使，你是不是看见有种模模糊糊的东西？”

“好像是一张脸……”

“再看看……是一个女人的脸吗？”

“好像是……是一个女人的脸……”

“就是她，”沃罗比伊哈高明地撅起嘴，一对珠子似的眼睛仿佛从耗子洞里张望着……叶夫多基娅喘着粗气，欠起身子，一只手从她胸口底下那圆溜溜的肚皮上滑下来，她的心如同一只被人捉住的小鸟，扑腾扑腾地乱跳……

“你知道些什么？你瞒着我些什么？她是谁？”

“哦，谁吗？是一条毒蛇，一个德国女人……全莫斯科都在窃窃私议着，不过大家不敢声张罢了……外侨区有人给他吃春药害他……你不要烦恼，我亲爱的，悲伤可还早着呢……我们会想办法……你把这根针拿着……（沃罗比伊哈敏捷地从头巾上拔下一根针来，递给皇后，嘴里唧唧哝哝地叨念着。）把它夹在手指缝里，不要害怕……跟着我念：‘滚开，滚开，残酷阴险的毒蛇安娜，又是残废，又是害病，又是风湿，又是肺痨，滚开，头也不回地滚到法费尔山背后去，那儿太阳不升，月亮不明，露水不滴，滚开，滚进潮湿的泥土里去，陷下三俄丈深，那儿是你残酷阴险的毒蛇安娜的永劫不复之地，阿门！……’刺吧，把针刺到戒指中间去，刺到她的脸上去……”

叶夫多基娅刺着刺着，一直刺到针尖在碟子上折断为止。于是她向后一仰，用一只手臂遮住双眼，肿糊糊的嘴唇哆嗦着，哭了起来……

……………………………………………………………………………

那天傍晚，奶妈和保姆，接生婆和宫廷丑角都忙乱起来了，门和地板弄得嘎嘎作响：“皇上驾到……”沃罗比伊哈往蜡烛上撒了一点神香，让空气清新一些，便急匆匆地溜走了……彼得一步跨三级，直奔上来。他往妻子的寝床弯下腰去，身上发出一股霜冻和烈酒的气味。

“你好，杜尼娅？……还没有生吗？我还以为……”

他露出一抹疏远的、欢乐的微笑，圆溜溜的眼睛像是一个陌生人……叶夫多基娅的心忽地冷了。她含含糊糊地说：

“我巴不得让您高兴一下……我看得出来，大家都等得心烦了……对不起……”

他蹙皱着眉头，尽力想弄明白她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拉过一张小凳，坐下了，用马刺搔着地毯……

“我在罗莫达诺夫斯基家吃的饭……大家都说你随时都可能临盆……我以为已经生了……”

“我会在生的时候死去的。你到那个时候就会知道了……人们会告诉你……”

“生孩子是不会死的……别胡说……”

于是她使尽浑身的劲道，撩开了被子和床单，腆出肚子给他看：

"就是这个，你瞧……受苦的，叫痛的，是我，不是你……不会死的！你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的……你去欢笑，你去作乐，你去喝酒好了……去，到那个该死的外侨区去……（他张开嘴，瞪着她。）丢人现眼，——个个人都知道了……"

"是什么事个个人都知道了？"

他蜷着腿，——气愤愤的，活像一只猫。现在，她觉得什么都不在乎了……她尖着嗓子喊道：

"你那个异教徒，那个德国女人的事呀！那个小酒店里的荡妇的事呀！她叫你喝了什么媚药来着？"

一席话说得他满脸涨红，汗珠淋漓。他把小凳往旁边一推。脸色那么可怕，吓得叶夫多基娅不由自主地把一只手伸到脸上。他站在那儿，瞪着一双凶神恶煞的眼睛瞅着他的妻子……

"傻瓜！"他只这么说了一句。她双手往上一伸，抱住了脑袋。小声地抽噎着，她浑身兀自在打颤。肚子里的那个孩子轻轻地、不耐烦地转了个身。一阵似撕似拉的可怕的剧痛，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把她的骨盆箍了起来……

听到低沉的野兽似的哀号，那些奶妈和保姆，接生婆和宫廷丑角都跑进了年轻皇后的寝宫。她正在尖叫着，眼神疯狂，嘴巴丑陋地扭歪了……那些女人便七手八脚地忙乱起来……她们把圣像摘下来，将长明灯点亮了。彼得走出寝宫。第一次阵痛过去以后，沃罗比伊哈和接生婆扶着叶夫多基娅到一间热气蒸腾的浴室去分娩。

八

一只白眼寒鸦不知被什么东西惊动了，从草檐底下飞出来，停在一株树上，——霜花扑簌簌地洒落了。独眼汉茨冈人仰起脑袋，——积着雪的树枝后面，红殷殷地正在泛出一片冬天的朝霞。主妇们在生炉子，一缕缕炊烟慢慢地往上升腾。到处都是毡靴的嚓嚓声，咳嗽声，篱栅门的嘎嘎声，斧子的铮铮声。陡直的屋面在银色的白桦树中间格外显得清晰，河对岸的整片土地上冒出一股股粉红色的烟雾，那

里有射击军造得很坚固的院落，商人们的高大仓库，以及硝皮匠、制袜匠、克瓦斯酿造人等等各色市郊居民的小房子……

那只瞎忙着的寒鸦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树枝，把雪抖落在茨冈人的眼睛里。他怒气冲冲地用皮手套朝它挥了一挥。随后他从井里拉起一只冻着冰的水桶，把发出强烈气味的水倒在一个木槽里。在这样一个爽朗的星期天的早晨，他的心却给无比的憎恨揉得发痛。“倒霉的命运！竟把我弄成了奴隶……畜生也好，人也好，在他们看来都是一个样……如果这是我自己的产业，我照管起来总不会比你们差……”水桶铮的一下发出铁器的响声，吊杆吱吱地响着，系在一头的破轮子随即来回摆动起来。

他的主人，射击军奥夫谢·勒若夫，从屋里走到了台阶上。他那件没有挂面的羊皮袄外头束着一根鲜红的毛织宽腰带。他对着寒霜哼了一声，把帽子往下拉了拉，将手套往上捋了捋，弄响着一串钥匙。

“你把木槽倒满了没有？”

茨冈人仅仅把那只独眼忽闪了一下，——他的桦树皮鞋在木槽旁边结着冰的坡道上打滑。奥夫谢走去开那畜栏：好主人一定要亲自给牲口喂水。在路上，他伸起一只穿着白地红斑的毡靴的脚，踢了下一根没有放好的吊杆，说：

“要我让你尝尝这根吊杆的滋味吗，你这个婊子养的？你又把东西抛的满院子都是了……”

他拔掉门闩，开了门，用木闩把门撑好，抓着鬃鬣牵出两匹膘肥体壮的骟马来。他往它们身上轻轻拍着，吹着口哨，于是它们喝着冰冷的水，还昂起脑袋，望着朝霞，从它们暖和和的嘴唇上挂下来一颗颗水滴。有一匹马长嘶了一声，浑身打着哆嗦……

“去玩儿吧，去吧，”奥夫谢轻声说。随后他从牲栏里赶出几头母牛和一头青灰色的小公牛；紧跟在后面，挤在一起的，跑出来一群羊，嚓嚓地踩响着蹄子。

茨冈人还在精疲力竭地汲水，裤子都给溅湿了。奥夫谢说：

“你这个人好心少，恶意多……你对家畜从来不肯和和气气的，就只会用你那只独龙眼瞪着它们……我不明白你到底是哪一号人……”

“我知道该怎么干活就怎么干活……”

奥夫谢不怀好意地冷冷一笑:“唔—唔! ……”他吩咐茨冈人当着他的面给马喂些秣料,找些新鲜的草荐。茨冈人往场院尽头那个盖着雪的麦秸垛来回地走了十来趟,在麦秸垛那儿,麻雀正在四散着的谷壳里跳来跳去。他把木柴劈好,搬了进来。映衬着深蓝色的天空,太阳照亮了白桦那积雪的树梢。教堂里的钟声响起来了。奥夫谢庄严地画了个十字。一个脸蛋圆圆的小姑娘,浅蓝色的眼睛像是一只寒鸦,从屋里跑到了台阶上:

“爸爸,赶快进来吃饭吧……”

奥夫谢拍掉了毡靴上的雪,跨进低矮的门,摆出主人的气派随手把门碰上了。谁也不来招呼茨冈人。他等了一会儿,擤了一把鼻涕,用破大衣的前襟擦了好一阵鼻子,随后没等他们叫唤,就走进那间暖和和、黝沉沉的半地下室去,他的主人家正在那儿吃饭。他侧着身子挨到门边一条长凳上。有一股牛肉白菜汤的味儿。奥夫谢和他的哥哥康斯坦丁(也是一个射击军)正悠闲地用木碗喝着汤。端菜上来的是一个身量高高、脸蛋呆板的老太婆,露出一副死气沉沉的神色……

这两兄弟开着一爿出售树皮制品的铺子,在巴尔丘格开着一家公共澡堂,还有一所磨坊,另外又向奥多耶夫斯基公爵租下了十二俄亩的耕地和牧场。从前,他们是自己干活的(他们没有参加克里米亚远征),可是现在,彼得皇上却一点也不让他们休息:每天每天他们得等待着传唤,不是服勤务,便是去操练。射击军是不准自家经管铺子和澡堂的。托付给雇农吧,又放心不下。于是只好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一句话,全是娘儿们。)干活。而男人家都为皇上的娱乐当差去了。

“我不知道今年的夏收我们该怎么办,”奥夫谢说。他把一个大圆面包举到胸口,在粗麻布衬衫上擦了擦,给哥哥和自己各切了一份。他们叹了口气,咬了一口面包,又动手舀起一匙汤,让牛肉在匙子里抖动着。

“雇人也危险,”康斯坦丁说。“又下来了一道诏书……凡是没有保人却在市郊或是酒店里、澡堂里、砖头栈房里……居住的流浪汉,一律都要报上去。”

"要是在干活的,那又怎么样呢?"

"那你得为他负责,正像为一个盗匪负责一样……你有没有叫茨冈人出一张保单?他是个什么人?"

"谁知道……他什么也没说……"

"会不会是犯了罪给辞退的?……"

茨冈人走进来,拂掉胡子上的冰屑,用一只眼睛瞅着他们兄弟俩,这时候奥夫谢故意大声地说:

"就像现在这样,他也已经叫我讨厌透了……"

谁也不作声。他们继续吃着。闻到面包和白菜汤的味儿,茨冈人浑身发冷。他把一根冰溜儿撂在门槛底下,沙着嗓子说:

"这么说,你们是在讲我啰?"

"讲你又怎么样?"奥夫谢把汤匙搁下了。"你已经吃了我们六个多月的饭,可是只有鬼才知道你是个什么人……像你这种到处游荡、没有名姓的家伙,也还多的是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名姓?……难道我偷过你的东西不成?"茨冈人问。

"哦,这个我还说不上来……"

"就是这句话嘛,你还说不上来。"

"要是你偷了东西,说不定反而好些。我的两头母羊为什么死了?我的那些母牛为什么垂头丧气,他们的奶为什么发出那股气味,叫你没法儿上口?……为什么?"奥夫谢倚着桌子边缘,用拳头捶了一下。"一个秋天,我们的女人为什么老是肚子痛?……到底为什么?这儿准有什么妖法!那只毒眼总是那么翻动……"

"别那么胡说八道,奥夫谢,"茨冈人有气没力地说,"看你还是一个聪明的人。"

"康斯坦丁,你听到他辱骂我吗?胡说八道?……"奥夫谢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蜷拢手指,抓成一个拳头。争吵对茨冈人不利,——那两兄弟都是健壮的家伙,何况又刚刚饱餐了一顿。他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

"人不是因为好了就叫人喜欢,可是叫人喜欢了总是个好人……我替你干活,腰都要累断了,奥夫谢,谢谢你……(茨冈人鞠了个躬)

你就是对我印象很坏，我也不在乎……只要你把我该挣到的钱算给我就行……”

“你说的是什么钱？”奥夫谢转向哥哥，随后又转向祖母，她瞪着一双毫无生气的眼睛望着他们争吵。“是他把钱交给我们，叫我们替他保管？还是我向他借过什么钱啊？”

“奥夫谢，你有没有良心？半卢布一月，——我该挣到两个半卢布了……”

这时，奥夫谢向他扑过去，狂暴地吼道：

“给你钱？你想活着滚开吗？给你个屁，你这个狗崽子！”

他一把揪住茨冈人的厚呢上衣，打了一记耳光，还发疯似的叫着，要不是茨冈人闪得快，那第二下准会把他打死。康斯坦丁拦住弟弟，抓住他那掀动着的肩膀，于是茨冈人一摇一摆地走了。康斯坦丁随即追上去，往他背上一捶，把他推到了街上。茨冈人久久地站在那儿，一只独眼朝大门瞅着，——要是做得到，他真会在门上烧一个窟窿……

“好吧，你等着瞧吧，等着瞧吧，”他狠狠地自语着。他摸了摸腮帮，觉着上面有血。人们打他身边走过去，大家回过头来笑着。他把脑袋往后一仰，沉甸甸地踩响着树皮鞋，漫无目标地走开了……

九

“挤啊，挤啊，推啊！……”

“人们都在往哪儿跑啊？”

“去看烧死人……”

“是不是执行死刑？”

“当然不是他自己要的……”

“自焚的人是有的。”

“那是为了他们的信仰，那些分裂派教徒就是这样……”

“这人是为了什么呢？”

“他是个德国人……”

“谢天谢地，到底也来收拾他们了！……”

"是时候啦;那些该死的抽烟的人……他们靠咱们的血汗养胖了。"

"瞧,已经在冒烟啦!……"

茨冈人也朝岸坡走去,人群就挤在那儿灰烬堆上。他早已看见两个跟他一样的流浪汉。他尽力想挨近他们,说不定能弄到点吃的。这两个人看样子似乎也吃过苦,受过折磨。其中一个是麻脸,面颊上兜着一块破布,把一个用赤铁烫出来的烙印遮掉了。他名叫尤达。另一个是驼背,人差不多折成了两段,拄着两根短短的拐杖,可是走起路来倒也轻快,翘起了小胡子。一双眼睛洋溢着喜气。在那千缝百补的短褂外面,他还裹着一条蒲席。他名叫奥夫多基姆。这个人,茨冈人非常喜欢。而奥夫多基姆也很快就察觉到,有个脸上受伤的、深色皮肤的独眼汉子老是串在他们的身边。他便拄着拐杖挺一挺身子,和和气气地说:

"从我们这儿是捞不到什么的,朋友。我们自个儿也是靠偷摸过日子的呢……"

尤达把嘴歪在一边,含含糊糊地说道:

"暗探局里有过一个家伙也像这样串在身边,后来被撵到冰窟窿里去了……"

"嘿!"茨冈人心想。"他们倒是些有胆量的人……"想结识他们的愿望也就变得更加强烈了……

"死神没勾我的魂,该死的,"他说,眨巴着挂着霜花的睫毛,"那我好歹还得活下去……你们两位肯招我合伙吗?……大伙儿干起来总要容易些……"

尤达又带睬不理地跟奥夫多基姆说:

"会不会是个'暗探'?呃?"

"不,不,那绝不会,"奥夫多基姆声音悦耳地说,扭动脑袋,仰望着茨冈人的眼睛……

他们不再言语了。在下面冰上,冷得打抖的射击军正在踱来踱去,跺着脚,拍着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他们围着一个草草搭成的方形木框架,里头堆满了木柴。近处矗立着一个当众执行死刑的柱子,一堆烧着烙铁的篝火冒出一股股白烟。等候着的人群觉得冷起来

了……

“他们来啦,他们来啦……挤啊！推啊！”

骑着马的龙骑兵从城市那个方向出现了。他们驰到了冰上。后面,跟着来了一辆朴素的雪橇,上面坐着一个德国人,背朝着牲口,还有一个女的,戴着男人的帽子。再后面是一个领主,几个侍臣和一个书记官,都乘着马。最后是一辆张着黑皮子车篷的重笨的大雪橇。

射击军士兵们为这个行列让路。书记官跨下了马。那辆有篷的雪橇赶到这个地方也停住了,可是没有人从里面走出来……个个人都把眼睛盯着这辆雪橇,人群中传开了一阵惊愕的絮语声……

从木框架后面走出来叶梅利扬·斯维热夫,头上戴着一顶鲜红的帽子,肩上搭着一根鞭子。他的助手们把那个姑娘从雪橇里抓出来,搡搡撞撞,将她推到柱子那儿,剥掉了皮大衣,让她的手臂抱着柱子绑了起来。书记官高声读着一张展开的公文,摆动着玺印。可是他的嗓音在砭骨的严寒中简直一点也听不清,大家只能分辨出那个姑娘名叫玛什卡·谢利丰托娃,那个德国人名叫库利金,或者诸如此类的名字……从雪橇里可以看到他那罗锅着的肩膀和光秃秃的后脑瓜。

叶梅利扬的马脸上露出一抹静止的微笑。他不慌不忙地走到柱子跟前,抓起他的鞭子。大家只听到尖厉的嗖的一响,只看到那姑娘赤裸着的背上一条斜斜的血红的伤痕……她像猪一样叫起来了。他们抽了她五鞭,只用了一半的劲道。随后他们把她从柱子上解下来,带她一跛一瘸地走到篝火那儿。叶梅利扬从火里捡起那块烙铁,往她腮帮上熨去。她尖叫一声,倒了下去,在地上乱跳乱滚。他们把她扶起来,穿好衣服,放在雪橇上,迈着常步,顺着莫斯科河,带到一所修道院去了。

书记官还在宣读诏书。现在他们要来对付那个德国人了。他从雪橇里走出来,又矮小,又结实,自己往那木框架走去。突然他合拢了颤动的手掌,仰起了长满黑黝黝的硬髭的、肿糊糊的脸,这个狗崽子德国人,嘴里嘟嘟囔囔,而且号啕大哭起来了……他们抓住他,把他拖到木柴堆上。就在那儿,叶梅利扬剥掉了他的衣服,将他精赤条条地摔倒,又把他的邪教书籍和文件堆在他那粉红色的、肥胖的背

上，用下面递给他的一个火把将它们点燃……诏书上正是这样指示的：要把书籍和文件放在他背上焚毁……

岸坡上（茨冈人就站在那里）有人在嚷嚷：

“库利金，好好儿烤烤火吧！……”

可是人们朝那人（一个嘴唇厚厚的小伙子）呵斥道：

“住嘴，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自己也想那样子烤烤火吗？……”

厚嘴唇小伙子马上偷偷地溜掉了。从那四角都放起了火的火刑堆上，卷起来灰蒙蒙的一片浓烟。射击军士兵们倚在矛枪上站着。四下里静悄悄的。浓烟慢慢地往天空中升腾……

“他先要给熏昏呢，那么湿的木柴……”

“德国人，是个德国人！可是也要把他活活烧死呢……啊，主啊！……”

“他学会了识字，写书，如今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从皮篷雪橇（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那小小的窗子里探出来一张仿佛从古老圣像上走下来的、毫无生气的脸，望着浓烟，望着蹿起来的火苗……

“瞧，他的眼珠子闪闪发光，才怕人呢！……”

“总主教总不会来受死刑的吧……”

“是为了信仰才把人烧死的……唉，你们这些牧师！……”

这一句话是奥夫多基姆说的，嗓音很粗，胆子很大。站在他近旁的人统统溜走了，只有尤达和茨冈人仍然待在他身边……他杵了杵拐杖，又说：

“如果他是异教徒，那又怎么样呢？……他认为什么最好就信仰什么……说不定倒是我们的方式他认为不合适吧？……就为了这一点，他却非挨烧不可。咱们活着是在吃苦，在受罪呢……”

大火呼呼地吼着，啪啪地爆着，火星和浓烟在滴溜溜往上旋。有人从火焰中好像看见那个德国人还在动弹。皮篷雪橇小跑着驰走了。人群慢慢地散开了。尤达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走吧，奥夫多基姆……”

“不，不，我的伙伴们……（他的眼睛在笑，可是那仿佛刚从浴室

里出来似的干净的、喷红的脸却在哭，山羊胡子在索索颤动。）不要去追求真理！……牧师们和官长们，收税的人们，他们的黄金丁当作响，——个个都穿着强凶霸道的袍子……逃吧，我的伙伴们，受过折磨、打过烙印、给轮子撞伤过的人，赶快逃到密林深处去吧！……”

他们好容易才把奥夫多基姆拉走了。他们三个拐进一条巷子，到了一家小酒店。

十

茨冈人到底拿起一柄汤匙，把净素白菜汤送进了嘴里，这只拿汤匙的手在发抖，弄得汤汁都滴在一片面包上。他十分担心，就怕他们不肯带他一起上小酒店去，一路上只是诉说生活上的痛苦，还用皮手套揉着眼睛。奥夫多基姆一句话也没说，拄着拐杖急匆匆往前走，如同一个甲虫。到了门口，他才突然问道：

“你会不会偷东西？”

“会，只要是大伙儿一起干！哪怕是到树林子里去拦路打劫……”

“嘿，好大胆……”

“你以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尤达问。

茨冈人纳闷地寻思着：“他们要甩掉我啦……”他忧郁地望着歪歪斜斜的大门，望着院子里的雪堆，因为泼了脏水，满地都结了冰了，望着挂得有蒲席的门口，从里面腾出来一股开胃的香味，弄得他头都晕了。于是他小声说道：

“你们都是十分正直的人……如果你们偷东西，那又有什么关系，你们是因为穷才偷东西的，那不是你们的过错……眼下，老百姓有一半都跑到林子里去了……亲爱的朋友，别把我撵走，给点东西我吃吧！……”

“先生，我们有时候很仁慈，有时候很残忍，”奥夫多基姆说。“小心！”他把两根拐杖一把抓在左手里，朝茨冈人抡了抡：“现在你参加了咱们这一伙，可不能向后退了……尤达，我的朋友，你有战利品没有？”

尤达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小荷包，把几个铜币倒在手掌心里。他们三个数着这些偷来的钱。奥夫多基姆高兴地说：

“鸟儿既不收割，也不播种，可是老天爷也把它们养活了。咱们不需要很多，只消锄过一张嘴就够……跟我们一块儿走吧，独眼汉！……”

走进小酒店，他们在最远的一个犄角里坐下了，柜台上那支油脂蜡烛的光勉强照到了那里。这地方客人倒很不少，——有的敞开了热气腾腾的棉袄，喝醉了酒在吵闹，也有的在长凳上躺着。奥夫多基姆要了半瓶酒和一钵白菜汤。酒菜上来以后，他用汤匙丁丁地敲着：

“吃吧，独眼汉，这是老天爷的……”

他从酒瓶里喝了一口酒，很快地嚼着，活像一只兔子。眼睛笑眯眯地发着光：

“我给你们讲一个寓言，小伙子们……你们要不要听？从前有两个人，一个很快乐，一个很忧愁……这快乐的一个很穷苦。他所有的东西都被领主啊、书记官啊、法官啊拿走了；他们还用种种的花样来折磨他，把他的脊背绑在拷问台上打折了，弄得他走起路来总是弯着腰……哦，好吧……那忧愁的一个是领主的儿子，很有钱，是个守财奴……他的仆人都因为挨了饿，离开他走了，院子里长满了滨藜……他一天到晚独自坐在一只装金银的大箱子上……他们就过着这样的日子。那个快乐的人什么也没有；他用露水洗脸，对着树桩画十字；肚子饿了，他就凭基督的名去偷一点或是讨一点东西：那些没有什么钱的人总会给他一点，——他们很了解他……就这样，他来来去去，说说笑话，一天到晚快快活活地混过去。而那个忧愁的人却只是操心着不要失掉他的钱……而且，小伙子们，他还怕死呢……唉，有钱人总是怕死的！……钱越多越不愿意死……他给教堂买了一普特的蜡烛，又为圣像捐了一大笔钱，本想这样一来，上帝会推迟他的死期……”

奥夫多基姆笑了，往桌子上擦着胡子。他伸出一只长胳膊，舀了一匙白菜汤，兔子似的嚼着，继续说道：

“这个有钱的家伙，原来就是折磨过那个快乐朋友、弄得他成为乞丐的人……有一天，那个快乐的人溜进了他家里去偷东西，随身还

带着一根粗木棍……他从一间间屋子里走过去，看见那个有钱的人睡在木炕上，下面放着一只大箱子。他没有注意这只箱子，却一把揪住那个家伙的头发，说道：‘你从前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抢光了，现在给我一点儿，让我去弄口饭吃吧……’那个有钱的家伙很怕死，可是又舍不得他的钱，因此口口声声只说是没有、没有……于是那个快乐的人就抓起木棍，动手往他腰里和脸上打去……（尤达龇起牙齿，乐滋滋地咯咯地笑起来了。）哦，好吧。他打着打着，直打到他自己也笑了……‘好吧，’他说，‘我过一个晚上再来，你得把一帽子的钱替我准备好……’

“那个有钱的家伙不是傻瓜。他向皇帝上了一个奏本，皇帝便给他派去了几名卫兵……可是那个快乐的人却很机智……他混过了一个卫兵，闯进那个家伙的家里，一把揪住他的头发：‘你把钱准备好了没有？’那个家伙直发抖，赌神罚咒地说是没有钱……那个快乐的人又叫他吃了一顿木棍，打得他差一点嗜气……‘好吧，’他说，‘我还要来第三回，你还是把一箱子的钱替我准备好……’”

“这样很公道，”茨冈人说。

“他已经给他吃了一顿木棍啦，”尤达笑了。

“哦，好吧……这一回，皇上给那个有钱的家伙派了一团人去守卫……那怎么办呢？可是那个快乐的人很机灵。他换上了射击军的制服，走到那个家伙的家里，说道：‘卫士们，你们在保护谁的财产啊？……’他们答道：‘有钱人的财产，是皇上下的命令……’——‘你们这样做，总有很多薪饷好拿吧？……’那些人没做声……‘哦，’那个快乐的人说，‘你们都是傻瓜：你们白白地保护别人的财产，那个有钱的家伙会像狗一般死在那点钱上，可你们却连一个子儿也不会看见……’他把他们煽动了，于是这些士兵都跑去扭断地窖和储藏室的门锁，动手大吃大喝，直到大家喝醉了才罢。他们自然也觉得受了委屈，因此一到夜里便把门打开，发现那个有钱的家伙在大箱子上索索打抖，满身创痕，而且弄的肮脏极了。这一下，我们这位机警的射击军又一把揪住他的头发，说道：‘我向你要过我自己的东西，你不肯给，现在你得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出来……’于是他把这家伙往士兵们那儿一摞，他们便把他撕了个粉碎……这个快乐的人就拿了自己生

活上所需要的东西，从从容容地走了……”

奥夫多基姆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人们陆陆续续地走过来，在桌子旁边坐下，听着，一面还称赞着。有一个人不知是因为喝醉了酒，还是头脑有点不清楚，一直在抽抽噎噎，摆动着胳臂，抓着光秃、宽大的额头……等大家让他说话的时候，他又那么急促地唠叨起来，飞溅着唾沫，叫人一句也听不懂……别的人都笑了：

“库兹马上领主们那儿去……挨了一顿屁股……”

有人把柜台上蜡烛的烛花剪掉，让大家的笑貌看得清楚一些……库兹马那张鼻孔翻起、胡子拉碴的脸全肿了，一看就知道这个可怜虫一向就是毫不醒悟地一个劲儿喝酒。他身上只穿一条裤子和一件破衬衫，连腰带也没有。

“他为了喝酒，连十字架也当掉了。”

“他在这儿闲荡已经有一个礼拜啦。”

“叫他上哪儿去啊，这么冷的天气他还打着赤脚？……”

“我一人担当着所有人的苦难，瞧这儿！”库兹马抓着裤子嚷道。“这是领主特罗耶库罗夫亲手签的字！”他很快地把裤子褪下来，露出发肿的屁股，上面净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在场的人都哄笑起来了。连酒保也把烛花又剪了一下，从柜台上探出身子。库兹马拉好裤子，继续说道：

“你们知道大殉教者圣瓦尔瓦拉教堂旁边那个铁匠库兹马·热莫夫吗？……我在那儿住了十五年……热莫夫铁匠！我做的锁，还不曾有一个偷儿把它弄开过……我打的镰刀，一直销到了梁赞省。谁打的镰刀？热莫夫打的……我家作坊里制的胸甲，子弹打不进去……谁替牲口钉蹄铁？谁为男人和女人们拔牙齿？热莫夫！……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吗？”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大伙儿笑着回答。“你把故事讲下去吧……”

“可是你们不会知道的是，热莫夫夜里不睡觉……（他抓着他的秃脑瓜）热莫夫有的是果断的理智。要是在别的国家里，人们一定会看重我……可是在这儿，我的聪明才智却只好用在养猪上头……嘿，你们总有一天会记得的！……（他攥起一个很大的拳头，朝那冒着热

气的四扇小玻璃窗、朝那冬天的寒夜抡了一抡。)你们的坟上会长满荨麻……可是热莫夫却会被人永远记在心里……"

"慢着,库兹马,那你怎么会挨打的?"

"你说吧……我们不笑啦……"

仿佛刚刚注意到似的,他吃惊地望着他周围那些亮闪闪的鼻子,乱蓬蓬的胡子,准备哈哈大笑的张大着的嘴,和十几双贪婪地等待着什么壮观奇景的眼睛。他看见这些东西,仿佛隔了一重烟雾……

"伙伴们……得有一个条件:不准笑……我的心到底也很痛啊……"

他摸索了很久,才从烟草袋里掏出一张折起来的纸。他把它摊开在桌上。(他们把蜡烛从柜台上拿过来。)他用手指将纸按住,那上面画着两个翅膀,如同蝙蝠翅膀似的,带着环扣和杠杆。他那发肿的腮帮鼓起来了。

"这是一种美妙而奇异的机械,"他自负地说,"云母片做的翅膀,每一张长三阿尔申,宽一阿尔申二十维尔勺克①……靠着杠杆,它们会像蝙蝠翅膀似的扑动,只消用脚用手弄一下就成……(他深信不疑)人是可以飞的。我要跑到英国去……我要在那儿制造这种翅膀……从钟楼上跳下来,我一点也不会受伤……人会像鹤一样飞行!(他又狂暴地面对着那扇潮湿的窗子)特罗耶库罗夫领主打错了主意!……上帝把人创造成为爬行的蠕虫,可是我要教人会飞……"②

奥夫多基姆伸出手去,温柔地拍拍他:

"从头到尾讲给我们听吧,朋友。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欺侮你的?"

库兹马拧紧眉头,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

"我把它们做得太重了,因为稍微算错了一点……我是一个穷人……我用破片儿——白桦树皮啊,兽皮啊做了一对小小的翅膀……就在院子里,我迎着风从屋顶上跳下来;它们带我飞了这么五十步……可我的脑袋已经是热辣辣的了……有人指点我,我就到射击军政厅去,喊道:'卫士啊!……'他们抓住我,动手就打……'不,'

---

① 俄国长度名,一维尔勺克等于一阿尔申的十六分之一。

② 这里所描写的事,一六九四年发生在莫斯科。——原著编者注

我说，‘不要打我，带我去见老爷，我心上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报告……’他们便把我带去了……他坐在那儿，那个魔鬼，脸胖得像只猪，那个特罗耶库罗夫……我对他说：我能像鹤一样飞，给我二十五卢布，一点儿云母，过六个星期我就会飞……他不相信我的话……我说：派一位录事到我家里去，我可以把那对小翅膀拿给他看，不过用那对翅膀在皇上面前试飞有点不合适。他想推脱，可是没有办法，想推也推不脱了，因为大家都听到我喊过‘卫士啊！’……他骂我，揪住我的头发，要我吻着福音书起誓，说我决不欺骗他。他给了我十八卢布……没到期限我就把翅膀做好了……结果却做得太重了。这一点，我是到了这儿酒店里才想到的……喝醉了酒，我倒是明白啦！……云母是不成的，应当用木框架糊上羊皮纸！……我带了翅膀到克里姆林宫去试飞……哦，我没有飞起来，脸倒是跌烂了……我告诉特罗耶库罗夫，我的试验失败了，请他再给五卢布，那我一定会飞，要不，他尽管砍掉我的脑袋……那位领主一概不信：‘强盗，’他嚷道，‘骗子！邪教徒！你竟想比上帝还聪明啊……’他吩咐当着他的面，把我打两百记木棍……我都熬下来了，足足两百记，——只是轧轧地磨响着牙齿……他还命令我赔偿那十八卢布，变卖我的铁匠作坊、工具和房子……像我这样精赤条条的，该怎么办呢？操起短锤到林子里去打劫行人吗？”

“只有这一条路了，苦命的人，”奥夫多基姆低沉而清晰地说。

库兹马·热莫夫加入了奥夫多基姆的一伙。他们替他在旧衣市场上买了一双毡靴和一件厚呢上衣。他们现在有四个人在莫斯科东游西荡了，——在市场上，在公共澡堂，在基塔城那湫狭的巷子里。尤达专搞扒窃。茨冈人学会了翻眼珠子，让眼球从眼窝里可怕地突出来，还装得很可怜地诉苦。他们把一根绳子套在库兹马的颈脖上，让奥夫多基姆牵着走，装做一个疯狂癫痫的人：“赏点儿给这疯子吧，——让路啊，让路啊，要不，他会猛扑上来呢……”一天下来，他们总弄得到足够吃饭的钱，有时候还可以买瓶烧酒喝喝。困难是多的，而更多的是危险，因为沙皇下过敕令，这样的人眼下都要被抓起来，送到刑事政厅去。

大斋期过完了。在莫斯科上空，春天的太阳升得更高了。阳光

照到的地方,雪在融化,淅淅沥沥地滴着,而且开始发出一股气味来。跟畜粪搅在一起的积雪,在雪橇的滑木底下再也不是嚓嚓作响了。有天晚上在小酒店里,奥夫多基姆开腔了:

“这不是咱们准备上路的时候吗,伙伴们?……这儿没有咱们舍不得离开的人……等高岗上稍稍干一点儿,咱们就可以到外边去了……”

尤达想要反对:

“咱们人少,又没有武器,在林子里会饿死的……”

“可是咱们,”奥夫多基姆说,“在动身以前得干一件缺德的事……(大家恐惧地瞅着他)咱们需要的东西统统都可以弄到手……犯一次罪过也还抵不过咱们所受的种种苦难……可是即使抵得过,哦,那也说明圣书里是没有什么正义的……不要害怕,我的朋友们,一切责任由我负。”

十一

这是从春天开始的:猫儿欢笑,耗子流泪。① 两个“国王”——波兰“国王”和普列什堡皇城的“国王”之间宣战了。游戏兵团,布特尔斯基和勒福尔特的两个团,归普列什堡“国王”指挥;八个射击军团里头最精锐的部队,斯特列米亚尼、苏哈列夫、齐克列尔、克罗夫科夫、涅恰耶夫、杜罗夫、诺尔马茨基和梁赞诺夫的部队,都归波兰“国王”指挥。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被指定为普列什堡的“国王”,用腓特烈的名字,而伊万·伊万诺维奇·布图尔林被指定为波兰的“国王”。布图尔林是一个酒鬼,一向幸灾乐祸,贪赃枉法,可是对任何娱乐和笑闹却十分机灵。谢苗诺沃原野上皇家猎鹰场被指定为他的首都。

起初,个个人以为这又是彼得那老一套的玩笑。可是每天有诏书下来,而且一件比一件叫人不安。领主、御前大臣和近侍被任命为两国“国王”的朝臣。彼得的玩笑开得有点不成体统起来了。许多领

---

① 俄罗斯谚语,意思是说在上者的快乐,在下者的牺牲。

主心里都很愁闷,拿官阶爵位来开玩笑,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他们到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跟前,小心谨慎地抱怨她的儿子。她惘然地举起一双胖乎乎的手,什么也没弄懂。列夫·基里洛维奇气呼呼地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诏书都是皇上下的,盖着国玺……你们自己去见他,请他收回成命吧……”可是他们都很稳重,也没跑去见彼得。大家希望事情好歹就会过去。可是彼得却并不让它过去。士兵们突然闯进几个领主的府邸,强迫他们穿上朝服,把他们带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当滑稽的差事儿……普里姆科夫－罗斯托夫斯基老公爵两腿麻木了。还有人企图装病,可是没有用。逃避是逃避不了的。他们不得不忍受羞愧和耻辱了……

老远就望得见普列什堡木头造的八角望楼,架着大炮、铺着草土的斜堤,四周白色的营帐,这光景真够叫一个俄罗斯人发疯。简直像是一场荒唐的噩梦:说它是游戏吧可也不像是游戏,样样事情做得很逼真。在一间彩色斑斓的殿堂里,腓特烈“国王”懒懒散散地坐在一只镀金的宝座上,张着一个鲜红的华盖,戴着一顶黄铜的王冠,白缎子的长襟衣上钉着一颗颗星星,外面罩着一袭肩头镶着兔子皮的披氅,高统靴上装着铮铮作响的马刺,嘴里衔着一只烟斗……他那双眼睛炯炯发光,活脱是一个国王,可是你仔细一看,原来是费多尔·尤里耶维奇。这一看会叫你恶心得直想吐口水,可是不成。杜马贵族季诺维耶夫出于反感,当真吐了一口唾沫,当天就被载上一辆农民大车,发配充军,而且被剥夺了一切荣誉……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只好亲自赶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请求赦免,让他回来了……

而彼得皇帝呢,(这真是莫名其妙)竟连一官半职也没有,就那么穿着士兵的制服。走近腓特烈“国王”的宝座,他居然还屈下一个膝头,而那个该死的“国王”有时还要向他吆喝,仿佛他是一个平常百姓似的。领主和朝臣们坐在这间儿戏的宫殿中考虑问题,接见使节,颁发普列什堡的诏书,大家羞惭得要死……一到晚上,就在勒福尔特的寓邸里开筵畅饮,于是那第二个统治者,夜皇帝在那儿主宰一切了,——那个一看就觉得不体面的不畏神明的人,米基特卡·佐托夫,库奎区所有傻瓜的“公爵教皇”。

接着(一定是那些该死的外国人出的主意,要把事情弄得不可收

拾。),大约有一千个比较年轻的秘书官和书记官,从莫斯科各个政厅里挑出来,调到了这儿。他们领了武器,骑上马,受那严酷的军事训练。腓特烈在杜马议会里说:

“不久我们要把每个人都抓来……连蟑螂也不可能在隙缝里躲藏多少日子了。我们要叫每个人都吃吃士兵们吃的稀粥……”

彼得站在门口(在“国王”面前他不敢坐),听了这些话便大声地笑了。腓特烈狂暴地朝他弄响着马刺,沙皇马上闭嘴了……对这种事情,他们本来应当哭泣,忏悔他们的罪孽,伏在沙皇的脚边祈祷:“如果你一定要开这种玩笑,你就砍我们的脑袋,让我们受拷问,对我们不客气吧……可是你,拜占庭皇帝的后裔,你到底要把俄罗斯拖到什么样的深渊里去呢?……会不会是那反基督者的黑影在你背后升起来了啊?……”可是他们没有勇气,谁也不敢说这样的话。

那位波兰“国王”万卡·布图尔林在谢苗诺沃也有这样一个朝廷。不过那边至少用不着装腔作势,差事来得平稳,领主和朝臣们在游戏议会里,坐在靠壁的长凳上,用袖管遮着打哈欠,一直等到窗上透出蓝幽幽的暮色,大家便赶回莫斯科去宿夜。那个可恶的万卡“国王”,故意为难,恶作剧地想要强迫大家说波兰话,可是又摧折不了领主们的执拗脾气,后来他自己对这种游戏也玩腻了,便索性让他们随随便便地打盹去。

他们对这些事刚刚习惯,却又来了新的骚动:树林才给绿莹莹的烟霭笼罩起来,布图尔林就派使者送战书给腓特烈“国王”,还带了他的团队、辎重和领主们向普列什堡进发。出征的时候,射击军心里早已很愤懑:这正是播种的季节,每一天都是宝贵的,而这边,魔鬼却给皇上出了个娱乐消遣的主意。

围攻必须根据一切规则来进行,——挖壕沟,掘坑道,埋地雷,发动突击。这娱乐可一点也不轻松。火药毫不吝惜地使用着。陶罐装在臼炮里放出去,如同炸弹一般爆开了。守军向进攻者泼泥浆和污水,摆那种一头烧着亚麻屑的竿子,双方用钝了的军刀厮杀。脸给烧伤了,眼睛给砸掉了,骨头给打折了。这一下所花的钱,比一次真的战争不见得少些。就这样延续了好几个星期,——整整一个春天。在休战期间,交战双方的“国王”还跟彼得和他的宠臣们举行欢宴。

夏天快要过去了。布图尔林没有攻下普列什堡,便后退三十俄里,到了一个森林里,就在那边扎下营帐,掘好壕沟,躲起来了。于是轮到腓特烈来进攻了。射击军士兵们恨透了这样的生活,便当真打了起来。死亡的人,计算一下有几十个。戈登将军的脑袋被臼炮里发出来的陶罐打了一下,差一点没法医治。彼得的脸和眉毛都被烧伤,弄得他贴着膏药走来走去。半数官兵害着赤痢。等到所有的火药统统用光,武器都已损毁,士兵和射击军弄得衣衫褴褛,而列夫·基里洛维奇也揣着老太后的信赶到营帐里,流着眼泪,哀求彼得不要再请拨款,因为就像现在这样国库也已经空虚了,——只有到这个时候,彼得才算安静下来,双方"国王"命令他们的部队各自回到驻扎地区的家里去。

对于这次作为娱乐的出征,老百姓纷纷议论:"那么一大笔钱,他们当然不会花在单纯的游戏上的。这里头一定有什么名堂。彼得年纪还轻,还有点糊涂,——别人一教唆,他就干了……有人明明想从这种浪费当中捞点好处呢……"

十二

生活既艰难,又乏味。在索菲娅当权的年代,多少还有个节制,可现在,那些强悍的、有势力的人却把普通老百姓的灵魂都给抖出来了。法庭上没有公道,到处是贪污受贿,盗窃国家资财。很多人逃到森林里去当强盗。还有人走到北方河边那些原始丛莽中去,离开这种倒霉的生活,避过那一大群残酷而非法地吮吸他们鲜血的总督、地主、秘书和书记、地方官和乡镇长的压迫。在北方,他们可以过浑浑噩噩的生活;河流和森林会养活他们。他们在森林中清出空地,播种大麦。他们用古老的松树盖搭房屋,树立木桩,地方宽敞,彼此隔得很远,——简直是些农民的宫殿。从他们永远别离了的地方带到这个穷乡僻壤来的,只有他们的神话、传说和凄凉的歌曲。他们相信家宅的神道和森林中的妖怪。他们跑到严肃的分裂派长老们那儿去做祈祷,领受面粉和越橘汁的圣餐。"天下多的是反基督者,"那些长老们说,"只有从沙皇和总主教那里逃出来的人才可以得救……"

可是竟发生了这样的事，反基督者的奴仆们，被派出来找寻不服从和不满意的人，居然摸进了这些密林丛里，摸到了这个大地的最偏僻的边缘。于是那些农民便带着妻子儿女，抛下了家园牲畜，聚集在长老的院子或是教堂里，向士兵们开枪。如果没有射击的工具，他们便干脆以谩骂进行反抗，而且为了免得落在那些士兵们的手里，他们还在家里或是教堂里将自己活活烧死，发疯似的叫着，哼着唱着……

那些没有家累的、逃脱了贫困与奴役到森林里来当强盗的人，逐渐向气候更暖和、粮食更丰富的地方——伏尔加和顿河流域迁移。可是即使到了那里，也还是闻得到俄罗斯的气息：沙皇的诏书仍然会下达，正教的神甫仍然会气势汹汹地赶来，因此有许多武装起来的匪帮就跑得更远：到了达格斯坦，卡巴尔达，捷列克河对岸，或者到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那儿去请求土耳其苏丹任用他们。在自由自在的南方，他们不相信阴惨惨的家宅的神道，他们宁可相信弯刀和骏马。

俄罗斯大地既不可爱，也不舒适，比一切苦痛的奴役还要糟。千百年来，这片大地为树皮鞋所践踏，被木犁含辛茹苦地翻耕，密布满了被毁灭的村庄的灰烬和无名孤魂的丘塚。凄惨，荒凉。

十三

“爸，这是怎么回事儿？钟敲得不太对头……”

“怎么不太对头？……”

“啊，爸，不对头……应当敲得很慢，可是这钟声……爸，还是趁没出什么事儿就走，怎么样？……”

“慢着，你这个傻瓜……”

伊万·阿尔捷米耶夫·布罗夫金（人们已经忘记了从前他们管他叫做伊瓦什卡）站在肉市大街一所古老的小教堂的门口。他那件崭新的羊皮短袄，配着深蓝色呢子的面子，硬挺挺地鼓着；那双崭新的毡靴刚刚拔出了楦头；那条崭新的羊毛围巾缠得很紧，连头也弯不下来。尖厉的寒风刀割似的刮着人们的脸。在黑沉沉的街上，风沙沙地追赶着米粒雪，把它们堆叠在冻着冰的辙窝里。许多人聚集在店铺周围，听着：每一所教堂都在敲钟，声音杂乱，很不谐调——敲得那

么随便,仿佛在生气似的……

桑卡·布罗夫金娜(现在已经十八岁了)衣服穿得很讲究,人也长得很漂亮、很丰满,该出嫁了。她又拉了拉父亲的袖子,催他快走:她难得上莫斯科来,一来总是心惊肉跳,生怕被人家撞倒。今天她跟父亲出来,为的是要买她嫁妆中的羽绒褥子里的羽绒。媒婆们在布罗夫金家周围直打转,可是日子越是拖下去,伊万·阿尔捷米耶夫对她抱的希望就越高。他的儿子阿廖什卡已经当上了炮手长,很受皇上的赏识。沃尔科夫家的总管,到布罗夫金新盖的、富丽的房子里来拜访他们。伊万·阿尔捷米耶夫向沃尔科夫租下了牧场和耕地,自己还做木材生意。最近他又造了一座磨坊。他的牲畜跟村里的牲畜不放在一块儿看管。他把家禽卖给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供皇上食用。村里的人,个个都向他折腰行礼,个个都欠了他的债;有些人他是放过了,可是有些人他却不放他们过去,——十来个农民立了卖身契,正在为他干活。

"哦,咱们还在等什么啊?"桑卡问。

这时候,一个红胡子神甫菲利卡朝教堂门前的台阶走来了(十年来他已经长得那么胖,毛皮法衣的线缝都给绷开了)。他推着前面一个虚弱的教堂管事的背,那个人的鼻子沮丧地耷拉着:

"走啊,你这个该死的吃教堂饭的,走啊,魔王……"

教堂管事跌跌绊绊,抓住了锁,动手开那教堂的门。菲利卡还在推他:

"你的手在发抖,你这个臭酒鬼……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他捶着教堂管事伛偻着的脊背来加强他的语气)我就关照过你,叫你来打钟……我又要为你倒霉了……"

教堂管事挤进半扇微微推开一点的铁门,撒腿就往钟楼上爬去。菲利卡仍然待在门前台阶上。伊万·阿尔捷米耶夫用戴着崭新皮手套的双手除下了帽子,规规矩矩地鞠了个躬:

"今天是不是过什么节?我跟女儿都弄不懂……劳你驾,神甫,请你告诉我们吧……"

菲利卡眯缝着眼睛,顺着街道望着那吹动他胡子的、夹着米粒雪的风,大声说道,让很多人都听到了:

“反基督者降临了！”

伊万·阿尔捷米耶夫穿着崭新的毡靴，往后面晃了一晃。桑卡双手抓住胸口，随后画了一个十字，脸色刷地白了：她只知道这总是什么可怕的事。一大群人从米亚斯尼茨基门涌出来，呼喝着，吹着口哨，疯也似的狂笑。街上的人都一声不响地望着他们。店铺打烊了。不知从什么地方爬出来了一批鹑衣百结的乞丐，瘫痪的，赤膊的，没有鼻子的……一个头发花白的呆子，弄响着胸前的链子和锁，喊道：“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①”

伊万·阿尔捷米奇吓得魂不附体。桑卡轻轻地哎哟了一声，悄悄地往那盏长明灯底下一扇有栅栏的教堂窗子靠过去。姑娘吓得浑身直哆嗦。

现在，他们全看见了……一辆辆六只猪拉着的大车；涂着焦油、插着羽毛的母牛拉着的雪橇；山羊和狗拉着的矮矮的两轮车，前后绵延了整整一条街，正在慢慢地行进着。坐在雪橇、大车、小车上的人，都戴着树皮编的帽子，穿着草席制的大衣，登着麦秆扎的靴子，戴着鼠皮缝的手套。有几个还穿着用五颜六色的破布衲成的长襟衣，镶着猫尾巴和猫爪子。

鞭子呼呼地响着，猪吱吱地叫着，狗汪汪地吠着，化妆了的人喵喵地、哼哼地吼着，——他们全都喝醉了酒，脸红红的。行列中央，赶着一辆镀金的御用轿车，套着几匹花斑马，马脖子上挂着白桦树枝的浴帚。从玻璃窗里可以看到：前面座位上坐着彼得的酒友，年轻的神甫比特卡……他耷拉着头，已经睡熟了。后面座位上懒懒散散地躺着两个人：一个大鼻子男人，穿一件华贵的皮大衣，戴一顶插着孔雀毛的帽子；旁边一个圆溜溜、胖乎乎的女人，涂着脂粉，挂满垂饰，遍体黑貂，双手捧着一个酒瓶。这两个是新来的宫廷丑角，雅科夫·屠格涅夫（以前是索菲娅的侍臣，代替充军，便戴上了丑角的帽子。）和舒舍拉婆子，一个书记官的寡妇。两天以前，屠格涅夫跟舒舍拉结了婚，后来就一直在不停地拜客。

---

① 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前562），巴比伦王，曾破坏耶路撒冷，把犹太人幽禁在巴比伦（见《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一章至第五章）。

在轿车后面步行的是两位“国王”——罗莫达诺夫斯基和布图尔林，以及他俩之间的那位“公爵教皇”，“普列什堡最神圣的主阿尼基塔”；他戴着白铁皮法冠，穿着鲜红色的长袍，手里拿着两只烟斗，做成一个十字架。再后面是两位“国王”宫廷中的一大批领主和朝臣。人们可以认出来那些都是舍列梅季耶夫、特鲁别茨科伊、多尔戈鲁基、季诺维耶夫、博博雷金家的人……莫斯科自从创建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丢人的事。大家朝他们指指点点，惊讶，叫喊，恐惧……还有人走拢去，冒冒失失地向领主们鞠一躬。

领主后面，推来了一只装着轮子的船，它的桅杆在怒吼的寒风里摆动。彼得在套马的前面步行，穿着一身炮手的制服。他下巴颏向前突出着，圆圆的眼睛向着人群转动，正在打鼓。大家都不敢向他行礼，——万一下过命令不准行礼，那怎么办呢？那个呆子一看见他背着一只鼓，便又喊道：“尼布甲尼撒！”可是大家就把他推到人群当中，挡起来了。那船上的人一色是荷兰水手打扮，他们是勒福尔特、戈登、蓄着颊须的潘布尔格、蒂默曼，以及新任的上校魏德、缅格通、格拉格、布留斯、利文斯通、萨尔姆、施利本巴赫……他们俯视着人群，笑着，喷着板烟，跺着脚暖和身子。

当彼得走到教堂门前的时候，伊万·阿尔捷米奇推了推发呆的桑卡，一骨碌跪下去。“傻瓜，下跪啊！”他急促地嘟囔着。“这不干你我的事。”

菲利卡神甫张开大嘴，爆出一阵低沉的笑声（连沙皇也扭过头来看他了），随后他一面笑，一面举起双手，背转身子，走进教堂里去了……

行列过去了。伊万·阿尔捷米奇站起来，把帽子往下拉，扣到了耳朵上。

“是的，”他若有所思地说，“当然啰……是的……可是到底……唉，唉！……嗯，好吧！”随后他又怒气冲冲地转向桑卡：“哦，够啦，醒醒吧！……走，咱们买羽绒去……”

十四

人们都很惊奇，这个鬼东西哪来的这些精力。换了别人，哪怕是年纪比他大、身体比他强的，也早就一命呜呼了。一个星期至少有两次，他都是在外侨区喝醉了酒，被人家从那里送回来。只消四个钟头一睡，他又会完全清醒，于是什么也不管，他就只想找寻新的娱乐了。

圣诞节前夜，他忽发奇想，带了“公爵教皇”、两位“国王”、他的将军们和领主们（这些人又是用严厉的圣旨召唤来的），去访问一家家名门望族。他们个个都化了装，戴了假面具。他们还挑了一个名叫瓦西里·索科夫宁的莫斯科贵族（这人专干坏事，挑拨词讼，毒骂人家），作为这一伙的首领。他受封为“先知”，穿上卡普勤僧侣① 的衣服，道袍的屁股上有一条裂缝。那一年圣诞节，名门望族都受尽了奚落与侮辱，特别是那些公爵和老贵族。约莫有百来个人，打着唿哨，疯狂地喊着，奏着弦乐器、横笛，打着半圆鼓，涌进门来。敬畏上帝的主人，望着这些个家伙蹦蹦跳跳，咧嘴狞笑，头发都会直竖起来。他们一看那身材和服装，就把沙皇认出来了，他是荷兰商船船长的打扮：穿着在膝盖那儿扎住的呢马裤，长统羊毛袜，登着木屐，戴着如同土耳其人那样的圆形帽。他脸上不是包着一块花手绢，便是安着一个长长的假鼻子。

于是奏乐，跺脚，哄笑。全体人马，也不管什么席次，大伙儿冲到餐桌上去，要白菜，要烤鸡蛋，要香肠，要放胡椒的伏特加，要舞女……弄得家翻宅乱，客人们在烟草味和油腻气中令人吃惊地狂饮着。主人家还得喝双倍的酒，如果喝不下，他们会硬把酒灌到他喉咙里去……

主人家的门第越高，他们跟他开的玩笑也越发荒谬。别洛谢利斯基公爵因为脾气倔强，他们便把他剥得精赤条条，还在他的光屁股上敲鸡蛋，流在一个盆里。博博雷金身体肥胖，他们便故意捉弄他，把他从一把椅子档里拖过去，而这把椅子，其实连一个瘦子也钻不

① 天主教的一种僧侣，属圣芳济教团，以乞讨为生，穿带兜帽的僧服。

进。他们给沃尔孔斯基公爵的屁眼里插上一支蜡烛，点亮了，绕着他唱赞美诗，直到大家笑得打滚才罢休。他们还把他涂上烟煤和焦油，将双脚倒竖起来。贵族伊万·阿卡基耶维奇·米亚斯诺伊被他们用风箱从屁股眼里打风进去，没隔多久他就死了……

这种圣诞节的玩笑开得叫人提心吊胆，许多人简直好像准备死亡一样为这些日子作着准备……

一直到了春天，情况才算缓和一些。彼得动身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去了。这一年，那两个荷兰商人万·莱顿和亨利希·佩尔滕布尔格又到了那儿。他们办了两倍于上年的货物。从政府方面他们买进了鱼子酱、冻鲑鱼、各种毛皮、鱼胶、生丝，以及跟上回一样，焦油、大麻、亚麻、碳酸钾……他们还从手艺人那儿买进了皮革制品和骨雕品。列夫·基里洛维奇曾经从外国人马塞利斯手里盘下了一家图拉兵工厂，这一下便把各种模压的武器硬要推销给那两个荷兰人，可是他开的价钱太高，他们一口拒绝了。

将近春天，那六条船都已经装满了货，只等着北海开冻。突然间，勒福尔特(由于荷兰人的请求)向彼得暗示，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玩一趟，看看真正的大海船也许很不错……第二天，准备中途换乘的马匹和带着给军政长官们的诏书的军士，便飞也似的在沃洛格达大道上奔驰。彼得出发了，照例率领着那一伙人："公爵教皇"阿尼基塔、两位"国王"、勒福尔特、两位"国王"手下的领主，可是除了这些人以外，他还带着一批对国家事务有经验的人：杜马大秘书官维尼乌斯、鲍里斯·戈利岑、特罗耶库罗夫、先皇费多尔的内兄阿普拉克辛，以及由勇敢的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率领的五十名士兵。

他们一直赶到了沃洛格达，当地的神甫和商人们都到郊外来迎接他们。可是彼得很性急，当天就搭上七条大木船，顺着苏杭河驶到乌斯丘格－维利基，又从那里取道北德维纳河来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

这样辽阔的、涨水的河面，这样雄伟的、漫无边际的森林，彼得还是第一次看见。大地在他面前伸展出去，一眼望不到头。重重叠叠的阴云在头顶上漂浮。一群群野鸟从大木船前面的水面上飞起来。怒浪打着船舷，帆篷给风兜得鼓鼓的，桅杆嘎嘎地直响。河边的修道

院发出迎接的钟声。可是深藏在密林丛中的分裂派教徒却睁大警惕的眼睛盯着这些反基督者的船只。

十五

两支蜡烛在铺着毡毯的桌子上淌着蜡泪。一滴滴树脂从刚刚刨光的板壁上挂下来。一个个潮湿的脚印,从这个犄角到那个犄角,从窗口到床头,弄脏了擦得很干净的地板。一双沾着污泥的鞋,一只搁在屋子中央,另一只被抛在桌子底下。窗外,在那白夜的没有星星的半黄昏中,一种不熟悉的、挟着雨丝的风在飒飒作响。浪花拍打着近处的河岸。

彼得坐在床上,衬裤一直湿到了膝头,光脚趾朝里翻着。他把胳臂肘撑在膝盖上,用拳头托着小小的下巴颏,心不在焉地直瞅着窗子。隔板后面,两位"国王"都在打鼾,一个想胜过另一个。整个房子里,个个人都睡了,这所房子是为了圣驾的来临,在马谢耶夫岛上仓促盖成的。那一天,彼得把个个人都搅得累极了……

……他们是在那一天拂晓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所有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第一次来到北方。他们站在甲板上,望着从来没见过的朝霞在一层层阴沉沉的云朵后面泛出来……大得出奇的太阳升到了森林那黑黝黝的边缘上空,满天都泛滥着太阳的光芒,照亮了岸坡、岩石和松树。绕过德维纳河的拐角(几条船正在朝这个拐角拼命地划着),可以看到一座长长的建筑物,如同一座堡垒,带着六个望楼,还有斜堤和篱栅,这是一个外国人的栈房。在那长方形的院子里,矗立着一栋栋坚实的仓库和盖着瓦屋顶的整洁的房子;围墙上架着独角兽炮和臼炮。沿岸是一溜儿用木桩支撑着的驳岸、木头造的码头、覆盖着堆积如山的货包、麻袋和桶子的天棚。一卷卷缆索,一堆堆锯断的木材。码头旁边停着二十来艘大海船,还有三倍的船只抛锚在外面航道上。粗大的桅樯带着蛛网似的缆索巍然林立,高高的、雕着花纹的船艄在摇晃摆动。一面面的荷兰旗、英国旗、汉堡旗,几乎直垂到水面。在那涂着焦油、漆着一道宽阔白线的船舷上,从打开的舱口里伸出来一门门大炮……

右岸(即东岸)响起了迎宾的钟声。那儿依然还是那个俄罗斯:钟楼,仿佛只是出于懒怠无聊而四散着的农舍,栅栏,粪堆。岸边碇泊着几百只小艇和驳船,载着原料,遮着蒲席。彼得向勒福尔特斜瞟了一眼(他们并排站在船艄上)。勒福尔特跟往常一样穿得很漂亮,用手杖轻轻叩着;唇髭底下泛着一抹甜蜜的微笑,肿乎乎的眼皮上也停着一丝笑影,敷着粉的腮帮上还有一个笑涡……他很得意、愉快而幸福……彼得从鼻子里透着粗气,他忽然觉得恨不能打这个知己朋友弗朗茨一记嘴巴……连那个厚脸皮的阿列克萨什卡,坐在彼得脚边桨手的座位上,也晃着脑袋,连连说着:"唉,唉,唉!"欧洲的口岸既富庶又骄傲,因为有黄金和大炮而耀武扬威,一百多年来一直带着鄙夷的困惑难解望着东方的口岸,仿佛主子望着他的奴仆……

一团浓烟从那只最靠近他们的船舷升起,一阵曳长的吼叫压倒了教堂的钟声。彼得从船艄上冲出来,踩在桨手们的脚上,跑到三俄磅重的小炮旁边,从炮手那儿夺过引火线。小炮打响了,可是它怎么能跟海军大炮的轰鸣相比呢?作为对沙皇的礼炮的回答,所有的外国海船都给浓烟裹住了。好像河岸都在摇撼似的……彼得的眼睛炯炯发光,他连声说道:"精彩!精彩!……"他童年时代看到的那些书上的图画,仿佛都活起来了……浓烟消散以后,他看到左岸码头上有几个外国人在挥动帽子……那是万·莱顿和佩尔滕布尔格……彼得除下了三角帽,也高兴地挥动着,还大声地向他们问好……可是一看见阿普拉克辛、罗莫达诺夫斯基和绝顶聪明的大秘书官维尼乌斯的紧张的脸,他便怒悻悻地把头扭开了……

……这会儿他坐在床上,望着窗外灰蒙蒙的黄昏。在库奎河边的外侨区,他有着自己的、驯顺的外国人。可是在这儿,谁是主人倒不太清楚了。打大海船的高高的船舷旁边驶过,他那些自己造的船显得多么寒伧啊!……真丢人!个个人都有这种感觉:脸色阴沉下来的领主,岸上很有礼貌的外国人,船长,以及列队站在后甲板上、脸皮被海风吹粗糙了的老水手……可笑!……可耻!……领主们(也许甚至还有那摸得准彼得心事的勒福尔特)都只有一个愿望:保全他们的面子。他们准会目空一切地发发威风,如果只有这样才可以表示全俄罗斯的皇帝看着这几艘商船并不太希罕的话……假使需要,

他自己也会置办，这是不难办到的……要是将来他不要这些海船开进白海，他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领海是我们的嘛。

假使彼得乘坐的不是这种长溜溜的小船，说不定他也会沾染到这种目空一切的想法。可是他记得很清楚，而且现在又看到了所有这些打西方来的人（从胡子花白、牙齿缺落的水手到穿着西班牙丝绒衣服的商人）被客气的微笑遮掩起来的傲慢的蔑视……那儿，在高高的船艄上，风灯旁边站着一个矮胖的、棕色的、严肃的人，饰着金丝缘，帽子上插着一根鸵鸟毛，穿着长统丝袜。他左手拿着望远镜，贴在屁股上，右手拄着一根手杖……这是船长，曾经在各处海洋里跟海盗船和海盗战斗过。他居高临下，镇静地望着一只粗笨的小船上这个颀长而怪诞的青年，望着这个蛮族的沙皇……他在马达加斯加、在菲律宾群岛的什么地方，下令把榴霰弹装在大炮里，那时候也一定是这样居高临下地望着的……

凭着亚洲人的机智，彼得已经意识到了他应当在这些外国人面前显一显颜色，也知道什么是制胜他们的唯一办法……他必须使他们吃惊，叫他们见见他们从未见过的光景，让他们把这位不同寻常的沙皇的故事带回家去，说他对做沙皇一点也不在乎……让领主们去摆架子吧；这样反而好些。可是他是彼得·阿列克谢耶夫，佩列亚斯拉夫船队管理帆缆的上士，行动举止要切合这样的身份：我们是工人，穷苦可是聪明，因为贫困才走来向你们请求：教教我们怎样使斧子吧……

他下令把船划拢岸坡。他第一个跳进没膝的水里，爬上码头，跟万·莱顿和佩尔滕布尔格拥抱，跟别的人握手，还拍拍他们的脊背。把德国话和荷兰话夹杂起来，他告诉他们路上的情况，还笑着指指那些驳船，领主们仍然像雕像一样站在那上面……“在你们那儿，这样寒伧的小船恐怕连做梦也没看到过吧。”他夸张地称赞他们那些架着许多大炮的海船，跺跺脚，拍拍他那瘦细的大腿：“唉，我们只要能有三两艘这样的船就好了！……”言谈之间他还提到自己打算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马上建立一个造船厂：“我自己要做一点木匠活，叫我的领主们敲敲钉子……”

他从眼角上看到那种虚伪的微笑已经消失，受人尊敬的商人们

果然吃了一惊: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光景……他主动提出要跟他们一起进餐,便眨巴了一下眼睛,说道:“要是你们好好地请我吃一顿,我们谈起生意来是不会没有好处的……”他跳下小船,往马谢耶夫岛那座新建的房子驶去,总督马特维耶夫在那里诚惶诚恐地迎接他……可是跟他谈话的时候,彼得完全变了一副样子:半点钟过后,他就狂暴地拳打脚踢,把他撵出了门外。(他在路上已经接到一个奏折,控告这马特维耶夫向外国人敲诈勒索。)后来他又带着勒福尔特和阿列克萨什卡,航行了一转,参观那些洋船。晚上,他们去赴外国人家里的宴会。彼得跟英国的和汉诺威的仕女们跳舞,那么热烈,弄得他靴跟都飞掉了。是的,像他这样的人,外国人都还是生平第一次看见呢……

这天夜里,他失眠了……叫外国人吃惊,他是做到了,可是这又怎么样呢?俄罗斯还是以前那个老样子:醉生梦死,贫穷困苦,停滞不前。羞耻吗?不。只有富人、有势力的人才会觉得羞耻……可是在这里,却没法儿知道该用什么力量来唤醒人们,来弄开他们的眼睛……他们是人,还是洒了一千年的眼泪、流了一千年的鲜血以后,对正义和幸福已经失去信心,仿佛一棵倒在苔藓里腐烂了的树?

他到底为什么生下来做这样一个国家的沙皇呢?

他记得有一个秋天的夜里,给冰冷的风呛着,他曾经跟阿列克萨什卡嚷道:“与其在这儿做沙皇,还不如到荷兰去当学徒……”可是在这些年月里,他做了些什么事呢?鬼的事也没有做:就是胡闹!瓦西卡·戈利岑还盖了几所石头房子,即使不光彩,到底也率领了远征,还跟波兰举行了和谈……仿佛万箭攒心,他痛感到对他自己的人民、也就是俄罗斯人的悔恼与愤懑,对这些自满自负的外商的妒羡,——他们会扬起自由自在的风帆,飘回家去,到那美妙的国度里……可是你,还得回到莫斯科的贫困中去……也许他应当下一道可怕的圣旨吧?绞死一批人,鞭打一批人……

可是绞死谁、鞭打谁呢,谁呢?敌人是看不见,抓不到的,到处都是敌人,敌人就在他自己的心里哪……

彼得急速地推开毗连着的一间小小屋子的门:

“弗朗茨!(勒福尔特从木炕上跳起来,瞪出一双肿乎乎的眼

睛。)你睡熟了吗？到这里来……"

勒福尔特光穿着衬衣，往彼得的床上一坐：

"你觉得不舒服吗，彼得？我看你还是呕吐一下，怎么样？……"

"不，不是这个……弗朗茨，我要向荷兰买两艘海船……"

"嗯，那很好啊。"

"我们在这儿还要造几艘……用来装运我们自己的货物……"

"那好极了。"

"你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勒福尔特惶然地瞪着他的眼睛，随后跟往常一样，比彼得自己更清楚，明白了他这种心血来潮的思想的混乱。他微微一笑：

"等一等，让我去穿上裤子，拿个烟斗来……"在小屋子里穿衣服的时候，他用异样的嗓音说道："这件事我已经指望了很久了，彼得……你已经到了干一番大事的年纪啦……"

"什么大事？"彼得嚷道。

"罗马的英雄们，他们仍然可以做榜样……(他又回来了，整了整假发上的鬈丝。彼得瞪出一双神采奕奕的眼睛瞅着他。)英雄们认为他们的光荣是在战争里……"

"跟谁打仗？再向克里米亚进军吗？"

"没有黑海和亚速海，你没法儿过日子，彼得……今天晚上，佩尔滕布尔格跟我打耳磕，问我俄罗斯人是不是还向克里米亚汗纳贡品……(彼得的眼珠子乱转了一阵，随后像针尖一样盯着他的好友。)你没有波罗的海也不成，彼得……如果你自己不情愿，荷兰人也会迫使你那么做……他们说，假使你在波罗的海有港口，他们会输出比以前增多十倍的商品……"

"跟瑞典人打仗吗？你疯了！……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世界上没有谁能够打败他们，可你……"

"这并不是说明天就得做成啊，彼得……你既然问我，我就这样回答：要向大处下手；要是你向小处下手，那你只会碰伤你的拳头……"

十六

由于各地总督、中央各政厅及各级官吏的种种官僚习气，外地客商和公会商人以及所有市郊居民、买卖人与手工艺者，在买卖以及各种业务上都遭到了损失与破产。这些官员，如同狮子、豺狼一般，用爪子把我们抓来吞掉。请圣上垂怜开恩……

“又是控告总督们的吗？”彼得问。

他坐在桌子的一头吃东西。他刚从造船厂回来，连那卷到臂肘上的、沾着焦油渍子的亚麻布衬衫的衣袖都还没有翻下来。把一片片面包往盛着烤肉的瓦盘里蘸了蘸，他很快地嚼着，一会儿望望铅色的德维纳河泛起泡沫的微波，一会儿望望浅褐色胡子、白净脸儿、胖胖的秘书官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维尼乌斯，他坐在桌子的另一头。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念着莫斯科寄来的邮件。圆圆的眼镜架在他那结实的鼻子上，睁得很大的眼睛既冷静又机智。他最近才显得重要起来，特别是在那天晚上彼得跟勒福尔特谈完话，又吩咐他把莫斯科的邮件当面念给他听以后。这些文墨事儿以前一向由特罗耶库罗夫经手，彼得从来不去过问。可是现在，他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听取了。邮件总是在他吃饭的时候念的，——另外也抽不出时间来，他一天到晚跟那些从洋船上找来的外国工匠一块儿待在造船厂里……他既做木工，又做锻工，叫那些外国人都吃惊了；他怀着野性的渴望，问他们种种必要的事儿，还跟所有的人吵嘴和打架。造船厂里早已有一百多名工人。这些人都是从各个大村和小镇上找来的。如果情情愿愿，那就给他们荣誉，付他们工钱，如果倔倔强强，那就不给他们荣誉，让他们戴上镣铐……

一到吃饭的时候，彼得总是饿得像一头狼，划回马谢耶夫岛上。维尼乌斯便用威风凛凛的嗓音，把请皇上签署的圣旨，以及请愿书、控诉状、信件念给他听……这些讲究词藻的公文透出了年深月久的积郁；控诉状发出了奴隶的哀号。从古流传下来的俄罗斯的官僚制度，干着撒谎、偷盗、欺压的行径，却用冠冕堂皇的文字掩盖起来，而无能为力的广大人民，却被虱子和蟑螂吞食而呻吟着。

“控诉一个总督，”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答道。“又是告那个斯乔普卡·苏霍京。”

他整了整眼镜，继续念着对孔古尔城的总督的血泪控诉……那个总督靠横征暴敛来饱他的私囊，弄得商业都给搞垮了；他把商人和市郊居民囚禁在自己家里，用手杖打他们，结果有一个无辜的人就这样被打死了。他为商务运输勒收税款，装进自己的腰包，冬天每一大车八戈比，夏天每一舢板一阿尔丁。他折磨一个名叫兹米耶夫的厂主，把他关在一只大箱子里，盖子上开几个小孔，免得他闷死……他侵吞土地税和酒税，还威胁着说，如果有人控告他，他要把整个孔古尔统统毁灭。

“把这个狗东西绞死在孔古尔的集市上！”彼得嚷道。“拟一道圣旨！”

维尼乌斯从眼镜上端严肃地望着他：

“绞死一个人费不了多少时间，可是那样做也并不能使他们醒悟过来……我早就说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总督任职不应当超过两年。他们对那个地方一熟悉，什么门槛都懂得了……而一个新任的总督，掠夺起来自然比较好些……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你首先应当保护那些做生意的人。只要你能够解除他们那种忍受不了的重负，他们就会给你更多的东西……你瞧，有人竟不敢把两双树皮鞋拿到市场上去——他们会被抓起来，会挨打，他们的钱会给抢光……如果不是从商人们那儿，你还能从什么地方获得财富呢？……从贵族那儿是什么也弄不到手的，他们把所有的钱统统吃光了。而农民们呢，又早就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这儿，请听。”

维尼乌斯在文件堆里翻了一阵，然后念道：

> ……而由于神意，我们总是歉收，霜冻往往弄坏我们的田地，眼下我们已经没有一片面包，没有一捆劈柴，没有一头牲畜，我们都快要饿死冻死了……伏望陛下可怜可怜我们的困乏与贫穷，下诏准许缴纳免役税，以松释我们的贫困……我们穷苦万分，无依无靠，实在一无所有，不能以猪肉、牛肉、家禽与其他种种食品供应我们的地主……我们都吃野菜过日子，吃得浑身发肿……请开开恩吧！……

彼得一面听，一面怒气冲冲地打着一块燧石，手指都给划破出血了。烟斗燃着以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始终不动的停滞状态！……透过飞驰的行云，阳光在发蓝的河面上跳动。一艘正在建造的船只的骨架矗立在对岸船台上。斧子在铮铮地劈着，锯子在嘎嘎地拉着。那儿回荡着一股烟草、焦油、刨花和锚索的味儿……海风把心儿吹得凉爽了……那天夜里，勒福尔特曾经说过："俄罗斯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彼得……一定要像皮大衣那样翻过来，从头改造一下……"

"在外国，人们不偷盗，也不抢劫，"彼得说道，眯缝起眼睛望着河上的涟漪。"难道那边的人血统不同吗？……"

"人是一样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不过偷盗在他们看来划不来，而诚实却对他们更为有利罢了……他们保护商人，而商人们也自爱……我的父亲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皇上在位时来到了俄罗斯，在图拉办了一个工厂，满想规规矩矩做生意。他们却不让他那么做，——用种种的因循延宕把他弄垮了……在这儿，一个人如果不做强盗，那他准是一个傻瓜，光荣不是在于受人尊敬，而是在于欺压别人。可是在我们当中，也有聪明的人……(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那白皙的、肥胖的手指仿佛在织着网；阳光在他的眼镜上反耀，他轻柔而流畅地说着。)尊重做生意的人，你把他们从泥沼里拉出来，给他们权力，那么他们的话就会成为不爽的契约，——你可以放心地依靠他们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这样的话，锡德尼、万·莱顿、勒福尔特都曾经说过。从这些话里，彼得体会到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感觉，仿佛这正是他的脚在寻找着的坚实的土地……这已经不再是什么三个游戏兵团的事儿，而是稳定，而是权力……他把胳臂肘撑在窗槛上，望着如同油一样在阳光中闪烁的水波，望着大锤悄没声儿地打在木桩上、隔了一会才传来锤打声的造船厂……他眼睛眨巴着，心儿自信地、幸福而激动地跳动着。

"沃洛格达的商人伊万·日古林亲自送来一份请愿书，恳求赐见，"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声音特别清晰地说道。

彼得点点头。维尼乌斯微微地晃动着肥胖的身子，往门口走去，向一个人招呼了一声，又急匆匆回到原先的座位上。跟着进来的是

一个大个儿、宽肩膀的商人，头发剪成诺夫戈罗德的款式，额头上留着刘海。在那结实的脸上，一双眼睛从蹙皱的眉头底下锐利地直瞅着。他大开大阖地画了个十字，磕了个头。彼得用烟斗向一把椅子指了一指：

“我吩咐你坐下……（日古林微微地扬一扬眉毛，极其小心地坐下了。）你有什么事？（日古林向维尼乌斯斜觑了一眼）说吧！……”

日古林显然已经看明白，到这儿不是什么磕响头的事，而是要显示他的钱包。于是他自尊地捻了捻唇髭，朝山羊皮靴瞅了一眼，闷闷地嗽了几声：

“我们来是要向陛下恳求……听说您正在德维纳河边造船，万岁爷，我们都万分高兴。我们希望您命令我们不要把货卖给外国人……一点不假，我们的货都是白给他们的，陛下！……鲸鱼油啊，海豹皮啊，腌鲑鱼啊，海象牙啊，珍珠啊……命令我们把这些货装在您的船上吧……英国人把我们彻底弄垮了……请开开恩吧！我们一定会尽心竭力：与其为外国的君王服务，不如替我们的圣上效忠。”

彼得瞅着他，眼睛炯炯地闪着光；他伸手拍拍他的肩头，龇出牙齿乐呵呵地笑了笑：

“到秋天我有两条船可以造好，另外再向荷兰买一条船……把你们的货拿来；可是得小心，不能耍花样！”

“可是我们，老天爷，我们……”

“你是不是要跟货物一起出去？……当第一个商务代表？……把货运到阿姆斯特丹去卖？……”

“我不懂外国话……可是如果陛下吩咐，我为什么不去呢？我就去阿姆斯特丹做生意，我决不让自己受骗！”

“好小子！……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拟一道诏书给第一个……航海商……你叫什么名字，日古林——伊万，还有你的父名呢？……”

日古林张大了嘴，站起来，眼睛突出着，胡子颤动了。

“您要把我的父名都写下来吗？……就凭这一点，您要我做什么，我一定都做到！”

于是他伏倒在皇帝的脚边，仿佛对着一幅向它祈祷事业成功的耶稣圣像……

………………………………………………………………………………

日古林走了。维尼乌斯用鹅毛笔沙沙地挥写着。彼得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得意地微笑着。随后他站住了：

“哦，你那儿还有什么别的公文没有？……扼要一点念吧！……”

“又是一件盗案。在圣三一大道上，一辆装着公款的牲口车遭到拦劫，两个人被杀死……经过侦查，他们把谢苗·奥多耶夫斯基公爵家最小的儿子斯乔普卡·奥多耶夫斯基从府邸里逮捕了，用一辆普通的大车解到了刑事政厅。在那儿，他已经供认，被判在那个政厅的底层受鞭刑，坚决没收他在莫斯科的府邸和四百户农民。他父亲谢苗公爵已经把他保释出去……斯乔普卡家里的奴仆，十五个已经被绞死……”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又是他们这批人，公爵啊，领主啊！——拦路抢劫……”

“一点不错，他们是抢劫，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这些寄生虫，大胡子①！……我知道，我记着……他们个个人都藏着一把刀子想对付我……（他脖子扭动着）可是我有一柄斧子，要一个个对付他们……（他吐了一口唾沫，一条腿抽搐了一下。他张开手指抓着桌布，拉了一拉。维尼乌斯急忙把墨水壶和公文按住。）我现在有权力了……咱们来较量较量吧……毫不留情……”（他向门口走去）

“请原谅，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这里还有两封信呢……是娘娘她们写来的……”

“好吧，念吧……”

他回到窗子跟前，剔着他的烟斗。维尼乌斯微微地鞠了个躬，开始念道：

---

① 当时的领主都蓄着大胡子。

……你好，我亲爱的爸爸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陛下，祝你百年康泰……（彼得愕然地扬起眉毛，朝他转过身子。）你的小儿子阿廖什卡恳求你祝福，我亲爱的人。请你不要延迟你回来的日期，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圣上……我这样恳求你，是因为我看到太后，我的祖母，非常忧伤……不要懊恼，我亲爱的圣上，看到这封信写得很糟，我还没有学会写信呢，陛下……

"这是谁的笔迹？"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太后的手笔，颤巍巍的，很难认。"

"哦，你写点什么回复一下吧……你说我正在等着汉堡来的船……说我身体很好，不会出海，叫她不用担心……再说她们千万不要指望我很快就回去，你听到了吗？……"

维尼乌斯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太子还亲手用蘸着墨水的指头在信上摁捺一个手印呢……"

"嗯，好吧，好吧！他的指头！……（他鼻子里哼了一哼，从维尼乌斯手里抓过那第二封信。）是他的指头！……"

妻子的信，他是在船上看的。一阵清新的海风把帆篷吹得鼓鼓的，这条不太坚实的小船如同一件活的东西，钻下去，腾起来，泛着泡沫的波浪拍打着船舷，水花从船头直往上溅。彼得坐在船舵旁边，读着那封被水花溅着的、按在膝盖上的短简……

你好，我的亲人，祝你百年康泰……我恳求你，我心爱的人，我最亲近的人，捎我一个平安的消息，使我在愁闷的萧索中得到一点快乐……自从你出门以后，我心爱的人，你还没有给过我片纸只字……我是天下最最不幸的、可怜的人，因为你不肯屈驾，又不肯给我一点关于你健康的音信。请你，我的亲人，写信告诉我，你到底觉得我怎么样……至于我和奥列申卡，我们都还活着……

小船一歪，船舷进水了。彼得急忙把舵扳到左边；咝咝地起着泡沫的一个大浪打在船舷上，溅得他从头到脚都湿透了。他笑了。那封没用的信被风从他膝盖上吹走，飘荡着，远远地消失在一堆浪花

中……

十七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终于盼到了她的儿子。正是那一天，她仿佛觉得有一根钉子打进了她的心里。她高高地靠在几个天鹅绒毛的枕头上，用散了神的瞳孔望着墙壁，望着那印花皮革上的金色涡纹。她不敢移开视线，也不敢稍微动弹一下。她胸头的那种空虚感比任何渴望都更使她痛苦；她觉得缺少空气，可是正想尽力呼吸一下，一双眼睛就因为恐惧而突出来了。

列夫·基里洛维奇不时踮起脚走到寝宫里来，问那些随侍在侧的命妇：

“哦，她怎么样？……我的天哪，我的天！可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啊！……”

他咽了一口唾沫，往床边上一坐，跟她的妹妹谈起来，可是她总是不答理。在她看来，整个世界都仿佛是迷迷糊糊的……她只感觉到一点，心头打进了一根钉子……

等到那些守望的人，骑着浑身大汗的马，飞也似的驰进克里姆林宫，喊着：“他来啦，他来啦！”教堂管事们画着十字，爬上钟楼；大天使教堂和圣母升天大教堂的门统统打开，司祭和辅祭们急急忙忙从祭服里面拉出他们的头发；朝臣们聚集在台阶上，赤着脚的急使四散到莫斯科各处去通报那些要人们，——直到这时候，列夫·基里洛维奇才喘着粗气，朝他妹妹探过身子去，说：

“他来了，我们心爱的人！……”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突然抽了口气，她那双胖乎乎的手揪了一下衬衣，嘴唇发青，向后倒了下去。列夫·基里洛维奇自己也失魂落魄地张大了嘴……命妇们急忙奔出去请听忏悔的神甫来。穷苦的食客们在犄角和小室里唉声叹气……整个皇宫都慌做了一团。

可是这会儿，“伊凡大帝”钟扬起那黄铜的嗓音，教堂和修道院的钟也一齐敲起来了，差役们一片喧嚷，而在嘈杂与叫嚣声中，传出来

德国军官们那种粗犷的嗓子："Achtung![①] ……枪放下！……立定！……稍息！……"轿车和大马车经过部队与人群，风驰电掣一般向殿门前驰去。大家都瞪大眼睛找寻，可是在富丽的无领袍、将军们的大斗篷和插着羽毛的帽子中间却不见皇上的影子。

彼得径直往母亲那儿跑去，——挤在走廊上的人们，总算来得及闪开了。他给太阳晒得乌黑，人瘦了，头发剪得短短的，穿一件紧窄的黑色天鹅绒短上衣，一条宽松的短裤，飞也似的冲上楼梯，有几个看见他的人还当他是库奎区来的医生(后来认出来了，便诚惶诚恐地画着十字。)。谁也没料到他会突然推开房门，闯进那钉着西班牙皮革的、低矮而闷气的寝宫……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从枕头上欠起身子，用那对亮闪闪的眸子盯着这个瘦瘦的荷兰水手……

"妈妈！"他喊了一声，仿佛是在遥远的童年时代，"我的亲娘啊！……"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伸出一双手去：

"彼坚卡，我的宝贝，我的儿啊！……"

母爱压倒了那根刺在她心头的钉子，她屏住呼吸，让他伏在床边，亲她的肩头，亲她的脸；直到一阵致命的疼痛揪着她的胸口，她才把一双手从他颈脖上松开了……

彼得一骨碌跳起来，仿佛好奇似的瞅着她那双往上翻起的眼睛。命妇们不敢放声大哭，都把手绢塞在嘴里。列夫·基里洛维奇直打哆嗦。可是这会儿，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睫毛突然闪动了。彼得沙着嗓子说了一句什么话(谁也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便扑到窗子前面，摇着铅制的窗框，弄得那些圆圆的窗玻璃都豁朗朗地倒下来了。

"到外侨区去请布卢门特罗斯特来！"当大家还是听不懂他的时候，他便抓住一位命妇的肩膀。"傻瓜，去请医生啊！"然后把她推出门外了。

那命妇给吓了个半死，啪哒啪哒地从楼梯上走下去，嘴里咯咯地叫着：

"皇上有命令！皇上有命令！……"可是皇上到底下了什么命

---

① 德语：预备！

令，她竟说不上来了……

……………………………………………………………………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健康恢复了，两天过后，她甚至已经能够去做祈祷，而且胃口也很好。彼得动身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了，那里住着叶夫多基娅和太子阿列克谢（她是在春天搬去的，因为要跟婆婆离得远些。）。她没有料到丈夫会在这几天里回来，所以一点没有准备，也一点没有打扮，而彼得却突然在花园里的沙土小道上出现了，这时节她们正在菩提树下熬苹果酱。一个个长得很美丽的宫女，梳着长长的发辫，戴着花环，穿着粉红色的宽袖衫，在沃罗比伊哈的监督下削苹果皮，还有一些人把干树枝搬到一座小灶那儿，铜锅在那灶上沸滚着，腾出一股甜蜜的香味，也有人坐在毯子上，哄着太子，那孩子长得很瘦，有一个高高的额头，一双黑黝黝的、没有笑意的眼睛和一张好像要哭的嘴。

谁也不明白他要什么。那些臀部很大的侍女或学猫样咪咪地叫着，或学狗一般汪汪地吠着，四肢着地爬着，她们自己也笑得没有气力了，可那孩子还是气呼呼地直瞪着她们，眼看就要哭出来了。叶夫多基娅生气地说：

"你们这些傻瓜，就是心不在焉……斯捷什卡，你干吗把裙子撩起来？拿根树枝抽你那个地方，你才知道滋味……瓦申卡，给太子表演山羊牴角……你们去找一个甲虫来，在它身上插一根麦秆。你们总得动动脑筋嘛……我养活你们一大帮子人，可是你们连哄哄孩子也不会……"

叶夫多基娅觉得很闷热，秋天的苍蝇在纠缠着她。她摘下头巾，吩咐那些侍女给她梳头发。天空清澈无尘，菩提树顶上张着一片风息全无的苍穹。若不是救主节[①]早已过去，跑去洗个澡倒挺不错，可是牡鹿已经把角在水里浸过，那样做就不成，要成为罪过的事了……

突然有一个身量很高、给太阳晒黑的男人，穿着一身黑，出现在小道上。叶夫多基娅用双手捧住腮帮。她的心跳得那么厉害，竟连

① 救主节是东正教的节日，为俄国旧历八月一、六、十六日三天。

思路都给打断了……宫女们只是喘着气,甩动着发辫,逃到了紫丁香和野蔷薇丛的后面。彼得走过来,往叶夫多基娅的胳臂底下一把搂住,用劲地亲她的嘴……她眯缝着眼睛,没有一点反应。隔着她那没有扣扣子的宽袖衫,他又吻她的湿滋滋的胸口。叶夫多基娅抽了一口气,羞得满脸通红,浑身直打哆嗦……独个儿坐在毯子上的奥列申卡如同一只小兔子那样嘤嘤地啜泣起来……彼得把他抱在手里,向上一抛,那孩子索性放声大哭了……

这一次重聚可不太愉快。彼得问了一些话,叶夫多基娅都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她没有围头巾,衣衫又不整齐……那孩子给果子酱涂得脏死了……不用说,没大一会,她丈夫就到宫里去了。在那儿,工匠、商人、将军和酒友们把他围了起来。远远地她可以听到他那断断续续的笑声。随后他又走到河边去察看雅乌扎舰队,从那里又到库奎区去……唉,杜尼娅啊杜尼娅,你又让幸福从你的手指缝里溜走啦!……

沃罗比伊哈说,事情是可以挽回的。她就精神饱满地着手工作了。她打发使女们去烧洗澡水,又吩咐保姆们把奥列申卡抱走,给他洗洗脸,换换衣服。随后她絮絮叨叨地对皇后说:

“到了夜里,你可不能张皇失措了,我的小天鹅。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农民的办法,让你在澡房里洗一个蒸汽浴,加上一点克瓦斯,用安息香树胶给你擦一擦,让你发出一股香喷喷的味儿……对男人家来说,香味是顶顶重要的……随后,我的美人儿,不管他说什么话,你回答的时候一定要笑个不停,这样你浑身就会颤动,笑要笑得轻,笑声要细碎——用你的胸脯笑嘛……这样,就连死人都能给弄得神魂颠倒的。”

“沃罗比伊哈,他已经到那个德国女人那儿去了……”

“啊,娘娘,你也不要提她……那个德国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她轻佻,贪财爱利,灵魂乌黑,皮肤黏腻腻的……可是你,活像一只美丽的天鹅,又温柔又欢乐,把他接到你的床上,——那个德国女人比都没法比……”

叶夫多基娅明白了,便开始着忙起来。澡房里烧得很热。使女们跟沃罗比伊哈一起,侍候皇后躺在一张高高的长凳上,用那往薄荷

和安息香树胶里浸过的浴帚给她扇着。随后她们把个软绵绵、懒洋洋的她送进了寝宫，替她梳头发，抹胭脂，画眉毛，让她躺在床上，放下帷帐，叶夫多基娅就这么等着……

耗子窸窸窣窣地爬着。夜幕降落了，皇宫里沉寂下去，守夜人没有睡觉，在院子里打更，她的心往枕头上撞着……彼坚卡到这会儿还没来……心里想着沃罗比伊哈跟她说的话，她在黑地里躺着，笑眯眯的，虽然由于对那个德国女人的怀恨，她肚子发抖，双脚冰冷。

这会儿，守夜人已经不打更了，耗子也已经安静下来。明天，即使在宫女们面前，她也不好意思露脸啦！……叶夫多基娅还是尽力克制着，可是一想起新婚之夜跟彼得鲁沙一块儿吃鸡的事，她便放声大哭起来，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都给泪水沾湿了……

一股热烘烘的哈气惊醒了她。她直跳起来："是谁啊？是谁啊？……"她睡意朦胧，竟不知道压着她的究竟是谁……等她明白过来以后，又出于一种新的委屈，她哼哼起来了，用拳头捂着眼睛……彼得鲁沙连一点人性也没有，醉醺醺的，喷出一股烟草味，从德国婊子那里径直来到她这儿，而她却那么眼巴巴地等着他……他一点也不给她温存，倒是闷声不响地、吓人地要强奸她了……照这种情况，她用安息香树胶来擦洗是不是值得呢？

叶夫多基娅把身子让到了床沿上。彼得鲁沙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又像醉倒在泥沟里的农民那样呼呼地睡熟了……帐缝里露出来一点蓝盈盈的光。叶夫多基娅看着彼得鲁沙两条赤裸着的长腿，觉得很丢人，便给他盖好了，自己嘤嘤地啜泣起来，——沃罗比伊哈的那一招，完全落空了……

……………………………………………………………………

从莫斯科飞也似的赶来一个急使：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病势又转剧了。他们急忙跑出去找寻皇上。原来他在新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郊一个名叫布赫沃斯托夫的兵士家里参加洗礼宴。他们在吃薄饼。没有一个生客，在座的都是自己人：亚历山大·缅希科夫中尉，最近才被彼得擢升为侍从的阿廖什卡·布罗夫金，还有那个"公爵教皇"。他们正在说笑打诨，寻欢作乐。缅希科夫正在告诉他们十二年前他跟阿廖什卡怎样从家里逃出来，怎样住在扎亚茨那里，流

浪，偷窃，后来又怎样在雅乌扎河边遇见少年彼得，教他玩针穿腮帮的把戏。

"那原来是你呀？……就是你吗？……"彼得吃惊地嚷道。"瞧，后来我找了你半年……就为了那根针，我很喜欢你呢，阿列克萨什卡！"说着他亲了亲他的嘴唇。

"你还记得吗，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公爵教皇"向他抡起一根手指，问，"你还记得我的鞭子吗，记得我怎样打你，因为你玩的那鬼把戏？……你确是一个淘气包……真是的……"

于是尼基塔·佐托夫开始讲一个故事，说是彼得——还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毛头孩子，离地没有多高，却已经有卓越的智慧……他会向领主们提问，弄得他们坐在那儿想啊想的，始终没法儿回答；而他呢，随后只这么摆一摆手，恰恰就把问题回答出来了……可真是了不起！……

满座的人都张大了嘴，听着这些奇谈，彼得对这一类的事虽然一点也记不起了，可是别人既然相信，他自己也就随声附和了……

布赫沃斯托夫让酒杯里的酒一直满着。他这个人颇有几分狡猾，虽然表面上似乎又朴实又清廉。他很了解喝醉了的和清醒着的彼得，不过自然还比不上阿列克萨什卡，——他年纪已经不轻，而且头脑也很保守……他笑眯眯的，殷勤地劝客人们喝酒吃菜，对他们的谈话却一句嘴也不插。

"可现在，"缅希科夫说，他那用金线绣的紫红色袖头在桌布上擦着（他笔直地坐在那儿，吃得很少，酒对他也没起什么影响，只是眼睛蓝了一些。），"可现在，我们已经打听到皇上的侍从阿列克谢·布罗夫金有一位漂亮的妹妹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这件事情，我们应当过问一下。"

稳重的阿廖什卡眨巴着眼睛，脸色突然白了……大家便钉住了问他，——彼得钉得最厉害，于是他证明事情是确实的，他妹妹亚历山德拉[①] 的确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不过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他父亲伊万·阿尔捷米奇已经变得那么骄傲，现在连中等商人他都不

---

① 即桑卡；桑卡是小名。

屑看一眼。他家里又养着几头恶狗，弄得人人都害怕，不愿意打他门前经过。他还把媒婆们毫不客气地撵出去。桑卡给弄到这步田地，她日夜号哭：正当豆蔻年华，可她害怕由于父亲的骄气，戴不到新娘的礼冠，反而落得一顶尼姑的高筒帽……

“为什么没有对象呢？”彼得发火了。“缅希科夫中尉，你就娶了她吧……”

“我不能，年纪太轻。我对付不了女人，明－赫尔茨……”

“你怎么样，最神圣的阿尼基塔‘教皇’？你要娶亲吗？”

“我年纪又大了一点，我的孩子，不配娶一位年轻的姑娘！我大概要跟妓女们做伴呢……”

“好吧，你们这些酒鬼……阿廖什卡，你写封信给你父亲，告诉他由我亲自来做媒……”

阿廖什卡摘下那顶乌黑的、很大的假发，恭恭敬敬地磕了个头。彼得正想立刻动身到布罗夫金住的那个村子上去，可是克里姆林宫派来的急使这时正巧走进门来，呈上列夫·基里洛维奇写给他的信。太后去世了。彼得念这封信的时候，大家都从桌子边站起来，摘下了假发。他的嘴唇松弛了，兀自哆嗦着……他从窗槛上抓起帽子，把它直扣到眼睛上。眼泪打他腮帮上滚下来。他默默地走出去，大踏步跋到了街上，鞋子扬起了灰尘。走到半路，他的马车赶来迎他了，他便跳上马车，向莫斯科疾驶而去。

别人正在交谈和议论今后会怎么样的时候，亚历山大·缅希科夫已经带着这个重大的消息赶到了勒福尔特家里：彼得已经成为独揽大权的主宰了。勒福尔特高兴得什么似的，跟阿列克萨什卡拥抱起来；他们轻轻悄悄地密谈了一阵，认为彼得今后不应当再规避国家大事，——整个国库和全部军队都掌握在他的手里，除了像我们这班跟他最亲近的人以外，谁也不许左右他的意志。朝廷应当移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还有安娜·蒙斯，必须告诉她别再忸忸怩怩了，应当不顾一切地委身于皇上……应当这样办……

……………………………………………………………………………

皇上驾到以前，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遗体谁也没碰过一下。她躺在那儿，脸上现出一种惊骇的神色，还像被闷死似的有点儿发

青；眼皮紧紧地合着，浮肿的双手捧着一幅小小的圣像。

彼得望着她的脸……好像她已经走得那么遥远，把一切东西都给遗忘了……他用眼睛搜索着：说不定在嘴角上还停着一点儿慈爱……不，不……这两片嘴唇可从来没有这样冷漠地抿拢过啊……但是就在那天早晨，她一面挣扎着在喘气，一面还在叫唤："彼得鲁沙……给他祝福……"他觉得现在他是孤单了，周围全是陌生人……他开始为自己难过得要死，他觉得自己被抛下了……

他罗锅着肩膀，拧紧了眉头……寝宫里，除了那些泪汪汪的守灵的命妇以外，还有一个新任的总主教阿德里安——矮小的个子，浅褐色的头发，用一种傻头傻脑的好奇的眼色瞅着沙皇，瞅着沙皇的姐姐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公主，她比彼得大三岁，是一个温柔而快乐的姑娘。她站在那儿，那种哀伤的神气活像一个农家妇女，一边腮帮搁在一只手上，一双灰蒙蒙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母性的柔情。

彼得走到她跟前。

"纳塔莎……可怜的妈妈……"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捧住他的头，把它搂在怀里。命妇们轻轻地哭起来。因为要把沙皇哭泣的样子看得更清楚些，阿德里安总主教将背转向已故的太后，半张着嘴……列夫·基里洛维奇晃晃悠悠地走进来，他胡子透湿，脸肿得像块生牛肉。他仆倒在遗体前面的地上，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只有屁股在一阵一阵的抽搐。

他们为遗体盥洗和拾掇的时候，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把弟弟带到楼上她自己的屋子里。彼得在彩色玻璃窗旁边坐下了。从他童年时代起，这里什么也没有改变过。还是那些小躺箱和地毯，放在矮橱里的银的、玻璃的和石刻的野兽，嵌在威尼斯框架里的鸡心形镜子，《圣经》上的彩色插图，海外来的贝壳……

"纳塔莎，"他轻轻地问，"你的那个土耳其人在哪儿，你总记得，眼睛很怕人的？……那个头已经断掉了的。"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寻思了一会，随后打开一只小躺箱，从底里翻出那个土耳其人和他的头。她把它拿给彼得看，她的眉毛在颤动。她往她弟弟身边一坐，用手臂紧紧地抱住他，两个人哭了起来。

傍晚时分,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给穿上了金袍,陈尸在多棱宫里。彼得站在灵柩旁边的读经台前,头在两支蜡烛中间耷拉着,用那微微有点沙哑的、年轻人的低音读着经文。两个穿白衣服的御前侍卫,肩上扛着斧子,站在两扇门口,每边一个,毫无声息地把斧子在两个肩膀上交替挪动着。列夫·基里洛维奇跪在灵柩的脚边……宫里的人,个个都精疲力竭,全都睡了……

更深夜半,门嘎嘎地响了一下,索菲娅进来了,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硬挺挺的长袍,戴着一顶黑色的高筒帽。她没有向弟弟瞟一眼,便用嘴唇碰了碰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那发青的额头,跪了下去。彼得翻着被白蜡粘合起来的书页,用低沉的嗓音继续念下去。克里姆林宫钟楼的自鸣钟,每隔好大一会便传出来一阵钟乐。索菲娅也斜着眼睛睃了一下她弟弟。当窗子上开始透出青光的时候,她才轻轻地站起来,走到读经台前,小声地说:

"让我来换你……你去休息吧……"

一听到她的声音,他的耳朵不由自主地竖起来了。他突然停下来,耸了耸肩膀,往一边退下去。索菲娅从那念到一半的句子接着往下念,念的时候还用手指掸掉烛花。彼得往墙上一靠,可是脑袋碰着拱顶,觉得好不舒服,便往一只大躺箱上坐下了,把胳臂肘撑在膝盖上,双手捂着脸。他心里想:"我一样还是不会饶恕她……"就这样,在克里姆林宫里遵守传统礼法的最后一夜过去了……

……………………………………………………………………………

三天以后,葬事一完毕,彼得就直接回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倒下就睡。叶夫多基娅跟着也回来了,由一批命妇陪伴着,这些人她连姓名也不知道。现在,她们都称她皇后娘娘,奉承她,恭维她,恳求她准许她们亲她的手……她好容易把她们摆脱了。先去奥列申卡那里走了一转,她随后进了寝宫。彼得就那么躺在白缎子的床上,连衣服也没脱,只甩掉一双满是尘灰的鞋。叶夫多基娅皱了皱眉:"唉,这库奎外侨区的习惯!他们喝了酒,就会随地倒下来……"她在镜子前面坐下,动手脱衣服——吃饭以前她要休息一下……她满脑子都是当朝的命妇,都是她们那些阿谀的话。于是她突然明白:她现在是有着全权的皇后了……她眯缝着眼睛,撅起了嘴唇,一副皇后气派……

“把安娜·蒙斯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是第一件事。随后我必须把丈夫抓在手里……刚故世的婆婆自然是恨我的，常常让他来跟我作对……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昨天我还不过是一个杜尼娅，今天却是一位全俄罗斯的皇后了……（她想象自己从圣母升天大教堂里走出来，领主们跟在她后面，伴着钟声出现在民众面前，——这使她气都喘不过来了。）大典时穿的皇袍必须缝制新的；我不要穿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穿旧了的东西……彼得鲁沙常常出门，我不能不当权执政啊……这又算得了什么？索菲娅也当过政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如果需要考虑什么问题，那么领主们都在，他们自会考虑的……（她突然微微一笑，想起了列夫·基里洛维奇。）他从前不大注意我，总是把眼光打我身边掠过，可是今天送葬的时候，他却老是用臂肘扶着我，而且讨好地朝我望着……啊，那个胖子傻瓜！”

“杜尼娅！……”（她吓了一跳，扭过身去。）彼得躺在她旁边，撑起了臂肘。“杜尼娅！……妈妈去世了……（叶夫多基姆仅仅眨巴了一下眼睛）人生好像很空虚……我所以倒下来睡了……唉！……杜涅奇卡！……”

他仿佛指望着她一些什么。他眼睛里露出忧伤的神色。可是她早已给那些想象卷走了，竟变得很大胆：

“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不应当抱怨……我们为她也哭过了，得了……我们到底是皇上……还有别的事要操心呢……（他慢慢地伸出臂肘，坐了起来，两腿悬垂着。他的大脚趾头那儿，袜子上有一个破洞……）还有一点，你穿着衣服躺在缎子被上，是不成体统，是不好的……你一直跟兵士和农民厮混在一起，现在也应当……”

“什么？什么？”他打断了她的话，双目炯炯发光。“你是不是吃了毒蕈啦，杜尼娅？……”

他的眼色使她胆寒，可是她还是在说下去，虽然语气不同了，还是在谈着那种弄得他莫名其妙的无聊话。当她滑嘴说出：“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天起，你母亲就一直在恨我，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时，彼得恶狠狠地龇出了牙齿，动手穿鞋子……

“彼得鲁沙，你瞧你袜子上有个破洞呢！看在上帝的面上换一双吧……”

"傻瓜我也看见得多了,可是这样的傻瓜……嗯,嗯……(他的手在发抖)我决不能宽恕你这一遭,杜尼娅;我妈妈去世了,在我一生当中我只有这么一次来央求你……我不会忘记的!……"

他出去了,门碰得那么响,叫叶夫多基娅打了个寒噤。于是她久久地坐在镜子前面发愣……哦,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冒犯的话啊?……他疯了,嗯,准是发疯了……

…………………………………………………………………………

勒福尔特早已在寝宫外面的穿堂里等着彼得。(在举行葬礼的时候,他们只是远远地照了一面)这会儿,他急速地抓住彼得的手:

"唉,彼得,彼得,这是多大的损失啊!……(彼得还在生着大气)请允许我对你的悲痛表示我的同情……Ich kondoliere, ich kondoliere……Mein Herz ist voll Schmerzen① ……唉!……我的心里充满着Schmerzen……(他心情一激动,照例就会说那支离破碎的俄国话,而这一点却特别使彼得感动)我知道安慰也是徒然的……不过——你就把我的生命拿去吧,拿去吧,可你千万不要太痛苦,彼得……"

彼得用尽浑身的力气,拥抱他,把腮帮贴在他那洒着香水的假发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勒福尔特小声地说:

"请你到我家里去,彼得……排遣排遣你的愁怀……要是你愿意,我们想稍微使你笑笑……要不,那就 zusammen weinen② ……一块儿哭一阵……"

"好,好,我们就到你家里去,弗朗茨……"

勒福尔特家里,样样都已经准备好了。一间小小的屋子里,摆着一张有五个座位的桌子,有扇门通往花园,乐师们就躲在那里的灌木丛后面。两个侏儒——托莫萨和谢卡穿着罗马人的长襟衣,戴着用枫叶做成的花冠,在一旁侍候。满屋子都装缀着编成辫条的玫瑰花。他们在桌子边坐下了:彼得、勒福尔特、缅希科夫和"公爵教皇"。没有伏特加,也没有照例会随着送来的下酒菜。那两个侏儒把金色的盘子高高地顶在头上,送来了麻雀和雌鹌鹑的馅饼。

---

① 德语:我表示同情,我表示同情。我的心里充满着悲痛。

② 德语:一块儿哭。

"那第五份东西是留给谁的?"彼得问。

勒福尔特的嘴角牵了一牵,露出一抹微笑:

"今天我们要举行一次罗马式的晚宴,来祝贺色列斯女神①,这位女神是以她女儿普罗泽尔皮恩那个富有启发性的故事而驰名的……"

"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啊?"阿列克萨什卡问。他穿着一件绸长襟衣,戴着一顶直垂到腰部的假发,精神懒散极了。阿尼基塔也穿着同样的衣服。

"普罗泽尔皮恩被冥王普路托劫走了,"弗朗茨说。"她母亲很伤心……你也许以为故事就在这儿结束了。可是不,——那不是死,而是永生……不幸的普罗泽尔皮恩穿过大地长了出来,成为一种奇异的水果石榴,就这样出现在她母亲面前,作为对她的一种安慰……"

彼得沉默而悲伤。花园里阴暗而潮湿。从开着的门里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不时有一片枯叶掉落在从屋子里透出去的亮光里。

"那一份餐具是给谁摆的?"彼得又问。

勒福尔特伸起一根手指。花园里的沙土发出嚓嚓的响声。安欣走进来了,穿着一件蓬蓬松松的衣服,左手臂上搁着一束谷穗,右手挟着一只盘子,里面盛着胡萝卜、莴苣、莱菔和苹果。她的头发挽成一个高高的髻,上面插着玫瑰花。她的脸在烛光里显得很迷人。

彼得没有站起来,只是抓着椅子的把手,挺直了身子。安娜把盘子放在他面前,行了个屈膝礼。看来他们教过她几句话的,可是她什么也没说,完全慌乱了,而这样却越发招人疼爱了……

"色列斯给你送水果来啦,这就意味着:那并不是死!……把它拿了,活下去吧!"勒福尔特嚷道,给安娜拉过来一把椅子。她就坐在彼得旁边。起泡的法国香槟酒斟出来了。彼得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安娜。可是餐桌上仍然使人感觉到有点拘束。她把手指搭在他的手上:

"Ich kondoliere,Herr 彼得。(她那双大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什

---

① 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

么东西都肯给，只要能给您以安慰……"

因为喝了酒，因为安欣坐在身边，一股温暖之感泛滥起来了。"公爵教皇"已经在递着眼色。阿列克萨什卡突然高兴起来。勒福尔特打发一个侏儒到花园里去，于是弦乐器和板鼓一齐奏开了。安努什卡的衣服窸窣作响，她的眼睛如同雨后的天空似的干了。彼得摆脱了心头的悲伤：

"香槟酒，香槟酒，弗朗茨！……"

"对，对，我的孩子，"阿尼基塔说道，眉开眼笑地露出了皱纹。"跟希腊和罗马的神在一起，会更加顺手呢……"

十八

在奥卡河对岸的密林里（他们在那儿过了整整一个夏天），肢体残废的奥夫多基姆如鱼得水，又走运又大胆。他挑选出一小批有经验的、受过折磨的人：他们都不怕死，不怕流血，也不干无聊的淘气事儿。他们的营垒扎在沼泽地里一个孤洲上，人也好，野兽也好，除了一条摇摇晃晃的小道，怎么也到不了那里。他们把所有的赃物统统都送到那边：粮食、家禽、酒、衣服、从教堂里抢来的银器。他们住在一个个用树枝遮起来的凹坑里。在一株古老的松树上设着一个瞭望哨，尤达趴在上面观察周围的情况。

孤洲上一共有九个强盗，另外两个最不顾死活的人充当探子，在酒店里和大路上蹿来蹿去。如果有什么行商的货车要从莫斯科往图拉进发，或是哪一个领主要动身去他乡下的庄园，再或是哪个税务官喝醉了酒在吹嘘他那埋藏起来的财富，马上会有一个乡村小孩子，拿着鞭子或是篮子，赶到黑沉沉的森林里，一进林子，便没命地飞奔到那沼泽地。他打个唿哨。尤达从瞭望哨上也回一个唿哨。于是驼背的奥夫多基姆便从土窖里爬出来。那孩子给带过沼泽地，到了孤洲上，让他们盘问。在大路附近所有的村子里，奥夫多基姆都有这种通风报信的人。他们哪怕被剁成肉酱，也决不会走漏半点口风……奥夫多基姆待他们很好，给他们东西吃，送他们一个戈比，还问候他们的父母，可是不论孩子或是大人，个个都见他害怕：他沉着而又稳重，

可是即使这种和蔼的态度也会引起人们的恐惧。

沼泽地上的生活总是阴沉沉的。一到傍晚,乳白色的浓雾升起来了。骨节里便感到一股潮气,旧伤隐隐作痛。夜里,奥夫多基姆不准大家点灯……有一回,一个强盗嚷嚷起来,——黑夜简直像是待在地窖里一样:“总督和地主们骑在咱们头上还不够,这一下倒又弄来一个魔鬼蹲在咱们的背上了。”说着,他便动手燃起一堆篝火。奥夫多基姆温和地朝他走过去,把两根拐杖一起用左手抓着,一把揪住那个人的喉咙。那个人的舌头伸出来,眼珠子也突出来了,——他们把他扔进了沼泽里。

太阳升起来,黄澄澄的,没有一点暖意。树木立在那儿,梢头给缠着一重迷迷蒙蒙的雾气。强盗们咳嗽着,搔着他们挨过鞭子的屁股,换好鞋,生起火来把锅子炖上了。

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活要干。要是通风报信的人在林子里打唿哨,那是运气。要不,他们只是一天到晚昏头昏脑地睡大觉。由于烦闷,他们也讲讲神仙故事,唱唱苦役犯人的歌子,弄得心里非常痛苦。他们难得谈到自己的过去,要谈也谈得很少。除了尤达和热莫夫,个个都是从地主庄园逃出来的农奴,——他们曾经被逮捕,给戴上了镣铐,后来又从牢狱里逃了出来。

奥夫多基姆常常往一块长着苔藓的石头上一坐,开始讲故事。在这昏昏欲睡的森林的沉寂当中,大家闷闷不乐地听着,都弄不明白奥夫多基姆到底是什么用意。如果他也像别人那样明明白白地胡诌一通,倒也罢了,譬如说:“听着,小伙子们,他们不久就会搞到一道金黄色的圣旨,个个人都会得到自由,——你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平静,餍足,无忧无虑……”这只是一个神话,当然啰,可是听着湿滋滋的飒飒的松涛,这样想想也是挺舒服的……可是不,他从来不说这种安慰人心的话……

“从前有一个时候,我的小伙子们,不过那已经是过去了,虽然只是暂时的……我总是穿着呢子长襟衣,腰里佩着锋利的宝剑,帽子里藏着一些激动人心的信件……那样的时候还是会回来的,我的小伙子们,正因为这样我才把你们留在林子里……穷人、苦人都聚拢来了,如同乌鸦飞拢来一般,成团成团的,数也数不清……他们带着一

道金黄色的圣旨，给缝在哥萨克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1] 的长襟衣里……那圣旨是用血写的，从咱们的伤口上蘸了血，用一柄尖刀写下来……那上面说：'千万不要手软，——所有的富人，所有的望族，连同领地、城市和郊区，以及莫斯科这个京城，必须彻底加以毁灭……就在这片荒地上得建立起一个自由的哥萨克集团……'唉，这件事没有能做成，亲爱的小伙子们……不过，那一定要做成，而且也一定会做成……因为《鸽谣》[2] 上是这么写着的……"

他让狭窄的小胡子贴在拐杖上，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沼泽那净是污泥的水面，悄悄地拍一个叮在腮帮上的蚊子，微微地笑了一笑。

"咱们在这儿可以待到圣母节，蘑菇反正多的是……第一场雪一下，我就带着你们出发，小伙子们，不过这一回可不是去莫斯科……那边，日子变得不容易过了。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现在主管刑事政厅，大家都说：'哪一天他喝到了血，哪一天他就高兴；哪一天他喝不到血，哪一天他就连饭也咽不下去……'所以我想带你们到维戈河边，密林深处，分裂派教徒的根据地去。那儿有一间极大的净室，搁着许多高板床，开着许多窗洞，从窗洞往外可以抵御沙皇派来的人马。那儿，他们还有许多火绳枪和火药。净室里住着一位修道士，个儿矮小，头发花白，年纪很大了。他一起大约有两百个分裂派教徒，分散在维戈河边……他们的小木房都筑在木桩上面，他们耕地不用牲口，那个修道士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他们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地增加。谁也不能把东西自个儿藏起来；他们每星期得上他那儿去忏悔一次，而他呢，把些蔓越橘跟裸麦粉或是大麦粉搅起来，给他们作为圣餐。我要带着你们走一条秘密的小道，到那暮色苍茫的葡萄园去，在那儿，我的小伙子们，咱们要歇息歇息，不干坏事了……"

听到这个维戈河，强盗们都叹了口气，可是没什么人相信他们能够活着赶到那儿。这又不过是一个神话罢了。

---

① 即十七世纪俄国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斯捷潘·拉辛。

② 这是俄罗斯一种关于万物起源的通俗宗教诗。

奥夫多基姆难得跟大家一道出去打劫，他总是一个人留在孤洲上，煮煮饭，替大家洗洗裤子和衬衫。可是当他把那柄模压的短锤往背后腰带里一插，亲自出马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事情一定很严重了。虽然肢体残废，他却灵活得像一个蜘蛛，在黑夜里，他吹出一声叫人毛发直竖的唿哨，便向牲口扑去，用短锤打它们的额头。如果那个旅客是个贵族或是富人，他就毫不留情，亲手把他干掉。下人们他总是吓唬一下就放他们过去，可是谁要是碰巧认识他，那就准定会倒霉。

图拉大道上的这种胡闹事儿后来在莫斯科也都知道了，有好几次士兵们在一个中尉的率领下给派出去清剿这股盗匪。可是没有一个人从森林里活着回来；知道这些士兵们的厄运的，只有奥夫多基姆把他们引诱进去的那片松烂流动的沼泽地……

就这样，他们的生活多少过得还算富足。夏末，奥夫多基姆拾掇了一些破烂衣服，打发茨冈人、尤达和热莫夫到图拉大集市去变卖。他关照他们说：

"你们还是把钱带回来的好，亲爱的小伙子们，别让你们的良心背上罪孽的包袱……再说，你们也不会活多久，不会……我一定会把你们找到的……"

过一星期，尤达一个人回来了，头上被打伤了，东西没有，钱也没有。孤洲上人都已经走光了，——只有篝火的冷灰和狼藉的破布。他等了一会，喊了几声。鬼也没有一个。他动身去找寻奥夫多基姆埋藏金钱和银锭的地方，可是也没找到那些财物。

森林黄澄澄、红殷殷的；蜘蛛丝在空中飘荡，枯叶扑簌簌地落下来。尤达心里很难过。他捡了一些干面包皮，朝一个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去处出发了，——也许是去莫斯科。一出沼泽，在那一片红殷殷的松树林里，他马上就碰到一个伙伴，纳雷什金家的一个卖身农奴，费多尔·费多罗夫。

费多尔是一个不声不响的人，家里人口很多，在代役租的重压之下，驯顺得如同一头牲口，而那一大群儿孙，不妨说他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养活他们的。使他受累的是，每当他喝了酒，一肚子怨气冲到了头里，他便拿了木棍在村子里乱走，威胁着说要把纳雷什金家的总管打成两段。到底是他打死了那个总管，还是别人打死的，可是费多尔

却向孩子们对天起誓，说他完全无辜，随后他就逃走了。现在，他被吊在松树枝上，反绑着手，脑袋歪在一边。尤达不想去看他的脸……“唉，伙伴啊，伙伴啊！”他说着就流泪了，随后经由密林深处，离开了这些地区……

十九

正当那些在克里姆林宫的杜马议会里考虑国家大事的上层领主们还希望靠天活命之际（“年轻的皇上会改邪归正，事情总会平稳地过去，一点也用不着担心，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农民总是会养活我们的。”）；正当彼得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跟各种新的贪得无厌的人，商人和贵族（他们用祖先的荣誉换来了一顶鬈曲的假发）漫无节制地把国库里的钱往军事和其他游戏上头、往造船舶、修兵舍以及为宠臣们建筑府邸上头花用个光，并且漠不关心、毫无羞耻地寻欢作乐之际；正当国家仍旧像一辆陷在沼泽地里的大车咕咕作响之际，在西方（在威尼斯，在罗马帝国，在波兰。）却发生了这样一些变化：大家对莫斯科的麻痹昏聩和口是心非再也不能容忍了。瑞典人成了北海的主子，土耳其人在法兰西国王暗中支援之下也成了地中海的主人。土耳其舰队拦截威尼斯的商船。土耳其帝国的精兵正在蹂躏匈牙利。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苏丹的附庸）在波兰的南方草原上滋扰。可是莫斯科政府，根据条约本来负有攻打鞑靼和土耳其的义务，却只是支吾其词地答复，一味拖延，竭力搪塞：“我们两次出兵克里米亚，可是我们的盟邦却都没有来支援，何况今年又是歉收，——还是等到明年再说。我们并不拒绝作战，只是等着你们自己先发动，我们起誓一定支援你们。”

克里米亚汗的使节都在莫斯科，毫不吝惜地向领主们分送礼物，企图劝说他们跟克里米亚缔结永久和约，立誓不再侵犯俄罗斯的领土，也不再要求从前那种屈辱的贡礼。列夫·基里洛维奇发信给俄罗斯驻维也纳、克拉科夫、威尼斯的使节，指示他们不要相信驻在国皇帝、国王或是元首的诺言，而自己的许约也要做到模棱两可。这样的因循延宕，持续了两年有余。土耳其人威胁着说要用战火烧遍整个

波兰，要在维也纳和威尼斯升起月牙形的旗帜。后来，奥皇的使节约翰·库尔齐从维也纳来到了莫斯科。领主们都大吃一惊，——这一下可不能不作出决定了。他们大事铺张地接待了这位使节，用马车送他到克里姆林宫，让他住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屋子里，规定给他的供应比别的使节多两倍；随后他们开始敷衍、撒谎和拖延，借口皇上外出远征演习去了，他不在，他们什么也决定不了。

可是他们到底还是被迫谈判了。约翰·库尔齐逼得那些领主不能不承认从前订的条约，而且做到使他们决定参加战争，以吻十字架为誓。库尔齐满心欢喜地回去了。罗马皇帝和波兰国王写信到莫斯科来道谢，尊称彼得为“陛下”，还用了他的全衔，甚至还加上“伊比利亚、格鲁吉亚和卡巴尔达各地以及杰季奇和奥特奇奇诸区的君主”。后来他们又设法拖延了一些时候，可是事情早已很清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十

过了谢肉节周，宣告大斋期开始的钟声在晨光熹微的沉静的莫斯科上空回荡的时候，在所有的市场、郊区和村镇里，人们就纷纷谈论起战争来了。倒像一夜之间有人悄没声儿地告诉了大家：“就要发生战争了，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好处了。克里米亚一拿到我们手里，我们就可以跟全世界通商了……海洋广大无边，巡警不会摸到那儿去掏人家藏在腮帮里的钱的。”

从沃罗涅什、库尔斯克和别尔戈罗德郊区赶着运小麦的大车来到京城的农民和农民化了的小地主们，都说草原上的人们迫切地等待着跟鞑靼人作战……“咱们的草原向南向东伸展了几千俄里。草原活像是一个健壮的大姑娘：只要碰一碰她，咱们就会没脖子埋在谷子里……鞑靼人可就是不让咱们碰……咱们的弟兄，有多少个当了俘虏，给带到克里米亚去啦，——嘿！……草原上的自由，那才是真正的自由！——你们莫斯科人的自由，跟这个可不能相比了……”

在库奎区，关于战争的争论比任何地方都热烈。有很多人是反对的：“我们不需要黑海。你没有办法把木材、焦油或是鲸鱼油卖给

土耳其人，或是卖到威尼斯去……我们必须征服北方的海洋……”可是军人，特别是青年军人，却热烈地拥护战争。那年秋天，他们曾经把两支军队开到科茹霍夫村，在那里，他们按照军事科学的一切原则进行了战斗，这种做法是历年来所没有的。外国人都认为勒福尔特和布特尔斯基两个团，以及现在称为御林军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和谢苗诺沃两个游戏兵团，一点不比瑞典或法国的军队差。可是进军科茹霍夫的光荣，恐怕只好在宴会席上，在举杯祝饮、定音鼓敲响、礼炮齐鸣的时候夸耀夸耀而已。那些戴着乌鸦般墨黑的假发、披着抹地的绸绶带、装着巨大的马刺的军官，常常听到背后有人嚷嚷：“科茹霍夫的英雄们！你们用纸头炮弹打起仗来倒是够勇敢的。试着去尝尝鞑靼人的子弹的滋味吧！……”

只有那些跟彼得最接近的人：罗莫达诺夫斯基、阿尔塔蒙·戈洛温、阿普拉克辛、戈登、维尼乌斯、亚历山大·缅希科夫，才觉得很迟疑。在他们看来，这件事情很可怕……“万一打败，那怎么办呢？那时候可就谁也逃不了毁灭的命运，激怒了的民众会把他们统统套上绞索。可是不打呢，也许会更糟，因为大家早已在窃窃私议，说是皇上给外国人哄骗住了——他们毒害了他的心灵，让无数的金钱花在胡闹上面，而老百姓却在吃苦，看来也成不了什么大事业。”

彼得没作声。对于战争的谈论，他含糊其辞地答道：“好吧，好吧，在科茹霍夫大家已经开过一阵玩笑，现在我们去跟鞑靼人玩玩吧……”只有勒福尔特和缅希科夫知道，彼得心里可隐藏着恐惧，跟逃到圣三一修道院去的值得纪念的那一夜同样的恐惧。不过他们也知道，彼得还是会下作战的决心的。

从耶路撒冷来了两个黑脸膛的修道士，带着耶路撒冷总主教多西费的一封信。总主教在信上沉痛地写着，一个法兰西使节已经到了亚得利亚那堡[①]，带着法兰西国王关于圣地的一件公文。他已经送了七万锭赤金给土耳其宰相，一万锭赤金给那时正巧也在亚得利亚那堡的克里米亚汗，请求土耳其把圣地交给法国人……“而土耳其人把圣墓从我们正教徒手里拿走以后，却把它交给了法国人，这样我

---

① 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城市埃得尔纳的希腊语称呼。

们仅仅剩下了二十四盏长明灯。而法国人又从我们手里拿走了髑髅地[1]的一半，整个伯利恒教堂和圣窑；他们毁坏了所有的古代圣像，掘开了我们分发圣光的教堂西厅，在耶路撒冷干下了比从前波斯人或是阿拉伯人更坏的事。如果你们，莫斯科的圣君们，放弃这个神圣的教堂，你们的名字还能受人尊敬吗？……一定要叫土耳其人把圣地归还正教徒；除非他们这样做了，你们可别跟他们讲和。如果他们拒绝，你们就向他们开战。眼下是一个绝好的时机：苏丹王有三支大军在匈牙利跟皇帝作战。先取乌克兰，然后取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希亚。再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然后跟他们讲和。你们难道不向上天祝祷，但愿土耳其人和鞑靼人跟皇帝发生战争吗？现在时机这样有利，而你们却不怎么热心了！瞧吧，回教徒在怎么样取笑你们：鞑靼人，他们说，是人们的骄傲，他们还吹嘘说，是他们叫你们纳贡的；鞑靼人既然是土耳其人的附庸，那么你们也就成了土耳其人的臣属了……”

莫斯科方面看到这封信是不好受的。领主杜马召开了一次会议。彼得坐在宝座上，默默无言，闷闷不乐，穿着皇袍，披着肩衣。领主们用词藻华丽的语句发泄他们的感情，引经据典，痛惜圣地遭到的蹂躏。夜色早已在窗子上透出了深蓝，犄角里的长明灯光已经照亮了他们的脸，领主们却还在按官阶和出身，挨着个儿站起来，把沉甸甸的衣袖往后一甩，谈着谈着，还用白皙的手指比比画画。他们那满是汗珠的高傲的额角，他们那严峻的眼神，他们那保养得很好的胡子，以及如同玩具风车的风篷似的在风里旋转的空洞的词语，都使彼得心里厌烦极了。他们没有一个人直接提到战争，可是大家不时朝那位正在跟两个书记官一起记录大家发言的杜马秘书官维尼乌斯斜过眼睛去瞟这么一下，一直在旁敲侧击……他们害怕说出“战争”这个词儿，害怕破坏平静的生活。万一又引起叛乱和毁灭呢？他们等着皇上发话，显然，他怎么说，他们就会怎么决定。

可是一想到这样一项重大的决定要由自己一个人来负责，彼得也觉得很害怕：他还年轻，而且从小就很胆小。他等待着，眯缝着眼睛。后来，那些亲信的领主开始发言了，语气完全不一样，单刀直入

[1] 音译作“各各他”，在耶路撒冷附近，相传为耶稣被钉死的地方。

地提到了那个问题。吉洪·斯特列什涅夫说：

“事情当然要由皇上来裁夺……可是我们身为领主，理应献出我们的生命，来保卫主的被玷污的圣墓，保护皇上的荣誉……耶路撒冷人已经在取笑我们了，能让这种耻辱越来越加大吗？……不，列位领主，作出召集民军的决议吧……”

头脑迟钝的列夫·基里洛维奇一直从弗拉基米尔时代罗斯的命名谈起，可是朝彼得那颦眉蹙额的脸瞅了一眼以后，便摆了摆手：

“说到底，列位领主，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瓦西里·戈利岑在克里米亚挨了烧。可是他的民军是用什么家伙打仗的呢？棍棍棒棒！……现在，谢天谢地，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武器了，……就拿我在图拉的那个工厂来说吧，——我们铸造的大炮，并不比土耳其人的差……至于火枪和手枪，我们制造的还要好些……只要皇上降旨，到五月间我就可以供应十万军队的矛头和军刀……不，我们不能一听到战争就退缩不前……”

罗莫达诺夫斯基清了清喉咙，说道：

“如果我们过的是与世隔绝的生活，那么对这件事还不妨从长考虑……可是欧洲正在注视我们……如果我们趑趄不前，那就会遭到不可避免的毁灭……现在已经不是戈斯托梅斯尔① 的时代了，残酷的时代横在我们前面……我们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要打败鞑靼人……”

低矮的红色穹顶下面，一片沉寂。彼得咬着指甲。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进来了，他脸刮得光光的，可是穿着俄罗斯服装，高高兴兴，递给彼得一个展开了的奏本。这是莫斯科商人们的一份请愿书，恳求彼得保护髑髅地和圣墓，肃清南方道路上的鞑靼人，如果可能，在黑海兴建一些城市。维尼乌斯把眼镜推到额头上，用清晰的嗓音念着那个请愿书。彼得站起身来，他那顶莫诺马赫皇冠碰到了华盖：

“哦，列位公卿，你们怎么样决定？”

他狠狠地朝他们望着，紧紧地闭拢了嘴唇。领主们都站起来，弓

---

① 九世纪上半叶，任诺夫戈罗德公国中传说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和大公。

着身子：

“遵照陛下的圣意，把民军召集起来吧！……”

二十一

“茨冈人……你听我说。”

“嗯？”

“你跟他说，你是我铁匠铺里的帮工……对这句话，你要吻十字架起誓……”

“值得这样做吗？”

“当然值得……咱们还要活一些时候……这不就是好运道……”

“我活厌了，库兹马。巴不得快些完结……”

“会完结的！你就等着那一天吧……他们会剐掉你的鼻子，用鞭子抽得你露出骨头来，随后送你去西伯利亚……”

“唔，这个……也许是的……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坏的了……”

“列夫·基里洛维奇家的总管到莫斯科去，弄来了一道敕令，要在牢狱里找些有用的人，带到他工厂里。这件事正合我的心意，所以我在谈哪……他们一定还记得我……喂，亲爱的，库兹马·热莫夫是不会被人很快就忘记的……他们会给我吃的，给我喝牛肉白菜汤……会待我好，不打我……不过，人是严厉的……他们喊到你的时候，你就说你是在我那里抡大锤的……”

“牛肉白菜汤？”茨冈人想了一想，重复着说。

茨冈人和热莫夫在图拉监狱的底层牢房里这样谈着。他们关到这里来都快一个月了。他们只挨过一次打，就是他们带着抢来的衣服在市场上被逮住的时候。(尤达脱身溜跑了)他们原以为会受审问和拷打。哪里知道图拉总督连同他的秘书、录事自身也在受侦查。囚犯们因此都被遗忘了。每天早晨，他们脚上戴着木枷，被牢狱里的禁卒带到市场上去乞求施舍。就这样，他们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禁卒。后来，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们倒不是给送到西伯利亚，而是给送到列夫·基里洛维奇的兵工厂去了。至少，他们的鼻子倒可以保全啦。

受审的时候，茨冈人就照着热莫夫教给他的话说了。他们仍然戴着镣铐，从牢狱里给带到了城外的乌帕河边。那儿岸坡上，矗立着一幢幢低矮的砖瓦房子，四面围着板墙；在一条从河里引进去的小溪里，水车的轮子在咕咕作响。天气很冷，从北方推过来一团团乌云。黏土岸上，一群犯人正在从船上卸下木柴，生铁和矿砂。周围净是一个个树桩，一丛丛光秃秃的灌木和一片片毫无生气的原野。刮起一阵秋风。当他们走近那站着执有月牙斧的卫士、包着铁皮的大门时候，茨冈人的独龙眼里冒出了愤怒的光芒……除了打他，跟狩猎野兽一般在大地上追逐他，吓得他魂飞魄散，他们还嫌不够……还要他给他们干活，干活！……想死都不让死……

他们俩给带进大门，来到一个乌黑的院子里，里头堆满了铁……传来一阵辘轳声，又是钢锯的吱吱声，铁锤的铮铮声。从一扇被煤烟熏黑的门里，可以看见火星从熔炉里飞出来；几个赤膊汉子，把铁锤挥成极大的弧形，锻着一根铁条；一个几普特重的大铁锤，由水车的轮子带动，落在一块钢锭上，煤渣便往皮围裙上溅去；钳工们在工作台旁边干活……从大门到矮矮的炉顶，架着一些木板，装着煤的独轮手车就在那上面行走；火焰和黑烟从熔炉里喷出来。热莫夫不时用臂肘搡搡茨冈人：

"我要让他们看看库兹马·热莫夫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跟锻铁场相隔一段路，有一所干干净净的砖瓦房，从那所房子的窗口里露出一张刮得光光的脸，红扑扑的，仿佛刚洗过蒸汽浴，头上戴着个尖顶帽。这人便是工厂的经理，德国人克莱斯特。他把烟斗往玻璃窗上敲了敲。卫士赶紧把热莫夫和茨冈人带到窗口那儿，解释着他们是什么人，是打哪儿来的。克莱斯特把下半截窗子拉开了，探出头来，撅起了嘴唇。帽子上的穗子在他的胖脸蛋前面晃动着。茨冈人望着那些穗子，心里又怀恨又害怕……"哼，吸血鬼！"他暗自思量。

克莱斯特背后一张干净的桌子上，放着烤牛肉、结着硬皮的圆面包、盛在镀金杯子里的咖啡。从窗口飘出来一股好闻的板烟味儿。他的一双眼睛冷酷得像冰，直刺着这两个俄罗斯人的心底。他把这

两个囚徒瞅了个够，才用断断续续的俄国话慢吞吞地说：

"骗人的家伙一定不会有好结果。他们只送来一些没用的种田人，一些猪崽……他们什么事也不会干，那些浑蛋。如果你是个正当的铁匠，那也罢……可是如果你骗我，那我就把你绞死……（他把烟斗在窗台上敲着）是的，我可以把人绞死，法律允许我这样做……卫士，把这两个傻瓜带去关起来……"

路上，那个卫士告诫他们说：

"瞧，小伙子们，跟他啊你们千万得小心……只要有这么一丁点儿差错，睡过了头啊，或是偷一点懒啊，他都会一点不留情。"

"我们不是来张嘴巴瞪眼睛的！"热莫夫说。"我们还会教你们的德国人一点儿东西呢……"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听说你们是做小偷和强盗的。他们为什么把你们抓了来？"

"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正要跟这个独眼汉到分裂派教徒那里去过圣洁的生活，可是魔鬼却叫我们受了连累了……"

"哦，这就不一样了，"卫士答道，把一扇矮矮的门上的锁打开了。"我把这儿的规矩告诉你们，让你们知道……走吧，我来点一支蜡烛……（他们走进了底层。从铁提灯的小孔里漏出来的一条条光芒，照亮了那些板床、木板桌子、一只给煤烟熏黑的炉子、晾在绳子上的破烂衣服。）规矩是这样……早晨，四点钟我打一通鼓，——那是做祈祷，随后去上工。七点钟我再打一通鼓，——那是早餐，花半小时……我有表，看见吗？（他掏出一块铜表，有大芜菁那么大，给他们看。）随后又上工。正午——午餐，随后一小时的午睡。七点钟晚餐——半小时；十点钟——收工……"

"那他们不是会累死吗？"茨冈人问。

"当然会啰。可是，朋友，这是苦役刑啊。要是你没抢过偷过，你原可以在家里暖炕上躺躺嘛……我们这里有十五个自由人，雇工；他们在七点钟就下班了，睡在各自分开的地方，逢到节日，他们还可以回家。"

"那么往后怎么样呢？"茨冈人坐在板床上问，嗓音越发嘶哑了。"难道我们一辈子就是这样了吗？"

热莫夫望着圆圆的提灯上那些透出光来的小孔，细碎地咳了一阵。卫士动着唇髭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他出去的时候，把提灯一起带走了。

二十二

伊万·阿尔捷米奇·布罗夫金那受人尊敬的花白胡子梳得很整洁，头发上涂着牛油，绯色衬衫外面胸部底下束着一根丝带，上面织着四十位圣徒的名字……可是那些庄稼汉——他从前的戚属、姻亲和乡邻们直瞪瞪瞅着的倒不是这个，而是他那个圆圆的、吃得饱饱的肚子……那些都是从前的关系嘛——问题就在这里……伊万·阿尔捷米奇坐在一条长凳上，两只手抄在屁股底下。他目光凌厉，眼睛一眨也不眨；他穿的是细呢裤子，喀山靴子，皮子是杂色的，靴尖弯弯的活像一个钩子。那些庄稼汉站在门口一条新蒲席上，免得让他们的树皮鞋在干干净净的地板上留下了脏印子。

"哦，"伊万·阿尔捷米奇说，"我又不是你们的冤家。能办的事我自会去办的，可是我不能办的事你们总不能见怪啊……"

"我们连一只小鸡都没有地方放养了，伊万·阿尔捷米奇。"

"跟牲口就没法儿讲道理，它一淘气，就闯到你那块割草场上去了。"

"我们一定叫全村的人给放牲口的吃一顿鞭子，你放心。"

"那很好，很好，"伊万·阿尔捷米奇连连说道。

"请你把牲口还给我们吧。"

"我们的地方实在太小了，太挤了……"

"我并没从你们那里得到多少好处呀，乡亲们，"伊万·阿尔捷米奇答道，把两只手从屁股底下抽出来，交叉着手指按在肚子上。"我是挺重视秩序的，乡亲们……我借给你们的钱已经有多少啦……"

"你是借过的，伊万·阿尔捷米奇，我们都记着，记着……"

"都是出于好心……因为我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我老子也死在这儿。正像上帝是我的恩人，我也是你们的恩人。我借钱给你们，你们说，收多少利息，——少得可笑呢……一卢布年息十戈比，——

唉哟哟……不是为了发财,只是为了维护秩序嘛……”

“谢谢你,伊万·阿尔捷米奇……”

“我不久就要离开你们大家了……我要着手干一番大事业,大事业……我要住到莫斯科去……哦,好吧……(他叹口气,闭上了眼睛)如果我光靠你们给的那一点过日子,那我的日子一定过得很苦,很苦……为了旧时的情谊,为了我自己的灵魂,我总是给你们一点恩惠……可是你们呢?你们怎么感激我的啊?你们让牲口糟践我的牧草场。还要蛮不讲理。唉,唉……唔,好吧,这一回看在上帝份上,我就放你们过去……母牛每头赔我三戈比,羊每头赔半戈比,——把你们的牲口带回去吧……”

“谢谢,愿上帝保佑你健康,伊万·阿尔捷米奇……”

那些庄稼汉鞠了一躬,走了。他今天心境很好,还想继续谈下去。通过他儿子阿廖沙的关系,他到底会见了亚历山大·缅希科夫中尉,送了他两百卢布,以表敬意。缅希科夫介绍他去见勒福尔特。布罗夫金从来没有在这样高贵的圈子里走动过。他一看见那个身量矮小的人,头发直垂在腰里,满身绸缎丝绒,手上戴着晶亮晶亮的戒指,心里着实有点畏怯……那人样子很严酷,鼻子扬起着,眼睛尖利得像针……可是当勒福尔特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阿廖什卡的父亲,而且还有缅希科夫的一封介绍信,便殷勤地微微一笑,拍拍他的肩头……就这样,伊万·阿尔捷米奇弄到了一张为军队采办燕麦和干草的执照……

“萨尼娅,”那些庄稼汉走了以后,他就喊道,“把蒲席收起来……我的那些乡亲已经把它弄脏了……”

伊万·阿尔捷米奇的眼睛,四周漾出了笑吟吟的皱纹。有钱人是笑得起来的,——从小一直到现在,胡子也花白了,他可从来没有机会笑过。桑卡进来了,她穿着一件有纽扣的、草绿色的宽袖绸衫。深褐色的发辫有胳臂那么粗,直拖到膝盖;走起路来肚子微微向前挺着,——胸部那么丰满,她才不好意思呢。一双深蓝色的眼睛有点愣头愣脑的……

“啐,他们的树皮鞋带进来了这么多的污泥!”她别转了漂亮的脸,用指尖抓着蒲席的一个角,把它撂在门廊里。伊万·阿尔捷米奇

调皮地望着女儿。像这样一个姑娘,就是嫁给国王也没什么不配啊。

“我要在莫斯科造一所石头房子……我们就要列在第一等的一百个商人里头了……喂,萨尼娅……幸好没有急着办你的事……我们就要攀上好亲家啦……你干吗扭过脸去?……傻瓜!……”

“是啊——哎!”桑卡把辫子一甩,目光炯炯地瞪着父亲。“你不用管我……”

“你这是什么话啊,不用管你?是我做主的嘛……要是你生我的气,我就索性把你嫁给一个猪倌儿算啦。”

“我宁可去放猪,也不愿意因为您的蠢主意而弄得憔悴下去……”

伊万·阿尔捷米奇抓起一个盛盐的小木罐朝桑卡掷过去。他真想揍她一顿,可是又懒得站起来……桑卡号啕大哭,却没有一点眼泪。正在这时候,外面有人大声敲门,弄得伊万·阿尔捷米奇张大嘴巴呆住了。几头凶猛的狗也在汪汪地吠着。

“萨尼娅,你去看看是谁……”

“我害怕。你自个儿去吧。”

“也好,让我去教训教训他们该怎样打门……”伊万·阿尔捷米奇从门廊里抓起一柄笤帚,走到庭院里。“我叫你们知道点厉害,你们这批不要脸的家伙……你们是谁?我要把恶狗放出来啦……”

“开门!”大门外面传来狂暴的嗓音,门板吱吱嘎嘎地响着。

布罗夫金害怕起来了。他跌跌绊绊地走到院门边,两手发抖。他刚刚拔开门闩,大门随即敞开了,一群人骑着马冲了进来,衣服都穿得很华丽,手里还抓着出鞘的宝剑。跟着来了一辆镀金的马车,套着四匹马,后面脚镫上站着几个黑人侏儒。马车后面是一乘套着一匹马的双轮马车,坐着彼得皇上和勒福尔特,头戴三角帽,身穿粗糙的长外衣,用来挡住路上的泥浆……接着,脚步声,哗笑声,呼喝声,闹成了一片……

布罗夫金的腿发软了。当他跪在那儿的时候,骑士们都下了马,“公爵教皇”也从马车里走出来,他脸儿浮肿,睡眼惺松,穿着外国式样的服装,后面跟着一个穿银灰色长襟衣的年轻领主。彼得跟勒福尔特一起跨上台阶,用深沉的嗓音喝道:

“主人在哪儿？活的也好，死的也好，把他带到这儿来！”

伊万·阿尔捷米奇吓得屁滚尿流，连裤子都给弄潮了。这时有人看见了他，便往他那儿跑去，那是缅希科夫和他的儿子阿廖沙，他们架住他的胳膊，把他扶起来，拖他到了台阶上。他们仍然把他扶着，不让他再跪下去。彼得没有揍他，也没有给他更严重的责罚，却摘下帽子，对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你好，老朋友！……我们听说你有一批最好的货物……我们带来了一个商人……价钱上我们决不会亏待你……”

伊万·阿尔捷米奇张大了嘴，一言不发……许多没头没脑的思想一齐涌上他的心头：“莫非是哪一件诈骗行为被发觉了？不应当开口，不要开口……”皇上和勒福尔特哈哈大笑，其余的人也都笑得喘不过气来。阿廖什卡找机会跟他父亲打了个耳碴：“他们是来给桑卡做媒的。”伊万·阿尔捷米奇虽然从笑声里已经看出大伙儿的到来并不预示着什么凶兆，可是他还是继续佯装不知道……这个庄稼人是非常精明的……于是他就这样好像给吓昏了似的，陪着客人走到客厅里。他们拉他坐在圣像底下，皇上坐在他的右手，“公爵教皇”坐在他的左手。从眯缝着的眼皮里，布罗夫金偷偷地打量着到底谁是那求婚的人。突然，他真个害怕起来了：在两个男傧相——阿廖什卡和缅希科夫中间，坐着他从前的主人，穿着银灰色长襟衣的瓦西里·沃尔科夫。伊万·阿尔捷米奇早已偿清了他卖身契上的债务，现在他把沃尔科夫所有的世袭领地和农奴一起买下来也有力量了……可是使他产生恐惧的倒不是这种思想，而是他那个挨过鞭打的屁股。

“你不喜欢这位求婚人吗？”彼得突然问道。

又哄起了一阵笑声……沃尔科夫的嘴唇在那翘起的唇髭底下歪过来了。缅希科夫朝彼得递了个眼色：

“说不定他又想起了从前的创痛了？（他向布罗夫金挤了挤眼）说不定这位求婚者曾经揪过你的头发？或者把你打得连鞭子柄也折断过？看在基督的面上，宽恕了他……你们两个人和好了吧……”

这怎么回答呢？他的手和腿都在发抖……他望了望沃尔科夫，只见他脸色刷白，坐在那儿，恭恭顺顺，服服帖帖的……随后他突然记起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宫院里，阿廖什卡怎么样跑来搭救他，

沃尔科夫又怎么样在雪地上奔着，追着缅希科夫，恳求他，拉住他的衣袖，几乎要哭了……

“嘿嘿！”伊万·阿尔捷米奇暗自寻思。“看来我在这儿也不是什么头号的傻瓜呢……”他朝沃尔科夫瞅了一眼，心里那么高兴，差一点把整个事情都弄糟了……可是他早已知道大家对他有些什么指望：一出危险的把戏——从一根小竿上越过一道万丈深渊……哦，好吧！

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伊万·阿尔捷米奇偷偷地在桌子底下对着肚脐画了个十字，向彼得和“公爵教皇”行了个礼：

“谢谢你们赏光，媒人老爷们……如果我无意中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们，请你们看在基督的面上，宽恕我这个乡巴佬吧……当然啰，我是一个买卖人，一个粗笨的庄稼汉，不懂什么规矩。我说话很直爽。倒霉的是，我这个丫头是个老闺女……能嫁给一个最糟糕的酒鬼，我也很乐意……（他战战兢兢地朝彼得睃了一眼，可是一点也没有什么：皇上好像一只发威的猫，笑得直哼哼。）我不明白，为什么未婚青年打我家门口走过，都不进来求婚。我这丫头长得很漂亮，只有一只眼睛稍微有点瞎，另一只可是顶好的。还有，她的脸上稍微有几点麻瘢，不过她用手绢就可以把脸掩起来……（沃尔科夫用一只阴郁的眼睛直盯着伊万·阿尔捷米奇。）还有，她一条腿走起路来有点拖拉，头有点抖动，腰有点儿弯……可是，别的就没有什么了……尊贵的媒人老爷们，把我这个爱女娶走吧……（布罗夫金这一番话说得很得意，他擤了把鼻涕，揉了下眼睛。）亚历山德拉，孩子，”他用凄婉的嗓音喊，“到这儿来……阿廖沙，你去找你的妹妹来。……她兴许蹲在茅房里，她肚子有毛病。这一点我忘记说了，请原谅……去，把你妹妹领来……”

沃尔科夫猛一下子跳起来，想离开桌子，可是缅希科夫硬把他拦住了。没有一个人笑一笑，只有彼得的下巴颏在哆嗦。

“谢谢你们，敬爱的媒人老爷，”布罗夫金说，“你们介绍的这位姑爷我十分中意。我一定要做得像是他的亲爷：他做好事我要疼他，他犯错误我要教训他。要是我给你尝尝鞭子的滋味，或是揪你的头发，你可别见怪，姑爷；你攀的这门亲原是个种田人家嘛……”

阖座的人个个都大笑起来，捧着肚子。沃尔科夫咬紧牙齿；他羞愧得腮帮发烧，眼泪也涌出来了。阿廖沙把还在抗拒的桑卡从门廊里拖进来。她用一只衣袖掩着脸。彼得跳起身，把她的手拉开了。笑声静止了，——他们个个都觉得桑卡出落得那么漂亮：箭眉黑眼，鬈鬈的睫毛，翘翘的鼻子，孩子似的嘴唇在哆嗦，齐整的牙齿在轧轧作响，腮帮红扑扑的，如同一只苹果……彼得吻了她的嘴唇，又吻她热烘烘的腮帮。布罗夫金嚷道：

"桑卡，这是皇上陛下啊。你就让他亲吧！……"

她仰起脑袋，直瞅着彼得的脸。可以听到她的心在怦怦乱跳。彼得搂住她的肩头，把她带到桌子旁，用一个手指指着瓦西里·沃尔科夫说：

"哦，你对我们给你带来的这位求婚者中意不中意？"

桑卡完全呆住了。本当表现出羞答答的神态，可她却跟疯子那样直瞪瞪地盯着那个上门来求婚的人。她突然抽了口气，喃喃自语地说道："啊，我的妈啊……"彼得又把她抓住，吻起她来了……

"喂，媒人朋友，你那样做可不合适，""公爵教皇"说。"放开这位姑娘吧……"

桑卡把脸藏到了衣襟里。阿廖沙笑着将她带走了。沃尔科夫捻着唇髭，——他显然已经很放心了。"公爵教皇"用鼻音说道：

"跟我们的醇酒和快乐之神巴克科斯在一起，弟兄们，让我们彼此相爱吧……我们请求拿酒和下酒菜来……"

伊万·阿尔捷米奇忽然醒悟过来，便动手忙这样忙那样。庭院里，仆人们在捉鸡。阿廖沙带着抱歉的微笑，在安排摆席。可以听到桑卡那激动得有点断断续续的嗓音，在里面招呼着："马特廖娜，把钥匙拿去；在客厅里，四十个殉教圣徒像底下……"彼得冲着沃尔科夫嚷道："弄到这个姑娘，你要谢谢大家，瓦西卡！"于是沃尔科夫鞠了一躬，亲了亲他的手……伊万·阿尔捷米奇亲自把一只盛着煎蛋的锅子端出来。彼得对他认真地说：

"谢谢你给我们的快乐；你叫我们大笑了一阵……可是，万卡，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可别轻举妄动啊……"

"万岁爷，如果不是出于你的心意，难道我会这样大胆吗？……

就照现在这样子，我也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

“嗯，嗯，我知道你们这些鬼东西……结婚的事，可不要拖延，新郎很快就要出征了。到外侨区去请一位姑娘来，教你的女儿礼节和跳舞……等我们出征回来，我要把桑卡召进宫里去……”

第　六　章

一六九五年二月，杜马秘书官维尼乌斯从克里姆林宫寝殿的台阶上，向全体侍臣、亲随、诉讼代理人、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贵族宣告：他们得率领自己的军士与侍从，往别尔戈罗德和谢夫斯克集合，向领主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报到，参加克里米亚的现役。

舍列梅季耶夫是个经验丰富、办事谨慎的总督。四月里，他把一支十二万人的军队集合起来，跟小俄罗斯的哥萨克会合以后，便慢慢地向第聂伯河下游移动。那边有古代要塞奥恰科夫和土耳其的设防小城基济克尔曼、阿尔斯兰-奥尔杰克和沙赫克尔曼；在第聂伯河出口外的一个岛上，还有一个所谓鹰堡，用铁索把两边河岸连起来，以封锁出海的水路。

莫斯科大军开近这些城市以后，整个夏天一直在向这些城市进攻。钱又少，武器又不多，大炮也很缺乏，有事要跟莫斯科通信，需要的时间也很长。可是，到了八月里，基济克尔曼和另外两个小城终于被攻占下来了。为了庆祝这件大事，在舍列梅季耶夫的营地上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每干一次杯，战壕里便发射一次大炮，让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心惊胆战。捷报传到莫斯科，大家松了口气，说："到底见了点颜色了！尽管从克里米亚只夺到了一丁点儿地方，可也已经挣了面子啦！……"

……………………………………………………

那年春天，没有公开宣布，有两万精锐部队——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谢苗诺沃团和勒福尔特团，射击军，城市民军和由小官员编成的几个连在莫斯科河的万圣桥边，秘密地登上了驳船、帆船和小船。船队首尾达几俄里长，在音乐声和大炮声中向奥卡河进发，从那里再取道伏尔加河前往察里津。

戈登将军率领一万两千人，穿过草原，向切尔卡斯克移动。

两路军队都在往亚速海边那个土耳其的要塞亚速进发。土耳其人在这里控制了所有跟东方的商运和通往库班、捷尔斯克草原的富饶产粮区的航路。向亚速作声东击西的进攻是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决定的，参加的有勒福尔特、戈登、阿尔塔蒙·戈洛温和彼得。为了避免张扬，为了不给土耳其人以太大的荣誉，彼得在军队里用的名义是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炮手……（这样，万一打败，也可以少受一些耻辱。）会议也充分讨论了让谁留在莫斯科秉政。人们惶惶不安。即使在京都附近，匪帮也很猖獗；行旅危险，弄得路上都长满了杂草。那个凶恶的仇人索菲娅还在新圣母修道院，这会儿固然是平静无事，缄默无言……可是她能够安分多久呢？

只有一个人是可以毫无疑虑地信托的，这个人赤胆忠心，不会耍一点花样，而且也只有他能够使人们畏惧——远征演习和万愚会议中的"公爵国王"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大家便把莫斯科托付给他。为了不让人们暗中讪笑他过去的愚蠢行为，他还被正式敕封为"公爵皇帝"陛下。领主们想起一百年前也有过同样的故事，那时伊凡雷帝到亚历山大皇村去了，事前他把一个半是丑角半是怪物的鞑靼大公西梅翁·别克布拉托维奇留在莫斯科，立为"全俄罗斯皇帝"。他们想起了这个先例，也便无话可说了。至于老百姓呢，不管是"公爵皇帝"，或是什么魔鬼，觉得反正都一样；他们只知道罗莫达诺夫斯基残酷透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人物。

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炮手坐的是勒福尔特那艘多桨大帆船，在船队的先头航行。他们一路上历尽了种种艰险。民间商人和御用商人所承造的小船、驳船和浅水河船，漏的漏了，沉的沉了。在浓雾弥漫的春夜，他们在发了大水的浅滩上迷路了。到了下诺夫戈罗德，他们不得不改乘伏尔加河里的平底小船。彼得写信给罗莫达诺夫斯基道：

Mein Herr König[1] ……为了陛下，我们一定要流尽最后一

① 德语：我王陛下。

滴血，也正是由于这个使命，我们才奉派出来……至于这里的情况，我要奉告的是，您的奴才阿夫托诺姆·米哈伊洛维奇和弗朗茨·雅科夫列维奇两将军，以及全体将士，托天之福，都很康健……明天，我们打算继续航行……其所以耽延，是因为有些船只竟花了三天工夫才开到这里……商人们承造的船只，质量极差，有些连航行都十分勉强……现役兵士，死亡的人数很少……在这关头，我只有靠您的鸿福了……陛下的永久的奴才，Bom Bar Dier① 彼得。

这船队没有停靠，经过了河水拍打着白垩城墙的喀山；经过了岸坡峻峭的辛比尔斯克；经过了围着木栅、筑着土堤以防御游牧民族的小城萨马拉。萨拉托夫后面，长满野草的岸坡隐没在阳光的烟霭中间，蓝幽幽的河水懒洋洋地流着；草原上的热气好像是从火炉里冒出来的一般。

彼得、勒福尔特、阿列克萨什卡，以及为了笑闹和宴饮而带着的“公爵教皇”，整天都在大帆船那高高的船艄上抽烟。他们望着这绵亘几俄里的船队，闪烁着被桨板拨溅起来的水花，倒像从前那种欢乐的作战演习仍然在继续进行似的。亚速是个什么样的要塞？他们该怎么样去把它攻下来？大家都心中无数：到了那里再说吧。“公爵教皇”喝得醉醺醺的，动了感情，便一面用指甲从那红里透青的鼻子上剥着脱落的皮，一面说道：

“我们到底活着看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我教你学算术，好像只是不久以前的事……现在我们要去作战了……唉，你啊，我的好小子啊！……”

勒福尔特赞赏着这条无边无际的大河的壮丽和雄伟。

“法兰西国王或是奥地利皇帝算得了什么？”他说。“唉，你要是有更多的钱就好了，彼得……那就可以从欧洲多雇一些工程师，多请一些军官，多找一些有头脑的人……好一个伟大的国家，好一片寥落而荒凉的土地！……”

---

① 德语，三字连成一个词，意思是：炮手。

船队在察里津停住了。到了这儿，困难就开始了。一共只找到五百匹马。兵士们本来胳膊都已经划痠了，这会儿可又不能不自己拉大炮和辎重大车。面包、黍米和油脂都很缺乏。又累又饥的部队，作了三天的草原行军，开往顿河沿岸的小镇潘申，主要的粮食仓库都集中在那里。有许多人走得精疲力竭，在路上倒下来了。他们满以为在潘申可以休息一下，可是还没赶到，就接到了掌管全军给养的领主吉洪·斯特列什涅夫的一封信：

> 炮手先生！……盗窃资财的承包商给我们带来了极其痛心的不幸。商人沃罗宁、乌沙科夫和戈列津本应供售一万五千桶蜜水，四万五千桶香醋和同量的伏特加，二百条腌鲟鱼和同量的鳊鱼、刺鱼和梭鱼，一万普特火腿，五千普特牛油和兽脂，八百普特食盐……这些承包商已经领得价银三万三千卢布。而这笔款子，一半却给他们侵吞了。食盐竟连一磅也没有。鱼类都已发臭，简直无法入仓……所有的麦子都已发霉。只有燕麦和干草是好的，那是商人伊万·布罗夫金承办的……这种盗窃行为，使你，我们的恩主，感到痛心，也使士兵们陷于困乏……要使您的军事行动不受耽误，现在只有靠天保佑了……

彼得和勒福尔特离开了部队，飞也似的驰到了潘申。这个小小的草原乡村坐落在顿河中央一个岛屿上，四周尽是大车那竖起的辕木，如同一片烧焦的树林。到处躺着大角公牛，三条腿给绊着绳子的马在那儿吃草。可是哪里也看不见一个人影：正是午餐过后，哨兵、卫士和车夫个个都已经睡觉去了。只有骑士的马蹄声，在顿河上空孤寂地回荡着。彼得一声狂喊，有个蓬松的脑袋从篱栅后面大麻里探出来。那个农民一面搔着痒，一面带他们走到一所农舍前面，那个领主就住在这所农舍里头……彼得一推开门，一群群受惊的苍蝇便嗡嗡地乱飞乱舞。斯特列什涅夫睡在两条拼起来的长凳上，用被子蒙着头。彼得把被子揭开，一把揪住这个吓昏了的领主的稀疏的头发，愤怒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他往这个老头儿的脸上啐了一口，把他按倒在地上，用骑兵长靴朝他那软软的腰部踢了一脚……

彼得咻咻地喘着气，往桌子旁边一坐，吩咐把护窗板打开。他的

眼睛突了出来，瘦瘦的、被晒黑的脸皮底下透出来愤怒的斑点。

“报告啊！……站起来！”他朝斯特列什涅夫喝道。“坐下去！你有没有把那些承办商绞死？没有？为什么？”

“陛下……(彼得跺了跺脚)炮手先生……(吉洪·斯特列什涅夫不敢咳一声嗽，也不敢鞠一个躬。)让那些承包商人先把他们该交的东西交出来。从死人那里，我们怎么能要到东西呢？……”

“你说的不对……你这个傻瓜！……为什么伊万·布罗夫金没有盗窃？我的人都没有盗窃，而你们的人个个都盗窃了？……把所有的承包合同，统统交给布罗夫金……把乌沙科夫和沃罗宁戴上镣铐，解到莫斯科交罗莫达诺夫斯基处理……”

“对，gut①，”勒福尔特说。

“还有什么没有？船没有准备好吗？”

“炮手先生，船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最后一条刚才也从沃罗涅什开来了。”

“我们到河边去看看……”

斯特列什涅夫就穿着那双室内穿的精制山羊皮靴，衬衫外面也没有束腰带，跟在仿佛踩着高跷一般大踏步走着的皇帝后面，萎靡不振地小跑着。在顿河那平镜似的港湾里，碇泊着一排排数不清的船只：小船，驳船，舷外装着芦苇的、狭溜溜的哥萨克平底船，只有前部装着两排桨、张着笔直的风篷、船艄有舱房、船头很长的大帆船……所有这些船只，都刚从造船厂里开出来。它们在水流中轻轻地摇晃着。有许多已经一半沉下去了。旗帜有气没力地悬垂着。在灼热的太阳下，没有漆过的木头在剥剥拆裂，涂着焦油的船舷在闪闪发光。

勒福尔特跨开一只穿着黄色骑兵长靴的脚，从望远镜里望着这个船队。

“Sehr gut② ……船很够了……”

“Gut，”彼得不太连贯地重复了一句。他那双肮脏的手在颤动。跟往常一样，勒福尔特道出了他的心事：

---

① 德语：好。

② 德语：很好。

"战争从这儿开始了。"

"吉洪·尼基季耶维奇,不要生气,"彼得啧了啧正在啜泣的斯特列什涅夫的胡子。"部队必须直接上船。一点也不能耽搁……我们要一举拿下亚速城……"

……………………………………………………………………

第六天拂晓,在斯特列什涅夫那间弥漫着菸草雾霭的农舍里,他们给"公爵皇帝"写了一封信:

> Mein Herr König……你的父,伟大的主,普列什堡的大主教和全雅乌扎、全库奎区的总主教,最神圣的教皇阿尼基塔,以及你的奴才阿尔塔蒙·米哈伊洛维奇和弗朗茨·雅科夫列维奇两将军连同他们的僚属,身体都很好,今天就要离开潘申……我们正在不断地为战神效劳。我们为恭祝你的健康,用伏特加——更多的是用啤酒干杯……

后面是几乎看不清楚的署名:

> 弗朗奇什卡·勒福尔特……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费特卡·特罗耶库罗夫……彼得鲁什卡·阿列克谢耶夫……阿夫塔莫什卡·戈洛温……瓦列诺伊·马达姆金……

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在航程中经过顿河中央一些小岛上的哥萨克小城镇。他们经过戈卢博伊、济莫维伊斯基、齐姆梁斯基、拉兹多雷、玛内奇……在峻峭的右岸,他们望见了切尔卡斯克的斜堤、篱栅和槲木的城垣。他们就在这儿下了锚,待了三天,等候那些落在后面的船只。

船队集结以后,便向亚速进发。夜很暖和,黑漆漆的,有一股雨和青草的气息。蟋蟀嚁嚁地叫着。夜鸟发出怪异的鸣声。在勒福尔特那艘领头的大帆船上,谁也没有睡,既没有人抽烟,也没有人说笑。船桨慢慢地拨着河水。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彼得浑身上下都感到一种大难临头的恐惧。沿着岸坡,黑暗和模糊的轮廓在很近的地方冉冉移动。他仔细瞅了瞅,听到一阵木叶的飒飒声。在那黑暗中,鞑靼人的弓弦说不定随时都会鸣响起来!他的脚趾蜷拢来了。在遥远的南方,一道暴风

雨的电光在云层中闪了一闪，可是雷声并没有传过来。勒福尔特说：

“到了早晨，我们就可以听到戈登将军的炮声了。”

将近早晨，天空开朗了。哥萨克舵手把帆桨大船航向科伊索加河，其余的船只也跟了上去。顿河已经落在他们的右边。灼热的太阳升起来了，河水仿佛涨高了一些，河岸往后退，黑暗在淹水的草地上空消散了。前面，顿河那条光闪闪的带子又在沙地后面显出来。在那些斜坡上，他们可以看到麻布的营帐、大车、马匹。军旗在飘扬。这就是戈登将军扎下的主要的军营，——离亚速十五俄里的米季舍码头。

彼得亲手发射船头上的大炮，——炮弹像皮球一样打水面上溜过去。整个船队都开着火枪，放着大炮。彼得用脱口而出的低嗓子喊：“划啊，划啊！……”士兵们用力划着，低下了头，桨板都给折弯了。

部队在米季舍码头上了岸。疲乏的兵士在沙地上睡熟了，于是军士们用手杖把他们惊醒。没大一会，白色的营帐都搭起来了，篝火的烟往河面上袅袅地飘去。彼得、勒福尔特和戈洛温带着三个哥萨克骑兵连，向着通往亚速的途中那丛山后面戈登的设防的营地飞驰而去。将军的五颜六色的营帐搭在一个古代的丘冢上，老远就望见了。

路上横着被弓箭射死的牲口和毁坏的大车。一个矮小的、赤膊的鞑靼人，后颈脖上净是血水，躺在那儿，脸埋在苦艾丛里。彼得的坐骑喷着鼻子，退缩了一下。哥萨克们说：

“咱们的辎重大车一离开米季舍，鞑靼人就把箭像云团一样射过来了。这是个最糟糕的地方……瞧，”他们用马鞭指了一指，“在山岗后面移动呢……就是他们……留神，这会儿他们随时都会攀弓发箭的……”

他们向丘冢拍马前进。戈登站在自己的营帐旁边，穿着钢甲，戴着插有羽毛的头盔，拿着望远镜，让一头搁在腰里。他那张蹙皱的脸，既严肃，又傲慢。号角吹响了，大炮放射了。从丘冢上他们可以了如指掌地看到残阳斜照的海湾，亚速城里清真寺细长的高塔和灰

黄色的城墙，俄军逼近时被土耳其人放火烧掉的市郊建筑物的瓦砾，以及要塞前面低矮的山岗旁边那一长列断断续续的战壕线和五角形的碉堡。在那风平浪静的海湾的远处，停着些装有许多大炮的高高的海船，它们的风篷都已经落下了。戈登指着它们说：

"上星期土耳其人打海路从卡法调来了一千五百名帝国的精兵。今天，这些海船又运来了一批军队……昨天我们捉到一个'舌头'，——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胡说，供称他们要塞里有六千士兵，草原上还有鞑靼的骑兵部队。他们什么也不缺——海是他们的……用饿死的办法打不下那座要塞。"

"我们用突击把它攻下来，"勒福尔特把手套一挥，说道。

戈洛温满有把握地附和道：

"我们一声呐喊就可以把它拿下来……没什么了不起……"

彼得悠然神往地望着亚速海的一片苍茫，望着城墙，望着高塔那月牙形塔顶的闪光，望着海船，望着落日的绚烂的残晖。他童年时代所喜爱的图画，仿佛活起来了，那么真实：这片不可思议的国土！

"哦，你看怎么样，彼得·伊万诺维奇？你为什么不做声？我们要不要把亚速打下来？"

"一定要打下来，"戈登答道，严肃地皱起了嘴唇。

从营帐里拿出来一张地图，他们把它摊在一面鼓上。将军们朝它弯下身去。彼得用指甲将那些需要配置军队的地方刻出来：戈登在中央，离要塞大约五百步；勒福尔特在他的左手，戈洛温在他的右手。

"这儿，攻城炮；那儿，臼炮……从这儿，我们开始构筑近敌工事……是不是这样，彼得·伊万诺维奇？"

"我们不妨这样办，为什么不呢？"戈登答道。"不过，这样一来，鞑靼的骑兵就要在我们的后方了。"

"我们一定要消灭它……我们把哥萨克兵调出去对付他们……"

"是的，我们能够消灭它……我说的是，要把军需给养从米季舍码头运上来，这可不太容易。每一个辎重车队得配备一支很大的兵力来护送，——这就困难了……"

"听着，各位将军，我们为什么不用小船运送军需品呢？"

将军们朝地图伛下头去，假发上的鬈毛在晃动。戈登说：

"用小船运送更困难，——顿河是用链子封锁起来的。出口的地方还有两座瞭望台，架着极有威力的大炮……"

"那就非把瞭望台占领下来不可！怎么样，将军先生们？"

"好大的雄心啊——两座瞭望台！"戈洛温笑了，一边眯缝起他那漂亮而又有点儿愚蠢的眼睛，望着西边山岗后面那圆圆的带着雉堞的碉楼的屋顶。戈登想了一想，答道：

"为什么不能呢？我们可以把它们占领下来……"

"哦，那么但愿上帝保佑，彼得·伊万诺维奇。"彼得捧着戈登的腮帮，亲了一亲。"明天我们就开始逼近那座要塞。我们把全部军队开上来，一点也不耽搁。先用炮弹轰他们一两天，随后——一下子攻过去！……"

从土耳其人的船上传来隐隐约约的号角声：他们在吹归营号了。薄暮的阴影覆盖在海湾上。清真寺的高塔顶上闪出了红光，可是一会儿便消逝了。只听到蟋蟀单调的嚁嚁声。彼得走进营帐，里面一张桌上摆着很丰盛的酒菜，点着两支蜡烛。他们在军鼓上坐下了。一盘羊肉在冒着热气。彼得贪馋地把双手都伸下去。勒福尔特脱掉了铠甲，以便更舒服地快乐一下，又把匈牙利酒斟在锡制的高脚大酒杯里。当戈洛温满脸通红，高呼"向一炮手致敬"的时候，喊声便从营帐一直往下面黑暗里一排疏疏落落的士兵中间传过去："干杯！干杯！……"大炮轰鸣，弄得蜡烛也跳动了。"好极了！"彼得叫道。勒福尔特笑着，把酒杯斟满了：

"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生活，彼得……"

"你的营地上有没有随军卖酒食的女人，将军先生？"戈洛温问，也把铠甲解开了。勒福尔特和彼得哈哈大笑起来：

"在这方面，瓦列诺伊·马达姆金倒是个能手……"

"派一个使者骑匹马去把瓦列诺伊找来……"

……………………………………………………………………………………

早晨，给两个射击军团补充以后，戈登便向亚速移动。哥萨克骑兵连的前锋，跑到要塞前面的棕褐色高地上，立刻把牲口勒住了。有几个哥萨克飞驰着回到正在成四列纵队前进的步兵那里，嚷道："鞑

靼人！……小心！把大炮开上来！"鞑靼骑兵在高地左面展开了半圆形的阵势。人数大约有一万。前进的时候，他们速度越来越快，扬起的灰尘越来越浓。乱箭飞过来了。哥萨克骑兵连乱成一团。零星的骑士低低地俯伏在马背上，拨转马头溜跑了。上校们吩咐挥舞军旗，可也一点没有用，——整个哥萨克阵线，连马刀还没拔出鞘，便都驰下了斜坡。可是鞑靼人早已从右面包抄了他们，那些毛毵毵的小马飞也似的散开了，弯弯的军刀在头顶上旋转。他们呐喊着。灰尘扬起来。一部分哥萨克掉过头来厮杀了。双方搅在一起混战着。步兵冲上来，摆开了方阵。射击军用绳索拉来了一门大炮。鞑靼人的半圆形围拢来了。传来杂乱的排炮声。一重重硝烟把高地都给蒙住了。一匹发疯一般的马飞也似的驰过去。一个鞑靼人滚到了地上。一颗炮弹呼的一下掠过去。排炮隆隆地轰响着。人们疯狂地放着枪，吆喝着。军官们冲来冲去。攻城炮的怒吼掩盖了所有其他的声音。谁也说不出到底是哪一边占了上风。接着，发生了一个情况，战斗忽然缓和下来。硝烟消散了，鞑靼人和土耳其人一个也不见了。只有倒在地上的马在拼命挣扎，许多静止的或是抽搐的人体散乱地躺在棕褐色的大地上。前面土岗上，戈登将军骑着一匹黑马屹立着。他那裹着钢甲的脊背在闪闪发光。望远镜的一头搁在他腰里。他那小小的、头发花白的脑袋，突出在铠甲上面像是一个圆球，——他的头盔已经丢失了。他慢慢地挥了挥宝剑，从土岗上踱下来，迈着常步向亚速城走去。队伍中发出一片喊声：

"前进！前进！勇敢些！……"

戈登的部队对着要塞挖好壕沟掩蔽起来，还安置了鹿砦。土耳其人从城墙上向营地开炮，引起了极大的惊慌。当一颗炮弹嗞嗞地响着、滴溜溜地转着落下来的时候，那些上校、军官、侍臣和朝臣都脸朝地仆倒下去，用衣袖遮住脑袋……这些炮弹可不是演习时用的那种装着豆子的瓦罐了；它们爆炸起来发出那么大的响声，搅起那么多的泥土，脸色煞白的士兵只好画着十字，别的办法可一点也没有了……唯有戈登一个人，又严肃又镇静，在营地上踱来踱去，听到那些炮弹的愤怒的嗞嗞声竟连头也没转一下，而且不时向士兵们吆喝，叫大家不要向土耳其人的炮弹低头：

"低头的人要受处罚……怯懦是坏事……schan-de![1] schande! 耻辱!……何况你们是俄罗斯的士兵……"

正如他事先说过的那样,军粮的供应很糟糕,特别是饮用的水。鞑靼人袭击得很凶悍,从米季舍码头赶来的辎重大车统统给打坏了。要战胜鞑靼人的轻骑兵是不可能的,——他们拒绝交锋,却用乱箭射击俄罗斯人,随后一溜烟驰进草原里去。后来,阵地筑成了,人们就钻在很深的壕沟里躲避炮弹。勒福尔特和戈洛温的部队,到第四天才奏着军乐,擂着军鼓,招展着军旗,开到了阵地上。

彼得在炮手连的前头,傲慢地大踏步走着。在这些战士中间,还有缅希科夫、阿廖沙·布罗夫金、沃尔科夫和最近才入伍的一个精明的炮手——荷兰人雅科夫·扬森。彼得前面,有一个熊鼻子、厚嘴唇的魁梧大汉,打着铜铙钹,高视阔步地走着。这是皇上的一个新酒友,外号叫做瓦列诺伊·马达姆金的定音鼓手,天字第一号的流氓和酒鬼。

彼得带着一部分炮手,直接走到戈登的营地上。(左翼的勒福尔特的部队和右翼的戈洛温的部队,正在急急忙忙挖战壕。)用柴束和泥包圈起来的多面堡,向那要塞的石墙移前了五百步左右。从石墙的雉堞中间露出来土耳其射手那桶形的平顶帽和凌厉的眼睛。彼得搭着阿列克萨什卡的肩头,跳到了柴束上。戈登急忙把他抓住了:

"Achtung![2] 留神!"

从雉堞中间露出来的一根长长的火枪筒,喷出一股硝烟,彼得手里的望远镜给打落了。他跳到壕沟里,低低地弯下了身子。大家都朝他围拢去。他龇出牙齿,呆呆地笑了一笑:

"那些魔鬼!那些恶狗!"他费力地说。"把导火索拿给我!……"

炮手们把一门小小的铜臼炮滚上来,炮口向着天空。彼得(向人们扫了一眼)熟练地将火药装进弹药筒,把这颗二十磅的炮弹在手里掂了掂,校正了雷管,装进了臼炮。随后他蹲下去,瞄准着:

① 德语:耻辱。

② 德语:留神。

"求天保佑，第一下！……站开！"

臼炮喷出一团烈焰腾腾的烟云。圆圆的炮弹划着一道尖棱棱的弧线，飞出去落在城墙的附近。土耳其人从雉堞中间探出身来，用使人难受的话大叫大嚷。彼得的脸刷地红了。第二门大炮又为他滚过来了……

……………………………………………………………………

在亚速的高高的城墙底下，想起前不久谈过要用突击把它攻下来的豪迈气概，他们觉得很羞惭。围攻部队把炮垒和多面堡建成以后，已经向要塞轰击了两个星期。城里起了火。有一个瞭望台坍塌了（为了庆祝这件大事，在彼得的土窑里还举行过一次盛大的宴会）。可是二十条帆桨大船又从海里给土耳其人运来了援军。大火已经熄灭了。一到夜里，土耳其的帝国精兵带着弯弯的匕首，像蛇一样爬到俄罗斯人的战壕里，把哨兵刺死了。而城墙却还是屹然未动，叫人绝望地难攻。最糟糕的是军需品的匮乏。在一次会议上，将军们决定征集志愿兵，答应攻下瞭望台便给每人十卢布的犒赏。大约有两百名顿河哥萨克自愿应征了，给调派了一团士兵作为他们的后援。到了夜里，那些哥萨克爬上了左岸的瞭望台，打算把大门炸毁，可是没有成功，便用铁棍把围墙捅开，冲了进去。守在那里的三十个土耳其人，四个给杀死了，其余的都被绑了起来。他们虏获了十五门大炮，掉转炮口去轰击顿河对岸的那座瞭望台，结果土耳其人也从那里退却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战果：顿河得到了自由。营地上举行了感恩祈祷，"公爵教皇"从米季舍赶来参加了庆功宴。

可是，一个意外的大灾难突然发生了。那时节天气燠热。快近晌午，大家都像给熬着煎着似的在摇来晃去，寻找有遮荫的地方。他们不想打仗，也没有一点敌忾的心情。一饭盒一饭盒的白菜汤和鱼干在传递，一杯一杯的伏特加在分发。毛蓬蓬的太阳倾注着难熬的热势，蟋蟀在嚁嚁叫，苍蝇在缠扰，粪便发出恶臭，亚速的城墙和碉楼仿佛给热势熏蒸得直摇晃。按照代代相传的老习惯，营地上的人（整个俄罗斯军队，从将军到炊事兵。）午餐过后个个都已经躺下来休息，而且发出了鼾声。连哨兵也在打盹。

就在这种梦悠悠的时辰里，有一天那个荷兰炮手雅科夫·扬森失

踪了。第一个发觉他不在的是彼得，那时一点钟刚敲过不久，他从土窑里爬出来，打着呵欠，因为光线太亮，还眯缝着眼睛。前一会儿，他们曾经计议，要用三发炮弹把一座清真寺的高塔轰下来。扬森还夸下海口，说他一定能办到……彼得嚷道：

"难道是魔鬼把他抓去了不成！"

全营都搜索了一遍。有个士兵说，他好像看见过一个穿红色长襟衣的人，带着一个袋子和一些零星什物，朝那要塞跑去。彼得一时恼火，打了那士兵一个嘴巴。可是实实在在，扬森的东西已经不在土窑里了。难道他已经投到土耳其人那里去了不成？命令下来，所有的团队必须在晨祷时候宣布将那个该死的荷兰人革出教门。戈登给这一叛变行为弄得大为不安，要求召开会议，而且宣布说戈洛温和勒福尔特的营地上那些防御工事都做得十分草率，简直乱七八糟，营地与营地之间也没有交通壕，万一土耳其人来一次偷袭，结果一定会大倒其霉。

"战争可不是儿戏，将军先生们……我们要对大家的生命负责。可是，这里个个人都好像在玩耍，在胡闹……"

勒福尔特气得嘴唇也发白了。戈洛温十分反感，如同公牛一般瞪着戈登。可是戈登却坚决主张防线必须马上整理就绪：

"作战的时候，首先应当害怕敌人，将军先生们……"

"我们要害怕他们吗？"

"我们要把他们当作苍蝇一样掐死……"

"啊，不，将军先生们，亚速可并不是什么苍蝇……"

将军们开始骂戈登是懦夫，是恶狗。如果彼得不在场，他们准会把他的假发都扯掉呢。就在那一天，正当午餐过后全军睡得挺甜的时刻，土耳其人把城门打开，不声不响地对准两片营地的接壤处那没有完工的战壕猛扑过来了。

半数的射击军在睡梦中被杀死了。其余的人扔下了长柄斧和火枪，往十六门大炮的阵地上跑去，其实那边整理得也是很草率的。他们甚至还来不及开炮，土耳其人已经追上了奔跑的射击军，带着弯弯的匕首爬到了多面堡上，一阵尖叫，低着头冲进了一群挤在一起的炮手中间，戈登的儿子雅科夫上校正在那里用一个炮刷挥舞着……

阵地上一片混乱;枪声打响了。彼得站在土窑顶上,攥紧拳头,激动得哽咽着……吆喝也好,发令也好,全没一点用处。睡眼惺忪的士兵,都像发了疯似的,在乱蹿狂奔。他看见戈登翻过一道营地的土墙,高举着手枪,用老年人的跑步,冲向一座多面堡,去搭救他的儿子。乱七八糟的一大群人,穿着绿的、红的、暗蓝的长襟衣,涌在他后面。勒福尔特营地的土墙上,有人在不顾死活地摇着团旗;从那边也有许多人跑过去抢救。整个战场上都是士兵。那座被占领的多面堡给硝烟裹了起来,——土耳其人正在射击,以掩护他们的退却。他们推着大炮,顺着斜坡跑向要塞。他们从多面堡的土堤上滑下来,一面闪避,一面还击,——红色的宽大灯笼裤扑扑地飘动着。四散在整个战场上的俄罗斯人,这会儿集结成为一条参差错落的阵线,迅速地跟在土耳其人后面向要塞移动。从彼得站着眺望的土窑上看下来,这简直像是一场游戏……我们占了上风了!……土耳其人,跟着是俄罗斯人,滚进要塞的堑壕里去了。

"备马!"彼得嚷道。"冲锋啊!号兵们!"

他跺着脚。可是没有人听着他。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眼睛毫无表情地打他前面飞驰过去。他用宝剑抽着牲口,跳过了那道城壕……"乌——拉!"他张大嘴呼喊了一声……军鼓擂起来了。随后忽然出了一件事。那些土耳其人已经赶到了城边。城门开了。一群土耳其的帝国精兵从里面涌出来,中间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穿着一身红衣服,缠着一块很大的头帕,把举起的双手扬开了……透过炮火,传过来一声可怕的号叫,彼得听着发颤了……俄军被骑马的或是徒步的土耳其人追赶着,早已在往回逃了……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倒下去;彼得抓着太阳穴……他又看见了阿列克萨什卡:他正在朝那个穿红衣服、缠大头帕的人冲过去,接着两个人便厮杀起来……一股股硝烟升起来……炮弹爆炸着……牲口在发疯地狂奔。人们跑过来的时候,身影显得大了些,——脸给恐惧感扭歪了……他们滚过胸墙,落到了战壕里。他们是打败了……打败了……

……………………………………………………………………

这次事件,损折了五百个士兵、一个上校、十个军官和整个炮兵连。有好几天彼得不朝要塞那个方向眺望,土耳其人在那边龇牙咧

嘴地狞笑。阿列克萨什卡在所有的人面前夸说他那柄染了血的宝剑，——阿列克萨什卡可确实是一位英雄……营地上的情绪很低沉……这便是打一会儿盹叫他们花的代价！勒福尔特和戈洛温连露面也不敢了，——如今在他们营地上，只看见大家在用铁锹翻泥土……

彼得被这次失败震惊了。他闷闷不乐、默默无言地走来走去，好像这几天里他长大成人了。他老是转着一个念头：非把亚速攻下来不可！光荣也好，耻辱也好，——哪怕整个俄罗斯不能不弄得民穷财尽，亚速也得攻下来。到了傍晚，他坐在星星底下，土窑旁边，抽着烟，向戈登请教关于战争、关于命运、关于著名将领的事。戈登说：

"幸运的将领是那种打起仗来带着一只满满的饭盒和一柄铁锹的人，是那种既顽强而又谨慎的人……士兵要是信任他的将领，而且吃得又很饱，打起仗来就会很勇敢……"

彼得不再拿炮击要塞来消遣了。他把一天天的时间都打发在构筑攻城坑道的泥土工事上，由于这种工事的向前进展，部队一步步向要塞逼近了。他把长襟衣和假发卸下了，掘着泥土，编着柴束，而且就在那儿跟士兵们一同吃喝。

亚速坐落在河边一个小山坡上。戈登建议，在面对要塞的一个岛上构筑一条配置炮垒的战壕。这项危险的任务，雅科夫·多尔戈鲁基，一个凶狠而执拗的人自愿承担下来了。哪怕丢掉脑袋，他也要争取在战场上立功。夜里，他带领两个团占领了那个岛屿，把壕沟挖好，驻扎了下来。到了早晨，土耳其人知道危险临头，便派出一支强力部队，带着鞑靼骑兵，开始渡过顿河，到了右岸，想把俄罗斯人从岛上赶走。戈登派人去向其他两位将军请求，要他们支援多尔戈鲁基，而他本人，没有等待他们到来，就带着大炮和骑兵出发，进驻岛屿下面的阵地，用鹿砦遮护起来。

土耳其人害怕了，便停止进攻。大家就这么对峙着：戈登在左岸，危急万分的多尔戈鲁基在岛上，惶惑不安的土耳其人在右岸……勒福尔特和戈洛温先是因循延宕，后来索性决定按兵不动了：戈登还梗在他们两个人的喉咙里……"让他一个人去担当吧……"

彼得从多面堡的高顶上注视着军队的行动，他跟所有的人一样，

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不敢插手……随后，鞑靼骑兵忽然都冲到河边，在水里泅起来，土耳其的帝国精兵抓着他们坐骑的尾巴。鞑靼人消失在草原上了，土耳其人退到了要塞里。戈登班师回来，奏着军乐，扬着军旗。不发一枪，这个战役就胜利了。

炮弹从岛上飞向亚速，那要塞看得清楚极了；炮弹轰毁了房屋，引起了大火。也看得见那里的居民逃到城墙下面去躲避。俄军军营里欢欣鼓舞。大家又在谈论突击亚速了。可是戈登又一次制止了他们这种不明智的企图。他建议大家不妨试一下跟敌人谈判，说不定土耳其的要塞司令穆尔塔扎帕夏[①] 会在优惠的条件下投降。向亚速猛烈地炮轰了一阵，弄得全城都冒着浓烟以后，他们便派去了两个哥萨克，带着给土耳其帕夏的招降书。结果呢：那两个哥萨克走到城墙那儿，挥着帽子和招降书；他们被放进城门去了，可是没大一会，就被粗暴地撵了出来……沙皇的使节！他们带回了那份招降书。那上面给写上了几句拙劣的俄文，是雅科夫·扬森的笔迹。

在戈洛温的营帐里，戈登认定根据军事科学，他们必须先用攻城坑道逼近那边的城墙，冲开一个缺口，才能发动突击，可是白费一番唇舌。他们都不听他的话。将军们坐在那儿喝酒。彼得抱着头，搔着后脑瓜，定睛瞅着蜡烛：他已经听到亚速城墙上那胜利的号角声。戈登用宝剑咚咚地撞了撞：

“卓越的孔德[②] 元帅一向总是……”

“孔德，孔德！”戈洛温打断了他的话，用鼻音说道，“去你的什么孔德！……因为你，我们只是在坐失时机，玷污了皇上的荣誉。”

勒福尔特当着戈登的面无礼地笑了笑。彼得执拗地坚持马上进攻。于是决定在八月五日发动突击。

……………………………………………………………………

开始招募志愿兵了。规定虏获一门大炮，军官赏二十五卢布，士兵赏十卢布。做祈祷的时候，团队里的神甫说服大家要作自我牺牲。可是士兵部队也好，射击军团也好，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应征。他们闷

---

① 帕夏是旧土耳其高级军事及行政长官的称号。

② 孔德(1621—1686)，法国著名的统帅。

闷不乐地背过身去："我们不是傻瓜，不会去找这种危险事儿来做……"可是顿河哥萨克却派了几个大尉，到彼得这儿来说，他们有二千五百名哥萨克，如果需要，还可以多些，准备去袭击那座城墙，只要在攻下亚速以后，听任他们抢劫一昼夜。

彼得，接着是那些将军，跟那几个大尉拥抱了一会，答应把要塞交给他们三天。而且还调了五千名射击军和普通兵士去支援他们。在突击的前夜，戈登走到彼得的土窑里，那时彼得正在淌着蜡油的蜡烛旁边，朝一张军用地图伛下身子，抽着烟斗。

"跟士兵们讲过没有？哦，彼得·伊万诺维奇，就这么办啦，求上帝保佑……"

戈登坐下了，把头盔搁在膝盖上。这老头儿疲累得很。他那凹陷的腮帮上长满了花白的短髭。他喘着粗气，露出一口又大又黄的牙齿，前面有两颗已经脱落了。他带着温婉的哀愁，朝这个过于自信的青年瞅着。可是年轻人这样横冲直闯，说不定也是应当的吧？……

"今年冬天，我们要在沃罗涅什建立一支很大的舰队，"彼得说道，扬起了络满血丝的眼睛。"明天，我们一定要把亚速攻下来，彼得·伊万诺维奇。(他用烟斗柄指了指顿河河口西边一个小小的海湾)瞧……我们要在这儿兴建第二个小小的要塞。冬天，土耳其人是不会闯进亚速海来的，到了春天，我们就可以带着一支很大的舰队回来了……瞧，刻赤下面的海峡里，我们要兴建一个要塞，这样，整个海洋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再造些大海船，随后到黑海里去。(烟斗在地图上面飞舞着)这儿，我们就有自由发展的余地了。我们要从海道征服克里米亚。克里米亚是我们的。随后是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或是用战争，或是用条约，我们要一直冲进地中海。我们要让丝绸和小麦充斥在市场上……瞧——那边的一些国家：威尼斯，罗马……还有这儿，瞧，这儿是莫斯科，我们要从水路把货物运往察里津。还有这儿，就是我们从连水陆路上开拔到潘申去的地方，我们要开凿一条通顿河的大运河……从莫斯科可以直达罗马了。是不是，呃？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商人啦！……彼得·伊万诺维奇，亚速我们能攻得下来吗？"

戈登考虑了一下,答道:

“我不敢怎么肯定……我已经看见那些士兵了……很多人愚蠢得厉害,他们以为没有云梯也可以爬到城墙上去。很多人我看出他们有点后悔,甚至有些泄气。可是我说:‘既然名为蘑菇,就得让大家采来吃嘛,所有自愿参加的人,统统要去;我要把胆小鬼一律枪毙。’好在样样东西都已经准备了:云梯,柴束,手榴弹。我们要祈求上帝的保佑……”

彼得安静不下来。半夜过后不久,他把缅希科夫叫醒,两个人骑着马飞也似的赶到了哥萨克营里。那儿一点声息也没有。哥萨克们无忧无虑地都在大车上睡熟了。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哥萨克首领,这人有一个剃光的头,一张刚毅的脸,一双骨溜溜的眼睛。他请彼得坐在篝火旁边一副马鞍上,自己也按照土耳其人的款式盘膝坐下了。哥萨克兵在他们四周聚拢来。送来了鱼干和伏特加。大家就大胆地、嘲弄地谈开了。那些哥萨克一看就知道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他们用胳臂肘推推搡搡,挤到篝火前面,他们那黝黑的胡子和鲁莽的脸给这火光照亮了,冷笑着说:

“哥萨克就是力量,就是人的精华……他们在莫斯科知道我们些什么啊?他们把我们当做强盗……嘿!……他们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总督,结果他倒是个最凶恶的强盗……这样很好,万岁爷,你亲自到我们这儿来了。请你好好地把我们看一看。我们难道真像是恶人吗?哥萨克是些雄鹰呢!啊一啊……你应当爱护我们啊……”

当东方抹上一片青光的时候,轻轻悄悄的发令声在哥萨克营地上传开了。几百名哥萨克开始爬过土堤,朝着面对河流的要塞城墙的方向,像猫一样在黑糊糊的草原上消失了。还有些人登上了平底木船,带着系有钩子的绳索和轻便的云梯。整个营地悄没声儿地走空了。

辽阔的天空中,星星逐渐褪色。辎重大车上,公鸡啼了起来。破晓时候的微风叫人感觉到寒意。北方,一道光芒短促地闪了一下,一门大炮隆隆地轰响了。戈登将军的布特尔斯基团和唐波夫团已经开始进攻了。

……………………………………………………………………

只有布特尔斯基团和唐波夫团的士兵爬上了城墙。那些跟在后面的射击军，听到疯狂的砍杀声和钢刀的碰撞声，便都丧魂落魄，在烧焦的郊外那些樱桃园里俯伏下去了。哥萨克兵从河边拼命地进攻，可是他们的云梯显得太短，而土耳其人又从城墙上滚下石块，倒下炽烈的焦油。哥萨克兵回到营里，一点收获也没有。突击被打退了。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可以看到无数尸体横在要塞附近。土耳其兵把俄罗斯人抓在手里晃几下，从城墙上抛下来，那些尸体便滚进了城堑里。一千五百多人阵亡了。在战壕里，兵士们叹着气：

“昨天，咱们还跟瓦纽什卡开玩笑，——这会儿，鸟儿却在那边啄食他了……”

“咱们干吗要去袭击土耳其人？……这对咱们有什么好处？……”

“咱们要打仗干什么？……咱们人人都可能被杀死……”

“只有将军们能回莫斯科去……”

将军们围着沙皇集合在戈洛温的营帐里。戈登忧思忡忡，闷声不响。勒福尔特厌烦地忍住了呵欠，眼睛乜斜着。戈洛温拉长着脸，不时让脑袋耷拉下来。只有跟皇上一起来的缅希科夫，两手叉腰，还是神气十足，——他头上缠着一块破布，剑上又沾着鲜血：他是爬上城墙去的……死神倒没有抓到他呢，那个小鬼！……

彼得怒气冲冲，挺直身子坐着。将军们还是站在那里。

“嗯？”他问。“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将军先生们？（勒福尔特不露形迹地按了下戈登的臂肘。戈洛温没奈何地摆了摆手。）你们的脸也算是丢尽了。打算怎么样？难道我们就撤除包围吗？”

他们都不吱声。彼得用指甲轻轻敲着，腮帮抽搐起来了。缅希科夫朝着桌子走拢去，眼睛里流露出傲慢的神色……他伸出一只手：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请允许我……按照官职我本来不应当在这里说话……可是我既然亲自爬上过城墙……不错，还用宝剑刺死了一个土耳其阿伽[①]……我要说说他们的习俗……我们的士兵，

---

① 阿伽是土耳其下级和中级军官的军衔。

五个才抵得上一个土耳其士兵。要知道，他们才狂暴得可怕呢……那个土耳其阿伽，我已经用宝剑捅穿了他，可是那该死的家伙还在恶狠狠地像猪一样尖叫，用牙齿咬住钢刀不放。他们的武器也比我们的灵便：那弯弯的匕首如同剃刀一般；你用宝剑或是月牙斧去刺他一下，他早把你的脑袋砍掉三次了……除非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我们是打不过土耳其人的。城墙上非打开一个缺口不可。发给士兵的武器不应是长家伙，而应是手榴弹和哥萨克军刀……”

阿列克萨什卡动了动眉毛，潇洒地退到了阴影里。戈登说：

“这个年轻人给我们作了很好的说明……要在城墙上打开缺口，只有使用地雷，那就是说必须挖坑道……这是一项十分危险、十分费时的工作……”

“照眼下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粮食快要没有了，”戈洛温说，“所有的仓储都快用完了。”

“我们是不是把时间推迟到明年呢？”勒福尔特若有所思地说。

彼得把身子往后一仰，呆滞的双眼瞪着他那些新交的酒友：

“你们这些该死的将军！”他满脸通红，大声吼道。“我亲自来指挥攻城。我亲自来！今夜必须动手挖坑道。必须弄到粮食……渎职的人，我要处以绞刑……明天就开始作战……阿列克萨什卡，把工程师找来。”

两个人走进营帐来了：一个是弗朗茨·蒂默曼，年纪已经很大，皮肤显得松弛了；另一个是外国青年亚当·魏德，瘦骨嶙峋，身量很高，有一张聪慧而坦率的脸。

“两位工程师，”彼得用手掌捋平那张地图，把蜡烛移近一些。“九月里，必须把那座城墙炸掉……看一看，好好考虑一下……我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埋雷工作……”

他站起来，凑到蜡烛上点燃烟斗，走出营帐去眺望星星。阿列克萨什卡挨在他的肩膀后面，嘟嘟囔囔地说了几句话。那些将军仍然站在营帐里，被“炮手”这种从未有过的举动弄得腼腆起来了。

……………………………………………………………………

围攻在继续。受了来袭失败的鼓舞，土耳其人日夜不给围城军以安静；他们破坏工事，冲进战壕。尘烟滚滚，鞑靼骑兵在营地的边

缘驰骤，击毁辎重大车。许多哥萨克在跟他们搏战中阵亡了。俄军正在逐渐消融下去。一会儿是这样东西缺少了，一会儿又是那样东西缺少了。从黑海推上来一片大雷雨的乌云，——这样的大雷雨，莫斯科人还从来没有看见过：电光像一个个火焰的柱子那样闪烁，大地给响雷震得摇晃起来，接连不断的大雨把战壕和爆破坑道都淹了。大雷雨过后，出人意外地竟来了秋季那种寒冷而阴沉的日子。军队里没有准备寒衣。于是疾病发生了。射击军团开始抱怨……而在那寒冷的海面上，天天都有风帆出现：生力军不断地开来支援土耳其人。

勒福尔特一再试图说服彼得撤去包围。可是彼得的意志却坚决得像顽石一样。他已经变得严酷而暴躁了。他那么消瘦，一件绿色长襟衣挂在他身上，如同挂在一根树干上似的。他不再开玩笑了。"公爵教皇"喝醉了酒在营地上出现，他就用铁锹柄去打他。

………………………………………………………………

谁都认为用彼得所要求的那种紧张去工作是不可能的。可是结果证明那是可能的。九月中旬，工程师亚当·魏德报告，他已经把坑道挖到棱堡底下，在坑道里工作的人可以听到一种响声：会不会是土耳其人在挖反坑道呢？如果是那样，一切就都完蛋了。彼得拿着一段蜡烛头爬进坑道里，他也听到这种响声。于是当下决定，不再拖延，至少得把这个地雷马上炸掉。八十三普特的火药给装进去了。命令下来，要部队做好突击的准备。三响炮声，用来通知工人和士兵。彼得点上了导火线，便奔到营地的尽头，后面跟着阿列克萨什卡和瓦列诺伊·马达姆金。土耳其兵从城墙上冲下来，去保护内部的防御工事。一片不平常的沉寂。只有老鸦在哇哇地叫着，飞过顿河的上空。忽然，要塞墙根边的土地如同瘤疖一样隆了起来，传出一声郁闷的巨响，于是一个火焰、浓烟、泥土、石子和木块的毛蓬蓬的柱子从那绽开的瘤疖里升起来，散开去。没隔一会，它就统统洒落在俄罗斯人的战壕里。卷起一阵灼热的旋风。燃烧着的木块嗞嗞地飞到了营地的中央。跟彼得隔开三步路，瓦列诺伊·马达姆金被砸破了脑壳，倒下去了。一百五十名普通士兵和射击军，两个上校和一个中校阵亡和受伤。军队都忽然感觉到一种没法形容的恐惧。等尘沙消散以后，他

们看见城墙还是屹然未动，而土耳其人却在疯狂地朝他们哈哈大笑呢。

……………………………………………………………………

大家都不敢走近彼得。他亲自写了一道诏书（字迹歪歪斜斜，字母还有错漏，墨水溅得稀脏），要大家在月底以前，发动水陆两路总攻。剩下两条没有损坏的坑道，要把它们挖掘完成。军队奉命去作忏悔，去领圣餐。人人都做好了战死的准备。

现在，大家经常可以看到彼得骑着一匹毛毵毵的小马，巡视营地。青草擦着他细瘦的腿。一顶被雨淋得发黄的三角毡帽直拉在耳朵上。骑着马跟在他后面的总是这两个人：缅希科夫，手枪插在腰带里；阿列克谢·布罗夫金，拿着望远镜和火枪。士兵们都躲在战壕沟里：不但你不能说一句反对的话，而且如果给察觉出一副不愉快的脸色，那三个魔鬼也会把你押起来，叫一个军士来审问。至少抽一顿鞭子。有几个射击军，在自伙儿里头谈到“把人家赶到这个地方，拿俄罗斯人的肉去喂土耳其的乌鸦”，彼得就打了他们几个嘴巴，还吩咐把他们吊在辎重大车翘起来的辕木上。

八月二十四日夜里，彼得渡过河，来到雅科夫·多尔戈鲁基驻扎的岛上，想从这儿观看战斗。所有的营地，战士们都没有睡觉。团里的神甫奉命坐在篝火旁边。到处都可以看见军士们的唇髭在掮动。在严寒的黎明，团队开到战场上去了。传来两下爆炸声。一团惨淡的火焰忽闪一下照亮了清真寺高塔、要塞、丘陵、河流……人们的脸，因为恐惧而瞪大的眼睛……俄军发动进攻了……

布特尔斯基团从城墙的裂口里冲进去，在内部的防栅上厮杀着，手榴弹纷纷往他们身上撒下来。

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和谢苗诺沃两个团用小船划过去，架好云梯，往城墙上爬。土耳其人用弓箭射他们，用矛枪刺他们。成百的人从云梯上翻下来。他们发了野性，一个劲儿往上爬，猥亵地咒骂着，气都喘不过来了。他们终于爬到了城墙上。穆尔塔扎帕夏亲自率领那些野兽似的嘶吼着的土耳其帝国精兵冲过来厮杀了……

其余几个团开到城墙旁边，吆喝着，空忙着，可是没有一股决死的狠劲。他们不肯往城墙上爬。射击军也不敢越过土堤前进一步。

于是戈登下令打退兵鼓。布特尔斯基团只有一半人活着从裂口里退回来。游戏兵团已经作战了一个多小时，压迫穆尔塔扎帕夏，冲到了狭窄的街上，从这里烧焦的废墟中飞过来乱箭、炸弹和石块。可是一个援军也没有。彼得在岛上差一点发疯了。他不断地派使者骑着马去叫军队回过头来，再向城墙冲扑。勒福尔特身披金甲，头戴翎盔，拿着一面虏获的土耳其军旗，在一片混乱的团队中驰骤。戈洛温用一支折断了的矛枪左右挥舞，如同瞎子一般往人们身上乱打……戈登独自一个站在土堤上，冒着乱箭和子弹，暗哑地叫喊着……士兵们走到城壕旁边，随后就往回退了。许多人扔掉了火枪或是矛枪，坐在地上，用手捂住脸：就把我们杀死在这儿吧，我们不愿意走，我们也不能走了……于是退兵鼓又打响了。

要塞里和营地上一点声息也没有。鸟儿飞下来停在成堆的尸体上。第三天晌晚，围攻解除了。没有点一盏灯；悄没声儿地，他们把大炮套上牲口，顺着顿河左岸出发了：打头的是辎重大车，接着是残余部队，殿后是戈登的两个团……在那设防的瞭望台上，他们留下了三千名士兵和哥萨克。

早晨，从海上刮来一阵飓风。顿河发黑而且涨水了……他们企图渡过顿河，到克里米亚那边去，不少的大车和人都给淹了。他们继续沿着河岸开拔，完全处在鞑靼人的视野之内。戈登不得不随时打退他们的袭击：把大炮掉过头来，摆开方阵，用排炮将他们打退。尽管这样，斯维尔特的步兵团因为在夜间迷了路，还是在鞑靼人的马刀底下全军覆没了，团长牺牲了，还丢了几面军旗，没有被打死的也都成了俘虏。

过了切尔卡斯克，鞑靼人才落到了后面。这时，他们在荒无人迹的、光秃秃的草原上行军。他们吃着最后一点面包干。既没有东西可以拿来生火，也没有地方可以庇御夜寒。满天都是大片大片的秋云。北风带来了浓霜。大地都冻冰了。雪花飘飞，暴风雪疾卷着。穿着夏衣的赤脚的士兵，在死寂的雪原上磨磨蹭蹭地走着。人一跌倒，从此就不再起来了。每天早晨，许多人就那么被抛下来，躺在野营地上。狼群跟在军队后面，在暴风雪中嗥叫。

三星期以后，他们到达瓦卢耶基，全军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员

了。从这儿,彼得带着他的亲信,骑着马向图拉的列夫·基里洛维奇的兵工厂前进。跟在皇上后面,还有两名土耳其俘虏和一面虏获的军旗。

路上,彼得给"公爵皇帝"写了一封信:

> Mein Herr König……从没有攻克的亚速回来,将军会议向我指出,要为将来的战争建造海船、兵船、帆船和其他各种船舰。今后我们要不断地专心从事这些工作。至于这里的情况,我要报告的是陛下的父亲,普列什堡的大主教,全雅乌扎和全库奎的总主教,最神圣的阿尼基塔,以及他的奴才们,托天保佑,身体都很好。彼得。

亚速的第一次远征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

第七章

一

两年过去了。本来嚷嚷的人现在不说话了;本来爱笑的人现在沉默下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可怕的事情。西方的传染病已经无法遏止地钻进了俄罗斯人的昏昏沉沉的生活。两种不可调和的势力分离得越远,生活中的裂缝也就显示得越深。

领主和拥有土地的贵族,僧侣和射击军都害怕变革(新事和新人),仇恨一切新设施的急速和粗暴……"这不再是一个文雅的世界,简直成了个小酒店;他们把样样东西都粉碎,把个个人都弄得惶惶不安……出身微贱的小商人抓到了大权……他们不是在生活——他们只是在急赶。皇上把国家交给那些对上帝已经没有畏惧心的、贪赃枉法的色鬼去治理……我们正在往深渊里翻滚呢……"

可是另外也有一些出身微贱、机灵麻利的人,他们希望变革,他们着迷地向欧洲伸出手去,想从包围着西方国家的金黄色的灰尘里,哪怕只理解一颗微粒也好,——这些人却说对这位年轻的沙皇他们并没有看错:他已经证明恰恰就是他们所指望的人。亚速的灾难与屈辱,一下子使这个库奎区的浪子长大成人了;失败给他戴上了一副狂暴的马勒。连他的近亲也认他不出来——他已经变了一个人:凶悍,顽强,讲求实际。

进军亚速失败以后,他只在莫斯科露了一下脸,那儿个个人都嗤笑着说:"这跟你在科茹霍夫的作战游戏到底有点儿不一样呢,"他便马上动身到沃罗涅什去了。工匠和手艺人开始从全国各地被赶到了那儿。大车的队伍绵亘在秋天的道路上。在沃罗涅什河和顿河沿岸的森林里,年代久远的老橡树在斧子的砍伐下动摇了。造船厂、仓库和营棚修建起来了。两艘海船、二十三只帆桨大船和四条放火船都

搁在船架上了。那年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样样东西都缺少。人成百成百地死去。这样的奴役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逃跑的人给抓住了,戴上镣铐被押回来。雪风吹动着吊在绞刑架上冻着冰的尸体。亡命之徒把沃罗涅什周围的森林放上一把火。赶辎重大车的农民,杀死押运的兵士,抢走能够抢到的东西,便往碰巧摸到的地方逃去了……村子里,人们把自己弄成残废,砍掉手指,免得被送到沃罗涅什去。整个俄罗斯都在反抗,——反基督的时代确实已经来到了:从前那种征敛、奴役和徭役,比起现在这种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新的莫名其妙的劳役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地主们缴纳造船费的时候,破口大骂;看到荒芜的田地和空荡荡的谷仓,唉声叹气。僧侣们(神甫也好,修士也好)都极不以为然地嘀咕着:非常明显,权力已经从他们手里转移到了外国人和本国那些暴发的、出身微贱的浑蛋们的手里……

新的世纪艰难地开始了。到了春天,舰队毕竟建成了。从荷兰招来了一批工程师和团队指挥官。在潘申和切尔卡斯克,积储了大量的给养。兵员的缺额也都补充了。于是在五月里,彼得乘着新造的帆桨大船“普林基皮乌姆号”,领着舰队,出现在亚速城下。土耳其人受到海陆两路的围攻,拼死抵抗,打退每一次的冲锋。可是当所有的粮食和弹药统统用完以后,他们便无条件地投降了。三千名土耳其帝国精兵连同哈桑·阿拉斯拉诺夫总督离开了那遭到破坏的亚速城。

首先,这是彼得对他自己人民的胜利:库奎区对莫斯科的胜利。词藻华丽的国书马上向利奥波德皇帝、威尼斯元首和普鲁士国王分送出去了。由于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维尼乌斯的努力,在莫斯科河的石桥一头造了一座凯旋门。门上立着一只双头鹰,四周围着旗帜和武器,下面题着:

上帝与我们同在,谁也反对不了我们。史无前例的胜利。

赫拉克勒斯[①] 和玛尔斯[②] 的金黄色雕像——各高三俄丈——

---

① 罗马神话中一个力气非凡的英雄。

② 罗马神话中的战神。

托住了凯旋门的拱顶。雕像下面是戴着枷锁的亚速帕夏和鞑靼小王公的彩色木刻像，下面题着：

> 从前我们在草原上作战，现在我们好容易从莫斯科人的手底下逃生。

凯旋门的两边绘着两幅很大的油画：一幅是海神尼普顿，上面题着："我也为你们攻占亚速而祝贺，并向你们表示降服……"；另一幅是俄罗斯人打败鞑靼人，上面题着："唉，亚速从我们手里失掉了，这是一场灾难……"

九月底，河岸和屋顶上人山人海：亚速远征军从莫斯科河南岸市区开过石桥，穿过凯旋门。打头的是"公爵教皇"，执着宝剑，拿着盾牌，乘着一辆套着六匹马的轿车。跟着是歌手、笛师、侏儒、书记官、领主和部队。后面是勒福尔特的十四匹装扮得非常富丽的马。他自己浑身甲胄，手里托着一幅亚速地图，站在一辆御用的镀金雪橇里，在薄冰地上赶着。再后面又是领主、书记官、兵士、水手以及两位新任命的海军中将利马和德·洛齐耶尔。气派十分豪华，在喧嚣的定音鼓手们的簇拥下，乘坐一辆希腊战车的是领主沙因大元帅，这人身材矮壮，脸盘又胖又宽，态度傲慢；大元帅这个荣誉是在第二次远征亚速以前，为了堵住领主们的嘴而赐给他的。战车后面，有十六面土耳其旗幡在地上拖着。还有一个俘虏，鞑靼勇士阿拉特克，——他朝人群眯缝着歪斜的眼睛，狂暴地龇出了牙齿。人们也起着哄嘲弄他。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后面，四匹马拉着一辆大车，车上有一座绞架，绞架底下站着那个叛徒雅科夫·扬森，脖子上套着绞索，每边各有两名刽子手，嚓嚓地弄响着拷问用的虎钳，呼呼地挥舞着鞭子。随后是工程师、造船技工、木匠、铁匠。射击军后面是骑在马上的戈登将军，再后面是穿着白布尸衣的土耳其俘虏。八匹灰色马拉着一辆金黄色的船形战车。彼得在战车前面走着，穿着一身海军长襟衣，戴着一顶插有鸵鸟毛的三角毡帽。人们都很惊讶，看到他那圆圆的脸蛋和高高的身量——有点超乎常人的样子；很多人在画十字的时候，想起了关于这位沙皇的可怕而神秘的谣言。

部队穿过莫斯科，开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没隔多久，领主

们奉召到那边去举行杜马会议。那个大会，打破了一切惯例，竟连外国人、将军、海军上将和工程师们都参加了。彼得用刚毅的嗓音向领主们说：

“幸运女神从来没有跟南方这样接近过，现在她却正在从我们这里跑过去了。谁要是抓住她的头发，谁就是幸福的。因此，列位公卿，请你们作出决定：把那受到破坏的、被烧毁的亚速复兴起来，驻扎相当的军队；把我创建的、离亚速不太远的塔甘罗格要塞修建完成，也用军队去屯守……而且还需要建立一支四十艘或者更多一些船只的舰队，因为我们在海上作战比在陆上作战要方便得多……这些海船必须拥有一切的设备，有大炮，也有小型的武器，做好随时作战的准备。修建这些船舰的办法是这样：总主教以及凡拥有农民八千户的修道院出船一艘。领主以及一切臣仆，凡拥有农民一万户者出船一艘。各级各类、各行各业的商人出大船十二艘。为此，领主、教会人士、公职人员和商人不妨组织公司，也就是成立联合机构，这种公司总计将达三十五个……”

领主们就这样通过了这个决议，虽然很多人眼睛都突了出来，皮大衣都给汗水泡湿了。所有的公司奉旨在十二月里必须组织好，要不就得没收他们的领地和庄宅，不管是世袭的或是分封的。每个公司除了俄罗斯木匠和锯匠以外，规定必须配备外国工匠、翻译、手艺高强的铁匠，以及一个雕刻匠、一个精明的细木匠、一个画师、一个医师连同一间药房，费用由各公司自己负担。

此外，彼得又创议为开凿一条沟通伏尔加河与顿河的运河，征收一项特别的捐税，而且这项工程打算立即开始。虽然大家都弄得目瞪口呆，领主们却还是毫无争论地把这个创议通过了。这样仓促地作出决定，对他们来说本来是一件难事，可是他们看到争论也没有用，样样事情反正彼得都已经预先决定好了。彼得并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宝座上厉声咆哮，那些脸刮得光光的将军只是颠动着他们假发上的鬈毛……唉，事情来得多么突兀啊！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周围已经变成一个军营——军号，军鼓，军歌。原来是，领主杜马在这儿闷得冒汗，仅仅为了维护那世代相传的惯例，——而他皇上却随时随刻都会觉得不要它也行。

事实上,没隔多久就发生了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没有经过领主们商议就决定下来了:皇上内侍厅秘书官兼“公爵教皇”写了一道圣旨,派士兵送给莫斯科五十个优秀的贵族子弟,着令他们准备出国学习数学、筑城学、造船学和其他科学(没有这些学问,谢天谢地,他们已经从圣弗拉基米尔时代活到现在了。)。莫斯科许多人家都惊惶失措,可是他们却不敢请求收回成命或是假托生病。年轻人集合起来了,他们的父母为他们祝福,跟他们诀别,好像他们是去送死似的。为了侍候他们和给他们送信,还为每个人指派了一名勤务兵。到了春天,他们就走上泥泞的道路,向那些遥远的、迷人的国土出发了。

在这些侍臣中间,有一个是特罗耶库罗夫的女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只要能擦去他参加射击军叛乱的污点,要他花任何代价他都乐意。

二

占领亚速是一件极端轻率和危险的事,它惹出了俄罗斯跟整个土耳其帝国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俄罗斯仅有的一点力量,却只够对付一个小小的要塞,这在亚速战役中彼得和他的将军们是了解得一清二楚的。从前在科茹霍夫所表现的那种豪迈气概,如今连个影踪儿也没有了。现在他们不想征服别人,只求在土耳其万一从海陆两路进攻俄罗斯的时候得以保全下来。

必须找寻盟国,用最快的速度来改善和装备陆军与舰队,按照新的、欧洲的形式来改组那完全生锈了的国家机器,以及弄到钱,钱,钱……

这一切只有欧洲能够提供。需要派人到那边去,而且必须使他们肯给。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也是一个迫不及待的问题。彼得(还有他的那些亲信)用亚洲人的狡猾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决定派去一个气派堂皇、人数众多的大使团,彼得本人也参加在里面,装成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下士彼得·米哈伊洛夫。这等于是说:“你们把我们当做愚昧无知的野蛮人,可是我们虽然是沙皇和随行人员,虽然是亚速的土耳其人的征服者,我们却并不骄傲,而是简单淳朴,平

易近人，至于因循守旧，我们说不定还比你们好些，——我们能够睡地板，跟农民在一个碗里吃饭，我们只有一件心事，那就是要消除我们的蒙昧和愚蠢，向你们学习，大人先生们！……”

这种估计自然一点没有错：即使有一条人鱼给带到欧洲，也不会引起那边更大的惊奇……大家记得，直到最近，彼得的哥哥还像神明一样受人尊敬……而现在，这个堂堂七尺之躯，这个脸蛋给痉挛扭歪了的漂亮男子，却为了对贸易和科学发生兴趣，竟毫不介意于皇上的威严……这就使人难以置信和感到惊诧了。

这些全权大使是：勒福尔特，西伯利亚总督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温——一个头脑敏锐、通晓外语的人和杜马秘书官普罗科菲·沃兹尼岑。随行的是二十个莫斯科贵族和三十五个志愿人员，其中就有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和彼得。

一件不愉快的意外事故耽误了他们的行期：顿河哥萨克中间揭发出一项阴谋，为首的是齐克列尔上校，当年彼得在圣三一修道院的时候第一个率领射击军团去投奔的就是他。彼得怎么也忘不了此人是索菲娅最宠幸的亲信之一，因此坚决不相信他的谄媚奉承。攻下了亚速以后，他派这个齐克列尔去修筑塔甘罗格要塞，——对一个虚荣心重的人来说，这就等于流放充军。到了塔甘罗格，他发觉哥萨克人对强制劳动非常激愤，——他们那种草原上的自由在沙皇的残酷的手下给破坏了。齐克列尔马上倒向他们，跟哥萨克人说道：

“现在国内混乱不堪，因为皇上就要到海外去，而且派我们的敌人，那个该死的外国人勒福尔特当他的大使，还为这次出使带去了很大一笔公款……皇上十分刚愎，什么人的话他都不听，一心贪图淫乱的娱乐，净做些叫人悲痛和伤心的事情，把国库里的钱白白地花掉……夜里，他常一个人到那德国女人家里去；暗中窥伺他、用刀子干掉他是很容易的。干掉了他，那就不会有人来妨碍你们，你们可以干斯坚卡·拉辛曾经干过的事了……那样一来，你们还可以选一个沙皇，如果乐意，你们选我也不妨，我拥护旧教，而且喜爱淳朴的、出身寒微的人。”

那些哥萨克便嚷嚷着道：“给咱们时间，等皇上到了外国去，咱们就干斯坚卡·拉辛干过的事……”射击军五十人长叶利扎里耶夫毫不

吝惜牲口，急忙赶到莫斯科，把这个阴谋检举了。经过审讯，发现齐克列尔跟莫斯科贵族索科夫宁和普什金有着联系，而这些贵族又跟新圣母修道院通着声气。彼得亲自拷问齐克列尔，在绝望的痛苦和死亡的阴影里，这个齐克列尔供出了许多有关索菲娅与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他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从前那种恶毒阴谋的新材料。童年时代所害怕的米洛斯拉夫斯基的幽灵又升将起来，不可磨灭的、有着深仇宿恨的老头儿又活过来了……

东斯科伊修道院[①]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的祖坟被发掘了，盛着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的遗骸的灵柩给起出来放在一辆简陋的雪橇上；十二只驼背拱嘴的猪，被鞭子抽得吱吱直叫，把那口棺材顺着粪堆，穿过莫斯科街道，拉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后面跟着的人群，不知道该笑呢还是该恐惧地尖叫。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兵营的广场上，士兵们排成一个方阵站在那儿，瞄准了火枪。军鼓在擂着。中央搭起一座平台，上面放着一副绞架，旁边站着那些将军，彼得骑在马上，他戴着风帽，披着黑斗篷。他的手抓着马嚼子，那匹骑惯了的马驯顺地站着，他的脚从马镫里挪出来，在踢呀踢的，他那苍白的脸歪在一边，向后仰着，仿佛在发笑似的。其实他并没有笑。棺材打开了。里面，那尸体裹着的锦衾一半已经烂掉，脑壳已经发青，手关节已经脱落了。彼得驰马过去，对着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的遗骸啐了一口唾沫。棺材给拉到木板平台底下。三个射击军下士将那被拷打得皮开肉绽的齐克列尔、索科夫宁和普什金押解上来。烂醉如泥的"公爵教皇"宣读了判词……

齐克列尔第一个给揪着头发，顺着平台陡直的梯级拖上去。他被剥光了衣服，精赤条条地弄倒在绞架上。一个刽子手用尖利的斧子砍掉了他的右胳膊和左胳膊，——可以听到那两条胳膊落在木板上的响声。齐克列尔跺着双脚，——刽子手们便又扑过去，把他的腿拉直，齐腿弯一起给砍掉了。刽子手们将他那段带着散乱胡须的躯体举起在平台上面，往绞架上一抛，斩下了他的首级。鲜血透过平台的隙缝，滴进米洛斯拉夫斯基的棺材里……

---

① 在莫斯科西南城。

三

国家交给以列夫·基里洛维奇、斯特列什涅夫、阿普拉克辛、特罗耶库罗夫、鲍里斯·戈利岑和杜马秘书官维尼乌斯为首的领主们治理。莫斯科(包括一切刑事案件)交给罗莫达诺夫斯基照管。三月中旬,彼得·米哈伊洛夫也在内的大使团向库尔兰[①] 出发了。

四月一日,彼得用隐显墨水写了一封信:

> Mein Herr[②] 维尼乌斯……我们昨天到达里加,感谢上帝,大家都很康健,大使们受到了极其隆重的接待。他们走进城堡和离开城堡的时候,二十四门礼炮一齐响起来了。我们发现德维纳河还冻着冰,因而不能不在这里逗留一些时日……请向我所有的友好们致候……以后我将继续用密写墨水写信,——把它放在火上一烘,你就可以读出来了……为了外表上好看,在合适的地方我将用黑墨水写上这样的话:"请向我的将军主人问候,恳求他赐予照顾我家里的人。"……其余的话全用密写墨水书写,因为这里的人都十分喜欢追根究底……

维尼乌斯给这封信回复道:

> ……大使和他的同僚们的第一封来信已经收到了,为此我参加了一个盛大的宴会,而且为大使们以及勇敢的骑士们的健康,我们又喝了很多的酒,把巴克科斯和他的孙儿伊瓦什卡·赫梅利尼茨基的肚子都笑破了。阁下的将军们、上校们、全体指挥官们、下士们以及所有的士兵也向您致敬。第一连的鼓手卢卡已经死了。黑人汉尼拔,谢天谢地,现在总算驯顺了,镣铐已经撤去,他正在学习俄文……您阖府都很安好。

一星期以后,第二封信又寄到了莫斯科:

---

① 在拉脱维亚境内。

② 德语:我的先生。

Herr维尼乌斯……我今天从这儿动身上米塔乌[①]去……我们在河上过日子，复活节那天这条河已经开冻了……我们生活在奴隶似的情况下，只能用眼睛看看来充饥。这里的商人，出门都穿长袍，看样子十分老实，可是当我们的车夫开始出售雪橇的时候，他们却为一个戈比竟会猥亵地咒诅和谩骂……一匹马连同一辆雪橇，他们只给十戈比。而你要向他们购买任何东西，他们却需索比平常高两倍的价钱……

请向我的将军主人问候，恳求他赐予照顾我家里的人……(以下都是用隐显墨水写的)我们穿过城市和城堡，离开里加的时候，至少有两千士兵站在城墙上……全城修筑了很坚固的防御工事，只是还没有完成……这里的人十分恐慌，不让任何人带了卫士走进城里或是走到任何别的地方，他们给人的感觉是不太愉快的……因为歉收，国内发生严重的饥馑。

过了三星期，又发出一封信：

今天我们打海道前往哥尼斯堡[②]……在这儿，在利巴瓦，我看见一件怪事，这在我们那里准以为是假的……在一个药剂师家里，有一条火蛇浸在酒精瓶子里。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手上。那的确像他们所说的：火蛇是一种生活在火里的动物……我们在这儿把所有的车夫都遣散了。至于那些开小差的车夫，得把他们找回来，狠狠地抽一顿鞭子，带他们在市场上巡游一次，要他们把钱交出来，使得别人以后不敢再欺诈。

四

一阵给人以快感的微风，把主桅和前桅上那四张很大的方篷以及长长的牙樯尽头那两片三角帆吹得都鼓起来了……微微地侧向左

① 今叶尔加瓦城。

② 波罗的海的一个港口。

舷,“圣格奥尔吉号”在春天那照耀着阳光的、灰茫茫的海面上滑行着。这儿那儿浮动着给泡沫围起来的、脆薄的浮冰。在尖塔般笨重地高矗着的船艄上,飘扬着勃兰登堡的旗帜。甲板很干净,冲洗得很到家,擦亮的铜闪闪发光。欢跃的浪潮拍打着榭木的尼普顿海神雕像,在牙樯底下飞溅出虹彩的水花。

彼得、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阿廖沙·布罗夫金、沃尔科夫和短胡子、大脑瓜、身体瘦弱的神甫比特卡,——这些人都穿着灰色呢子的德国衣服、线袜和带着铁扣子的黑色软皮鞋,蹲在一卷卷涂过焦油的缆索上,吸着挺好的板烟。

彼得将胳臂肘搁在高高地耸起的膝盖上,又高兴又和气,说道:

“我们到了哥尼斯堡就要去拜访的那个勃兰登堡选帝侯[1]腓特烈三世,跟我们是自己人;你们看他怎么样欢迎我们……他很需要我们呢……他在恐惧中讨生活:一方面害怕瑞典人,另一方面又害怕波兰人……这一点我们早已察觉到了。他会要求我们订立一个军事同盟,你们等着瞧吧,我的小伙子们。”

“这个我们倒要考虑考虑,”阿列克萨什卡说。

彼得往海里吐了一口唾沫,把板烟斗的一头在衣袖上抹了一下:

“对啦,这样的同盟对我们没有好处。普鲁士不会跟土耳其人打仗。可是,小伙子们,在哥尼斯堡大家可不能胡闹;要是胡闹,我会把你们的脑袋都砸掉……不要让我们有一点坏名声传开去。”

比特卡神甫用喝酒喝沙了的嗓子说道:

“我们的行为一向很规矩,用不着吓唬……不过像选帝侯这样的官衔,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阿列克萨什卡答道:

“比国王低些,比公爵高些,这就是选帝侯。可是,当然啰,这个人的国家已经破产了,他日子过得很苦很苦。”

阿廖沙·布罗夫金张大着明亮的眼睛和没有髭须的嘴,听着……彼得把烟吹在他嘴里。阿廖沙咳嗽起来了。别人都笑着,搡搡他的肋骨……阿谬沙说:

---

① 选帝侯是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诸侯。

"哎呀,哎呀!……说到归齐,这到底很可怕,——我们忽然来到这儿访问他的国家了。"

年老的船长,一个芬兰人,吃惊地望着他们在一卷卷的缆索中间笑闹。很难相信在这些欢乐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个就是莫斯科的沙皇……不过,天下的奇事也还多着呢……

船的左舷,一带沙土的岸坡远远地掠过去了。他们偶尔看到一片风篷。一艘满风鼓帆的大船消失在西方的天边。这本来是北欧海盗们的海洋,后来又成为汉萨同盟① 的商人们的海洋,而现在却给瑞典人控制起来了。太阳正在沉下去。"圣格奥尔吉号"乘着顺风,松开帆索,拨着波浪,发出轻微的汩汩声,向着那使封锁了的弗里什加夫湾与海洋隔开的长长的沙洲前进。他们看见一座灯塔和守卫着港湾入口的皮拉乌要塞的低矮的堡垒。他们驶拢去,放了一响礼炮,把锚抛下了。船长请这些莫斯科人进了一顿晚餐。

五

早晨,他们上了岸。这儿一点也没什么特殊的东西:黄沙,松树。十二艘渔船,晾在木橛上的渔网。低矮的、被风雨侵蚀的、寒伧的农舍,可是玻璃窗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帘……(彼得一往情深地想起了安欣)在打扫得很干净的门口,女人们戴着亚麻布帽子,正在忙着料理家务。男人们戴着皮制的雨帽,嘴唇上刮得光溜溜的,只有下巴底下蓄着一绺胡子。他们的行动也许比俄罗斯人更不灵活,可是一看就知道个个人都在干着正经事儿,他们全很亲切,一点也没有畏怯的样子。

彼得打听到了一家小酒店。他们就在一张很干净的槲木桌子旁边坐下了,对这种整洁和好闻的香味觉得很惊奇,于是大家开始喝啤酒。在这儿,彼得用俄文给选帝侯腓特烈写了一封要求会见的信。

① 这是十四至十七世纪北日耳曼各城市的商业和政治联盟,其主要目的是垄断北欧商业。加入这个同盟的各城市政权都由大商人掌握,残酷地镇压手工业者和贫民起义。

由一个从要塞来的兵士陪着，沃尔科夫带着这封信动身往哥尼斯堡去了。

渔夫和渔妇们站在门口，往窗子里张望。彼得朝这些善良的人挤挤眼，问他们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打了很多的鱼，后来还邀他们所有的人一起坐到桌子边来，请他们喝啤酒。

中午，一辆顶上插着鸵鸟毛的镀金马车赶到小酒店门前来了，敷着粉、穿着蓝绸衣服的宫中低级侍从冯·普林茨伶俐地跳下车，把渔民们推开，露出一副惶恐的神色，挤向那些碰响着锡酒杯的莫斯科人。在离开桌子三步路的地方，他摘下了宽边帽子，让帽子上的羽毛拂着地板，退后一步，把一只胳膊直挺挺地伸出来，一个膝头微微地屈了一屈。

"我的主人、勃兰登堡的伟大的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殿下感到非常荣幸，谨请您……(他迟疑了一下。彼得向他做了个吓唬的手势。)他谨请崇高的、渴望已久的贵宾离开这个破烂的茅舍，屈驾那已经准备好的、适合他身份的宾馆……"

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定睛瞅着这个蓝衣骑士，在桌子底下踢了踢阿廖什卡：

"瞧，这才叫做真正的 politesse①！……他这种踮起脚站立的姿势，着实是一幅美妙的图画！……你看，他的假发很短，而我们的却一直拖到肚脐那儿……嘿，狗崽子！……"

彼得跟那个冯·普林茨坐上了马车。大伙儿搭乘一辆简陋的大车跟在后面。在哥尼斯堡最好的住宅区克涅伊普戈弗，一座商人的住宅已经准备好让客人们歇宿。他们赶进城里，天色已是黄昏；车轮在那干净的石子路上隆隆作响。没有篱栅，没有围栏，——才奇怪呢！房子都对直面向街道，嵌着小块玻璃的长窗跟地面离得很近。到处亮着亲切的灯光。门都敞开着。人们走来走去，一点也不提心吊胆……他们真想问一问："你们怎么会不怕抢劫的？难道你们这里没有强盗吗？"

在他们住下的那座商人住宅里，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藏起来，漂

---

① 法语：礼貌。

亮的东西统统陈列在外面。只有傻瓜才不会把它们偷走呢。往那间黝沉沉的槲木餐室里打量一下，里面陈设得富丽极了，有图画，有碗碟，有野牛的叉角，彼得轻轻地跟阿列克萨什卡说：

“严厉地关照大家，谁要是眼馋哪怕一丁点儿东西，我也要把他吊死在大门上……”

“对，明－赫尔茨，我倒有点害怕起来了……在他们还没习惯以前，我想吩咐大家把口袋都缝起来……要是他们喝醉了酒，唉，那真是不得了呢……”

冯·普林茨又乘着那辆马车回来了。彼得跟他一块儿上宫里去……

他们打一扇隐蔽的篱栅门走进宫中的花园，那儿有座喷泉喷着水，修剪成球形、公鸡形或是金字塔形的灌木，经草地一映衬，显得黑黝黝的。腓特烈三世在开向花园的玻璃门口迎接贵宾，把那给花边袖口遮着的手指尖向客人伸出去。他那绺丝一样的假发，把一张尖鼻子、高额头的非常机敏的脸围了起来。钻石的星星在斜系于胸前的蓝色绶带上闪烁。

“啊，老弟，我的年轻的兄弟，”他用法国话说道，随后又用德国话重说了一遍。彼得像一只鹤似的俯视着他，却不知道该怎么样称呼他才好——老兄吗？与身份不相称……叔叔吗？可有点别扭。称阁下之类呢？称呼不得体，他会见怪的……

选帝侯没有松开客人的双手，往后退着，带他走进一间铺着地毯的小小的屋子。彼得的头在发晕，好像他童年时代所喜爱的、挂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里的一幅图画活起来了。壁炉融融地燃烧着，它那大理石的台架上，有座缀饰着天球——星星和月亮的、极其精巧的时钟正在晃动着钟摆。壁上那些装着反光镜的三枝烛台发出来柔和的光芒，照亮了墙上的平花挂毯、细巧的椅子和凳子，以及许许多多很难想象有什么用处的、漂亮而有趣的东西。跟肥皂泡一样脆薄的、细长的高脚玻璃杯里，插着一枝枝苹果花和樱桃花。

选帝侯一直在手里转动着一个鼻烟壶，他那锐利的眼睛慈祥地半闭着。他请客人坐在壁炉旁边一张镀金椅子上，椅子那么轻巧，彼得只好用腿支住重量，生怕压坏那件小巧的东西……选帝侯说的是

德国话，却把法语掺杂在里面。最后他提到了军事同盟的事。彼得这才开始领悟。他的畏怯也便消失了几分。他用水手们惯常说的那种荷兰话夹德国话解释着，他在这儿是微服出行，不便商谈大事，可是过一星期大使们就会到来，应当跟他们举行谈判。

选帝侯拍了拍手。一扇装着镜子的门（彼得当它是一个窗子）悄没声儿地开了，几个穿深红色制服的仆役推进来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吃喝的东西。

彼得本来已经饿得发慌，这一下便马上变得格外高兴。不料那吃的东西竟少得十分可怜，几片香肠，一只烤鸽，一个什锦小馅饼，一点儿生菜……选帝侯用一种优雅的手势请客人就坐，摊开一方浆硬的食巾，把它往坎肩上一拴，含蓄地笑了一笑，说道：

“全欧洲怀着钦佩的心情，正在注视您陛下对基督教的敌人所取得的辉煌的军事胜利。啊，我只有向您鼓掌，像一个罗马人在圆形剧场里那样。我这不幸的国家受到了敌人——波兰人和瑞典人的包围。只要那些瑞典强盗还主宰着萨克森、波兰、波罗的海和利伏尼亚，各个民族的繁荣是不可能的……我的年轻的朋友，您不久就会明白，因为我们造了孽上帝才给我们派来的共同的敌人，不是土耳其人，而是瑞典人……他们向航行波罗的海的每一条船征收捐税。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工作，他们却像黄蜂一样只靠打劫过日子。不仅是我们在受苦，还有荷兰人和英国人……至于土耳其人！那些土耳其人！他们之所以有力量，只是由于法兰西的支持，——那个贪得无厌的暴君，他正在伸出篡位者的手去，抓取哈布斯堡的西班牙皇冠……亲爱的朋友，您不久就会亲眼看到一个反对法兰西的伟大的联盟。路易十四已经老了，他那些有名的元帅都已经睡在坟墓里头，法兰西给没法忍受的苛捐杂税弄得破产了……它不会再有力量支援土耳其苏丹……在国际的赌局里，土耳其的牌就会输掉了……可是瑞典，嘿，它倒是莫斯科背后一个最危险的敌人。”

选帝侯把胳臂肘轻轻地搁在桌子上，摘下了一朵苹果花。他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在闪闪发光。他那张刮得光光的脸，给烛光一照，聪明得犹如魔鬼。

彼得觉得这个德国人会诱骗他。

他喝了一大杯酒,说道:

"我倒很想向您的工程师们学习大炮射击……"

"整个停炮场都可以为陛下效劳……"

"Danke① ……"

"请尝尝这种摩泽尔酒② 吧……"

"Danke。要我们搅进欧洲的纠纷,未免太早了些。对我们来说,土耳其人倒是一个很大的烦恼……"

"不过,不要指望波兰的援助,我年轻的朋友,因为波兰是随着瑞典的笛声跳舞的……"

"这种摩泽尔酒倒很不错……"

"黑海对发展贵国的贸易根本没有一点帮助……倒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港口会给俄罗斯开辟无穷的财源。"

选帝侯咬着苹果花瓣,用一双隐藏着冷笑的、钢铁般的眼睛朝这个莫斯科人发窘的脸瞅了一下……

六

大使团到达以前的整整一个星期,彼得都在郊外用大炮打靶。他从炮兵总工程师施泰特纳·冯·施特恩费尔德那里得到了一份证书:

> ……应当承认,并且肯定彼得·米哈伊洛夫先生在炮弹的发射以及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已经精通掌握,应当确认他是一位审慎而精干的火器射击艺术家;鉴于他所具有的卓越的知识,还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和令人惬意的照顾……

大使们以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看见过的豪华仪仗进入哥尼斯堡。行列的前头是些盖着富丽的鞍褥和马被的骏马,跟着是普鲁士的近卫军、少年侍卫、骑士和武士。俄罗斯的喇叭手震耳欲聋地吹

① 德语:谢谢。

② 法国北部摩泽尔省出产的酒。

奏着。走在他们后面的是三十个志愿人员，穿的是镶着银边的绿色长襟衣。骑在马上的大使随员们，穿的是紫红色长襟衣，胸前和背后都绣着金色的纹章。一辆四面装着玻璃的、宽敞的大轿车里坐着三位大使：勒福尔特、戈洛温和沃兹尼岑，穿的是白缎面的黑貂皮大衣，像烟囱一样的高顶海狸皮帽上立着用钻石镶成的双头鹰。他们在车厢里向后靠着，如同雕像似的一动也不动，戒指上面以及手杖顶端嵌的宝石在闪闪熠耀。轿车后面是那些莫斯科贵族，穿的是最华贵的衣服……

当接见以及跟选帝侯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彼得却乘着一条快艇赶到弗里什加夫去了。这里也没什么事情可做：不管选帝侯怎么狡猾，跟波兰缔结同盟对彼得来说总比跟他缔结同盟需要得多。与过去的情况不同，这些大使并不纠缠在一词一字上面，态度也很融洽，只是不愿意跪下去亲选帝侯的手，因为他毕竟还不是一个国王。他们所建议的同盟不是军事性质的，而只是友好性质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很坚决。选帝侯想尽方法说服他们。那些大使就说：好吧，那就订立军事同盟吧，不过先得跟那些从反对土耳其的战争中退出来的国家作战。这个建议也不合选帝侯的心意，他便赶到快艇上去访晤彼得，跟他谈了一个通宵。可是那小伙子却只是啃着肮脏的指甲。到临了他才说道：

"哦，好吧……只是我们不必把这个写在纸上……如果你有需要，选帝侯，我们就来支援你，这里是十字架……你信任我们吗？"

……………………………………………………………………

结束了这个缔结同盟的秘密的口头协定（结果还是不得不用书面固定下来），大使团准备动身了，可是由于一个极其重要的消息：波兰开始了新王的大选，他们不能不在皮拉乌又逗留了三个星期。波兰贵族在国家议会和省、县绅董会议中，为了维护自己的候选人，竟用宝剑互相砍杀，用手枪互相射击。这些候选人原来有十个以上，但是主要的和可靠的两个是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和法兰西国王的御弟德·孔季亲王。

法兰西人登上波兰的王位，就意味着波兰从反对土耳其人的同盟中退出去，意味着对莫斯科发动战争。只有在这儿，在欧洲的海岸

上，彼得才领悟了政治手腕的重要性。从皮拉乌，他派了一个使者到维尼乌斯那里，带去一道敕令，叫他出一封信给波兰人，要尽可能使得法兰西亲王的党羽感到恐惧。他们在莫斯科草拟了一件公文，送达格涅兹廷的枢机主教，里面写着：“……如果法国人做了波兰的国王，那么不仅对付圣十字的敌人的同盟，而且跟波兰的永久和平都将受到十分严重的损害……为此，主座阁下，有鉴于跟贵国历代君主，波兰国王，以及贵族、议会和波兰国家的始终不渝的友谊，我们不希望有一位倾向于法兰西和土耳其的国王……”随同公文，还送去了黑貂皮与赤金。巴黎方面也把黄金派人送去了。爱好虚荣的波兰人同时选出了两个人当国王：奥古斯特和孔季。于是混乱开始了。贵族们武装了各自的奴仆和农民，互相破坏田庄，焚毁小镇。彼得惊慌万状，连忙写信到莫斯科，叫他们把军队开往立陶宛边境，去支援奥古斯特。可是奥古斯特本人却率领了十二万大军在波兰出现，登上了王位。法兰西那一派失败了。大贵族四散到各自的城堡里，小贵族四散到小酒店里。至于孔季亲王，在欧洲大家都知道他只赶到布洛涅，便耸耸肩膀，又回到那寻欢作乐的生活中去了。奥古斯特国王向驻节在华沙的俄罗斯公使起誓，他将与彼得完全一致。

这件大事平平安安地结束了。大使团以及彼得和志愿人员便离开了皮拉乌。

七

彼得搭乘驿车赶在大使团头里出发，经过柏林、勃兰登堡和哈尔伯施塔特，一处也没有停留。他只弯过去参观了一下伊利津堡附近一家著名的铁工厂。在这儿，他们给彼得看到了铁水从熔铁炉里倒出来，生铁放在坩埚里熔炼，用薄薄的铁板锻造火枪统，在给水车带动的车床上镟光和钻孔。行会师傅和徒弟们在各自的作坊和车间里劳动。他们的产品统统给送到伊利津堡城堡中去：火枪、手枪、军刀、炮闩、蹄铁。彼得怂恿两个高明的师傅到莫斯科去，可是行会却不让他们离开。

他们一路行来，道旁都种着梨树和苹果树，而居民中间却没有人

会偷果子。周围净是橡树林，长方形的稻田，用石墙围起来的园子，以及从绿树丛中露出来的砖瓦屋顶和鸽舍。林间草地上有漂亮的、喂得很饱的母牛，闪闪烁烁的小溪，古老的槲树，水车。每隔两三俄里便是一个市镇：一座矗立着尖顶的砖瓦教堂，一片带着石井的铺砌的广场，镇公所的高高的屋顶，宁静而整洁的房子，小客店前面一块有趣的招牌，理发店门高头一只铜盆，还有和蔼地微笑着的人们，他们戴着毛线帽子，穿着短短的褂子和雪白的袜子……这就是古老的、善良的德国……

在一个暖洋洋的七月的晚上，彼得和阿列克萨什卡坐着赶在前头的旅行马车，到达了汉诺威附近的科本布吕格小镇。狗在吠着；灯光从窗子里透出来，洒落在街上，人们正在家里吃晚饭呢。有个系着围裙的汉子，出现在一家挂着“金猪”招牌的客店那灯光晃亮的门口，向车夫嚷嚷着什么。车夫便把疲乏的牲口勒住，回过头来跟彼得说：

“大人，客店老板杀了一头猪，他今天有肉馅香肠供应……宿夜吗，咱们可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

彼得和缅希科夫从马车里跳下来，伸了伸腿。

“怎么样，阿列克萨什卡，这样的生活我们总有一天要带到我们的国内去吧？”

“我不知道，明－赫尔茨。不会很快的，我估摸……”

“这种生活才可爱呢……你听，连这儿的狗，嗥起来也一点不凶……真是个乐园……一想起莫斯科，我就恨不得把它烧个光！……”

“的确，那里是畜栏……”

“人们总是墨守成规，直到屁股发烂……一千年了，他们还没学会种地……为什么啊？腓特烈选帝侯可真是个聪明人：我们非得打通到波罗的海去的路不可，——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要在那儿建设一座新的城市，一个真正的乐园……瞧！这里的星星也比我们那边亮呢……”

“可是我们的人，明－赫尔茨，会把这个地方弄脏的……”

“等着吧，阿列克萨什卡。待我回去，我要叫莫斯科吓一大跳……”

“只有这个办法……”

他们走进了那家客店。一只很大的炉灶上头，天花板底下一根槲木横梁上挂着许多火腿和灌肠，铜制的器皿在燃得很旺的枯树枝的火光中闪烁。客店老板深深地鞠了个躬，像炖锅一样通红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他们要了啤酒，刚刚打算动刀叉的时候，有个骑士从外面街上走进来了。

他戴着一顶高高的圆锥形宽边帽，披着一件直拖到马刺的呢斗篷。他向客店老板点一点头，打发他回避，随后急步向前，除下帽子，行了个礼，用宝剑撩起斗篷，在厨房里到处腾跃。彼得和阿列克萨什卡张大了嘴，直瞪着他。那骑士用软绵绵的地方话说道：

“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娅殿下，率同她的小姐勃兰登堡选帝侯夫人索菲娅－夏洛特，她的公子、英国王位继承者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储君，策勒公爵，以及她殿下朝廷中的夫人和骑士，已经从汉诺威赶来迎接陛下，唯一的目的是想补偿那劳累的行旅和侷促的止宿，以结好于杰出而驰名的莫斯科沙皇……”

科本施泰因（这是那位骑士的名字）请彼得去跟选帝侯夫人和她的女儿同进晚餐，说是客人没有到来，她们决不坐席……这个人说的话，彼得只听懂一半，可已经那么吃惊，差一点就要撒腿往街上逃跑了……

“我不行，”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急着要赶路……再说，时间也已经很晚了……等我从荷兰回来，也许……”

科本施泰因的斗篷和帽子又在厨房里乱飞乱舞。他坚决要求，一点也不害臊。阿列克萨什卡用俄国话小声说道：

“你摆脱不了他啦……不如去这么一小时，明－赫尔茨，德国人是挺容易见怪的……”

彼得懊恼得从坎肩上扯掉了一颗纽扣。可是他同意了，只是提出一个条件，必须带他跟阿列克萨什卡从后门进去，那里不会有什么人，而且同进晚餐的只能是选帝侯夫人一位，至多加上她的小姐。他把那满是尘灰的三角帽直拉到眼睛上，向炉灶上方的灌肠恋恋不舍地瞟了一眼。

一辆轿式马车在街上等着他们。

八

选帝侯夫人索菲娅和她的女儿索菲娅－夏洛特坐在壁炉前面一张准备好晚餐的桌子旁边，为了遮藏它的难看样子，那壁炉外面蒙着一块中国绸。这座中世纪城堡是当地一个地主让给她们使用的，这里的种种不方便，这母女俩倒很勇敢地忍受下来了。几块新式的挂毯和壁毡勉强掩蔽了那剥落的砖墙，猫头鹰无疑地在那高高的拱顶底下栖息着。匆促地张罗起来的几把绸面安乐椅，立在那给红胡子武士的靴子和他们牲口的蹄子磨损了的铺砌的地板上。到处发出一股耗子和灰尘的味儿。这两位仕女一想起当年那种粗暴态度，便打了个寒噤，幸亏那种情况（谢天谢地）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原先用来挂盾牌和铠甲的一根锈了的钉子上挂着一幅很大的画，她们的眼睛从这上面找到了安慰。这幅画描绘了豪华的富裕景象：一个柜台，上面摆满了成堆的海鱼和龙虾，一串串死鸟，蔬菜，水果和给枪矛刺穿的野猪……缤纷的彩色反射出太阳的光芒……

母女俩都认为在这朝露似的一生中，只有绘画、音乐、诗歌、对一切优雅美妙的东西的卖弄聪明才是唯一有意义的内容。她们是德国最有教养的女人。两个人都跟莱布尼茨①通信；关于她们，他说过这样的话："这两位女士的头脑是那么爱好钻研，有时候你不得不在她们那种深思熟虑的问题面前甘拜下风。"她们保护艺术和文学。索菲娅－夏洛特在柏林创办了一所科学院。几天以前，选帝侯腓特烈三世给她们写过一封好心而俏皮的信，描述他对这位乔装木匠在游历的蛮族皇帝的印象。"看样子莫斯科公国正在从它亚细亚睡梦中觉醒过来。重要的是必须把它最初的脚步引导到有益的方面去。"可是母亲和女儿对政治都不感兴趣；是最高尚的好奇心，才把她们带到科本布吕格来了。

索菲娅选帝侯夫人那瘦细的手指抓着椅子的扶手。她正在谛

①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原著编者注

听，——从那开向黑糊糊的花园的窗口，透过萧萧的木叶声，似乎听到辚辚的车轮响。一串串珍珠在她那雪白的假发上颤动，那假发用鲸须撑得那么高，即使她举起手臂也摸不到顶上。选帝侯夫人长得很瘦，满脸皱纹，下面一排牙齿的缺缝里填着白蜡。淡紫色衣服开口处的花边，掩住了不再迷人的胸脯。只有那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生气勃勃地闪烁着。

索菲娅－夏洛特的一双眼睛跟她母亲的眼睛一样乌黑，只是比较沉静一些；她很美丽，大方，皮肤白净。额头在那扑着粉的假发底下显得很机灵，肩膀和那几乎一直袒露到乳房的胸脯看去白闪闪的。她嘴唇很薄，下巴很结实……微微扬起的鼻子使人想把她的脸仔细地端详一番，去搜索那隐藏起来的轻佻神态。

"到底盼着了！"索菲娅－夏洛特从椅子里站起来，说。"他们到了这儿啦。"

她母亲赶在她前头。两个人窸窸窣窣地响着绸衣，穿过屋子，站到嵌在厚墙中间的窗户的深龛里。一个颀长的身影，摆动着胳膊，急匆匆大踏步走上了花园的小径，后面还有一个身影，披着斗篷，戴着圆锥形帽子，再后面又有一个身影。

"正是他，"选帝侯夫人说，"老天爷，他是个巨人呢！……"

科本施泰因推门进来，说道：

"沙皇陛下驾到！"

出现一双粗笨的脚，穿着满是灰尘的鞋子，毛线的袜子，——彼得侧着身子进来了。他一看见两位给烛光照亮了的贵妇人，便嘟嘟囔囔地说："Guten abend① ……"随后他把一只手伸到额角上，仿佛要去擦掉什么似的，可是他慌了手脚，却用手掌把脸掩起来了。

选帝侯夫人索菲娅上前三步，用指尖撮起衣裾，带着一种照她的年龄不大会有的矫捷体态行了个屈膝礼：

"陛下，晚安！……"

索菲娅－夏洛特随后也走上前去，用一种天鹅展翅似的姿势，张开一双美丽的手臂，提起蓬蓬松松的裙子，蹲下去请了个安。

---

① 德语：晚安。

“陛下会宽恕我们这种理所当然的急躁，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热切地想拜见一下年轻的英雄，无数人民的君主，第一个破除他祖先那些有害的偏见的俄罗斯人。”

彼得好容易把一只手从脸上挪开，像杆子一样弯下身去，鞠了个躬；他觉得自己那么滑稽，那两位仕女随时都会爆出使人难受的哗笑。他慌乱到了极点，竟把德国话都忘了。

“lch kann micht sprechen① ……我不会说话，”他用压低的嗓音嘟嘟囔囔地说……可是他并不一定要说话。选帝侯夫人索菲娅问了上百个问题，却并不等他一句回答：问到气候，问到旅程，问到俄罗斯，问到战争，问到游历的印象。她挽住他的胳膊，带他走到餐桌旁边。三个人坐了下来，面对着那带着黑糊糊的拱顶的阴沉沉的大厅。那母亲把一只小小的烤鸟放在他的碟子里，女儿把酒斟在他的酒杯中。两个女人身上发出一股芳香。年老的一个一面说话，一面把她干瘪的、纤细的手指如同母亲一般温柔地搭在彼得的一只手上；因为他不好意思让自己的指甲映衬在洁白的台布、鲜花和水晶玻璃中间，他急忙把这只手握成了一个拳头。索菲娅-夏洛特用一种给人以快感的礼貌招待着他，站起来拿水罐或是碟子，向他露出一抹迷人的微笑：

“尝尝这个，陛下……这个，的确值得您尝一尝……”

如果她不是这么美丽，这么袒露，如果她的洒着香水的衣裳不是这么窸窣作响，那她完全是他的亲姊妹了。而她们的嗓音又亲昵得如同家人一般。彼得放下了架子，开始回答她们的问话。两位仕女跟他谈到佛兰芒和荷兰的著名画家，谈到法兰西宫廷的伟大戏剧家，谈到哲学和美。有许多东西他一点也不懂；他要她们一讲再讲，而且表示了惊奇……

“科学和艺术在莫斯科！”他说道，在桌子底下把一只脚猛地一伸。“我第一次在这儿亲眼看到了……在我们那里，他们不要这些东西，他们见着这些东西就害怕……我们的领主和贵族都是笨头笨脑的庄稼人，只是睡觉，塞饱肚子，做做祷告……我们的国家死气沉沉。

---

① 德语：我不会说话。

你们在那儿,恐怕连一天也不敢住。我跟你们坐在这儿,回头一看也觉得很恐惧……光是莫斯科一地,就有三千土匪……他们说我流了很多血,有些匿名的小册子还说我亲自拷打人呢……”

他的嘴扭歪了,腮帮抽搐着,突出的眼睛一会儿变成玻璃似的,好像看见的不是摆满酒菜的桌子,而是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一间没有窗户、溅满鲜血的小木房。他急速地搐动了一下脖子和肩头,赶走这种幻影……那两个女人带着惊愕的好奇注视着他正在变化的神色……

“可是这种话,你们决不能相信……我最喜爱的是造船……帆桨大船‘普林基皮乌姆号’,从桅杆到龙骨,都是用这双手造的(他终于摊开了拳头,给她们看他手上的老茧)……我爱海,我很喜欢放烟火。我懂得十四种手艺,可是都不精,正因为这样,我才到这儿来了……至于说我残暴,说我爱流血,那他们是在胡诌……我一点也不残暴……可是,跟我们的人一起住在莫斯科,谁都会给弄得发疯的……在俄罗斯,样样东西都应当被粉碎,样样东西都得重新改造过……我们的人是那么顽强!他们会让人家鞭打得皮开肉绽,露出骨头来……”他停了一停,直瞪着两个女人的眼睛,愧悔地笑了一笑。“在你们这儿做国王,倒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可我啊,娘娘,”他一把抓住选帝侯夫人索菲娅的手,“却非得从学做木匠开始不可。”

………………………………………………………………………………

两位贵妇人非常高兴。她们原谅了他那肮脏的指甲,原谅了他在桌布上抹手,大声地吃东西,告诉她们莫斯科的风习时候插进了水手的行话,挤挤一只圆溜溜的眼睛,而且为了强调他的语气,还不止一次地用臂肘搡搡索菲娅-夏洛特。

他身上的一切,从他那种残暴的印象一直到那对于种种人情世故的处女似的无知,仿佛很可怕,可是也很迷人。如同一头强大的野兽,彼得发出一种原始的清新之感。(后来索菲娅选帝侯夫人在日记上写道:“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很坏的人。在道德方面,他是他国家的一个十足道地的代表。”)

由于嗞嗞地冒汽的酒,也由于跟这样聪明而且妩媚的两个女人的亲近,彼得快活起来了。索菲娅-夏洛特希望把她的舅舅、她的哥

哥和朝臣们介绍给他。彼得往口袋里摸索着烟斗，那小小的嘴古怪地笑了笑，他点了点头："好吧，就这么办吧……"他们进来了：策勒公爵，一个干瘪的老头儿，蓄着一绺花白的、已经过时了的西班牙式的小胡子，和一撇花花公子与决斗者那样翘着的唇髭；英皇嗣君，一个萎靡不振的、狭长脸的青年，穿着一身黑色天鹅绒的衣服；穿戴得既绚烂又富丽的仕女们和骑士们，还有被一些宫中女官簇拥着的、宽肩膀的美男子阿列克萨什卡（这人到处都像在家里一样自在），以及大使们：勒福尔特和胖胖的西伯利亚总督戈洛温。（他们在科本布吕格赶上了沙皇的御车，打听到彼得在哪里，便连饭也不吃，衣服也没换，十分惊惶地赶到城堡里来了。）

彼得跟公爵拥抱了一下，叉住未来英皇的腋下，把他举起来，在他腮帮上亲了亲，随后一只胳膊弯了一弯，向朝臣们麻利地鞠了个躬。仕女们一齐行了屈膝礼，骑士们用帽子挥动了一下。

"阿列克萨什卡，把门关起来！"彼得用俄国话说道。于是他往高脚杯里斟了差不多一夸脱[①] 酒，点头招呼近旁一个骑士，又露出一抹古怪的微笑，说道：

"按照俄罗斯的规矩，沙皇敬酒，谁也不能拒绝。请大家干一杯，仕女们骑士们，个个都一样……"

一句话，他们又像在库奎区那样作起乐来了。意大利歌手带着曼陀铃走进来。彼得想跳舞，可是意大利的音乐太柔软太缓慢，因此他叫阿列克萨什卡到客店里去把他自己的乐师们找来。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那些吹风笛的和吹号角的，穿着紫红色的衬衣，蓄着流苏似的头发，活像雕像似的站在墙边，敲着木匙和铙钹，吹着牛角、木笛和铜箫……在这个中世纪的拱顶底下，从来不曾听到过这种恶魔似的音乐。彼得用一只脚打着拍子，不住地向四周顾盼着：

"阿列克萨什卡，加油！"

缅希科夫动动肩膀，扬扬眼眉，做出一副发闷的神色，脚尖脚跟轮番点地，跳起舞来。索菲娅很想看看彼得跳得怎么样。他小心翼翼地握着老夫人的手指，带着她天鹅似的翩翩起舞。把她送回座位

---

① 容量单位，合一升强。

之后，他又挑了一位胖乎乎的年轻女人，开始欢蹦乱跳起来了。勒福尔特自己站出来负责安排跳舞的事。索菲娅－夏洛特请胖胖的戈洛温伴舞。从花园里涌进来的志愿人员，各人挑了一个舞伴，也跳着一蹲一蹲的舞蹈，做出怪里怪气的姿势，发出鞑靼式的狂暴的喊声。裙裾旋转着，假发散乱了。他们把那些德国女人弄得香汗涔涔。而许多俄罗斯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女人的肋骨都是这样硬扎扎的。彼得向索菲娅－夏洛特请教这件事。起初她不明白，后来她笑得连眼泪也流出来了：

"这不是肋骨，这是我们胸褡里装的鲸鱼骨啊……"

九

他们在科本布吕格分手了。大使们绕道前往阿姆斯特丹，彼得带着一些志愿人员直接去莱茵河，还没走到克桑滕，又坐河船向下游驶去。过了申肯尚茨，彼得向往已久的荷兰就在望了。他们向右转入莱茵河的支流，到了福尔特村，通过一个水闸，便开进了运河里。

两匹宽脊背的暗栗色马，套着高高的颈箍，拖着那条平底船，稳重地上下摆动着脑袋：它们顺着杂草丛生的河岸在沙土小道上走着。运河穿过平原，呈直线伸展出去，像在地图上一样，那平原被一块块菜园、牧场、花圃以及沟渠和运河的罗网分划开了。那一天很热，而且弥漫着轻雾。紫罗兰、风信子和水仙花差不多都已经萎谢了，还留在黑土花坛里的一些残花正在被人采摘，装进篮子里。可是紫黑色的、火焰一般鲜红的、五彩斑斓的和金黄色的郁金香，却像天鹅绒的幕布一样覆盖着大地。到处有水车的翼片在懒懒的微风中转动；四周净是住宅、田庄和带着陡直瓦屋面和鹳鸟窠巢的小房子，运河两旁栽着一行行矮矮的柳树。从蔚蓝色的溟濛烟霭里，透出来市镇、教堂、钟楼的轮廓，还有风车，风车……

一条装着干草的船，顺着运河打菜园旁边驶过去。一片风帆从一所住宅的屋顶后面露出来，在郁金香中间慢慢地滑行着……几个荷兰人，穿着桶子一样宽大的裤子、绷得紧紧的短大衣和木屐，坐在

霉得发绿的水闸旁边(他们那些装着蔬菜的小船,停在一直伸展到远处那迷迷蒙蒙地闪耀着阳光的运河里。),悠闲地抽着烟斗,等待闸门开启。

有时候,那平底船浮到了田野和房舍的水平上面。往下一望,他们可以看到枝桠沿墙伸展出去的树上的果子,晾在绳子上的衣服,在干干净净的小庭院的沙地上蹓跶的孔雀。看到这些活的禽鸟,俄罗斯人只是惊叹。花了惊人的劳动从海里征服得来的这个国家,仿佛是一个活现现的梦境。在这里,每一小块土地都受到重视,得到照料……跟俄罗斯的荒凉的大草原相比,多么不一样哪!……彼得在船头上吸着一个陶制的烟斗,跟那些志愿人员说道:

"在我们莫斯科,许多院子都比这里的宽敞……可是谁也不会想到拿把笤帚去扫一扫,或者栽点果树,种点蔬菜,既给人以快感,又给人以实利……一座房子即使快要坍塌了,可是你们这些魔鬼,却谁也不会从暖炕上爬下来,去把它撑好,——我知道你们……你们懒得不肯到应该拉屎的地方去拉屎,而就在门口便溺了……这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是辽阔无边的土地,可是我们却都是些穷光蛋……这是十二分痛心的……瞧,人家这儿从海底里弄到了土地,每一棵树又非从外面运来栽植不可。而他们却建成了一个真正的乐园……"

通过几个水闸,木船从大运河驶进了几条小运河。它正在用长篙子撑着,常常遇到载得很沉的货船。荷兰的须德海那灰蒙蒙的乳白色的水面,向东方伸展出去。越来越多的帆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向晚时分,他们驶近了阿姆斯特丹。海船,海船,在玫瑰色的海面上。桅杆、帆篷、教堂和大厦那尖尖的屋顶,在落日的残晖中显得红焰焰的……深红色的云朵如同山峰一般从海里升起来,一下子光芒就消逝了,云朵变成了灰色。平原上到处出现了灯火,沿着运河掠过去了。

他们在岸上一家亲切地亮着灯光的小饭馆里停下来吃晚饭。他们喝着杜松子酒和英国麦酒。从这儿,彼得把所有的志愿人员,连同翻译和行李,一起打发到阿姆斯特丹去,而他本人却跟缅希科夫、阿廖沙·布罗夫金和比特卡神甫搭乘一条小艇,(避开首都)向更前面的赞丹村出发了。

这个地方，比天下任何东西他都更想看一看；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把这个地方爱上了。他的老朋友，铁匠赫里特·基斯特（那时节，他们在佩列亚斯拉夫湖边造游戏海船。）曾经跟他讲起过这个村子。挣了一笔外快以后，基斯特马上就回国了，可是别的铁匠和造船匠又从赞丹到来（起初是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来又到沃罗涅什。），他们跟彼得说："要问什么地方造的船最好，那就是赞丹，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那里造的船又轻，又快，又坚固，什么地方造的船都比不上它。"

在阿姆斯特丹以北十公里的赞丹、科格、东扎涅恩、西扎涅恩和扎恩季克村里，至少有五十家造船厂。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速度那么快，只消五六个星期，一条船就造成了。周围有着无数的工厂和作坊，用风车来带动的机器制造出造船厂所需要的一切配件：镟圆的零件、钉子、钩链、缆索、帆篷和用具。这些私营造船厂只造中型商船和捕鲸船，——战舰和航行殖民地的大商船都是在阿姆斯特丹两个海军造船台造的。

整整一夜，小艇在又深又窄的河湾里行驶，他们看见岸上的灯光，听到斧子的丁丁声，木头的吱吱声，铁器的铮铮声。在篝火的亮光里，他们可以辨认出一艘船的龙骨架，一个搁在船台上的船艄，还有一座木制起重机的框架，用滑车吊着一捆捆木板和沉重的长方木。点着风灯的小船穿来穿去。传过来喑哑的嗓音，发出来松木刨花、树脂和河里潮湿的气味……四个健壮的荷兰人嘎嘎地划响着船桨，用弯弯的烟斗抽着烟。

半夜里，他们到一家小饭店里休息了一下，把桨手撤换了。第二天早晨，天色潮滋滋、灰茫茫的。房舍、风车、平底船、长长的棚屋，——夜里显得那么巨大的一切东西，这会儿在那盖着灰洞洞的露水的岸坡上，仿佛蜷缩得很矮小了。垂柳挂到了雾霭迷茫的水面。有名的赞丹到底是在哪儿呢？

"就在那边嘛，那就是赞丹啊！"有一个桨手说道，朝一簇屋顶陡直、门面扁平的矮小房子点了点头，那些房子全是用木头造的，砖头都给风雨吹打得发黑了。他们的小艇在街道一般的肮脏的运河里，打这些房子前面划过去。村子里的人都已经醒来了；有的地方已经炊烟袅袅。女人们正在洗着四方形的窗子，那些小小的玻璃因为年

深月久已经显出了虹彩。她们在擦着胀弯的门上那些铜把手和钩链。一只公鸡在一所铺着草土的板棚顶上啼着。天色渐亮，运河水面上冒着烟。横过运河去的绳子上晾着洗干净的衣服：十分宽大的裤子、粗麻布衬衫、羊毛袜子。小艇打下面划过的时候，大家不得不把身子弯下去。

他们踅入一条运河的支流，经过腐烂的木桩、鸡窝、连着厕所的棚屋、有窟窿的柳树。运河在一股小小的回流那儿到了头，有个戴毛线便帽的人，罗锅着肩膀坐在一条小船上钓鳗鱼。彼得定睛朝他瞧着，随后跳起来，嚷道：

"赫里特·基斯特，铁匠师傅，是你吗？"

那个人收起钓竿，这才瞅了一眼；他虽然非常沉着，可也吃了一惊，一抬头看见一条正在划过来的小艇上，站着一个荷兰工人打扮的年轻人，戴着一顶上了漆的亮光光的帽子，穿着一件鲜红色的短上衣，一条粗麻布裤子……这张脸威风凛凛，坦率诚恳，眼神疯狂，他是怎么也不会看错的……赫里特·基斯特惶恐起来了：在这雾蒙蒙的早晨，莫斯科沙皇竟坐着一条简陋的小船从运河里划出来了。他眨了眨火红色的睫毛，——果真是沙皇，于是他跟他招呼起来……

"嗨，是你啊，彼得？"

"你好！……"

"你好，彼得！……"

赫里特·基斯特用粗硬的手指紧紧地握着彼得的手。随后他看到了阿列克萨什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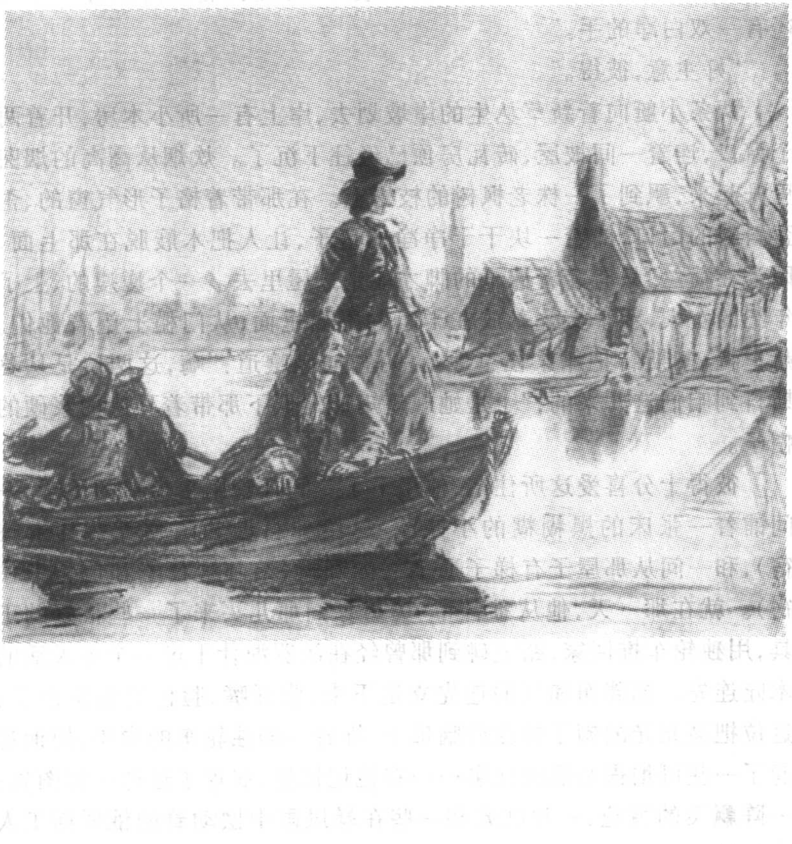
"啊，还有你啊，我的小伙子？……我肚子里在估摸，这一定是他们……你们到荷兰来，可真是好极了……"

"我打算到造船厂干一冬天木匠活，基斯特……今天就去买工具……"

"雅各布·奥姆寡妇那儿有很好的工具卖，价钱也不太贵，——我去跟她讲一声……"

"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想寄住在你家……"

"我那儿挤得很，彼得，我是一个穷人，房子小，破破烂烂的……"



"要知道，造船厂里的工钱低，他们大概也不会多给我几个的……"

"哎呀，你还是爱开玩笑啊，彼得……"

"不，眼下我们没有工夫开玩笑。两年里头，我们一定要建成一支舰队，一定要学点聪明，不要再做傻瓜，要使我们国内没有一个人还有一双白净的手。"

"好主意，彼得。"

两条小艇向着新草丛生的岸坡划去，岸上有一所小木房，开着两个窗口，连着一间披屋，砖瓦房顶已经往下沉了。炊烟从高高的烟囱里升起来，飘到了一株老枫树的枝桠上。在那带着格子形气窗的、歪歪斜斜的门口，铺着一块干干净净的垫子，让人把木屐脱在那上面，因为在荷兰，只有穿着袜子的脚才能走进屋里去。一个瘦瘦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双手交叠着放在干净的围裙里面，从门槛上望着他们。赫里特·基斯特把船桨往草地上一摞，向她嚷道："嗨，这两位是从莫斯科到咱们这儿来的，"于是她规规矩矩地低下那带着耳遮的浆硬的帽子。

彼得十分喜爱这所住宅，他租下了一间开着两个窗口的屋子，一间铺着一张床的黑糊糊的小储藏室（给他自己和阿列克萨什卡住宿），和一间从那屋子有梯子通上去的阁楼（给阿廖什卡和比特卡住宿）。就在那一天，他从雅各布·奥姆寡妇那儿买来了一些很好的工具，用独轮车推回家，路上碰到那曾经在沃罗涅什干过一个冬天活的木匠连先。肥胖而和气的连先立定下来，张开嘴，脸色突然发白了：这位把亮光光的帽子推在后脑瓜上，推着一辆独轮车的青年，使他想起了一些可怕得心痛的往事……在他记忆里，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一阵飘飞的雪花，一片红光和一些在暴风雨中摆动着的俄罗斯工人的尸体……

"你好，连先！"彼得把独轮车放下，用衣袖抹了抹汗涔涔的脸，伸出一只手去："是的，正是我啊……你日子过得怎么样？当初你不应当从沃罗涅什逃跑啊……我呢，星期一起就要到林格斯特·罗格造船厂去做工了……这事你可不要告诉任何人，好不好？……我在这儿，用的名字是彼得·米哈伊洛夫。"沃罗涅什的红光，又在他那突出地瞪

视着的眼睛里闪耀起来了。

十

Mein Herr König……遵照您的谕旨派出来学习的海员，都已经分配到各个地方去了……伊万·戈洛温、普列谢耶夫、克拉波特金、瓦西里·沃尔科夫、韦列夏金、亚历山大·缅希科夫、阿列克谢·布罗夫金、成天醉着的神甫比特卡和我自己分配去学造船，有的在赞丹，有的在西印度造船厂……亚历山大·基金、斯捷潘·瓦西里耶夫分配去学造桅；漆匠亚基姆和使团的辅祭克里沃瑟辛分配去学各种水磨；鲍里索夫和乌瓦罗夫分配去学小艇建造；卢金和科贝林分配去学滑车制造；孔申、斯克沃尔佐夫、佩捷林、穆哈诺夫和西尼亚温已经到各地海船上去当水手；阿尔奇洛夫已经去海牙学习炮术……比我们先派到这儿来的侍臣们，仅仅学会了罗盘的使用，就以为什么都已经学好了，想回莫斯科……可是我们已经改变了他们的主意，吩咐他们到奥斯坦德造船厂去干粗活——让他们流一点汗……

雅科夫·布留斯已经来到这儿，带来了陛下的手谕。他给我们看那还没痊愈的伤口，抱怨说是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陛下您把他弄成这样的……野兽！你这样鱼肉人们，还要搞多久啊？受你折磨的人居然还来到了这儿。不要跟伊瓦什卡·赫梅利尼茨基①做朋友了……要不，你会弄得脸破鼻子肿呢……彼得……

……………………………………………………………………

……你在来信中说，我的主上，我跟伊瓦什卡·赫梅利尼茨基做朋友，可是这一点，我的主上，实在是不确实的……雅科夫在莫斯科喝醉了酒，直接上您那儿去，这些话都是他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说的……我没有工夫跟伊瓦什卡做朋友，——经常发生麻烦和争吵，而且我们经常浸在血泊里……

① 酒神巴克科斯的孙子，这里用作酒的代名词。

闲来跟伊瓦什卡做做朋友，那是您的事儿；我们可没有工夫跟他打交道……像我早已在信上告诉你的，我的主上，又有八个属于同一伙的盗匪给捕获了；这些盗匪都是在城里做买卖的，屠户、车夫和领主手下的人——彼得鲁什卡·谢列津、米特卡·皮丘卡、波普盖、库斯卡·扎伊卡，以及贵族子弟米什卡·特尔托夫……窝藏和分配赃物都在特维尔门外。至于布留斯，或是任何上你那儿控诉我的人，都只是一些醉后的胡诌……费季卡·罗莫达诺夫斯基谨叩……

……………………………………………………………………

……Mein Herr König……接到来谕，提起那个名叫托马斯·法杰恩布拉赫特的外国人，问我将来他要经营烟草怎么办。关于这件事，去年冬天早已下过一道诏书：第一年让他经营，第二年让他经营，但须缴纳捐税，第三年公开标卖，谁出价最高就标卖给谁……我非常奇怪，你们这些朝中的领主自己竟出不了一点主意，特别是对这样一件极其平常的事……为了给你们朝廷使用，我们已经在这儿买了一万五千支火枪，另外又订购了一万支；我们还订购了八门榴弹炮和十四门独角兽炮，给你们使用。关于铁匠师傅，我在这儿已经提过很多次，可是至今还没法儿找到。手艺精湛的人怎么也不肯离开，手艺拙劣的人我们又不要……请向我的将军主人问候，恳求他赐予照顾我家里的人……（以下都是用隐显墨水写的）这里的消息是这样：法兰西国王又在布雷斯特准备一支舰队，可是谁也不明白它要开往哪儿去……昨天有消息从维也纳传来，说是西班牙国王已经去世了……他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您陛下自己会知道①……

你又提到你们那儿正在下大雨。这使我们很奇怪，在莫斯科那种府邸里，你们怎么会弄得那样泥泞……这里，我们都住在水平线以下，可是倒很干燥……彼得……

① 指西班牙继承王位的战争。——原著编者注

瓦西里·沃尔科夫奉彼得之命，每天要记日记，他写道：

在阿姆斯特丹，我看见一个一岁半的小女孩，全身都是毛，长得胖极了，一张脸有三四俄寸宽，——她已经给带到集市去。在那里我又看见一只象，它会跳美妞艾舞，会学土耳其人的样子吹喇叭，会放火枪，会同跟它做伴的一只狗戏耍，——真是妙不可言，而且稀奇极了……

我看见一个木雕的人头，竟会说话！他们像开钟一样把它的发条一转，你说什么话，那个人头也会跟着说什么话。我看见两只装着轮子的木马，人们骑上去，在街上飞快地奔驰，你要去哪里它就去哪里……我看见一种玻璃，通过它可以熔化银和铅；用了它，可以在水里烧掉木头。水的分量大约有四指深，——水一沸，木头就烧光了。

我在一位医生那里看见一个解剖了的人体：所有的内脏都给拆开了，——心啊，肺啊，肾啊，你可以看见肾里怎么样结了石头。使肺能够活着的筋脉如同一块陈旧的烂布，生在脑子里的神经活像一根根细丝……妙极了……

阿姆斯特丹城坐落在海边一片低地上，所有的街道都开凿了大得足以航行海船的运河，运河两旁，街道都很宽阔，——有些地方容得下两乘马车并排行驶。两岸都栽有大树，大树与大树之间装着街灯。条条路上全有这种街灯，每天晚上，人人都得把自己门前的那盏街灯点亮。大群大群的人在这些街上游散取乐。

这里的商人都那么富裕，在欧洲要算他们最富裕了，人们经商，都很兴旺顺利。他们那种打扮，也是任何别的地方所没有的……交易所全部用白石建成，里面用雕刻的雪花石膏来装饰，华丽极了……地板铺得像棋盘一样，每一个商人站在他自己的方格里……一天到晚，这儿总有那么多的人，因此要在公共广场上走动，简直困难之至……还有那种叫嚷声，也很厉害……有一些人（都是犹太人里头挺穷的），杂在商人中间，等他们匆忙中需要的时候，给他们嗅嗅鼻烟；他们就靠这种办法混日子……

………………………………………………………………………………

有个喜欢寻根究底的荷兰人，名叫雅科夫·诺门，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沙皇没法儿把身份隐瞒到一星期以上。有几个到过莫斯科的人从他的相貌上认出了他。这事很快就在我们全国各地传开了。在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里，人们对这一点下了极大的赌注，——到底是沙皇本人呢，还是仅仅是他的一位使节……跟莫斯科有商业上的来往、而且在莫斯科又不止一次地设宴招待过沙皇的豪特曼先生，赶到赞丹来向沙皇表示他深厚的敬意。他对沙皇说：

"奉天承命的陛下，是您吗？"

对这样一句话，沙皇相当严峻地答道：

"你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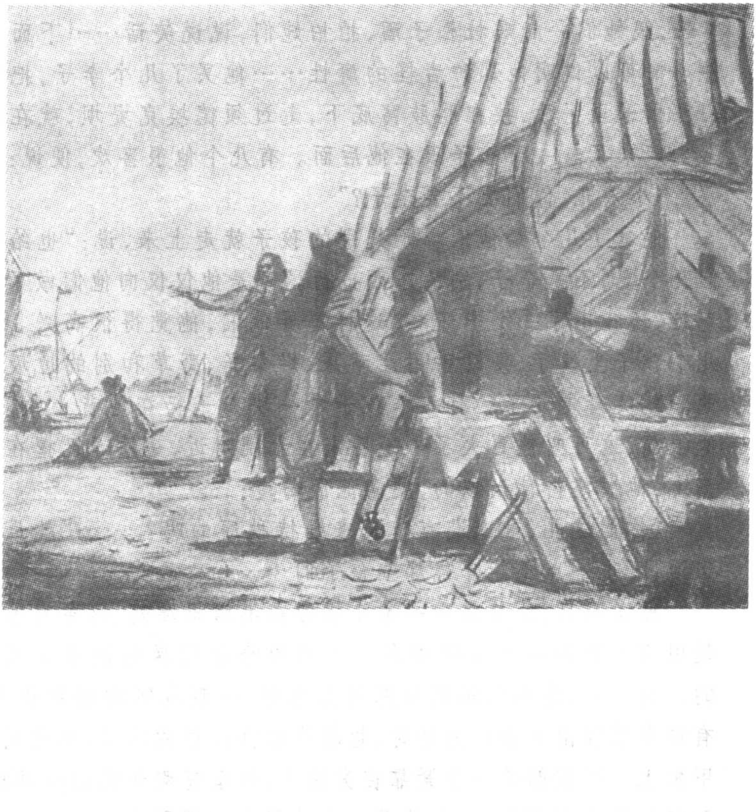
之后，他们作了一次长谈，谈到通莫斯科的北方海道的困难以及开辟波罗的海港口的好处。谈话的时候，豪特曼不敢正视沙皇的脸，知道这样做会使得他生气：任何人直瞪瞪瞅住他的眼睛，他都受不了。有过这么一个例子：有个名叫阿尔德斯东·布洛克什么的，在路上直瞪瞪瞅住沙皇的眼睛，十分放肆，好像在瞅着一件非常有趣而奇怪的东西。就为了这件事，沙皇狠狠地打了他一个嘴巴，打得那个阿尔德斯东·布洛克只觉得疼痛，不好意思地赶快溜走了，而路人们却在取笑他说：

"好啊，阿尔德斯东，你受封了骑士啦！"

还有一个商人想看一看正在干活的沙皇，请求一个造船厂里的老师傅，让他满足一下好奇心。老师傅告诉他，他要跟一个人说："赞丹木匠彼得，这个做一做，或是那个干一干，"那个人就是莫斯科的沙皇……好奇的商人走到造船厂去，看见几个工人正在搬运一根沉甸甸的木头。于是那个师傅就喊道：

"赞丹木匠彼得，你为什么不去帮他们一手？"

这时候，有一个木匠，身长差不多有七英尺，衣服上沾着焦油，鬈发潮滋滋地黏在额头上，把斧子一搁，驯驯顺顺地奔过去，



用肩膀扛起木头，帮助别人搬运，那个商人看了大吃一惊……

工作完毕以后，他就走进码头附近一家破烂的小饭馆去，要一杯啤酒，坐在那里，抽着烟斗，跟最粗野的人高高兴兴地聊天，听了他们的笑话而大声欢笑，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在乎人家对他一点不尊敬。他常常去访问那些眼下在莫斯科干活的工人们的妻子，跟她们一起喝杜松子酒，拍拍她们，说说笑话……下面一件事情可以说明他那种古怪的癖性……他买了几个李子，把它们往帽子里一放，挟在胳肢窝底下，走过须德埃克堤坝，就在路上吃起来了。一群孩子跟在他后面。有几个他很喜欢，便说：

“小人儿，你们要不要李子？”

他拿了几个给他们。于是别的孩子就走上来，说：“也给我们几个吧，不是李子，别的东西也行。”可是他仅仅向他们做了个鬼脸，还吐出了一个李子核，这样逗弄他们，他觉得很高兴。有几个孩子生气了，便动手用烂苹果、烂梨子、野草和别的垃圾扔他。他笑着走开了。有一个孩子拿一块石子扔在他背上，打得他很痛，这可叫他冒火了……后来在水闸附近，一块泥巴摔在他头上，他愤怒得什么似的，便向他们喝道：

“你们这儿，难道没有市长来维持秩序的吗？……”就是这句话，可也一点不能吓唬那些孩子们……

每逢假日，他总是乘一条小帆船在港湾里漂荡，这条帆船他是用四十盾和一大杯啤酒向一个名叫哈尔门森的油漆匠买来的。有一天，他在克尔克拉克河上遨游，一艘载客的船靠拢来，有许多乘客出于强烈的好奇，想瞻仰瞻仰沙皇的风采，都涌到了甲板上。那艘船差不多紧靠在旁边了，沙皇想避开他们的缠扰，竟抓起两个空酒瓶，一个接着一个地照直往那群乘客甩去，幸亏一个人也没有给打中……

他非常喜欢追根究底，什么事情都要问一问：“这是什么？”人家告诉了他，他接着又说：“这个东西我想看一看。”于是他看了又看，问了又问，直到他明白了才罢。他带了几个旅伴去乌得勒支会见荷兰总督、英王奥兰治的威廉，到了那里，他要他们带他去参观教养院、医院以及各种工厂和作坊。他特别中意留伊

希教授的解剖室，对那里一个保存得好好的、如同活的一样微笑着的死孩子，他竟喜欢得用嘴去吻了一吻。当留伊希从另一具为了研究而解剖了的尸体上揭开遮布的时候，沙皇发觉他那些俄罗斯伙伴的脸上有种嫌恶的神色，便勃然大怒，吩咐他们用牙齿去咬尸身上的肌肉……

以上这些，我都是根据各种各样的人告诉我的话记下来的，可是昨天，我毕竟亲眼见到他了。当时，他正巧从寡妇雅各布·奥姆的铺子里走出来。

他走得很快，摆动着胳膊，双手各拿着一把新的斧头。他身量很高，体格匀称，健壮，灵活而又矫捷。他脸蛋浑圆，有种严峻的神色；眼眉黝黑，头发又短又鬈，也是乌沉沉的。他穿着一件斜纹布长襟衣，一件鲜红色衬衫，戴着一顶毡帽。

涌在路上的几百个人都看见他这副样子，包括我的妻子和女儿在内……

……………………………………………………………………

Mein Herr König……昨天，奥皇的大使们从维也纳派了一位贵族到我们大使团来，带着这样一个消息，蒙上帝的恩赐，利奥波德皇上的军队取得了对土耳其人的胜利，说是三处战壕土耳其人都没法守住，结果被迫退出，吃了败仗，逃过桥去，可是皇帝的士兵又从炮兵阵地上发炮猛轰。土耳其人纷纷跳入水中，而奥皇军队却从他们后面用军刀砍杀，结果土耳其人一败涂地，辎重车队也被虏获了。这一战役，土耳其方面死亡达一万二千人，其中有宰相在内，他们甚至还说苏丹王也已经阵亡了。

奥军的统帅是萨沃伊公爵的弟弟欧根尼，一个年轻人；人家说他今年才二十七岁，又说这还是他第一次上阵呢……

报告了这个消息以后，陛下，我们为这一胜利向您致贺，并且请求举行各种庆祝活动，伴以鸣放大炮，发射火枪……九月十三日于阿姆斯特丹……彼得……

十一

一月，彼得启程前往英国，住在离伦敦三俄里的德特福小镇上一个造船厂中。在那里，他发现了在荷兰枉费心机地寻找的东西：根据科学法则造船的技术，或者说船舶的几何学上的比例。他花了两个半月工夫，学习了数学和船舶设计制图。为了要在莫斯科创办一所航海学校，他聘请了一位学问渊博的数学教授安德鲁·法夸尔森，另外他还邀约了一位水闸专家约翰·佩列上尉去指导开凿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可他就是招不到英国的水手：他们的要求太高，而大使团所带的钱却很少。黑貂皮、织锦缎，甚至有些御内珍藏的宝物——爵杯、项链、中国名瓷不断地从莫斯科运来，可是所有这些东西，却还不够支付大批订货和雇用人员的费用。

有位殷勤的英国人，卡马森的侯爵佩列格林爵士，出来救援了他们：他表示愿意承买在莫斯科全国推销菸草的专利权，而且预付两万英镑，以取得输入这种尼古丁菸草三千桶（每桶重五百磅）的权利……这时候，他们请到了一位有名的荷兰船长科尔涅利·克赖斯，此人刚强而固执，但却具有长期的航海经验，是一个老练的水手。给他的待遇是九千盾，——折合我们三千六百银币，莫斯科一座住宅，全部伙食供应，海军中将的头衔，分摊百分之三战利品的权利；万一被俘，由国库出资偿赎。

外国的指挥官、领航员、水手长、医生、水手、船上的厨工、造船专家和炮术专家们，绕道阿尔汉格尔斯克和诺夫戈罗德到达莫斯科。遵照上谕，他们给安顿在贵族和商人们的寓邸里，——莫斯科变得拥挤极了。领主们对这么一大批外国人，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长列一长列的辎重大车，装着武器、篷布、木材和钢铁的加工工具、鲸须、包皮纸、软木、铁锚、黄杨树和白蜡树、大理石、一盒盒用酒精保存起来的婴儿和畸形人、烘干的鳄鱼和剥制的鸟类……老百姓过着有一餐没一顿的生活，莫斯科充斥着乞丐，连强盗都在挨饿了，而这种东西却还在源源不绝地运来！……那些吃得胖胖的、蛮横无理的外国人，正在往这个国度里涌……皇上是不是还有一点头脑呢？

有一个时期，莫斯科市集上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说是彼得皇帝已经在海外淹死了（有人说他是被钉死在一个桶子里面），又说是勒福尔特找到了一个面貌跟皇帝相似的外国人，冒充彼得，现在就要假借他的名义来统治，压迫人民，铲除旧教。警吏们把这些散布谣言的人抓起来，解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里。罗莫达诺夫斯基亲自用鞭笞和火刑审讯他们，可是没有办法找出这些带有破坏性的谣言的来源。新圣母修道院的警卫力量增强了，为的是防止跟索菲娅长公主的任何联系。罗莫达诺夫斯基把领主和有势力的贵族邀到了他的殿堂里，毫不吝惜地请大家喝酒。门口布上了火枪兵，使得客人们只好安安稳稳地坐着；就这样，筵宴一连进行了好几天。侏儒和宫廷丑角爬在桌子底下，窃听他们的谈话。一只受过训练的熊在喝得醺醺然的客人中间走来走去，用爪子捧着一杯酒，要客人们喝，谁要是拒绝，那只熊便把酒杯一撂，去抓他，扑他，试着去咬他的脸。肥胖而疲乏的“公爵皇帝”已经喝得半醉，在宝座上打盹，可他耳朵仍然很灵敏，目光仍然很锐利；但是这些客人尽管烂醉如泥，却一句废话也不说，虽然他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只是等着彼得和他的一伙儿脚底下的土地开始动摇……

没过多久，敌人公开地暴露出来了。大约有一百五十名射击军，从立陶宛边境的部队里开小差来到了莫斯科。分别由洪德特马克、丘巴罗夫、科尔扎科夫和切尔姆内四个团长率领的四个射击军团，当初被调在那边增援总督米哈伊尔·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就是这四个团，在占领了亚速以后曾被留在亚速和塔甘罗格构筑要塞工事，而在上年秋天，又曾跟哥萨克一起发生哗变，威胁着说要干斯坚卡·拉辛干过的事。他们对沉重的劳役厌烦得要死，都想回莫斯科，到他们的妻子那儿去，从事安静的买卖和手艺；可是他们没有能达到目的，却被赶到立陶宛边境的沼泽地区，去过那吃不饱的生活。

在莫斯科，显然有人正在等待着射击军。他们的请愿书（通过宫里一个女仆）马上给带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后院，那里住着索菲娅的妹妹马尔法公主，被监视得并不太严。就通过这个女仆，马尔法马上给了一个答复：

我们在上面的感到很踌躇：某些经常到库奎区去跟外国人

> 厮混在一起的领主，想要把阿列克谢太子勒死。可是我们暗中把他换掉了，这使他们很生气，竟打了年轻的皇后一记嘴巴……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皇上又是生死不明……除非你们这些射击军火速赶到莫斯科来，否则就再也不会看到莫斯科了，因为打算对付你们的一道圣旨早已下去了……

射击军拿了这封信跑到广场上，在适当的地方就嚷嚷起来："从前，索菲娅长公主总是每年八次，犒赏三百个人，而她的姊妹，那些公主们，在肉食期也给平常老百姓吃牛舌、肉冻、熏鹅、荞麦煮鸡和牛肉鸡蛋馅饼，而且她们还给腌猪肉、鱼肚、胡瓜鱼、大量的伏特加和滤过两次的蜂蜜酒……这些都是我们一向受到的皇恩……可是眼下呢，只有外国人吃得好，你们不妨统统饿死，犒赏你们酒食的钱都给花在海外买鳄鱼去了。"他们涌在射击军政厅前面闹成一片，甚至对领主伊万·鲍里索维奇·特罗耶库罗夫也一点不害怕；有几个闹得最凶的人给抓了起来，押解到监狱去的时候，别人就把警卫打散，将他们放走了……

"公爵皇帝"请来戈登和阿尔塔蒙·戈洛温两位将军，商定把逃回来的射击军马上逐出莫斯科。费多尔·尤里耶维奇万分惶恐，他亲自去检查近卫军和其他的团队，可是各处全很平静，秩序也很好。他从谢苗诺沃团里挑选了一百个人，又从城市商人中招募了一些志愿兵。到了夜里，他们悄没声儿地溜进射击军驻屯的郊区，打开门户，把射击军一个一个赶出来。可是他们却谁也不作一点抵抗："啊，原来是你们吗，谢苗诺沃团的弟兄们？你们干吗这样嚷嚷？咱们本来要走啦……"大家便捡起一个盛着馅饼的袋子，一支用烂布包起来的枪，龇牙咧嘴地笑着走了，仿佛已经完成了他们到莫斯科来的任务似的……

那些射击军把索菲娅长公主的一封信带回立陶宛边境。那一天，马尔法曾经派她的侏儒到新圣母修道院去，给索菲娅长公主送一个馅饼，里面藏着射击军的那份请愿书。索菲娅就交那个侏儒带回一个答复：

> 射击军士兵们！……得到情报，我知道你们团队里有少数

人已经来到了莫斯科……你们的四个团,应当统统开到莫斯科来,在新圣母修道院外面扎下营垒,请求我回莫斯科,像从前一样执政……如果守卫修道院的士兵不放我出去,你们一定要对付他们,弄死他们,随后跟我一起进入莫斯科……凡是不让我出去的人,——连同他们的家仆或者士兵,——你们必须跟他们战斗……

这是一道用武力夺取莫斯科的命令。当那些逃兵带着长公主的信回到立陶宛边境他们团队里的时候,兵变就爆发了。

十二

彼得也好,大使们也好,都不太了解欧洲的政治。对莫斯科人来说,打仗就意味着:保护大草原,使它不受游牧民族的侵犯,制服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土匪式的袭击,保障跟东方的水陆交通的安全,打开通海的出口。

在他们看来,欧洲的政治仿佛是一种暧昧事儿。他们非常相信书面协定和国王们的誓言。他们认为法兰西国王和土耳其苏丹是一致的,认为作为英国国王和荷兰总督的奥兰治的威廉,曾经答应彼得在跟土耳其作战时给以援助。不料晴天霹雳,忽然传来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是由一个小贵族从波兰国王奥古斯特那儿带来的),说是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已经跟土耳其人开始和谈,而奥兰治的威廉既没有跟俄罗斯人、也没有跟波兰人商量,对这次和谈却奔走得特别卖力。

那么,他最近的种种保证,对于基督教以武力制胜圣墓的敌人所表示的那种热忱又是什么呢?那是什么意思呢?他曾经送给彼得一条游艇……他跟他称兄道弟……他们一块儿开筵欢宴……现在该如何理解呢?

利奥波德皇帝跟土耳其人谈判和平,这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他和法兰西国王之间开始了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战争,也就是说(大使们这样想)谁应当让儿子坐上马德里的王位……这固然是一件大事,可是跟英国和荷兰又有什么关系呢?

彼得和大使们很难理解，英国和荷兰的工商业者何以早就十分担忧摧毁法兰西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上商业和军事霸权的战争；很难理解西班牙的王位继承问题并不意味着这个或是那个的儿子登上宝座，并不意味着查理大帝那顶贵重的王冠，而是意味着装运呢绒和钢铁、丝绸和香料的船舶的自由的航路，以及富庶的市场和开放的港口；很难理解为何自己不打仗，却怂恿别人去打仗，对荷兰和英国人反而更加便宜……而更难理解的是，英国人和荷兰人由于尽力想使奥地利皇帝摆脱束缚，以便对法兰西进行战争，并坚决希望俄罗斯人继续与苏丹作战……这便是暧昧而重大的欧洲政治……

彼得回到了阿姆斯特丹。问起来自维也纳的不愉快的消息，那些市长总是支吾其词，把话题扯到商务方面去。他们对莫斯科人认为重大的另一件事也同样避而不谈……那一年，有个名叫杰米多夫的铁匠老师傅在乌拉尔发现了一个磁铁矿……维尼乌斯写了一封信给彼得：

> ……不可能有比这个更好的矿石了，而且全世界也从未有过这样好的矿石；含铁量这样丰富，一百俄磅矿石可以提炼四十俄磅生铁。请督促大使们物色一些善于炼钢的熟练铁匠来……

英国和荷兰人对有关乌拉尔磁铁矿的谈话听得十分用心，可是一提到物色熟练工匠，他们便迟疑不决，闪烁其词，说是俄罗斯人自己担负不了这个任务，又说让他们去实地勘察一下，说不定可以由他们来承办……因此，他们在英国也好，在荷兰也好，都没有雇到熟练的铁匠。

除了这种种的操心事儿以外，又加上了射击军在莫斯科哗变的消息。维也纳一个密使写信给大使们说，他们那里也早已知道了这件事情，——有个波兰教士在城里东奔西走，散布谣言，说什么莫斯科发生了暴动，瓦西里·戈利岑公爵已经从流放地被放回来，索菲娅长公主已经重新登上王位，老百姓都宣誓效忠于她……

………………………………………………………………………………

> ……Mein Herr König……陛下来谕中示以射击军发生哗

变，由于政府和士兵的努力，叛乱已被镇压下去。我们都很高兴。不过我对你非常恼火，——为什么你对这件事情没有进行追查，却让罪犯回到边境上去？……上帝会做你的审判者……那次我们在郊外别墅的门厅中决定的，全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由于这里邮件的耽误，你们就以为我们都已经失踪了，那么谢天谢地，其实我们一个人也没有死，大家都活得好好的……我不明白你们从哪里得来的这种婆婆妈妈的恐惧……请别生气：我这样写，实在是出于内心的痛苦……这个星期，我们就要从这里动身到维也纳去……在那边，他们只能谈谈我们的失踪罢了……彼得……

十三

降灵节[①] 那天又清澈又宁静，街道已经打扫干净了。白桦树枝[②] 在院门和便门上逐渐枯萎。能看到的人影，只是拿着粗棍或是矛枪、站在加着沉重铁锁的小铺子外面的看守人。全莫斯科都去做祈祷了。灼热的、挟着香味的空气，从低矮的、饰着小白桦树的教堂门口飘出来。连教堂门口台阶上那一群群乞丐，在这么个一片蔚蓝的日子，听着铿锵的钟乐，也显得懒懒散散的；节日的太阳晒暖了他们乱发蓬松的脑袋和裹着破烂衣服的躯体……空气里微微有一股酒味……

这种和平的宁静忽然被一阵车轮声打破了，——一辆铁轮子的漂亮小马车顺着尼科利斯基的木头铺道发疯似的疾驰着。那匹肥壮的马在腾跳飞驰，一个光着头的商人，蓝呢外衣上净是尘灰，瞪着眼珠子在马车里颠簸震荡，用鞭子抽着马儿……个个人都认得他是伊万·阿尔捷米奇·布罗夫金。到了红场，他把喘着大气的马交给那些跑拢来的乞丐，自己没命地——浑身热辣辣的，脸孔紫铜色的——冲

---

① 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

② 按照俄罗斯的古老习俗，降灵节那天要用一棵小白桦树或是白桦树枝来装饰屋子和房间。

进了喀山大教堂，最上层的领主正在里面做祈祷……这等人物，本来他连碰一碰都不敢想的，可是这会儿却把他们推开，于是看见了"公爵皇帝"那矮壮的、穿着锦缎衣服的脊背。罗莫达诺夫斯基站在古老的祭坛屏门前面一块地毯上，其余的人都站在他后面；他那黄蜡蜡、胖乎乎的脸埋在缀着珍珠的领子里头。推推搡搡地挤到他跟前以后，布罗夫金朝"公爵皇帝"深深地拜了一拜，大胆地瞅着他那双朦朦胧胧的眼睛，这双眼睛怒悻悻地肿起的眼皮叫人看着就害怕……

"大人，我是连夜从瑟切夫卡赶来的，——那是靠近新耶路撒冷的我们的村子……我带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从瑟切夫卡来的？"罗莫达诺夫斯基弄得莫名其妙，便直愣愣盯着伊万·阿尔捷米奇。"你怎么啦，喝醉了酒吗？怎么一点不懂规矩？"他愤怒得脖子都涨粗了，耷拉着的唇髭哆嗦着。布罗夫金一点也不害怕，往他耳朵边伛过去：

"四个射击军团正在开到莫斯科来。离新耶路撒冷大约还有两天路程……他们走得很慢，带着辎重车队……请您宽恕我，大人，因为这个消息，我惊动了您了……"

罗莫达诺夫斯基把拐杖往自己身上一靠，抓住伊万·阿尔捷米奇的一只手，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脸刷地红了，接着他转过身去，朝那些好奇地瞪着他的、衣着华丽的领主们扫了一眼……在这一瞥视下面，大家都把眼睛沉下去了。他慢慢地点一点头，招呼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走过去：

"祈祷做完了，到我那边去……关照大司祭，赶快结束祈祷……告诉阿尔塔蒙和维尼乌斯，马上去我那儿……"

随后，他意识到领主们在他背后窃窃私议，便又转过半个身子，镇静地朝他们望着……大家都那么惶恐，连画十字也给忘了……屋子里一点声息也没有，只听到香炉在铮铮作响，一只鸽子在拱顶下面用翅膀拍着一扇尘封的窗子。

十四

洪德特马克、丘巴罗夫、科尔扎科夫和切尔姆内四个团，驻扎在

被称为新耶路撒冷的复活修道院的墙外一片潮湿的低地上。一颗星星在那带有阶磴的巴比伦式的钟楼后面一抹苍茫暮色中闪烁。修道院一片漆黑，大门都紧闭着。低地上也是黑糊糊的；篝火都已经给踩灭了。大车吱吱作响，传出来粗厉的噪音；那天夜里，射击军打算带着辎重车队渡过狭窄的伊斯特拉河，走上莫斯科的大道。

由于搜索草秣，他们在修道院和瑟切夫卡村都耽搁了一些时候。从莫斯科近郊回来的侦察兵说，那边十分慌乱，领主和大商人们正在往他们的村子和领地上逃窜。城里人都在盼望射击军，只要射击军一到，他们就会杀死城门口的哨兵，让团队开进城去。沙因统帅已经集合了布特尔斯基团和勒福尔特团里大约三千名从前的游戏兵，他们会作战，可是全体人民大概会支援射击军，而射击军的女眷早已磨快了长矛和斧子，正在发疯似的到处奔跑，希望跟她们的丈夫、儿子和弟兄见面……

整整一天，团队里展开了争论，——有人想直接冲进莫斯科，还有人说，他们应当绕过莫斯科，到谢尔普霍夫或是图拉去掘壕驻守，从那儿他们可以派出急使去顿河和乌克兰城市，号召哥萨克和射击军支援。

“干吗要去谢尔普霍夫？……让咱们回家，回到咱们的驻屯区去……”

“咱们不愿意困守在包围当中……对咱们来说，沙因算得了什么？……全莫斯科的人，咱们都要发动起来……”

“咱们发动过一次，可并没有成功……这是件危险的事哪……”

“他们有戈登和克拉格上校，还有他们的部队……那可不是玩儿的……”

“咱们已经累了……再说，火药也不多……还是坚守一下的好……”

奥夫谢·勒若夫爬到一辆大车上。他已经被选为五百人长。还在最初发生哗变的托罗普采，他们就把军官和上校们撵走了。吉洪·洪德特马克拍马奔逃，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科尔扎科夫脑袋给打伤了，好容易越过一条断桥逃到了对岸。当下他们就召开了一个大会，选出了射击军的首领……奥夫谢喊破嗓子，大声嚷道：

“哪个人的身上还穿着衬衫？咱身上穿的都已经破烂了。从去年起，我没有梳过胡子，也没有洗过澡……让那些穿衬衫的人去坚守吧……可是咱们，咱们只有一个想法——回老家去……”

“回家去！回家去！”射击军士兵跟着都嚷嚷起来，爬到了辎重大车上。“索菲娅写给咱们的话，你们难道已经忘了吗？咱们应当去救她，越快越好。要是不赶快，咱们就都会完蛋……弗兰契什卡[1]·勒福尔特会骑在咱们的脖子上，直到咱们死了才罢……咱们不如现在就打，把索菲娅拥上皇位……咱们会得到军饷、粮食和自由。咱们要把记功碑重新树在红场上。咱们要把那些领主从钟楼上往下抛，抢劫他们的屋子，拿来分掉；什么东西长公主都会让咱们拿的……至于那个外侨区，将来谁也不会记得它原来是在哪儿了……”

射击军的几个主谋者——图马、普罗斯库里亚科夫、佐林、叶尔什……跳到奥夫谢的大车上，弄响着刀鞘里的军刀……

“弟兄们，开始渡河吧……”

“谁不去莫斯科，就叫他坐木橛子[2]……”

许多人往一辆辆大车那儿冲去，疯狂地呵叱着牲口。辎重车队和一群群射击军涌向雾蒙蒙的河边……可是在对岸模模糊糊的灌木丛中，有个像是小旗一样的东西在挥动，还有一个嘶哑的嗓音在吆喝：

“站住！站住！……”

仔细一打量，他们辨认出一个身披铠甲、头戴翎毛钢盔的人站在水边。他们认出来是戈登。大家静下来了……

“射击军士兵们！”他们听到他的嗓音。“我带来了四千名效忠于皇上的军队……我们已经占有了作战的优势阵地……可是我极不愿意叫弟兄们流血。告诉我，你们打算怎么样，要到什么地方去？”

“到莫斯科去！……回家去！……我们要饿死了……我们衣衫都这样破烂……”

---

① 勒福尔特的名字叫弗朗茨，这里射击军按俄国人的名字的变化规则，将弗朗茨改为弗兰契什卡，带有蔑视的意味。

② “坐木橛子”是帝俄时代一种极残忍的处决犯人的刑罚。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到潮湿的林子里去？……”

“我们的人在亚速给屠杀得还不够吗？……从亚速回来，我们吃死人的肉还吃得不够吗？……”

“我们修筑要塞工事，人都给折磨坏了……”

“让我们回莫斯科去……我们在家里待三天，三天过后我们投诚……”

他们喊罢以后，戈登便用双手放到嘴边，嚷道：

“很好……不过只有傻瓜才会在黑夜渡河。傻瓜！……伊斯特拉是一条很深的河，你们会让辎重大车都沉没的……你们不如在那边等一下，我们在这边等一等，到明天再谈……”

他跨上一匹高头大马，往黑暗中疾驰而去。射击军士兵们迟疑了一会，闹嚷嚷地争论了一阵，随后动手生篝火，煮稀粥了……

当太阳从万里无云的晓空中升起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伊斯特拉河对岸小丘上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整齐队伍，以及他们上面那装在绿色炮架上的十二门铜炮。引火线正在冒烟。左岸站着五百名龙骑兵，带着他们的旗子。右岸，鹿砦和隘口后面守着其余的部队，截断了通往莫斯科的道路……

射击军一阵吆喝，急忙把牲口套上大车；随后按照哥萨克的款式，将大车摆开一个方阵……戈登带着六名龙骑兵，慢慢步下小丘，往河边驰去；他的黑马嗅了嗅河水，一阵蹦跳，便涉过浅滩到了这边。射击军士兵把将军团团围住了……

“听着！……(他举起一只戴着臂铠的手……)你们都是善良而有理智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动武？把主谋者交出来，将那些逃到莫斯科去的坏蛋统统交给我们。”

奥夫谢朝那匹马扑过去，他的胡子纠结在一起，眼睛红焰焰的：

“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坏蛋……倒是你们这批混账东西管俄罗斯人叫做坏蛋！我们的脖子上都挂着十字架……也许不喜欢这种十字架的正是弗兰契什卡·勒福尔特吧？”

他们越围越紧，发出一片嗡嗡的响声。戈登半闭着眼睛，坐在马背上一动也不动：

“我们不让你们走进莫斯科……听听一个老战士的话吧，别搞这

种哗变了。这样干，你们不会有好结果……”

射击军士兵越来越激动，竟用下流话谩骂起来了。高身量、深色头发、眼睛像鹰一样的图马，爬到一门大炮上，手里挥动着一张纸……

“我们的委屈统统写在这上头……让我们过河去，哪怕只让三个人去，我们要向弟兄们宣读这个请愿书……”

“现在就宣读吧！……戈登，听着！……”

图马用拳头劈了下空气，结结巴巴地念道：

> ……在亚速，为了要使俄罗斯人的虔敬心受到严重的损害，邪教徒弗兰契什卡·勒福尔特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把最优秀的莫斯科射击军带到了城下，配置在最危险的阵地，因而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由于他的阴谋，挖掘一个地雷坑道，使得我们三百多射击军又牺牲了……

戈登用马刺撞了下马肚子，想去夺那个请愿书。图马往后边一闪，射击军士兵也都疯狂地嚷嚷起来。

图马继续往下念：

> ……也是出于他弗兰契什卡的阴谋，全体人民受到了百般侮辱，又是什么剃须，又是什么抽烟，我们那年深月久的虔敬心彻底给摧毁了……

戈登眼看着没有希望让自己的嗓音压倒那些射击军，便让坐骑用后蹄直立起来，等人群散开以后，才向河边疾驰而去。大家看见他在统帅营帐旁边跨下马来。没隔一会，夕阳的斜晖把神甫们身上的法衣照得闪闪泛光。于是射击军士兵也要求做一次作战前的祈祷。他们把一条马被铺在一个炮架上，上面放一只饮马用的木槽，以便祝福时洒圣水。大家把帽子摘下了。赤脚的、衣衫破烂的神甫们虔诚地开始祝告了……“求您赐给我们胜利，主啊，让我们征服夏甲人、非利士人以及一切的异教民族吧……”

河对岸，沙因的营帐旁边，那些士兵早已站起来在吻十字架了，而这边的射击军却仍然跪在地上唱着。他们画了十字，才走去拿火枪，咬断子弹梢，装上火药。神甫们卷起破破烂烂的法衣的长巾，走

到大车后面。这时候，小丘上的十二门大炮一下子都发射起来……炮弹嗞嗞地打大车的顶上飞过去，在修道院的墙边炸开了，扬起大堆大堆的泥土……

奥夫谢·勒若夫、图马、佐林和叶尔什挥动他们的军刀：

"弟兄们，前进！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啊！……"

"咱们要用强力攻下莫斯科！……"

"编成一个个连队！……"

"大炮，把大炮滚回来！……"

射击军士兵杂乱无章地往前冲，把帽子抛向空中，疯狂地喊着事先约定的口令：

"谢尔吉耶夫！谢尔吉耶夫！"

克拉格上校下令把大炮瞄得低些，于是炮兵连就将炮弹射向辎重大车。木片纷飞，牲口踢着腿倒了下去。射击军士兵用火枪的排枪和四门大炮的排炮还击着。小丘上发出的第三次齐射，正巧打中射击军连队最密集的地方。有些人企图冲向拦住莫斯科大道的鹿砦和隘口，可是在那儿却遇到了布特尔斯基团和勒福尔特团的迎击。大炮第四次轰响了，小丘给浓烟笼罩起来。射击军连队乱成一团，大家往这边那边乱转，撒腿逃窜。他们往四面八方奔跑，把军旗、武器、衣服和帽子都丢弃了。龙骑兵渡河追击，仿佛狗赶羊群一般，把逃命的人赶回他们的营寨。

就在那一天，沙因统帅将营垒移近修道院的墙垣，着手侦查。射击军士兵没有一个出卖索菲娅，或是提到她的信件。他们哭着，露出他们的创伤，抖着他们的破烂衣服，都说他们开往莫斯科只是出于一时的狂乱，可是现在已经清醒过来，自己明白实在是错了。

图马被吊在拷问架上，背上的肉已经被鞭子抽得片片碎裂，可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用憎恨的眼色盯着那些拷问他的人。图马、普罗斯库里亚科夫以及五十六个最凶悍的射击军被吊死在莫斯科大道上。其余的人都给押解到监狱和修道院去了……

十五

俄罗斯人从来没有见过像维也纳朝廷上的政客那样善于躲闪和撒谎的人……彼得只是作为一个私人，受到尊敬的接待。利奥波德亲昵地称他为“老弟”，可也仅仅是在旁边没人的时候；每回来访，他总是隐姓埋名，而且总是在夜里，又是戴了半截面具。在谈到跟土耳其的和平谈判时候，那首相对什么都同意了，一点没有异议，样样都答应，可是临到决定，他又像鳗鱼一样滑了出去。彼得跟他说：“英国人和荷兰人仅仅为了他们商业上的利益在奔走张罗，你们用不着样样事情都非听从他们不可啊……耶路撒冷总主教曾经写过信来，请求我们保护圣墓……难道对贵国皇帝来说，圣墓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吗？……”首相答道：“您这种崇高而且宝贵的意见，敝国皇上是完全赞同的，不过在过去十五年的战争中，已经耗费了无数的金钱，因此就眼下来说，和平就成为唯一重要的事了……”

“和平，和平，”彼得说道，“可是你们正在准备跟法兰西作战嘛，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可是作为回答，那首相只是高高兴兴地眨巴一下那双水汪汪的眼睛，仿佛一点不懂似的。彼得告诉他，他需要土耳其的刻赤要塞，请皇帝在跟土耳其签订和约的时候，替莫斯科要求这个刻赤。首相答道，维也纳朝廷对于这种要求不用说是热烈赞同的，不过在刻赤这个问题上，他预见到有极大的困难，因为土耳其人是不习惯于不经过战争而放弃要塞的……

一句话，维也纳的访问结果一点也没有好处。甚至连大使团递交国书和致送礼物，也没有举行隆重的接见仪式。他们准备同意大家脱帽穿过接待室，而且只限四十八个普通公民搬运礼物，可是十分坚持在走进礼厅的时候，侍从长必须高声宣布沙皇的封号，哪怕不是全衔也好，而沙皇的礼物不应当放在皇帝脚边的地毯上……“我们不是楚瓦什人①，也不是来向皇帝进贡的，而是一个同等伟大的民

① 俄罗斯东部的少数民族。

族……”宫内大臣却微微一笑，把双手一摊，说道：“这种闻所未闻的要求，就怕怎么也不可能满足了……”

他们在这儿，比在荷兰更加沉痛地认清了欧洲政治的实质。为了解闷，他们去看歌剧，觉得很惊奇。他们又去参观城外的堡寨。他们也参加了宫中一次盛大的化妆舞会……

彼得早已准备动身前往威尼斯，却从莫斯科寄来了罗莫达诺夫斯基和维尼乌斯的信，报告他射击军在新耶路撒冷的哗变。

……………………………………………………………………………

……Mein Herr König……六月十七日的来信，我已经收到了。在那封信里，您大人告诉我伊万·米洛斯拉夫斯基的种子正在生发繁殖，——在这件事情上我请求您务必坚决，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扑灭这个火焰……

虽然离开眼下这种有用的工作，我们觉得十分可惜，不过由于这种种原因，我们就要回到您那边，时间会比您所预料的更早……彼得……

十六

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做祈祷的时候，“公爵皇帝”吻过了十字架，登上读经台，把脸转向那些领主，用拐杖杵了杵石板：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陛下已经启程回莫斯科了。”

随后，他从人群中磨磨蹭蹭地穿过去，坐上镀金的马车；马车后面脚镫上站着两个身高七尺、面目狰狞的扈从，在莫斯科街上轰隆隆地疾驰起来了。

这个消息如同一个霹雳，叫领主们大吃一惊。一年半来，他们已经习惯于和平与宁静……而现在，那只年轻的鹰又要飞回来了！这就是说要跟瞌盹和安睡告别，——又得把假面具戴上了。而且，怎样承担射击军哗变的责任？承担跟鞑靼人作战时行动迟缓的责任？承担国库空虚的责任？承担一切正要开始、可又不知为什么还没开始的事情的责任？我的天哪，多么倒霉啊！

现在，再也谈不上休息，再也谈不上安乐了。大国家杜马一天要开两次会。所有的商店掌柜奉命关上店门，到大度支政厅去清点铜币，限三天完毕……各政厅的秘书官们得到通知(愿上帝保佑)，如发现政厅工作中有任何不正常现象，均必须加以整顿。在此期间，助理书记官和录事们不得回家过夜，固执任性分子必须好生管住……

领主们为迎接圣驾作着准备。有人从大箱子里拿出那些讨厌的外国服装和假发，为了防止虫蛀，上面都撒着薄荷粉。他们奉命从餐厅里撤去多余的圣像，把能够找到的镜子和人像挂到墙上去。叶夫多基娅带着太子和彼得最亲爱的姐姐纳塔利娅急急忙忙从圣三一修道院赶来了。

九月四日黄昏，两辆满是尘土的马车在“公爵皇帝”府邸的铁门前面停下了。从马车里走出来彼得、勒福尔特、戈洛温和缅希科夫。他们敲着门。看门狗在院子里凶悍地狂吠。开门的士兵认不出来是沙皇。彼得将他一把推开，带着大臣们穿过肮脏的庭院，走到那立着球形和螺旋形的柱子、遮着铅皮屋顶的低矮的门廊那儿。门口蹲着一头驯养的熊，有根链子把它系着。罗莫达诺夫斯基把一扇玻璃窗往上一推，朝下望着，——他那虚肿的脸高兴得哆嗦起来了。

十七

从罗莫达诺夫斯基府邸出来，沙皇坐着马车赶到了克里姆林宫。叶夫多基娅早就知道他要到来，已经打扮齐整，腮帮红扑扑的在等着他。沃罗比伊哈穿着一件漂亮的短外衣，眯缝着眼睛，笑嘻嘻的，在皇后用的边门廊庑下守望着。叶夫多基娅不时从窗子里望出去，看看那站在从门缝中漏出去的亮光里的沃罗比伊哈，等着她的信号，——挥一挥手绢儿。那女人忽然跑进寝宫来了：

“他来啦！……可是他径直到纳塔利娅公主的门廊里去了……待我跑去打听一下……”

叶夫多基娅的脑袋突然空荡荡的，她感觉到有种不祥的兆头。她气力也没有了，便颓然沉落在一把椅子里。窗外是繁星满天的秋夜。在别离后的一年半当中，彼得从来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现在

他回来了，可又马上跑到纳塔利娅那里去……她捺响着手指头……“我们一向在神仙似的清静和愉快中生活。现在他又飞下来，要折磨我们了！”

她猛一下子站起身……阿廖申卡① 在哪儿？她要带他一起跑去见他父亲……在门口，她跟沃罗比伊哈撞了个满怀……那女人大声地嘟囔道：

“我亲眼看见了……他走进纳塔利娅的房里……用胳膊搂住她，她就哭起来了……他板着脸……腮帮搐动着……唇髭往上卷起来。他穿着一件灰西装，口袋里露出一块手帕，还有一只烟斗。靴子那么大，也不是本国货……”

“傻瓜，傻瓜，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他跟她说：‘我的亲姐姐，我想看看我的独生儿子……’这么着，她就转身出来把阿廖申卡带进去了……”

“毒蛇，毒蛇，纳塔什卡！”叶夫多基娅自言自语地说道，嘴唇哆嗦着。

“他把阿廖申卡抱起来，贴在胸口上，吻他，抚摩他……随后，他才把他放下了，将那顶外国帽子往额头上一扣，说道：‘我要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睡觉了……’”

“那么他去了没有呢？”（她抓着脑袋）

“他去了，亲爱的娘娘，我的温柔的天使，他去了，去了，不是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睡觉，便是上外侨区去了……”

十八

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便有一辆辆轻便轿车、大马车，一个个乘马的人络绎不绝地赶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领主、将军、上校、世袭的显贵、杜马秘书官们，都急急忙忙地赶去觐见刚刚回来的主上。他们从挤满了人的门厅里推推搡搡地穿过去，担心地问：“哦，怎么样？皇上怎么样？……”人们怪样地笑了笑，答道：“皇上心情很

① 彼得的儿子阿列克谢的小名。

愉快……”

他是在一间很大的、新近装修过的殿堂里,一张摆满了水壶、玻璃杯、有柄酒杯和冷盘的长桌旁边接见的。菸草的烟霭在阳光里白茫茫地一团团漂浮着。从皇上的外表看,他不像是个俄罗斯人,他穿着一件细呢子的西式上衣,颈脖周围钉着一圈花边,如同女人家穿的那种式样;他消瘦了一些,蓄着往上卷起的深色的短唇髭,戴着一顶丝一般的小小的假发,坐在那儿,一只穿粗毛线袜的脚伸在椅子底下,姿势也不像是俄罗斯人。

朝臣们穿着长长的皮大衣,翘起了胡子,瞪出了眼睛,朝着皇帝走过去,按照各人的官阶行了礼,——有的下跪,有的打躬。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彼得脚边那两个丑陋的侏儒托莫萨和谢卡手里拿着剪羊毛的剪子。

受了大家的敬礼以后,彼得把有些人扶起来,吻吻他们,对另一些人,拍拍他们的肩头,可是向每个人,他都高高兴兴地说:

“瞧,胡子蓄得好长啊!我的天,在欧洲,他们就笑话这种胡子……把你们的胡子借给我,来纪念这件快乐的事吧……”

领主、公爵、总督,年老的和年轻的,都慌了神,摊开双臂呆呆站在那儿……托莫萨和谢卡踮起脚,用剪羊毛的剪子把他们梳理得很整洁、保养得很好的胡子一一剪掉。古老的美髯掉在沙皇的脚边。被剪掉了胡子的领主,悄没声儿地掩着脸,索索地直打抖,可是沙皇却亲手捧给他一大杯三倍浓度的胡椒烧酒:

“为我们的健康和长寿干一杯……参孙[①] 的头发也给剪掉了……(他瞪出一双亮闪闪的眼睛向朝臣们扫了一下,还竖起一根手指。)为什么现在要把胡子剪掉呢?因为这样会使女人们喜欢,——这是巴黎最新的花样儿。哈!哈!(他干笑了两声)如果你们惋惜你们的胡子,那你们不妨把它放进你们的棺材里,在阴间它还会贴在你们的脸上的……”

要是他粗声厉气或是暴跳如雷,要是他大声吆喝,要是他揪住他

① 中古犹太神话中的英雄,据说具有非凡的力量,但若剃掉了他的头发,他的力量就没有了。见《圣经·旧约·士师记》第十六章。

们的这些胡子，或是爱怎么威胁就怎么威胁，倒反不会这样可怕……可是他却莫测高深，完全是种外国味儿，根本变了一个模样，——他的微笑使你的心都会凝冻起来呢……

桌子一头，有个波兰理发师正在手忙脚乱，把肥皂泡涂上那些给剪掉了胡子的下巴颏，刮啊剃的……然后他擎起一面镜子，让受伤残的领主照见自己那光光的、丢人的脸，连同那歪歪的、孩子似的嘴……有些被刮光了下巴颏的人，喝醉了酒，就站在桌子旁边哭泣……只有从他们的服装上才认得出那是统帅沙因，领主特罗耶库罗夫，公爵多尔戈鲁基、别洛谢利斯基、姆斯季斯拉夫斯基……沙皇用两个手指箝住他们那剃光的腮帮，说道：

"现在，你们即使在朝廷上露脸，也用不着害臊了……"

十九

彼得到勒福尔特那里去吃饭。他这位亲爱的朋友弗朗茨，快近中午的时候才醒来，坐在那钉着镀金皮子的、宽敞而满是阳光的寝室里，对着镜子打呵欠。仆人们正在忙着给他穿衣服，卷头发，扑发粉。从汉堡带回来的两个侏儒，在地毯上玩耍。家务总管、马厩总管、执事长和卫士长都必恭必敬地远远地鹄立着。彼得走进来，按住弗朗茨的肩头，免得他起立，一边往镜子里瞅着他的脸：

"他们干的不是侦查，而是罪恶的纵容和放任……刚才沙因已经告诉我了，那个傻瓜自己却还不知道线索已经抓在他手里……有个名叫法拉列耶夫的射击军，给押去上绞刑时，向士兵们嚷道：'你们吃掉了狗鱼，可把它的牙齿还留着呢……'"

彼得那直瞪着镜子的狂暴的眼睛暗晦下去了。勒福尔特转过身子，吩咐所有的人都出去……

"弗朗茨……刺还没有拔掉啊！……今天，我叫领主把胡子剃掉的时候，我的五脏六腑都沸腾起来了……我想了想这批喜欢喝血的蝗虫！……他们知道，他们全知道，可是他们不吱声，他们隐瞒着……这不是平常的暴动，他们不是要回到自己老婆那里去……可怕的事情正在这里酝酿着……全国都染上了坏疽病……腐烂的四肢

非用刀来砍掉不可……必须用血的保证来约束领主们，那些大胡子们……这些米洛斯拉夫斯基的余孽！弗朗茨，诏书今天一定要下去了，——立刻把那些射击军从监狱和修道院转解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

二十

吃饭的时候，他好像又高兴起来了。有几位客人注意到他身上有种新的特点：黝沉沉的、聚精会神的眼色。在闲谈说笑之间，他忽然会沉默下来，把眼光紧盯在这个或是那个人身上，露出一种难以捉摸的、寻根究底的、不人道的逼视……随后他扇动着鼻孔，又会笑眯眯的，喝着酒，木钝钝地大笑起来……

那些外国人，——兵士、水手、工程师，高高兴兴地坐着，自自在在地呼吸着。可是俄罗斯人却觉得惴惴不安。音乐奏响了，大家等着仕女们来伴舞。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瞅着彼得那双搁在桌子上的手，——这双手一忽儿抓紧，一忽儿松开。勒福尔特正在讲着法兰西国王的情妇们的轶事。喧嚷声越来越响了。彼得忽然像公鸡那样尖叫一声，跳起身子，隔着桌子朝沙因发疯似的伛过去：

“坏蛋！坏蛋！”

他把椅子一推，从屋子里冲出去。客人们都张皇失措，站起来了。勒福尔特赶到一个个人面前，想法安定他们。乐队闹嚷嚷地吹奏着。第一批仕女出现在门厅里，正在整理她们的假发和衣衫……所有的视线都被一个雍容华贵、眼睛碧蓝的美人儿吸引住了，她头上高高地堆着一个浅灰色的蓬松发髻，身上穿着一条十分宽大的、镶着金边的绸裙，袒露的肩头和手臂白皙而且迷人。她对谁也不瞅一眼，走进了大厅，用最优雅的姿势慢慢地行了个屈膝礼，就这样站在那儿，朝上望着，手里拿着一枝玫瑰花。

那些外国人都在性急地打听：“这是谁啊？”原来她是极其富有的商人布罗夫金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沃尔科娃。勒福尔特吻了吻她的手指尖，请她伴舞。一对对舞侣走出来了，挪挪擦擦地移着步，鞠着躬。随后，突然又是一阵混乱：彼得扇动着鼻孔回来了，

一眼望见沙因，他就马上拔出宝剑，往那向后闪避的统帅面前的桌上用力一砍。玻璃碎片飞起来了。勒福尔特朝他冲过去，可是彼得却用臂肘撞了一下他的脸，又拿宝剑向沙因抡了一回。

“我要把你的团队，你的上校们统统砍个稀烂，你这个坏蛋，你这个下贱的流氓，傻瓜……”

阿列克萨什卡撇下了舞伴，大胆地走到彼得面前，一点也不管那柄宝剑，就把他抱住，跟他打了个耳碴。宝剑掉在地上，彼得往阿列克萨什卡的假发上喘着气：

“浑蛋，嘿，浑蛋！竟把上校的头衔当作买卖……”

“不要紧，明－赫尔茨，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且喝点儿匈牙利酒吧……”

事情过去了。彼得喝着匈牙利酒，随后用一根手指威胁地朝沙因抡了抡。他把勒福尔特招了来，亲了亲他那肿乎乎的鼻子：

“安娜在哪儿？你打听过她的消息没有？她好吗？”他搐动了一下闭得紧紧的嘴，瞅着从高高的窗子里流进来的橙黄色的残晖……“等一等，待我自己去找她……”

蒙斯寡妇家里，人们拿着蜡烛正在跑来跑去，房门大声地开啊关的。寡妇和婢女们都累得要死了。出了这么件倒霉事儿：安欣正在生气，因为她的衬裙浆得不好，这就不能不重新浆过，重新熨过。安娜坐在楼上，戴着扑了粉的假发，可是衣服还没穿齐整，只披着一件扑粉时穿的罩衫，正在补一只袜子。彼得经过那个吃惊的寡妇和那些婢女，跑到楼上的时候，看见的正是这副样子。

安欣站起身来，把头往后一仰，轻轻地哎了一声。彼得把她这个衣服只穿了一半的、亲爱的人贪婪地抱住了。在这间低矮的屋子里，她的心怦怦地剧跳着。

二十一

戴着镣铐的射击军从各处解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给拘禁在村舍和地窖里。

九月底开始侦查。彼得、罗莫达诺夫斯基、吉洪·斯特列什涅夫

和列夫·基里洛维奇都参加了审讯。在村子里那些拷打囚徒的房子前面，彻夜都燃烧着篝火。在十四个刑讯的地方，射击军士兵给押上拷问架，受鞭刑，随后被拖到场院上，搁在燃烧着的麦秸上熏炙。他们给灌下了伏特加，人就苏醒过来了，于是又被反缚着双手吊起来，逼他们招供主谋者的名字。

两星期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些线索……奥夫谢·勒若夫给烧红的铁钳弄折肋骨的时候，因为受不了痛苦，爱惜自己的生命，便供出了索菲娅的那封信，他说他们是奉了她的命令才赶到新圣母修道院去，拥戴她登上皇位的。奥夫谢的哥哥康斯坦丁，在第三次流血的时候，供出来射击军士兵已经把那封信踩进了新耶路撒冷中央那座钟楼底下的粪堆里。参加密谋的还有马尔法公主、阿夫多季和韦尔卡两个侏儒——索菲娅的亲信，这些人也被揭发出来了……

可是在严刑拷打之下招供的，为数很少。射击军只承认武装暴动，却不承认阴谋活动……这种至死不屈的顽强精神，使彼得感觉到了他们怀恨他的全部力量……

他黑夜待在刑讯室里，白天跟外国工程师和工匠们商量事情，或是检阅军队。傍晚，他动身到勒福尔特，或是到任何一位大使或者将军那儿去吃饭。一到十点，在哗笑、音乐和“公爵教皇”的愚蠢行动中，他便站起身来，挺直了脑袋，大踏步穿过举行宴会的礼厅，到了黑洞洞的庭院里，坐上一辆双轮轻便马车，用毛线围巾掩住脸，以抵御凛冽的寒风，顺着霜冻的道路，往燃烧着篝火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驰去……

……………………………………………………………………

皇家大使馆有位秘书，把那些日子里他所看到的以及人家告诉他的事记在日记里。他写道：

> ……丹麦大使的随员，出于好奇，访问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他们经过了各处的牢房，向一个地方走去，从那里发出来的最凄厉的喊声表明那边有着最可怕的惨剧……他们害怕得直打哆嗦。他们已经看见了三间小木房，里边满地都是血水，甚至一直流进了门廊，这时候，更怕人的尖叫和最痛苦的呻吟使得他们再想看一看第四间小木房里所出现的恐怖场面……

可是刚一进去，他们吓得连忙冲出来，因为他们撞见了沙皇和那些领主。沙皇站在一个吊在天花板上的、赤身裸体的汉子前面。他们进去的时候，他就转过头来，神情显然极不愉快，因为让外国人看到了他这种专心致志的样子。纳雷什金跟在他们后面跑出来，问："你们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一句话也没说，他便吩咐他们马上到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的府邸里去……可是这些人员感觉到自己有不可侵犯的权利，也就不去理睬这种极为无礼的命令。可是，有一个军官却在他们后面疾驰追踪而来，企图赶上他们，拦住他们的牲口。优势自然在使馆随员的一边，——他们人多，而且勇敢……但是一看那军官打算采取断然措施，他们就逃到了一个安全的地点……后来我打听出这个军官的名字，——阿列克萨什卡，沙皇的宠臣，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

……………………………………………………………………

……一项新的金钱捐税规定出来了：在衙门里当差的官员，每个人必须按照自己所担任的职位缴纳税款……

每到晚上，在勒福尔特寓邸中举行帝王般豪华的各种娱乐晚会。客人们大家观赏烟火。沙皇如同一个火的精怪，在木叶已经枯落的花园里跑来跑去，燃放照明和花筒。阿列克谢太子和他的姑姑纳塔利娅公主也一同观看，不过是从另外一间屋子的窗口观看的……在舞会中，大家一致认为最美丽的女人是安娜·蒙斯，大家说她就要取代沙皇的结发夫人，他正打算把后者送进一所遥远的修道院……

……………………………………………………………………

……十月十日，开始执行死刑，沙皇邀请所有的外国使节出席观看。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一排营房前面，有一片隆起的广场。这便是行刑的场所：这里一向立着示众的柱子，罪犯的首级就扎在那上头。一团全副武装的近卫军，包围了这块土墩。许多莫斯科人已经爬在屋顶和大门上眺望。夹杂在普通观众中的外国人，不准走近刑场。

断头台早已准备好。刮起一阵寒风，个个人的脚都给冻坏

了，他们却还不能不等候很长一个时间……后来，沙皇带着他的宠臣亚历山大赶到了，跳下马车，就在一座断头台的附近站着。在这段时间里，一大群死囚走上来，把个倒霉的广场都给挤满了。一个录事，从广场的这一处到广场的另一处，站在有个士兵给他放好的长凳上，向民众宣读叛乱分子的罪状。人们都默不作声，刽子手便开始他的工作。

那些不幸的人不能不依着次序，挨着个儿地走上去受刑……从他们的脸上既看不出悲伤，也看不出临死时的恐惧。这种近乎毫无感觉的勇敢精神，我认为决不是由于他们的坚强刚毅，而只是由于他们记起了曾经受过的那种惨无人道的拷打，他们不再珍惜自己，而是憎厌他们的生命了……

有一个犯人，被妻子儿女一直送到断头台上，——她们发出凄厉刺耳的哭声。可是那个人却镇静地把一双手套和一方花手帕交给她们，作为纪念，随后把脑袋搁在断头台上。

还有一个人，往刽子手那儿走去，擦身经过沙皇面前的时候，竟大声地说：

“让开，皇上，我要在这儿跪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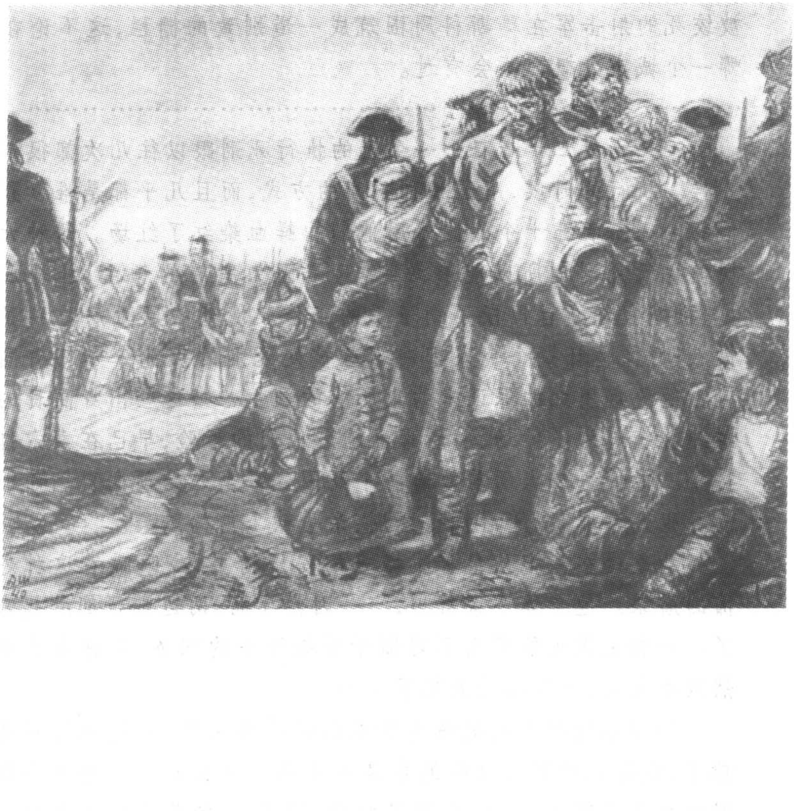
有人告诉我，那天沙皇向戈登将军诉说射击军的执拗劲儿：即使在斧子下面，他们也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事实上，俄罗斯是十二分顽强的……

……………………………………………………………………

新圣母修道院前面立着三十个绞刑架，排成一个四方形，有两百三十名射击军士兵就在那上面被绞死了。向索菲娅长公主呈递劝进书的三个主犯给绞死在修道院墙上，正对着索菲娅的修道室的窗口。吊在中间的那个人，死僵僵的手上还系着那份请愿书。

……………………………………………………………………

参加暴动的那些神甫被处死刑的时候，沙皇也到场了。刽子手把两个神甫的手和脚用铁棒打折了，随后活活地放在车轮上。第三个神甫给砍了头。有人听到那两个还没有死的神甫在嘀嘀咕咕地抱怨，第三个神甫居然受到这样的处置，能够这么快



就死了……

…………………………………………………………………………………………

显然为了要证明射击军企图用暴力侵入的城墙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沙皇下令往城墙炮眼里插进木头，每一根木头上绞死两名叛乱分子。就用这种办法，这一天里处决了两百多人……被绞死的射击军在莫斯科周围筑成一道别致的栅栏，这不论在哪一个城市大概都不会有过。

…………………………………………………………………………………………

……十月二十七日……今天的执行死刑跟以往几次都很不一样。执行的时候，用了种种不同的方式，而且几乎都是难以置信的……三百三十个人同时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红场。这种大规模执行死刑之所以能够做到，只是因为所有的领主、杜马成员、秘书官都奉旨担任了刽子手的工作。沙皇的疑心病重到了极点；好像他怀疑个个人都对那些被处死刑的叛乱分子怀有同情。他决定用血的保证来约束所有的领主……这些出身高贵的缙绅统统赶到了广场，一看那面临着他们的考验，早已在索索打抖了。他们每个人面前放着一个死囚。每个人必须向自己面前的罪犯宣读罪状，随后执行死刑，亲手砍下他的脑袋。

沙皇坐在一把从皇宫里搬来的安乐椅上，冷眼瞅着这种恐怖的屠杀。他身体不太舒坦，——因为牙痛，两边腮帮都肿起来了。一看见领主们那么不习惯于干刽子手的职务，有许多人竟然双手发抖，他便勃然大怒了……

勒福尔特将军也被请去承担刽子手的义务，可是他托词推掉了，说是在他国内这样的事是不干的。三百三十人差不多同时被抛上了断头台，给砍下了脑袋，可是也有进行得不太顺利的。鲍里斯·戈利岑就没有砍在他那受害者的颈脖上，而是砍在他的背上；要不是亚历山大把斧子灵活地一使，不慌不忙地劈开那个倒霉的人的脑袋，那么几乎已经被砍成两段的那个射击军一定会受到难熬的痛苦。亚历山大夸耀着，说他那一天斩下了三十个首级。“公爵皇帝”亲手杀掉了四个。有些领主脸色煞白，软弱无力，弄得不能不叫人扶走了。

……………………………………………………………………

严刑拷打和执行死刑延续了整整一个冬天。作为这些事情的反应,阿尔汉格尔斯克和阿斯特拉罕,顿河和亚速,都发生了暴动。刑讯室全给塞满了,几千具新的尸体在莫斯科城墙上随着暴风雪摇曳。全国笼罩着恐怖。古老的秩序躲到阴暗的角落里去了。拜占庭的俄罗斯已经临到了末日。在三月的风里,波罗的海沿岸好像出现了一些商船的幻影。